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五五册目次

范德機詩集七卷 （元）范梈撰 元後至元六年益友書堂刻本 ○○一
金華黄先生文集四十三卷 （元）黄溍撰 元刻本（卷二十一至四十三配清鈔本）（四庫進呈本） ○五九

范德機詩集七卷

（元）范梈撰

元後至元六年益友書堂刻本

范德機詩七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元范梈撰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以薦爲左衛教授遷翰林院編修官出爲嶺海廉訪使照磨歷轉江西湖東後選充翰林應奉又改閩海道知事移疾歸天歷二年授湖南嶺北道廉訪使經歷以母老未赴明年母喪竟以毀卒所著有燕然槀東方槀豫章槀侯官槀江夏槀百丈槀凡十二卷此本七卷不知何人所併葉子奇草木子載梈有與危素同晚步得雨止修竹閒案諸本多譌閒爲閑今據原本改正流螢夜深至二句喜甚既而曰語太幽殆類鬼作云云即今集中蒼山感秋詩也其語清微妙遠爲詩家所稱然梈詩豪宕清道兼擅諸勝實不專此一格閩書又載其爲閩海道知事時以文繡局取良家子爲繡工作閩州歌述其事廉訪使遂奏革其弊歌今亦載集中然其事可記其詩則語頗近俗與沈作喆哀扇工歌僅相伯仲尤不當以是槩梈也揭傒斯序其集曰虞伯生稱德機如唐臨晉帖終未逼眞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縱橫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瘦骨崚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鶴叫羣四顧無人一碧萬里云云傒斯之語雖務反虞集之評未免形容過當然梈詩格實高其機杼亦多自運未嘗規規刻畫古人固未可以唐臨晉帖一語據爲定論矣

讀書敏求記范德機詩集七卷至元庚辰刊于益友書
堂臨川葛雝仲穆編次即此本也同治辛未呂朱提十金
得之京城厰肆彥合主人識

范德機詩集綱目

○卷之一

○卷之二

五言古詩

○卷之三

五言絕句

五言律詩

○卷之四

○卷之五

歌行古體

○卷之六

七言絕句

○卷之七

七言律詩

至元庚辰良月
益友書堂新刊

綱目畢

范德機詩集卷之一

臨川　葛　鼐　編次
儒學學正孫　存吾　校刊

。五言古詩

送張鍊師歸武當山

張君瀛洲人來作武當客始來武當時秪著謝公屐
弟子百數輩稍〻來服役誅茅立萬柱空中現金碧
辛苦三十年夜卧不側席以之律鬼神故亦如短墨
元年踰冬旱朱火燒四国野谷方焦熬六月幾旬日赤
朝廷亦不愛犧牲與圭璧偃巫驅癘史救雩无消息
君時待詔來公卿初不識一朝傳天語問以消旱策
君云臣鄙愚造化非所測陰陽有開閉此寔智者責
公卿復致辭物生孔今棘已勤京兆尹取足輸要索
此如群倒懸祀事惟所擇君聞猶固辭心寔內憂惕
飛章白玉闕潛禱殫悃愊臣寔才淺尠臣寔辛迍塞
臣有一寸心願精后皇德后皇本愛民〻今旱爲厄
或者果有由皇亦重開釋祈謝各有方呪禁各有式
上堂薦明水下堂考金石夜分請命既昧爽大施設
爲壇東市門經紀法靈冊庭中玄武旗飄〻皁纛黑
君臨一揮手怒髮上霄直指揮東方龍卷水東海側
指揮西方龍卷水略西極北南暨中央各以方來臨
某日某甲子漏下五十刻我在壇上伺不得忤區區
豐隆与飛廉列缺与霹靂汝將汝風馳汝遣汝雷擊
汝雲濡勿濡汝雨必三尺汝不從吾言不畏上帝勅
至期果響會動落七日澤常時人所難君若不以力
公卿奏天子是必有褒錫可以寵號名可以蕃服飾
君曰天子聖御從誠所格臣敢貪天功况在漏計迫
昨得山中書至自眞泌宅向來百弟子遅歸在朝夕
瞰時冬序半霜下木葉積明當課新伐結搆西岩壁
山田晚穫熟芝朮及採摘猕猴長如人夜〻盜栗
隄防苟不豫六氣尽蠹賊公家事既已私事容棄擲
方知用世士遺世等糠粃所遇如虛空焉知去留迹
我持一瓢酒欲以贈遠色歲暮不見君悵望空宇宙

奉同元李士以夢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爲韻賦贈鄧提舉之官江浙一首

青天青如石星辰何磊落遙見北斗高忽復滯郊郭
感此流電驚行邁孰爲樂况値杪春〻清商動涼幕
芳宴候朋親驅車背河朔登高望四野下田畢新穫
於時不同賞惆悵勝雲岳古人有云然未契重交託
託契自有初相歸在結髮請持交龍鏡比似空際月
昔月三五盈今夜三五缺月盈自有時候君來竊
采薇涉崇岡空筐不易滿季女懷朝飢日下光暮〻
豈無機杼思十旬義一將含毫就經緯意長絲緒短

路逢相識親要入鮫人館泣下仍成珠更苦哀歌續
續歌淒婉急歌流水促水流亦有宗雲散復成族
鴻鴻行路子離居振群翮會合寧無期感時運遑遑
晨風懷冤林玄鳥辭華屋明發念飛蓬秋声浙江曲
浙河名山水在昔最餘杭浩浩海負區地絶川無梁
錢王奄禹會帶中宦吳驅憶彼仁義都風俗殊吳亡
末代綴旒會周備滂紛黃閣之塵斷闕斷雨生蛩螢
幸及九域一四民樂時康濟歷須賢俱重勿用多殞傷
矧玆擢新命出布堯文章雖當日月遠足照雲漢光
嗟其金未厲嘉寵方欽藏揚抑卧枉浦兼葭季蒹霜
物情各有歸我獨不得將仰視雲中雁肅肅俱南翔

雲鴈明天中回首顧齊州沙嶼重縣亙竟復少遲留
欲知鳴雁心忝稱洪終謀視彼群飛者矢心良不猶
不猶將謂何豈復不如玆明年擇聖路既往無復疑
譬之騏蹄駒昂藏養雲姿下乘歲百駑逸足誠歸誰
伯樂偶莅世當受知者知長鳴待儔侶首路復安之
所之在東南斷水列風濤至人遺吏隱出處惠兼妙
千莫居匣中千年逸神耀一朝持入手未言心相照
照之千里外如在只尺間明夜夢見君怡怡越河關
惜去不須吏念來亦循環古時岐路人何用涕潸潸
景岩草木斷虎豹啼空山方冰先春水野飯維清灣
買鵝斯魚鮮甫謝金臺班此行竟遂歸亦慰親友顏

天目掃煙岫日夕飛禽還山中桂樹多燕爲故人攀
攀花貽遠道詢美道中艱苦復無相忘報之雙白璧
美人如夫谷陽浦無相識情交日以達新交當日得
各自有殷勤初不在容色俯水愧游鱗仰空慚飛翼
眷言執手地歲暮消散迫踟躕復踟躕悽惻重悽惻

寄謝周文奎

周子雅孝友以文行動江陽有德斯有言新詩數道腴
示余以詠嘆累日不知動雅亡風亦衰賴爾亦區區
與子初識面青春薄洪都別來二十年王事勞驅驅
山澤念耆舊風塵揭愁顏焉知離憂中乃得此長娛
八園橘柚寒驪鳴感脩途發音詠隆施重見能來無

贈馮鍊師歸岳陽

王子吹笙侶精神如九秋聚携碧山侶悠歟帝王州
江湖未識面寄詩旋鳴騶夏雲逼幽澗春鳥啼芳洲
行色當及春景氣適惠柔眷眷將歸客勝日懷林丘
何時謝燕闕亦得西南游洞庭木葉下期爾岳陽樓

贈李正洙扶觀歸真定

朔風吹急水哀鴈繞天鳴送子川路遠浩蕩扶神旌
少年挾高藝求仕入皇京祖父通籍家蟬聯及弟兄
奈何抱長痛嗚此霜露情伯氏江外居心殫慈母驚
奉命持喪來留連領賜餓會言襄衲事各復東西行
生養死當葬若為好爵營哀子泣血日寡妻言收視營

何愛千金軀以保百代貞

次韻古体二首

偶爲淳朴語即有興象風在世能勿忤聊以古爲同
大巧三代人所拙拼偽工曲哉末季士妄擬述作功
至性苟能盡焉得推壓陸先師予狂狷蓋慎失所中
於時得依歸敢嘆吾道窮

聖道缺已久文不充其質自從夏殷來因革當從誰
中更鳴鳥聞哉嘆德之衰參〻大師樂復得存鄉猗
大音苟有託不必稽其辭設有盈樽酒日夕斟酌之
樂杯當在手自今不復疑胡爲不復疑賢者當明知

三遶江海春再見歲將夕閒軒鶺微風忽近載陽節
鳥鳴氣通知晨鵠亦稍集遠歡不猶今萬事已逾昔
緬懷命世士具爲知所役翻知不肖名可足濟身策
而我拙自癥流動日月積達觀良有餘仁者造其極
播美明珠稿時草當見君

貽李述書編脩

悲風動日夜游子絕河山一別十年流四方幾時還
憶予旅江外過余撫林間曉色竹晻靄春容杏闌珊
陽坡鳴赤鶴陰館來白鷳文義相剖析宴哥亦循環
吳星逐夢變楚月帶愁彎自來燕薊中相望漢沔間
初傳教下郡或道欽清灣起居雖未悉聲聞已難攀

明聖御八極寰宇折群奸登賢弥制斷進士嚴刋削
倒澤起游詠傳空侯湖劉斯時觥見郊絕世雖在爵
豈期脫布衣復得燃朝班始疑迹異方卒見意俱治
惟此氷雪壺近當雲霧闢紀載竹帛藏閩邑絲綸頒
儲才藏地閱抽思刮天慳固當讓後逸爲得委跡頑
物化豈堪玩仙栖庶可扳箔寐在靈嶽徬徨愧塵寰
碧草蒙澗沚青霞冠雲鬟長生願不貸竟往事無艱
常聞羽人言頗洛俗上頑早伐九節杖倚之吻潺湲

懷思供奉翰林未行改佐閩暮自豐城便
道取疾蘇撫過好与郡守薛會約予麻
源明日　別時

遠遊雲霞觀卻希山水音珠星懸極下璧月動江潯
始集宇氣亭復趨金晶岑馬飲樹連澗依嘯風滿林
楊瀾思汗漫歸領寫欽崟鬆樹更垂釣推書時弄琴
石門生夕景麻源龍騰隊是邦遇賢守佳致契幽尋
尊俎迫清好絃歌彰古心郡中宜鳳集泓下或龍吟
頗愧塵務逼還爲旅病侵一行混吏轍千載負固琛
即往事莫究于茲念方深姑山如有意遂許二登臨

上巳日文宣王廟陪祀畢歸西館作奉貽
儒宮諸同志

礼殿肅春齋居清曉鐘斜街星斗轉阿閣霧煙重
以去禽華首懷依赤社封非才需諭教育希世念遺

休風洩洙泗治日舒清晨夜深思高游波瀾靜收卑追蹤
翠々金石列鏘々珂珮從歆滔傳多疾高升對千峯
昨夜書懷將行且書且賦因成十二韻
鈕海棧上因危星轉河清星斗米抵二極俛仰適周覽
往龍無續影津息有縱鱗勁風山葉碎濃露草根匀
卑彼趙李輩勝誓為唐宋臣忤思非棄置知命有高屯
妙句鏗金石羞蕃溪義新遭逢高重回首懷古獨傷神
記別玉堂夜來尋丹竈春嘗恐李仙侶亦猶辟世民
望蓬萊雖異鴻即此是通津
上牛頭石望海
人謂此石險我言茲境佳日兼山氣動雷与浪声偕
平瀾煙浩渺高林雨參差游思依碧潤飛鳥却丹崖
飲酒逞孤坐乘危貫亂排稍知舒磊隗初不近排諧
玄開知何許蓬萊在所懷將尋白雲侶高趣結茅齋
重五日至西峽渡解后閫帥王侯癡衍山
川之壯余謂可以為知矣亦復有賦渡[illegible]
近方山之下
繫馬西峽間朝曦射屋赤城中見方山江上成亂石
緣流感重險搰勢得鉦敵不有歌詠懷徒困馳驟役
因之竊歔欷美哉此嘆息尊酌清婁住樂荔朱新摘
紛底異方俗卓犖同門客夫々無久留薰風湯南國
送燕隱侍親之濟南
春流川陸靜日高風雨收班衣適長路游書且歡送行舟
未知會面期寧識離思憂宗娛殷歸雁晨樹倉鳴鷗
遂去達門美幽尋考三周芰荷生庭下煙浪際吳頭
設有來魚便因之寄清游
西岩夜宿懷雷州幕府同僚
月小萬籟靜岩宿紫烟深解后逢清景飄蕭滄玉樹林
又對蓬萊苑復憶高崗岑掃雪待白鶴凌霄看翠禽
如何較奇賞而此事幽尋雖負蘭書畏遂希余玉音
遐贈泉移潤風蹤是滿林願持千里意空外寫瑤琴
奉別陳應奉月夜齋宿玉堂有賦五首
崇館肅古閟虛扉敞彤碧詞林何答々國器皆奕々
碩惟樸樕材謬忝文字役當侍負簡陋秖事深踧踖
於焉嚴明享況復在今夕
奉祀愆明信歛誠資宴歇風露酒九天星辰遍簾閣
屏听非效聰規行殊改則春容啓華甍宵影動林樾
思君空中雲惠我席間月
幅員施廣圓輪魄照睟像三后猶照臨萬代極瞻仰
宝之在禁密本以肅震奕岸伊程恣務遂尔通肸蠁
洞々乎其忠洋々如在上
峯直慕南董良明憲要卑節為非我事相命須其曹
被褐寡寒素奉瑋參俊髦千戢戢簡冊臣戢放拄牢
忠敬道無二一笑談誼弥高

煬暗勝鍾遠詩成春滿況古昔見從約幽脩塤箎唐
白雪留寒色青雲延夙心在閣誇當揣唯賢無可欽
願逐西堦影長栖丹鳳林

袁州謁韓祠已宜春臺院眺

乘月泛晴渚凌晨訪崇臺尚是花流起層巑凌雲開
時須炎夏首斗柄從南迴四周翠巘出六合清風來
王明猶日月憲令若風雷惠澤綠郊樹陳跡舍潤苔
嵯峨代寂寞輪軫路株徊聞叔守郡者自昔何雄哉
百鳥見孤鳳衆星嚴三台更賈鈞石奇法已豪分該
六朋畜臨驥遠揖謝英才

八月十九日城東僻宣孤坐書懷

始生仕馬秋久客感流年勝㪅琳宇閟曦彼瀉潏瑞
霧高朝雨洩雲況暑風還避人非絕俗適猶夏幼賢
枋膺良辰會適使中情宣靜能驅百慮生已慕孤鶴
焚香礼碧羊種玉思藍田焉得青鳥使馳貽王母遣

留贈黃明府

黃甫占儆使而多清白心屈身試下位載道發清音
洗刷邑弊陋宣暢民滯淫荒村無吠犬秀隴有鳴禽
淵明不醉酒子賤自彈琴未必盡師古何曾慍于今
裁詩儷碧澗煮葉玩虛岑清眠消白晝高調抵黃金
我本江海人常憐東梓陰携持粵山酒藉寐朔城砧
鳴鶴歲月晚鯉鯨煙浪深還為異鄉別ㄑ手一沾襟

錄海谷入武寧道中

登臨要欲陸踰險心始翎戒想適其恒經道何由騁
洩雲行嶮杉雲落溫澗名玄蟬振小讀皓鷺倚沙整
久眩歸舟近況懷重釣永豈不畏若程無因頹流景
煙霞經至樂歲月啓深省百丈有幽期書遠心耿ㄑ

過梅別祠下

梅樹清節古許令勝入堤能官不必高ㄑ者適其賢
負材儲世用遺蹤或如蟬骨換說者謬何獨今不然
斯人井竈處往ㄑ在林泉還丹誠可峯但恐難為傳

七月初二夜洪州對月懷伯文朝奉

初秋公府滿明月到南軒閑懷納清輝林影动溪園
偶得塵氣靜簾覺此中存物生感氣機彼罪嗟鳴垣
心虛無所入起坐復何言猶不如雁飛逝抵高原

和廉將軍郗君二章

居上簡物簇頗受歲月侵鐵騎鬼器還率貴浮光
時冬萬物斂野迥暑載陳雉鳴猶在場煙火郎巷深
見女戲我前有酒聊自斟ㄑ何足貴得飲勝千金
聖哲夫已遠六籍傳其心受生敢不學發憤撫長吟
念世各難終忘世亦易度今日庭樹落空明見飛雨
沉痾從誰解采草時自娃萬里無一歸賴得知者擅
寥ㄑ守悔閒舍此復奚慕

九日報能敬與

滄溟別江淵承君尉高秋木落隴階淨天朗氣晴示
傳于後光中授我雙蛹蚧呼蛋殼爲之風味宜南州
憶昔客與蘭白雲從方丹於時見此物千錢二十頭
打黃試新美爛醉天市樓一日食一百更爲明旦謀
二日困甚六傳笑諸公疾此邦試掌見初山窓難求
猶當浮黃日須道俗如流停價得兩雙持之比琳球
物有少爲貴咸乎重綢繆奈何當問者故復多種游
欲折黃金花報君向滄州此花苦未發少待歲寒酬

贈安西王提舉別

東梁何軋軋我去亦關關借問東西人幾時到秦川
秦疆數千里西与雲棧連行人秣過馬猿啼上青天
長安古帝州沃土陵不偏聞君當平昔宦遊抵是邦
十齡涉文史十五懷家璧二十事壯游五十綰朝縣
奉常若掌故今已二十年功業悅何就蕭蕭髮垂肩
天子念遲後錫官頗靜便紫衣綰墨綬此是車中緣
鑾鑾上都門白馬錦連乾牽接招青山孟光老猶賢
大兒坐車軒小兒調馬鞭中兒又絕好因語何珠圓
日夕候君至買舍清渭壖此皆足慰意貝食官俸錢
俸錢足養親二自有圭田人生慕富貴富貴貝翻安世
不有鐘鼎食亦無書火煎前日三市事目擊心凜然
當時氣凌人不得呵与馬觀君浩蕩去萬事當棄捐
亂子不西行及河親再旋今君涉河流西路方綿二
終南与高華是中多神仙二掌北浮雲十有二峯蓮
真人王柱杖出在明月掖使為往從之吸月升太玄
金丹父龍虎使我神觀堅奈何二三月百憂集綿筵
空花如錦機野色相交鮮楊花亂愁思萬縷散青煙
我不酌美酒敢讓故人先推碎琥珀杯獨酒春風前
春風澹無言徒以別愿牽別亦無所慮所慮艱當官
願及相思時中腸鬱紛纏爲吹雙紫燕銜書到君邊
猶二疏徵君珠貝藏龍淵一別如列星隨天夜移遷
鳳有五色瑞時下岐山巔請君問起居歸來定何年

宿夏莊

陰晴知何如開戶月滿地主家拜長揄寬久蕭風至
半生朝市紛頗負山林意吾及茲登覽髮亦復經世累
林薄臨大道嘶馬咳童稚衆卧復離披躊躇悵無寐
江山轉家落尾斗亦連綴丈夫十載間豈獨鉛槧事

夏日奉酬汪使君

浮雲無時停浮雲有時停二雲在何方乃值初雨星
我亦毒炎伏散言酒盈觴解帶斟酌之醉已万慮輕
願二翼長風便欲東南征林欲蓋青天上与雲霞爭
安得僕至此念之腦中情使君新詩來陳義富且精
私思歷涉淺如畜不充盈忘已量須進茲乃聖所營
冰然內熱解始識道非名

贈方永叔任教重發路

泝水得明月倒影上青天客行三十年未識蜀月圓
中宵愛色蜀桂馬蹄燕服成都雖云遠未創意已足
踠意不可期猶夕兆見之雲迷飛鳥道雨急卧龍祠
干戈何草二紙詠渝州好但得渝州官甘就渝州老
渝州古雄城彭君舊建旌至今江石上猶有古時名
豪傑世已衰空城俯流水復有江東人來教渝州士
方侯天機深太雅託遺音流潛萬夫敵脫略五湖心
翩然別我往長揖仙人掌疾風吹大旗落日明斜舫
即此少相知相知長恨忌巫山桂樹發折取定何時

冬至日

冬陰已避剝天運旋其初晨與理書策時望周太虚
纖雲與凝降旭景亦已舒未知太史家但言復何如
古來聖明世不必徵其餘和氣乃致祥斯語端不疏
大田黍稻滋秋事在菑畬斂將理歸轍臨江卜吾廬

天冠山

江東有天冠山翠微蒼蒼我俯嵐衍縣郭鳥啼若笙歌
古來有真人李仙雲君阿丹成脫之去晞髮臨風泌
何深化為石三色切星河至今剛風吹梁柱不偏頗
拜人室其下默見頂髮安朝陽負影縮秋月夜陰多
吾欲數五丁掘之超滄波東挂扶桑枝此心諒匪它
弘被日月光不可將如何天寒歲又晏雲霧滿煙蘿

送吳真人持詔寧親

登揚十二門旦二羅鳴騶千騎万騎中就是達仙侶
美哉吳夫子脫洒任丹丘氣涵群象動恩与万物周
天馬出名駒逸態橫九州自從下神庭但飲星河流
明月落中江倒影射斗牛飄然持下節去祀蒼山祠
與鳳把細華遠逝仙岩雕遂經三茅本仙閣峯頭
還家拜封君玉冊珊瑚鉤笑問遊子衣不獨五色優
阿縣朱雀於此擁金明裘開筵流芳醑魚鶴進儒羞
承顏閑淑訓對爾道路脩不歸奉天子萬歲更千秋
番君大國寄賀老清湖愁煙水二萬頃宮袍在扁舟
荷花合古渡此處不羨猜雲鎖雙鬢參差戲汀洲
東風長年來揚我闌檻幽白馬絡金羈奈此甚儉休
儒家關華下霞竹敷稀時鶴樓僊松雪青雲分綢繆
自從干戈餘川岳秋為驟骨肉倚門海風雲擾吟謳
聞君復此去浩蕩懷令游罷酒黃鶴鳴高華龍城樓
良辰難能別嘉會易為酬至樂夫子行子行無滯留

贈揭景哲茂才別

司揭本楚官子孫以官氏揭陽漢建侯氏寔出於史
同源而異流二名昧其源泛舟在中河安得窮其奇
驅馬與山市路逢子揭子為我述其先本自司揭始
及乎盱徒洪者与揭陽通以益究其源頻海而南東
南東煙海懸將身犯蛟鯨遠拜故侯增遺跡尚如昨
歸來見翰林贈以粵南金摆財亦獻高文留寳

一八八天下士子亦庭闈羨胡不揖家稱黃朱耀閭里
允為扶搖風相看尚轉蓬高堂有机笛送鴈上長空

贈李端明刈

驅馬別舊故舟航臨城隅登頓少歡叙子云不可須
裝病激長雲群飛滅雲漢孟冬猶溫風御此川途迂
賢良策上第自命出南區洸洸大藩府勤事以馳趨
幸接江湖歡豈期流汶殊一朝遂西東何以慰踟躇
高霞映列岫寧不眷名都解組翁清音在德由曾諭
要當給餘月初終保璵瑜

散步望南軒

幸自厭鞅絕走遊欲何之江邊夕氣澄開軒納新詩
莎雞振陽翅蟋蟀結幽址瑣瑣情不靜宛宛好風遂
執李競秋園旋臨時草萎寒不悅生植肅殺乃其宜
於斯見發育及深霜露思稽索本達節竟受薄倫嗤
快哉東方生朝啥得吾師

市汊水驛候吏不至北亭書懷

端坐息萬慮於此道心存江汜歸鴈集楊柳落紛紛
刻符期邑吏日晏已成昏相望不百里曾莫思崩奔
以為公家須綫急義所敦嘗抱慢令戒空復罌嘈煩
濤草縣葛疏頗傷王者恩雖非四鄰物祛所矣討論
小橋通北亭淵淵青煙繁未明復來日豈得辭塵喧
塵喧不足辭斑馬在近樊遠想高堂君逝將反中園

發常州

舊拔繆承乏巡游至茲邦登岸始出嶺壯觀見長江
不與夾膝會焉得非心降力小而任重民憂正紛厖
斯須爭隱隱頗俗何由杠初下豐水紅爽氣夕浮窗
舂櫓奏長風中流鳴鵠雙春晏川色淨岩際懸漁缸
行止欽聖則胡能守株樁

寄劉核

任与鍾盧言談君在直盧會時春月和省事重崩躅
閣子大夫椽秉膺久猶初羈孤限馳驅不能枉尺書
建康古名都自昔帝王居陳迹今具在斯人定何如
清吟足度日羨飯可無魚勿論爵祿事於此自有餘
常陛議賢全僭美富安舒我二惠之窗門海將誰書

嘉澤

嘉澤稱群物山郭餘冀救日臨公錯靜聊足散俊游
古松含晚秀春桂吐新柔樹声鳥語和吾逕划行周
念彼農畝士生涯託岩幽雖無兄弟賢亦免擴躁憂
而我秀末業布衣以敦游繆通金閨籍一志旅荒陬
遂歸吏鄉部胡寧心不休深承乘乘意終負伐檀羞
延闌迹江外何時泝扁舟誰能違天命且復盡人謀

度澤過關山

早車發大澤有似游梁山初飛鴈驚徒孚在葭葦間
年冬陰風盛雨霰紛瑀瑀念我離大府行役何時還

朔臨昌邑浦夕指當易浦衝泥赴處村荒星夜不閑
然莂設餞悵風味猶百蠻烝烘濕衣裳撓御相回環
極知道路難尤念奔走勞傳舍遠明燭飢渴未容憩
春和理榜篙且以慰若類

古干將

異〻古干將經世不再見豐城匣已空龍亦久當變
百怪日夜出思尔一斷割裝飾美紛〻不尔真百鍊
又恐百怪飛翔著亡人身麒麟或失所騏驎氣益神
不如且深藏慎勿干星辰我歌干將行願爲君子陳

須句曲

朝望須句曲青桑被原野牛馬何茫〻盡在大隄下
隄高谷可隱河水隄上流年去復年來青蒲遠行舟
借問行舟裏誰是回鄉客燕趙与東吳憧〻競長久
山中有老人白髮不可量自不錄年壽何因尔許長

沂潭水有懷在京二三子

暑發宜姑胥逶遲沂黃流天晴鉦鼓和艣櫓隨川浮
南征卜利涉陽夙渡三周野花明遠川時鳥詠芳洲
參畜已含秀麋麖亦吐桑一行披明命豈不識思憂
時物已具多未得吾行休眷〻二三子秉德宜獨
存高譽能成大業非人謀惠予報然今燕以奮山丘

鶴來巢

翩翩鶴空中至栖我庭樹枝樹高不尋丈下有弄丸兒
朝臥庭樹殉莫仰樹叢飛巢欲生子値此將焉爲
是以含巢去拮据恐知遺貽天覆上林何息非所宜
物情非有異念亦須貞偏偏逢愛護者鶴有復來時
鶴聲但報喜說似主人知

鳫鳴

在昔有志士隱居嵩高峰行義聞四海嬌若人中龍
天子念彼其詔書訪孤蹤既來亦竟往去就何從容
架若結茅屋衣薜蘿封身寄草土間道爲世所宗
餐瑤采石華引手接雲松朗指謝污濁長笑紫煙重
不能諧聖君豈徒慨焉鍾安得起斯人千載已相從

寄上楊茂才

始我南山居與子共朝夕服事子尊君德義謁宿昔
焉知二十載萬變如須刻漁釣貧平生浩蕩隨所適
進意貢宣義退嫌爭幽迹而此山水間時勤問消息
夜深歎岩倚羅月在屋巽清言溢前聞子李目有力
出將翳未忘相資庶有得

春雁

各〻九春雁輕列御天端雖念洲渚樂已違霜雪寒
群行林陽土亦爲稻粱難啄食曾未充知時詎能安
銜蘆領孤雛蕭〻理羽翰明年還富有勿與巾路歎

范德機詩集卷之二

五言古詩

韓山曲

韓山白雲下遥見翠竹祠其祠何代人云是宋君時
里中有周氏子孝母深慈所以樂慈母不吝千金資
爲母築別館向帶好園池母曰我暇日臨眺良歡怡
夾山爲壽壙死汝葬於斯及死如母言□悲朝朝
即館拜母容酒炙紛拍拊至今空澗阿猶爲鳴聲悲
鼓老更爲語母訓猶父師子之孫已貴孫復當書詩
紫衣要黃金入侍白玉墀開歲万里至銜肯此光儀
流水豈有意浮雲有餘思誰能和此曲爲繼蓼荊辭

二杏 甲寅

北隣杏一株身作龍蟠曲上有天中虚空高結花
南隣杏更好枝條相交加三月一月時匝地堆紅霞
自我來京城寄居諸人家其地僻且阻茂樹綠總紗
亦有桃与李盛飾争妍者雖富無可人紛二乱如麻
晚遇此二杏宛如超塵沙當時好客來立簃送咨嗟
欲去復顧念往二至日斜我昔詞館直匹馬道路賒
長往皆思歸无由領其嘉今我已投散終日猶枯查
朝暮出見之百匝處奢牙而我又將去何由服餘葩
青州適南鄙僻地江之涯種此一万樹逝二披春葩

花成寒給食收拾幾盤簞此事亦易集但恐君疑謗

贈別白忻州

昔年上都門送君作太守今年太守來失喜狂欲走
問知郡中治稱寬不容口彊欲對酒哥愁引杯去手
古來選郡臨本爲好惠綏豈肯肆其私鍛鍊易妍醜
幸逢賢觀法白日雲霧剖快馬歸并汾且以慰慈母
失身湍刈縣絃事无不有君子善奉持力百叔介後
排難与解紛吾愧曾連友明年江之南得寄消息否

檢校菊吟

百草已爛熳虞雨更及晨疾風吹青空好日曬芳鄰
自知閹居僻少与鄉曾親編籬種黃菊元不計秋春
昨朝新芽吐木葉已掄囷軒昂各有意未謂非其神
故庐陵雲下苦壤多荊榛秋芳久不見買酒問遠人

雨後山莊圖

川容麓過雨白谷會新流溪路凌高轉佳木鳥鳴幽
我田横岫下麥稷蔵可收不謂有生意乃復見將秋
時從野老飲歡語載道周宇宙死終極此外更何求

道靈岩峽宿吳都人家

野飯寄峽寺重過已三秋雖若涉降險頻惟臨眺幽
風翻白練帶樹響黃栗留借宅有主人无復識先猷
向者之名園老木陰相繆青山入坐席白水抱門流
自傾雞黍載感古心悲二

谷口散暑

谷口月未上漁火出横塘門前百稲畦茜遮襟風堂
董叶弄山塍今絃白髪長新帰稍結構川後江海涼
琴書散衙字樂物布満床謝告呆緑蓑以疾不得將
雛時仲夏半織女當西堂常恐梧桐落沙雞飛衣裳
平生荷來志踏歳失豊穣此行廢无負海内齊時康

登石城驛亭

南游未是遠北行不當帰今日能當濶颯二風吹衣
始我在京時從顏凝秋暉別來守多海故国音書稀
鷄禄聊娛親何時離紫系胡不依白日去即能如飛
驛楼附平川其下白雲圍兩餘足稲粱可以信豊飢
去二道路遠王事毋稽遅

饒國吳氏晩香堂

大江秋作練楚樹落清駛岩際不逢人翩二数帰鳥
饒君庭宇静澗水黄花繞爛錦照天朗紫錢承露小
何當鵜鴂鳴誤識春事了焉知歳寒姿独立西風表
乾坤有清氣欲少未易少採落英春期美人烟霧杳

立秋日分司書懷

清晨鐘鼓鳴湯角含氣爍芳樹衰蟬啾渙節亦已徹
如何向亭午毒熱尚吹戰是宜起居諺不与安養称
逝川无回波催馬少逗乘替髪亂虚名立圓激高回
觀二百年内過者已踏蹤強奉而有成庭以道自晞

將赴江浙大府校進士試會疾止建安

上後山東眺郡城作十二韻

青雲建安郡人物故建秀承旭閒芳樹凌虛列遥岫
溪声涌夜長石角吐秋瘦漁沙府禽識仙室川凌溜
征塵消炎毒服畢弥奔奏淡二鴻鵠峯蒼二鷹隼候
山英苦在滄銘飲拭昏且勤渠相国誼忝竊大夫後
顏怵滄敦能炎取掄審悩吾欲物五丁雷電激宇宙
疾飛移万壑及此洗昏疚起為梅子真南屋擣丹臼

送畲里陳廉訪使 有序見文類

龍節猗皇二六鬱忽如流聖主命大吏出按東南州
東南何所有擔被殺山丘深有險蹊湲浅有佳旅游
綉衣闢庭戸法署若瀛洲提封憲令行霜日淨高秋
公來天為懽公去海生愁謝二衆居望為我少淹留
郊亭接鳥石楊柳蔭清涛鳥啼方睍睆花林泣綢繆
吾聞古君子弗替進退憂所朝正尚德濟用竹求謀

肇慶李知事會別至峽上阻風因以懷李

取別非云莫王事有程拘臨流逢執手復念野躑躅
季秋北風急遥二引方懷出峽江始放迢二波浪數
仰天荒形全俯地會心娛整得珪組解樂与漁樵俱
撫事悲離居延翔且須叓滿秩不受更竟行諒非愚

贈李兄提舉之官豫章

公孫閣下士多作曾諸生昨者聞高誼救行起盛書

文亭南斗近征旆北風輕余亦懷鄉郡今猶滯帝城
關河鷩岸面霰雪念孤征芳宴綵筵咽新詩錦綉成
長途心米怯令節服增明渺々飢鴻度聲々旅鵲鳴
露凝秋浦白雲散夕堂清是物關流動何階計合并
會須棠桂樹相共喫蓴羹徐孺亭前水因之幸寄声

立春日和王翰林

北斗紅雲上西成瑞雪還歲華今若此宦味故依然
節物荒冬後寒驅挾日先擾々通帝握井散落人烟
登眺臨无際歡娛信有年客情關外地農事度陰田
只有傷弦促那能効叕穿戎時婦操社尽日接弓筵
宝鼎昇平瑞金樽淡蕩妍逡巡朱鳳集満酒白鷗眠
遠業嗟何勳高名賴以傳道雖沾世用意浸遂時汪
顧邇煩頻數欣榮頗倍千江湖万里與灌髮百花前

寄福建杜廉訪使君

臬府群工表言官百世公君王咨授尚臺閣起黃龔
吳越聯閩服蛮夷假漢風九州諸道右一柱衆流中
虎豹精神肅豺狼道路通青天行勁鉞白日貫清忠
斧繡飄秋隼泉阿達夜蛩壺冰元自潔瘴雨不妨空
賤子嗟何幸微心奮尺躬望來方切々告別匪匆々
紙寫文科重尤慙祖餞隆客魂銷海鶴病骨碎溪蛩
謬敢辞王事私嘗領老翁義縑思母白頭每感人紅
倘使彝倫厚其如祿養豐以茲三逕撫猶復二天[illegible]

上幕刑雄閒滄洲道未舒請將心万疊寫入嶧陽桐

贈翰林宅山水圖

敏繪丹青手驅馳翰墨場力能移地軸勢直破天荒
素壁清風起脊崖旭日光喬林支混沌巨石偃滄浪
鶴背夫容影牛頭薜荔香參差殊不謬奇崤亦非常
仙去遺真館人來倚釣航向知万里近不費一生忙
擬乞丹沙洞長尋碧草鄉松喬如可及結友更何方

奉觀百官迎香輿出南郊

聖治尊皇極天章達紫微礼宜崇報祀時則重瞻依
吉日初躔葉因丘肆太祈相君蒼玉珮鄉士赤金圍
高會寒猶混清秋氣漸稀合辭來北闕數隊出南畿
夜雲洗々渦晨烟沉々飛鑾叨惟帝澤獨故在天威
禮樂寧无述哥声合有歸從知堯德大不外贊巍々

和謝友人惠范君用筆

毛君好伯仲狂駕及東堂尺縛曾无笑嬴鄉同行倍
有光欲飛離燕上未化季龍藏盛貯懷个璧斯文訖
一老姓名渾偶合潤色奈何當且劾我眉老題詩西
上陽

詠古

五言在王国安所雕琢工筆又蘇李聲猶復相冲融
往還贈別者人情之所同正声始微茫与世押汙隆
遂令天地摩山川与雲風鬼神百物衍歪曲歸厝了

紛紛騷群芳爭以爲長雄雅道日以衰六義誰折中
後无述作者仰止淚縱橫

贈別羅亦友教授之廬陵

翩翩郡博士騎馬涉長道居庸開門北仲夏藤茂草
應覺信殊鄉宅近今豐鎬雖寄詩例鄉尺以消搖松
大家振文治蓬七克固宅社稷心時與如何恋芹藻
鶯鳳吹過雨川水白浩浩但謂悵鄉關歸來顏色好
感感只
龍駕廻會隱隱伏照光明人一方幾有道遇虞唐
我与二三子群珮爭翱翔玉京陳義問金頤發冥敬
春容雍紛紛長已矣孤芳停思候物類沉思鬱雍営
願及西北風馳之通達章

袁州謁韓祠已宜春臺眺眺

東月泛滄洛陵晨訪崇臺曾崖匝地起危觀凌雲開
時須炎暑宵汗挏從南廻四周翠嵐出六合清風來
王明猶日月感今若風雷惠澤綠郊樹陳蹤蒼閣苔
鼓鍾代寂寞輪蹄路艱何開守郡者自昔何雄哉
百鳥見孤鳳瑞星羅三台更負鈞石寄法已袤分芳
云胡會臨眺遠揖謝英才

四月朔經楊林作詩奉命宣布郡縣值大
水奉麥俱不念民生

吉日步大川草卅若鴻毛搖搖過積風泛泛凌雉

已過赤岸諾復過楊林岸擢師何以衛作險益無勞
受命未踰期臨且歉所遣安歌答而空方口声哀哉
年時有炎地白晝行滔滔不能補分寸矣用徵秋毫
論言本溫厚下市莉信書奉宣吾戒不廢用揪請騷

八月十五日公堂讌別作

悠悠我行邁去此粵山端逡名駐征車凄其公堂觀
開筵衍城郭蕭鼓集儀宴謂欲戒醉飲重此良辰難
閒門集會府僚友並征鞍更辭無別語但祝長加餐
役者四五人相從很林杰亦復路傍流豈獨夥所肝
況我陶慈母朝莫頃平安送行各如許焉得不辛酸

秋日海康齋居

吟事久已落湧浪還高秋冷冷空中籟颯我書帷幽
如何炎暑沃桃与大江流江流不復禪歲月已悠悠
游子去京華邈在天盡頭胡雁不踰嶺眷眷非良謀
休哉視飛觀金爵露光浮在遠心所仰胡為滯滄洲
吾豪足草花洵美非久留苟能一吾志斯道將何憂

嘲丹丘寄守元尚書

竿酒撫任口酒尽得離愁初謂瀟心遣海天今已秋
虎豹守玉關台級天上面青春白日和麟鳳俱來游
贊成攝四象安期扶九州下視行濁世漂轉空烟浮
仙人要我來招我往丹丘豈非交不信是豈此通留
明日乾桂樹得見星河流高樓有長笛黄葉下滄洲

止酒

大鈞播群物，壤壤勞吾生。得酒足痛歡，何用身後名。所以戒飲酒，豈矯世俗情。昨日兄歡笑，今日愁思盈。多見桃李花，語亂作棘刺。反以飲召敵，何以忘虧成。羣毅漢詔切，甚邦周誥明。寔必宇宙內，猶有孟子平。

晚出西郊

自春已及夏，歲晏寢中更。平旦西郊道，始聞啼鳥聲。川晴樹氣嘉，夕露枝條盈。西峰近在眼，白雲夾路生。一從違風昔，好懷聞難并。未知高世意，忽復何以營。芻狗与漁釣，俱足成太名。卓哉莫顛客，使我抱深誠。

登西山頂還方瀾作

弱質有貞向，依依在物表。誇當城闕隆，放意窮昏曉。晨興理良鑾，啓途慮已悄。白日滿澗阿，林虛禽鳴鳥。幽尋晚適還，頗覺知者操。俛仰古人迹，逢生未爲少。緬彼高翔禽，凌空自矯矯。

秋江釣月

秋江明似鏡，月色靜更好。之子羅琴來，蘿逕初尚早。眾峰更滅沒，橫留隔幽悄。我船亦櫂歌，緣綸蕩浮藻。潛魚却寒餌，宿雁起夜鳥。離離不可招，白露下烟草。高風桐庭士，俊業渭川老。同是釣魚人，那應不同道。把酒酬清輝，如何會兮昊。

郡中即事十二韻

儋耳九州外，邈然在南荒。周回數千里，大海以爲疆。古來非人居，禽獸相伏藏。自從中州來，貢賦登明堂。其或失撫馭，山獸更陸梁。聚則成蜂蠆，散則馳牛羊。高結蘇大國，上衣不備裳。殺戮乃[illegible]之，仁者傷。吾嘗七八月，持節泛滄浪。一旬錄郡獄，詢事苦纖芒。問之守郡人，莫識爲治方。但見兩風多，廨宇欹蕪長。聖哲戒忠信，勿謂不足行。及茲齋鄰邦，始見斯道藏。

出甘蔗州

濱雨氣候不移，船試石根。已行千里餘，始驗初冬寒。嵐霧露毒稍，知江山寬。新人異言語，故事同憂愉。思若夏后氏，封建天南端。伯業起句踐，世遠子孫蟬。無諸佐大業，遂作漢王官。身受閩君策，白日海嶠關。至今崇臺上，列戟絢衣冠。古來樹名節，於此事常難。惟有精英在，青霄明羽翰。

晚登南樓眺烏石九仙方山諸峰

自來閩中郡，僑寓公守偏。身稱棠服餌，卑居日如年。漏署歷三試，愚庸寡所宣。茲行臨群道，黽勉以周旋。日夕登高臺，遥眺四山川。山川亦云美，宜兮乃念捐。愁蟬隔江閑，稚子自娟娟。連夜夢新堂，猶戲在我前。祿食尤寸補，遠遊何當還。東風號陰澤，此土候氣先。草木相衰榮，已復爭芳鮮。思及方春時，貫船向郡延。長歌蕩嘈景，吹笛王臺烟。行止欽聖訓，我著良衆多。

此豈不在人虛心以勉旃

四月八日訪閩粵王無諸古城遂至蓮花峰下僧寺〻乃唐王審知祠

維夏氣清晏原數樹龍蔥上弦適休暇游詠紫烟中
石澗演新流山苗含惠風肥遯憶白崇播樂張紅
橅節警代謝未遑憂心仲承宣勵政術但貪祿養豊
句稽困日月始得始游騁覩著織何補庶望神至公
道立隱求平陂洞在經濛而況塵境事斷往固有終

數日毒熱喜雨適立秋先三日也

夏未始炎毒況憂坐臣淋趍行无所之登高睇源京
問昔西風歸飆〻向何方往還不可期賴得天道常
聖主御大曆啟可稽明忠王家〻白駱朝羲晨郊路長
念我伏迂以江海棄再黃煞懷抱焦火思雁寒米郊
忽來浮翕雨爽氣吹衣裳稻田已滋穫晚種待新秧
微驅亦易持但願歲粟康

新雨喈除花發倍茂田里生意懷之欣然情至有述聞諸作

久旱埃暑枝間居寄向情微雨夜來至滿庭花蕊生
長年憂里術退坐若无營偶得一樽酒得嘆故人傾
念彼吐隸使勞生在偶耕存飢苟不熱何以供王程
幸天沛時澤食息日已寧稀往衙門下寒飢无且鶯

苦熱懷歸吏下

苦熱不可極念此西南風誰云灝氣遠乃在庭戶中
我家百丈下井上双梧桐向夕集歸鳥木秋足鳴蛩
自從別家來江海信不通宛〻維桑思賴有孤征鴻
夜夢白髮親歡笑携稚僮倚門望子歸未歸奚神二
東原无良田何以待歲豊遂年將休意亦安孝轉達

觀錢塘上人墨蘭一首

蘭以比君子所貴者幽深粲然空谷中遠爲人所欽
志士秉美德如玉復如金篤道而輝光芳馨出喬林
偶然爲時出節〻概凛森〻不慍亦庶望上當君王心
功成無所累宿好在雲岑
跨虛若謫子妙年出江關莫須事浮名游戲在雲山
時將騎臣意鸞入尺素間咄彼爲形土長往不知還
其心猶有菜尊不薄書嘗李古室爲人識念借已鄭
聖哲雖異代誰云不可攀

明月幾回滿

明月幾回滿待君〻未歸中庭步芳草蝴蝶上人衣
誰念同袍者閑居與願違

蒼山感秋

蒼山秋意長池館靜而幽雨止脩竹間流螢夜深至
皇義世云遠雅頌日凋弊季手遇頹波誰識作者志
烏啼雨東門泗水不樂袂袂去三十年直可有聖知
機關案風化詞語特細事月落門庭靜坐愛太古籍

揚眉順玉色及發養生秘勿謂仙峯難此道可求

酬中弟子迪

碧門出海底柱在青天中美人如明珠滄波思无窮
身非千歲逢欲逐万里風願因絲素衣託向孤征鴻

筠州東都遇雨

高林展夏綠杲日轉城闉四囯金石流忽見飛雨凉
颯颯西北風亦復令我傍我行初非句去意已傍徨
親交苦滯留川陸互阻長遠有食有命期至豈能忘
宵分瞻南星命僕戒川航豈无他方樂且反顧舊鄉
舊鄉寧非懷吾生未渠央

贈省掾蒲瑛還靜虛山房

掃地謝塵鞅坐誦聖賢書妙年仕府署僕食猶休居
聞子進脩地花藥羅齋廬惟靜故能定有容當在虛
而虛乃非空養之貴安舒苟能充至理德業將有餘
子本西蜀琢西南散簪裾問知其方俗有苦輪華胥
教化本自然匪今故有初況彼吉羌數封疆常晏如
清秋武昌郊氣霧夕開除誰能不重别執手以踟躕

遠遊

遠遊非吾志偶墮天一角去就亦有期寧能計今昨
料理貧居士守書負西郭清心見古初德也甘寂寞
杜門坐春深綠竹鮮寒籜金無清時賞幽意各有託
千載非長生松喬未足學焉知勾漏令不厭官情薄
山中歸去來朝夕可以酌

述古

天下有大恒人自忌多妄任理忘自然何乃累吾私
元氣育万物雨露豈悴之豈悴良有恒還復係其資
強者固非己弱者自有期何者蒙霧中竟是誰設施
美哉唐虞聖至治以无為

范德機詩集卷之二

范德機詩集卷之三

○五言絕句

題張古老騎驢圖

細柳官橋路騎驢不用鞭先生識有道此去亦千年

題竹樹圖

老樹半垂葉疎篁斜露根若无煙霧隔應見石西村

秋江

秋生洲渚靜露下濤何晚忽恨釣魚時人家楚鄉遠

建昌小湖望居阜二首

青雲發岩巘向島度平湖釣此夜來雨山深知有无

我懷貞埭士多在岩谷陰惟有高林月長知望遠心

題二仙圖

明日鶴山空溪橋暗路通不知何洞府終夕坐松風

絕句

障擁芙蓉嶺蹬隨楊柳移繁星臨迥野疎雨過高池

江上打魚船有頭那无尾与卿相見時不望如魚水

卿路兩州是延平那向東片帆儻會便祇是怕隘風

水清灘乃急篙撐直須人勸卿休恨水多為不知津

水如青銅鏡山色綠芙蓉中天明月上此處好相逢

看東亭新竹

問竹何年有親曾共歲寒昨傳新筍發扶杖繞林看

送別

爲君出別淚更向楊花側斗酒開離鴻幾時歸故國

燭夜

燭影夜侵堦松桂成行列鼓絕草虫鳴四山露華結

秋江圖

雲裏衡陽雁綱下武昌魚石門秋共遠江樹雨餘疎

芙蓉

芙蓉生石塞雲錦映青松那憶南州路歸船処処逢

○五言律詩

鄂州城下晚泊与土人語及四方事平有喜而作

野闊秋无際天空夕始涼漁船下滴急畬火入雲長洲遠懷鸚鵡山老指鳳凰戍人新斂甲垂老幸時康

黃州道中

逕轉山仍掩沙移圃自成菱茭連水白楊柳蔭門清无復江湖事真堪了此生眼中陳仲子九鼎一毫輕

贈孫秀才

四海孫思邈雲仍復盛名白駒空谷遠黃鶴大江明子去何瀟洒人知盡老成待來容貝近次第取公卿

舍前龍骨樹

鳴爽離落見誰種此江津結蕨多於葉成陰迥不塵取材因其刺感事抚長身安得艱難際相從作四鄰

百丈山中夜坐雨聞議憲將遂倭甲寅入南
中正此日也十二月二十三日六首
近得當州信遥知弟姪來江山淹遠望天地保疏材
鄉爲典棄起今寧馬頁猶殘年有心事未定看寒亦
欲雪翻成雨何天恰客情似緑蒼任近故与月爭明
谷樹行〻暝川雲冉〻輕往年當此夕孤棹適南征
歲月嗟飽乾坤信捷浮蹉跎遂遲鳥迂闊異生
正道曾存聲旁觀各有由聖人如可起吾欲詰東周
飲谷驚風令空塔隊滿鳴汀昏時作畫滿遂不停更
但得外閒趣何須谷口名是誰超物外不用計浮生
往備清華賦寧知濟洛心槐街春日短杏苑午煙深

出試然何補遠歸敢自任秖慙山澤吏空受一毛侵
客行身萬里家在地中分爵命從臣子江湖違聖君
夜騰龍虎氣或出虎狼群舊故無消息依回瘴海雲
壬戌秋録內晩行寧州道中追録
曉發高平鎮前程路未分小橋煙外過流水月中聞
虎豹宜多害豺狼不可群居人敢炎暑報有竹連雲
寄題嚴氏樊川別墅二首
先生天下士小隱郡東村對水疑閒逕臨山對掩門
土風寧近落川姓不離樊將祖心雖閒衣冠口已喧
亦欲西流去相尋長庭遠多應百年術少見一人傳
生事空之木心湖托意全明當詢大藥畏子不論錢

數日跋涉泥淖至北山始霽喜經鄱陽湖
川路遥長林歲窮千里心賞丹楓港疎火出逃深
欲雪應消瘴因風忽解陰時教兄清景難受客愁侵
寄謝黃蕭卿
高人北海下遂與世情疎悵望九霄鶴誰持千里魚
風塵天下迹只泉石後何如絕讀須中寄無疑未見書
涉畔
白髮寒中將清晨步菜畦抵言無所事寧復有相攜
日靜閒禽語泥融散馬蹄讀書不解俗猶自負出犁
引兒湾晩泊
席壓波心正舟移岸腳斜夕陽明細霧秋樹擁荒霞

閒道獨如夢懷京却勝家客愁不自整更苦暮啼鴉
秋雨寓舍酬畜夏編脩四首
亂竹通鄰舍脩梧限拔垣日長惟有雨秋半秖如昏
野色愁俱破河流畏更渾唯應好僚友孤叔義殊敦
左丞京下宅大半貯撥羽客曳柄烏地撥爭卧鹿場
幾時衣定著昨夜酒主凉太息時人語依稀不可狂
平生談笑口未是向人慨直以朋友內難爲伯仲閒
陳君元下榻賀老自懷山見謂前脩事因之一破顔
倚巖推許遂負水指文齋萬里初鄰並長年此寂寥
不要麟閣畫虛累鶴書招同是西江客君當結夢樵
九月十四日過崇禧宮熊道人房

曾軒俯江竹欹枕對連山雨匕煙霧集洲回鷗鷺閑
棨齊行有逕白日户無関但見空中仙仙戲戲不可攀

九日諸生携酒至城東看菊

楚楚臨堦菊重陽特地開憐人良有意邾汝愧無才
巷拚閶鶴發鄰觴送蟹來英吾欲寄悵望倚江臺

閏除日仲淵宣見訪之歎副俱出山南墅

夕有懐徐田顛倒

舍下初秋至明月出雲端清瀬延細竹爽氣集幽蘭
江漢不容越方舟逝夜難瑤琴誰起坐中宵為我彈

題山居圖

平湖含白水斷岸見青林籬落初秋氣雲山向夕陰
養閑秪用拙避俗更懐深為問舟中客何如澤畔吟

社前七日作

久旱春始雪社寒猶未妨沈沈鶯待木語語燕歸梁
静想親交絶儀求旅處藏以身觀萬物應默木輝光

奉訊靖編脩

聞君践馬厄詩賦日應多但倚文為命焉知病是魔
蒲萄深巷雨菡萏遠湖波未始無相憶經過奈禮何

送譚殷卿歸徽州

送君從此發何日到徽城以是夕螢亂況堪秋雁鳴
行藏無定策仕養最閑情見誦章懐守名家舊有聲

題贈李右丞

仙仙李右轄行義古人期綏急倉公傳勤勞衛母詩
滄波大地轉白首老天知莫遏青田鶴鳴臯重我思

晚過孔参常舍下

滄江一萬里書信近如何向暮客懐薄及秋鄉思多
故人相慰籍並舍數經過但願長無事形庭接珮珂

悼遠用友人韻

采江莫采蘋思食莫思蓴間歲曾為客經時獨愛人
秋園花動夕帷帳草留春萬里燕山路空懐涕泗頻

弔孔太祝

蘇郎懐印綬不討蝉貂裘一去青山下三年白露秋
閑心悲地喝涉患見天游茹嘗深無那看而動成楼

贈別朱生為南海縣教得閑字

拜命辭中闕鳴驂下南郡天晴木葉空江暖梅香近
解鞍風成陣開堂月生暈欲醉扶胥碑移船定相問

贈別李教授亭赴五羊先往餘姚覲省

行色動西風鄉心去住同諸生五嶺外之子大江東
且喜還家鶴無愁度海鴻若逢天上使書記莫匆匆

贈別徐教授之欽州二首

徐子雅好易白頭來上京如何懐遠檄竟往教蠻城
山近煙霞密江澄瘴癘清朋游孜事少况在仰脩名
冉冉歲月莫悠悠關塞長歌鐘凝燕宴舞袖拂征艎
到日梅花亂來春蕙草芳南金自昔重寄贈可能忘

移居東城

移居古城隅栽竹似村墟已謂舟霞近兼將白日疏
天晴時見鶴池淺尚通魚頗有知心者過門亦下車

十二月五日雪答傅淵道

薊門臘月雪仍似楚南寒紙帳年光盡窗寒旅宿單
濡毫思謝眺淹户憶袁安脉暮瀛洲草飛當東馬看

王猷李曉過舍下翌日惠詩因用韻答說

平生病太史淺陋泥帶邦肯足封函谷聊須畏受降
黃鍾知知寡竹響勁成雙天外誰招得清風滿八窗
客居惟所適不是遠時人閒喜汲臺塔來依第宅新
月函諍警夕尼引讓生春頗得過從樂相看莫厭頻

和二章已而微者過至戲用韻爲云

久客歲云暮悠悠念異邦病因詩漸愈愁爲酒才降
星隱蹤箋平城依老樹雙晨朝有好鳥命我隔窗
頗惟君家使幾迷人從知心匠苦況復物
輟要天開夜思歸水野春織與青玉案寄贈莫辭頻

用韻報李宗明

李侯持重器隱若一雄邦敵至嬰城守威行老傳降
薰絃須知五古勁肯埋雙見說研朱地車聲滿綺窗
古來蓬轂下不畜隱淪人況有龍門舊寧無獸錦新
江山政如畫松柏自宜春可是東城曲過從步屧頻

送張月梅

臥病空山裏君來起索秋叩門驚達宇扶杖揖清流
淹倒炊梁客從雍相偏侯偶同夜語行李又何州

三月二十三日雨中示肖生

後園僧寺東閑有蜀葵花好逝今朝雨移來向我家
編籬難待菊引蔓藏瓜總在經營力秋成莫浪誇

贈別李太祝還廣平省親

六親周達禮千古漢儒儀名與此達少壯任君爲
孤戍程衢近咨堂拜遲遲都門四月別秋穀萬黃鸝

贈余吳二奉禮

新詩走風雨感謝老兵來與圃香是樹柴門靜古苔
晚晴蛙仰唤法令點殘回解說銷愁事何由斷酒杯

登南城樓

樓倚晴空闊登臨延賞心微風孤雁過落日亂蟬吟
客路依喬樹鄉愁接楚砧爲詢宮好筑流水入寒琴

寒食後百丈山夜坐

已新寒食火更近暮天鍾花片隨風紫氣帶月重
以閒酬宦達將病抵心慵本不從睽稼臨江愧老農

月出

清飆起夕陰明月出高岑逆識蒼茫理深齊去往心
夏虫先擬物昏鶴未休林不有詢奇守應誰載酒尋

山壽生日

見示聞一二歲堪宗謝一官當為子重更念報君難

為日勝裘馬子天李鳳北發留尉老眼空闊万人首

九月二十八日濟上作

昨日立冬雨內河中夜雷晨興猶未定雷惟忽如摧
衰柳並寒在早梅何必開飢年方禁釀不飲杯無才

快閣延望

快閣延望清尊息坐弹風鶴猶飛暗雪鴉每聲寒
莫使長歌發聊思飽食安百年曾有數終不愧儒冠

題秋山圖

我愛秋景好自緣秋氣清江空石露骨木落風无声
偶向畫中見猶如雲外行誰能射虎无地得縱横

正月三日大雪

大雪生何處飛來應早春清寒微着物光霽亦宜人
日月雙吟鬢乾坤独病身滿前差可近紙窗有天真

康大監善慶堂

大府声名舊京華有比堂棟梁深處制花竹淨分行
世美尤當濟身名賴以揚自公常退食把易細焚香

九日和危太樸見貽

年二江海上飲菊對重陽又復逢辰至都无少日狂
遥峰涵户碧敗葉擁池黄只有長生事于今陸游荒

九日簡危太樸

疾風吹細雨怒二過階庭又書江山静新增節序佳
秋声連遍野寒色起高斋自得論文侶中年有好懷

夏夜省後亭

綠陰斜山置亭因古渠安李无多橋校于以小盤桓
深徊明暖凄凉子賤弾棋零听夜鶴出處吉无端

湖上值雪

農李偈下澤官曹限野年將事盡所歷翁鏡何由宣
愛助变松雪空吟延山烟少歲守恬淡未敢暫弃損

貢州

離思久不愜幽情晚旅添天宜明月獨山与宿雲兼
蛩語通支枕蛛絲映卷簾若無光霽在何以破未炎

發攬浦之永寧縣

忽聞開帝張孤亭巴夕陽大光珠映普照勢背城長

太史才無敵将軍義不忘處協令歳月遊泊悦沼根

寄劉傳之

故人去南海已度百花時万事須重到孤舟何太遲
雲深帝子渚月遍伏波祠幕府文書省來須慰我思

晚至沙塘

風雨殊委地煙山知幾重平湖春近服大邑女直并
受栗諸愁更看花正閑幾周原已過度明日復何從

三月十一日遣家人還金華侍值兩十四

日值晴作

具般開解纜想象係朝昏到日初収雨沿流定達邦
初生南潤深好近北堂萱載喜戲應意清江是故鄉

古木

謹壁蒼煙破依稀認老龍偶逢風雨會遂感雲霄從
飛動閱元氣沉潛見物宗何階卑假佼千歲此相逢

贈別韓德卿歸安西因柬蕭司戒

千年閑澗道文李老劉表久別重相見相看更自憐
早膺朱紱寵熒爲白雲留寄謝蕭夫子岩栖向我秋

寄佰維揚驛寄懷于儀伯

水墅見明月適隨歸將園故人在郡国今夜陽風烟
何日徵河内常時誦穎川經過因念此書信頼流傳

題靖節徵士歸來圖

維公甘之杞梓作今昔衣冠得志但恐蒼济時非所難
古今緣韻寡歲月酒杯寬㴱二山中去深二君重看

題吳生雨吟圖還寄靖江皮野

江雨内時昏故人家遠郁如何一見而還又兩忘言

東齊秋雨後花葉具有生意

老樹經蛟涙空花斷鷹鬼由來前日叠妙手出吳門
田園雖尚遠未肯効凄涼寂蕩成夢花因遲作行
豈惟延晩艱白足信年芳頗敬鄒人踏瑯雖不過墻

病中

世故只如此予生今若何不玄新食少但喜好詩多
野鶴來濠上山猿落澗阿平時朝夕對癸歲不吾過

哀文集賢時奉使雨海道奈

滄海距天閑道踰千万山空傳尺函送不見使星臨
堪折青纖昭俸空白水間郡人唯我最遠客涓涓

贈葛推官

五斛從容至群生阢隍多但无爲已甚勿問定如何
早讀于公戒終傳父歌故人風雨節爲我敬經過

張別駕山居崖壬之

高秋別駕宅崖岸吐奇芬爲爾擬白雪服之乘紫雲
但恐仙靈物長遊虎豹群待乘人間事亦報赤松君

贈別李仝

士以才名重君猶使槃先閒閑百年道浩蕩九春天
不爲歌彈鋏還尋沽酒錢古來自如此相問淵西田

寄寄高郵李使君

題詩報使君春遠楚江濆剩水蘆花低空鴈鷺群
朱幡臨野日翠袖繞山雲早晩金鶯召風流許細分

晩興

古寺山重掩平田縣對門鷓鴣藏白日蟋蟀泣黄昏
貝貿多通市諸侯舟近郡殷勤省風俗頻慨動心魂

登高縣寄縣内舊所題通湖閣在海上

候館駐征騎西風独夜清閑門閑葉落倚杖看潮生
有礼存遺俗无歌奏楚声凄涼蘇李子行処足高名

將行值暴漲

雨發西山來役五指原風檣初役馬到縣已侵門

甚欲乘槎去還思奔佩言輕身犯南斗信有北溟鯤

詠荔子

思歸江路永荔子幾時丹秋合遲親久何能待尔難
園林有專美品賞留來記得珠崖道長吟立馬看

細雨

細雨沾牆竹輕風發稻桃茶分流水靜棲抗遠山高
但長琴書癖寧知枝櫝勞趣朝未竟猶與味屬吾曹

和謝梁內舍過訪

承聞招隱処獨占万山清乍占心如醉多憂眼還明
爲遺唐四岳道付曾諸生欲理奇幽事唯妨夜鶴鳴

河口

神女大河口迷人候洞中船鳴谷雨浪門掩荔枝風
鶴鶿行相背鳥鴟宿自同客於百年內試問鹿皮翁

最至西郭沚亭見新荷有感時物而作

風亭結構美驛路帶垣斜山翁含晚翠池響集春蛙
官荷已偃蓋嗜□疏欲榮花俛仰資從役孰与測幽遐

三山對月懷山寄

豫章千里月澥鮮向天高安得山兒惠能知海客勞
榕城咽韻鼓竹館淨香醪何日書帷下清輝映鳳毛

晚上南山觀燒

渡口向峯間夕暉生翠屏隨風初繞帶鮮霧忽如星
鳥獸慈且避深荊照不迥閑歡春如過雨洗合重青

歷事

爲愛庭中草經春坐不除澄心皆淨域穩道即安居
海氣含樓閣午光映晝書昔人傷歷事作吏竟何如

昨游

昨游名士淵春入羽人丘兩二山相引年二水自流
乾坤雙嶺積江海一漁舟知我能來否歸當更復留

雲觀雨後對游老峯

高閣飛雨過新凉迎海隅竹溪魚放集松寺鶴巢孤
吏隱非榮得登臨適自娛名家李子猶是老征夫

京下思歸

賓落蕭門秋飄二在遠游不眠聞戍鼓多病憶歸舟
甘雨從昏過繁星待曙流鄉逢徐孺子萬口讚南州

延平西峽

巨浪勞山傾孤舟與浪爭連飛天地窄提出鬼神驚
至險追前載終身願太平不然忠孝理但此各何情

次韻曹五判官

吾家將軍不周游太史遷世人寧見尔我輩故超然
勝息投財地神銷謁鵲天我今誰可語此志必同年

贈顧生僧別二首

問子家何在名山越樹香來游萬里道去作五臺賓
乞食寧忘祿行歌若有神曾逢陰惰靜初入社中人
未是貞顛者能顛故有餘試留吳郡生爲报揭陽書

楚樹春頻落燕雲晚自倚幾時淮浦月仍与共揚零

遠懷

柳影侵門暗鸎枝亞竹高年深詩並進春在酒爭豪
吏隱嗟何擇行藏信所遭斯文如未喪端合付吾曹

范德機詩集卷之三

范德機詩集卷之四

歌行古詩

贈湘康季進士首

聖主敬儒用文學綱二五上起海角元戎虎帳飛鷹
鷗洋水成村下潮發吉日羊錢鐘鼓作皇華大夫緒
朱機快馬飛騎輸駭新相送西風出郊郭問君此行
事何若於苑愛是承手綽侯鴈南飛不踰岳洞庭山
秋木粜瀟韶場先鋒奪關鑾万里青山上黃鶴明光
宮中問礼樂書生策有經濟略一朝声名動河朔仕
取青紫如六博前年礼闈開俊擢明當發武翁綸閣
歸來錦衣照江漢人生無如進士樂為子人生莫如
進士樂為尓高歩翔寥廓

送鞠

卧病高秋留海浦明日重陽更風雨杜門不出長蒼
苔令我天涯心獨苦簪角黃花親手栽近節如何獨
未開含芳閟采亮有以使君昨晚儀詩来凌晨試遣
霜根送春王雖微甚珍重極知無意就秋光往作撰
憁成奐使愧我初客沃子都西垣梋北常千疇繞花
年二應吟情始信南邦事尽殊頗得封培自今日何
陶朱雇万家室秋香端不負乾坤但願箭箭亂疇四
歸去來兮雖得歸念歸故自莫輕違他日来英林下

酌離向清霄當霎然

奉新縣樓對月望浮雲山李八百洞超然

有懷

白露泥宵桂月滿浮雲山遠想山中人去我身俱閑少日曾陪拱李斑流浪三千踏百齊海水接天看不足却歸万壑聽潺湲累土成丘諒非難蚤服玄英勘大還金闕玉清名籍在不應猶自戀人間

閬州歌

閬州士俗尸不分生子數歲李儒文圖綁坐肆僕男女誰聞小年曾識君古來夜行斯柔媚今者衢路走紛紛那更誅求使者急轆笙一似離羊別古來閒閣閬鐵管今者女工役六軍雖復太平少征戰設有備豫將何云去年居作匠五千耗費府藏猶烟雲官胥掊克常十八況以鴻鈇奪斬粄糺今棄置半不用民勞竟是誰權折藏二條章省煩費幸且不省然方殺虐虞在上儉且勤後王猗摘錯綜焚豈有發背謠姚宋不言忍使憂心熏觀風自是使者職作歌細流天聽聞

奉陪京城諸友游南城李丘尊師道場作

我本漁釣清江濱三生自是華蓋君往從竹淵拾明月初向芝山尋白雲間有仙人姓丘者舊廬正在舒城下杖藜随步踏天梯千尺雲門淨如洗門前水流清且深朗如石鏡照煩襟以有喧輪褪浩劫多見盤者无知音高莫高兮蒿山之巔岑崙莫崇兮壺喬之雲林万金買閒不惕得一到城市无歸心乘舟之事俱寂寞孤刻一人在丸壑閒與羽蹤來仙壇夜二蹤星斗皓鶴我為長春行吳在碧霄間白日又欲冥野雲无時不千年住天都瞿上汗漫頗於此意不悵冷然緣懷山更將攜手上烟蘿曾是軒轅弓劍遇我來正值五月半青天渺少綠蔭多毋思東山公只來恣婆娑左持玉塵揮俗客右引采翁遊天姥明時豪逢尺如此逝且不涼今知何我亦欲與細腰舞白馬歌酒金巨羅試恐隨人間我學空遠弟子來相看上堂椎鼓日色晏孤我青精白石飯黃金臺前春已帶淮榴花發亂飛飛同行佳人莫相逢相思更既女蘿衣

贈劉山人游湖南

楚山高高楚水清之子西征復遠行手持空囊空月鑑人中到処測公卿焚有薦臣面如削千載姦諛蹈塾落誰能草向太平年識得聲名等光岳洞庭湖上詩草生湘娥祠下鷓鴣鳴与人言必挺忠孝豈獨賞卜嚴君平子言亦是蜀州士家寄城鴨小江浅九野飛鴻逐便風行色將我泛湖水湖水上我時來自古生才須世用試為今人青眼開

攝緑閣

深宫作人白日長伎戚感嘆鳴呼旁起視河漢心回
皇家居龍鬚分作行滿水如天波秦鍾寶城帶月拼
玄猗轆轤无蓋金井怡邊頭不見梧桐黃栽紛頓帖
坐在冰玄戴玄戴黃公子裳制成不逢煩寄將但見寒
暑彫三光身体甚遥平時照君不見玄水邊壓玉雪
靡関河征戰多折尽衣裳淚如水

題李白郎官湖

當時郎官來使此臧房似入千里来相迎登郎吹笛
弄綠水何意芳洲遂樗名扇祠荒没知何代惟有東
流水長在黎侯遊起梁棟之仿佛雲中音籽黃南飛
越鳥北飛鴻今古悠悠去住同富貴何如一杯酒然
来无地新西風大別山高幾千尺隔城延為相相直
青桂夜抱月光啼娃在東湖之石寶黎侯本在斗南
家枕戈猶自憶烟霞孫擬將身報天子不負胸中書
五車昨者相逢玉關下別來幾日秋滿湖黃葉當頭
乱打人門前繫着青驄馬君今歸去對晴湖我亦明
年歸帝都若過湖邊定相見為問仙人安穩无

王氏能遠樓

遊吳美天池鵬歸來问遠東鶴人生万事須自為駐
步江山即更那消君得酒勿少留為我痛飲王家能
遠之高樓醉吾与吳匠中劍所斷千秋万古愁溪濱
朝旭射穴向桑枝正搖歷偏見命地上緑桃花穿
尽東風千万片千万片落誰家願傾海水溢流霞寄
謝官前望鄉客底須惆悵惜天涯

張採杜毅冬消之歌仍韻答朗

中書省郎張茂才皆好排当時流乘休倚歸來緊閉
戶剝啄武為幽人開登前杉排十万樹屋後官槐傍
官路別起新亭竟无間登閬黃花夜吟句自別仙城
約愈公來遊之菊花秋同江清木落寒鴈歲我思古
人将泯中役兮美人兮無此美不見兮見之喜本是
千歲乃容姿如何肯落君家裏昨夜遣詩兒過門挑
灯三誦月黃昏更剛送唱未足報要須共倒花前尊
君不見長安富兒買歌笑意擲千金惜年少桃李好
今不似春鷗子舍和保貞曜

錢舜舉畫馬歌

錢君畫人勝畫馬安得名駒妙天下青雲隱約見龍
紋有意軒昂状華夏國官山立頎而舜朱衣黑帶高
帽尖閑乘掌握詎有此牽控等知人交態君不見才
士受束縛往往閉之鐵家廊

杏葉黃

杏葉黃天雨霜秋公樓梯日照八荒同光照見白玉堂
堂中美人双鳴璫中宵抱被直西廂忠君愛親兩不
忘奈何零露沾衣裳清曉樓頭見征鴈不如謝官歸
故鄉

題姑蘇丁氏一樂齋

人生開口日幾何一日所得亦已多請君為我酌美酒我當為君歌樂歌堂上仙翁紫錦袍堂中碩人冠巍峨瑤池日邊膝五色𣕙樹春生交万柯借問綵衣行者誰丁家令緒如絲蘿兄弟無故父母存此語未必欺鄒軻況昔知君在朝列赫赫國胄懸璐珂當時權倖悉放傳青紫可拾不肯同俯仰一夫江海深華實由己非由他人人束縛我捋手此又一樂信所過要當高名日益於使康如筆分如河歸來茅齋坐清香松竹交蔭花成窠丈夫所就類如此勿絕即與浮雲磨聊題長歌送君去出門呼笑臨鷗波

贈彭生

自來丙垣二月吉吾義良士無虛日上感天子大聖明下知朝政齊闕失耳聞目見心所然哭此名郎彭君賢辭官歸養然二頭流水二十有四年古人作官計百世今人動作晦朔計赤面持籌䇿錢吏哀哉賢愚同一致吾知彭生後生能更二十年猶如至耕田是雨稍刺波樞蝴蘇天化照地未知義和多少事但願堯舜一万歲千鐘有待亦人情只要无暇乃士貴四牡以之不為僥幸我以之不為廢王人若微雅道闕清廟朱弦倚三二美哉彭生取慶源孝子亦在忠臣門幾人嘆嗟向空哭下馬指點銅雀村

侏儒行

君不見東方朔長九尺饑不如侏儒長三尺朝捧一囊錢夕充飽死復何益死者不可作飢者食有餘堂堂之軀天所命生之短者續則悲嗟哉世之人羨殺侏儒復何為

汴 [illegible]怨

汴水揚声似雨幽人當牕碧弦語東里征夫去不歸一雙蛾眉鎖十年二井上轆轤勞心只恐秋來枯他家種得長生草梅花落盡青青好

田君寫真

田君力幹成霜鐵一筆能開萬象傑總是人間數海愁但自不忘泓穎別我所思兮大江濆欲往致之道路分安得煩君寫作巫山與洛中有美人兮泛波上之遊鴻行若鶩之秦雲鳥乎此君不可見獨立乾坤淚如霰

贈鄭元澤別

燕城開門百花飾鄭卿騎馬來我別示我高人王右丞輞川之圖譜明城一從辭山去吳越宿寐鄉閉五情热偶逢此卷即欣然人間何処無奇絕要生數授司成館文字精神万人傑品題一百二十言一言不作溪山說卿云亦有溪山趣事與處言當合樹贈溯與觀各有義頗愧紅塵駆寒拙更欲相留度小春孜

深縞杳都成霎平旦何以發谷圖爲解臨江双珮珙
張月梅子昂竹石圖歌
近来海内寫竹石集賢李〻有李衎吴興翰林公更
神大抵不令石作板牛陽前二烟霧枝如卷中有千
尺奇洞究常起鬼神疑高華衙岱押童兒金溪処士
清似鶴携此隨秋訪幽壑我憶為公故燎吏細擬道
書双溪落吁嗟翰林今世無一筆猶可重江湖鳴鳳
之下出瑾瑜高鳳况足励頑夫

西黎歌
一十二縣海之州四城結帶相綢繆中有群黎集百
峒睚眦不知竟殺愛手扶長弓架鈎箭白馬白似雪
花片此又外黎衛漢胥仇殺從前如旅勸春花滿山
木蒲卑婦領壺漿夫血戰曾不如深居不識禮教人
又誰使之郡若縣黎霧山高巢白雲哀猿驚麂夜深
聞下瀬戈虹今已遠行人猶説路將軍

掘塚歌
昨日舊塚掘今朝新塚成塚前兩翁仲送舊還迎新
舊魂未出新魂入舊魂還對新魂泣舊魂丁寧語新
魂好地不用多子孫子孫綿〻如不絶曾孫不掘玄
孫掘我今掘矣良可悲不知君掘又何時

望瀛海一首送危太樸之四明兼簡康訪
鄧使君翰林袁侍講
危君六妙年獨往志千載天馬出名駒空行見風采
昨日咏書至空谷甚欲留之不能得九月開帆指四
明要逐高秋望瀛海〻水上接天漫〻世人不知此
別艱當君渋由碧屿口送我對月永夕猶猶啼青亦
江樹共飛天雨霜江上只詠思断腸痴兒弥家児与
友却塗逢来如故郷君行却向三山望雲霧軒牕六
鰲上東方纖縱不可以久留歸獻仙公白雲唱西過
剡塘還順風為拜湖南持斧翁會稽峯下卧雲泉朱
絃流水鳴孤桐道我寄語莫怱〻送君有情亦如海
〻水有尽別意无終窮

重登貝負觀小樓
曾湖觀戸傳倒顛新起小樓明且鮮道人不慣養白
鶴食家却未堂下眠偶聞使者傳暮至若鼓擂鐘吟
昊天春秀炎就且莫話慷慨憑高詢往年

至日行
長安夜半通明光群公冠佩列鴛行奏壇〻成樂方
舜布衣類得齊鳴瑞小官需次秋自賤當日再拜謝
日長多少朱門固鄙賀何當起視東方白

得黄太史重碧枯春酒輕紅擘荔枝十字
翁由以歸友人
豫章先生行孝友作書往〻心應手想當揮汗臨風
時不在荔枝与春酒竹枝歌中喜鵲鳴食蓮感秋思

身兒系統使面大如斗 送与君家作千壽

孟先生

孟先生愛青山看山累月出不還趕驢長笑天地間
杖頭酒壺時取酌身須飢病多吝嗇往時佳句動明
主宮有声名無比數先生遇之亦不驚去卧南山紫
雁霄嗟吾豈是先生徒鼽〻飽飯謁禁庐暮歸却向
衡門趦趄吞造化論錙銖但有卞戴名衆人不知而
已獨信非其愚未知吾師先生先生師吾孔子不師
周公吾亦聊以自娛嗟哉先生獨不得相与於同世
雲龍上下遊八區

七月一日颶風後奉和廉訪使

海上颶風久不來一日示我破柱雷乘此便欲歸蓬
萊炎州四時无落葉大木不致蜿蛇折作事何止大
吐雲蓬門土鋕鋕足怜日月晝夜行青天借尔莛竹
洗蛮烟

奉觀許尊府遺墨

奉常許君玉色立手抱父書紅錦衣紛茫蜀今九霄
神扶搖郢州千首還鏗鏘鏗云世已遠任租未可有
相及業滿天地雨声急我纔覺之重於邑却慮風雷
昨夜顛万壑起尽蛟龍挈不然尺素尋常耳何日蕭
蕭百畫集草堂萬怪不敢留至宝豈復能輕斟還君
子孫世善收藏舟歸弄江湖秋

夜上烏巖

森流夜傍烏巖宿然大上巖尋古祠老巫報睡啓神
户奔悅請官箴漢代道家將軍利於鶴征行往〻皆
良方當時光武呈帝聖筆以善敗皆周知將軍再出
江夯興忠義耿〻光精垂不然夷祀已千載何定至
今歌辞之高將鐵鼓五獸缺以手摩挲增深悲慨以
青行蛄綱結不識欸書何識時庭中蕉葉照石面仟
虎出谷雲風吹澤魚尋從吏扶拖欲留須後思深花
登臨有客動必戒況此星露景侵遲獨立蒼茫闊橫
浦明日江山夢夢思

朱鍊師洪星丹井歌

城西山柤鈎連隔水照見鬱藍天中有夫容碧瀟然
真人手持綠玉杖瀛州一去茫无邊谷岩歷落挂飛
十樓閣崔嵬凌紫烟古松當道石作根松下寒窮榮
澣溢百花尺遠諸峰前〻有神龍藏九淵赤螭蜿蜒
過千尺四海豐登長晏眠堯舜在上位佐命皆惠官
豈如秦漢王燒丹羊飛仙白玉之牒黄金縅核解爽
人去不旋窮極耳目欲思比松有焉知清靜化乃可
与長年

古杉行

丹陵觀有古杉屹如双闕當雲門云是鍾君之手植
君去此樹餘空村宅拱翡翠梢八表根結蛇蛟行九

原幽邃豈乃凡仲護深奴直形天地思一方拆裂引
穿溜滴是百年燒火痕斑皮樹裹漸欲合始知草木
有道存或云下有丹火伏四時地底皆春溫神還復
壯此其驗疑是自此无傳喧平生政坐嗜奇古來看
適值寒冬冬奇長歌洗思遠其下夜半月高松露繫覩
柈葉將晃偶影半落豐城龍劍魂何當喚起博物者
共騎黃鶴凌昆侖

題皮野逸亭

方丈新亭隱嶺蘇下有長風樹清沼枝間白日漏遊
絲空外青烟送飛鳥人生百歲今半之更百千歲將
奚為麻姑自是好風骨按行蓬島歸何時

范德機詩集卷之四

范德機詩集卷之五

歌行

釣臺歌

吾欽敬子陵隱居富春山故人乘六龍身隨漁鳥翔
羊裘大澤中在須忽來尊從入皇都掉頭不受禄弋
夫高風逝前何代无愧幼滄浪輕釣徒

首陽山圖

山漢漢兮谷邃邃中有一士形將餓問之不肯告者
誰在昔父死人致周牧歿兄辭俱去之一朝遂居北
海北末亂就治婦人師還世偶亡興伐事叩馬垂血
陳愧辭君王知名名義直直不退聽將疑為見危不
果事乃定恥食其粟隱於斯終然餓死故山下到今
称誦猶當時白旄黃鉞不可追功業具成德甚救
民水火事誠危三綱一失誰扶持是以聖人表其怨
謂彼仁者良由茲首陽之墳高幾尺自古富貴埋沙
野草空累累我欲酌北斗薦以黃金卮展圖涕漣洏
此意吾者宜不知

贈余相師

幽人本自居丘壑誤上青天乘黃鶴長款四海不知
歸我見珠玄襟花落厭原山下遇余君語余世事徒
紛紛書眼猶如牖中日窗情正似箭頭雲

張明德經歷松石圖

張君丞手天下奇佳者京城曽見之濟南參議最博雅每為送酒題長詩深山大澤生喬松絨封寄我江湄問君安得致此本是文積政類麒麟又費臨川百日假不猶能事何能施湄阿无人白石爛飛泉但見下連漪茫夫對此神悽惻况近歲寒霜露垂高齊展玩意未已便欲共赴青雲期搔首弦歌白駒操悠悠四海將誰知

二韓詩為韓吏部作草

太行青雲城上頭城下亂水亦東流諸家烟中楊柳樹鳴鳥一侶黄栗留是時東風瀉瀛州瀛州冠蓋集英游有客抱琴來海岳龍弹為我誇韓侯韓侯家變邦晉始異代流風尚能耳九十丈人往丹在猶子類翁〻類子一門兩世百八十更問千年今有幾余孫生孫〻生孫錦衣爛照晴空囊我向瑶臺瞰洞蕭灵風浩蕩遊宮徵桂枝翠弄月光寒一時秋滿夫容水神仙中人无俗貫談似青天〻為青往年初識吏部君吏部有子才絕群与我同僚内相府給事朝夕均勞勤是則知君莫如我作歌盛德况所欣皇都二月花紛〻美酒斗倍錢万文把酒欲醉春日醮為君卻日呼流雲此歌此事今罕聞

陳德游贈别杜君還益津

往与羽人曽結滄洲期醉別鯨魚躍天池北走幽部歷碣石所歷至今皆見之汴國波光秋瀲灩津亭月色曉參差山夾蹊鍾和雪度樓栖断角引霜吹蘭園坐送流鶯亂華觀行閒住鶴悲別來幾度斜陽裏平曲風烟勞夢思安得狂心化為浪大隨流水到天涯偶向烟城逢杜子為我方馬歎相持自言家在碣石西易水清淪漪易州風物日〻令佳人何事重來遅重來易去易遠便欲從君川路返歳年冉〻思无限詩成應過雲濤晚

用韵酬鎦彦才

豹冠從遊押山水三十餘年丞仲指南隨粤鳥北燕鴻秕今其奚吾衰矣李幽〻无成不了事况望清名照書史得歸重賦茅屋春青眼相看賴吾子丹鉛曽近史生閣但惜茶頭黄亂我壯情浩蕩何足云高人不厭席為門百丈山前秋[illegible]過九州外事憶重論昔傷汴梗流滄海楚喜梅花[illegible]翠尊制古直須追左契声英以合紹前聞非朝云〻清江作海如壘壁瞻風雲愧我徒當大敵依此陳何止提千軍流離天驥志速道悲鳴往〻思其群

留諸生

凌晨風雨踰山樹把書思對酒聽鳴[illegible]牡丹初苗柳断芽復逐春光向何処而勇曽聞白水紫婦翁更審[illegible]

水香二家姻好信无匹四海交游如有数我於御門
誼不薄况此阻㥧泥中路元宵只往數日間天氣未
佳須少往

凌雲篇

往古凌雲山人披虎豹謁太清是時東風蕩瑤京綠
楊三月聽流鶯花晴昨席湘江行予亦騎馬趁承明
手把官袍歷縱身知於南溟有縱鱗四年碑海岳一
峯上星辰逢若知向瑤雲下心上經綸甚滿酒半夜
清猿四合啼長松古月照回溪桃花原上路一去意
都迷我今凌雲峰畔客何日相從卜其宅早服還丹
生羽翼共脫朝衣挂青螺

舟下龍舒望九華有懷秋浦守兼寄周伯琦

長淮初四月眼見九華山山不見秋浦人使我心怡然
昨者逢秦賦下相周旋白雲冉冉招歸船余亦泛
追群仙未知成道何因緣可憐梳頭月照尺成胡越
安得馮夷半席風疾似鴻飛寄書鴻從君今夜過東

小孤行

小孤有石如虎蹲西望吞作長江門洪濤万古孰能編
墨雖有勁勢不敢奔大哉禹功惡經理何必有志令
能存大者為綱小者紀不徒百谷知王尊靈祠正在
石壁下我來適值秋風昏明朝東行吊禹石更当尋
河問九源

張吏部宅山水壁歌

高堂秉燭見氣機若雲突兀當兩楹庭前數峯雪露
集老木倒挂藤蘿衣問誰妙手能至此筆墨簡古出
所孫天官上人為我言翰林供奉精天機憶我尋山
客南粤地從內山曾苦疾眼中得此了不易使客字
宙楊清暉旅人獨行欲采藥滄洲茅屋何年歸安得
峰頭置雙鶴相逐蓬萊頂上飛

贈李山人

平生慕華蓋君四海孤蹤隨白雲峨眉山人生肝
水駿馬重逢帝城東別來相問意悠悠北走衡飛又
我秋昔向貫溪亭講鼓又從前郡擬征袁飛圖示我
青山登山在盱城小江曲東風日二蕩人歸明發行
歌載黃鶴憶昔上帝物游華子岡中道勒回俗駕肯
炎方是行倘或如私願華子岡頭定相見麻姑應斛
索題詩碧桃花發報人知

己未行

二年六月己未朔京城五更大地作卧者顛衣起若
吹起者環庭皷相搊室宇无波上下搖乾坤有位東
西却自我南來觀再震依微初震不令若昨朝發帝
坐堂上就孤闕書坐无喬堂下群兒又驚報方饑驚
人來杯勺擲者倉皇下床揭門屋理鉗扳鈴鐸抵令
猶自勝妖謠日暮殊言共郭郭大家夜卧張穹廬小

家釁坐瞻星落焉知抗變不可𥨊安巢尽有南飛鵲
昔聞上帝憂瀛洲親勅巨鼇十二頭特爲群臣莘手
戴万古不与水東流豈其九州亦類此二事或誕或
有由上帝其神吾其愚戴者勿動勿優游

次韻賦吳首師漱芳亭白紅梅花二首

梅仙之宮在何許五尺青天隔風雨水雪肌膚綽約
人鐵石心腸軟婉語行欺一粒粟中寄品格百花頭
上數所以商廷和鼎功大難登之六代舞鳥呼安得
東皇錫白社胙以金陵爲爾土
惟梅本是群仙侶別有芳姿艱據雨人骨换作杏花
看我亦戲作蓮花語即色非空不是也逐欺不終須
黍鼓角服丹砂許玉唇頳頰竊向春風舞鳥呼安得
東皇錫赤社胙以朱陵爲爾土

贈陳兄

侍御諸孫美紳儒辞我遠行海桂州道路炎皆止足
畏山水清涼須髮留昔我效官諸海已帰掉春明拂
青嶂徑知茲郡烟景樂欲往終然背晴浪送君此去
倍傷悲造多縻梅花雪片詩故舊相逢憑問信何時重
与否定安期

奉酬段御史登岳陽樓之作時分理盜賊
至海康

誰能手鋪湘水平劃却君山看洞庭昔人已騎黃鶴
去樓前乱芷春蘭青豈知仿衣後千載遠逢風闕來
江城傍高吊古落日紫領客置酒開雲弄酒酣掀筆
賦新句濤海傳誦令人驚憶我初游白玉京与君聯
步趨承明手宣邑獻教帝績済々多士如登瀛一行
竟謫万里外回首滄江思灌纓守官區々事无補惟
有白髮欺人生群樹水外万竹底四時鳥語烟送鳴
怨一此地復相見恍如夢求仙靈中宵秣馬不遑
暇君又此鄉予南征如茲後會復何日念之使我双
涕零宮中聖人總四溟所過海岳須澄清鐵冠峨々
望天下青霄扶摇皆脩程由來射虎伏仁獸况有麞
準當秋栈明夜相思隔雲島月落高臺聞笛声

贈答楊顯氏四方采詩

令人論李古人詩事皆天者非人爲文章由來貴尔
雅但顧有法何妨奇六經固已殊纓茘楽于飛騰自
茲入国費寧擾大宝疑宮工肯效微絹近志至言從
意自足何必王風繁流俗觀変時々到李蘇宗周思
近西郊哭十道使者明如水閩關尽在水壺裏觀風
本是使之職太息幽人爲之起昨雨緑苔生晚階黃
菊花前共秋蒯来々芳英不盈掬月落樹声連万壑
去々牛馬汗如泉既別勿討帰来年治平之音断可
傳无庸使我心煩愴

題嶺梁閣脩原圖

曾泛㵎江入海昏更數百里録人村道至常州四唇
夕猶未迷得窮河源小人山〻原〻上住示我丞雷聯
秀句安得移家向碧峰釣磯長倚沙頭樹

蕭鍊師

若有羽人沙洞簫拂丹不拾松門撫身披破笠褐一
瓢獨携寰瀛通青霄幼曾逢人赴領投教煉造化写
科條坐致雷雨不終朝困兩不習持斧燒其徒奇者
長嘯〻時夏汗流金石焦山川赤壁走乘軋大巫結
舌小巫矯但見空亍行肖烟人謂蕭師服秤倴胡不
試手須人邀師乃含思坐中宵請思不傑猶助妖使
以誠意奮押調至期發號從不騎閑〻尸赤脚飛招揺
白黨倏忽朱鱗超赤日卷上青天潮四郊冷〻蘇旱
苗列鈌一去天迢遥鳴喚雨七顏銷何見坎鼓更
煩囂争以俎豆相呼招誰知女功坐不要師方斂手
歸雲際臥聽流水鳴宋橋采詩観外給空謡我負師
約秋光渴昨宴敗棄西風飄相思无由夢容家我作
此詩比鉤珊誰真知者以報蕭

登君堂酌君酒為張氏順堂賦

登君堂酌君酒願君有親千歳壽有婦者木疑後堂
前越女能舞秦女能弦羽觴流月翠幙張天粲〻在
側羅列嬴鮮登君堂酌君酒願君有親千歳壽昔在
生去麦君子貴之郎莊猶變終悔其為先師遺言戒
尓從今至孝有道豈不在歟酌君酒登君堂願君有
親千歳壽〻歳〻見康

贈別清夫还吳

新雨不作泥釣軸捐上席征夫懷遠路家在太湖西
別家今幾度揚柳江邊獨念鄉車輪下漸見中年路
万事中年尚可期人生月莫長別離長別離向何方
九江落花清酒香工雖斑〻見乳黄南望不見三高
堂奈何遊子思故鄉我家諸公濟時早功成身退合
天道富時未必知者賢挽不留之卧烟島後来闘尽
雞成事始識從之去時好我不能亦手縛虹霓又不
能委身同草木生逢堯舜世肯凌泥塗辱昨者誤蕃
龍門雷擅蜒頫之目云足豪来争觴酹白日唯有皇
天照空谷張公子呉江生我有千載意不羡身後名
為君寫作贈行曲〻中鐙鳳難為明君行不聽我意
平明日買船擢秋声亦欲東下窺滄瀛飄然始去白
玉京須御禹穴来相迎相迎来見須相待客行雖遅
心未改

城南諸園観牡丹

燕然牡丹絕世嘉名園是処列如麻請督歩騎醉暮
歸胸中積得一万花青雲長衢若木日緑水乱泛天
台霞神功天巧畜心目依稀半在侯王家欲持此花
表衆芳斗大亦有歌与斜堂〻不動吾所敬似者何

得爭豪奢我從年少過花下雖有車馬不敢誇未
明人作意不俛仰宇宙思深遐

奉和茲古意醉歌

憶我初年三四歲當客唯對声令二夜誦漢賦一千
字朝來千字乃心貪自許英年逼弄盡豈信流光不
相待秪今四十少二年坐念立志足悲慨我當贈君
金縷羅君當答我黃鸝歌吳南水遠春似昼欲行未
行可奈何莫使風霜寄鳴鋏莫嘆年來檣煙雲人生
万事如春花璚花雖晚君須折

二月行

二月欲半春風顛對食廢飧心燕然排沙蕩沙忽到
眼須臾兀席死光鮮昨者出門吹欲倒乘黃不病不
得前百圍大木拔莫動決折斷幹追鳥鷲當万車
凝空過倏敍卷地散百川未知何自蛟龍怒坐使乾
坤如流船先生老學十五稼寄住主人從昔年消膝
直為居者惜過客東西何用伶辛自環堵死足棄塗
雖朴陋形製堅但念素衣髮如漆白黑变尽思歸田
勉焉守之易勿地會且風止天清妍君不見列禦寇
御之还得同飛仙

送蕭二十兄

東郊蕭條生事微快馬日二趍朝席黒頭游宦吐梁
肉青眼高人歌齋微依家旅食強甘苦何物恰流

是非百歲乾坤消殺氣三江風浪隔庭闈柳眼驚
春猶凍沙上晴雲暖更飛昔擬此時具吳艘行何
故不決

雲林歌為方侯奉作

朝望宣城夕企雲林掃花釣月清我閒心城東之山
高天碧手捫南斗近咫尺幽人築堂面山坐絕似謝
公故時宅謝公今何在秀句翩行跡調笙誦新詩流
水照白石看水作明鏡年光静來往夜深鼓亭雨坐
見南湖長清風被長阪鳥度蹇段響雲之林兮不可
攀中有青猿白鶴相盤桓林之雲兮不可縛時未宿
我有虎蹄鼎藏老仙人抱劍卧山側德在中華時相
尋愛未白問之不笑亦不言向客中子瀛州客卻起
覔我宝字書依稀摄精鍊心魄相期後天无極年共
尔升之合自然專氣还得同飛仙未登雲林堂試作
雲林歌嗟我久客意衰遲雲林雲林奈若何

芝山歌

自公習隱華山下國公既未相清乾坤三光迴明五
秀閟靈蹟路忠孝門昔在至元侍潛藩出佐刺史
窺江源二十年間遇合輔即後拂衣辭紫垣擾昔尋
真度海岳騎鯨相見芝山根手拋仙人綠玉杖傾笑
為之顛也溫芝山嵯峨熊虎奔弄風百疊翠波獵青
天夫參秋水高堂宴能詩崖分酹陪黍杖陟山嶽

柔麻被逕松滿原此時細為方外里但意泉石多深
恩帝思舊臣振頹舉下詔明言徵吏傾使車日歷林
澗曲復携白雲朝至尊觀公出処撑不要自許當有
古道存方今明堂力更化頗陋周漢追堯軒蛮夫來
㢠百辟享聖心正欲嚴天元黄鐘九奏樂乃舜廟虞
无月无愛脂大脯精神盖六合民物自介能豐蕃功
成汝弟勤鈴鼎歸去欽柰等第此是英雄千載事
慎勿輕与常人論只恐門墻少壯客白頭猶是老山
村且將此山為公壽願益公壽如崐崘

奉和李監丞辟贈羽人之作

自從道地愛名山五岳尋眞去不還青山无津度日
月日莫御氣行其間九江西来赴滿門中有道路古
来難笑談解入蛟蜃腹脫此命与松喬班吾掌左揖
三茅君右手負接高飛翰至今公涤偃蓋望雲標
我双珮環君從茅山来青衣白霓裳肝膽出古劍割
裁光甚揚玄元皇帝雲与仍綠武跡王揄世業德朝
未央偶吹龍笛過九市共君斟酌北斗傍溟轉北斗
不可挹酹之昨以白玉觴百觴未巳巳復醉接此織
女天機章牽頭眼送南歸鳴秋自滿留君遠翔盼二
美人絳珠宮弦白雪歌清風浮萍流水相遭逢何
獨不在岐路中何獨不在岐路中相思昨夜春紅紅

官河曲

官河人出居河水邊嚴冬二月河氷堅犁壁解待渡蹇
庚辯朝二妝奄先衆女十指凍憎聖郡金蝉今日出門
又苦早行人争憐少夫怜婦永難得水上掌衣姑欲
始喜

元城行

元城郭使君愛母不遠秦刻木類慈母去官西山潰
上堂示甘旨下堂侯寒温人見使君孝作書細討論
我論使君政亦由孝所致慶周雖已遠此道今尚存
嗟予使君天壤何茫二此道誰与期天雖高孝心本
自達天德地雖厚孝心當有徹地時何必邦人子平
能化之致之家國天下皆不為秋風吹庭樹樹棄秋
如雨秋樹則有枯為生長顛維

范德機詩集卷之五

范德機詩集卷之六

七言絕句

懷小栢

手種庭前小栢樹分枝散葉總天成涉旬不見長何
憶況是經年別友生

楓林雨止

離角楓林露鵲巢春深翠葉未全交山家老屋渾相
似千里行人識把茅

題黎氏家山圖

漠々家山在白雲石橋流水路斜分狀元坊裏重來
日還有新阡表隆君

社日

丘隴雨止散青煙白叟相逢已隔年忽遣大兒三兩
結打門來覓社神錢

贈阜秀才還澧州

不說從師學道難一身千里暮雲端是行若拜庭闈
能有便題詩憑寄鴈

五月二十六夜宿松林聞若

白沙茶下接飛霞行至招提日已斜睡覺忽聞山鳥
語不知今夕離吾家

瑞州城東水邊松下遇若翁稚子蕭然似

桃源想

花塢竹欄護長松雲去柴門晝啓封不是武陵州縣
古秦人那得晉人逢

登高風亭 亭在三衢後今西安縣書院之書高安人仔道原頊鐵仲

能官本自亦由君直節高風出々間天下布衣能致
祿多應無傳附青雲

桑落洲

桑落洲前秋興孤白雲遠見近還無傳聞酒吏經年
能美酥家々得醆沽

發湖口

已過匡廬郤向西片帆猶逐暮雲迷路長正是思親
節取次驚猿哀浪啼

潯陽

露下天高灘月明行人西指武昌城扁舟未到心先
到卧聽潯陽譙鼓聲

題山水圖

烟屋寄々樹縹々三兩漁舟壓碧漪不解買山頭已
白令朝又得畫圖看

十月白杜丹郢中孫氏家植也

簇擁枝頭結素雲分明便有繡成裀紫皇為愛春風
早特向瑤臺折贈君

八駿圖

集255-040

天上房星照九垓劍二西城畫龍眠崑崙一去無
息空見人間八駿來
試院中戲題姚檢校山水圖
故園不涉已經秋何日孤舟黄鶴樓卻借仙人緑杜
枝乗風散上碧峰頭
以端箚一握奉致黄明府
拾得炎州月一團殷勤将贈北琅玕情知已是秋風
後留作明年九夏寒
詠鹿
可富終然不稱家吻二如怨復如嗟何如送汝歸山
去許令臺前臥落花
鍾陵夜宿聞鐘
中年江海夢靈皇夜半聞鐘似上陽一百八聲猶未
已更兼雲外鴈啼霜
宿村店見高進士留題戲作
三水橋邊望翠華行人駐馬立昏黄因何秉燭來投
宿州判題詩在草堂
午憩村落竹溪上
竹逕流水二緑村上有青山蔭茅園此處不容居士
住短墻午暑特倚門
日晏
昨日相期早出村今朝日晏未開門可人一夜東風

雨絲遍天街積草痕
四月三日蚤作訪夏編脩
曉穿甲仗抵晴沙橋角垂楊乱映花春色於人元不
薄將詩勾引到君家
會贈晚春
懶向佳人説琴微長安陌上見春暉誰家門巷花狼
籍吹作漫天白雪飛
初六日在院中僚友無人至
乗輿閙喜達皇都自此玉堂官鎖無閑殺幕中揮翰
手日長獨坐數花須
因杜右父絺脩贈痔醫
舐痔曾聞獲乗車王卿妙藝復何如秪應杜老波瀾
筆絶倡齊人治驗書
院中夜直
此身只倡到南州涉草芙蕖一片秋後夜玉堂誰上
直料應少睡更多愁
贈黄道士别
二十四岩烟霧幽軽舟横笛戲清流萬人争手風塵
下性殺仙人學遠游
鄰證
星二遠映孤村外烟二微穿落木閒知有鄰姬思遠
道績麻應待夜深還

休日

楚辭晨參不出關有時持酒憶南山無端却被詩牽
引斷送先生此日閒

十一月十六夜

本是閒時半不明非緣捲幔復何情更無雲表真消
息鐘鼓徒聞亂自鳴

戲題二牛

燕山丈人年九十戲筆掃此双犂牛江南夜半春雨
作老農驚起爲君愁

離揚州

孤蓬如磬遶汀沙桑麻平湖種木花回首竹西亭漸
遠一江烟雨酒旗斜

贈裴氏二子

唐晉公之後家有胡銓所書綠野堂篩其先
世爲守是郡家焉至今尚爲儒家

有後深知晉國賢傷心不爲海南遷相逢莫笑無多
贈猶是詞垣舊俸錢

道三合驛

一春歸計又蹉跎轉見風光奈病何總有青山千万
疊行人長少鷓鴣多

江閣雨望圖

高閣秋風樹半枯遠山更帶雨模糊幽人把釣空江
上縱有扁舟不受呼

見觀西人家石榴

不惜妖華寘已紅嬌柚照日青玲瓏自來南州感風
物賴得鄰人生意同

十月十一夜東署聞鴈

久別雲林信未通江都邑蕨影零可憐此夜長空
鴈正在青松樹底聽

詰朝選書西台問處九脩謨借馬戲奉答

作書太史具有喜徒步拾遺方可憂明日侍朝天上
去何由贈我紫驊騮

高齋

修客過門應有數教言渾似野人家少塵高接万林
杪坐見城西城北花

低孔夜書

承聞舟楫心河千久別深思再見難已具一尊林下
酌好來共慰百草寒

悼節

百華高下擢晴天竹屋方非興俏然忽憶逝人泉下
冷空燒楮火作新烟

清明後閣鄒花牡丹盡發郡中獨遲雨晴
忽開一枝試以志賞

千山過了雨無風旗悴群芳二月中幾待人家春事

過小亭村放狀元紅

題楊補之墨梅

亭到此知門一家洗空脂粉印江沙筆端不有關亭
骨莫怨風崟落花

江東晚泊

雲間列岫映朱樓江水東來打石頭不是行人惜勞
景人心傷有帝王州

江上古祠

老樹昂藏倚岸隈祠豐經歲鎖莓苔豚蹄卮酒能多
少便有群鴉日覓來

重感

曾謁聊城太守歸吏扶殘醉路斜暉重來柳下停船
處太息人間萬事非

湖面

湖面春深暖氣匀青蕪未隕已知春沙灣散駐張魚
客幸坐時驚射雁人

玉隆宮

東晉真人尚典刑石函故在樂寒閣前正是升仙
處雲路笙歌少得聽

經梅仙壇下

懶慢辭朝楊子真空山祠廟已千春自從上疏東都
後不見江湖有直臣

北山谷中老父

滿多林壑冠青山長子成孫髮未班問我鄉原何處
是平生江海未知還

題萬竹秋聲

山人愛竹手自種剪搖直臨江水邊長吟浪被秋風
覓散作宮商聲滿天

錢生幽會圖

誰人寫下碧梧枝誤落西風粉墨池亦斷小禽飛不
去朝陽何事鳳鳴遲

封州作

穗城巷二陽絲霞別來幾歲客天涯春風二月崖州
道時見棠梨一樹花

渡端州峽

權郎得便泝清流忽報舟前物霧收蛮語酬人都自
苦好山不敢問何州

正月二十四日至寶圭驛是北流縣自此
適陸指鬱林矣

遠離京闕碧雲端泝盡夷江未到官回雁峰南更千
里是行誰為報平安

登水磊驛樓自此度海

半生長以客為家跳直初來瀚海查始信人間行不
盡天涯更復有天涯

謁海神廟
南州未識異州頭初向沙頭問水神料得行藏無用
卜乘拎人是北來人
得樟樹鎮便寄家書
商船夜説指江西欲託音書呆思題收拾鄉心都在
絲雨声杜宇傍人啼
瓊州出郭
自出瓊州古郭門更無平所佔中原重二葉暗松根
兩知是拜人第幾村
臨高阻雨
忍傾南海成秋雨急嘆西風作晚涼争捕黎山須見
骨莫令楚客要囬腸
攢椥寨
秋入黎山風雨多長江不定駐驚波翠拾巢底聞鷓
鴣自此無如客思何
定安縣
鴻上晴雲凝復生謡家吹笛海天明縣堂曉起西風
急半是深黎夜雨声
至富屯
來思千里出江鄉轉歷二關道路長黄葉霧開山市
集見人充雁憶横塘
西拔

江子出脊親掩関春來芳樹伴人閑別家五月不得
信獨上西楼思遠山
遊南岳関帝王廟
海角鈞龍人杳二雲開待雁路遥二若為借得山頭
石每到高秋坐看潮
元夕　孫　子　沈　鉞　注　並　拜
危楼向暮倚曾空記故歳今年不得同記取今宵元夕
節滿街蕭鼓雨兼風
正月十六夜雙門觀灯時關閉官吏驕
双門此夜啓宗基次第東山好月來自古今吾元不
禁少留大將与斷杯
二十六夜得舍弟書及知熊敬輿茂八才消
息期旦夕有會并知便良尉決也
故乙天闕腸新病舍弟來溪守敝庐未省東歸何日
見挑灯細讀寄來書
南澗志見
緊扰只緬侍紅氈嘴酒吹香著舞衣嶶底誰家吹玉
笛一双白鷺上雲飛
池館夜坐聽雨
更声隨雨動譙門頰侶所泉宿楚原客裏青灯如骨
肉獨能相待向黄昏
懷京下親友

海上經年息殺人絕憐京洛猶僑客親過江淮有使傳
使寄得書回是莫春
池上晚步
淸池斜步竹烟微空翠重門鎖夕暉退食委蛇無過
謁見人愁道聽公非
不寐
殺角連天月滿城芭蕉葉上露華生思鄉不寐占潮
信說是中旬夜半平
夜坐池上館
沉沉畫戟隱高牙月滿閩都十萬家竹外小書人睡
穩杖藜獨立听鳴蛙
建安館夜坐聽流水
平生慕愛武夷君及此名山阻白雲九曲水声流過
郡夜深猶得出人聞
路傍樹
路傍古木是誰栽更有山棠次第開東海神仙求不
得何因白感客重來
臨觴
幾見春鐘度上陽偶因興盡強爲觴故鄉只在重輪
下自是青雲路每長
聞笳
何處聞笳最是悲京門[illegible]

憑借問春光有底遲
夜誦賦瓶花
膽瓶折得樹頭花初是東園一片霞丙淵讀書過夜
漏忽隨灯影上窓紗
偶書
欲寫鄉書寄故園行人已遠意空存平頭却見南來
雁个个隨春度塞門
山僧養犬
不見岩泉淨業君山僧養犬譏成群人知自此來看
少秖向山中吠白雲
憶得
憶得佳人白紵詞戲將天外數歸期自從落盡庭前
樹夜夜秋声總不知
聞東鄰歌
促指繁歌沸不停月高絃語聽明星莫令知有西鄰
客獨坐挑灯課六經
贈郭判官
慈烏夜夜向人啼幾度紗窓兎睡低白有平安二百
字無因知寄大江西
種樹
種樹江頭不記春年來年去秖傷神今朝忽向江頭
見稍有清陰芘路人

滻上

御溝新綠動朱闕，滻上垂楊尽可看。唯有西山九千仞，朝朝關角倚晴寒。

臥庭

朝來忽見樹藏霞，碧草春邊遶路斜。佳客不來春雨盡，山禽啄遍小桃花。

靈應宮

萬花如綺擁青紅，捧石幾曾見梵宮。一十二時春百刻，日長半在鳥声中。

清明日留西山

誰家六度見清明，知是何時出帝京。今日登臨倍惆悵，好山多似豫章城。

逢芳草

忽逢芳草思綿綿，綠遍郊原翠滿川。不是王孫歸未得，尽緣春色有今年。

西谷訪人不遇

出郭幽人晚未歸，青天咫尺見何稀。一年秖有春晴好，多事楊花事零飛。

題閨人望遠圖

郎行不用苦悲辛，久別心知萬事親。看取江邊垂柳樹，最先零落最多春。

酬友人月夜見寄

令北舍南流舫通，高荷萬柄倚微風。不識此時明月夜，共誰談笑水烟中。

題沈李二山人談道中

白雲流水兩無情，一段玄言畫不成。昨夜天壇明月滿，野風四壁候虫鳴。

春日上平坡寺

蘿逕陰陰近日曾，金輿記是昔人登。山僧苦避尋詩客，年閑柴門喚不譍。

省災初至新建山谷山家

郵災猶自惱漁樵，太息無時歛賦徭。日暮解鞍仍秉燭，發頭聚吏戒科條。

山下

樓外風江集米船，棧中光景月流天。空洲此際無鳴鴈，猶比山深少夜眠。

章義門送人還南城觀臺

郊原平晚綠萋萋，獨上高臺意轉迷。古樹鳴烏埤城下，路送人長憶向安西。

懷臨江寓居

石㴆峰北滄西頭，寄住林塘數畝幽。比及到家猶是客，對人強自說鄉愁。

清明日

旅況從禁自無烟，酒裏中原熱食天。不惜小桃紅似

火窩人兒女照秋千

西垣感春

簾幕沉沉燕子歸牡丹帶露泥春暉依然青省風光
妙少間去年人是非

楊花

穿空透戶本無因若使隨風惱殺人我似楊花〻似
我年〻飛盡玉堂人

挽西蜀　先生

八十猶傳隱者名乾坤未是負先生無端白帝城邊
水欲載哀歌上玉京

歸自館中聞鶯

春來鶯思不堪論日〻啼皇闕宗垣昨夜歸來津口
聽鶯聲〻啼斷內城園

友人壁間寒山圖

行盡天涯不見秋君家庭院冷颼〻大平欲還風霜
更畫吏當居第一流

東郊

東郊芳草綠萋〻欲到灘如太馬蹄然是都門好春
色隨人直到大江西

絕句

幽人不出戶長閑看盡春風長綠苔多謝有情雙燕
子好時飛去又飛來

懷南省海棠感舊事作

海棠花發醉題詩猶記西垣下直時今日西垣歌舞
地一尊先被外人知

贈聊城尹

京國相逢意若何向人平識路人哥卑陶此去為廷
尉似子寧疑一椽多

贈寇復之之官宣德

帝城殺雨見黃鸝關外風光大較遲相得牡丹花落
後先生初是到官時

跋題張子章所贈洪生書後

一翁二季譽皇都未必逢逢事太殊紙帖翰林歐李
士當時書讀㕘君讀

贈水鑑道人寫真

鑑盡八公御寫盡真此心澄澈故通神世間未用論滄
海何日河流照得人

十二月十九日候進賢坊吏不至者野人家道書

社農家近白鷗沙冊寄停峽候晚霞開啓古憂看法
錄此身如到玉清家錄

送薩御史至石頭渡

石頭渡口風烟古洗盡關塔對淺沙卻喚擾曹無奈
處移船從寺看黃花

小年日仍宿北山

臘日才過又小年那堪澤國雨連天兒童把酒傳明燭遠賴慈親尚未眠

題秋林圖

霜樹前頭欲下鴉遠行逢有客歸心往人昨日天際去紅葉作花秋正深

孝友堂

堂前多種紫荊花堂上能啼白髮兒但恨後來風雅變南陔不似古人詩

戲題奉寄行營董僉事

五月沙山鐵騎羅將軍無那太平何帳前贏得僮人麂紙愛行營著草多

和揭曼石戊才揭皆過臨不遇留題墻壁

麻姑蚤鬓髮成霜況說山中海与桑又别南城壇近客西風殘照憶題墻

題煙雨圖

似有江南布谷声亂流激石野橋平何由招得魚竿客共上西峰看晚晴

題稚川芦鴈圖

不見羅生心惘然畫圖何朔尺流傳洛洲穩憶無人識正似寒芦落鴈邊

伊孝子

是州近有古滕君子字班二行義聞又說水村烟郭外伊家水樹林青雲

題松雪圖

傍人不識歲寒松恰殺深山大雪封待得化爲東海水青天白日起蒼龍

桃花原見漸漸封江

雪晴尋路入華原盤紆寒谷抱遠村行如紙貪幽好不疑山谷易黃昏

范德機詩集卷之六

范德機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八月節日上清寺行禮退述事

新秋八月承明漏宴愁三更尚見初宵ミ重山遥列柜冷ミ流水遂行宗閑游接群僧笙簫ミ動上清居聖壽延長天廣大因感涵蒼及蕉漁

曉經皮使君江亭不見賦簡

使君直節更無雙又拜瀛忠出海邦納城未播秋是七蓋名園碧樹倚清江山明殘雪當松鳴岸斷斜暉射石缸愧穀會稽王子敬過門未遂此心降

憶得去年尋樂園甚吟此日負花時挈舟况說眷嵢及叩閑應煩把酒思浩ミ古今奚我獨悲ミ江海延吾師西墻倚淺殘年頗來往風流或可期

松湖渡亭子夂賦懷西山朱鍊師

不解無愁秖遣愁憑高試看水東流一天鷲影摩仙闕兩岸蟬声送客舟肯信先生居錦里不將夫子敬丹丘如聞儔按遣來節松下時ミ省釣游

題阮孝材詩卷

炳ミ人間阮嗣宗能詩化動每愁懷九霄羅日闕鳴鳳六月深淵起卧龍前輩文章工祖述後生師友係遺逢一編欲反明珠寄實匣看君不敢封

贈熊處士還山房

廬山中有山房焉李尚書公擇藏書處今廢矣海昏李氏為其先作書堂於建昌州亦曰山房并記尚書焉嘉有慕廬山者矣聞熊倩某是閒故作此詩記之

尚有藏書隱在匡廬亂後傳聞宅已燼祠宇秖今誰為鞠鬼神猶自護遺書石泉宛ミ輸沖細川樹芒ミ映日趺不識海昏能與士寊樓消息近何如

贈傅汝礪北游

十年身不到滄洲江上逢君又素秋行李秖今何処在看花須及少年游滄波來去浮ミ鴎白日高縣照九州大旱若將數說命賢良亂取儒弓裘

贈熊文學

江東開闢冠群倫多士如君復幾人庠序弦歌時雨潤廟堂俎豆從風淳嘗因稽古思鴻鵠何幸休平覩鳳麟黄巢薊門寒色早行看天上紫泥新

送馬榜述湖南

聞君發與故交違去逐西風落葉飛看劍未成今夕會挐舟定復幾時歸雲開帝子黄陵廟月過將軍赤壁磯事業還須各努力收名即用綿為衣

八月二十日晩試院得雨次時作

彤庭下詔開賢良大府新開藝戰場一道風雷厳鎖

今九霄星斗煥文章求材正合隆天爵發策應當急
歲荒昨夜雨声傳數點爭燒銀燭待新凉
贈李宣使
故園雲卧四三年府署依然念子賢莫爲馳驅傷遠
道但將忠孝感皇天湖南政考聞爭薦日下絲綸訏
近傳爲報津頭黄鵠纛明當照我上江船
大明殿退朝
曉星寥落動晴霄双闕香雲近眼飄磬舞西来天影
近衣冠北上海光搖閒因正笏知春扇忽報簫声押
晝朝夆後詞人雖寡陋極知聖主體軒堯
請讌奉教
日上高城烟霧多玉蕭前路散鳴珂開筵迥出清川
上對酒其如綠樹何南極有星朝玉闕中天佳氣挹
鳌坡長年不負經綸奇顯及昌時養大和
四月十六日指東華門奉迎香衖
天香曉報出宫城巳辦偶頭合樂迎黄烏低斜衡隊
過紫騮踈蕩著班行百王盛祀無遺典萬乘深居有
至情失喜快傳湯沐賜禮宫識姓未知名
禮成還齋宫
九重雅有舜儀刑攅逞精神接杳冥朱户瞻星扶帝
坐清天分月下齋庭周旋宛若羹墻見薦祼徒聞黍
稷馨歸舍何人發新詠卻兼鳴珮雨边聽

至夏庄懷平坡舊游
平坡今前桃杏花年時著履到君家秪今可買惟村
酒無復能来試石茶簾幙高二通紫燕溪潭款二伏
青蛇同游昨有廣公子卻爲盧郎得浪誇
贈王主事如上都
天官幕府盛諸卿又從皇輿赴上京解后同爲遠道
客比隣猶有故鄉情秋風響近彈琴峽夜月懸當直
斗城須記今年上馬日樹浦杯裏試長生
長春觀奉同夏楊二編脩爲九宫道人作
妙絕新亭九宫下侶杯米杓異山疊青從樹抄冷風
去今向天邊洒雨米芥子量應容宇宙黍珠境不外
樓臺資師酌行藏事小閑宴盤一萬廻
送梁知事之婺州
皓月青雲若箇邊送行根不共吳船新官浙下皆名
郡舊宅山東有賜田禮樂固應張盛代簿書勿用建
流年經時不見尊貧外今日因君重惆然
追和盧脩撰張平章園亭觀花飲
白藕花邊香巳秋西郊風物野亭幽未須瓶杖扶持
病且遣孤尊浙送愁紫氣近連飛鳳闕青山遥隔鈞
魚舟勝游縱在招要外猶肯因詩頌爵侯
秋日集詠奉和潘李二使君蒲編脩諸公
十韻

登劍城邊白露零秋声不任旅人聽差差乳燕朝辭
舍嚦嚦高鳴暮過庭以病酬閑翻白眼将愁抵酔醒
難醒何人辭擬仔庐賦千仞岡頭濯鴻翎
将身跳出市闤壷美貫由来不用沽大地驊騮須共
化中宵上鶴情誼扶與幾未老投簪去尚可長生折
簡呼此輩終非塵土物明朝種橘李諸蘇
生也無涯死有涯抛書長揖問南華要知立志兆多
事但使成言自一家寒樹接天霜映鶴涇荒蒲地雨
生蛙相過倘遂携尊酒檢按墻東野菊花
迥無江左管夷吾誰復能稱晋宋書運本関天聊不
耳力能盡出後參歎百年草草雲龍地四海悠悠一咗
家庐曾向鍾山酹芳草至今心死及當爺
流落移家白帝都低頭親畫馬相如題橋一字終何
益賣賦千金竟或無風月長留前輩詠塵沙滿載古
人書此身況寄空江上已異當時舊髮鬢
浮世有由歷寸尺明時無伎當消埃偶隨青瑣頂高
步欲綴丹書甚寡才斷壁雲過溪留逝處林映雨寺
鐘来幾年聞郤持螯手強為清秋送酒杯
潘公擣角樹連亭曾是筆叢晝夜聽門巷祗今埋蔓
壞輪蹄自昔走雷霆長因午睡思茶竈郤為朗吟欵
竹高若續濟南名士録莫令憔悴鶴湖亭
李侯高朗若空晴論議詩書蒲腹撐期接仙舟應少

便偶分宮硯亦多情蠻荒異俗中年歴河漢頻秋向
夕傾此去豈煩南郡守旗旄勿用野人驚初
演君高價本瑞璵多幸兼葭得所於斯道初輕千里
驥收功直到九州與詩際飯顆尤難測賦擬蘭陵定
不虛月月西垣更夜直遲應共我惜居諸
秋入江山錦繡開白雲紅葉盡詩才句成秪用三年
得枝在應須八月回自是每為浮客累非関不受故
人催憑將寄語詞林老風雨重陽又近來

送白無咎太守之郡

瀟灑中書舊省郎拂雲曾攬舜衣裳一麾况復守名
郡萬事不如歸故鄉馬首漸遠無闕雨鴈声欲度晋
城霜漢廷擇相皆良吏蚤奉蒲輿謁建章

奉同陳應奉訪友人不遇

翰林小暇出西城京國餘秋晩更明鴟度折殘心已
欵馬逢危石眼偏生疾風稍定樓臺色斜照猶含鼓
角声會合何因得惆悵潜夫秪娓未潜名

夜坐有懐舍弟在江右別來凡閲九冬矣

天邊此夜逢冬至江表頻年望客還詩載詞林深雨
露部怜棣萼遠河山周流本已違長策遊走那堪客
厚顔何日求田歸計定一尊松下詠閒閑

寄别倪大同

知君久住玉真壇日與飛仙弄紫環從此便令行樂

莫建誰不説上天難鶴邊紅日浮觴送馬首青山抱
檝看相好何因不相別寄詩應到暮雲端

將赴雷陽送羅提舉之任廣東

松筠雙泝鳳門船復指番[illegible]路我千茉莉香深和酒
露枇杷葉暗黃塩烟芬人積等無遺質漢史新藏有
剩錢莫爲遐荒心力急朱崖更在海南邊

休日出郊二首

上方鐘鼓昼依稀出定諸僧爵法衣迎客猶能下殿
走訪人更有待尋歸秀藹近水行仍啄兔燕當梁乳
更飛自古旅懷煩尉藉並游方事莫相違

承相祠西柳子園新開湖館見遥郊風含碎羽瑚二
過浪湧長千尺二翻止息年只無鶴鸞去來應或有
鷗鷗江邊柳樹晴相倚紙爲行人作斷魂

歌馬高林烟霧開感今懷古獨登臺迂臣逐客皆前
輩慘長即官尽上才放浪巴聞窮九域飛騰終合近
三台謝公自有青雲袤且与從容步典沓

寄友人

繡衣行部直南州惧府英名舉武收如此一带兼二
妙令人万里破千愁枇杷葉暗潮声暮茉莉花香
影秋此去三湘爭九任近天須應紀垂書求

題瑯山僉事綠綺堂

海濱城下白雲飛南部觀風使者歸松會郡須持直

斧曆階尚挂老萊衣高堂見月思丹檄遠路逢春憶
翠微頻有勝流詞翰在定随華榜照林緋

贈余使君致仕還江東

九華山下女羅衣使者旌旗發粤中昔至本膺丹詔
重令歸唯須白頭公百年自喜行辭定千里何當語
笑同門口侍船應有待大江西即大江東

焚樓鎮志曰漢大將焚船処也今爲文昌
縣懷古奉簡邑文李

龍節遥二去不歸漢家將軍建國威當時曾見樓櫓
集異代空聞壁土飛風卷春潮吞亂嶋岸人分古木轉
斜暉旁人猶解祠神女何故功臣廟貌稀

立春日

今辰春節喜新晴况是山堂此日成畦菜撥餘傳菜
美迎桃留存著花明雲開万井蛟龍動雪盡蕭山岩鶴
鶴鳴失喜浪傳京邑信未聞鄉舍識高情

寄題何処士竹閣

呉漢仙翁丹井西君家高閣俯清溪冷二脩竹龍時
倒井二空烟鸛畫啼澥帶欲圍君雲遠敲門待看綠
陰斉何當試發登臨願繫馬宅前楊柳枝

亞原廟前觀雨雨止渡口觀魚

乍來傑去峰前雨半落末開沙際花春遠客懷猶未
隹年荒民命救魚蝦莅閩黃霸能爲郡豈識張寬宮舌

從臺早謂仙人無出處山深往〻飯胡麻

送毛鍊師奉祠禮成還京

仙官持節下青雲清濟嚴祠衛百靈行為治平循禹
服禮從禋祀想虞廷東風到處隨神雨闕極歸來奏
壽星致福要當宣室問鬼書先報白雲扃

齋清卷

征夫魚貫涉秋原樹底照見石磷〻蒼蘇唯有千古
意搖落獨如三月春天清澗循欲子日晏晚林鴉
詩人七曲羅歌誰接得他年重問崎頭津

題黃隱君秋江釣月圖

措謝先生隱者流偶因圖畫想滄洲斷雲殘路碧崖
晚明月何年青峰秋世故風塵双短鬢生涯天地一
扁舟何由白石空磯畔招得人間万戶侯

寄上甘肅吳右丞二首

要使唐虞化遠覃玉門關下盡祗驂多愛總為民心
苦有書唯聞鄰姓甘日曉邊沙黃洗〻天晴隴樹碧
毯〻國風不繫泰州外自此西人識召南
歷數先朝輔弼賢如公孰可譜同年二童一馬臨荒
鎮百咸千安倚上天深厚已聞寫詔趣平安不用鴻
書傳別來濯〻春城柳誰信秋風鬢目前
塞上孤鴻白雪毛塞門風物動幽懷黃河西去從天
下泰華東來拔地高狗札冀時如意或醍醐足飲

齋會遥瞻主客還舟川江福江湖心緒勞

郭茂才要飲舍下忽報黃中丞靈柩自上
都至此城迎之遂負此約戲題奉謝

相期把酒對秋陣忽報川水旅櫬歸遂遂城東朝騎
發逆怜江口夕鴻飛陶潛心隨波春石謝傳山空雨
打家人事雖殊風物在笑談豈可眼中稀

九月十九日京東門与董右軍諸公別至
通州還寄在京朋游

臨汊強顏作笑言上馬慟哭秋烟村廿年總付諸交
力萬里獨懷明主恩南極下頭星象少東風近便柳
梅繇時人紙竹丹砂令曾以虛名細討論

山齋二首

山齋朝雨竹光勻茶竈催添石火新對語黃鸝真不
俗飛來舞鷺淨無塵醉茶豈敢要時論實靜猶應惺
古人報道林河春漲起少須重理舊絲綸
幽栖自是少經過來果青蔬奈爾何仙井朝來雲氣
重洞房夜來兩聲多江湖舊情深思憶臺館風威尚
琢磨自分索居増固陋貧來誰問首陽阿

送陳從事歸江東二首

長年京下送人歸初及扁舟指翠微豈意遂聞江鵠
操卻須同製芰荷衣清江碧樹重〻見紫燕黃鸝处
处飛如此交游一〻薄何因中歲每相違

吳儂呼劒每通神儁作由來極善辛天下從無消償
士夜中須有識光人即今況踏青雲地何日重翻紫
陌塵令弟兩街清顯甚宜應攜手接星辰
傳之經歷謁告還湘中未話別而宵征翌
日与俺友追送生居亭中
美人歸思落滄波昨者論心肯重過寒盡極知春意
在夜深無奈月明何海隅錯對連霜落天上應須接
玉珂如此才賢移病去瘴烟端的為誰多
北風盡日破商濱行客經年倚壽星子有全家依翠
岳我猶万里隔青冥山田鹿下投書去水館猿啼却
坐聽王事馳驅知有素何由重見此郵亭

十月九日詣天光門上進三朝實錄
儀鳳幾仗滿雲端玉鑰初開衆樂攢三后龍光垂典
冊群臣鵠立漢衣冠炉香若日浮晴靄宮樹斑香試
曉寒千騎前頭都不避紙傳學士拜金鑾
畫馬
一自房星下渥洼龍媒多在玉皇家赤毛灑血微生
汗黑暈摶雲整作花不待老能知失道固應來是涉
流沙如今豈少真神駿猶有丹青紙上誇
石氏壽母
鶴髮西風尚健身綵衣天上四麒麟朱門皆可二千
石此母何妨五百春露下齊山紅樹曉雨生深浦綠

洲旬勝筵偶覩諸賢詠尽敬柬川李士醇
歸來
十載歸來闢草堂入門喜見舊山蒼慈親已尉占烏
鵲稚子行堪咏鳳凰新理園池栽瓶物小移松柏且
分行卜居未是居難卜為恐傍人議楚狂
和柳提学贈范太撲
伐木丁丁秋滿山詩筒忽到寺門顏當時有客諸花
洞此地經年上竹関絕域尚懷身倚劒深居曾夢手
持環文章政類龍多变識察能通豹幾班
題新喻吳氏浩然堂遺事
釣磯西畔閑宜州西首空山又幾秋曾見龍蛇飛敗
壁每疑魚鳥逐扁舟風雲一变衣冠地城郭重來水
石幽傳得眉山遺印在吳家子弟更風流
過鄰人園林
隱者園林畫不諱冠山樓閣護青霞平安日上琅玕
竹富貴春行錦繡花高鳥時拂朱檻過遠溪正帶白
雲斜江城只解聽絲管何處能來玉女車
金鳳
金鳳潛前只漫生移栽行列甚方平新來雨本當軒
出各吐幽花照眼明夏雨要将蘇衆槁朝陽端已[illegible]
先鳴勿云小草精神短每論部兼訶小名
贈楊茂才

西風淅〻風雨生南塘瀟〻樓覩清玄蟬抱樹一時
息老鶴懷山終夜鳴故形海角等雲水記好等書滿
弟兄未知此別會何日爲子商歌無限情

贈士文李

泆樂洞天曾一游君家閒在水西頭石潭瀉映縣羅
月山菓深藏虎豹秋岸蔦吳城祠下路共尋楊子庄
還舟胷中富有天官李莫為東南久滯留

到京之七日親祀禮成聞喜有作簡曹錬

南征被命過紫荊蟬土歸來濕病嬰行擭煙霞歸上
界卧聽風雪打長更侍祠想重鳴珂密出次知先聲
鼓清拂曉斎宮聞好語誰人不賀泰階平

辛酉歲元日

西山千仞鬱崔嵬山下樓臺紫翠開玉帛會同來万
國璣衡縣運屬三台嘗聞海客談金鼎更見祠官進
玉盃慙愧辭臣今白首久無賦頌獻蓬萊

次韻送人之五羊

豫章遠接五羊城白鳥飛邊道路明昔我乘桴游汗
漫今君攬轡度崢嶸湖堧夕下潮声轉斗角寒深宝
氣橫總爲觀風揚職業有詩才不負茲行

七月一日度毛竹山雨敢

毛竹山高風物幽夜宿白雲新雨收沿溪而上鐘鼓
半自昔以來仙聖游久知地迴飛猿賦新喜天空喚
鳥稱折嶮棨危盡吾力此行聊不負司秋

曾教授趨韶州

荔子紅邊五月初廣文去任定何如報恩豈戀將軍
馬治縣聊过太守車多近滕羅安吏舍少憑鴻鵠附
音書到官定有佳声鷹偉雨蛮烟細被除

獲鹿西郊在燕舍下十里鹿脫奔走山麓
余驅騎者蹈之以縛自隨時藩兵方燎原

獵人大火布江磯準備半章曰出闈麾鹿齊看亦手
獲驚鴻猶傍碧雲飛吻〻尚想山居縱麋〻寧忘野
食肥天上神仙不得力心安東縛從吾歸

靖海縣

海縣春深沙氣暄居人生事不離郊上梯取斧料桑
尾抽撥移舟繫柳根已過清明還帝里不妨紅白滿
江園持杯試与酬風物深媿樊遲李圃言

百丈春日紀懷三首

江墅群芳手自栽春前相次斷蒼苔鄰僧昨許山蘭
送社嫗新分圃藥來本為聖情思共濟更饒生事得
相催粵王溪畔韶光好誰想經年逝不回
東風久不到新堂生意雖微未萃荒草上葫要偏赶
特花間芦菔故高長時來豈盡栽培力物化須知各
有方葵藿有心終莫奪每聞支笏照滄浪

飛々燕子守繩樞愛不由來似鳳雛肯謂撩人嗔尖
對向曾去我憶巢孤壘泥須青紅苦告人當無供啄
哺娛春社風光時有再天生品彙各態殊

太樸緘至君靜清詩讀之尉快斯文凋弊之餘安得見二樂然者故嘆々々一詩寄謝并簡君瑞要知於二賢傾倒之至也

元豐宗匠是吾師幽夢江湖每見之在昔才名眞蓋
代祇今子弟好能詩六經更待黃麻擬及劍終因紫
氣知衰疾連秋猶長物扁舟未到謝相思

弔張鍊師

名家接武依丹陛壯歲招魂入翠微遂使老聃成自
弔不知丁令竟何歸蛇蟬豈戀尋山蛻雞犬曾聞拔
日飛獨有皇恩無以報昨傳天語慰松扉

李源李翁

曾國先生九十餘百年消息定何如世情看作東流
水天地留恩下澤東隴西供奉豈無酒河上丈人空
有書見說鄉鄰問何事扣門語又莫鍾初

寄題集賢周司直悠然閣　初

香陽東下万山圍兒閣崢嶸面翠微雲接大荒廻古
色波涵落木動晴暉官情靜与游魚逝詩思長隨夕
鳥飛又待倚闌成獨酌擬見了事各須歸

徐聞縣懷京下舊游

平生不識張廷尉中歲方逢馬伏波昨見山川皆瞪
落稍侵霜露始心和皇恩遠荷優隆至旅況深慚慨
惜多天上故人安好在西風遲暮意如何

泰定二年丙寅歲元日

閶闔傑構入青雲蕭鼓声高萬壑聞隨身誰存封建
業唐虞眞是聖明君蓬萊瑞氣皇居正太液恩波御
席分身遠祇懷歸委珮絲綸閣近最繽紛

自戎府出還珠門晩歸解舍

光迎署府千花樹秀入河橋万柳梢春日樓臺圍翠
巘夜晴燈火接青郊升平舊俗今猶在浩蕩流年又
過交重牽接官何処宅相依願与結衡茅

閣山神光寺西厓上觀唐李陽冰篆二徳山僧架屋掩所壞居始二十二字云

城西有寺忽如林伏地印霄若舞侵古人題字者欲
遍今我杖藜來相尋蒼蛟在壑不多見飛鳥過岩時
一吟斫破荒祠山鬼怪紙錢游覽重千金

游南澗寺々乃唐節度使王審知所建

閣山東面啓松門楼石層々見梵尊題表尚存唐節
鎮地圖渾似洛林園亭因聚遠開幽逕棧至臨危出
小軒最是躋攀宜健步病身無羽亦飛騫

伏覩中書以內郡飢遍行救抹新令感激有作

江南往歲旱連州河北今年水逆流賴體朝廷寬大
意少紓田里散離憂表章有道誠長策衣食無功本
拙謀圖制由來重農畝太平政不在他求
審司双榜輸困數十圓其貫數畝兩止觀

白鷺

搭衍庭中翠欲瞑飛來白鷺動如雲每當彈射思傷
物忽到衰微感離群誤子烏鵲求辟易附人鶴鵠漫
繽紛要知得失都何与今青無由報聖君

歸思

陶公歸思定如何山郭春風長薜蘿直道當官唯任
拙庸才負祿愧愆多江山寥闊容家隔日月虛隨閑
戶過點點飛鴻向天末要端不類澤中歌

到官

陶公到官八十日今我到官踰半春勸農省俗了何
補賤衣館食將何為常思在山深虎豹幾曾當道假
狐狸英雄見義尤飢渴可使丈人有愧辭

風止聞鵲

荒山邊水放聲刀頭雨頭留戍弊袍五六月餘鄉問
絕二千里外客心勞樹間鳥鵲声頻好天上麒麟格
自高獨有武夫看未了野人寄語厭香醪

奉和吳宗師退朝

掖外朝冠古進賢雲間觀戶舊通仙望來豈隔三千
里華須宜遍一万年香並衣龍浮瑞日声隨簫鳳下
晴天支臣不賜金並賜但想黃封到竹邊

奉觀郊廟禮成留呈禮部示用

西山半壁影錦陳情雪新鋪瑞馬塵兩歲通行三大
禮千官中稱一閑身伊皐事業何當下管樂才名不
用負遅隱南宮舊詞伯退歌青嶂為生民

和馬貢士元夕同觀鐙之作

已戒金吾夜不譏西山又被一霄微遊飢年禁觴知誰
力到處看灯侶我家旅寓比溫經赤甲病身尤欲恋
黃芽雲端此日煙霏暖遙想仙人立露華

會李洞

客居離係私芳晨暇賦物色惱詩人花心尺幾逢勝知
動柳眼宜於故舊新萬里清江家共遠九春皓雪夢
兼頻鹿門自有龐夫子長往空林秋復春

謝馬君

平時有酒不解醉愁至方知酒道尊一万里程兼雪
霰三千年事隔朝昏何因洗去塵花眼更与傳觀羽
下蝦寄語東鄰馬貢士今年不琴抗好溫存

獨寸

能詩不得詩中朗又是天涯一□身時高帝夕陽人影
對曲河新水棹声遲一身無家仍遠十口凄涼歲
有飢偶尔凭闌感風物院涌冗被白鷗知

張留公毋
山風遥引紫雲車樓閣春深阿毋家更五千周重甲
子後三千歳一挑華綠衣故紲封留印白壁新階蜀
使杳見説麻姑舊行処至今源上有丹沙

奉和王繼學懐濟南舊遊
前輩風流逐斷潮濟南舊録故人詩遥知靈運初游
日正是元方後載時青社冢ミ成異物丹丘晶ミ爲
遐思壯年易動離居感纏綿花前金屈巵
樓上看山翠黛浮樓前沽酒錦纏頭登臨試与諭湖
鴈豪傑親曾侶海鷗沙領曉晴㝎光出浮亭春尽水
交流意中故舊那能得強欲偷生賦遠游
每愁大手不如燕多見公侯勝昔年計拙欲求千戶
等心勞政類十洲仙幾回見月思歸去幾到臨風復
惆然剪尽綠楊三萬樹多應無処著啼鵑
手接新詞絶底清一双白眼為君青寰區政待新年
殺江漢徒傳赤日平斷雨潛蛟屋水樹遠波翻鴬寛
雲汀此情可在斉州外不觧無人問獨醒

和臣師孟郎中寒夕西曹即事
正是西曹道翰初落花寒食柳摻舒每因作者留心
苦多恨時人守法疎詩思偶関縣上史刑條正在腹
中書平生万卷蘇居士皓首東坡雪不如

上ミ寘應寺觀寺後龍湫ミ在崖上蓋由寺
北下馬並高數十折得之又數步許得巨
石有伏龍其中云即書處史所隱成道処
時日斜方焚香誦經聞閣客至乃能輟誦
相迎亦不去
憑高窈窕辨精藍遲偶遐思訪古潭字跡孟家題処
碣洞留盧史去時龕近人野鳥如曾識問客山精不
敢談聞説平坡猶在上登臨雖倦且停驂

雨後坐郡大參亭子
每見人來問草堂偶從燕坐憶滄浪地形遠競朝霞
爽林氣清分宿雨香移石旋成行藥逕障泉思引釣
魚航它年紫綬歸黄閣几杖蒼生尽不妨

雨後過王長史
省郎近佐三公府想得深懐似故山風急游絲當院
静雨餘芳草閉門閑未離塵土長思蜕已近江湖不
論還自不相看尽参寂不聞朝署有新班

挽劉提舉
逝川無力可能攀又送先生並碧山化鶴不歸華表
上鳴雛尚在白雲間空歌楚水巫陽些不見蓬洲使
福還畢竟修文僚有待玉樓何許淚潸ミ

范德機詩集卷之七

金華黄先生文集四十三卷

（元）黄溍撰

元刻本（卷二十一至四十三配清鈔本）（四庫進呈本）

黃文獻集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黃溍撰。溍有日損齋筆記、已著錄。其文原本經術、應繩引墨、動中法度。學者承其指授多所成就。宋濂王禕皆嘗受業焉。濂序稱所著日損齋稿二十五卷、溍殁後縣尹胡惟信鋟梓以傳。又有危素所編本爲二十三卷。今皆未見。此本乃止十卷。前有嘉靖辛卯張儉序、稱舊本頗闕失、且兼載其一時泛應異端之求者、恐非公意也。索世家得善本、及公所爲筆記一編、稍加删定、付建甌尹沈璧陳珪重梓以傳云云。則儉已有所刊削、非濂所序之本。卷首題虞守愚張儉同校一行。又題溫陵張維樞重選會稽王廷曾補訂一行。則二人又有所竄易、併非儉所刻之本。卷數不同、有自來矣。明人誕妄、凡古書經一刊刻、必遭一塗改。數變之後、遂失其眞、蓋往往如此。然有所私損、未必有所私益。雖殘闕不完、尚可見溍之崖略也。

黃學士文集序

[illegible]先生文集總四十三卷其初藁二十卷則
[illegible]八危素所編次續藁四十卷則皆其弟
[illegible]編次也先生之文專以氣為主如明珠
[illegible]但見其光瑩而含蓄華采而粹温令人
[illegible]知其致力之勤用心之苦也故其目若
[illegible]泉石之詠謌無不各得其體而極其至
[illegible]甚盛矣予佘嘗論之文章與世運同為
[illegible]年[illegible]朝一見焉先生當科目久廢之餘交六
[illegible]為己之學以擅名于海內雖其氣[illegible]
[illegible]值世運之一盛也爾嘗請山川之[illegible]
草木之花實息者必復興者必替盖亦理數之必然若夫遇[illegible]
然而已哉先生領延祐甲寅鄉薦於交靖公實為考官於所[illegible]
有契焉之好其後同居史館又同侍 經筵交游為尤密比歲
開閩刻歸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生故叙而授之三山學官俾
刻梓以惠來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歷二任
堰場鹽運諸暨州判官浮沈州縣幾二十年始入翰林應奉文
字尋丁外艱服除改國子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外
補遂提舉江浙儒學年六十有四竟辭祿歸養以中順大夫秘
書少監致仕及終太夫人喪年已踰七十矣復拔 召為翰林直
學士兼 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 經筵事辭老
老不許久乃得謝去今年七十又九猶康強善飲啖援筆賦詩
如壯哉至正十五年十月既望朝散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
廉訪使宣城貢師泰序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一　　初藁一

臨川危素編次

五言古詩

雜詩五首

日月東西行萬動亦不息寄身萬物中[illegible]所以營中
炭遑遑走南北聖哲已然旅人能久處
晨起步南園旭日朗以清眾花眾草中嬋娟數朵榮流光非汝
私獨爾心自傾鶴物有深懷蛙亦方含情
珠玉與[illegible]名初未假君名能前取各在千年後將身止金
石誰當獨長久悠悠百代下相知復何有
孤雲游無心出山偶為雨長風忽吹散飛歸無處唯餘向來
跡突兀青如故鍊氣曾仲連功成身已去
春風發萬物欣欣皆自私可憐兒女花榮悴更相持獨有澗底
松偃蹇如不知何殺楊就戕草要歸名終

效古五首

上山見明月下山月相隨月豈知愛我我行自見之故山日已
遠故人不可以殷勤謝明月願爾無所虧
女美眾所悅士窮世所輕輕重安足言況盡亦有青淮陰初寄
食曲腹跨下行季子黃金多妻嫂來相迎自古已復然歎息空
石磨
擊石乃有火石火光不揚擊之火亦有路天高路何長嗟哉萬古
雲下覆數尖陽富貴誠足多貧賤不可忘
嗟花隨風吹各自東西飛花飛既不息水流復無極同生不同
歸俯仰異顏色木生則有枝獸死則有皮悠悠歧路間多言亦
見為

飲酒莫盡醉盡醉無餘懽讀書莫求古求古多悲感蕭艾敝中
野白露損芳蘭餓不得死呼梟食琅玕去去復去去采芝青
雲端

人事如草木

人事如草木一氣榮枯之外物何預人而宜喜樂悲空空異姓
王昔者踣下兒窮通本餘否達者固不趍阮生亦益人慟哭真
矣哉

煌煌明月珠

煌煌明月珠未害居蜀水君看黃河黃豈解汚清濟我方嗤蘇季
形窮辱一指懸知破琴藏未若拯禳翔

微雲翳白日

微雲翳白日羣動何喧喧嗚呼麒麟兒化爲狐與貉登高望四
荒但見黃河奔滔哉沂其九與我歸呢喃萋鵝青桂花霜霰白
已蘇豈不有桃李對之可忘言

古意

荊人初得玉所足辭嚴阿持獻萬乘君君門正嵯峨誰其尸國
工謀以石見訶逐郅誠不忍欺君反同刖臣口不自明丹心終
靡它抱璞重再拜呼天淚涕沱淚盡血可續玉在良已多是事
古則然嗚呼今柰何

連雨謾書五首

蕭蕭十日雨出門竟何之不憂道路難所懼沾我衣悠悠看空
際代計誠已非有酒不解飲且遂賦吾詩
昔慕栗里翁頗復志耕耘偶入翰墨場把筆學爲文假寐獨何
成喧啾浪云云念彼荷蓧子窮年見其勤

虛堂坐無言縷縷悲當昔常時眼中人已如不相識刹琢書誰
子令我喜折忽去已莫追一笑岸交情
我田仇山人山川莽回互十書九不至木葉落節暮關河移
府僻失夢中路得與挈臭兒倒指入山去
今日曷才繼孤無難酬九半把書卷展玩不自休借問誰所
爲其人已千秋山所政可隨擬書罷酢頭

晚晴

泥雲散積雨林木含餘淸披衣有奇懷偶從林星行新晴遠峯
倒夕鈴孫花明晚日陶所廣霽絃息鯤響

夜歸

空山四寂寥日暮投孤蹊蜒草中江路屢屢周雨楠杉窮深
里忽忽現竹扉林端開水明稍聽歸人語

讀忠烈錄宗公出遺事

公初於滄陽雅定屬多壘蒼然國家危委身干戈裏陰風春草
暮錯愁被南紀悵悵虞淵日力盡揮不止寅恭秉鉞鬪會盟
未成長安什馮翊漢業中興始宮庭數凡掃蹕路無荊杞夜心
經略咸淚縷如水上表方出師嗚呼孔明死宴安不可懷內
自毋乃蜀臣舟竟未楚三諾猶在耳兼然信何〻碧血猶亡
含空握先儀杰仍凡几千年如在眼一夫敢殘毀傳家有遺
書叙事非虛美蜀亂焯失隊庶以裨信史

陪諸老夜飲

世故不可料忽忽爲移生今百年內顚倒殊憐悲頗遑我與
公輩代同一時覽古既深慨撫今亦餘憶長川去悠悠山暮
暮乾向來遠遊跡我行方遲遲幽執有志士寧歲晏飢先復

託渺茫歌與千載則盈虛信天運哀與道人爲徒公始含其一
觴聊可持

曉行湖上

曉行重湖曲旭日青林杪霄露共未除鳧鷖靜初散宿綠際餘景閃倏多貴玩會心乍有得撫己還成歉況乃丹霞竹久矣芳洲畔獨往願易卑離居歲月損沙暗花搖動春逸川華憩存鴻穿蘿取遠岸湖湯小隱倘見枯魚撫共歸只

西峴峯

層雲抱春岑急瀨漫幽竇偷躡入窈窕衆綠雜以淺名苦擅水絲柱折蒼碑什幽香得縕盡氣石趺結構青楊下堪飯碧澗實可動平生慕負賞及此成解后冥搜憐絕頂有路忽遇透緣蘿度蒙密翠氣擁衣袖寄身萬物中下睨人寰陋清謳移風竹大嘯落巖谷來峯在眉睫可望不可附問道如何時拂杖春已秀

夜觀三首

秋氣入病骨殘夢倚孤鶩芭蕉葉間露風過片成聲攬衣坐未內搔首天河橫飢螢語不休中宵誰汝令孫鴻欲何苦怨霜渡微明悠悠念舉動百感忽我并大化倘不觸吾其免營營

寒星挂疎林夜色黯斷眼雞聲驅行客出門路方永亦有山中人熟睡方未醒而我立於獨波坐玩光景一笑天宇清此意君自領

舉頭見殘月葉脫知深秋令我乃不樂義月如故戶常情古志士辛苦歌飯牛空山夜湯湯政令秉燭遊脫風振吾衣瀟瑟下得留小立殊復佳澗水鳴幽幽

陳生詩

陳生少也孤秉志何軒軒讀書奉慈母承顏郁春溫亢然處時亡不問帰與窮乘兩舟中陳生深閉門揮帰百花時陳生不窺園簷窗恐左右或乖發育恩一朝抱長痛哀霜隕秋萱鹽酪不入口日夜涕翻盆欲娶弗及養矢言終不昏尚賴百歲後兄子父可孫謂未游子衣絕遂東氣訓世方醉糟粕何庸萬籍尊陳生頗識我是事安足論平記山水窟放情詠蘭蓀嗟余學步者觸險爭飛奔饑爾利鋤鑊深斵入籍根頹爾進筆膀高浙百蹉彼風長流自遠根大枝乃蕃勿搖雅蒐筆諸作螺硯言弘惟孝與弟百行茲其元咄哉行勿休日月方沄沄贈言豈予敢情良亂難默推哉陳生榮麻歲為俗敦

述懷

端居有多感求志無所營風塵今門路編髮丹丘谷謁泰右子翩然身所翠英畢紛今遠引窮步迷先征伏默雜宿尚低佪但平生伏枕勸中夜攬衣寄遐情上天廓參稀列宿揚光晶併視林木改仰悲鴻雁鳴踆予事微禱十年守拙判爾世乖近務募隱餘衷誠精言是詩晚庶附幽人貞

寄方子踐丁踐

衙居揖吳越佩我事救陰飛翅隕芳華候蛩鳴哀音宵飈涌葉薄清露棲巖林林景慨往古端擇思繼今折蘭閒幽佩解纓濯清潭石林窮夕霜桂拓蘚帶森遺世豈余欲匡時非我任覽己識高軌即事念所欽緬綿限道里緬邈眺崗岑妄懷皎芳訊貽好在短箴

寄俞子易

閒居寡歡豫柱杖彷徨行周挹清言進脩教朱火欲餘燭嘉會良不

易簪抱㲉开宜揆余徇幾業春冬廣徂遷者幾竹往枉駝芳激
時賢髓兹企三益揮快墳慨然抄秋漁且廣汝圻瓔仟眠振䑭
椿飛雀積霧迷遊八契潤歲復流照孚情所各存期尚勿貸赫
仁庶不譽紫芝䌸新曲白駒有遺篇矢心遂拓要瞪古比老荃

東園晚歸

興盡嬰此務起遂晏作　興言叩東皐良苗藹津津鄰人來時
趣聽泠風所遵帶遠蔭組累稍欣田園蕪兀兀登故畦悠悅歸
城闉理織出新竹撼枯落秫新夕日延遠川餘暉撒衣巾鄰曲
後變依依念農人渠渠長者惻惻憐賤貧

送凌吉甫杭州教授

赤水而八州雖杭寔名都古來萬人海逐逐無寧處况然百年
後淳朴古不如翩翩誰家兒白馬騎路隅春風棋桂醉一吹百

酣珠亦有朱門家甯許闢吳歈稍綺散烟霧縹綠被纖奴可娛
彼黃岩久遊紅塵昵鄙俗如波瀾孰障摩海趙又如畋禾淳風
吶頭人扶博士非冗官皆所無自刻當令歌舞場化作弦誦區
行矣徇所務辭氣何其徐春風熙用衣時沙秀我燕以牌自
行白雲不可呼聊持杯未言用比蟾穗逾

送朱仲山之京

驊騮出屋注意欲周八極翁豆豈不多未便甘伏櫪念爾抱微
耿坐視晚涼揚怨辭白駿親去作青雲客應思鄉中第以爾彀
射弱歡人屬有念未辦終世榮青燈雨如綫窮卷方偏從聽知
操今行不必覩搏撫依識布次條席用副前席勿云萬尸餘自
可誤吁息自可滴滴內吹路足南北出處有不忍再出必爾此
歎我辛苦調送子遠行役峥嶸非壯志慨深道之色相賢平生

期慎爾保金石莫將貫芝淚先爲離別滴

贈葉舊言別

昔人稱好士乃有黃金臺黃金亦何物顧用驕賢才葉君枝短
所志力何雄哉壯且叫闔剖紅雲指雙眉終然無冶佳自保同
驃孫車服非吾榮黃合直污埃十年今何在古屋款其貲無
瑯玕樹威飛鼓低低一朝脫身去款觀雲路開其所養與安往
矣無嫗然迷邦古所有岂有常不回顧言此齊開落第推風雷
尚今窮賤者猶門寺芒菜

舟中作書

我舟今江清水清石頭顯心此休可憐如何有促沙頭白髮翁
鬧殺了晨夕菜茨八九擇其歲俄邁客

晚望

城頭鼓咽咽生理正無期富寧道理烟霧青川澤吹噓市聲
動澇淡井氣白如何山中人成莫塵埃客

晚泊釣臺下

四山環一水遠香故發蚪聊無漁樵居政復不敢安舍舟不敢
兩濱杯行小磨心其來賊来無從寄遊觀今我有行役乃亦容
躋攀山雲迷愛我爲解塵土龍落日萬頃波津風閑珮環幽尋
不可極林暝吾當還卻去月屏君孫舟生晚寒

登山最高頂以三小字爲韻得天字

半陸深半里兹山乃嵩然攢拱抵金未即雜嘗巖巖液散珠
雖春尚走皖綻稍欣涉幽遼發褚衣履疑路細石礧礧崖深竹
娟娟洞府割敞翠華指中天貢採塵埃與雜弱客奉碧潭
隱光琉璃雨標學題丁睨飛鳥有花花似石烱瞪默玄圃期違

涼雲巘篇什駕衍未能惆悵春風塵

休日集于城南

役未從遠遊奉世尋明略豈不有簡書未能畫丘壑中岡近巖臣春物於照灼休沐集諸彥廷踟惠前謀林空林中尊復詠霄上作逍遙歷堤隴離靡瞰城郭倚楊蔭晴渚野櫻散朱萼振時悼推序畢景餘杯託損益向予明手能賞生途勝言勸盛宴無將媿揚蕤

卞忠貞公墓

江左失其御強臣玩天誅歔欷一以乖狂謀無勢與莫屋播亭野形庭交劍發事頹如誰秉捧手如奔狐貸韻百世士死與二子俱孤哀取未沐足以爭厥角義顯男來指白日開天衢就晨戡亂功之人或其徒伊昔大雅變讀古鄙史儒未泰已淇禁衣冠尚舒徐屹如見砥柱獨障狂瀾趨為與雞鶩捐生乃匡濟青簡煥貴列芳椿閱幽壚日夕悲吹多天高年運徂世方用濟巖穢將陶玄匡汀淵渺在望客悰空連如

制使馬公祠堂

朔風破滄溟白浪無餘地可憐廿余樹乃不能掇節借門路污當馬公在能吏嘗等印累累無務劉千鐸蕨纏不待均騁駿無留轉偏頗兵馬區鶩縱承平宴安亦聊補國步方不易至尊父莪勝壯士類烈皆煌煌青冥鉞可問牛刀誠鳴呼豪俊人方傾風雲志致身豈云畢生世乃其季安知穎川守遂非廊廟器嚴綱開窮紵古木翁翳華平生聯香棍毋媿兒女事如何百藏下能顧看碑淚永惟茂陵翁皆心抱天藝力耘宜有收泣勤鐵未斎渠渠素枝恭喋喋前朴讀廢哉嘆前脩謝德毋自畏

八

送人赴盧陽學官

播州人物居澤陽賢長隣荒涼樵巫鬼哀怨餘騷臣念子有行役水陸弥數月乃知鼻比塵何承文翰賈遐徼指天末男邦抵城闕俎豆當在列孔業定未臻足以理化盛演道周房根應陌里八荒出車日轉諸經訓執纖達忠信惟書紳簡書有程期取別無遲迴揚鍊觸父熱振鐸發遠人沅水春藹藹楚奉慕嶙峋行行慎其度離別何苦辛

歲令復留別一二同志

盛名不易居宜道我所適雖狂嘉遲志未渝白圭言還釣出滄海四帆迴江潰城闉遠滅沒風水暴崩奔蕭條故交地悵根蓮子周始當從陽孤生限鷦鷯況翔白珠勢蕤榮實同根戰勝物可遣日幹道已行衆移拒無取絃弦難與論寄言同心子毋徒令加食

龍潭夜泊

東湖出遠浦日暮北風平高亭不可望遙送鼓笳聲月明寒鴈下江空夕烟生北闕川途念沉憂坐自愁

敬亭山

昔讀謝公作今陟敬亭寺徹素忻好游意林貧深話脩脩綠木木窈窕交蹊術綠綠滿山豐幽覷松谿駛微鍾響前帝高閣浮花氣素重璘璧妙豈受嚴從媚慮生實乃惕即事多異契息陰睇杉楷寡芳懷芝桂海岳期屢違石林路深關紅營乘道要追寥餘物累稽首謝仰尊觸歎無生忠

宿雲黃山作

東林弄文史挂席玄瀛瑞解后垂良會續游追兹年息景念生

九

理洗心賓蒙莚恭推上皇代與人秘靈銓宗師既逾海教山亦
棲賢金帽峨霓樹寶翼織紅蓮仰窺攜訪功信知領力堅內伊
貫非衛兵通來精專寨賞碧峯雨梵香石林烟綠翠何紛紛[illegible]
瀾宿洄沿尋幽匪吟遠蘊真冀重宣二邊離有無互溜空腥臊
豈伊欣傾用廣謝平生緣

重登雲黃山

雲山寶靈奇吐納變舒徐太常兩弗錄名神何蹟默重崇秩山
川盛典秩封職蒐遺修綸綍傳牽羅臨眺屬儒世所徐誇哉守
鉛槧無餘稼駿奔徒取肆遊躋霧漫時始收天地餘韵暢巖光
作璘瑞石狀終縣縣行行古[illegible]牆往往得佳坎首進波近令白
畫將豈啟久之豁旣豁秀色生[illegible]攬青[illegible]椎肆鍔翁穠披萬皆
崖奔馬駢駢石洞甫窕窕高中扣大路幽幽嶇宏窗有行縶合

背後或兩髡髡榛角泥蹊蹬登嶺仍輪蹲舉頭塔廟涌地平忽
如秘天人所食乃[illegible]玫化餘耕林稚寶唄境風語金鐸搖[illegible]
詩者誰漬墨亂濃淡險畫乃更佳度經復何賤是節敦賓初野
屬有呂歐煮瀑茶可戲剖石寄堪咏名[illegible]杵尊疑若語應非騎
理冥心自珍機奏首屢頓陽鳥素西翁根色麻[illegible]屬荏草[illegible]鞭
細落茶辮錢[illegible]貞投俯所冥鍾鼓鼓犯紀牽屏漏不異共飯齋
有喻迴眼旁窺審撫事[illegible]蕃感超名蛾起焆逐利魚投機何時
滅火宅霍若拔去頓舒言息論論妙供奈施髓推馬[illegible]詞三應
以忘坎壈誰云入道苦餘味需機鐃

秋夜觀書作

閒居感時馳獨學雖為功眷言思古人幽偉[illegible]中沖更嫦起宗
夜攬卷來清風恭推千載心皎潔懸無方依依自所降世道非

汙降後來亦寔為黑白紛相攻芳華乍可悅軟[illegible]何由通吾將
離言說庶以割其同而憂所忌罵不置不豐隱軒視所河白月
宮天中怡然拖書坐夜氣方鴻濛

晉元次山春陵行有感近事追和其韻

惜天始建官民命本所司奈何賤役著史手無一施扇著秋夏
交上狀殊淚忠宗日然按行人馬同時從東阡見者揃不捉飢
與家內閒恣觀雜惟切傷膚皮捨數流再三候帆常恐遲豪家
嫁兒女貿貿行安之憾雄欲無訴旣往何由追尚惡哭咻息稍
稼租稅期云胡求為半徵飲更相隨但將究其數肯後計爾營
內食不自御課救非能知極炻甌石儲剖剖無或遺言是諸壤
民[illegible]此戕[illegible]知是州人依而生無為出語無端息行步酒
扶持猶令比鄉上[illegible]諸端謂誰從首州縣聞命遠責白其匪況迫

大府令縣縣絡繹殆驛[illegible]方在郡鷹隼宜用時區區猶狐兎政
所何[illegible]鸇惜不及哉告陳苦辭

登鐵山峰故城悵然而賦

吳興水為州諸山高簇簇況此一培塿於世未名所於漁樵
居乃[illegible]然絕蹟作有萬竿結茅無十椽老僧難人意興雅能
相迎芳草[illegible]延朱顏暗紫[illegible]許條陀階甚[illegible]所翁苦青[illegible]趨
所歷罕未極遊觀情餐身白雲上始見春中賦[illegible]當為余[illegible]
觀飛[illegible]寶[illegible]為歸句山着鼎安知千載後野寂無人行
燈[illegible]荒蕪區樵壞狐兎營歸來朱門客聽此松風聲

送山過姚紫芝別業

送山誠復佳送人不可違何言一喫頃得此舊騎翁今是過其
廬碧苔滅行屐[illegible]代[illegible]竹開野[illegible]羅甘[illegible]初無營世[illegible]多驅

上風念昔玄巖窪蠅咧白雲中白雲欲去我乃居此能我歸
山休降木易蹄石攻焉[illegible]出湖居處前竹林同十年居果下忽
忽然昔習退祖白日紙駐鳥龍出來松柳森四時晦不消一峯
復蹋麻姑鞭近與金蓋通山態步羈汲泉於珠林窮湖然一區
内閉我偏廬

又讀本朝明師先生

文章不經濟乾書成成承偶行長者爲彩觀古人心不琢豈非
玉與鼓乾爲琴筑蒸燈火織江潤爲龍淵謝報病知夜得寶
南金

又贈茶隱公上人

抱琴蹤於山落葉被四野復其不小聲望口無知者誰解識者
工若念嫦娥寅請公安多試呼兩師楚凡

一和方谿父先生以淞城風雨近重陽韻七首

擁書坐中書時望瓊卷湖不見書中人蒼烟[illegible]秋籟
豈不[illegible]歸罩袖日已蒲[illegible]
栖遲情[illegible]去去羊荊州吳帆渺霜風
當年白衣人輸以對風雨不飲政復作有酒無用濟
江瑤配荔枝脹囊終不近好醜且勿爭天道有定分
鬚髮遂已矣日飲山千重烟霞故無恙[illegible]
寒花衰復榮東籬殘陽鋪拋亦何[illegible]

七言古詩

可憐行

紅顏白面可憐子拭藜飢走荒山裏翠眉皆婦[illegible]兒掩兩眸
瘦如也道傍朱門[illegible]

紈袴終然愁餓死看風林川東田多穫從少年李老何

崑崙歌寄吾丘子行

跳[illegible]天四處[illegible]神娃歸余[illegible]君居如水昌陽居
花青[illegible]珠闌揚素[illegible]信信呼九門義和走馬不待
人鯨魚吸[illegible]生塵君有人芳情[illegible]紫王參差老風語笑揮
如意敎[illegible]雲開鶴雛生兩羽歸來歸來勿蹉跎秋風吹折珊
瑚柯

梓山行贈某生

昔聞山中采藥翁[illegible]爲名前朝君家本以東爲氏胡不種
種[illegible]梓桐君采藥不與[illegible]朝來家我歌
梓山使我聞笋頓情明朝君梓樹[illegible]山雜亭亭中路[illegible]
見[illegible]風雨[illegible]詩篇[illegible]多於樹[illegible]歌知歌[illegible]
驪珠然從南來[illegible]何有[illegible]也[illegible]無[illegible]

采芝曲贈永嘉林逸士

碧桃花[illegible]二十六[illegible]紅王[illegible]仙人丁[illegible]花朱
石髓[illegible]

還清岑金華牧羊客

登方巖謁赫靈朝却至壽山寺

一峯屹立[illegible]四山拱揖如朝宗[illegible]
竹[illegible]
頂[illegible]
此矣不可作[illegible]
宴龍口[illegible]
納雲雨天無功[illegible]

出俚語粉飾詐誕詩兒童又疑靈異古或有荒忽變幻離滿答
幽兹詫昧無足聞但恐俗子何憧憧識時歌舞趨郡奔走爭
更多於叢前呵後殿擬法駕翠華未用揺旗冥惟英靈未止
直候忽來往無西東燭筆終歲久燈晴縮取備物無其躬荒哉
舊俗豈徒存嗟我欲語愁無從拂衣徑去拍巖蘇花開卓絶
青紅峯迴路轉逢古寺窈窕石室深玲瓏連洞爭崩奔飛
瀑怒落雖長虹荒尋遠討不易極兒迴人事多匆匆向來獨立
那何許炮霞成陵山重重却歸溪館弄明月臥聽篇鼓來天風

金華山贈同遊者三十韻

杖藜初出城西門萬株紅樹如雲屯天薯峯前開行路宛宛一
線隨溪水聲漸遠山漸近弱籬篋手所捫須臾横側變峯
嶺高岸忽復為平原細泉劉竹竿直石樹騎立疑問根利舍

敗碧疊簷刹猶以第一名其軒天明獨去弔遺元王女委蛻空
丘墻樓居西起望明成石龕呼君山之樊瑤幽穴險徑涸如膝
行前圍不得奔割觀崖广架穿泥雲龍杖需轄蜿蜒紓輪旌狀
滿巖腹傲雨踞伏鷹鳳騫其餘瑣細無可有形求儀者雖具言
前趨林藂却下絶俯瞰九地窮堙報青枝翠羽不復辨但聽風
水聲喧喧高枕松根慶其背珠笛忽隨鋒燈聲降身上出指絶
頂碧樹高下彌山園遥窄蓬丈踏雲兩踏歎從此不易論秋甚
細路填容足下瞰不測渦無沿佐藤如鉤草如糸舉首仰蠶藜
攝山翁顧之笑引鞭前奔後接猿與依馳坑蹈谷歌側滴崢汀
端身愈重露陰兒古洞閟星日雖有寒暑無剝疏却行左轉復
深入愈覺襟懷搖心魂珠纓纓渺現滿月稽首大上天人尊拂
衣逕逐飛鳥下青山幽溲波壽翻或云漢人隱身處彷彿可許

餘首汲酌端磬折又擬里俞獻一文開蒲壇夜蹋步堂殿突兀
坐看嶼川吐復吞招然攜手盡文士頗覺筆下來源源名山石
室如可託幸于歲晏來無護

送石觀光

爽宏讀書物政悲坐聞剝啄走岑扉衝風躡東至者誰俞子訪
我谿刻溪相逢把臂語移時婦女驚嘆舉兒疑俗物將我不可
顆眼明見此珊瑚枝朝來贈我天馬詩忽然掉頭去寔鷄冥端
孔見于虹蜺語餘析復向小兒文章技癢聊爾婧勞勳聖虞今
世逢時我愛子冥助之聯岐鄉獨徒壁落

讀清江集

孔枯學者瞻星斗後有作者非其儔二蘇二鳳何繽紛況乃劇
游尋中鬼滿從歷編識卷教想見世澤餘忠厚長公平生二三

蘇夫近於腹驚尊風流短孫仲與季芳英采揚絶丹縣提追
占昔宦游秋納抉無瑕到變政却歸餘力歸賦詠古硬清蔚無
可有愛物人文溶川洛丁運百氏今戶脫空言可託匠未與巨
筆待後須好手與刑未傳乃至今吾生已晚何云後青嵒照定
兩如綫與許微辭頻擊引退慕政後轄捧心贊美胡能付鉗口
從遊起死不可期催挹殘膏注空杯

題李坦之詩卷

神仙中人世莫識政以文章為戲劇李生也復可憐人手種緒
桃待春色山空歲寒誰念汝青楓隱影霜露白逢遊賦成一朝
去尋崖雲摘蘇何適蓬萊烟霧秋冥冥鄭君白鹿無消息袖中
驪珠三百顆淚深勿近蛟龍宅金華之山青蓋天山人看山忘
歲年黃精芝草可食安得與子巢其間石牀聽松風吹無

為長歌怨如失使汝惻愴凋朱顏

甲辰清明日陪諸公入南山拜胡侍郎墓回汎舟湖中作

日維甲子斗直辰持觴遠酹胡侯墳雨餘飛鳳背城四十有四同州人半為吳語如季真湖窮岸出水陸分合舟登塗衍樊嶺少年健走黃犢奔或乃鳴道籠春雲衆翁醜足仍後屐衝衣經眠草為菌前逕一里趨廟門杖藜不得辭襪叢巖祠鳥啼絕四隣衆為一丘漂石麟非階鞠躬羞濱蘋采興有詞祝者文亦或稽首稱諸孫歸途採幽抉荒榛下睨壁立多鼯鼠放舟俄驚蛟返巡勝賞負許窮涯垠開筵列坐娛鐘簫記名鄉飲無主賓誰欺解事强討論欲以窮達為卑尊美人令代王右軍口叫秀句天龍爪飛行拱立何紛紛筆言我公詩絕倫雇眉被褐兩山民附日晏坐方申申蟻舟黑滓鴉噪喧晴榻吹花溼衣巾裁詩紀宦鄉不云慎勿浪傳來怒嗔

送傅主簿

吾聞上古之士比屋皆可封有材不必登王公可憐徐青口野貴飛將自老風塵中傅公平生經濟手却抱一經今白首隨人騎馬著青衫爽氣如虹射斗斗出門大笑望長安長安萬里行路難行路難知奈何贈公一杯酒請公聽我歌崑崙之山兮高巍巍黃河之水兮清有時洛陽少年休太息東山謝公來未遲然聆之事不足云　陛下聖德如華勳頎以功成名遂身早退會連小兒能哭人

苕溪風雨中華德茂同汎

黑風翻江白雨傾檣欹舵側斷人行此時唯我與童子孤舟寫深烟淡裏烱殳舊鷺陽柳黃浩歌擊舷興彌長翻然一笑忘愁舞背山白塔頻低昂新過城南莫城北舟人問我將誰適童子抑頻作吳語秋水迎來深幾尺忽看大字標竹林寺門對水仍陰陰敲門見竹不見人竹間翠石何蕭森迴舟少林雨如注四顧冥茫但烟霧魚龍躍吾不知披蓑却入蓀蒲去岸傍舉帆拍手呼哭言狂客世所無嗚呼古人今則無後來視我知何如為君留此有聲畫題作扁舟烟雨圖

由苕溪出太湖抵陽羨十四韻

首陽山人餓垂死陶公乃為飢所驅大賢出處自有意奈鼠何得疑論誰初吟我暗世網久拖縲紲行將遙今敢哭與親友別烟波決蕩扁舟孤寫天大澤合為一回望人境茫如無向來疏衆安足戀而我寧肯囚拘暮投高館憑門閘坐歎烟孔歎貢頭間宰可容一息孰與臣朔肴侏儒頗從首飽腥腐出

于兩樂非我奴故人殷勤入我夢云我作計隨且愚此生通塞父白斷直愛一勺江湖春風二月花發野瑚玉樹惟空林丈夫兒女各有事君起坐生長吁

次韻子路雪中見寄

前年江南雪一尺騎驢偏共走詩三白穿知有客卧欲僵凍骨稜層撐鐵石今年復此雪塞門江湖無處淨吾得野風蕭蕭山色征有人射雨蒼山根牛衣覆寒夜復夜金玉餘音聽尉藉平生萬卷空安施一瓢從我窮巢楷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一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昜劉耳校正

五言律詩

寄方韶父先生

宇落江南賦知音寄此詩鹿麋行處有芳草夢中香愚典谷涼
闊悲歌白髮長平生今古淚滴破綠蘿裳

雨二首

沉坐九十日雨聲殊未休花昨翻益賤茅屋不禁愁生事吾何
望春寒晚故留江波青尚眼萬里付虛鷗

泥淖今如此出門知路難蓬蒿春自長桃李夢曾看未覺龍公
倦誰憐燕子寒青燈耿蕭瑟千載入憂端

雪

急雪下不止朔風終夜鳴飢鳶雁叠蟄老鷹故南征生理真何
計沉吟獨此情山中歲酒熟不飲竟須傾

送友人

鄉路三百里獨歸衣正單涼風紫洲水斜月白沙灘燈火翔方
遠關山歲欲闌倚門應望汝莫漫駐征鞍

寄友人

憐君山水意局促守柴扉故國悲秋草市風雨隔衣滄洲斜日
聽白社幾人歸寂寞手遥念天寒未授衣

秋懷五首

天末雲猶去山中歲欲徂周流吾道在嗟見古人無野鶴栽秋
樹新駒壯瞬途蒼茫念同志徹漫恭為儒

對酒高天豁登樓落日曛亂蟬悲暮草老雁赴長雲客淚贈中
散栖遲鄭廣文身名竟如此悵悵汝何云

和秋河落婥婥寒露織天清江不息野迥樹相依回首狂歌
發經心昨夢非流螢無思極巧入綠帷飛

仰古嗟無及關情極可哀餘生才見忌賈傅直為災世有情棒
辯吾曾悔卓榮小詩聊戲爾何乃供生猜

風雨仍搖落江山且滯留懶從生事拙閑惜壯心休弱管藥敵
石空搖卧休何與懷到微物世故劇悠悠

紫荊

赤日薄烏帽紫荊無定棲可能詩似錦乍取醉如泥消業輕漁
艇深衣逐馬蹄蕭條江海興芳草故萋萋

茈軒

信有儒冠誤為軒貧欲迷山深風雨惡天闊羽毛低他日開窗
逢蓮城送鼓鼙荷鋤吾婦爾未敢歎塗泥

風雨

風雨忽如此閉門方晝眠故園為計拙何復要人憐燈火荒村
路桑麻杜曲田悠悠今操待把卷一悠然

抱琴

三尺枯桐樹相隨年歲深此行端有賞何處託知音隱隱青山
夜寥寥太古心空携水仙曲更向海中岑

山中懷友七首

大府疑羣彥儒才復壯猷皮關開白晝羽翼動青雲背賈非殊
調朋儕故獨醒未妨茅屋底寂寞抱遺經

望來空山裏天寒夕少孤林身行過野江晚變蕭蕭風雨憐同
病塵沙感壯圖何來懷古意四首未能繇

咏放誰容我文遊重自適又奚嘆問俗到耕耘一笑能青

眼裡忽有白雲春風動閒巷逐往錫紛紛
何事虛齋裏猶多旨蹈幽林容偃蹇衆翼避扶搖異疾已屈
動青天劍氣寒終南山正好那得悔濡冠
自是雛鱗種卑棲定幾年故廬南雪下短褐杜陵前嵐落山林
瘦天高雨露偏肯同兒女輩俛仰事春妍
卓筆恒山秀相逢幾抱琴五年風雨別四海弟兄心雪外梅花
遠山中桂樹深定知稚井夜高興滿雲林
洛社推年少清材照士林春風何處客芳草獨行深貴豈收奉
別新吟學楚音別離無一字目斷白雲岑

悼雲材栗上人

飛錫編諸方栖身復故鄉年隨雲樹老人與一琴亡暗草迷春
塔凝塵鎖夜堂滿蕭今日雨誰炷影前香

社日重過方子戲

東風吹客衣長憶見君時一別驚雲散重來與燕期春深今雨
夕花老去年扶病待空山數青燈有所思

蝴子賤臥病

吾子仍多病何人共醉顏水聲和藥臼春色閉松關積雨迎三
月懷人陽羨山同港泥零落浩蕩可追攀

和吳贊府齋居十詠

焦桐

憐爾抱奇質無音亦自焚林高初偶得音古竟誰聞天海空遺
掛冰絃見裂紋中郎方畫鶴終得舍夫君

蠹簡

六籍亦灰久名山餘舊儲從來存滋有字出草宋細香後死岢猶
及斯文莖逢此世方珍貝葉擁卷一淒涼

破硯

巨璞何年鑿磨穿偶至今綠紋虛穎潤雨氣失玄陰瓦礫看無
異塵埃積轉深明光幾携入往事復何心

殘畫

勝境不可得微綃餘舊圖丹青初彷彿塵土半模糊蛺蝶飛無
去波濤拆濟無良工今豈有為爾一長吁

舊劍

絕塞放龍匣提携徑出門紅塵走馬處白日報人恩歲月鏽花
澀雲烟斗氣昏淒涼中夜舞回首痛銷魂

磨鏡

古鏡色如墨千年獨此留玉臺塵細暗珠匣土花浮嘆塵埃
滿留今鬼魅秋盤龍驚已化雲雨夢悠悠

殘藥

不解駐珠翠早同文字盟何言中路棄無復向人明雨簾空齋
寥秋吟廢館情相看幾今夕及此慨平生

敗裘

憐爾六巳久霜風兩袖穿廿從雜子笑未受故人憐雅棠欲前
古㳂批在客年素絲今化盡念汝獨依然

斷碑

剝落秋風臥何年瘞鶴碑圖經無點載書法頗移野蘚窺趺
伏荒苔鳥跡新遙知千載後拂拭轉堪悲

臥鐘

龍簴久摧折沉埋奈爾何胖民誰畀覩野衲自摩挲雅奏多年

歆銘文幾字訛斜陽荊棘裏長伴舊銅駝

吳贊府挽詩三首

鶴去愁滄海鴻飛困朔風貝貝方獨往已已覺長終点杜還鄉

細真隨厭世弓向夫曾慟失不是為途窮

百代龍川子風流見外孫餘生唯白帽舊業自青門浩蕩謝千

載蒼茫失九原仙華雲縹渺愁絕刻丹痕

懷古餘哀思憐君尚典刑清談無俗子白髮死遺經客社荒春

汐鄉山隕夜星夕陽鄰舍笛淒切可堪聽

過謝皋羽墓

識子今無日風流可復尋山林餘楚製弟子群閩音滄海它年

夢青天後夜心平生匣中劍零落並如今

元日即事

回首人頻異興懷誰與同塵埃欺白髮歲月入青銅兩鬢蒼花

外春生浩蕩中侵欺故園樹一一愛東風

八詠樓

懷古荒碑在登樓晚望賒秋陰垂野薄江勢抱城斜天地悲游

子冰霜感歲華紅塵吹祖褐歸興及清笳

明月樓

遺堞何年有飛甍壓上頭鼓鼙不大寂香火望靈湫曲岸舟如

失遲沙樹欲浮登臨且吾土木散恨淹留

溪南即事

莽莽長川去行行導岸時山光連睥睨寒色入梓樹夕鳥歸飛

急風帆逆上遲此情關物興俛仰寄長思

含香道中

殘日亭猶遠輕風帽易斜稻畦低沒鶴草徑曲行蛇經世知無

策謀生會有涯殷勤理黃菊留眼待秋花

懷楊仲弘

離別驚如雨蹉跎媿後塵秖今才有數多爾術能神玉振春風

漢烟霄碧樹新課懸推吏事吾敢望平津

八詠樓遇方子踐

風雨三年別登臨一笑同緣沙尋古井背瓦賦疎桐世故還高

枕吾生亂轉蓬相逢成嘯詠出處愧匆匆

杭州寄子踐

鼻雨何人共春花看處同乾坤容野馬歲月失飛鴻俗眼能無

白風流故自紅向來常處士早已負諸公

次韻答子踐

不謂羆暇琅琊然霜鬢相看今兩夕斷近長年人往事驚如

夢何峯擬卜隣平生千里駕還往得離頻

劉器之盛亭夜話

儒冠曾誤我壯志自多違昭代尊經術先生尚布衣清言今夕

共大隱昔人稱預恐藩山麓無從侍少微

雨三首

胡雲如積天空雨正豪風凝秋晝夜井邑帶波濤茅屋無

破漏舟故故高何妨張仲蔚環堵自蓬蒿

解子吾憐汝泥行去不難凭欄且自笑高枕敢求安天地三辰

遠江湖五月寒好將遮日手知把釣魚竿

田父愁何訴龍公終未休千畦沉翠羽百水漲黃流小市猶長

閉孤城衍欲浮誰許俯大禍此事恐悠悠

金陵客舍寫書

不擬夫容佩終然桂樹叢百年多事始千里一身遥巢燕驚華
屋群鷹望赤霄蒼茫叢桂樹愁絶小山招

陪仇仁父先生登石頭城

談笑逢諸老登臨失故亭津遊成下憑高步覚吟斜峡水通吴
白淮山入楚青平生一杯酒及此共飄零

春日郊行謾興三首

忽忽時頻異喬垂花正繁登臨聊極目出處可忘言風至江光
亂春農野色昏營巢差契闊覽物且空存

五畝清江曲為農計未疎那無經世學寧付絶交書野笛吹朝
歌画舟玄若虚下居能有待天地本吾廬

高興真誰共往晨紙屡經天清風細細花遠樹且且賸事今非
昔狂歌醉欲醒終南飛鳥外一點向来青

次韻呑友人

千載論交地十皆第一豪江湖嗟契闊風雨夢蕭騷老去知無
力樗頭敢自高明君養翎羽一擊可徒勞

九日登石頭城

昔郭窺塵遠高秋川嶽清幽懷初曠蕩陳迹故縱横遥与飛鴻
翻長淮蟻穴争州圖随處嗣於堞向来傾蓋卓霞答井看呼騎
故發門開蒼耳路亭安翠微名远樹淮南出滄江鳥外明入湖
川浩渺風物歳崢嶸吹帽仍佳節傳觴但老兵愚生様蛙濶浪
走螺璜珩玄玄橋帆盡蕭蕭蘆葦鳴登高未成賦覽古獨含情
故復哀王粲何堪厭彌衡杖盧滄海曲目斷白雲生

寄李生

有[illegible]維仙李孤標見碧梧萬門留雨露短偈混雲泥安得寧為
小儀采瑕類愚洗心須見葉游藝及揮灑政爾難議詞惜然獨
抱守從容觀近效偃仰事華麵猶擬琴心由能揮灑背為誰衍
將何與爰使瑕瑚珮它日逢何慮清音動至晴醉醒勞閑我喜
然得今與契闊江湖日飄零歳月紛青雲共捷徑白口仰京衢
秋社移榆外南包橋彩初飛騰如借問作勿嘆蹉蛇

七言律詩

九[illegible]君文判官大碑綱蓋

以[illegible]多[illegible]中衣裳復判西風殘落日[illegible]江
非吾未解[illegible]已空南畝楊歸期意老故山桐與未嘗有平生
和[illegible]何[illegible]釣[illegible]

戊[illegible]

巫屋山丘不可攀[illegible]山依舊[illegible]
丹訪藏遥日暮更聞講舍荊成寅朝不角弓詩[illegible]成令
古今石秋花處處堆

鳳凰山

危海樂田事渺茫行蹤遺老色凄涼為言故國猶堪[illegible]學指空
山聊風春盡緑莎迷輦道冊多碧落上宫墻豈知六水東流
畔尚有蘇與夕陽

開元宮

清[illegible]夕移紅樓翠旗未全非曾聞帝子乘鸞去疑有仙
人[illegible]鶴歸[illegible]川明琢卓欹石蟠露浴碧拖桥赤欄橋畔名特
[illegible]有[illegible]花[illegible]飛

[illegible]

未

淡淡晴陰散薄雲獨攜短疑立清晨春風入樹無行迹時片額
韻欲近人投覺新吟隨夢寐不知清露濕衣巾何人正踏長安
陌想見看花拂面塵
九日
獨立憑高𢌿興新猶清露白復佳辰緑尊殷恨不辭醉黄花滿
頭應笑人搖邊老倚幽期失嚴南故人新句搖秋天此日倂回
首湘鴈寄書愁未回
次韻山南先生遣興二首
猶覺春風入前栽更無蹤夢到塵埃首枝自送當春影寄來頻
消白晝灰也能漸應隨日別老懷可復向人開獨對坐聽蕭蕭
雲裁酒携琴也莫來
㳂園冗坐久忘機何暇重尋是與非老病長雲天敢遊戲花寞
辭思依依起看丹竈春無恙欲試青鞋雪未晞眼觸消遙端可
百王堂何必媿紫扉
寄仇仁父先生
一官十載尚沉淪門巷蕭蕭白屋貧自有陶公為社友從叫杜
老作詩人兒曹故復輕前輩傷步誰當出後塵深隱詩成驚處
寄莫雲巖碧坐移神
寄千八丈判官
金谷淒涼四十年風流文采故依然香山老去誰同社栗里歸
來尚有田懷古坐看西日落得春常閒杜枝偶清泉白石多深
趣千載心期入近篇
寄仲山
異縣關心別為憑河燈棋雨許頻逢何書今歲寧病入恐無多

疑李向非黄葉閒門方寂寂碧雲迴首故依依相從頗有梅花
約試踏春風趁翠微
寄友人
繫舟一別雲水渺清川蘋芙方蒼蒼渾消臥病它年憶渭北題
詩春日長燕燕作花已爛熳楊柳飛絮若顛狂閒道秋來勝堪
斷遲子青鞋踏澗崗
夏日濟書
枕上初殘梧子香鳥聲簾外已斜陽碧山過雨晴逾好緑樹無
風晚自涼芳歲背人成荏苒好詩和夢每蒼茫求羊何不來三
徑門掩殘書滿石牀
寄葉仲懷
水檻涉雨送歸舟楓葉蘆花已十霜孫供天風春臺遇此秋
草故游浣翁峯又是新興座白石依然篇花早一尺好重到成
別暮雲千里思茫茫
宿費氏山房
瞑色蒼茫赴遠岑獨追燈火下荒潭寒沙細水通幽徑脩竹高
梢遶翠陰草草盃盤中夜語悠悠醉醒百年心石烟霜月寒無
寐坐聽譙鐘山二林
送友人之京
鶴緑悠遠按清遊桐雨東城晚樹幽離別自應多感慨喉說未
宮名風流百年方卓頓須合爲事孫吾故故渾太華黄河入回
首春風愁絶李膺舟
寄友人
久達客前一杯酒別來成歲遊相如詩猶如雪還入眼時應念

天寒叫霜開門窗吞燈火吟四首㟽山雲樹長歎時把𥳑却詞
宿煙雨詩篇遠送將

憶友人

鍾復高漢愿索居壯心零落竟何如人間浮有英雄事身後誰
傳玉兒書半畝蒼苔埋劍地一聲白雪斷絃初笑蒼峯下開吹
笛殘滴春天草木呼

哭李無逸

青春未受二毛侵忽笑俄聞變古今十日却驚徒有恨九原空在
竹竟何心平生欠荷劉伶鍤此夜深辦子猷琴水鄉春回西州路
望冷游四首重沾襟

過烏傷墓

卅青儀旌始何年翁仲遺墟自古傳芳樹北人來下馬不知秦

出鰲帝能狀童素卧看碑路野衲春耕大墓田四首汉安郡日
外茂陵松栢正蒼烟

孫興三首

皆從六客堂前客共買何山渡口船杉松夾道傳古寺風雨滿
山連社燕懷別老僧如昨日待予幽事及亡年春江正綠不能
去朕幾蕭條紙白憐

幾回擬作送春詩出戶春風去不知藥盡花殘花猶入眼竹林雖
簡欲過肩久抛書卷都如夢閑看香烟偶似痴清語平安似信
辭一歡相屬竟何期

劉寸玄瀨相如紫朱子新栽買韻書百代風流今視昔十年懷
抱我憐淚放癡曾對淡話躲也復能容權淡跡風雨蕭蕭寸吐
堵紙今可望故人車

寄陳君采

江淹文采碧雲濃底事華玉樹凋後湧千峯開鏈鎖森然作
者兄風標棋花夕日輝相並金幡名山路未遂賤欲傾心數還
往高湖無使首蕭節

次韻答吳正傳

諸老凋零半九原後來英俊見應稀高標寧復居人下緩步猶
頌出我前天馬為誰生月窟仙禽有日到芝田論心待取同傾
盡可使空迴雪夜船

寄葉審言

千里相思歲莫初直聞消息慰離居姓名久入山公啓懷袖元
無賈誼書已分耕耘供賦斂胡令淡引到樵漁臨岐珍躅頻回
首風雨蕭蕭對山跡

獨江

數盃飛花一檢然壯心從此夕陽邊下人事空流水二月風
光已杜鵑盡跡青春身獨樹行人藏土還堪游故園尚有平生
約可使荒荒對石田

即事

南陌東門草色齊偕滿門巷客來稀受風燕子輕相逐著雨楊
花猶更飛細樹無言春又盡紅塵如霧手頻揮浮生若箇何
時獨立看雲覺落暉

山中夜歸

身山松菊行行迷偏穿叢蒲幽步犀驚風低拂山雨過寒月掛
樹天星寂泉鳴荒寒夜蛩落露流青林光陸離芽鶯柳林外誰
下彩開飯牛歌正長

旅夜

歷歷飛螢度眼明獨揩高枕數殘更薄游已倦新彈鋏舊恨猶餘未棄繻一雨送晴初月過百蟲尊寂故秋聲情知三十非年少已覺人間有後生

三月三日西湖舟中

黃塵烏帽媿平生對客猶稱舊姓名此事正堪三太息祇今忍負四難并放舟作客空蒙境送酒元無窈窕聲金谷蘭亭嗟已矣不妨時聽濯吾纓

金陵天津橋

五雲零落卧天涯陳迹蒼茫日自斜畫角已吹邊塞紅籃新夜內園花可憐遺老埋黃壤香倚春風望翠華好在山後亭鶴依然同住舊烟霞

送人歸溧陽

已覺棲遲愧曳裾可能為我發蹤跡一帆秋色紅蓮外千里江閑白鷗初建業水清誰共飲溧陽湖闊定無書黃金不益求何在莫指拖草學隱居

哭陳茂卿

多病文園鬢未霜可人風味故難忘豈期寂寞舟無定竟使青天草不芳費幾時來海上遺文須我訪襄陽誰憐旅死仍漂泊雲白山青自故鄉

宣城客中偶書

眼看春雨擁勝流漂零回首媿少遊黃塵烏帽知誰為白飯青芻復此留未必嵇康能作吏何妨李廣不封侯故亭雲鳥知無恙對酒惟須遂後遊

梳頭得白髮

從來飛雲別鋪同解纓邱壑雕龍滾襟懷已久無山水客驢誰令有雪霜未必丹砂真却老可須白首更為郎前修未遠斯文在努力無愁歧路長

送鄧父先生遊京口

不到南徐三十春料為新雨舊遺民也知往事如流水紅檻重來是後身鄉樂可風色莫雲催野眼歸來新舊游偶失扶桑踏烟向海江一問津

山村先生挽詩

御史斋旅失斯隣千載風流可復聞果有丹砂輕縣令竟無以綬得軍中規嵗月孤青箇石室文章閑白雲滿畫依芭悲獨五絃長高馬旌入影

喜方部父先生至黃懷山南先生

憂世秋官失離群尚憐青翰射蛟蛇山中舊別期猶在嵗晚相逢感易多菊衰神像成丹宜靈光風雨再皆義百年敦重斯文寄語先倩程可奈何

訊父先生有詩見次韻以和

耐翁故復可憐人傾蓋相安四十春華屋山丘如隔日夜床風雨得頌的書義異業仍仍在橘刺兼指一一新湧寫皺京寄寔漢大荒誰見丁麒麟

寄張如心

澤畔伕儒把一盃擣來播首獨凄凉連天新雁初泥日匝地寒花欲有霜開道為郎須白髮未殊高枕待黃粱紅顏好在張公子坐聽松風春晝長

送王傳門靜江教授

丞相威名震百蠻蕭然異代得吾賢當存忠烈三相去官學惟令山海傳北望大平連上國夜占龍尾寺中天笑風判卿當不土未覺青春雨露偏

碧蓮峯下駐飛驂風土還知又自諳曾有新書傳萬頃空到舊俗仁周南深望盡日速山見無草緋特起攝崇墳重街又強食飯諸蒻丹荔与黃甘

送揚州傳學正

千淮控帶列城連尚想青春虎豹驂二日江山花球玉萬家燈火沸笙歌舊遊才俊登文署好頌程千秋聖朝芳業環花兒女事可勝風月旦華鋪

余山

春雲不落厭無歇沙岸斜差石有枝靈嚴渉蹊芳艸徑一舍旡現白鳥傳晴寺列門翻孤日山木昏昏接翠藤後夜清風溪畨今夢遊空指上方燈

龍潭山

二月青江照眼明避風舟楫溯迴汀新雲挾雨時時黑怒葉崴花樹樹青習隱未成陶令賦行詩聊共屈原醒碧潭光景無門息先看魚兒點翠萍

還興

青雲如夢慨平生白鬢驚春怨歎先新覺交存隨日別強從頭色逢人行百年松攢誰能去五畝煙霞故可耕安金掃除須次盡少存何得尚打輕

次韻方子戢觀朝

先生潮落有時休潮暮異見幾白頭被髮祇諳迎頗沒側身寧解降茶流江吹碧毛人獻曉雲閉朱旗海氣秋後夜月明大庭求有誰能此試登樓

次韻子戢秋社歸燕南

久悟清都是夢中未嫌經禍任飄蓬時情冊冊心如醉過識紛紛弄欲醒會種粉榆依漢社共諸禾黍燕西風蹉跎偶負平生約已復人間歲一終

予與劉君師魯為文字交十有四年而固未相識也茲過武林偶遂良覯有喜而賦

嶄迫神交十載餘青楓落月幾愁予何言此日同傾蓋莫謂工生未見書大上王堂終可到山中金匱得長虛故多餘事宜商略可待秋風怨索居

抗州寓里中一二同志

故山有路去無行悵人間心夢不通浪走紅塵我自笑舊存白社竟誰同賞中好如千嶺秀眼底徐觀萬馬空風雨未休鴻雁斷此懷風物故難窮

同候上人謁崇真師于龍翔上方修撰鄭公適至輒成小詩用紀嘉集

坐階三老盡文雄玫爾衣冠不苟同談笑宛傳成故事畫圖想像見高風拆崖方與從標峻碧海誰能鐵網空謀託下陳虛日說飛揚無力思何窮

客樓雨中

江城飄泊動經年盡日高樓閑過前睡起小窓打聽雨岸旁垂柳已去煙坐挽成月今如此每望雲山欲泫然尚喜存花得諸

彥時將樂重寄新篇

次韻答吳春卿

不謂紅塵拂面時軒然一笑一舒眉晴風石鼎浮花乳夜雨春盤冷碧絲握手邂逅成三宿論心那覺十年遲酒船魚網歸無計未必山前白鷺知

送楊山長歸錢江

百里鄉心海鴈飛三年官況野鷗知兒童早已占歸信弟子應能頌去思茅屋荒田春草草杏花深巷雨絲絲人生適意須行樂駟馬高車恐未遲

寅德懋同登惠山

城南日日望蘇臺如畫重疊蓋一山何意茲成邂逅與君攜手共躋攀鉤衣亂石過蒼崖看面和風帶醉顏尚愛碑銘多揩則俗書且勿鬪妖嫺

重遊惠山

十載重來思悄然勝遊邂逅一開顏高林有色煙雲淨曲徑無香草樹閒漫遺金椅催白日幾株紅粉淀青山南朝舊迹今誰記勝概風流不可攀

湖山遇葉士心回寄郭輝卿架閣

謝公城下踏春暉最憶東園夜不歸吉月清樽波激激高花銀燭霧霏霏未愁強辭蹤跡政恐重來燕麥稀大地風塵竟誰料九霄一鶴看雲飛

大卿牟公挽詩

豪光一夕失崔嵬多士相逢淚雨摧夾道共看丹旐去遺民猶憶繡衣來蕭蕭悲吹蘋花冷渺渺鄉山杜宇哀從此貞元舊朝士臨岐無語重徘徊

後生無復覩儀刑青史徒煩列姓名窮有遺文成鉅冢死無餘上銘旌瓜田方徑蓬蒿沒玉樹偏依雨露生舊第淒涼床知有塹齡林風月向來清

次韻牟主簿南湖客中

隱然仙境底幽湖翛然高興不枝梧也知白髮行相待無奈青山不受呼過眼光風殊備撲衣多露已塗塗相逢幸及南枝好一笑聊須引一巨觥

次韻訓導教授芳庵別業

故園烟樹倚江郊良愧求閑未得閑吾愛獨憐黃葉下高人正在白雲間卜築偶遂容休止挂兩屐共往還未害看山仍挂笏一竿付我釣滄灣

次韻劉舒晉輔教授

落拓江湖久不歸相逢邂逅及茲春承恩閒煙際闌挽動誰共花前玉彩飛青眼故多知已在里頭未覺壯心違赤霄孔翠吾何學吟嘯雞鴨自肥

花信

已將芳信去簇雀千林紅紫想紛披幾經夜雨無恙試問春風竟不知紅白花蜂應有夢野亭五馬已多時殷勤却是江南客曾擘木霜寄一枝

草意

澹煙斜照舊離離吹漫芳心欲向誰可是忘憂餘句得若教猶倚定無私東風江上何人識雨國春來有夢知留取青青承雨露未應紅紫浪相疑

十八

五言絶句

山中偶題

古苔隠石色寒花明藥叢有時白帽雨終日青松風

夜坐

涼風動千里孤坐思滄洲白露洗明月青天此夜秋

七言絶句

寒食舟中

東風溪水碧漣漣溪上青蘿獨繫船正是落花寒食夜水煙沙月又啼鵑

柬御史王公

有人新自甬東來別後音書第一回欲問布帆無恙否豈知塵世偶逢來

被髮胡為竟渡河由來魑魅喜人過不須待賦山陽笛一曲箜篌哀思多

早崇樓身擬鳳池桑田為海已多時路人方為乘驄止流水生涯遷可悲

玉堂政要謫仙人何意先成采石墳人物渺然此事異漫令平地有青雲

金鼻原頭草未生兒郎饑已去騎鯨黃泉會有相逢處轉見人間子母情

掉頭東下若匆匆徑挾群仙入貝宮眼底珊瑚高百尺釣竿吹折一絲風

暌液中流事可歎海雲飛雨失青天陸郎地下驚相見應許來遲二十年

孤兒忍父母憐兒忍見銘旌獨返時畢竟江魚與螻蟻世間何物最堪悲

舊家猶說刻劍痕秋風已到孟嘗門殘燈落月天涯夜翦紙誰招帝里魂

大吳門象政縱横誰說燕山頂上行海角今宵風雨惡夢中無路弔先生

金陵客中送友人歸里

青陽河畔杜鵑啼歸路如弦去不迷應到故山叢桂下哭人騎馬學聽雞

有感

橘柚青黃照眼垂秋風籬落自紛披可憐王令登臨罷不獨潘州有荔支

虎全需字投隨淪鼓刀屠狗正求伸可憐風雪南山下未有窮年射虎人

與密台張子良同游北山智者寺歸復與子良至赤松由小桃源登東丹山謁二皇君祠回宿寶積觀

天風吹我度崢嶸春著千巖瀲灩青紫陌紅塵流有此十年空負此山靈

芙蓉峯下南朝寺水秀山明雨後奇更向水窮山盡處一庵高貯碧雲師

却問仙山去幾程白雲如簇近相迎直須不脫登山屐行盡松聲與水聲

山中今是太平民尚與人間隔幾塵流水桃花三百曲莫教重誤武陵人

偶看飛花逐水紅不知身過紫雲東回頭旋覺塵緣別惟有青
天面面同

雙鶴冲天歲月多至今吞心壓嵯峨劉郎不是無兄弟李此丹
雞白犬何

坐愛春泉響翠微玉花吹濕薜蘿衣何人為挈冰壺被共看青
天白練飛

削立城心攬白浩發起日月費撐支一朝頓在闌干底始悟從
來見處卑

遙憶仙禽鶴髮翁清泉白石溯奇胸看為此日千峯頂更試平
生九節筇

一宿山中竟莫留可能長作赤松遊殷勤好去張公子休受人
間萬戶侯

避暑圖

一丘一壑古遺民十里清風不屬人閒對青山揮羽扇世間何
物是紅塵

圍棊圖

有客看棋洞口歸天荒地老已多時人言此客終無絕在裏看
棋我更癡

陶學士驛舍圖

一咲相逢亦偶然浪將恩怨向人傳無端更被丹青污猶指春
風數百年

次韻章兄雨中書懷

卧聽風水共喧宵起視青空白雨懸紙謂桑田可漲恙不知江
海欲吞天

茫茫平陸一尺水琴瑟涼飈五月秋莫為天公無皂白誤將陰
雨怨鳴鳩

故山田苗杜鵑啼客舍誰憐寄一炊頓有四門章博士不舒風
雨廢談詩

春盡餘寒去卻回江天五月未聞雷南風抵在浮雲外彈折朱
弦喚不來

桌長故山悵獨往苟生今雨歎離居誰能共飲桃源酒一醉千
年不顧餘

偶二首

父謂聲聞難作佛今知龍女解成男分明信有旁人分五十三
身第一參

息心無想成無記有見還同有相存不道昔賢殊勝行隨方顧
啓一城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三　初稿三

賦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昜劉耳校正

離居賦

慨予後古人而生兮恒索志以好脩憑祖先之遺業兮援往列之餘休尊縱角以授經兮歲行汨其已周溷賢賢吾何故兮庶遠悔而遣鄙懷躊躇以我躬兮謀前志之為謀非夫人緊予之貢兮歎踏躍而見收胡閔勉抱痛獨兮曠周旋於窮陬鄰私處而莫伍兮惱增思以懷愁昔回路之相瞻兮竭所擭以交拉奔並攢以疾驅兮入聖域而獨優彼獨何人兮予顧愧恥而歎羞惟昔者之擇徒兮極遠討而旁捜衆雜逞其既多兮避異趣之交鉶紛詡詡以鐵遝兮咸齊領而勸憂曰予行之不可兮矧將昜予以良猷焉怏悒其雖語兮弦予歌之幽幽何憬慌以顧懷兮賦狐倡而無酬哀下土之坌溷兮駭奔飛其呼咻大鷁提予以吉卜兮曷去之而返遊廣騁以更而蘇輙兮忽又感其所由非識路為之先道兮懼九折之摧吾輈羌疣瘵以狐疑兮悵臨岐而夷猶軫中情之戀嫪兮思勦鬱而莫抽覽遺行之已累兮固吾以為贅疣弗瞑眩之是圖兮何痼疾之能瘳堅所秉猶未怠兮悼年歲之易遒諒予懷之不騁兮雖坎壈其敢偷苟非予之所存兮夫又何求結煩言而招要兮遂矢心以綢繆夫有恃以為善兮詎無成而淹留

騷

詠魃

皇覽正直兮冒下惟仁肇號嘉撻兮誕生烝人胡汝魃之暴亢兮盜威柄以自神禍亟是司兮俾聞疢伸竆千里以逞毒兮豈此土為匪民歲丁未而孕孽兮倣九尻之遊亟乘陽竊出乎霾霾蹬蹬斥棄與馬兮謂肥蟲其猶龍縛帶彤刜兮疾走如風揚氛埃於滄淶兮膚我野其童爺蹣猾瓣於草木兮搏塊礫之不可食施倪偃尸兮蠶蚊死力首丘而弗違兮胡怒謀之可得狐狸餓而跳踉兮竊媒紲搆獾出戶兮室無矣聲嚚爨其誰闔兮歸火煋其宵行皇保下人兮曷極喪而極斯樂人之死乎職魃所為耗賊太和兮迺玄澤於阮施朋鉠友屬乎出入敖娭卯九關而逞怨兮予跋蹉其屢止曰無往而弗復兮其悔禍之汝昳胡披猖而蓊肆兮將窮詣乎今兹索雲霓於裝熒兮導伯強使先之怒氣烽其如饋兮僭凄人之四肢挺刃欲至乎猴顛騃睽曾遺民其愛何兮矧有秋以為期咨汝魃乎誠怯怨而險憤憑妖孽兮畔戾聖則謂吾莫汝燭乎何裸身面目而辟易有赫臨汝兮顧微臣其何力命不可久戮乎威不可久乘孰怙終而稔毒兮能自逭於天刑皇斯震怒兮尚叱咤乎雷霆斧鉞孔利兮百神效靈害畢殄絕兮豈嘉生於百齡磔棄妖孽兮渡泗清泠嗟魃弗悛兮後雖悔其何懲

答問

答客問

僕大德中不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僕方漂居田里或譏其伉直不循以為迂闊邇倣昔賢述其問答之辭云

客問主人曰蓋聞周乎道者不貞於小諒通乎變者不徊於俗度所以超舜常而建榮名者也是故劉澤捐百金而王全燕不韋資奇玩以相彌秦由此言之豈非仁者固以財發身耶今吾子毅醇餘甞兮華鼎乂文翰之林而濡道德以為家有日矣生

逢熙洽之朝名厠英俊之列曾不能被金閨歷鵷騰驤翕赩
揚眉鼓舌使聞之者膽寒炙之者手熱下是猶不得輸筋力效
習能於竹食之末然且跼蹐趑趄擇地而趨持丁執雌以踧踖
乎泥塗之爲術不既踈乎於是主人瞿然而眎縮然而哭曰
若客之言毋乃眩勢文之洸悴昧俗化之陼庳晦樸詭之升用
而將乘之階紀也曩若王遼參戮摽促接足悴悴埠埠塿堙之
蟲儿奔走馳驟以犂角諸富者蹈瞰券貪若嬰毀辱當是之時毀
譽褒行懷貴潤以賈媚悅若盡不可勝錄也一旦恩移勢奪推
傾位軋金鑠石毀星離電滅信夫以貴交者貴盡則交疏以
利結交者利盡則交絕備其便翔捷疾更起迭作朝歸要津夕
蹭蹬羈旅曾得喪之幾何而蒙詬於終古是宜賢子殉志於箪瓢
客運噎脘於商賈長驚獨立蟬蛻滓濁而弗顧也今國家陶甄

知庠淳原軼塡震鄰羲軒厖恩盛澤旁魄布濩閩嶠方趾之民
浸沐神化若無不拘信讓揭貞素籍禮義之杔席邪中正之宥
籬時則羣公庶尹濟濟蹌蹌列騰声發釆作世王雪聲若以伯蔵
爲太傅曾參爲司徒公儀休爲御史孟公綽爲尚書原思爲博
士於陵仲子爲大夫范蠡給事於黃門黔婁待詔於公車嗚呼
此非常之際亘億齡之所無躡是遐陬裔壤巢岸之士莫不訏
頫振華纓冠緌履喁喁于于以觀羔幣之所徂雖以朕膺實無
朝佔夕呻亦且睢盱抃揍盡浸齒而無間也然而海速初時
默有宜故甘生以童孺都上卿而太公白首廼爲萬乘師此理
之固然而物之不可必齊者也今吾子與盛時而談射策當
居而言財利栗之何哭焉王良履之舒徐而欲挾戴難騤窴以
助其駛耶客乃憮然有間曰夫市井之言不足以陳於先生之

前固也敢聞君子之將售其志者亦潔焉以爲高矜已以自喜
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百里用蔡鬻身五羊鞅介嬖堅
廞開富疆毛生重趙引錐脫囊孔含暑而歷聘肇匿媵以要湯
是皆輕不世之闊畧持圓鑿而訣王識懼夫廣志之弗究窮卑
已而遑遑夫以蘇生疏漢婁捕纏拾遐若失九牛之一毛甚若
增太倉之一粒固宜量貲而容度繩而及亦安敢有聖喆而駢
立哉廼若樹不貪以爲名宋司城之實也弗枉尋以合汙鄒孟
氏之道也斯吾徒之所知而百世之師表也且予聞之時盈時
虛天理之常廼仁廼義人道之經是以君子立不易方故曰勿
行險徼無患名不大勿饜滿斯無患祿不隨容獨不觀夫蘭滋
九畹珠媚重淵無脛以自致無舌以自宣至其芳光晶吐郁烈
則人亦莫得而棄捐也若夫卜生投閒於乏興張季韜勁於雄
貲相如發軔於武騎次公奮迹於淮黎是亦非寡人予之可樂
獨共已俟命而奚疑

雜著

賈論

易嘗觀於賈區乎吳之鹽蜀之布會稽之美箭代之名馬至於
濟泉苞茹筋脈藥物之衆無不叢聚區分而貝璣丹銀重淵寶
谷怪珍之産又皆篝火暖綿冒百死之禍乃能奪而出諸究窮
蛟龍之宅亦且畢致而錯陳焉彼其役傭工費舟車遑遑騷騷
心計目寧啇者闕若在宦官者匿而藏者辨之患弗良駅之度
弗暫且辨而良則售益傳聚而豐則獲益厚其貨識于金也人
且以千金至矣求其張靈肆及枵囊自厠其間而能以操奇贏
者無有也於是日昃鼓起聚金逆市者莫不鱗集蟻合辨物以

莫貴焉方其講烟墟之中一旦有委千金於販夫販婦而未嘗少見德色者誠將交致其利而向之千金非以施愛去爾也仁義忠信士之大寶而爵祿車服國家之千金矣夫其爲寶也非必燭幽縋深涉死地而後能有也彼飾喜懷將號呼以望售者何憧憧耶債人之直而能無德色者又幾人耶嗚呼市井之事學士大夫所共賤鄙而盡以湾齒牙也今之稱乎大人君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

讀賈生傳

屈原死後百有餘年而漢有賈生以適去過湘水乃投書以弔屈原太史公蓋合二子以爲傳夫亦徒見生之爲文愁痛無聊發憤壹鬱不殊於原而未極其趣者也夫懷王受欺於張儀頭屈原而不用身陷函秦爲天下笑頃襄親位其亂而留不悟又怒原遷之江南而楚亦尋滅設屈原者誠悼夫存君興國之志終無所伸而爲是發憤無聊也生之在漢非有肺附之親麾武之久頃於卒然遇主之頃欲使盡去其舊而唯己之所欲爲一不見用則遂自附於原而待其君以亡國之主誠何理耶夫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事至不輕也大臣不聞議士不與而遽自草具其儀法可不可哉絳灌之屬皆先帝舊臣苟遂嫌而不言則誰當言者且此三四公位爲將相爵爲通侯權寵之盛豈復有過於是亦何忌而不容一新進之賈生耶然則謂生以讒去而遂以配於屈原者甚不然也夫生之始欲改定制度也將無以天下爲既和洽歟至其論厝火積薪之勢顧在乎數年之後凡其言之可行而必效者大抵皆南遷之餘也吾意生以憂患悚迫習於世故未必不悔其前言之易而尚肯尤人之短已哉然則今之疾視絳灌之屬而比之上官子蘭者又非必生之志也周人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絳灌之屬要足以知此徒使加賈生者不得盡其材反以年少初學而見斥遠則其家族賢之歎非不幸哉

陸君實傳後敘 [illegible]

陸君秀夫之死楚人龔先生開既爲立傳且曰君實死事得之里人尹應許尹得之翟招討國秀翟得之辛侍郎來華而君實在海上乃有手書日記日記藏鄧禮部光薦家數從鄧取之不得故傳所登載殊弗能詳至公之官位爲丞相爲樞密使亦且貳其傳而莫能定因字稱之曰君實而不爵蓋闕疑也僕往在金陵客有來自番禺者頗能道崖山事云宋益王之踐帝位也不踰年而改稱景炎 [illegible] 又明年四月戊辰殂於舟中 [illegible] 越三日庚午衛王昺位是日黃龍見海上羣臣皆賀乃升其地爲翔龍縣 [illegible] 拜張世傑少傅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陸秀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餘進官有差 [illegible]

[illegible]會雷州失守而六
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乃稍北徙廣州之境五月寓梓宮於香
山縣尋葬其地上廟號曰端宗陳宜中以宰相為山陵使事畢
宜中一夕浮海去莫知所之[illegible]
[illegible]六月世傑等
遂奉御舟抵崖山崖山者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
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鎮戍世傑以為此
天險可扼以自固始不復事轉徙矣[illegible]
[illegible]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能[illegible]

及夜泊仙女灣俄有天火飛集其舟延燒衆舟幾盡[illegible]
[illegible]八月庚申月貫南斗巳巳夜復有星大如缶衆小星千百隨
之自西北流墮東南海水中聲隆隆如雷蓋天狗云[illegible]
其年十月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使張弘範以舟師由
海道出漳潮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李恆以步騎出梅嶺[illegible]
[illegible]明年正月己酉
朔宋改年祥興行元會禮丁巳登海舟[illegible]己未弘範兵至崖山庚午恆[illegible]
亦以兵來會乃先遣斷其汲道舟人茹乾糗餘十日渴甚則下
掬海水飲之海鹹不可飲飲者亦輒病嘔泄軍中大困[illegible]
二月戊寅朔世傑部將陳寶降[illegible]

[illegible]癸未大戰恆南向隨潮下弘範北向隨潮上夾攻之自朝[illegible]
至日中戰未決會日暮雨暴作昏霧四塞宋師部伍大亂秀夫
朝服抱宋主赴水死[illegible]
後宮及百官吏士從死者以萬數國秀等文武班行之[illegible]
降者猶百餘人是歲實至元之十六年也[illegible]
世傑知大事已去乃挾闘艦十八潰圍奔南恩州五月庚戌還
至海陵港遇颶風舟敗死焉餘衆盡沒自是嶺海間無復宋軍[illegible]

[illegible]其事往往傳聞不皆實嘗有志論錄附傳而行以備本學然恨[illegible]
其不能記陸公終何官[illegible]又慮所謂三十年前道里時曰
不容無小失誤故久未敢稱述後遊宮城有蘇寶章者縣小吏
也偉雅遊見之戲謂曰前朝貼職乃有寶章許以是字汝歟吏
亦帶職耶其人無所對旁一人曰是人乃蘇劉義之子以恩補
官得直寶章閣人習呼之而莫能竅其字也[illegible]
偉為之嘅然想得以向所記客語質之其人故為不問者徑云
僕嘗見之洞念曰北宋大國也其不足徵久矣它何識焉姑
叙客語傳末庶幾俾疑之義云爾至大二年春二月東陽布衣

黃溍謹叙

說水贈蔣春卿

陽羨蔣君春卿嗣主安定教事於吳興以秩滿去友生金華黃溍送之苕溪之陽酌之水而與之言曰君知水之為物乎散巖竇空一泓之多遺針投芥可指而取非不泠然水骨雪膚也無挫焉湖焉斯可耳及其去而為湍為瀨也驀山躋谷歷百折而弗顧不既壯歟然而迫於風則鶩挹於石則怒矣若夫匯為三江鍾為七澤茫洋演迤涵煙霏而浴日星者蕩不知其幾百里泊乎其休汩乎其不可留沈沈乎黃龍之所宮穹龜鉅魚之所家蜃蛤生焉而不以為臨也來牛去馬飲焉而不以為耗也鳧鷗出沒焉而不以為褻也蛟蛇投焉而不以為污且辱也神妖物怪居焉游焉而不以為異也千態萬狀交起互滅淪況亦宰君亦曳之莫能害其蓄撓之莫能亂其澄潴之珍參錯朗耀而荒杳醒石層瑣附麗之物亦無所不容也嗟乎水一而已其量之相遠固如此非夫所處者異勢耶今君之去山谷也久矣接天潢度瀛海且有日盍亦拓七澤以為襟都三江以為帶而無以是氷雪者沾沾自憙哉雖然水行天地間其通也愈泰則其趣也愈下孔子蓋稱智者樂水夫不激不流非智者不足以與此君非智者與持消滴以助波瀾秋濤類耳離歟餞風帆濤張因次第其語書以識別

記先世墓誌銘

右墓誌銘二通前銘黃夫人宗氏於溍為七世祖妣實故京城守兼開封尹贈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堂妹作銘者夫人之穎也簡子也忠簡薨于汴歎曰將士去者十五汴人以穎甞居戎幕得士卒心相率言于朝請以繼其父任時已除杜充留守乃以穎直秘閣為其判官尋與充議不合去秦檜枋國參政李光得罪免穎坐貽光書有忽聞遠適豈勝惶駭等語降三官銘作於檜死之月曰右朝奉大夫者其元官也又兩月遂為兵部郎中終其官後銘居士黃公夫人第三子是為溍之六世祖公第二子諱紹祖則溍之五世祖也作銘者公之甥喻良能前銘叙女適翰林光者其父也以子貴累贈中散大夫子男五人皆黃氏出而其四人俱以文章家知名良倚良能同擢紹興丁丑第良材國子進士良弼國學進士龍川陳亮稱烏傷四君子叔奇之文精深簡雅季直之文蔚茂馳騁叔奇者良能字季直者良弼字其二人則何恪茂恭陳炳德先也良能仕于朝嘗為太常丞工部郎官以朝議大夫義烏縣開國男致其事有香山集行於世而此銘不載集中居士公樂府蓋題秦檜所建太平樓佞臣謂檜也公歿迨今百五十有五年遺文皆散落惟所賦樂府猶為人所傳誦溍嘗訪求得它詩文與樂府合五千餘言第為二卷間又役宗氏得此二銘謹錄而藏之庶來者有考也

記居士公樂府

右居士公題太平樓滿庭芳詞誌銘稱公所作樂府也舊傳秦檜所建按宋史紹興五年五月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發卒葺怪石嶺太平樓殿中侍御史張絢劾奏其事沂中坐罰金是時檜已去相位則樓之建當在檜秉政初暨檜再相和議成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之美樂府所為作也時檜命察事卒數百游市中聞言其姦者𢹂捕送大理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

萬里外忠正之士多遯山林間公亦歸隱不復出矣吾既錄二
銘并以公樂府及何公恪跋文附見其左恪乃龍川所謂爲僞
四君子之一也

右居士公和東坡百字令見苕溪胡仔所編草堂詩餘評曰東
坡赤壁詞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近時有人和此詞題於鄱亭
壁間不著姓氏語雖粗豪亦氣槩可喜蓋以家集較之不同者
三十九字家集蓋近歲僭從族人訪求編入而苕溪則得於當
時壁間所題然亦間有舛誤而不可通若乃傳刻之訛也今悉
以家集訂定焉

山南先生集後記

右山南先生集凡二十卷記曰辭必已出古也昭不必如詩玄
不必如易而太史公書不必如尚書春秋十三國風之作大抵
發乎情耳矣然而止乎禮義發乎情故千載殊時而五方異感
也止乎禮義以天地之心爲本者也其爲本不二故言可得而
知也有如先生之閎材傑志百不一施而其言猶莫爲世所貴
則言豈誠易知哉蓋先生自少時爲舉子業已能知非之還其
年邁而氣益定支離之習刊落盡矣故其爲文逸出擺脫繩排
風雨之所潤動雖茄吳并不擇地而鯀發人見其倘佯恣肆惟
意所之而止耳世之善爲近似者方竊竊然揣量剽擬譁衆以
立的而曰吾古學也陳性命者蹴幽微辨名數者辨豪末而先
生之文過而不行矣孰知夫縣縣僓僓浮湛俗間其自視吾言
惘甲闌蛇蜿爾豈復累於稱譏者耶僭受學於先生最久且覩
誠惇其餘芳溢流無所託以被于後乃因先生所自序夢禁痴
寄聽兩留稾若合而一之目曰山南先生集嗚呼是其爲言也
非出於古非不出於古也夫能不二於古今而有不以天地之
心爲本者乎綿千祺貫萬禩而無遷壞淪滅者莫壽於是物矣
區區之誦檢尚矣爲哉姑用以致吾意焉備先生之氏名與出
處大槩紛既爲之述茲不復云

贊

閑閑眞

客有謁玄教嗣師閑閑公於僊苑曰夫閑無爲也無事也公固
方外士亦旣登於天之庭而主列仙之籍烏乎閑僊閑而笑曰
蟪蛄蜉蝣不足以語悠揚之高蟪蛄不足以語滄溟之廣安得執
迂儒曲士之見以窺夫隆名者哉請質公之道以袪子之惑可
乎客曰唯唯乃爲之贊曰
謂之仕也而兵家廟於泥塗謂之隱也而寧于山林於焉審哉方
昭昭我且千千載知夫白若辱大方無隅出入消搖與道爲俱
放情八紘之表游心萬象之初是固軒冕所不能縶丘壑所不
能拘夫閑之又閑者非斯人之徒也歟

碑

長興州東嶽行宮碑

今天子履
帝位作神主所饗奉吉玉于廟于郊則遣偏禮羣望且俾有司
賦時事圻鉞惟長興之爲州北距泰山幾三千里而州西五峯
之麓嶽神別祠在焉知州前秘書少監呂公洪同知州事令監
察御史馬公鎔承命露陽祇帥僚吏卜日之吉咸會祠下聞盛
既坍法器既實備服就位周視祠庭棟桷腐敗階序圻陊登降
俛仰克施大懼虧民望貽神羞無以稱塞旨意由禮考宜

將有加飾迺肖像用為衆倡僚佐吏士交贊而協與焉於是州之大家洎浮屠氏下逮市井工伎販傭之夫莫不稱力而受事分曹而賦功凡所以經畫而相勞之者合志殫慮靡有弗恪廉楹繪栱煥焉聿新龍鸞帝服具嚴像設屋之以間計者總七十有八因而葺治者四十有九撤而新制者二十有九經始於皇慶元年之十二月而告成於明年之三月謹按祭法諸侯山川在封內則祀之未有越境而像祀者岱宗魯望也遐方逖壤奔走祠事罔敢自後何哉公羊氏稱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威神德惠之所加被列諸守祀夫亦禮以義起者也或謂人之生命伸實制之故特為世所敬畏而尊事其果然耶惟時長吏兒謹命祀匪懈有虔不宜無以垂示來裔也是用揚之頌聲勒茲樂石其辭曰

巍巍岱宗包方伴圖列牧莫京和氣絪縕有渥其澤[illegible]死休所加仙閣神府式垂號名惟帝有命崇飾典祀守臣是膺頓念茲宇棟毀級窺傷焉靡寧迺制貲食迺程匠傭新廟以成奕奕新廟豐屋峻墉[illegible]有神樂來歸世其嘉祥旁達下盈肆時外服遐聞觧俯畢揚鴻靈彌穫極哉作皇之禎屏我有邦儼乎萬年與山不傾篆刻頌辭昭示後則毋替厥承

記

湖州路總管府題名記 代趙學士作

古者諸侯之國必有史官太史公始據其所述年經而國緯之合以為表羞侍使有民社者幸而覽觀焉必且曰某年為何時某侯為何人而我何如也自秦置郡縣既不容有私史猶[illegible]所謂題名者而可闕與吳興為郡曰內史曰太守曰刺史曰知州事由晉王羲之而下凡若干人亦既列其氏名于貞石矣粵自聖化南被 國家遴選仁哲以惠華茲土若聲相聞迹相接而迄未有所登載也今總管某公始合長貳立石為題名而屬予以記予惟題名之設本以昭歲月辨爵秩繫其氏名與其所以去來而其人之賢不肖可知也寓善惡而懲勸存焉此太史公之深旨而春秋之微權也昔司馬文正公記諫官題名而繫之以忠詐回直之目使來者知所避就嗚呼豈獨諫官也哉

序

陳茂卿詩集序

詩之為用其徵實乎輶軒之使不至而扶飛霞鬱明月者徒以自怡於萬物之表而已夫音奏之悲涼其象之荒忽而若瀰漫無為至其使幽人猜士有適而不對或者舒揚振導之益猶有貴乎覽者顧謂其如瑤華琪樹世所罕見探而有之或嗇於用若吾亡友陳茂卿之為詩其亦所謂瑤華琪樹者非耶茂卿平居惴惴寡言容貌不能動人生三十年未嘗踰里門以死故時俗識茂卿者而茂卿之自窮亦果矣自予與之交而善而弗獲窺其奥茂卿既死訪遺稾其家亦既無得蓋以殉葬焉圖追次錄所僅聞而可知者為五七言古律詩若干篇嗚呼茂卿緣情序事清遠激越其窗於用與否予固莫得而知載而傳之四海之大千歲之久烏知其不有合也而茂卿孑孑焉自窮如此有可為追惜而悼慕乎然予聞之荊山之韞豐城之闕必有僕以

彰其用雖玉煙劒氣非窮山窟壤之所埋滅物之顯晦固繫其
遭哉序而藏之庸俟知者不復贅為讚也

送葉審言詩後序

嗚呼四民失其業久矣而莫士為甚非謂夫賤且拘之為病也餔餟以學之給使以優之所養有古之所無而所就無古之所有何哉蓋昔之生齒衆矣未有不使以士君子自為者而今也稚以其占籍為斷焉耳方儒服俎豆爛然勃興而秀人碩士不得業乎其間者比肩而是彼施施焉于于焉逐辰飽食而肆其力於負販技巧者亦豈少哉幸而有能或觿激發稍自出以售於世或者且將摩之以簿書束之以律令使之伏其所長而效其所短辟猶任劉累以飯牛責卞莊以搏蟲抑又失其業之大者也若吾葉君幼而學壯而仕未始一日而去夫翼庠術序何

謂能不失其業矣乎然予觀君之用其材奮乎若驥而爭馳於徐秋也躍乎若乜飛而矢決也歘乎若揚飆風簸巨海而高驅大舶出沒後先也嗚稱蓋譽踊溢未已庸詎知不有奪其業而用之儒服俎豆之外者耶今方由吾烏傷教官以秩滿去吾烏傷之士咸相與侈為歌詩以識其別而鄉先生宋公序之備矣予固有志於士君子而重失其業者能勿歆羨而惜歎乎雖然予懼夫奪之者之將至也姑因末簡而私焉以著吾志庶幾乎君無輕於去就而若予之有所羨慕也哉夫以君之絕類殊能宜有不止於參龍刺虎者若將以游戲出之則非予之所知矣

送孔周卿序

昔者七十子之徒蓋以有若為似夫子而師事之矣它日辯以不能對諸子之問叱遊而退其記言之書終不敢字稱之而猶必曰有子焉彼其以孔子未久也於質貌之偶同者且尊慕之如此則凡後孔子千百歲而生而見夫隆顙若升曆者圩頂者河目者面如蒙倛者得皆駭而拜之不暇況其子若孫之克肖者乎厥今孔氏之族日大以蕃其能服詩禮如仍魚察性命如子思者亦雖莫得而悉識距夫子五十四世有名文楫字周卿者予所識也周卿至教吾烏傷三年矣嘗以秩滿升吾烏傷之士莫不華其行而悵其去予竊以為孔子之道如天之無專覆地之無獨載日月之不擇物而照顧豈私其家者耶誠令流風餘澤之所存必孔氏則宜列之公旨建之方岳俾諸大夫國人咸有所寓其尊慕焉可也又豈一州一邑所得而私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予固未能遠以吾周卿為賢於有子不猶愈乎隆顙升曆圩頂河目面如蒙倛之偶同者耶周卿行矣予

之屬望於周卿也亦可矣凡離曠之思愛助之意既形于郗公之篇什故予獨論其所貴乎孔氏者如此云

送徐生序

異時為舉子業者劬躬苦思斃斃焉穷究乎經史百氏之書總不得休拓不暇沐然後能以其藝角強而取勝幸而有能自拔於千萬人之中無不羸頓笥書呻呼踊躍舍乎京師以鬭其一日之技或者屢進而輒弗利又未嘗不閤戶營營求游其鋒鍔而望更進焉國家愛士不欲使卒廢乃為之定制凡得舉十有五年者即禮試于禮部又十有五年而逢升之天子之庭於是天子亦且閔其老而以故事特予之一官幸者乃得為縣文學其勤且久如此而今也一吏寫常之踐輒升而居其任可不謂大幸歟夫一考之勞非有三十年之遠環十載童子而授之句

讀非有抗千萬人之難也而又有官稱之美祿食之富豈若夫冒險途觸罟擭掣然亟往亟返連蹇困踣沈鬱而無聊者哉逸周其力而厚食其報是宜吾黨之士撫卷擊節以歆羨乎徐生之去也況夫嘗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而不得一官以展其動且久者能無所致其歎慕之意乎予獨以為向之求於生者十數童子而已耳一旦峩冠大裙于于揚揚執經以升於高座則人之嘶君將有大於童子之所求者矣惟生亟幸其所易而忽其所難則雖抑首於金馬揚眉於石渠而無怍焉可也尚何文學掾之足云珠玉在前予無以復進敢道其所望於生者冠諸篇端焉

送養直師序

始吾聞浮屠氏稱其道與孔子異而世儒恒譏其夫尊卑略貴賤無君臣禮其果然哉歟今薄海外內郡縣所置王館之官稱與角立凡府署之崇庳徒之盛往往賦守令而其徒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有加焉吾於是知尊卑貴賤不可牽制而浮屠氏果無以獨異於人也夫何世儒又有譏乎其用於時者以為釋氏子宜捐貨財毀衣服木茹澗飲以求其所謂道誠不宜逐逐焉唯印組之為務也嗟乎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且古之生人必有君也而一人不能以獨理也必將攸其賢者能者而授以事則夫賢者能者宜為世之所不捨使浮屠氏卑於是而後與人異情耶若直師之負材傑驚癈鐵不見捨於其徒者也今方出而官於甬東甬東之人苟隸乎僧籍者咸其來而聽命承事之久矣是宜於簿書號令之外有以淑其衆矣其行也猶有與乎吾徒一言以為贈天豈何歟於其道而思有所闡乎

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人之所以為性而道之所以為本也其為本不二故浮屠氏不能苟為異也而吾且安取異哉顧其衆皆於世者不可以無所焉耳甬東之文學掾曰物君者吾友也試往諗之其以吾言為弗畔矣乎

題跋

題陳茂卿詩卷

茂卿贈予詩稱古之賢達士不逝當世知易哉保令德千載以為期鳴呼其望于至矣而固茂卿所自志也夫窮一世之積毀不見動其心而獨有待夫冥冥無情之後世誠亦可悲矣今其自託於千載者何如哉攜卷及此泫涕而已

題山房集

孟子稱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詩生於心成於言者也今之有心而能言者與古異耶山謳水謠童兒女婦之所倡答夫孰非詩彼特莫知自名其為詩耳或若窮能探幽發奇使組繡之麗被乎草木是固知以詩自名而非孟子之所謂詩也吾少嘗學又而知自名其為詩顧其用恒在於山高水深風月寂寞之鄉措心立言能自異於童兒女婦若無慾耳自吾去丘壑而吾詩併亡今讀姚君山房集乃知吾所以為詩失之此而彼得之非果亡也它日從先生長者山水間尚因吾詩以求孟子之所謂詩者其有得乎

跋六經直音

周都官為汴都賦至使人不能讀雖以成宦之博洽而為之音釋其弗知而闕焉者蓋多矣嗟乎聲韻母文字子也子非母不生執其子以求其母而不得乃憧憧如是耶易書詩禮春秋

揣摹模擬以得其說者不為不近而虛亡罣者得其於見處指以
示人不即章句亦不離章句蓋其自中者以全象見矣爾有待乎
共討其同異豈以予為善觀畫者耶雖然予知畫象而已詩欲
識真象當求其非石非繩非床非甕非臼非箕非杵非蘆菔根
者可也而予尚何言哉

書

上憲使書

僕為傷之鄙人也郡縣不見訴薄祿以充貴由是眛眛於一乘
鹿幾求伸其所欲為重惟呈身識面昔人所恥輙不敢踵門納
謁以速誚讓庸稽不腆之辭致其區區於下執伏惟少垂察焉
僕聞國之所與立者曰人才人才之所由興者曰風俗而風俗
之所恃以不墜者曰大人君子古者士之仕也上有求下之制

下無求上之法故夫學脩于家行孚于人者其鄉之老之大夫
若列國之諸侯且以禮而賓送之漢非古矣然而州郡之所舉
公府之所辟要非有待於人之求之也唐宋以來士子得以投
牒自試而下之人始有求於上覬幸之念生趨競之俗成矣
國家剗除前弊所試為課以教不爭其貢士之法即鄉舉里選
之遺制也立法不殊於古而得人之效缺焉未著豈風俗貴為
之歟且古者舉一人而不仁者遠今也一有所舉而巧取豪奪
者不知其幾人雖有瓌偉傑特之彥且逡巡引却而羞與之比
又安能俛首匍匐以事迂曲於其間哉故所得非鄉里之富民
則貴游之子弟耳蓋夫睥睨而欲前也其言以為凡物之適於
欲者未有不求而得之矣何世之操予奪之柄者亦且曰是宜
有求於我者也然則廉恥之不立豈獨忘身徇勢者之咎耶伏

惟明公以君子之德居大人之位又適以觀人風為職其於俗
化之變遷固宜有以品調消息之是未可以為細故也僕生而
寠微衡家世遺緒不失身於農工商賈之列幼而知書年十五
六而能屬文時之鉅工宿學皆奇而與之進莫不玩其華而望
其實也僕於是忽然以疑釋然以悟盡棄俗學之陋而務極其
業於力之所至凡聖賢精神心術之妙古今廢興治忽之由固
嘗窺窺之而未始敢以為有得也不意今茲誤玷選舉俾受察
於下執是用囊書裹糧而來且竊予觀承明問以少抒其平生
之素計曰僕命不為不久而寂焉無聞於時躊躇欲進而不能
欲去而不敢上之人未聞有求於僕而僕方汲汲焉若有求於
上者其為帶留典沮之狀寧不起人鄙鼻之心而重風俗之不
美也哉僕於門下既不得有私謁又不容嘿嘿而遂已也輒敢

顓誦所聞於左右若夫引而進之抑而退之則明公事也非僕敢
知也惟明公不以僕之進退為輕而以人才風俗為念幸甚幸
甚

祭文

祭朱叔文山長文

嗚呼世其家者雖古或希宜光華之莫續顧習尚之易非惟君
子之秉心也諒以直而制行也粹以夷若良玉之不琢況可得
而瑕疵是固出于天性或者有得乎家庭之遺訓宜益大於先
烈遂能嶄然而偉觀奈何乎步武之初發而遽厄於斯嗚呼哀哉
晝夜之道天人之際蓋君之所夙講齊死生於一指兮尚窮達
乎奚擇君之自處雖可以無憾吾黨所未能釋然者悼故家之
遺俗方就湮而趨譽曰賢者之有後學百間而一覩槃靈車於

之文聡揭千古學士大夫童而習之非若夫賦汴都者之鉤奇摘隱而使人不得其讀也直音蓋嘗有其書陳君是編不過蒐其脫遺㩀其舛謬爲力亦易耳雖然不能讀汴都賦何害六經之書一失其讀則二三聖人傳心之奧皆經世之大務所賴以存者槩希矣夫使之日星麗而江河流者陳君是編不有助乎方之樓公竭精惓神於魚蟲石樹之細者不又有間乎然予聞有直音有反切反切之法本於西土今譯人所用二合字是也陳君目是編曰直音而兼用反切者蓋變例也誠懼夫音之未易以直盡也是抑可尚也

跋竹靜齋記

竹植物非動物宜若靜矣夫一寸之萌至于劍拔十尋而上者氣化而形生之也是果能離夫動耶乃若其初則固靜矣翻飛跂行未有不本於靜者豈惟竹然耶夫知竹之爲竹未若夫未始有竹之爲靜也方其未始有竹也猶未能忘乎靜也是故竹物也動靜境也物我混融境智冥合則靜且不有而况於竹耶世盖有執昔人之言而求太極於梅枝者矣先生獨於竹乎若有見焉是非善觀物而不物於物者耶欲知先生者固不必以竹求先生也

書吳善父哀辭後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求庸胡氏穉仲作始予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爲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竊慕焉元貞丙申秋予游僕華寧學間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頓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交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皐父今皐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予其遂爲吾忘年交乎謝不敢先生蓋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開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歆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間爲予上下今古人物使當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於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越客道浦陽境上謂予先生且死已而知其安也廠明年某月或又謂先生死矣予不敢即哭蓋猶冀其爲越人之傳也既閱月而韶父之子育以訃至育先生婿也嗚呼先生真死矣先生之先處州人由大父婿睦川陳氏故又爲婺之永康人先生嘗以父任入官仕未顯而所爲要以直遂其志中歲頗采管幼安陶淵明之爲人因自放山水間時與野人靜者游或發奇以泄其鬱孤感憤之思遇意所不釋或望天末危涕其所居室扁曰愚隱先生古冠服不妄笑言樵兒牧豎或戲紿之先生不疑欺我不知者以先生誠愚也晚乃取古所謂全而歸之者自號全歸子云先生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曲於德而其存遠矣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矣稽其存不可謂夭徵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之所以佑善人者君子恒若以爲歉焉此哀辭之所爲作也先生之死予既哭之以詩故弗復爲辭以附之始追叙疇昔以志予感愴之私云爾

書金剛經後

予嘗見說象者以爲其頭如石其尾如繩其脊如床其腹如甕其腳如臼其耳如箕其鼻如杵其牙如蘆菔根已而取盡象驗之良是它日過南人而問焉則未嘗知其爲石爲繩爲床爲甕爲臼爲箕爲杵爲蘆菔根也而其所說無非象也何則彼固以所見者言之耳昔大雄氏有般若波羅蜜法名之曰金剛世之

道周望喬木以增欷跽陳辭而薦酒爲有知兮無知嗚呼哀哉

傳

柳立夫傳

柳江夫者名森富塗人也祖父世醫至立夫遂以其技知名立夫於醫善爲脉其治疾決人生死多奇驗然志在拯物未嘗挾以爲市也人以病叩門不擇貧富輒往或委金錢衣謝弗取即取取足自養而已亦因是見稱士大夫間而參知政事吳公尤遇立夫厚立夫亦喜爲之留吳公乃買田築室居立夫不使輒去也初立夫兄嘗誤殺人就逮當死立夫曰兄先人世嗣又有子且吾母老矣吾自度生無益於兄終不能爲兄愛其死乃自言有司願以身受刑贖兄罪吏感其誼而壯之乃義出其兄而立夫亦竟得不死然重以立夫故廢法遂論黥立夫竄吳公

然當時士多以善爲方出入門下者而特敬重立夫用此貴客不獨以其技也吳公有愛姬無子將出以嫁立夫立夫聞之探先自娶婦亡何婦死吳公卒欲以姬妻之立夫乃謝曰吾婦雖亡母固在爾吳公曰娶婦非以養姑耶立夫曰不然是方恭貴驕奢髮飾而能躬井臼以事吾母耶於是吳公止不復言姬聞而歎曰吾乃爲刑餘之人所棄吾終不可以事人即日脫簪珥入道終其身諸公聞之以爲吳公所得姬侍賓客皆非常人也以此賢吳公而益重立夫吳公既病疫立夫乃去賣藥黃池上里中子或求立夫療疾弗爲報立夫常爲稱貸於富人又弗問也會復得疾乃不敢致立夫而更迎它醫它醫以藥溫之病加劇不得已始召立夫立夫診之曰病得之勞而伏暑奈何以剛劑燥之方冬冱寒而立夫言如此它醫素害其技乃謂病家彼固有嫌於君不可信病家將遂謝罷立夫已而念立夫素長者卒聽不疑竟如其言而效乃奉幣物重報立夫立夫輒罵曰公市人何復以市人愛我也歸而遣無用是污我也里中子乃大慙悔盡償所貸錢由是鄉閭皆慕化立夫行有不可者惟懼立夫知之也立夫後以高壽終

贊曰先君曹務布衣時客吳公與立夫游而吳常弟畜之亟稱立夫賢有道者益篤於醫云以予所聞立夫爲人已殊其治驗甚衆而立夫所著有診脉圖有可用方今江浙間類多據用其書以故弗論論其卓偉殊絕之行著于篇

俞器之傳

俞器之者名時中金華人也其先事錢氏最貴顯錢氏亡子孫世仕宋凡十一世乃至器之器之自少時知讀書能爲文年十

六盜起里中器之奉室走避匿旁近山谷間會大軍南下或直其叔母劉所褫衣遂爲所得將殺之劉懼所泉器之識其聲知爲叔母急走從叢薄中出曰此吾母也即欲殺吾母者當以身代母耳軍士壯其語乃釋劉不殺而心獨商器之因挾以去是歲至元十三年也器之既與其家隔絕然幸得不死廼惕然自傷思隱忍以有所就於是常盡力其所事蚤夜如恐不稱以此得毋辱因更善遇之其年冬至京師遂以見公卿貴人公卿貴人憐其儒家子且得所以北來狀莫不歎奇之廼使受學當郎中所羅郎中者蜀人號倜儻喜士且又貴幸當是時兩都賢士大夫皆延頸慕交之器之事羅郎中數以材見稱因爲其子婿由是名益聞諸公間稍得推擇給事尚書吏部爲令史居久之用薦者以布衣對策不中被　旨入翰林與纂次本草事遂爲太

醫令史由太醫遷都水監用例補官監通州樂歲倉秩尚當改調器之自念我屬官七品是有以復其父母矣迺以親老求便養遂得諸暨州判官以歸初父母既失器之數從人問求其所在莫能得或言死矣去十二年聲聞始來又十九年迺歸閭里之人皆為之歔欷歎息其里中少年子弟多器之去後乃生無識器之者聞器之至爭共來聚觀之不知者見器之以為北人也器之歸時父母歿已久劉亦死再葬器之迺為位制服哀哭號慟如初喪且自為文以祭其言悃欵剛怛皆可流涕也

贊曰予睹器之踐踐然為渾讓君子哉跡其遭值艱難蹈白刃而不讋誠亦能勇矣至身為係累摧剛下志窮而不能自財又何藝也彼困阨思紓以有所持獨死為難乎故曰死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無所苟而已耳嗟夫以器之材窮不失仁達不失義豈俟佗曰然後信耶

行述

山南先生述

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世為婺之義烏人自曾大父祖向大父處龍父景辰無仕者先生少倜儻常落落多大志宋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女焉先生不可迺已由是名稱籍甚非直用文墨出小異也於時同舍生摭其緒論或取高第而先生故為博士弟子員亡何當以優升解褐佐德祐失國迺返耕築室南山之南賣藥以自晦人勸以仕輒不答然亦不為激詭斬絕事駭俗矜衆也居久之會使者行部知先生賢彊起以主教鄉邑先生始幡然出山即席於是至元二十有八年矣終更調長月泉有司以累考合格上名尚書親友白當詣謁先生笑弗顧銓曹謂以年未及出其名復俾正杭學先生竟不自言明年遂以疾卒於家壽六十四大德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也先生倜儻善辭辯絶人然任氣好臧否閭里少年以為厲已而相與譁中傷之卒亦無以害也先生學本經濟而以簡易為宗讀書務識其義趣未嘗牽引破碎以給浮說至其為文辭肆放猶飈駭水飛一出於己無少假以追世好世亦未有能好之者凡所著為叢藁六卷[illegible]藁六卷聽雨留藁八卷藏于家先生蓋有祿食於世矣而未顯也故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山南先生如隱者焉初娶吳氏卒再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鼎孫男女合三人既卜宅于永寧鄉白茅之原將以某年月日窆而未有以昭不朽也溍惟我曾祖左司府君以文章家知名當世先生以外孫實得其學顧溍之愚鄙方弱猶幸弗失身負販技巧之列以隤先業者先生教也先生之庇庥我厚矣而溍安足以求先生之存庸敢其世系出處卒葬之歲月以諗夫志同而言立者尚幸為之銘若誄以揭諸幽云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

東陽黃君晉卿博學而善屬文示予文稾讀之使人不能去手其用意深切而立言雅健雖之古書中未易辨也予愛之敬之適有以吉日癸巳石鼓二周刻見遺者則欣然曰是可與晉卿之文並觀者耶皇慶元年十月廿九日趙孟頫書

右日損齋初稾金華黃晉卿先生少時作舉進士後則有續稾矣先生故交元貞及師友前代遺老素至京師盡得其文而讀之愛其雅暢深密而討論精覈蓋及於古矣謹第錄為若干卷庸俟學古之君子臨川危素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　續藁一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樂章

三皇廟樂章

降神　黃鍾宮三成　之曲九変

於皇三聖神化無方繼天立極乘憲百王聿崇明祀率由舊章靈兮來下休有烈光

降神　大呂角二成　之曲

帝德在人日用不知神之在天朔可度思辰良日吉歲事有侯咸以至誠尚右享之

降神　太簇徵二成　之曲

大道之行肇自古先功烈所加何千萬年是享是奉執事孔虔神哉沛兮泠風駛然

降神　應鍾羽二成　之曲

雅奏告成神斯降格妥安有位清廟奕奕肹蠁潛通豐融烜赫我其承之百世無斁

初獻盥洗　姑洗宮　之曲

靈斿戾止式燕以寧吉蠲致享惟虔惟清挹彼注茲沃盥而升有孚顒若交于神明

初獻升殿　南呂宮　之曲

春明盛服恪恭命祀洋洋在上匪遠具邇左右周旋陟降庭止式禮莫愆用介多祉

奠幣　南呂宮　之曲

駿奔在列品物咸備禮嚴載見式陳量幣惟莊蹌齊肅將忱意鑒兮安留成我熙事

捧俎　姑洗宮之曲
我祀如何有牲在滌既全且潔爲俎孔碩以將以享其儀不忒
神其迪嘗純嘏是錫
初獻盥洗與前同
初獻升殿與前同
太皞宓犧氏位酌獻　南呂宮之曲
五德之首巍巍聖神八卦有作誕開我人物無能稱玄酒在罇
歆監于茲惟德是親
炎帝神農氏位酌獻　南呂宮之曲
耒耨之利人賴以生鼓腹含哺帝力難名欲報之德黍稷非馨
春秋頌之享于克誠
黃帝有熊氏位酌獻　南呂宮之曲
爲衣爲裳法乾效坤三辰順序萬國來賓典祀有常多儀具陳
純精是達匪藉彌文
配位酌獻　南呂宮之曲
三聖儼臨孰侑其食惟弼有神同功合德丕揚靈休留娛旋席
歷世昭配永永無極
亞獻終獻　南呂宮之曲
縮酌安歆載升載觴禮成三終申薦令芳凡百有職罔敢怠遑
神其醉止欣欣樂康
徹豆　南呂宮之曲
籩豆有踐殷薦亟時禮文既洽廢徹不遲慎終如始進退無違
神其作我綏以繁禧
送神　黃鍾宮之曲

夜如何其明星煌煌靈游斯留颯舉雲翔瞻望靡及德音不忘
瘞四景況發爲禎祥
望瘞　姑洗宮之曲
工祝致告禮儀卒終加牲兼幣訖瘞以恭精誠斯罄惠澤無窮
錫休錫羨萬福來崇
五言古詩
金華北山紀遊
靈泉
留馬山中遊遠遊雲閣宿蒼崖閃初夜雨蕭蕭瀉屋時聞清梵
音窈眇松外曲
慈堂
迢迢上方界水木翳清景山深不可留日暮衆岑棲其懷昔
遊百歲嗟俄頃
三洞
仙山高不極萬古積蒼翠清興聊暮移逍遙洞天秘最阿春寂
寞群仙勿予遲
鹿田
披榛度空荒突兀崖寺古幽花雜紅白老屋蔭雲雨前路危石徑
微迺尺不得取
寶峯
下山復上山躡屩行且迦宿雲冒長藉旭日映高樹山僧亦何
爲獨向城闉去
潛岳
潘公隼人陳迹閟丘壑草生春晝長鳥啼殿花落神來千載

上未敢付冥漠

山橋

行行指木末路逐飛雲上時登巨石憩共聽春泉響尋源竟莫窮即事成幽賞

寶石

暮投迢抵境明發首歸路舉頭望山椒遥認經行處重重巖岫閣蒼然正煙霧

中秋會宿浦陽江上分韻得仰字

胥寶仙華錄勝踐心所仰蹉跎二十秋斂爾勞夢想名談出邂逅高槩餘彷彿節至月仍圓別來山似長百年空中絮此會誰知難兩欲去吾未能不飲君宜強露叟多夕流風竹留既響昔嵯路方悠悠云何從塵鞅

龍山九日

贊邑滄海濱瀰年客將迎屬茲九日至頗愛龍山名欣然得勝踐况乃群彥并碧蘿引幽策流泉度飛觥忘適形可忘神舒體愈輕鄙劣竟何取靦顏結華纓登高謝能賦衙祿慙封此農事休萬寶咸告成庭岡一鉤樂持用吟昇平月出衆山前天空夕雲驚先民貴無荒簡書今有程悵焉難久留振袂松風生

石臺分韻得下字

蒼山面長溪勢若飲奔馬層臺跨其脊萬古迎蕭洒登臨必紛要朋來未云寡迢迢歷榛莽髣髴眺原野白雲與翠嵐務名在巖展下窮秋向搖落霜菊亦堪把賞心歎無同幽抱欣已寫千載如可期銘山僕來者

四明送王學正歸里

昔者鄭廣文高家老一官今君去冷署春花映紅顏才名世或有遇合古所難行矣高其翔青雲承羽翰下語翩翩子毋庸悔儒冠

出門送君歸君歸裁百里揚帆東海頭弭棹雙溪尾却觀雙溪流去作東海水浩浩竟日夜萬古無窮已問胡能爾為有本固如是

相君鄉先達盛業垂千春遐茲異代後世胄方詵詵誰移木樹枝遠插滄海濱優哉郡文學銅印終吳人公侯久將復錦衣何時新

送楊學正歸餘姚

舜江吾舊游風物殊不惡江水天際來宛宛帶郊郭雲帆渺沙叙翠嶂森攢閣別離不可念此日忽已昨想見春水生煙柳仍

惟濯君明父去此三徑獨豈辟空碎耿燈火月冷潮聲落近閣故人書遠致江上作白駒章無逕淮陽語云薄招要忻良會綠酒春可酌采芹有遺篇風雩多新樂因君訊同志何用慰離索

題松聲樓

長松四簷間落落無與伍天清嘯歌發肯作兒女語道人有真聽無迎亦無拒尚不知有耳況覓聲處所起視南山高明月在庭戶感念朝市人聞雞走風雨

雍熙僧舍偶書

幽窗悄無寐落葉不可數風驚葉間露中宵聽成雨起視天正碧萬里若無宇茲予亦何為兀兀守環堵

奉府帖賜高年帛晚宿孝義山中賦

捧檄去州邑承筐布明恩詔敢期稅駕惟知躡東軒時春雨新

巳亮木陰正繁褭人有耕作羽蟲亦飛翻感彼物情適念此王事鞅悠悠道長路靡靡行郊原庶與遺老逢寧聆長者言持以薦芹曝無愧賞丘園低徊白日晚寂寞蒼山根吾行匪游衍此衷誰與論

遊西山同項可立宿靈隱西菴

薄遊厭人境振策窮幽躅理公所開鑿遺迹在巖麓秋抄霜葉丹石面寒泉綠仰窺脩上猿俯笑羅去相逐物情一何適人事有羈束卻過猊峯迴遥望松林曲前山夜來雨滿雲滿崖谷繚紗辨朱甍樗房帶脩竹故人丹丘彥抱被能同宿名篇聊一詠異書欣共讀蹉跎未聞道黽勉尚干祿夙有丘壑期吾居無時卜

送祝蕃遠北上

春風吹九衢早早桃李門明堂待松栢乃失山林樸相逢今歲寒是事無深論念子抱遠志此送夙所敦利慾落其葉將使見本根痛恨日月徹穀然關浮雲奈何吾獨子聚訟生紛紜灑洲富才彥冠蓋如雲屯去去當遇合美價傾璵璠惟須用御法力行尊所聞丈夫必有事寤主在一言上以稗 聖學下以安元元我如鶴俛啄豈復思乘軒子如搏風鵬本是天池鯤棲棲文學掾平世何足云勗哉保令德契闊期無諼

陳孝子詩

南仲杭陳氏斗龍父所名家臨百丈溪父嘗從考亭夫子之子胡獨以孝稱維仲適母戚王實生寧馨盛謂我已出無然祝蛝螟仲父諱弗言王卒不自明睠然舍之去呱呱聞泣聲無運日已往頭角稍崢嶸顧天乞殞滅願以益父齡父歿盛亦亡弔影傷孤榮或乃告之故曰汝王所生王居清湖上去此無千程時仲新捧檄精廬擬横經悲號棄其官有與親奉迎安知世代易人非餘故城隣有鶴髮嫗叩之久始譍言我與汝母少小俱嫁娉汝母生汝歸去作江東行不知今在無老我猶零丁仲也聞益悲竄狼事晨征六年困逆旅冷雨啼青燈辭彼無毋離校林號長鳴求豈有旄氏大屋深重扃於焉得母處一夕相合并母子更抱持淚如九河傾三日負母還盜賊方搶攘倉黃與之遇白刃紛交攙頓首前致辭醜虜陳衷誠能令激高義相戒勿敢驚仲告以至行上天降休禎靈鴻既群集嘉瓜復冬榮區區彼蘇雖豈遂無人情聖門語純孝厥有閔與曾未聞樹奇節謠誦傳無窮此道古或希此事今可徵我歌雖云俚庶或蚩蚩祇

上京道中雜詩

發大都

辭親獨行邁迢遞抵京國胡為突不黔驅馬更遠適至尊有時巡搬羽殿阡陌宿衞必近臣顧問須耆德隨儒亦何知冗從同牧牧草深原野青雨暗關塞黑突突或年意春在游子色一身萬人中敢不思努力

劉貢祠堂

劉君古遺直祠堂在丘園嗟此豪俠窟文雄欻孤騫平生二三策匪徼明主恩瑣瑣談得失無乃市井言邈高一長揖若厭車馬諠微風過疏雨青山滿前軒陰晴條異態浮雲實無根悠悠千載心去去勿復言

居庸關

連山東北趨中斷忽如鑿開古事一門天險不可薄

聖人大無外善閉非揵鎗車行已方軌關吏徒擊柝居民動成
市廛井互黝絡幽龕白雲聚石壁清泉落地雖臨要衝俗乃近
淳朴政須記桃源不必銘劒閣僕夫躍謂我無爲久淹泊山川
豈不好但恐風雨惡

榆林

崇崇道旁土云是古長城却尋長城窟飲馬水不腥斯人亦何
辜生時屬休明向來邊陲地見今塵清黍秫被行路牛羊散
郊垌儒臣忝載筆
帝力猶難名

槍竿嶺

憶昔賜第歸吾毋道初度踰紀歲年晚今辰乃中路居人遙具
慶遊子慙叱馭茲山稱最高揚鞭入煙霧嶺嶺多峭峯深深繞
雜樹崎嶇共攀援躑躅頻返顧陳情未成表登高詎能賦獨倚
山下水遠向瀘溝去

李老谷

緣崖一徑微入谷雙崦窄窈杳日易曛況乃雲雨積行人望煙
火客舍依山色家僮爲張燈野老煩避席未覺風俗殊秖驚關
河闊歲程不可緩子規勿勸客

赤城

雞鳴秣吾馬晚飯山中行何以慰旅懷赤城有嘉名潺湲石齒
齒樹細風泠泠時見巖壑間紫若丹砂明溫泉發其陽搗河勤
百靈前峯指金闕真境標珠庭白道人跡絲青崖雲氣生信美
無少留緬焉起深情

龍門

蛺身望龍門細嚙行兀兀溪廻起層度雨横驚湍落百崖儼相
向百水怒爭出人言馬上郎快意每多失自非涇渭種不得矜
捷疾洶飄欻森厓漂漂瀧覆嵌
皇靈重覆冒利涉用終吉廻覘向所經千嶂隱朝日青林外盤
紆黃流中蕩潏後來未渠央君子宜戒慄

獨石

解鞍及亭午稍依煙霧收蒼然衆山出歷歷如雕鏤前瞻一石
獨靈宮居上頭頗聞去年夏水激龍騰湫走避登崖山夜半麻
呀咻聲蓊溪澗中今作清淺流宴安不可懷變化誠難求舉華
渺在望行矣毋俟留

楮子窪

自從始出關數日走崖谷逕路度偏嶺險盡得平陸坡陀皆土
山高下紛迎送連天晴豐茸不復見林木行人煙際來牛羊雨
中牧颯然衣裾單咫尺異寒燠佇立方有懷相逢仍問俗畏途
宜疾驅更傍灤河宿

李陵臺

日暮官道邊上望容小丘漢將安在哉荒臺猶巋巍低佪爲之
久懷古增歔欷長風吹曠野飛雨千里至蕭條蒼山根草木餘
英氣常聞司馬公子有多深意奏對頻至情論錄存大義史臣
伺述作遺則敢失墜

上都分院

晨興過桓川旭日生蒼涼舉頭見觚棱金碧何巍煌洪河貫其
前青山環四旁蘇投玉堂署巋峯屹中央外階旅舉虔官燭分
餘光琴册森在側談咲來清觴列坐無所爲陳詩詠黃唐

帝鄉豈不樂父母遠莫將起視雲漢低垂星斕寒芒南飛有冥
鴻邈哉天際翔

題趙源公瑞瓜圖

慶門集嘉況異瑞呈瓜田生五而成十奇偶出自然觀物可知
德發祥匪由天額言植靈苑永奉君王前合形表同休稚詠流
綿綿

遊寶陀寺

十年望滄海臨流不能度蒼茫歲華晚邂逅舟揖具採衣乘天
風掛席隨煙霧旦從蛟門發瞑投翁洲住前瞻積水深忽與青
無數梅岑特孤絕遠見日出處寄身人境外矯首神關路紫翠
金砂石離離白花樹高期極幽抱歷覽増遐慕俯伏苔磴間庶
與真靈遇二邊非可取三觀何時悟嗒然坐忘言目送寒潮去

雲巢紀遊

移舟泊泉口我行已信宿天寒洲渚生峯廻川途曲煙霞蔚若
高別墅在林麓
攬衣行明發石路何幽阻日出不見人林深但多虎風峯稍已
近恐攫那復數
高人欣相迎山門帶流水風生珠樹間月寬鏡池裏躅若成
迷應接殊未已
幽尋指山椒崖傾忽如瀉俯身視木末懸水在足下冥冥嚴岫
中宴坐奚爲者
亭亭妙高臺迥出千峰上怪松多十圍巨石非一狀心賞孰與
同昔賢有遺唱
蕭然上方境人稀知地僻中峯路莫辨冊山雲仍積徒聞右仙
人石上餘足跡
詰旦適西岡草木益深秀梯杳下絕壑坐石看飛溜陰靈多窟
宅欲往不敢又
興移初出山鬆纜長汀樹夜來雪已深溪風水難度攜疑鐘磬
音遥遥白雲處

同王韋甫待制校文上京八月十五夜宿龍門驛

涼風隨黃榆萬馬皆南馳而我方北首度關及鳴雞石路幽更
阻僕夫惨不怡徐驅待明發決莽窮煙霏紹來者誰子怪我逢
掖衣爲言霜露多皇皇獨安之我非不自愛簡書今有期憶昔
州縣間折腰向小兒荏苒二十年白首初登瀛同袍如燕鴻去
住常相違悠然慨平生與世何參差暝投龍門驛高館臨迴溪
青崖拱白月水木含餘暉秋色故瀟灑我行殊未遲相從況毗
度炯若珊瑚枝更蒼虬足云一觴聊共持

送曹止善孔翰司樂

周官重司樂此義專成均如何千載下實失惟名存之子夐遠
志被褐但冬春低佪不自衒係此席上珍小試特家未食祿同
廉人宰與嚴奔齒位犀駭仍尊既殊仕伶官況及遊庠門金石
方在耳領帮未前渝鬪風苟有作薄俗斯還淳嗟予須曹子四
肸案遺文鏗鏘尚莫辨論說將何云臨分用何訓贈言聊具陳

送王君冕同年歸長安

昔忝爾爲送旅榜上京常思賜清問彙進陪時英東帶任州
縣暫爲間里榮蹉跎二十年來拂舊題名升沈久已判存殁復
堪驚忽逢王明府話舊欣合并蕭條逆旅中書帙亂縱横坐聞
車馬喧滄焉若無營雛懷

帝鄉樂不受世細嬰寵辱端可齊去就一何輕空餘綈袍戀撝
輅故人情予方徇微祿未能返柴荊終然無補報白髮日夜生
如何同遊處餞此千里行度關秋風起落木寒蟬鳴相思阻良
覿惆悵何由平

題杜左司西巖詩卷

吾聞古達士大隱非山林如何鵷鷺列白駒起遐心遙遙望故
山紫塞繚以深峯巒勢方集積翠千萬尋園廬在其下門巷常
愔愔軒窗帶流泉花木久成陰春秋足新釀亦有書與琴終然
戀魏闕未忍投華簪平明奉朝退粉署爵沈沈披襟坐高閣獨
對西山岑爽氣莘可致塵慮安能侵勿云須吾土始用窮登臨
興方尚同得視古猶視今聊為招隱篇往和巖中吟

題象山環溪圖

崇山標地靈萬古聚清淑堂堂故相孫高風在喬木仙翁上天
去逸響今誰續優哉四十石接軫飛華轂夫君冰雪姿乃衡抱
幽獨翩然來
帝旁霞裾儼初服侍祠明廷上嚴直齋廬宿曉言懷舊居結搆
依山麓軒窗對晴嵐林杪出懸瀑散為百道泉噴薄翻珠玉餘
潤之所蒙杭稻豐比屋春雷日向深挑源酒方熟往來無俗駕
興書仍可讀歸歟定何時尋此溪一曲相逢京洛間紅塵人
目披圖覩佳致山水增新綠先賢上息處杖屨存遺躅愛山錫
嘉名惠幸及樵牧予于後來者猶或被膏馥安得從君游青雲
兩黃鵠

歲晏

歲晏木葉落遙見東城隅雉堞嶲岧嶤列屋何蕭疎悠悠西南
望赫赫金張廬退朝集冠蓋鳴珂沸通衢合還多文游並轡飛
華裾顧盼有光彩行者為踟躕俯慙筋力微無從效馳驅日斜
坐官舍還掩案上書緬彼川路長感此年運徂遲迴不能去歎
息將焉如

送陳太祝

夫君青雲彥早通金閨籍弁服勞駿奔執事謹朝夕忽乘使者
車意氣何揮赫將指固有嚴為務本非劉經營禮文事詎曰期
會迫定知多餘暇時復肆游歷向來佳麗地觸目成陳迹西山
獨保塞不改太古色相逢樂遺老慷慨語疇昔芙蓉君子花足
以娛使客我方守一官兀坐如龜息當歸更淹留臨別增感激
長風吹遠塵浩浩千里白欲附南飛鴻安得生羽翼

送王鍊師歸四明

翛然采真侶乃在四明山霓裾朝
帝所環佩留人間忽聞雙鳧舄却向東南還望之若流星邈然
不可攀海月照燈炬天風飛佩環我何苦羈旅冰雪凋朱顏

集淵明詩句題李中甫貟外擦亭

東方有一士容養千金軀東帶候雞鳴出則陪文興代耕本非
望暫與園田疏園田日夢想投冠旋舊墟興言在茲春新疇復
應畬田父有好懷過門更相呼披草共來往履歷周故居悠悠
待秋稼時還讀我書雖未量歲功栖遲固多娛此事真復樂此
語真不虛餞送傾
皇朝歸子念前塗當幾許直至東海隅古時功名士事事
在中都遙遙沮溺心君情定何如

集淵明句題胡生嶽樹軒

十二

孟夏草木長霜露憔悴之藹藹堂前林冬夏常如茲嚴霜九月
中卓然見高枝如何捨此去白日掩荊扉深谷久應無此蔭獨
不衰黽勉六九年懷此貞秀姿常恐負此懷未足為面猶及時
當勉勵慷慨思南歸親戚共一處日夕歡相持披榛步荒墟登
高賦新詩坐上高蔭下一觴聊可揮從今至歲寒此心復何疑

永嘉王君自製挽歌辭蓋安乎死生而未忘情乎死生者
也集淵明句以釋之

自古皆有殁我今始知之居常待其盡逝將不復疑人生無根
蔕去來何依依既來孰不去奄去靡歸期復得返自然人間良
可辭何事空立言念此懷悲悽日醉或能忘一觴聊可揮且極
今朝樂千載非所知

送寧上人歸吳中

我如雲閒鶴久厭雞群養子如海上鷗初不嬰世網明為遂吾
莘飲啄勞俛仰得無心書癡遂爾生技癢欲於一毫端而現諸
萬象重雲速夏秋雨點大如掌三州成巨浸百水結怒長倉忙
攜我去風蕭映飛榮有形天地間浮浮依浩蕩向也本非來今
焉亦非往臨岐將何贈詩境方渺莽幸子頗聰明莫作離別想

題雲巢圖

飄飄學仙侶心與秋雲白獨居非有鄰忽去亦無迹我我三界
上地位風雨隔毋求一枝安而以六月息當憐夢中人蜉蝣同
窟宅

湖上即事

垂雲晝濛濛湖面惟一色薄暮風更生際夜雪初積凝陰鬱方
盛塵境喧暫息坐久聞琴音忽然破寥闃

試院諸公西湖同泛分韻得儀字

秋初景將晏天高霧仍披渼舟西城曲散策南山陲重輮幸已
撤眾觴欣共持及茲洒不空未害席更移會合非可常簡書急
有期念之動予懷為我慎其儀

題清華亭

名區匯脩渚流望俯平陸飛雨天際來遠峰淨如沐生香餘晚
幕紫陰藹嘉木秀色坐可攬終然不及掬賦景與多接物道
欣然誰能與之遊俟芳飲山淥

南屏叢玉軒分韻得白字

偶從來與侶遠過金仙宅名談接勝流傾蓋頭未白湖水清見
底春風去無迹列坐陪墨君觴詠終日夕昔聞有三咲今喜成
六客後來復何人莫使風雨隔

贈別吳孟思

斯去而水生千載惟兩人趙公起昭代挺世推吳君及公無恙
時叠已升共門公書集厥妙變化何其神如食有穀眾閉之以
入玲君獨務稽古要在同其文探索極根柢辨析窮毫分源深
流自遠所決日益新麾以正正旗終焉策奇勳往來自成蹊挑
李竟不言我方向世好有作徒云云借潤翰墨間幸可張吾軍
媿我才欲盡感君愛彌敦別離歲方晏慨是言聊重陳

送陳生歸天台

英英陳氏子年未登弱冠要業春秋家不敢闚二傳森然出凡
例論議仍貫穿恥隨輕薄兒增年竊鄉薦小試儒學中往往鶴
飛身稍休郡臨池游戲弄毫翰寓成道德經有鵝不肯換昔江
始西來故國多文獻斑斑南山豹窺管時一見蹤迹秀四紀兩

昔皆夢幻朋儕諸俊賢存殁亦相半殁者歸山丘存者風雨散
惟餘貞居翁共哭殘年飯識子座席閒矩小甚精悍結為文字
交忘年破崖岸我方守一官身貴事則賤標觚侍膏索硯研窮
夜旦枯腸縱可搜安取五千卷強顔作俚語對客常赧汗况從
不善書辛苦愁腕腕誰爲助我者卑子筆力健爲絲縷凍
綴埒緬斕青春二月時江花滿吳甸邇遐望重闈歸思忽如
失吾左右手坐覺心曲亂子來却何日執袂那忍判斯文千載
下不絶猶一線小藝雖可名未足盡大觀爲我崇明德勿使歲
年晏贈言非所能聊以示繾綣

丙子七月十七日同輝公登紫微巖汪生元明許生存仁
來會遂宿混田明日乃由山橋田至芙蓉峯而別追念數
十年間且游之士往者已不可作在者又莫之與同而生
殆能不憚其勤相從躋攀行風雨中誠一時清事也未
知後游為何日同游為何人撫事述情成二十韻邀□生
同賦奉呈審言子長

吾年未及謝倦飛已知還乃從嬰近務無由縱清歡幸與方外
士相從巖壑開小憩遂深入詰曲披茅菅昔人有遺躅縹緲青
雲端高居匪結構巽狀如雕鐫志怪固無取懷賢邈難攀倚策
訪舊游欲去仍盤桓迅飆發中夜衆木號喧湍涼秋變晴景山
深氣先寒泉石無改色四時自推遷交朋半新故念之增慨然
所生亦可人環佩來珊珊攜手恣幽步流目窮遐觀詩於林麓
右邃見城南山行行度危磴悠悠睇層巔疑陰閟朝來玄潭
掬淵嘉穟日已豐蔚爲滿中田覽物多所欣賞心殊未闌□□
慨與同良會當何年

丁亥春二月起自休致入直翰林夏四月抵
京師六月赴上京述懷

夙予抱微尚漫仕浮沈決去不復起甘以投幸簪春天動使
星空谷發跫音忝從遂就道載筆歸詞林弱質辱未朽茂恩一
何深慙愚不似昔事乃違初心攜與親友別長眺故山岑臨觴
不能御朗詠衆中吟
揚帆越江淮河水來活活呂梁挽其衝石齒森峭拔沂河枯忽
難度洪濤遷絶前途總安流風勁檝復折煎旬涉險難脫命毫
髮行行薄幽薊值此正陽月
皇輿方北狩前旌曉已發庚驄望清塵我馬不及秣出關度峻
阪下視原野闊礀谿多崇迴岡嶺互盈缺翁瀚如蒙霧古道無
改轍經時春草發又早亥雲熱遂行識苦辛僅免□□□□
佑宿拔達館平明玉堂開微風散靈雨階陀無纖埃良會秩初
筵芳謌湛瓊壹內官出黄封飛鞚天際來承平故多事斯況敷
非才祗躍向宸廷慶雲聳隆冕乞身懼再淹敝關空排佪
日出旦氣清齊後遡行宮周陆夾馳道大幄岳亭高鳴鞘下霄
漢別殿臨黄風獵衣升玉除樓堤瞻降宸謁拜未及已國挠
詠　重瞻　詔使侍經幄通籍丹禁中斯榮非所希千載處一
建林陽久後前旅進陪華公頭因奉　清燕嫌識輸很忠衷違
力不逮勞心但忡忡
國家興偉運口馭轉西陸原野多歸人朝朝共馳逐念昔居朝
曹未老先幼禄蒙恩列外監放浪湖一曲薄田皆舊畬敝盧非
新卜白首重見招與游並華轂寒松雖後凋幽蘭豈再馥宣尼
誠忘失佑陽貴止足寺春復何言終期返初服

仙華方先生析簡齋杏花消息雨聲中之句爲韻賦山中
社雨七章和者四人先生於第四章見及頃未能屬和今
五十餘年諸老皆已下地先生門人在者惟朱仙仲山年
八十矣偶逢春社興懷存殁追次前韻以抒鄙情

貞居遠人家屋老四山靜一翁屹靈光二季亦秀發幽蘭楓林
歔兩過鄰翁杳然發孤咏語盡意方來
昔年渤尖地古劒生銹花凄其像故交中情亂如麻念彼盛壯
時錢塘揚輕煙呼嗟長星墜再復出漢巴
淮陰權奇士髀肉老始消長眉已雪色頹顔尚紅潮朋游三數
公於焉共逍遥平生經濟策忘言付詩瓢
卓哉全歸子雖蹇返冥極却窺人世間千載猶一息贈言在吾
耳風規良可則欲叩封禪書探求竟無得

憶別青田翁歸遊江上觴書札未相寄歲月逝如許山長春樹
深地闊雲濤阻詩筒杳不來今雨非舊雨
仙華幾千仞峻絶臨蒼清夭增瑶草合石宄陰風生蹤跡杖屨
來眷眷丘壑情寧有一變足雅歌續遺聲
前脩邈不作良友孰我同兀坐守章句獨學無全功徒將五色
筆隨人畫虚空悠悠感存殁惆悵百年中

七言古詩

題陵陽牟公巘陽方公詩卷

兩翁風流掃地無文章光燄埋丘壠紛紛小兒政疾走安用詆
王飛長裾憶昔登堂三十載夢想時復瞻眉宇兩兒蔵閉閣水返
壑孰使驪龍遺頷珠顧言保此勿輕出寧免兒輩相睢盱

題大瀛海道院

丹山之山青崔嵬隱居猶隱山之隈千年土鼎爲誰出深崖古
像松髯衰鴻飛上天爪在雪過若莫眠君能來想當月斧乍揮
霍舞虎鶴役皆山才卷藏瀛海歸一粟頃刻瞬息生風雷森然
幻有蓬神界白日照耀金銀臺昔聞使者觸入海援船煙霧何
時廻君其置此勿復念少須碧水揚黄埃九重蛟渡
陛下聖方士未易游蓬萊琳宫只隔長安天高海闊心悠哉

陽山昱上人訪予吴門寓舍求爲湘竹詩予辭以未見竹
上人不遠六十里自山中舁其竹而來好事有如此者欣
然爲賦長句

道人來自陽山麓手携緗經一竿竹小哉方斛不盈咫中有瀟
湘江一曲未信天工能爾奇不知仍腕從誰縮晴窗倚儋散煙
霧眼底森然立羣玉戲謝我乃累此君蒙犯風埃走塵俗故山

方遠重愁絶彩句未成輒迫促黄岡之産大中椽跂用才美劇
其腹願言保此終天年宗某山中伴幽獨

杭州送兒婿歸里

空江月滿潮聲怒二男勇踏潮頭去故園天末渺予懷雲中識
汝歸時路起向江樓遥望汝江上青楓正霜露涼風颯颯吹汝
急摇摇背指龍山渡飄然一葉舞中流賤汝童心得無懼自我
西遊歷三紀舉目交朋非新故下車相揖何紛紛白頭朝士猶
徒步去鄉觀東浙桃花見我重來能幾度緬思疇昔仍念汝倚
徙閑千日將暮前潮佇然後潮續層波復浪無重數魚龍出没
相挨先疾雷挾山雨如注隔岸峯巒空復多沙際冥茫似煙霧
計程知汝已登陸包肩弛擔今何處明朝過我三釜山能勿徘
徊起哀慕近聞早赴爲匿殺吾手植千株樹且須爲我語比

鄭莫遺牛羊上丘墓

次韻蔣尚卿常博述懷

齋廬清切嚴扃鎖飛佩翩然能過我袖中平生五色筆挾筆摛紅興不可裁方折腰向小兒洗研何由處公在九重晝拱四海晏甘泉日夕無烽火太平有象須黼黻文章自任公宜荷陋儒未足張吾軍強識之無豈云頗漂零海角晚相遇如風落山收碩果迷途儻有為指南跛足偕程吾敢惰頹然同來遊日手政爾長江東篙施玉堂章喚秃髮翁文將吾甘翳蓬顆

題醉鄉圖

翰林主人天上來布帆不為鱸魚開江湖渺渺秋一色朝光暮色相徘徊昔賢心賞餘勝處秖有水竹無亭臺碑材久已沒荊棘辰齒不復留莓苔後來視今猶視昔今我不樂胡為哉太官馬湩遠莫致鄰翁綠蟻浮新醅欣然一飲便終夕鼻端氣息如雲雷是間別有一天地不知何處為蓬萊迴觀方內海一粟醯雞塵甕何喧豗黃冠秘監太狂態騎鯨供奉非仙才攖寧政要真學士鋒車流水行相催瑤池曲宴多雨露歸歟酌彼黃金罍

題張清夫心遠堂

吾聞古來賢達士不擇山林與朝市百年塵甕兩醯雞鷗鷺逍遙俱可爾夫君平生瀟洒意俯睨軒裳猶敝屣翩然一舸鱸魚鄉歸來不待秋風起忘言兀兀坐終日天地古今齊一指但見山高湖水深青嶂漾銀杯裏紛紛之人去我久風味何妨略相似神交冥冥雲海長目送歸鴻渺千里

贈談星者

山人久客湘海濶水風瀟瀟月滿船相逢問我所生年忽然袖出天星盤須臾落筆開雲煙坐令衆星紛蛾指窮通變化生塵端命乃在子非由天一朝別我還故山索我贈詩如索錢我頻謫書醉欲眠子毋迫我姑留連人生良會古所難四方日月雙跳丸

題松溪圖

獨騎瘦馬走赤日忽對畫圖心眼明想見高人茅屋底石床卧聽松風聲秋空漸高霜露白松根茯苓已堪食餅餌還將抵自憐茲圖遷客三歎息

題錢舜舉畫

鳥雀啅啅竹間族強之食乃弱之肉兩雀亦分弱與強一遐搏望一高翔畫師描貌勞意匠寸尺見畫齋閑搜人間萬事無不然雖然得失安足云

題何能之畫

何君家住西天目平生愛畫尤愛竹時時寫作風霜枝下與人間描塵俗湖州古辭蘇與文趙公後出令絕倫朝來見詩猶見畫品題已盡將何言山空歲寒路修阻歸歟且共墨君語屋梁月落清夜闌坐聽東溪響如雨

鄱陽周鄉士歌

周君生長鄱君里長身俁俁髯仍美師張先生業孔氏夏然變雪頓纔務先生愛君不能厭君謂先生我知己遭時戰伐多瘡痍賊然乘之作藪郡檄先生俾一洗先生慨然為之起曰彼黃巢驅蜂蟻光張本我家奴爾我將笞之用折箠撥其角毛脫距蹻奴抉兵來逆如鬼反噬其主先生死先生諸子皆幼稚弱

君聞之失笑已回右復雕蓋有禮師長之雛視兄弟我今必也
書于士老告郡府伏以侯府公義之弗敢止披以受新與弧矢
或云彼衆我無幾盍募兵為表裏君笑不願行益驅賈勇直
前無與比賊貌獅金計何詭得金失賊隨其餌乘取貪夫尸諸
市士氣復振賊乃靡退奔逐北剿賊迅雷不及掩其耳一擣
既覆衆柵毀生致賊奴泊妻子刳其心肺獻俎几告于先生辭
疊鼓凱旋公庭旗旖旎散汝部伍歸耕耔天戈耀日方南折郡
將效死弗拜號周君堂堂衆所恃人咸謂古今可任細書篆表
僅尺紙大哉公侯小刺史君言我本不獲已出為吾師刷雖恥
罪人已得賊已弭東村西落無荊杞不義富貴吾飲水公毋多
談且休矣閉門高卧肉生髀白駒空谷飲四紀殁葬舍譚有廟
祀鄉人歲時擊羊豕子嗷來與胄字齒蹕門泣涕言如此嗟君
壯節甚奇偉播為歌詩侑衆誅

題李氏白石山房

名山秀出鄣江曲上有立石如立玉尚書驚啓忽已遠隱若新
居在盤谷花鳥鳴春書未白雲重重藤喬木夫君亦復稱其
家有書能藏且能讀露鈔雪纂父與翁南何客鄴侯三萬軸山靈
翕霍謹呵護夜半虹光發深屋引泉天井助芳潤大勝傈傈飲
山淥我欲使之不可到細字長書俄滿紬墨分縷析極根柢大
義森然見脩目鄙人媿莫知所對叩請安得留吏僕暇閑石洞
閱遺音龍門餘韻須君細論風傾詠寄緗縷裏朽終期抱骨疑

題環翠樓

丙州東望山如積山人竹樓高百尺八窗面面向山開四顧蒼
然惟一色樓中書有可讀樓外有山繞而曲安得元和博士
公為君舉酒歌盤谷

次韻題廬陵解君行卷

兒童聚戲如聚沙忽逢至寶爭指瑕解君所以耳自衒平生不
識處士牙賢郎亦復事舒閒吐辭歷落正不眇前年上殿見
天子衣袖舟舟猶煙霞儼然退居弟子列驅行鸞謹仍可嘉芝
蘭玉樹爾為爾吾殺吾粟吾桑麻君今白首官冷山苗澗松
無兩嗟生兒頭角有如此肯終坐庠同群蛙我方偃倪徇微禄
席猶未暖已及瓜安得從君共傾倒春燈夜酌歌簷花

題周鍊師環翠崖圖

我本山中牧羊客偶然失脚紅塵陌矯首丹崖不可攀但見層
空森聳碧樓居仙人元不死天長地久無消息騎鸞驂鶴著為
誰道上相逢不相識披圖示我舊游處流水桃花尚春色為言
白石久已爛茯苓與復成琥珀忽然長揖不肯住飄若流星去
無迹若為挽手賦歸來未與人間風雨隔

贈熊天瑞先輩

熊君南州山澤臞身長不滿六尺軀年登七十氣尚麤撥棄舟
楫遊江湖塵埃掠面米生鬚北走梁宋至 皇都舉頭仰瞻
天子居姓名無由達公車何王之門無長裾君惟抱瑟王好竽
寒風蕭蕭黃蘆退徙諸生疎唐虞詩成篝燈手自書字如凍
蠅寒復蹲食可無肉出無驢為我蹔屐來于于曰予其歸無所
須一言用比明月珠我方守官擁株拘嗟然忘言擾槁梧童子
錢稚環座隅笑我股笥太空虛感君遠來增歎吁愛莫助之將
何如翰林主人揭大夫與君少若同隊魚嚴棲宂處多其徒君
歸而求宜有餘長歌鼓缶聲嗚嗚青天自高雲自孤

贈夏德頌

夏君懷抱何磊落卜居不肯依城郭丙舍新開近墓田璽栢霜松翳丘壑一朝興來不可遏萬里黃塵走京洛叩門遺我尺素書儷玉駢珠相照灼為言家世本雕儒餘力惟知事耕鑿窮年甘與麋鹿游敢希鴻鵠翔寥廓今遠來亦有意求詩元不求官爵華星秋月辛分暉特向山家尉寂寞我聞君言重太息感君望我殊不薄清時雜遝多才彥共厭疲駑趨館閣揮毫成鳳墨成兩瑞錦披張紛製作一言引重力千鈞青雲驥尾端堪託願我方為句讀師掇拾殘編味糟粕坐限吾子日欵欵平生雅意源銷鑠奚暇清吟發天巧剪紅刻翠供謝謔君歸亦木尚餘春況值新篁初解籜傳家有書故可讀有石可眠泉可酌大勝山人來索價低頭欲試微官縛我雖齟齬坐無穩有客如此良不惡戲拈筆管和瓷煤為君聊賦山中樂

送李寫使赴燕南分題得烏飛曲

臺中樹枝上烏無數當年元只為公來今日從公却飛去趙北際燕南無道旁綠樹多好枝公之所憩烏所依公毋亟行烏勿飛問公此去何時歸上林春深樹如織公歸但聽烏消息

風樹吟為李生作

返照入深林牛羊在丘隴風吹白楊樹葉葉各自動如何當此時孤子萬里歸有琴未成聲涙欲絃吾詩吾懶言嗚呼子姑去抱琴聽子風中樹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五　續藁二

五言律詩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初至寧海

地至東南盡城孤邑屢遷行人雲作路累石海為田聚落村村白攢林樹樹圓桃源名更美何處有神仙

縹緲數家宅風帆隔杳冥人家多面水島嶼若浮萍蜃海鹽煙黑潮沙鐵氣腥停驂方問俗漁唱起前汀

羊山夜發

肅肅洋山暮倉忙拜水神吹噓端有力將洎竟無津黑夜魚龍界皇天蟣虱臣生還如偶爾莫故陟歷微乎

次韻答陳君采兼簡一二同志

溫詔欣初捧寂寥共經如何滄海上獨有白雲生螢火三千梅水霜五兩經誰須當東制終古兩相鄰

悵昔煙浮上相逢狭雨時交於傾意氣談笑把手儀草草中年別寒冬大雅詩受材知有分雄發竟誰同

不謂嚶嚶口求賢網口張翱然翔小技乃蘭朋彌芳實非無色真漁龍有行數材何所似徒憫飾青黃

十載兩州客論交著處新時時故述作一望先塵落月録詞

晚暄風玉樹春章今竊紛綸微薄尚何伸

黙守知存消清言不廢儒多方同木石名已在江湖此去須前席似入屬後車惟雁耕釣者鄉鄰識霞裾

尚想南歸始簪花出禁闈歷沙迷故步挑李尚餘輝有日歸

天造捿身返布衣風流成二老巾屨尚相依

亦有貞居子難忘太古情結詩同來絕響茗椀出新烹石落草宿

意蕭條異代名無為念離別惆悵不能平

讀陳制幹遺事

歷歷青雲上飛揚彼一時深春曲江宴清夜鳳城詩老去山河在仙成日月遲空言徒有託千載欲誰期

題剡溪張氏書樓

木杪出飛樓仙山在上頭可能無客至小為借書留芸草春仍長虹光夜不收如何試乘興一棹剡中舟

陸氏水軒分韻得揚字

高會軒楹敞清秋笑語涼行雲隨度曲野水映飛觴坐把才華感兼愁鬢髮蒼新詩窮窈眇何力共游揚

寄黃伯陽

撥別逢春雨移舟落夜濤忽驚滄海大轉覺碧雲高揚子多奇字王祥忝佩刀深情空繾綣短髮正刁騷

送陳養直歸四明

迢迢浙河水同渡不同歸孰謂成別離帆已若飛野橋行酒處風雪去時衣慘望嗟何及天長鴻雁微

題天竺疊秀軒

名山標巨剎樹樹在青冥引路通禪窟當軒列翠屏暝含多雲色偃樹盡龍形貫六新成塔非才愧勒銘

隆山牟先生挽章

井絡收英氣文昌返列星能官須閥閱仍世觀儀刑粟轉逾三峽森扶並五丁英簡紛滿砌橘柚欽充庭它日看空櫃遺公愛發剡鼎湖驚掃迹華表訝摧翎風物嗟王粲心期記管寧乘浮良已後抱瑟匪求聽此道誠何病明時忌獨醒迢迢瞻北極

家化南溟感例多新墨恩袍祗舊青故應禪座冷不愧草堂靈食檗餘深味辭車及暮齡一朝傷永訣千古閟遺經諸黍雞私義徒增雪涕零無辭歌薤露有恨閟泉扃

送胡允文紹興錄事

斯文千載後一髮眇存亡尚喜衣冠舊能傳翰墨香春秋嚴助對賞貫臣鄉莫嘆官曹冗諸生在廡行

入京道中寄同里諸友

十年州縣底及此望京華客路時時雨春江岸岸花何方堪報國將老更浮家何得同攜手山巔復水涯

送句龍提舉之雲南

獨抱文章印驅車脊朔風行將萬里別樂數百蠻通列郡創殘後諸生色喜由誰當佇計更封疏待新功

癸酉四月同子長至赤松子長先去遂獨宿智者之草堂已而子長與王傳叔來同一上人宿鹿田遊三洞還過山橋至潛岳寺故可逃合人無公伺堂復公智者而別

昔共張公子翩翩訪赤松重來尋兩紀獨宿主孤峰古木蒼波映禪房側徑通夕陰千嶂黑人語一燈紅寺及軒車會寧辭杖履從相看如夢游健走偶兒童春去山仍好林深潤更幽天低時隨雨寺遠只聞鐘平石田無鹿松奇洞有龍幽尋穿窗窟高步躡巉巖草多成藥蹊荒不作叢崖斷生暖野色在空濛下眺疑無底言旋復向東懸崖憑棧斷煙隔出飛虹細路緣苔磴危橋跨石洪泉依山曲曲雲與樹重重巨擘標名岳穹垣護洞宮倚闌升日下入室老僧迎零落觸頭黑荒涼馬鬣封不才持簿祿終古問直貳池攜雲石剩東仍觸喜峽小追隨煩道侶述作

付文雄急景真流電浮生尚轉蓬後期觀歲晏来往莫憧怔

送趙仲理御史

籍甚聲華舊頻年冰蘖明校書天禄閣執法太微垣攬轡總炎埃
鉛揮毫玉露繁膚踈佳句哭投贈欲何言

送趙宗吉御史

憶共翺翔禁鑾閣正衙几汗頻居館下矯首望臺端去路黃河
直飛霜白日寒仙舟如可許歸理釣魚竿

送王道一郎中

使者下青冥郎官動列星揚旌開瘴癘枿斧用雷霆定俗難馴
化儒臣解引經無知多詿誤能勿望平亭

送宋顯夫憲僉分題得鄒伯埭

鄒公千載後陳迹在淮壖遺愛傳終古嘉名配昔賢穠花方爛
熳使節莫留連移取甘棠樹分栽郢水邊

送宋翼明照磨

蒼莽開河路西征獨攬鞍借材遵幕底養印柏臺端指日停温
詔朝天正法冠廣平心鐵石寧惜朔風寒

送胡陽蘇縣尹

夜水蔵蛟鰐秋天卷瘴雲田多陶令秫石有大蘇文巧宦誠為
樂脩才冠不羣尚煩驟筆陣時復張吾軍

送簡縣尹

簡氏多兄弟才名第一家羨君本朝士出宰向天涯度歲三冬
吞行春一縣花應憐未歸客鞍馬尚風沙

送馬伯忱教授

皇舜青雲友飛騰双妙年書成天禄閣座有廣文氈九陌車塵
外千軍筆陣前白頭慚倚席臨別思茫然

送方叔高巡檢

矯矯列仙儒瀛洲路不迂大書歸石室壯志在桑弧田里方高
枕雲山總畫圖登臨屬多暇寧復嘆馳驅

送劉子潤

難弟兼難兄專門用一經大君眉更白諸老眼多青薦剡登天
府揚帆指洞庭何官不可煥潮合任雲萍

題道士殷君壽母詩卷

降鶴出山中春衣齋醮經度闕占紫氣湯沐祈蒼封个[illegible]題顏
喜承家積慶重縣射却來香石上有仙蹤

同劉逸初脩撰周伯溫編脩任大璧經歷王繼志架閣西
山行香分送初韻

仙馭憑天風衣冠此出游敝闔金地古弓水白雲秋渴拜陪諸
彦躋攀展寸誠始知山水窟近在帝王州深由歲青蘿平蕪映
綠疇層臺臨太液環海像瀛洲野白遺弓[illegible]照枝望韓珠明庭
憂次谷絲鑑奫維舟陸戰盈千列[illegible]興副九旗祠官偵伺謹中
使往来稍備擬藪今昔永神踊躍蹤琅函開貝葉玉璧薦蒼流
將蠻人天合輝光日月倖已看陳羽衛趨是閈[illegible]樓花雨續綵
落香煙浹滯浮重關羅虎豹旋仗擁螭蚪去去[illegible]微微扇
影收清都成夢境塵劫等浮漚歸徑緣海晁殘陽[illegible]樓頭舉杯
相慰藉分席借淹留物色迂行樂風寒霰[illegible]天路永坐
感歲時周寂繼斷襄朽非材附諸彪封林富橐藻珍聯若為酬

試院同諸公為主試官作

右轄升庸日秋闈獻藝初端居煩鎮妙柬選欒書憶昔興文

運惟天啓　聖謨敷條行九有學業出三餘德術儀中否謂堪
遂父虛綸言何噩噩髦士共于于吐握承謨德流揚感壯圖至
公留藻鑑成物待洪爐萬穆華星聚涵容化日新詠歌隨計吏
行矣飛傳臚倚柚
天朝貢參參相府餚鋪張須銷筆爽朽媿荒跡

試院同諸公為監試官作

文治四朝運群言協　睿謨設科存隆典傳
治極遐陬風動黃茅晚霜飛白簡秋迂臨函　上化精祭副勞
求懷群魚鱗集樹鮮觀紙袖按行承燮飾鼓舞星甄收冰鑑垂
清照淵珠色暗提究旌先品物入穀總英游泰宇蘭臺上名依
桂籍留神仙司下土桃李在南州使節光華盛公堂禮數優無
能神末論頌詠獨綱綵

送餘姚孔學正

不到歷山前于今二十年忽聞東閣客去坐廣文氈短棹濤江
外高齋海水邊風雩有新樂況及暮春天

遊石門淨勝寺

十頃碧陂上山迴地勢偏屋撐黃石出碑掛赤烏年葉葉風荷
顫層層雪浪懸青燈夜窗閒獨照一僧禪

次韻王眉叟共入

歲晏驚猶落棲居荷翠微雖慚春渴坐卧戚同芸衣火患元非
病高飛獨見機桃源多若酒觴至且頻邦
泉月開金鏡仙山並玉簪杜陵茅作屋涑水布為衾有約陪笙
鶴交談接冬衾三神那易近失喜聽新吟

悼雨公

雖形驚霓散那知覺不迴長川真滿供橫發私開一柱宗旁
石里湖有劫灰去來誰見且賴物還生哀

送饒上人歸廬山

廬山幾千仞屹立大江邊地勝非人境雲深何處禪祥燈開黑
夜怒瀑下青天物色撩詩興應須寄近篇

送鄭上人遊廬山

廬阜西江上秋風道路賒泉飛青玉峽也沒白蓮花此去聊乘
興何時定到家愚蒙向首說猶赤城霞

遊法華山四佾樓氏書宅泉田滿眼便智者留師道場上
青五雲龍噓諸山而未及其處贈向游衡作闋章

故廬湖水曲門對法華山百里空荒外三峯晦靄間便游煙波
引將步踊躋參老去高寒境非籐與蓋還

小憩孟祭夕何人嘆語同青雲才子勻笑兩覆飲郎物遂春
好名匠有路通未能窮勝踐遂難忽忽

過求康桃嶺

立石平如削飛雲近可梯英窮千古勝但惜衆山低靈草經春
長珍禽賜樹啼人言舊戰士感事有留題

七言律詩

闕下口號

遺駿先猷在作人奈陪多十秦　明綸滿闈午啓
清光近臚句高傳成典新奎壁照臨回景運風雷鼓舞契昌辰
不才何以酬　天造徒詠菁莪樂至仁

賜第後歸謁郡府承為置宴口號

拜賜纔霑雨露香又驚盛典出黃堂鳴騶合遝迂千騎小席游

宮泉百穎它日同鄉備故事不才終古被餘光承宣　德意達
畊牧諸夷能無共激揚
郡廳宴集之明日鄉先生復爲置酒重述口號
去年此日宴瓊林兩露光華映古今稍變談承寵擢更做榮彌
覽
主恩深少負　天語從容至坐看宮花取次簪千載斯文寄來
哲同應外物累初心
北山歸路呈古心師蕙崗方外諸友
寺興盟白雲原宿却過寒關望翠微扔日快空千樹立鷺風迭
猶自呆飛舊題歲月人頻異作别煙霞路易非莫有番郎還事
在何時一鉢去如歸
送樊生歸鄱陽

負笈東遊萬里餘翩然却去復躊躇金臺不入平生夢石室曾
窺未見書赤日蒼凉雙袖冷黃流渺瀰一帆孤明時逸士方如
渴肯爾飄零出有車
送祝鍊師祠武當山
春風驅驅過泲星西指神山百丈青白道蜿蜒通使節玄關頷
頷護祠庭按行石樹多千歲叱咤雲雷有萬靈想到天池却回
首笑看日月兩浮萍
喜趙繼道至有懷陳君采
匆匆聚散定何常耿耿心期故未忘草木關情人事異雲霄迴
首路歧長交游歷落銀河隔制作紛紜瑞錦張爲語何時共傾
倒秋床風露已生凉
寄别宋推官

因斷仙帆去莫從翩然心逐北飛鴻未忘緑蔭追遊盛況忝黃
堂禮數崇南國幾人歌召伯漢廷有日相于公悠悠聚散何堪
計趨走叙期出下風
送監官傅都目
春風匹馬去翩翩老佐名州驥未班遥數驛程知到日坐令官
府靜如山河塘燈火撚聲裏堤岸鹽煙海氣間歷歷舊遊成夢
寐可容乘興一追攀
送姜學錄
短碣蕭條蜀錦著達人猶解説春坊雲霄有路新推轂風月傳
家舊佩囊此去官曹餘冷落不妨門戶暫輝光况聞寮友多華
胄休暇過從樂未央
何山夜宿

艤舟夜聽西窗雨一别重來二十年何以殘編非舊讀胡公遺
祠是新鐫山中僧送松為隱教外寧須别有傳已對爐熏消百
念感時懷古自茫然
婺州治中致仕朝列朱公挽章
朔風吹淚濕寒雲忍見層丘卧石麟千載文章非小技半生州
縣拄勞人黃金帶重班方出白玉樓高記又新回首慈恩它日
事不才終古望清塵
寄子訥千壽道二同年
憶同攀桂上天關青鎖無塵虎豹閑黃榜未開爭望拜紫衣高
唱遍分班已驚恩出殊常表更喜身居李杜間海國陰霾牽無
遠可容携武向蓬山
天台道中

殘雪初乾不作泥微陰釀盡衆峰齊梅花浩浩天相映桂樹團
團鬼所棲春水未深容度馬午煙孤起忽聞雞仙人插石丹丘
頂應是青雲別有梯

送麗水應教諭

諸公攜手賦明光此士猶令帶一鄉肯着麻衣隨兔甬持木
鐸布文章仙山高步氷霜峻燈火新研霧雨香未可區區輕十
室共看它日富才良

送龔鎔孔山長

歲晏天涯偶見君忽驚飛抉逐風分諸公攻爾詩先觀家學紛
無出異聞紅日遠帆先去鴈碧山流而未生芹悠悠聚散何堪
討口斷江東有暮雲

象山東門別壽上人

一笑相看寂寞濱杖藜還往得醉頻貌床白拂風標瘦寶刹金
沙世界新後會山中應有日定知海水未揚塵而翁勝語今多
少此去如何舉似人

送杭州貢教授致仕歸里

宦情鄉思兩依依獨耍寒氊去若飛歲晏忍為千里別林間鶯
見一人歸官河遠樹迎仙棹夕日晴風颺綵衣漫使臨岐生悵
望可容泉石借餘輝

送宋兵部還京

氷蠶炯炯眼高秋端是人間第一流小屈神仙來下土為栽桃
李遍南州鳳池歸近聞佳語金匱書成識壯游頻顧陳人頭尚
向臨岐空望李膺舟

送陳漢卿

三年坐客嘆無氈一日為郎望若仙共喜麴鞠閑白晝忽聞驄
馬上青天忘形不用公帶酒先路空懸祖逖鞭此夕臨岐倍惆
悵水煙沙雨正茫然

送姚利用

青春白日映紅顏空谷芳容久棄捐新刷鳳毛看有色更穿虎
穴去無前風雲此地多良會山澤終然要列仙故里樵柯如好
在歸期莫指後千年

陳山晚泊

一柱孤撐杳靄間人言此是客星山流風百世今誰嗣應
語諸生故未還荒塚草深迂石路高崖月淌閟松關窮年漫迹
滄江上及此維舟獨厚顏

送三高祠陸主奉

晉虹古祠煙樹新昔賢高致久無鄰盡圖想像空陳迹譜牒流
傳莫到君春水白鷗今在席寒泉秋菊薦盈尊臨岐何限滄洲
意目斷風帆天際雲

送陳推官之信州

三朝兩世掌絲綸異代仍瞻玉樹新尚喜傳家餘宦譜又聞議
獄用儒臣中年離別情何限南渡風流迹未陳遥想郡齋多暇
日肯憐州縣正勞人

送胡古愚兼簡胡傳博士

坐擁皐比十載餘忽聞飛鶴上公車此行未可輕投筆隨處猶
須少曳裾燈火尚憑餘事在雲霄軌覺故人疎為言留滯今頭
白無用諸公薦子虛

送淮海書院丘山長

遥望官河駐綵橈春深絲帳不蕭條已將雨露恩光厚還寄山
川物色饒盡日樓臺人載酒隔江燈火夜吹簫定知館下多才
彦政樂風雩對一瓢

留別錢翼之

矯首清標二十霜白頭傾蓋郎公卿忘形肯厭追遊數借潤頻
飛翰墨香世態浮雲看不定別情流水去方長杏花時節霏霏
雨誰共春風舉一觴

送王景文應薦北上

自是春風席上珍雲霄有路獨逡巡未妨豹隱山林久及見
龍飛雨露新黃甲聯驤傳盛事青衫織錦陳人瀛洲此去無
多步應笑踟躕尚後塵

送胡允文揚廣夫應薦北上

與賴陳人復此邦坐看仙棹發濤江華年春柳雖及壯氣騎
虹詎易降會向　君門俱第一誰言國士定無雙瓊林宴罷歸
來日共話芭蕉夜雨窗

送揚廣夫天台縣尹

十載韜藏席上珍爛然錦製一時新羽人笑指雲為路山鬼愁
聞筆有神遥想到官多暇日不妨領客試行春石橋瀑布逢佳
句取次飛箋莫厭頻

諸暨休日偶書

一室蕭然似冷官更無車馬駐江干天青不斷絲絲雨春淺猶
生陣陣寒公事癡兒何日了雲山圖畫要人看軒風正滿微黃
柳誰與相從試凭闌

湖心寺夜坐

蕭蕭涼月滿池臺水檻風搖四面開一柱殘燈何熠熠半簾香
柳故崔嵬郡侍微祿知無補未謝餘緣得重來壁上馬蹄明日
事可容良夜醵觴杯

次韻答徐文蔚

一別溪頭十五春歸來烏帽尚黃塵故應用意崎嶇外未忍忘
情寂寞濱陶畫壺非我事林泉神武獨何人也知州縣徒勞
耳相見空慙白髮新

送黃矣與歸盱江

天際江流映碧山春風浩蕩一帆閒吟白雪誰憐雨却望孤
雲獨憐外意少向來曾接塵上元蠲此去盍求田相逢況復敦洞
姪聊寄所情入短篇

次韻申厲子迪試院唱酬

一札天開雨露香青冥萬里看飛黃共驚鵠立多如堵誰取龍
門據壇場金秣已忘年少樂卷舒偏喜滿聲長從吳曲學能阿
世敵謂公孫策最良

次韻曹待制試院九日

坐客今無賀老狂酒徒寧復舊高陽下風共仰衣冠盛餘潤仍
分翰墨香佳節政須開笑口多言非必有它腸何人可與公榮
飲聊摘寒花侑一觴

兩立諸郎輟苦吟華堂星聚坐方深放懷不厭如澠酒過眼休
遺擲地金古往今來千載意東塗西抹少年心花前起舞為公
壽肯作牛山淚滿襟

題胡大叅禱雨詩後

盤徑迂迴一綫通仙山九鎖白雲封黃塵果日迂鳴騎黑夜幽

彈起蟄龍農父不須愁歲事川原還喜見秋容明公自是為霖
手四海蒼生望正濃

送馬之驥同年

一從鴈塔共留題回首何人在鳳池坐閲歲年今若此久居州
縣亦奚為鳴琴晝靜魚龍聽落筆風生草樹知行看金屏寫名
姓應憐搏鼓鬢成絲

送汪臣良縣丞之京兼簡諸同年

丈場雖遲盛才賢共羨青雲獨妙年秖謂種花能滿縣忽聞騎
馬去朝天臨分無用歌三疊有作時須奏一篇若見鳳凰池上
客為言顦顇浙江邊

送顧仁甫上計京師

憶昔曾隨計吏行浮沈州縣竟何成涼風嫋嫋仙舟去夕日依

依翹闕情金匱故藏多鉅典石渠高論盡鴻生棲身未必非君
事早晚公車上姓名

送沙彦文架閣分題得西山

憶昔寒江破浪歸西山迴首落煙霏忽逢朝士登舟去如望仙
人挾宇飛遊戲何妨依綠水追趨早已到黄扉公餘若過滕王
閣為捲珠簾挹翠微

題金明宴遊圖

危樓縹緲碧波中曲檻方櫺面面通雲氣傍花如欲雨柳絲垂
地不驚風千年華表人非是几奏鈞天樂未終更有殘山并剩
水傾君迴首六橋東

送蔡伯脩御史

君引□峰我獨留又聞驄馬向南州振衣忽若神仙去落筆遥

生草樹秋封事足囊須承上蔵書金匱待窮搜北山猿鶴如無
恙為報詩人已白頭

送仇治書赴陝西行臺

妙柬欽聞出九重路人猶識舊乘驄久陪廟筭知無敵後觀臺
評用至公攬轡清風何颯颯浮關紫氣已葱葱齋居决事須公
等歸覲行看馬首東

送徐教授

麻鞋厭踏洛陽塵莫共看花試一樽遥想清風開前路不妨紅
日在西軒米帒書囊隨歸棹白傅林塘近故園館下諸生虛悵
望蒼蒼煙霧隔龍門

送許録事

劉曹自昔號難為敏手如君直小施故喜將迎多暇日獨憐違

走不同時滄波古木知章宅衰草寒煙逸少池回首舊遊成夢
寐可無詩語慰相思

送曾真人歸江陵

荆門霜落布帆開晴日空江轉煞雷應到故園迴北斗却從雲
氣認蓬萊兒童不識千年鶴水雪相看一樹梅莫羨登樓是吾
土玄都觀裏待重來

送陳法師歸建寧

蹁躚天風飄六銖玉函新捧紫泥書遥知華表歸來處猶記崆
峒訪問初上界于今是官府仙人自昔好樓居腐儒頭白懸無
用空抱遺經望石渠

上巌寺訪一公

曉色微茫尚帶星脩蹊犖确斷人行獨支瘦竹身猶健高入重

雲地忽平落月正當山缺處細泉頻作雨來聲上方燈火青林
曲隱隱疎鐘一再鳴

寄題高遠樓

闌道危樓架沆寥樓前物色不蕭條窮臨謝傅祠邊樹門對曹
娥渡口潮解使詩人爭應接也知老子極風標儂遊已忘山陰
路勝踐仍須折簡招

送李教諭

片帆西上興悠哉小室如舟絳帳開山縣官田生苜蓿故鄉雲
氣隔蓬萊少微有日占星動滄海何年載月迴慚愧臨岐無可
贈因風聊遣一枝梅

題東柯谷圖

長松密竹翠交加洞府新開碧海涯石上仙人留足迹兹誰綱

水出桃花流雲來千里生長兒孫只一家目斷飛鴻那可
到舊遊空指赤城霞

別趙給事調安陸縣尹

燕山塔上墨猶鮮一別重來十七年相見都門驚判袂又聞澤
國去鳴絃素衣久出風塵外青瑣行依雨露邊跂馬望君先數
日縣花雖好莫留連

送趙繼清潮州推官

相國南遷有故居理官高選出新除承恩特與金魚袋訪舊爭
迎駟馬車春入園扉庭草暗天低驛路嶺梅疎鳳池不隔同年
面歸及將花遍影初

題雪竇妙高臺

偶為清遊宿梵宮淩晨試上最高峰水翻雪色寒猶落雲掩丹

光遠黃重翳有一僧能降虎近聞三洞盡藏龍下方車馬應難
到煙際惟聽日暮鐘

題觀海圖

昔年解纜苕江上初日團團水底紅鼉吼忽摇千尺浪鷗飛仍
挾半帆風遥看島嶼如星散祇謂神仙有路通及此樓身萬人
海蒼遥却在畫圖中

送張法師召嗣天師於龍虎山

甘泉久矣候神仙何日靈風颯吾寰環洞府樓居雲霧杳又是使
節斗牛閒潛蚪有待將為雨跨鶴相從早出山歸及皇州春色
好一時紫氣滿函關

送胡古愚

白溝河水照行裝楊柳春旗日影長傲兀鄭公新座席斂藏馬

史稱文學談經安用青油幕載筆徐歸白玉堂北望京華天尺
五謄收餘興入奚囊

送壽應泰赴寧國經歷

退宜承明未倦遊獨隨遠牒向南州清江短棹蒹葭雨斜日虛
庭燕鶴秋小却猶為道路長重來應到鳳池頭予環行矣聆佳
語休避蠻牋賦別愁

送李敬存檢校

天邊寥角白戎戎老矣南公懶上坡省署六曹皆撿正著庭三
史稱編摩紅蓮幕底秋光淡黃鶴樓前月色多莫笑鄭虔官獨
冷別時聊唱郢時歌

送陰陽胡教授之四明

手挾飛雲萬里遊猶風雨雹弊貂裘忽聞水北山人去不作周

南太史留炯炯心胸藏列宿駸駸步武近瀛洲此行莫厭官署
冷猶勝寒儒老一丘

送黃生歸廣州

萬里來充觀國賓春風逕上俊才新政輕杜甫數同如忽報何
蕃去省親歲月如流須俛俛雲霄有路莫逡巡異時擇郡知名
士金榜曾為第一人

送潘生之江西

綠楊堤上曉風輕屈指歸人第一程萬里江南新驛使十年窻
下舊書生青雲共羨飛黃去白晝何妨衣錦行笑殺四門韓博
士夜深還對短燈檠

送吳生歸黃巖

南州才子氣如虹一日聲名徹九重退就諸生居六館坐觀文

史富三冬揮毫小試絲綸手獻賦徐開錦繡胸暫爾辭拜家
慶明年歸有紫泥封

次韻孫伯剛龍虎臺即事

秋風原上獵塵開曉日天邊羽衛來誰念艱難獻無逸但聞歡
樂詠靈臺時巡不厭蒙霜露晴閒應須及草萊終賴廣文何補
報莫言相遇且銜杯

題天雲詩卷

一錫秋風信所之漫將外物託心期雲根元自無栽處天路何
曾有到時即色是空應已悟安名立字復奚為欲相點綴忘言
說坐看爐煙裊碧絲

題李氏榮壽堂

吾親嚮昔被恩封寵與公家具慶同仰羨班聯方貴近殊榮寵

數獨尊崇蘭臺擢名歸休日駕杖魚軒笑語中尚念小人今有
母渡江頭乞半帆風

壽汪太祝父六十

獨尋一壑住深幽不換人間萬户侯故里稚柯摘在手新年花
甲始平頭靈椿丹桂聲華茂畢竟銅章寵數優綸賜黃封宜介
壽飛觴應度穀江流

壽胡古愚

千軍筆陣灑英風傑直難禽禿髮翁堅父無慚如鄭老年堪入
社似溫公夜深虛室生純白春在酡顏借暈紅九十馮唐纔不
仕錦衣歸去莫匆匆

壽吳真人

兩人一百二十歲愧我先成禿鬢公羽翁甘在盤霄若可踰蓬萊路

近若為通縱令抱位仙凡隔未害生年甲子同大斗劇霞方介
壽乘槎可許借春紅

次韻題劉氏石壁精舍

佳城杳杳隔千峯精舍寥寥一徑通夜靜寒泉猶映月秋深老
樹不驚風舊題尚書留碑在高卧無今昔慨空我已倦游今白
髮有山如此顏長終

送葉仲寅巡檢

重著儒冠望帝鄉翻然一柄把晨霜秋來鬢髮憐前異日射
河流徹底黃此去乘槎須有路可容執戟更為郎絲綸閣下多
知己握手應分滿袖香

和外舅王蒲公自為挽詩

五十年前馬上飛青春流水去難追一從玉樹歌殘後數到黃

梁夢得時李賀元無據可記劉令漫有緣相隨少須海上蟠桃
熟歸還仙班恐未遲
留別一公琳公
浪走紅塵鬢已絲此身端合老巖扉興來復舉山陰棹別去仍
留海上衣夜聽泉聲如雨落晴看天末有雲歸浮萍飛絮何時
定空使詩人賦式微
送傅汝礪之安南
南徼車書路不遥秋風使節下青霄頒朝倚佐登才彥應有文
章達教條日照樓船江水活天低銅柱瘴雲消歸時嶺上梅花
發想見詩囊未寂寥
兩浙轉運司知事張公挽章
二十餘年立下風故家喬木揔青葱群趨共識官曹異末論雖
捍聲藏公九折鹽車方止止一坯文冢已崇崇英姿生氣歸何
處盡在山光水色中
題寡節婦詩卷
春臺柳色映門閭華扁新題節婦居竹傳小哉青竹簡蹤封近
降紫泥書洞瑞松柏風煙外階砌芝蘭雨露初三径及親殊未
晚花前何日奉安輿
送孔御史歸曲阜
清流共喜聚群賢新浧時聞下九天東觀紬書何日了中丞遺
笏要人傳過家莫久依林廟封事先須徹御筵不救斯文寄
來哲臨分握手重懸懸
送龍南歐陽縣尹
綠綸閣下半同袍獨上南船去莫招出宰不嫌官俸薄過家未

當聲程遠長庚白石精雷轉深洞藥芽[illegible]消想見行春有佳
句坐令遠俗變風謠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五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贈黃資深

涼風蕭蕭吹敝裘三年小作周南留相逢傾蓋[illegible]青眼肯抱遺經空白頭捧檄定知毛義喜著書非有虞卿愁春秋決事待公等莫厭寒氈成久遊

題張武定公死事詩卷後

古稱馬革裹尸還誰有[illegible]言世共傳一死如公良偉甚百年遺廟獨巍然要使身後觀[illegible]烈試聽軍前奏凱還文武衣冠方迭起悠悠先契[illegible]夷[illegible]

題王君冕同年芳潤亭

花縣歸來晝寂寥[illegible]南山翠湧亭皐林深未覺蘭[illegible]碧天遠[illegible]昉雨露高此去滋根須食實誰分勝[illegible]與殘膏行看小試揮毫手香霧[illegible]滿兔毛

題丁文苑同年跋詞後

分別[illegible]林[illegible]霧遙江湖目斷[illegible]衣前禹門尚想龍初化[illegible]海[illegible]驚鶴已仙烈日秋霜空耿耿重山宿草互芊芊不才[illegible]死知何用坐對諸郎獨泫然

送尉彥誠道州經歷

一別垂垂四十年朔風吹鬢雨蒼然寒氈久坐歸何日上幕初登望若仙莫使催科書下考盛傳名理從前賢春生馬首迷迴雁倂寫相思入近篇

送畢縣尹

歸途環佩曉珊珊白日青天映羽翰[illegible]疑省親辭太學[illegible]開出宰用郎官花迎墨綬春光暮風引仙舟海色寒想見捧觴仍戲綵鄉人爭作錦衣看

送陳季和

高齋燈火正蕭條忽溯天風上泬寥共喜猶冠如貢禹豈期投筆學班超時清旂鼓元無用歲晚弓旌見招雪後江南春水活重來莫厭驛程遥

送陳君歸江西

咫尺清光近玉除姓名何不達公車也知賈傅今無策猶幸虞卿有著書江上歸帆隨去雁年來旅食厭騎驢諸公正索山人價能勿相招學隱居

送張良卿學士之淮南

竹西流水拂面紅行携涼月下青空三千里外揚州鶴四十年前御史驄先朝鐵衣猶卧辯兒郎玉帳已生風貞元朝士今無幾歸及花時一笑同

次韻蘇侍郎平村晚歸

中臺多暇獨儀曹退食歸來路不遥扶老未須蒼玉杖行春聊為赤闌橋揮毫風雨傾三峽聽履星辰接九霄愧我白頭方倚席敢將巴曲和仙韶

壽吳宗師

非煙瑞氣鬱嵯峨帝遣仙官下大羅坐看層霄三界小行周花甲十年多詞臣還翰題在贊詔使傳觴荐雅歌从駐蜜中閑日月長安銅狄要摩挲

嗣天師禱雪有應諸公咸為作詩邀予同賦

萬人舉首望蓬萊詔使函香出上台紺殿綠章方夜奏層城銀闕已天開新晴更覺西山好和氣應先北斗迴下土需臣驚

偉觀仍聞鳳沼有詩來

送王法師祠武當山

二月春光盡不如綠楊陰裏度雲車獨持使節辭金闕遠上天壇禮玉虛猴吏傳呼開洞府羽人指點望霞裾仙家近在蓬萊境歸及皇輿北狩初

送尚子正理問

上相臨分控列州理官高選用儒流風生使節發華省地近台垣寵數優南土政平多暇日西山氣爽入新秋公餘若過滕王閣煩為題詩在上頭

送蘇伯脩憲使

又參法從侍鑾旗忽擁幨軺按列州太史山川皆熟路淮南草木自生秋遲瞻龍節辭中禁尚想鰲峰接舊游擣擬鄉處無所用章搜巖穴副旁求

送王止善僉按

官無失政吏無私鈎校寧煩事細微遲想名曹多暇日不妨高詠發清暉潮生江上仙舟迥春到湖邊驛使稀洪盡北來南去客石田茅屋幾時歸

送高唐李知州

來登廷閣預時髦出守名州領教條已美漢儒知吏治更親齊俗變風謠雙旌前路方迢遞八座家聲未寂寥此去行須歸報政鳴珂紫日造昕朝

送傅汝礪廣州教授

耻學山人赴辟書勇隨使者駕軺車橫經久合居高座上家應須過舊廬黑夜文星南斗外青冥鵬路北風初來擲莫論梅花

後侍詔先生席正虛

送劉遂初脩撰

近聞退直有承明忽報揚鑣出鳳城未老已嫌金帶重暫歸不著繡衣行故人若作瀛洲客歲晚無忘契闊情臨別贈言鄉後爾誰能持酒勸公榮

送于拓譔歸密州

故山東望路何長遠奉安輿□□新承予告公朝存著典賜封泉壤發幽光總戎行後開油幕舍直仍須赴玉堂它日過家如上家歲寒松栢正蒼蒼

題春暉堂

一別慈顏兩歲時故山遙望白雲飛近聞已拔仙山芒不用更逢游子衣九轉還丹堪卻老千年華表未容歸寸心猶想恩難報擬託斯文重發揮

哀故友張君挽章

茂陵東君寄一枝上林無樹可相依不蘭芸蘇飛鳧去竟作遼東化鶴歸架上牙籤書在否門前珠履客來稀春江如箭船如馬忍見丹旌颺落暉

府判謝公挽章

換得朝衣不稱身勇辭新爵遯遺民錄成候月爐中藥閱過銅駝陌上人當國靈光俄委地謝家玉樹正傷春忽聞舊唱貞元曲衆涕能無灑石麟

予與江陰何鼎叔鉉別三十六年乃相見於錢唐感舊述情謾成四韻

月寒霜樹久相依春去風花各自飛遠信已隨潮水斷故交渾

照曉星稀綵袍可戀知誰在青鏡頻看歎昨非正欲從君共倘
佯莫言興盡便須歸
庚戌正月二十一日予與儒公諱師遇於湜貞人于翺翔
上方翰林爵先生邀至于為賦詩四韻諸老皆爲和焉後
三十一年戊辛又正月二十三日過伯雨尊師之貞居無
外式公劉君行卿不期而集輒追用前韻以紀一時之高
會云
盤山蔭谷諸舊遊三十年前此會同醉兩茫茫今日兩霄然猶
有古人風坐談遊對花如霧興盡條歸月滿空仰止前脩那可
作聊追餘響託無窮
送式公歸高麗
一錫凌空海上飛星河影落宿雲波煙鐘空鶴歸來臨正值蹕

龍睛留時自入珊瑚無地種六花含香偏任風吹為秋融若煙波
外此樂應須父自知
送史景福
十年相望各天涯上幕新開擁采華日出公庭來雁[illegible]
筆動龍蛇蜀鄉路遠春多雨江國天低樹有花若見君親如問[illegible]
令爲言且莫問桑麻
次韻答薛玄卿貞人
都門一別向天台二十餘年獨此來散朽尚慚占祿食先朝安
得借仙才幸逢休運臨金闕宜有英髦出草萊容我脫身歸故里
囊龍聽晴復泛舟迴
送蔡雪齋公仕開壽寺
天低海闊路微茫此去頭頭是故鄉但覺英游空冀北肯隨世

好海壯鵬至人無我心華現壽域垂開化日長藏安有知應笑
道吾孫也無乏馬居
送繼公住東林山
西渡江上度船迴東林山中騎使催飛錫去隨天路永鷲華如
雨法筵開高談應有龍能聽佳句須令雁帶來林吳江漆才欲
盡藍溪山水發碧同流哉
贈龍山祠上人
浙江東下鱗官給錢施鈉譯從[illegible]兼老去未知重到日夢中誰
識舊遊山秋風飛錫來天外滄海奇珠出世間多問雨翁張健
為龍門高絕許誰攀
題葉氏山莊圖
旋營小隱近南峯有成半度北風山態[illegible]人猶假老湖光無

兩亦空濛行春杖屢時時到臨水軒窗面面通別作小亭供戲
賜青衣綠竹杏花中
丁亥六月十三日上京翰林開院參酌究兵開府公俾為
詩以志之
内苑[illegible]繁華良辰良會玉堂開東宮重殿寢居近恩予宜
處品使來盡醉不愁驕馬滑新詩可待片雲催竹林政尔須公
等行見文星入上台
安南遣使入朝用故事本貫紙謁于翰林求歸此次介黎
括以贈言為請賦詩四韻以遺之
聖歎文移遠人外藩修職用儒臣旌騎使介踰冊徽特設朝
班觀禁衣炎海計程歸故求都亭分餞龍光新祇承德意勤宣
布鼓舞壽魚詠至仁

送徐志尹赴安鄉縣尹

自為從史直靈坡幾見鄉山爛斧柯能事正宜參筆削惜才聊
復試絃歌屈原故國蘭鄉長陶令公田秫畝多應笑衰翁苦留
滯汗青無日欲如何

送陳元庵代祠補怛落迦山

天下名山小白花海波帖帖度仙槎函香秘字祈靈賦出節
宸廷振使華殿牓舊辭萃筵筆錦衣重冐浩家相門喬木殊
無恙萬古清風碧海涯

遊靈許山五峯寺

鑿開混沌自何年广石臨空一髮懸飛瀑散為花雨落老僧長
抱白雲眠樵蹊不放桃源路化境寧同杷國天回視人間成埃
相無邊劫海正茫然

送李師尚浚仲嘉赴春官

憶隨飛鷁上秋天髮齒尚看四十年及此翩翩但恐見得尋
角共新然計階已趣軺車動曆句行騶衛士侍此陌紅塵衣易
化看花得意莫留連

送徐毅諭

苔生矛屋鄭公歸杜牛從今不用帶小雨桂風寒食後殘山剩
水浙江西夜闌深巷猶燈火春暮高城自鼓鼙好向清時當勝
事花前莫惜醉如泥

次韻答胡古愚博士

麻衣草座老仙翁曾及清時侍除蓬行殿靴烏翎豹尾松杖秋
宴出驪黃休官尚想乘游並夢客何嫌異味重況乃東陽山水
窟主張風月有詩宗

予與子長以庚戌之春癸酉之夏俱至赤松今年秋復來
則子長已倦游而予亦老矣同游於江山之明許生存仁
既又得龍丘余子方與俱行由小桃源登棲眞山謁二皇
君祠留宿寶積觀感嵗時之代謝念交朋之離合輒成短
句奉簡子長

來往仙家數十秋未能長共赤松遊某年辛巳成初志吾土何
妨為少留避暑藥山如夢境吾逢新士總名流桃源近在人間
世誰解相從老一丘

丙戌中秋宿徐南濟書房因事感懷寄李之郎中

天開仙境列奇峯水繞方塘碧鏡空十里平原無曠土百年喬
木有清風高齋偶爾成三宿美酒欣然為一中坐對良辰并樂
事與懷存旅思何窮

題書畫卷

渡口歸舟取次撐歸人相遂望柴荊微村古木株株暗背雨閑
雲片片低巨石孤撐有如欲隨遥峯寸碧不知名板圖省識皆濟
處日暮山陰道上行

送高生歸淮南

山林早已遂吾初明每交遊日漸疏枉顧遠勞千里駕清吟難
敵十年書要知俗與時無用且復歸求自有餘投我木桃何以
報過詣臨贈又空虛

送馬縣尉

翩翩半摽玉樹枝神仙慕吏最堪為見逢纖水重清日正是金
沙欲現時宿雨漲溪飛去遠微風拂地颺歸旗雲霄直上無多
步栽別空慚兩鬢絲

送覺上人遊金華山

憶同夜上妙高臺坐聽泉聲響如雷又別煙霞如夢寐舊題影石長莓苔掛短方厭人間事飛錫俄從天上來何處新春可娛客金華山色幾崔嵬

次韻伯雨臘月八日雪中同登來鶴亭

興來欲從山陰雪不奈舟膠野水凝朝士白頭愁獨步仙人赤脚傲層冰拈毫盡是雞群鶴超附空敷驥尾蠅夜久松龕同擁毳絕勝倮直有青綾

題張真人玄靜菴

一峯屹起碧嶙峋隱隱金雞五夜聞安用佳城開白日正須拔宅上青雲天垂龍井丹光接地拆銅潭水勢分湖老新題今寡和往來仙子幸能文

五言絕句

題趙公子畫蘭竹

猗蘭幽人操綠竹君子德夭夭彼神心胡為久吾側

題錢舜舉作東坡畫竹圖

執筆不見人毫端走風雨至今身外身獨與羅君語

題馬遠中畫

人歸白雲處舟在清溪曲不聞欸乃聲但見山水綠

題郭天錫畫

漠漠疎林晚蕭蕭寒鴈鳴窮秋萬里客開卷若為情

題明公畫蘭

猗蘭如幽人不受塵俗拘墨卿亦何為挽之來塵隅

題木石畫卷

山木則有枝白石何時爛長歌木石間冉冉歲年晏

七言絕句

青山白雲圖

十年失脚走紅塵忘却山中有白雲忽見畫圖契昇夢嶺花涼葉思紛紛

松江舟中偶書

山房偶為故人留又領飛雲過別州白浪千花帆一葉茫茫天地此生浮

移舟夜泊華亭縣却聽吳歌思渺然最憶澱山湖北寺白雲堆裏看青天

追和吳傳新店客舍壁間韻

我愛方酣子遽醒絕知可復要人聽梨花寒食東風惡淚盡重山宿草青

題蘇黃二先生像

五祖禪師出世人婆娑久已斷生因莫將描畫虛空手更覓當年身外身

笑殺黃龍老晦堂相逢剛道木犀香披圖面目渾依舊鼻孔何曾有短長

題諸公跋子昂詩

虎生猶幸及諸公展卷還疑是夢中白髮况聞鄰舍笛懸鬢已衰颯正秋風

題宣和御畫

青城塵土晝濛濛百二山河一夕空收斂神功歸化筆野花啼鳥尚春風

宣和畫木石

石過古木尚青枝地老天荒石不知故國小臣誰在者蒼苔猶落照不成悲

宣和畫牛

淺水平沙落雁時長年頓轉遲前溪寄思東門圈中看寧見北風吹草低

宣和畫鼠

解濟後須飾細微撫時觀物重歎欷更無麟鳳游郊棷池藪秋風野鼠肥

武王扇喝圖

一夫偶爾獲清涼四海仁風氣奉揚有道曾孫不忘後奔均此施論摩方

洪涯出遊圖

靈仙飛化事茫茫石壁苔青春風度市門不到人間今已久多應醉卧古藤根

題子固畫蘭

天人眉宇帝王孫憔悴寧同楚屈原何意清風明月夜盡將心事託蘭蓀

題子固墨梅

南渡倉忙彼一時孤臣曾賦墨梅詩安知京洛風塵外有此肯春王樹枝

題李早畫馬

平沙如雪草如煙想見春風士馬閑王勒錦韉塵土化畫圖流落向人間

山水圖

老樹無陰石有稜亂山高下白雲層夢中猶識江南路惟恨舟人喚不譍

海月圖

憶曾夜叩潮音洞海闊天高月正中坐對畫圖如夢寐六街塵土晝濛濛

水仙圖

脩脩翠袖映明璫誰遣朵風過我傍減晏高堂空四壁一簾煙雨夢瀟湘

桃竹畫眉圖

說盡春愁類不成翠深紅淺若為情江南有客頭空白腸斷東風百轉聲

濟陽邢君隱於藥市作詩寄芽代茗飲諱曰瓊芽先朝嘗以進御云

君家藥籠有新儲若口時時茗飲須一味醍醐充佐使從今合喚藥為奴

芳苗簇簇遍山阿珠蕾金芽未足多千載茶經有遺恨吳儂元不過滁河

春風北苑關時新萬里函封遠貢珍羨爾託根天尺五不勞飛騎走紅塵

次韻虞閣學上京道中

欲去仍為一日留玉堂中夜古詞頭歸鞍曉逐南飛雁猶及西山一半秋

送許黎政歸武昌別業

九衢蕩蕩綠槐風旌旆搖搖馬首東惆悵鳳凰池上客青天萬
里一冥鴻
待漏東華霜滿靴掛冠神武意如何也知久歷中書考若比汾
陽恐未多
趙筆書題墨尚新杏花零落故園春一從今日公歸後身到黃
扉復幾人
曉日都門祖帳開路人嘖嘖歎賢哉東風無限新桃李不敢煩
公手自栽
片雲為雨出山時羣物欣欣各自私收斂神功去無迹尋常草
木竟何知
住近韓家晝錦堂不將才壽詫同鄉翻嫌和國歸來日腰下猶
懸太守章

曰抱鶴五漫紛紛遙聽車音共候門相見惟須飲醇酒看山看
水坐忘言
南遊聊食武昌魚莫學騷人賦卜居
天子名思真藁相可云吾亦愛吾廬
五十人間富貴年山中道士早求仙石田茅屋歸無計愁絕壁
前老鄭虔
龍門尚想舊同遊奧龍深壑腎見收新葉沙堤却何日欲歸且
復為公留
石節婦詩
伯也南征去不歸舅姑長慟小兒悲元戎奏檄鐃歌曲來聽完
州節婦詩
四皓圍棊圖

富局沉吟祗設勞區區勝負[illegible]嬴敗項非君事猶有安
劉一着高
屈原行吟圖
大夫生不遇明時故爾行吟楚水湄今喜太平歌既醉不須多
和獨醒辭
瑶池春宴圖
西飛青雀幾時還貝闕琳宮縹緲間千歲春風殊未老蟠桃積
核已如山
韓幹衮沙馬圖
韓生妙畫本無師正從沙場馬上時虎卧龍跳未渠已釧鳳駿
尾被如絲
桃源圖

山容[illegible]雨雲氣[illegible]花[illegible]前村何處[illegible]
石即吾家
題高公畫竹木
木[illegible]半欲空竹[illegible]不成叢[illegible]經營多少在風
煙慘淡中
版築圖
千載巖阿迹已陳披圖風采儼如新兒孫[illegible]麒麟[illegible]記前
朝夢裏人
牧羝圖
屬國歸馳舊使車披圖仍是牧羝[illegible]不知它日麒麟畫如此冥
埃尚面無
廿美人家藏李[illegible]林所[illegible]圖

可是良工筆有神焉成醉貌出天真雲牕霧閣時開卷咲殺當年捧硯人

大年小景

叢叢古木煙雲晚葉葉秋荷浦溆風閑殺無聲元有句安排旋已落空濛

題平章康里公春日杏園西即事詩後

鏘金戛玉音聲古扶石奔泉氣勢雄口斷雲車天路亦小樓春雨杏花風

遠塵齋

寄言佛子善思惟莫厭塵勞事出離去見本來無遠近須知煩惱即菩提

怡雲亭

道人無物可怡悅倚眼看雲山石中為閑風吹雲散復歸何游戲太虛空

先照樓

初日團團出海東樓居先照最高峰不知今日華嚴界樓閣新開第幾重

鳳山鷺雪軒

千山杳杳一僧歸鳳去山空僧不知忽見鷺鷥飛似雪逢人開卷覓題詩

月庭

夜久庭空萬籟沉家家一月在天心莫教見指先忘月更向中到處尋

次韻吞濟公

諸游寥落如星散坐對孤山似守株飛徹貞元供奉曲羞將短髮舞西湖

病須藥餌親丹竈老懶書帷徹絳紗幸有文殊來見問更無天女散天花

白頭朝士方徒步秋過六橋楚路賒目斷紅雲花島上樓居縹緲是王家

題青谿閣

投老歸來賀監船何時結屋鏡湖邊箕公高迹蘆閣萬水同波一月圓

題趙伯容鶴巢

平原公子去山翻獨逆剛風直上天家近孤山春樹好歸期莫待後千年

老仙麋鬟圖

感時懷古欲何人叩角商歌兩鬢滿巾溪畔牧兒方白適麾莉都不切乎身

題文泉

石眼元無一尺深中涵千古聖賢心潘江陸海毋多羨好向源頭活處尋

飲後示陳生

歲終博士不起選便腹先生醉欲眠任爾若來捐自可後堂無處着乾賢

野航亭

前亭下瞰碧溪流楓葉蘆花兩岸秋應念兒郎風雨下半畝學舍小如舟

牧溪圖

何人貌此多牛翁世間之樂將無同我亦金華牧羊客可容添著畫圖中

羅粟圖

四顧先生復畏誰敎朝餐食可無飢是間大勝君中樂亟相當年特未知

紫菊圖

九陌青春拂面塵故園秋景為誰新披圖露生顏色萬里天涯有似人

尚梅圖

塞莫南枝與北枝得春多處即堪依故園夢斷頭空白千里關山雪正飛

題霸頭

脩篁老柳各成叢兩岸樓臺夕照中遠水一天舟似葉釣竿長裊一絲風

悄壁懸崖上入雲玲瓏寶閣四無鄰小橋流水春風外時見揚鞭舉棹人

次韻題墨梅

一自携家湖水東放舟時度玉花叢因君貌得橫斜影閑却孤山月一蓬

題灃水雪消圖

娟娟幽花野水涓暖風晴日雪消時竹君石友何為者春去春來總不知

題獨山詩卷後

一鉏一瓶煎一單懸冰踏雪度雲端悄然獨宿孤峰頂不與長林共歲寒

贈月江術士

松陵人間六十年始知我命不由天千江一月無分照枝北枝南影自偏

題陸山長柳洲

簇簇春山紫翠圍瀰瀰烟水白鷗飛東坡正作西湖長一曲空煩賀監歸

題明公畫蘭

吳僧戲筆貼生綃娟娟幽花欲動搖夢斷楚江烟雨外秋風凜水暮瀟瀟

題宋氏春雨樓栗里孤山二圖

栗里處士晉風流爲傍茅簷竹樹幽聽起小樓春雨足披圖還宛見西疇

小樓春雨晴窗紗坐對咸平處士家盡日看山仍看畫方知梅有隔年花

東陽縣西道中

柿葉成陰綠滿村桐花覆地草連雲百年舊事無人記猶指前朝御史墳

壬辰二月遊左溪癸巳三月遊天宮有感而賦

頻年謁拜祖師庭祇有山光與水聲尚想玄珠密相付免令我愧辱洪評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六

詔

命相詔

國家大事非獨運之所能成宰相得賢則百度莫不具舉朕臨
御歲久思治日深𦙍資夫輔之功庸致圖新之效惟時並命允
稱僉言中書左丞相朵兒只雅量足以鎮浮大器足以任重夙
由世冑誕紹王封恩威交著於一方紀始殆過於十載爰諧宗
於台鼎蓍作屏於藩維暨入總於憲綱遂延登於樞府克齊嘉
猷益茂聲猷屬以虛位而詢于在廷無若舊人之可與共政載
加進拜式聳具瞻中書平章政事太平敦實而粹和周通而宏
敏練達朝廷之大體光昭祖父之遺休念其帝室之勳臣嘉以
國人之氏族爲持綱紀參贊事樞宜升廊廟之崇俾展經綸之
蘊寵爲盛舉匪出序遷宜命朵兒只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録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太平爲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于以進退乎人才于以弛張乎
政理凡制詔號令錢粮選法刑名造作于中書政務賜懸奏請
者以遷制論便民事宜具列于后
於戲左右厥辟尚賴同寅而協恭小大攸司各盡本法而底績
助成冶化仰副至懷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格諭雲南土官等詔

朕誕膺景命君臨萬邦聲教所通無間遠邇睠此西南之地實
我祖宗之民叛賊死可伐敢冒刑章作爲弗靖侵掠境土戕害
至人閔其狂愚累加格諭本賊執迷負固罔有悛心爰命將而
出師以恭行乎天討指其巢穴取彼渠魁尚慮諸路句察土官
軍民人等或受制於兇徒相爲扇搖而構亂原其初志匪出同謀
既處危疑遂懷反側庸伸訓告俾丞來歸詔書到日除死可伐
不赦外應有被死可伐脅從詿誤之人納款出降者並免本罪
各安家業元有官者悉復其官能生擒死可伐及殺獲其首級
者具以名聞優加賞賚陞擢其死可伐族屬能生擒殺獲本賊
者命爲本路土官該載不盡事理令總兵官議擬申聞施行於
戲威與惟新式布寬條而示信自求多福勉思後效以圖功名
不遠人體兹至意

制

二程子加封制

朕惟三千之徒身先顏氏罕言性哲式見於之故河南伯程顥
體備至和弱承絶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頓以後明
學百世之兵儒豈退崇之可後爰表崇典爵以上公於戲緬想
德容儼揚休而山立聿新禮命竿渙號以風行服此龍靈益綿
道統可加封豫國公主者施行
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見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
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之方由知格物謂隨時從道
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衣章異數尚稽於封冊肆之大國
用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火龍黼黻匪徒侈於
儀章想相人文以對休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

也列里术元追封雲安王制

天佑皇家既誕膺於正統禮嚴奸族爰申錫於崇封祗率舊儀
覃惟典數贊國公　故祖父也列里术元英材茂挺盛德
昭宣朝夕恪恭秉純誠於帷幄子孫昌熾開積慶於宮闈推恩

及於外家列爵高於常等於戲遺音日遠永懷世祚之隆斯
雲安尚服王章之寵我之自出朕豈有私可追封雲安王

也列里木兀妻丑哥追封雲安王夫人制

朕誕膺王緒興懷母后之家祇若彞章幷錫王封之貴睠其中
饋嘉姬上儀豐國公　故祖母丑哥寬裕在躬柔嘉維則
之閫盈室鍾秀異於嬪枝娛諒加還相潔齊於宗事既百年而
偕老極一品以同封於戲列爵推尊莫右諸侯王之重傳家推
永保茲千乘國之榮尚其歆靈服此休命可追封雲安王夫人

帖木迭兒追封威寧王制

中天下而立爰昭德以展親外王父之尊庸推恩而錫爵稽之
盛者禮亦宜之豐國公　故父帖木迭兒正直而純明溫
恭而敦厚受天之祿嬪宗祀於宮中生朕之躬建母儀於天下
概寒泉之莫及斯沛渥之宜頒於戲有畏而威儼袞衣而來格
其寧惟永與磐石以俱安惟時英爽之靈服此便蕃之數可追
封威寧王

帖木迭兒妻伯亦式迭失追封威寧王夫人制

邦國之興必資贊於內助后妃之德常推本於母家惟數之隆
於斯為盛豐國公　故母伯亦式迭失出乎令族嬪此慶
門生我大任實禀思齊之教毓乎莊德遂膺成命之隆踐思式
者林彝章配德同歸於極貴於戲介福于其王母恭乎象服之
宜積慶及其子孫永贊鴻圖之盛尚其歆此寵光可追封
威寧王夫人

純直海加贈宣忠協力崇仁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定西王改謚武穆制

翊扶興運畢懷佐命之臣申錫徽章膺崇勤忠之道睠言英傑
風著勲勞雖寵渥之已加顧褒崇之未至載揚顯冊追賁幽扃
故益都行省都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太
尉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謚忠襄珊竹純直海器量恢弘材資驍
勇威強宗於朔漠擐勍敵於函關諭諸將而濯彼南征建大閫
而保茲東夏奪虎鄉偽孟無戰而不從經營告成斯有功而必
報建移鎮於關陝旋留戍於鞏昌涉歷艱危則平情叛克謹毅
降之誠在服好生之心全活不啻於千人爵位宜超於五等錮
劉斷濟既涉配於山陵肝士貞篤盡擊開於王社蹤榮帝傳視
扶空司者行易名賜功進號於戲龍光下被示恩數之非常馬
鬣故封昭䘏靈之如在欽承不昧垂裕無窮可贈宣忠協力崇
仁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定西王謚武穆

純直海妻喜禮伯倫加封定西王夫人制

朕念祖宗開創之勤賢將師勳勞之盛義弗遺於故舊恩允出
於彝常矧伉儷之相成雖閨閫而弗替宜益加於異渥庸少慰
於重泉故益都行省都達魯花赤今贈宣忠協力崇仁佐運功
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定西王謚武穆珊竹純直
海妻溫國夫人喜禮伯倫秉德柔嘉作配英傑儆戒式資於內
助忠勤克簡於上知授鉞專征爪牙之任所重同舟共濟肘腋
之變遽生脫良人於萬死之中殄叛寇於一鼓之頃託使寬聲
之後振豈惟婦道之可稱爰疏大國之封俾正小君之號於戲
賠田載啓貴雖本於從夫彤管特書名永垂於信史欽予時命
相爾有家可追封定西王夫人

也速解兒贈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謚武襄制

朕恭膺眷佑纘鴻業於宗祊紹想賢勞者嘗章於盟府有功必報雖遠不忘矧茲文武之宏材爲我祖宗之良弼嗟光靈之如在何冊禮之久稽宜示褒崇用暘休烈故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性資沉毅器識弘通胸襟豁如之奇被服文儒之雅夙陪禁近備罄忠忱方宰臣秉成算以專征從伯氏提偏師而破敵樓船飛渡迄成百戰之功金鼎調元遂贊岩廊之務屬藩方之弗靖屢清蹕以親行運籌帷幄之餘歸袞廟堂之上力扶凋瘵頗圻撫綏於東南勝國之故墟資將相重臣之坐鎮既已風行而草偃其如不疚而山頹臨今夫門世之莪依起不同時之嘆峻躋品位中尉象鳳以顯悲五等疏封疊爲罷數節一惠以定謚肇錫嘉稱於爽有知欽承無斁可特贈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謚武襄

也速解兒妻忽都魯追封安慶王夫人制

事君以忠遂至久遠而彌著正位乎內必能夙夜以相成爰加錫命之隆式表從夫之貴故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今贈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謚武襄也速解兒妻忽都魯毓秀名閥作配元臣允武允文茂著經綸之業宜家宜室允罄宗祏儷之儀嗟哉序之屢更念褒封之未舉肇新茂典稽合彝章於戲妣德克休既有光於盛烈娠賢濟美斯必享於榮名靈其歆茲没不忘矣可追封安慶王夫人

阿里海牙追封江陵王制

經營四方肇建萬全之策弼成五服式開一統之期何賞典之已行而儀文之未稱覽外朝之上奏稽盟府之故藏啓壤地以增封賜嘉書而告第故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贈佐平南紀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武定阿里海牙材資敏達器量沉雄由侍從之通聯預闡閫之廟算佐上相專征而遠略致投人納款以來歸龍驤飛渡於夯流虎旅留屯於分閫據南土要衝之會絕東兵後顧之虞降叛果出於三吴傳檄遍行於百粵屏甲雕戈之軍容益振黃旗紫蓋之王氣盡銷興圖咸入於版圖部曲並登於政路峻躋將席臨鎮藩維曹參之功名雖若次於蕭相國去病之親貴固宜比於衛將軍嗟有司久失敷陳在今日盍加表異是用舉國家昇平之蹟極人臣品秩之崇於戲超五等以疏恩令王而爵渢百榜而序位爲帝者師尚其有知足以與我可特贈宣威服遠俯德翊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江陵王仍謚武定

阿里海牙妻帖力并郝氏追封江陵王夫人制

朕緬懷舊臣誕揚新命昭示非常之典均頒及內之章故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今贈宣威服遠輔德翊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江陵王謚武定阿里海牙妻帖力并郝氏相其良人爲時碩輔由室家佽助之益當朝廷委任之隆恭稟廟謨克成偉績飾臂四牡備酬勳伐之勞副笄六珈若關儀之盛厥惟賢配宜示寵褒於戲事君以忠既躋恩而啓慶從夫而貴尚嫓德以無休冥漠有知欽承不昧可並追封江陵王夫人

帖木兒塔失贈太師中書右丞相追封輿寧王謚文忠制
俾人共政方隆巖石之瞻有命自天俄示台星之拆嗟言諒輔
奄就考終人與殄瘁之嗟國有褒崇之禮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録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帖木兒塔失純明而博碩直亮
而裕和粵間世之英姿際清明之景運惟乃烈考事我
武皇出從緑車撫六軍而臨絶域入居黄閣宅百揆而熙庶工
克生後賢丕承先業夙由華冑久侍嚴宸僑著忠勤屢更要任
秉事樞於西府總憲度於中臺雖踐險於政途遂延登於宰席
愛君有魏徵之直諫憂國有房喬之善謀綏理經而懋昭於數
陳刊舊史而申明於監戒謂遠人之忠難貴於存恤以全大體
謂先朝之輔佐失於辯切以圖近功至若庶庫庾以賑山荒濟
租賦以蘇疲察權科舉以通賢路拾遺逸以振士風凡爾告之
嘉猷皆朕志之先定弗憖遺於一老俾贊襄於萬幾聞其訃音
為之隕涕身用參酌典並揚徽章循故秩以視儀推元功而
進號峻躋右弼超冠三師加以殊勲錫之美謚疏王封於名郡
揚制冊於廣庭夐絶前聞寵為異數於戲明良賡會莫盡展於
經綸終始哀榮尚有光於窀穸爽靈不昧寵渥是承可贈開誠
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
追封輿寧王謚文忠

帖木兒塔失妻曲出封輿寧王夫人制
卿章下賁式昭佐理之功象服追崇庸舉從夫之典哀榮斯極
今古所希故中書左丞相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相追封輿寧王謚文忠帖木兒
塔失妻曲出淑慎而惠慈柔嘉而貞順提身禮範媲德相門凡
謀猷入告之忠皆儆戒相成之力雖婦言不出於壼非可強名
然王化必有其基真先正始念貴閨清風之已遠惆佳城白日
之俱歸爰考故常載頒新渥於戲疏封異姓既肇啓於大邦進
號小君庶增光於同穴茲惟顯寵尚克歆承可追封輿寧王夫
人

尚家奴封東平王制
志士無求生以害仁不為苟合公論必須久而後定宜示明揚
乃旌勲賢素懷忠直積遭汙蠖良用愍傷爰俾舉於彝章誕頒
行於邸典故開府儀同三司中政院使尚家奴周通而醇謹果
敢而沈雄家傳河山之盟身際風雲之會入翊禁闥侍閒燕於
樓清出從細軍宣皇威於朔漠克膺上將遂秉鴻樞總內臺之
政權長潜藩之衛士展也近臣之選屬茲貴冑之英歷先朝遠
狩於龍荒奉中宮肅發於鳳輦備嘗險阻靡憚驅馳奉衮衣之
來歸嘗乘輿之不偏力排群議誤抵深文肆予樹辟而興嗟念
爾厄身而徇義是用嘉元功而進號還故秩於視儀超五等以
疏恩冠三師而序位考諸謚法褒以制詞極於哀榮全其終始
於戲焚冊書而去籍盡滌前愆錫冕綬以啓封重為異數尚其
精爽服此寵靈可贈竭忠宣力守義著節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貞愍

尚家奴妻也先忽都封東平王夫人制
臣事君以忠既頒行於邸典婦從夫而貴宜並受於褒封錫以
命書者于丘隴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尚家奴
妻也先忽都秀名族作配高門力贊其夫克秉純誠之德盡
瘁于國退成俊偉之功方歷踐於要途何遽罹於法網遺家多

難守志靡它迨茲公道之復明嘉爾重泉之永閟推恩所及視
昔有加於戲玄袞黼裳既極維垣之貴魚軒翟茀尚增同穴之
光没而不忘服之無斁可追封東平王夫人

只兒哈郎封威寧王制

朕總攬權綱修明憲度舉直錯枉視已猶存嘉言阿保之舊臣
有大勲庸於帝室弗爲朋附卒墮中傷既洛其非宜渙須
於異渥故資德大夫也可扎魯忽赤只兒哈郎材資英銳志慮
精深侍衛
武皇久習邊陲之事奉迎
明考夙知曆數之歸縱横制變府失於先幾奔走禦侮備殫於
勞勤悴皆成績茂簡殊知翊乃名門克有賢配出入潛邸左右
眇躬維時煦育之恩多爾扶携之助退判司於宗寺預詢謀於

路輒不苟動乎浮言遂措雖介臨羈嘉重泉之抑憤婦當守而
興懷是用即乃父之故封授爾王之顯命視秩等同之貴躋班
帝傅之崇錫號加勲易名定謚於戲百身莫贖徒増既往之悲
一品追崇兹貫非常之典尚其冥漠服此休嘉可贈輸忠保衛
守正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威寧王謚襄
愍

只兒哈郎妻中台封威寧王夫人制

朕照臨所及故舊不遺嘉言保姆之賢庸俾從夫之爵載揚
冊追賁泉扃故資德大夫也可扎魯忽赤贈輸忠保衛守正效
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威寧王只兒哈郎妻
中台秉德温良處心慈惠作配君子善儆戒以相成撫育冲人
謹扶持而靡懈烈能勖以南山殷雷之義深有助乎咸池洗日

之功遭事變之無常居阨窮而不憫爰加渙渥式慰幽潛於戲
象服有儀尚克光膺於新命綸言誕布匪徒申勸於舊勞冥漠
有知欽承不昧可追封威靈王夫人

張德隆授玄教大宗師制

朕欽承上帝纘大道以定中綱冀 先朝資至人而贊化聿求
宿望顯膺正傳既允協於僉言宜明致於顯冊沖真明遠玄靜
真人張德隆毓秀紳緌之華門修神籙笈之真詮過庭風得於
異聞綜地其通於名徼翔千仞而後集入奉燕閒御六氣以時
行出陪扈從侍祠上方則克勤於蕆祀謁歎介丘則靡憚於驗
奔彼輸綸績膺殊遇矧乃伯父事我
世皇扶興運於方隆播玄功於不宰延洪四世精白一心惟倫
惟慈是繼是述圭璋令聞文爲法器之儲梁棟巨材當荷宗門

之寄兒奚第之來上考系緒之相仍庸升陟於仙階俾驅登於
師席併稽故實加峻文班以重表儀以昭繁祉於戲寵恩最品
聲錫爾非常之名迪德前徽式佐我無爲之治增崇道紀祗對
天休可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 真明遠玄靜演教大真人
總攝江淮荊襄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宜令張德隆惟此

天妃林氏父母加封制

天降明靈之德有開必先人資利涉之功無遠弗屆煥頒書贊
數告祠庭孔慈顯濟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父積慶侯林
孚母顯慶夫人王氏丕擁嘉祥誕生英淑揚乃神休於不測相
予宵事於方殷賜暨冥通赫若虹光之下燭扶揺順濟怡然鯨
海之安流川祇效伏助之勤京庾積委輸之富聿嚴路報風著
將葦永惟孝慶之源宜有追崇之數覽宰臣之上奏訂禮寺之

崇儀俾進階於號石門增崇於本始於戲百年廟食率遵歲祀之常七命侯封特示褒崇之盛益旌陰祐茂對嘉褒積慶侯林孚可加封顯德積慶佐顯慶夫人王氏可加封育聖顯慶夫人主者施行

表

翰林國史院賀　正旦表

一氣洪鈞肇協始和之序九天黃道肆陳元會之儀寰宇均懽臣鄰等慶欽惟
皇帝陛下堯神廣運湯德日躋昭月麗天地揚風歷之號今開泰石室煥雲漢之文章茂對三陽誕膺百福臣等叨榮禁近遠鴻班獻觴丹青莫寫化工之妙抃蹈效玉帛惟祝壽域之同

國子監賀　正旦表

玄枵紀歲斯履象以更端太極受朝萬儀文而稱慶瞻惟聖抃蹈惟均欽惟
皇帝陛下聰明先識丕昭嗣服體元建號首道克協於重華備物儀名孝益嚴於長樂克承天眷武運恭謙臣等忝職贊庠叨陪班序洪鈞一氣雖各有造之仁眉壽萬年申衍無疆之祚七政齊約四陽和於萬瞻一人當宁展朝會於彤庭凡在生成實同慶賴欽惟
皇帝陛下宅心至正撫運重熙春育海涵播仁聲於歷數風行雷動敷治象於多方侯應泰來祥開履吉臣等忝司六學徒旅千官瞻就日之清光載逢昌旦祝齊天之寶筭永固丕圖

中書省賀　正旦表

歲臨析木靄瑞氣於神皋天近太微赫清光於黼座三朝嘉會萬福來同欽惟
皇帝陛下凝命上玄宅心至正典學與春秋而俱富知人侔日月以並明震器夙成俾樽經而就傅漸光下施加備物以展親恩綏群黎丞蒙慶澤臣等忝司政柄獲領朝紳金鉉調元莫贊
皇猷之盛玉卮稱壽願增寶筭之長

國子監賀　聖節表

虹流華渚肇開出震之祥龍見中星式應純乾之候三宮均慶百辟騰懽欽惟
皇帝陛下祗適文謨丕隆舜孝雲行雨施等天地以無為日就月將與春秋而俱富歛時五福類及萬方臣等忝職儒黌欣逢瑞節播昭曠之至化鈞奏九成瞻北極之常尊嵩呼三祝須慶明堂允協來蘇之候紀祥甲觀肇臨載震之期喜溢大庭歡騰同宇欽惟
皇帝陛下宅心淵穆纘紹前烈長樂承顏昭
聖人之孝治金華勸學闡天人之文明茂對正陽益增神筴臣等忝司教事欣覩朝儀律應黃鐘並奏九韶之舞香浮合殿同稱萬壽之觴
寶軒歌風更化紘而出治璿樞繞電應瑞節以受朝率土歡心昌辰盛典欽惟
皇帝陛下丕繩祖武誕舉皇綱照侔日月之明知人則哲量等乾坤之大御衆以寬庸伸報上之誠同致復天之祝臣等忝司佑鼎獲旅縉紳金鑑效規莫助維新之政玉卮稱慶願綏有永之年

中書省賀　聖節表

歲舍在庚應虹流之紀瑞月臨于巳贈龍御之當陽縟典載行
興情胥慶欽惟
皇帝陛下居富盛之業撫熙明之期地重青宮崇教事以端國
本天開華闕陳古訓以宣人文茂對嘉辰祚膺多祉臣等忝居
政府肅領朝儀拱武泰階莫贊無為之化發祥神筴願符有道
之長

國子監賀冊　太皇太后表

德為
聖人治有光於舜孝養以天下禮蔫誕於漢儀備物隆名熙朝
盛典欽惟
皇帝陛下誕膺駿命寅御丕圖鋪座端臨念　皇慈之保佑綸
言播告極鴻號之尊崇帝遠邁於古先霈旁流於中外臣等幸
尊教席幾旅廷紳傾向日之微忱逢曙廣內覩齊天之曆筭永
奉慈闈

國子監賀冊　皇后表

顯冊誕敷肇正宮闈之號鴻圖增重益隆宗社之基慶輯邦家
讙均華夏欽惟
皇帝陛下道尊皇極治本人倫與日俱新罔健允符於乾德后
天作合順承式表於坤儀命出楓廷禮成椒掖臣等濫司教事
欣覩彝章關雎正始之風四方永賀既醉太平之福萬壽無疆

國子監賀　太皇太后正旦表

獻歲發春肇正孟陬之序隆名備物載新長樂之儀嘉與外廷
肅稱元會欽惟
太皇太后殿下道光內治德配　先朝尊極宮闈誕舉推崇之
禮慶流宗社彌章擁佑之功履茲端辰衷荷多祉臣等忝司教
育獲預班聯絳闕天開恭展三朝之拜瑤池日永歡騰萬歲之
呼

國子監上　太皇太后賀冊　皇后表

禮行當宁丕昭文定之祥尊極重闈彌衍徽音之嗣驩騰禁掖
喜浹寰區欽惟
太皇太后殿下德備儉慈功參覆載承先朝之付託克協孫謀
建中壼之表儀式符婦順流輝華於椒屋增葺固於藩圖臣等
忝職上庠欣逢盛典二南正始大義本於家人萬壽無疆介福
歸於　王母
牋

翰林國史院賀　皇后正旦牋

春回椒掖茂迎百福之祥天近楓宸均備三朝之禮慶騰廣內
喜溢肇王敬惟
皇后殿下坤德純全徽音夙著中闈黃裳之美格謹柔儀上侔
紫極之尊永綏吉祿肇臨穀旦丕介蕃禧臣等忝職文詞幾陪
班序化行宮壼顯新彤管之書慶衍邦家敬上玉巵之壽

中書省賀　皇后正旦牋

歲御宸運四玉律於青陽翠翟令儀應軒星於紫極慶行中壼
喜洽大廷敬惟
皇后殿下德並神明功參覆載體家人之正位肇立化基志卷
耳之求賢助成治道春芳穀旦天錫蕃禧臣某等忝職寀司遴
班元會載新椒塗展盛儀於三朝永固雝圖登齊年於萬壽

國子監賀　皇后受冊牋

嘉禮備成正柔儀於內壼隆名載舉孚大號於外廷治首六宮
欽形八表敬惟
皇后殿下性全淵哲德並神明玉冊金相茂帽彌文之盛翟衣
褕翟光昭象服之崇稽合舊章寔為鉅典臣等叨居賢序擁綴
朝班瞻北極之四星祥開吉旦祝南山之萬壽慶衍齊年

箴

朋樂齋箴

伯陽甫取孔門記言名齋居之室曰朋樂予竊嘉其能何朋而
樂夫樂之戒過其節也為之箴曰
天壤之間並生者人彙曰同類其有親親子之從求之彌若
匪善何信匪信何樂相古易象示人以朋毋敢適莫惟善是從
後而朋來寔用無咎坤以喪朋終慶叙有一陽之至我其為
三陰之聚我其含弘豈茲記言與易殊指便辟佞柔既以損矣
二人同心其樂也康比之匪人其樂也荒猗伯陽甫式遵圖娛
交游罔規敢告閽隸

銘

勤有堂銘

皇錫下人展也良貴能若守之罔敢怠棄惟勤為常非有為與
反身而誠萬物咸備其勤斯何敬以之維休勿休伊誠之思
其有斯何匪我也私不物於物而然之為亹勿而躬問勉朝夕
對客殖驕孰為己得一元默運其生職職天德之備人道之極
時君之為厥志允臧式敬爾承勿助勿忘閑邪存誠充實我光
我易撰之勤銘茲堂

兼善齋銘

畀資兼愛儒者擯之詎曰此道我之得私必由其本以及其支
相古先民孰為我師莫窮匪顏莫達匪伊何志何學伊斯之祈
乾之善世則罔敢知於以積善尚其學業上也以所動也以時
毋歎千里忽於跬步仁如堯吾式虛其畀為善有術視我銘詩

朕晦齋銘

王君仲玟以朕晦名其齋蓋有取乎考亭朱子冠而字之祝辭
云爾夫所謂人晦於身神明內朕者復而通也今乃援其辭而
左之若通而復也仲玟未徵銘為之銘曰
惟皇播物終始一誠孰仲相推乃色乃形有出乎幽以豐而育
有入斯息朗處之貞而通而復與時偕行展也王君斂其華英
退藏於密以涵其生與造物者遊神之廷曰予度數天之性情
我將相之式彰淑名

恒德齋銘

易之九象味時變通有不變者確乎其中是曰恒性人之固有
充為恒德不息則久聖人之道久而化成由其不息是之謂恒
惟君法天偕行偕極惟臣承君咸有一德緊公之先國之元臣
篤生後賢左右
聖君吾儕小人朝不及夕夫孰如公自強不息體之既立其用
以行措諸事業乃恒之亨允懷于茲益謹其度與國同休以永
終譽

興讓堂銘

何官貞立起進士官七品法當封父母露父以讓于其祖妻
以讓于其祖母有司如其請以勸貽思祝行乃扁所居之堂曰
興讓名人鉅公樂道其事紀載而誦歎之者出以示予因系之

以銘曰
讓之為義推己所有木水本原則有所受子承其考婦繼其姑家之積慶匪我有餘嗟嗟末俗背馳取帚數誶爾民俾歸于厚旋由親始于乘可軾義以起禮善不近名　皇仁在上孝子不匱爰其寵光恩榮備至爰建綽號樹之風聲一家之讓國人其興作為銘詩薦此樂石匪私其家維以勸德

方齋銘

鄱陽胡君以方齋扁讀書之室而俾其子益來徵銘為之銘曰
輿之方輪以圓而相資鑒之方柄以圓而相違天下之方盡於五寸之矩所不能盡者物情之不齊是故君子方以正己之度圓以任物之宜主至靜以為德不自毀于赫隨隙隨圓而壽方諒所秉之莫移爾息爾識矩範在茲無矜而名尚允蹈之

圓硯銘

冀之家藏王使君所貽圓硯有白文貫其腹銘曰
黑之守處也久白之不涅歸也潔

青石硯銘

雪竇方丈所畜青石硯德壽故物也銘曰
匪璞其白匪瑾其赤夫蒼蒼者天之正色韞匱而藏守之以黑毋曰茲宋之隕石也

息菴銘

上人允茲扁其菴曰息因以自號益扁以彰所息之處號以表能息之人能所相為無窮吾未見其息也上人來徵銘為之銘曰
謂菴非人孰累於名謂人非菴名敢何與曷所息矜境能息若智菴耶人耶依正不二剎那之頃能所雙亡十劫何益一息何長勿生疲勞而止中路咄茲草菴非汝住處

朽室銘

朽室者上人棟公之所居也浮屠氏之法衣壞色食厖鐵其以朽室為居固宜然予觀一切世間成住壞空非有定相朽與不朽聊步二邊假名無實何取何捨輒因安陽韓先生之言而申繹之以為銘曰
身如虛空不係於物出三界家寧事一室善哉上人此休歇處惟適之安隨其所遇喙為枯坐兀若槁木收斂精魔容膝而足因緣幻境空華露電茫茫火宅終歸壞散有弊者形不朽者理背本非成今亦無毀入如來堂應如是住金剛堅強永保貞固

止足齋銘

有為老氏之學者四明陳君扁所居室曰止足予懼其務內而忘外取小而遺大也為之銘以充其志焉銘曰
人於兩間如海一粟萬物備矣匪我也獨昧者失之欲乃逐逐反身而樂伊誠之復道何遠而唯止斯足勿安一枝而甘滿腹頓曰我道無治無齊名以中之予告非瀆

尊德齋銘

汝南翁士雅伯衡有志于力學績文尤長於篆隸武夷杜徵君爰之為作尊德齋扁其讀書之室金華黃溍為之銘曰
天降生人曰有明德君子得之有物有則保養所賦敬共奉持外鑠非肆內德非墮尊德樂義所尊在人尊德問學所尊在身道立德尊卓哉先覺惟伯衡氏究心靈學

存存齋畫像贊

孔氏之大宗曰存齋先生宋季襲衍聖之封已久
國朝至元間召赴闕俾仍嗣襲先生乃辭遂以國子祭酒提舉
浙東學校世平於先生兄弟也惜其以存自號而不能欽承
上意存其封爵因自稱曰存存齋其屬予贊其畫像云
東家之傳兮有本有支冉居其名兮匪德之衰德則可久兮可
止若時猶有天爵兮矍我所寶金石絲竹兮家聲之遺有能宗
予兮文不在茲來以丹青兮展也令儀巍然靈光兮人皆仰之

程楚公小像贊

故楚國文憲程公以宏材碩學被遇
世祖歷事四朝為時名臣延祐紀元之初溍舉進士至京師因
拜公于安貞里第後三十有三年溍起白休致入直詞林則公
捐館已久幸從公之孫世京獲觀公遺像撫時運之推遷慨前
脩之莫佽贊以一辭以寄歎曰美盛德之形容聊寄歲月云爾贊
曰
獨衣角巾蕭洒出塵仰羨夫消搖於丘壑紬想其際會於風雲
就一言之緒音黎纂論而數陳乃均乎龜蓍之可覆洋洋乎魚
水之相親最揭奮厲以紀綱乎憲度鋪張潤色以黼黻乎人文
雖不以進退百官為職未始一日忘吐握之勤屈楚材之晉用
皆藥籠之儲珍咸懷誠而秉忠共尊主而庇民奚必坐乎廟堂
之上然後大展其經綸嗟儀刑之已遠儼手彩之如新古稱達
賢者有後是將在其來昆

學軒贊

器必琢而後成道必學而後知玉之不琢不失其為玉人之不
學不失其為人也幾希是以有志之士莫不務學而求師虛以

為受教之地明以察進善之幾蓋深造以道固貴於升堂而入
室取其虛明則於軒為宜居焉游焉朝斯夕斯飭晦宴息尚愛
其歸請為學軒之贊亂以心齋之詩

李御史畫像贊

質厚而豐神完而充生乎相閥初無貴驕之色立乎朝著常存
矯抗之容挺枝於翠竹碧梧之表泳游於祥雲麗日之中想其
丰儀若猶可想見夫喬木世臣黃閣清風也

蕭侯畫像贊

侃侃之色鞠躬之容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精神隱然折萬里
之衝蔚乎豹變之文彪于外而彌寸中縕其如玉穆如清風望
其餘光者孰知為萬夫之雄也耶

瑞像贊

仁和齊莆誦法華經三十年感異僧遺以一石久之忽有觀世
音大士像涌現其中見者莫不歎駭以為殊勝希有之事為之
贊曰
三界之中萬法唯識石非動物何識何知而能有此如幻三昧
由理具故事相宛然當知法身徧一切處假名依正一念三千
我心與石等無差別若聞若見起作是觀同證如來不思議境

王真人七十壽像贊

列仙之癯澤夫道腴合氣乎元和粹神乎太虛其應也無方而
環中以為樞是宜長上古而不老等天地於蘧廬視人間之七
袤特塵劫之斯須挹其光儀清風穆如古所謂博大真人者茲
非其徒歟

雲外慶公畫像贊

堂堂獨立無與爲對播畫虛空徒勞蕪穢一雲所兩何內何外
勿於其間自爲隔礙寶相儼然靈山一會

擊蛇笏贊

於烈孔公碩大且方麟鳳在郊百怪斂藏而爾蟲何知乃肖毁
休彼崇黃改聽易視維是手版猶古珪圭不鈞則重壓鼠以殲
憤激於中有蛇進詐穿使妖血狼藉沾濱殞也先覺御氏不迷
九原莫作物是人非人之非亏蛇蟒之蟒尚有聞孫曰子無悔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七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八　續藁五

碑文

上都大龍光華嚴寺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
天子時巡上京今中書左丞相太平時爲平章政事一日入奏
事便殿　上問龍光華嚴寺創建於
世祖既作之初何以久而猶有所未備對曰此無它由其役殺
費鉅而財用弗繼耳其年秋八月　迴鑾次三十里店諭
旨中書爲以鈔十萬緡給其營繕之費仍令寺僧諒祖麗徒勿
以諉于有司住持比丘惟吉欽承　睿旨親率其徒鳩材僝工
師曰庀第匠畫指授而程督相勞之癈敝弗處輪奐之美丹碧
交輝紫擬華座嚴奉如式在其教所宜有者纖悉完具明年秋
八月　大駕南還復至三十里店丞相以訖役聞請　勅詞臣
著于石並以紀成績　制曰可事下翰林以命臣溍臣溍謹按
惟是所述事狀
世祖皇帝始在潛邸駐軍和林念　國家龍興朔漠奄有萬邦
聲教所暨地大且遠會朝展覲奉貢述職道里宜均爰相地于
桓州東灤河北之龍岡建開平府首於城中乾艮二隅造兩佛
刹曰大乾元寺曰大龍光華嚴寺龍光華嚴則以傳菩提達摩
之學者居之
世祖正位宸極采古者兩京之制　詔以大興爲大都開平爲
上都鈞天帝所上應紫微閶闔句陳周廬千列而茲寺尚仍其
舊未有所改作
仁宗在東宮躬屍其字下左右顧瞻懼弗稱

世祖致崇極於覺皇之意俾有司序而大之
英宗嗣位萬幾之暇數甯臨幸謂五方佛像在
世祖時因感異夢而迎致于茲命於故大殿之南別作前殿以
崇奉焉且賜以吳中上腴之田一萬畝使贍其衆然自經始以
來更兩累朝歷九十餘年遠
今天子特軫　聖情圖終　先志乃克因舊為新而訖考其成
帝力所加固非一朝一夕之積其成之也蓋自有時夫豈偶然
哉寺之開山初祖曰至溫與故太師劉文正公秉忠友善有志
氣而深於謀畧
世祖甚器重之溫六傳至維壽以道行文學受知
英宗制授大司徒壽傳弘璟璟傳妙桂今惟足則桂之法嗣也
白報恩來請其處云臣溍竊觀昔之有國家者莫不恭用其乘

黃學士文集卷八　二

助宣皇度廣資勝利以為國釐故凡京師佛刹必有禪林法窟
我世祖皇帝所以維持億萬年太平之基者規模宏遠矣
列聖相承以迄于今扶植而振起之將欲與之相為悠久是誠
不宜無以詔于方來謹序次其本末而為之銘曰
龍岡之原灤水之滸度關而北茲惟天府肇啓
帝京曰我
皇祖宛宅其中下臨九土金輪既御法幢斯竪普為人天作大
福聚如遊化城共躡寶所沉沉華構奚啻百堵輿殿廣堂有樞
惟旅架以虹梁承以龜趺有飛其檐有網其戶廊為夷庭延為
行宇峙為寶門周為遶廡經之營之爰更寒暑聖子神孫纘承
遺緒逮今
皇上不忘繼序俯垂清閒溫其天語蔽自淵衷便蕃錫予召彼

役徒赴我鼓群工薦技風斤月斧金碧晃煌萬目咸觀靈山
一會儼然故宇髣之在前瑜珈五部玉毫金相如日當午神帝
龍君後先恭虔天魔恐怖曰有經海樓經于匱縣鐘于虡息有
室遊食有庖厨勝緣畢具宗風載舉增崇上化俞受多祜歲時
有方鳴鑾樹羽宗盟戚畹班行文武企望萬車奔走俯僂大家
右族豪商鉅賈廣衆稠人下及寒窶森至景從廛居野處洪纖
高下一靈所萌稽首度門永有依怙於萬斯年奉我
明主詞臣作頌誠告終古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承恩閣碑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比丘悟光創建承恩閣成使以狀來
請書其歲月刊之茲碑以示永久蓋自雙林唱滅像教東流有
國家者咸知信嚮而無能若我朝之致其隆極者凡九州四海

黃學士文集卷八　三

名山福地至於遐陬絕域萬里之外靈蹤異跡靡不搜訪而加
禮焉矧惟茲山乃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之所止宜其蒙被
帝力尊崇為大非它山所得而比倫也舍利始出於西晉歷宋
梁陳唐五代暨宋其隨機感發祥現瑞殊勝希有考諸傳記
所述可見已
世祖皇帝既定南服而茲山入于職方首命奉迎寶塔安安於
內苑之萬歲山上都之龍光華嚴大都之聖壽萬安諸大刹及
諸宮闕凡十六壇場　車駕親臨瞻敬於聖壽萬安百寶光明
從壇而起高貫寺塔遍燭禁庭　皇情大悅亟命護送還山仍
賜以名香金幣敕行中書宰臣郡長吏增構殿宇高深雄麗視
昔加倍四衆莫不抃躍欣慶得未曾有
列聖相承述

今天子歲時函香遣使賜予尤渥會法座偶虛而寺幾廢今太
尉納麟公時為行宣政使求可任其事者於是光由平江之開
元來補其處至正二年七月也光既重新門廡殿堂庫庾庖湢
之屬且盡復豪家所據諸庄田土園林而資以為奉養者一無
所缺學徒雲集內外不下千人光以為寺之所宜有者已畢具
而 天使下臨祗肅無所乃出 上所賜白金為兩二百市材
鳩工造傑閣以嚴使命列楹若干架霤若干屋之以閒計者七
其崇若干尺廣加其崇若干尺脩去其廣若干尺飛櫞步簷方
櫨曲櫼悉稱其度名之曰承恩之閣上設像座而即其下為傳
宗之堂復為方丈之室費有不給則繼以經用之餘貲民不知
而官不與焉庀役於九年之冬訖功於十年之春前人未及為
而今為之其作始之自固不可不書也昔大覺禪師懷璉歸老

茲山於其君之賜有所弗受不欲以己易物也光獨汲汲焉圖
所以彰吾君之賜如恐弗及不忘以下報上也璉之辭讓光之
恭敬同出於儒者之所謂禮則其為道宜亦無不同也所可書
者豈直經度之勤營締之美而已哉光蜀人族某氏別號雪窗
云銘曰
佛之真身徧一切處非滅而滅非住而住金繩寶區八萬四千
茲惟其一留鎮人間粤自 先朝逮今
聖世星軺絡繹香為佛事惟有金貝旣有綺繒侑以多儀用薦
德馨因果不殊財法交施受用見聞同增福慧大恩莫報
君賜未獻苟有人不敢怠遑乃擇嘉辰闢寶樓閣巍然建立
無作而作華播珠網像座中嚴龍光下賁人天具瞻三輪既空
眞非實相知報佛恩則為報上史臣作頌來者是徵於萬斯年

彌謹其承

故叅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國信使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上柱國追封閩國公謚忠愍王公祠堂碑

至元十五年秋七月閩國王公以福建道宣撫使覲于上京
世祖皇帝與語大悅朝退首命左丞張公即公寓邸傳 旨詢
日本事公對以日本蕞爾島夷不足煩 天討因畫招徠之策
以進深契 上衷仍使預閩國政公懇辭適降金虎符授公中
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仍為御史殿
中宴以遣之俾左丞呂公為公趣辦器幣而止公既還治閩中
具宣 德意十六年夏五月舉家入朝明年正月 上眷禮有
加擢戶部尚書數奏事稱 旨嘗命之坐而輟 御膳以賜以
廷辯溯百官俸非便忤權臣意丐外十九年春二月拜正奉大

夫叅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即政事堂條陳二十四
事丞相齊魯國文忠公大喜恨得公晚留公毋行二十一年春
正月進對言日本未易以力服而可以計取誠令臣得備一介
之使以招徠之事成可無殘民費財即事不成亦無損國威重
上嘉納之因以公為國信使凡所須一惟公意公以為臣他無
所須祇須一印佩之俾恭依撒答事 詔書以行足矣有
旨命公視草且賜公玉環遍條納琵琶枸櫚鞍馬鞍各一俾丞
相當護視公妻子之留京師者公既陛辭以夏四月發慶元
五月抵耽羅耽羅人或勸公勿輕往公不聽秋七月至日本境
上先令持旗榜諭其國中并移書國主及用事者日本遣來郊
迎抵館所遂以 詔書入辛卯望艤舟對馬島而夜俄有舉火
譁譟出上者公竟遇害而薨得年五十有六夫人某氏攜諸孤

跣尖赴愬　闕下　上聞訃震悼命續其家衣廩如故給夫人
驛券乘官舸五兩還究其事尋謚公敏愍俟録其季子從仕郎
南劒路順昌縣尹都中為少中大夫平江路総管府治中即平
江賜宅一區田八千畮厥後都中累遷荊湖北道宣慰副使言
公雖已得謚而爵秩未稱有司以聞
仁宗皇帝覽其奏皇慶元年春三月　詔加贈公榮祿大夫平
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公改謚忠愍於是夫人亦從公爵封
閩國太夫人既以告其第太夫人母子相與咸泣罔無以昭
上恩侈前烈爰卜吳縣至德鄉白蓮橋之西二百步構堂肖公
像而祠焉公姓王氏諱積翁字良存其先光之固始人世為宋
官族高祖諱致贈太保高祖妣陳氏東萊郡夫人太保南度時
會仕閩因家焉故又為福之長溪人曾祖諱林贈大傅曾祖妣

陳氏通義郡夫人林氏平原郡夫人祖諱萬全淳熙二年進
士第任處州青田縣令贈太師祖妣林氏信國夫人考諱方
大贈少保妣陳氏潁川郡夫人初少保無子禱於顯應宮府君
之神而生公性至孝博學工為文辭年十八領國子舉明年用
叔父參知政事忠文公伯大廕補承務郎調監嚴州都酒務故
宰相吳公潛分閫四明辟奉國軍節度推官改沿海制置大使
司幹辦公事畧數十年不決之訟悉以議之凡所剖折三百餘
事有平心録四卷除提領戶部犒賞所檢察官貽書漕使趙公
與訔捐和平十二酉庫積適十七萬和平三百家為之少蘇焉
公光祖以執政尹天府辟淛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奉朝旨決七
縣獄單車夜至餘杭閱獄囚一百七十悉得其情當坐者僅數
人餘皆平民明日召縣官盡釋之所平反他邑疑獄全活甚衆

辟淮東總領所措置糴買官改江東轉運司幹辦公事用舉者
改秩差知富陽縣治辦為諸邑最皇族有縱家僮殺人者論如
法無少貸人尤快之秩滿堂除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力請寬
版曹催科之限東南諸郡咸便之除監左藏封樁上庫差通判
臨安府除提轄文思院主管諸軍審計院遷太府寺丞兵部郎
官出知徽州兼鄂州督兵馬府參議官軍帥李詮據城謀為變勢
張甚公以計柔服之且施恩信離其黨民特以無恐加兵部侍
郎仍舊任俄除江南東路提舉常平茶鹽改福建路提點刑獄
行次永嘉復以為天下兵馬都元帥益王府司馬辭不就改知
南劒州兼福建路提點刑獄兼招捕使進兵部尚書除寶章閣
學士福建路制置使兼職仍舊於是德祐內附三宮已北上而
景炎新造未久又航海去延抵福州行省以八郡圖籍上之行

省承制以公知建寧府事充福建道宣撫副使部將李雄挾淮
兵為亂殺同知宣撫司事謝說友丐尸其家公收潛尸為治後
事且以計紿雄而厚結其黨下因大閱擒雄誅之以功進宣撫
使福州路總管兼府尹兼提刑按察使已而淮兵亂復作公率
郡民捕其黨悉斬以徇閩生齒數十百萬卒賴以完亡何而入
覲鄉國之人至今思之公夫人曰陳氏曰林氏皆封安人先卒
曰葉氏今閩國太夫人也其為比丘尼而在者曰圓明靜慧慈
照大師住持杭州明慶寺捌思冊已卒者曰宏宗圓明佛曰大
師住持平江妙湛寺普貴子男七人曰時中易名為僧以卒餘
悉以公蔭補官曰琦明威將軍同知肇慶路總管府事曰權中
從仕郎同知循州事曰昇中從仕郎寧海縣尹皆卒曰建中從
仕郎建安縣尹閩國太夫人出也從太夫人留質而歸卒于維

揚驛無子以都中之子某爲其後曰端中從仕郎尤溪縣尹亦
卒曰都中今正議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女六人四適名門二
爲尼孫男七人女四人曾孫男五人女一人堂成後三年都中
以太夫人之命來徵文將刋之茲碑溍竊惟公之忘身殉國亦
旣簡在　帝心而足以暴白於天下太夫人勤懇壹意爲天所
祐年幾八袠皝端神澤福祉未艾正議又以非猷德望嚮用於
時有光于前人蓋人紀之大者三公之爲臣太夫人之爲婦正
議之爲子可謂盡之矣欲勿書得乎太夫人之弟茂辰昔以公
薦爲武德將軍管軍揔管公之殁也爲之七走京師而致力於
祠事尤悉亦有功於王氏而可書者也其銘曰
於赫
世祖總攬群雄委質自奮時惟王公千載之逢由一言始歸謹
全閩惟
天子使相彼林林孰究其生緊公是怙弗震弗驚炳曉民庸廼
踐朝著廼啓廼沃廼居政路蠢茲島夷敢有不恭抗言請使出
次于東溟波浩浩其下不測長風大飄萬里一息天聲所加伏
噓雖盱鞬櫜帕首頫伏路隅煌煌英蕩使事有指庶公其歸亦
曷凡凡胡蹈大難而以計鬭舍生取義鬼動
帝宸𤸫封進爵易名爵惠于飾其終罔不備至公則遠矣遺烈
不泯孰其承之惟後有人一畝之宮百世之祀犧牲有碑刻示
無止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祿
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諡
文忠張公祠堂碑

故濱國文忠張公家濟南而其別墅在歷城縣北十里華不注
鵲山之陽歷山之陰號曰雲莊公自參議中書省事退休其中
者垂十年至治泰定之間　詔使旁午至公堅卧不起
文皇御極以翰林侍讀學士召未至改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
史中丞公乃幡然就道時公年甫六十到官僅三閱月而薨于
位天曆二年七月壬午也始公嘗謂吾居雲莊而樂且家適吾
先世大墓吾死必以昭穆序葬而於是乎祠焉九月丙辰公嗣
子今秘書郎引遵治命奉柩以葬而以清河郡夫人郭氏祔至
順二年三月戊子乃作祠堂凡屋之爲間者四堂居其三而室
居其一妥神有位物器備完歲時蒇事備奠惟謹以溍忝綴公
門生之末俾有述以告來者溍竊惟公初尹堂邑撫人有恩用
儉不失有罪能使豪强讋伏而盜賊化爲良民爲御史則抗言
尚書省不可立其變更法度易置官府將廢天下且擢除御史
大夫中丞非　祖宗故事踈時政之弊萬餘言力柱權姦幾蹈
禍而不悔在中書則諫止內廷壘山之役卒以忠直受上賞
執法西臺值關右荐饑一以荒政爲己任有禱于神其應如響
乃傾私槖斥公帑　奏請大發錢粟下輸米授爵之令用便宜
通鈔法以來商旅由是人始得食至於疾病死亡皆具爲區處
或有司怠於奉行則分遣寮寀臨視之委曲纖悉竭盡其力賴
以少蘇若雖甚衆而公竟以憂勞悲感奄及於大故捐館之日
奉元鼓摽罷木自壞濟南里第有光若隕星者民之無祿肩非
天子事聞　制贈公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諡曰文忠邺典之優異
先帝憫悼深矣公所學務致於實用而一語一默之細亦無所

前
仁宗時公居禮部爲侍郎尚書兩持文柄克展賢路深契
上衷新進士銜刺來謁輒拒不與爲禮書方寸紙令閽人諭之
曰但思報國無以私謝爲也所謨著施於　朝廷行於四方爲
里人莫不傳誦之蓋公之在民政多卓異宜如循吏之立祠直
道以臣君而勤事以死宜如功臣之祭於大烝文學論議存乎
淵艾之私宜如先賢之祀於學固非其家所得而專也然以公
居此爲最久從容去就之際聞者至今爲之咨嗟歎息過而見
其平生釣遊處池深木實猶將低徊不忍去況登斯堂而仰公
之遺風餘烈可使貪夫廉懦夫立其於名教殆非小補尸而祝
之豈獨仁人孝子用以厚其親哉溍旣不敢辭而序其縣後爲
銘以系焉公諱養浩字希孟世次官閥行事之詳有傳在史氏

今皇上又申勑詞臣勒諸石章昭揭墓隧矣非有關於祠事者
此不著銘曰
瞻彼樂郊莽山兩開山之幽幽水清且漣執過公歸而止于此
使者在門公不爲起止非無所行也以時
大君有命貢然來思曰予亦予汝鰥予哺鳳幾當宁寬是西顧
盡瘁以仕不有其躬神游故墟有寧一宮公像在斯皇皇巷服
生氣凜焉過者必肅

記

丞相與寧文忠王祠堂記

故丞相與寧文忠王以至正七年秋九月十八日丁巳薨于位
二十六日乙丑柎葬京城和義門外之先塋八年春某月某日
某甲子建祠堂順寧府宣平縣宮家莊之景賢書院冬十一月
十二日甲辰宰執大臣奏事　明仁殿而退諭　上旨俾臣溍
撰王先塋碑銘并以祠堂記命臣溍製其文賜王母弟今大司
農達世貼睦尔使書于石仍　勅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
篆額其首而刻焉惟
武宗皇帝昔在潛邸出鎮朔方故丞相和寧忠獻王以宿衛重
臣父侍帷幄　上旣嗣大歷服忠獻遂以佐命元勲入秉國鈞
夙興夜寐勤勞　帝室將貴其家于北土令就高爽而遂款祥
乃以　上所賜宮家莊之地築別墅居之而廷師教其二子俾
有成立爲時名臣即文忠及大司農也里人化之無不悅學忠
獻以父老之請爲創精舍聚其子弟而教育之有司以狀白于
中書畀之額曰景賢書院立山長爲學者師忠獻旣没因作堂
而祠焉其措興之初

今上皇帝特出内帑金錢幣物以相其役東朝及中宮致助有
差迨其訖功　上復遣使函香具牢醴以落其成　詔詞臣歐
陽玄爲之記至是別爲堂以祠文忠事聞又命臣溍記之臣溍
竊唯昔者天子之公卿有大勲勞則祭於大烝後世之廟廷配
享是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設廟祧壇墠而祭之後世之羣
臣家廟是也傳所謂釋奠有合有國故則否說者以爲國故若
唐虞之有伯夷后夔周之有周公有則自奠之無則合於鄰國
今學校各祠其鄉之先賢猶有取其遺意也矣唐虞成周固非
有鄰國之可合舍夔周公而誰歟忠獻以雄才偉略出則膺
爪牙之任入則荷腹心之寄至於處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施
斡旋闔闢之功民志以之而定國勢以之而安可謂社稷之臣
矣文忠用貴王賤霸之術佐

今天子於重熙累洽之餘以親附百姓鎮撫四夷為己任而務使官得其職物遂其宜雖古良相殆無以過而況前作後述濟美象賢佐冠百僚爵超五等是宜配休於烝嘗專祀於廟室豈鄉國之間學校之士所得而專乎其相與尸而祝之者蓋以事夷夔周公之禮事之也臣溍庸因記事推述而論著焉文忠諱鐵木兒達識官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贈翊誠叙美同德翊運功臣太師中書右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冀寧王諡文忠餘見於前記及 上所賜勳德之碑者此不具

明正書院田記

宋南渡後繼之先賢忠簡趙公而下六人蓋尸祝之獨矣景定末王侯巳守是邦始論于朝則故吏所據地為道院者闢書院曰明正且以其沒入之田百七十有六畝歸焉咸淳間繼之者趙侯孟奎又益以它田六十有三畝祠事以備 國朝因之建書院額設山長負而益田之奪於浮屠老氏者什七八有司漫弗加省也皇慶初

上新即位銳意庠序之事凡田之在學官者皆取有禁於是總管申侯為閱累歲之訟牒而覈其實悉返所侵田有挾勢門徼來爭之者侯弗為動乃賂吏瞰侯在告輒為可疑上其事于憲閫今山長華君謹翁白侯破其計而闢復下于郡侯為徼閫籍覆按具有本末田以卒歸蓋九十年間祠三徙而始有田不二十年遽失不守又三十餘年始復葉君念其得之難而保有之不易也求書于石以圖永久溍竊惟三代而降師廢民散儒失其守而奪於二氏者匪直吾疆畎而已矧夫威怵利誘有甚於二氏者乎嘗試觀馬公之在建炎連挂大斾一弃終其身不悔邊紹興疏臣檄事汪公既坐劾直攄所用趙公竟以不苟合去相位既且死至若范劉小汪公委蛇仕止之間又莫或少自撓從席為不可奪若與置之士猶外物也賢師帥祗奉 德意幸思斯文若學繫六君子之貴若士之從葉君登斯堂者敬共以承事感悉而振飭以有名人傑出其間媲美於前哲夫能寶其不貲之軀則一物之細有不難守矣君既為書其繫且道其所以見於諸君如此初田之未復也劉公五世孫胥以已田百畝代其陞以公五世孫諦亦以已田二十畝相為至是兩家因指其田戒子孫勿復有是抑可書已申侯名月魯帖木而高昌人

上海縣學田記

上海由鎮為縣之二十年縣始有學又十年學始有田又九年乃改作學于縣東如千步延祐元年冬張侯如硯來佐縣事歎縣庭見諸生視其居則齋廬未備也庖廩未完也按其籍則田之析於郡學者出於是邦之望公者歲為米不盡四百石惕焉深懼士失其養而學政之弗舉謀大其規制為久遠計而未知所出也上人喜能者聞之請入私田四百九十五畝有奇為學宮永業以佐經費侯既特其請則白狀于縣而輸券于學士教事者方君遇以為向之克有學有田不易如此而上人一念之頃遂能不愛其所有以勉吾乏絕之處是不宜使後之君子無述也乃伐石來徵文為記嗟乎大道隱裂九流百家之異趣久矣是果不可同歟易稱同人于野亨而謂同人于宗吝夫與善不擇其類故亨雖大為施惠而不私其黨去吝孰先焉由其循舍

其蔵兹所以合異而為同也僕與吾徒其有取乎此矣上人亦嘗學於是耶土地之利其末爾竊獨嘉乎是舉也庶幾乎吾聖人之旨而有非苟同者故為原其大趣而為之記其日之細則碑陰存焉

常熟州學田記

常熟故吳地州之西子游宅在焉當孔子時吳通上國已久比學宜非一人獨子游以身通受業列於七十有七人之間而其言行見於記錄為甚其距今千有七百餘年生其地而好學能文者猶彬彬焉風氣之厚俗習之盛誠非旁州比縣之所及然自其為縣時已有學而學之田多瘠鹵以歲之不易也諸生往往艱所仰食學校之養頗出它州縣下弦誦之聲希闊寂寞前後為是州若職教事者思有以裕之而未知所以為計學之賓

老以為州之有力而名好事莫如習君乃相率造焉以為言君欣然為辟田之可耕者若干畝山之可樵者若干畝以佐之士之群居聚食始無所乏絕莫不德君之為而願得予文以記之予聞古昔授田建學悉有成法民之為士固不必廩於學宮而大家巨室亦不得有羨田以資施予也自先王之法壞而不可復見說者蓋以為三千之徒聚而食於孔子或又以飲食之人為子游氏之儒何言之無稽耶今之去孔子日益以遠有能闢布衣養徒之事而興起焉可謂難也已若夫為弟子負而藏脩息游於斯者皆生於子游之鄉而得其風氣俗習之美者也苟無幸乎居之安食之飽而必有事焉將見其處也必無媿乎子游之文學其出也必無忘乎子游之學道而愛人一簞一瓢不足為其儉萬鍾之祿不足為其泰孰得以區區飲食之細厚誣

君子也哉是用弗讓而為之記以告諸來者云爾曹君名某字為某官

義烏先達題名記

義烏邑庠禮殿之西南故有文昌祠宋先達題名在焉祠廢而石毀已久至正七年春主教事者暨先達諸公之後人始復脩其祠事而買石重刻題其中曰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于一萬邦黎獻共惟

帝臣　特旨以宋咸淳甲戌進士第一王公龍澤為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公邑人也鄉大夫先生莫不動色胥慶以為科目之設兹其權輿還

仁宗皇帝臨御伊始承平寖久文運之開適惟其時詔布治化丕揚

祖訓著貢舉令以興賢能法行於延祐之初而兆

見於至元之宗公之用舍乃科舉廢興之幾名不稱則無以風厲乎四方蒐其軼軼而表顯之不獨為一邑之榮觀而已嗣今且天子在上循古右文分命儒臣撰定前史因其善惡以寓勸懲列傳所載盡瘁事國如忠簡宗公正色立朝如文清徐公皆邑之先達也觀其名而知感慕激發則兩公不得專美于前而後賢之踵武相接又當以為科舉之士哉是宜有以彰千載之盛際來徒可存一代之故實云爾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遺風餘烈固未泯也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儕小子敢不勉諸題名舊刻溍之曾大父左曹公實志之茲俾溍嗣書其重新之歲月溍不得辭也

江浙行中書省題名記

昔太史公於漢之將相名臣不皆立傳而為之表表著其氏名

歲月使覽者尚論其世而有以知其人後世官寺之題名實本於此故雖偏州下邑無不記諸其廳壁江浙行中書省在治錢唐五十又六年題名有記尚矣至正二年夏四月省署燬于災而石亦仆令丞相達丁東亟使計工程材拓故址撤廢增崇其壯觀以昭示乎等威而未及蒐遺墜補題名之缺平章政事康里公視事伊始命掌固考舊牘合前宰執之氏名歲月伐石而大書深刻焉令溍敘次授辭以告來者謂溍寄以文字為職業而效趍走於屬部何敢以不敏辭載惟我朝稽古建官以來庶臣碩輔入則保釐

天子而儀刑乎百辟出則正是國人而屏翰乎四方體貌之尊內外均一所以贊萬民之具瞻折千里之遐衝也今天下為行省凡十有一而江浙當東南之都會生齒繁夥物產富穰水浮

陸行綸輸雜集所統句吳於越七閩之眾訖于海隅島夷諸蕃椎結卉裳稽首內屬挈臣民二枋而臨制於閫外事任至重非元勳懋德向有文武莫克膺其寄丞相與中書平章政事進位端揆來鎮茲土維綱號令廓然率新群工庶尹奔走率職惕厲所及咸為之改眎而易聽

皇上嘉其有興壞起廢之功特敕詞林宗工作記并書篆以賜一時宰執大臣都司僚佐亦已衣被賜田之光而流聲稱於無極若夫題名之設蓋他日表衿相名臣若之權輿是宜謹書秘閣之所纂名山金匱之所儲相為經緯氏名歲月之存否所係甚大豈偏州下邑廳壁所記可槩論乎然竊聞溫國司馬公記諫院題名以為居是官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有言責者固不容不事斯語充乎是道雖

事國之均任天下之重無難也則其為記又不徒取氏名歲月之可見而已爾今　聖神撫運鉅人並生更迭選與均其勞佚猶有虞之九官舊臣外內成周之三后協心於外畫一之治罔間後先述作之休逊觀其時而睹其餘澤將來視指事載功垂之竹帛不可窮宜推美讓善追紀前人之盛心也哉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題名記

中書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　國朝之制也蓋自唐有三省遂置都司為尚書承轄之貳以天下之大百官之眾而任是職者止於十人其選不輕矣彼之六典則其所掌付諸司之事舉正稽違省署抄目執直簿以知省內宿直等簽章事而已位有常員職有常守也今政本一歸於中書而以左右兩司為之綜小大之事罔不與聞列曹掾有所關白得持文墨議論相

可否於議論定乃以聽都堂之裁決而署行之故之任若事權輕重因大不侔其在行省曰郎中曰員外郎曰都事官稱命秩亦視　中朝宰士而因數無以外之眾合左右為一司以兼綜十六曹而分守與彼此之殊位序已崇而職務尤劇委任之重實無前比非清方敦實強敏周通之材莫宜居之由是而歷從班登政地者踵武相望號為宰相之儲誠要官之高選也學士大夫往往觀其名而指其顯融於時能以儁功偉烈日見者傳為盛世之美談若可無以考其去來之歲月哉江浙行省左右司廳新作於兵燬之餘爰命溍記其題名而刻諸石下溍竊惟古之記題名者可以辨歲月必因其所居之任而寓規誡焉今之郎司上以彌綸乎相業下以綱紀乎曹務爭於道隔之阨塞闡關之幽隱凡所不當問非若群有司效一官守一職而可

以一事名言也庸叙次其設官之沿革以為之記凡未贊之功
有可稱述而非題名所能盡記者茲不得而詳焉

監脩國史題名記

宰相之職掌佐
天子正百官於軍國之政令無所不統惟領史事則特給印章
別設官屬而勅尾以之入銜重其事也昔在
世祖皇帝中統二年翰林學士承旨王公鶚奏請立史局纂脩
先朝實錄及遼金二史其國史則請以右丞相史公天澤監脩
上悉從之至元元年始置翰林院十三年乃 制授平章軍國
重事耶律公鑄監脩國史身官實始於此其後恒以上相專綜
監脩之務或並命大相別曰同監脩委任可謂重矣若稽往制
詞臣史官班列不同職掌亦異今既合為一院而史事獨屬之
宰相者蓋紀錄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
禮樂師旅之事誅賞廢置之政布在方冊垂于萬世其所繫之
重亦從可比而可知也故 大拜之後必涓吉俾篆于本院廳
壁圖官其題名然自史公天澤耶律公鑄逮脫脫太傅公而
入中書相
今天子九十年閒領史事者之官位名氏歲月皆未有所登載
於是院長謀於寮友而謁於中書之堂因得右丞相天澤太傅
公而下總 十有 人礱石大書而深刻焉其實得而詳者皆
不著亦闕疑之義也

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初設翰林學士承旨正三品至元元年
乃建翰林國史院而陞學士等官八年院升從二品
成宗皇帝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
仁宗皇帝親攬御筆點定置五學士承旨六員學士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皇慶元年院升從一品洎今建為承
制先是蒙古翰林及亦思替非並教習於本院翰林國史集賢
兩院合為一仍兼起居注領會同館知秘書監而國子學以待
制[illegible]司[illegible]之選以[illegible]制[illegible]今編脩官兼[illegible]俱未隸焉其後新
字[illegible]於[illegible]院而復[illegible]院如故今興文署已廢本院於
建[illegible]以[illegible]書監國子學之事悉無所預而四學士亦省
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制[illegible]掌之
今上皇帝建宣文閣而不設學士 詔以經筵崇文監皆歸於
本院崇文監官其非便而止惟翰學士承旨而下摘官判署經
筵之文移與同寮脩[illegible]功臣傳又以執政兼學士承旨等官
而無常員此建置之第之大略也自中統至元以迄于今題名
久未克立歲月既深故牘舛其名氏秩遷次而刻諸石庶來
者有考焉其名鄉非古而唐宋以來徧州下邑莫不有記刻
以文學侍從之臣於焉萃止安可獨甘闕文而弗之講乎踐著
其人而論其世則 國家之聲明文物名公大人之遺風
餘烈猶可概見也後屬吾儕具于別刻者此不書

上都翰林國史院題名記

凡官署咸有題名記之者必述其職分之所當為以寓夫官師
相規之意焉竊白
世祖皇帝作別京于灤陽一遵一豫無非事者
列聖相承遵為典常文武百司扈從附護翰林國史職在代言
以號命于四方載事以傳信於萬世

天子出御經筵則勸講進讀啓沃　聖心退則紬繹前聞以待訪問任重而地親　上所識擢必勳閥元臣儒林大老與一時名人魁士實侍從之高選非他有司比也由至元元年建今二十有七年今院題名歲各有記於其職分之所當爲論之備矣茲不復勦取舊說而重陳之第記其官位氏名歲月與夫若有所於考焉爾蓋　大駕以至正七年四月十九日發京師五月十二日駐蹕上京八月十三日回鑾院長而下除拜則書或特指而行或賜告而去不悉書也經筵之職曰領曰知曰兼無專官惟居翰林者獨主其文移出納故合本院與其官屬並列于石云

中書省右司題名記

官署之有題名尚矣昉之者問其人可以知其政故記之者必述其職分之所宜爲以寓夫規勸警之意而風厲焉吾寮公某之爲右司郎中也以題名未建命吏搜諸故牘得其人名歲月將刻石于廳事未及成而出持閩中部使者節尋擢召入知中書省事乃屬今右司諸公續成之而俾書爲之記竊惟都司以彌綸省闥爲職於事無所不預較之舊制則唐之三省尚書有左右丞管轄衆務而左司右司爲之副宋之三省左右丞外爲執政中書門下別設檢正之官而尚書之左司右司居其次還至　我朝政本一出於中書而丞轄檢舉之職悉歸於左右而司其要注之專前所未有也而況右司所掌什究兵刑之政名號雖繁而百工之事尤爲叢劇豈它有司限於官守而可指其職分之所宜爲以寓夫規警乎雖然今之任是官者皆天下之選皆人所謂學爲宰相者也後之人觀其氏名知所欽慕而奮發爲則其爲風厲也大矣庸弗敢辭而謹記之

上都御史臺殿中司題名記

天子時巡上京則宰執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職分官扈從　國朝舊典也凡公署必立題名以志其去來之歲月御史臺殿中司之有題名始於至順三年然皆刻木爲方板而書之至正八年今殿中侍御史世傑漢都等羅鐵木而慮其久或蠹敝乃命代以石大書而深刻焉且俾頔記其作始之自謹按漢御史大夫有兩丞其一曰中丞居殿中蘭臺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亦謂之中執法則居殿中者實右中丞之職魏以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大朝會則簪白筆側陛而坐乃殿中設侍御史之始也其後殊時異制以革靡常在唐則兼知庫藏出納宮門內事京畿諸州諸衛兵禁而政務非一在宋則三院並得言事雖察事不同而官守不分逮我世祖皇帝至元五年肇建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二員而以殿中別爲一司正名舉職糾察朝儀外廷糾擊則對立於龍墀之下而不與庶僚序列　大駕行幸則扈從於豹尾之中而非若它官可以更休番任既尊地位優密從容有所敷奏無不與聞而其命秩之崇品在第四視唐宋以七品官爲之重輕之不侔概可知也自非勲賢貴胄秉清方直亮之節風爲衆所嚴憚莫宜當其選由是而致位卿相未始乏人誠欲使來者知所慕效而思繼其風烈則所託以昭示于永久者爲可缺哉蓋物之壽於金石然自古及今名齊天壤與國家相爲無窮者固不獨恃夫金石以爲存也請以是爲記可乎是歲　乘輿以五月自灤陽八月回　鑾十月甲子朔記

八卷終

記

重脩紹興路儒學記

令上重紀至元之六年韋新庶政博求才望將校遠人得南陽宋公以爲紹興路總管紹興古之會府關決繁劇素號叢劇公承命而至未遑它及首以導揚德意化民成俗爲務下車之始周視廟學病其屋宇摧圮弗治倉廩稍乏用罔竭惕焉惟學校之廢是懼亟爲發私錢以具祀事然餘粟以贍稍食其明年改元至正秋大熟於是量入爲出而始其經費節縮浮蠹以資土木之役乃諭士之籍于學及民家之有力而好義者輸財薦貨以助其弗繼諏日之吉掄材庀工自禮殿論堂經閣齋館周廡重門以至庖庾庖湢總若干區仆者必起缺者必完頹毀朽墁峻茨堅密采彤藻繪煥顯嚴繚以脩垣而植表通衢之東西曰文明坊公於程督勤不□殫其短前後交贊之者教授曾君汝賢徐君霖㫖直學韓瞻之也其又明年春州學訖功而公去爲山東轉運使郡人夏君泰亨時教授杭學謂公之嘉惠斯文不可無以昭示方來奉事伏屬溍書于貞石溍忝以非才預聞學政誼不敢辭竊惟　國家原一宇內弛武而隆文內而師遠于郡邑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無不立學且慎選良二千石爲之師帥德至渥也顧其廢興所常或彌久而益振或淪敝衰落而不支特係夫任其事者能知所當務之緩急否耳越郡故有學在城北偏其徙而今所三易州將乃克大備我朝至元二十又七年提刑按察副使王公俣以歷歲既深其敝已極不宜苟簡架而徙爲其文令撤而改作焉其後郡守胡公元默公炳開省施營葺之功未幾輒壞還公遂斥大其規制因舊以爲新將使儒服俎豆之事永有賴以不墜其仰體上意之所嚮而悉心殫力於職分之當爲可書也已昔者魯侯修泮宮詩人頌之土木之美咢而弗著第稱之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繼之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今之土木一新矣游於斯息於斯而能克類致思日新其德則公之德政被于後人良未艾也請以是諗于同志併書而刻諸公名文瓚字子璋陪台垣儀憲府踐歷滋久其爲郡多善政非學校所關皆不書

義烏縣學明倫堂記

義烏故有先聖廟在縣南宋慶曆中徙于縣東而立學以應令崇寧初始詔州縣置學又徙于縣西昇嶼于宛今朝學在縣北則紹興間所改而其後又守廟西地以爲學而規制寖遝入國朝有司以時繕治洎天曆二年冬達魯花赤鐵閭始盡撤而新之顧殿堂處東門崇高脩廣而倍其舊且改作論堂于廟之北墉面勢甚正以地頗隘陿以起堂而撤其脊或誤言於地形之術者其方所謂宜避勿犯由是未及就緒而遷數後來聞有以為其所休者撓於役股費鉅罔敢自任頃假術者之言以爲解訖遂延於今或以動其意至正三年夏五月縣尹周侯仁強來治事展謁而退觀于堂之既茨不斂歎以爲漏殆將覆壓閔其故而爲之太息亟令旅財僝功易其已壞而補其弗具朽壞鎮鞏必堅必良棟宇豐碩楹檻顯敞飛檐步簷閎于四阿左右齋廬爲屋十間基而未構者半之倍益新畢貴于成什器之須待用與缺先賢之祠曰忠孝堂寓於廡下則遷而位于廟之西南隅石偃覺當于前軒則因其自然軸以之

壞及它山之石使就平坦甃其上為杏壇脩五十尺有奇而廡加其脩五之一始事於是年之冬訖役於明年之春主教事者欲圖賢侯之績俾永勿墜爰狀其實屬溍記之蓋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之制莫備於今 聖朝詔書屢下風厲作成視昔有加可謂盛矣義烏為名縣其有學亦已久矣何一旦倏興忽廢春秋行事駿奔走執籩豆濟濟在列而考德問業羣居游息皆無其所弦誦之聲希闊寂寥幾若向之有廟而無學何以屬教道稱 上旨哉今王侯悉總為致其力而不鄙於流俗也凡先王建學明倫之本意與是邦人材風俗文物之大繇有晉陵胡公理鄉先達朱公如璋陳公炳及溍之六世祖處士乃所為記論著已詳石多不存而其文並傳於今未民俗不敢勒取前人成說以瀆告于同志之士姑為記其歲末如此俾來者有考焉

重脩釣臺書院記

漢嚴子陵先生會稽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令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拜諫議大夫不受去耕於富春山按圖志是時齊爲郡而未爲國其遺迹已邈不可考今建德之桐廬實富春故地先生釣臺在焉所謂嚴陵瀨也不獨以嚴名其地而且以嚴姓其州先生高風盛烈之所存於此爲最著崇立而表顯之使人知所嚮慕蓋亦爲民師帥者之職與釣臺有祠祠於范文正公作州之日而重新於蕭侯燧其有書院則自晉侯汝士始更王侯汭趙侯汝歷規制乃備 國朝仍其舊設師弟子員而郡僚佔其旁逕奪其恆產以爲己有訴之於官僅復其半所食者齊田五十畝而已間嘗入錢佃其旁官山三十頃取賢薪之奇贏以佐營繕之費豪民欲擅其利搆訟連數歲不決至正元年秋總管深州公下車首務脩明學政偶聞其讀亟命度其地之肥磽均而爲二俾分佃之咸以爲平而各安其業山長沈元鼎方謀鳩積寸累以興壞而起廢公復諭士人合私錢二千五百緡助其弗給土木之須靡不畢具元鼎尋書滿徐天麟繼之公以元鼎新經畫有素留使同竟其役會達魯花赤高昌公爾丕與公併志壹慮臨視勸相焉察佐亦克交贊其事而貂程督之勞則縣達魯花赤亦剌馬丹也屋以間計凡四十有九完者若曰燕居殿曰祠堂曰青風堂曰格陰堂曰客星閣曰山高水長閣曰達高樓曰下崖軒曰懷仁軸義兩齋增新者曰三公不換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綿峰繡嶺亭山東臺西臺而亭覆釣臺之路而爲門以識之又作門其外榜曰釣臺曰嚴春山之事肇於是年之十月而訖役於明年之五月寓公遺老來學之士共樂其成於是即君泰之以書來屬溍識其歲月夫以二千石之重而荷承流宣化之任所以卓揚 上德扶世覺民若非可家至而戶曉也本諸名教樹之風聲待其自覺而心推氣感而默悟將有惕焉于衷不能自已者矣諸君子蓋備游自於此頃瞻江山想像儀刑闡先生之風而莫不興起尚無忘賢師帥所以表之功哉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致見於前賢所論者甚不敢贅陳也高昌公名闍爾仕于中朝歷郡佩監中尚卿印公名廷玉興和人以監察御史累遷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今由兩淮都轉運鹽使來涖茲郡云

婺州路重建府治記

婺爲郡二百九十有四年郡始爲州又七百一十有八年而江

南之版圖歸于職方州始為路建總管府所領為司縣者七為
州者一以其地居浙水東一都會異時之州廨非帥臣則部使
者以為治所府署僅寓故西偏之兒契局後稍從於其西二
十步歷歲滋多而繼治弗繕復就摧剝經歷元君某以為久必
益壞且其制度褊陋非所以昭等威血衆庶也謀撤而新之達
魯花赤某公同知府事某公因議公總其役事於是諏日之吉
撤材庀工增其址之廣三十尺深五十尺而崇稱之門廡堂室
為屋以間計者三十有四而增其舊者四之一其宏敞疏達則
視昔為有加經始於元統元年夏四月落成於冬十有二月凡
役費為交鈔萬五千緡一出於用度之羨而公私不與焉且是
役也由元君待人以誠而無所歧遇事以勤而無所擇用克底
于有成折衷贊守倅能處己以虛其所為而又力相之故君得

[illegible] 五

以畢智殫慮而不狃于素也今達魯花赤某公謂前人之成績
不可使掩抑而弗著命劉誥石用昭示于來人以諗從學偏邑
或者能述其措興之顛末乃以書來俾記之昔者魯頌閟宮詩
人頌之曰奚斯所作知其實也作宮者奚斯而奚斯不爭其美
故序詩者又以為頌僖公也濟庸故竊取詩人之旨與序詩者
之意誦元君之勞而推及守倅之賢以為之記若今公視前人
之功不啻如己出汲汲焉圖表顯之其持心公平而不以彼我
為間又副為政者所宜取法也輒併記焉

東陽縣門樓記

古者國無小必為臺門所以嚴等威重教令非苟致美飾而已
也以為不若是無以習民於上下之分而遠其觀聽也古今殊
時郡國異體所謂譙觀者不皆出諸侯三門之制其以樓易臺
或猶有取禮之以高為貴者乎春秋譏新作南門非謂夫脩舊
而加其度也蓋失時也東陽婺壯縣提封幾二百里民堵至四
萬區不啻如古子男國縣署之大門故有樓庳下陋歲久且
就圮丞取君某以為是不稱古者嚴等威重教令之意爰合其
鄉之大家俾撤而新之丈有二尺以為基之崇參其基以為屋
之崇脩去屋崇五尺廣參其脩而益五尺凡脩廣視舊率加什
二而崇倍焉為間者五而加其舊者二焉君之惠孚于人故民
樂献其力智周于物故工善蕆其役始作於延祐二年冬十月
而訖役於三年春二月又不失乎土功之時是宜舉之易成之
亟也學校之士咸相與言吾黨不可拱手視其乃買石而以書
來曰吾取君之興役起廢可稱述者非一而樓為大願紀成事
來者尚有考也濟不佞然能贊美頌勤然竊觀是役也有禮之

[illegible] 六

貴而無春秋之譏能勿喜聞而樂書之哉動而法於禮春秋則
夫所宜書若後樓亦乎哉程工屬役之凡庸可畧也

義烏縣尉司記

清江周侯為義烏之明年至正四年也其年春三月新建縣尉
因成來屬以記按圖志縣故有尉廨國朝至元間以為候館而
未及改築問皆寓治縣之東廳終不以為便延祐初始卜地創
立官署于金華門之內既已就緒陰陽家或言其地不利廢為
荊棘之場垂三十年領尉事者僦民屋以居而蒞治靡有定所
吏抱文書往來閭巷阡陌間猝
有呼調輒爽於期會恐民起而為盜事覺坐逮無所穫真昏暮
乘間竊出人尤患苦之周侯詢知其然謂是不可緩亟捐俸以
倡興作尉判馬用為轂倅為之繼且躬任其役縣民樂周侯之

廣介而興取仁恕而有容若亦顧市材甓甃元備以效其愛助
之意乃諏日之吉徙郵亭在縣門之左者於其右增拓舊址建
鐘軒門廡為屋以間計者總十有五自庀事至訖功凡五浹旬
盖周侯之下車甫十閱月而百廢具舉此其一也夫尉之為職
主於求盜而不能救民不為盜其為盜與否視縣政得失何如
耳方今 國家承平治化流洽周侯牧百里之寄又以豈弟之
政撫摩其凋瘵稽察姦惡驕而歸於善良推埋擣掩之風日以
衰息民安其業而事益不至於尉之廷其所為亦徒備故
事遂官府俾秩佐得以分曹而按職也昔者詩人覩召伯所舍
之樹猶思其人勿剪勿伐以修興寢之思掄輿之美居處修享不
止於所舍之樹而已後之君子覽今所記而一日必葺以無忘
周侯之德庶幾詩人之意乎周侯名自強字剛善以文學致事

知名於時它可稱道而不係於茲從者未暇錄也

松陽縣惠治巡檢司記

處之松陽所部六鄉其一曰惠治至元某年始置巡檢其地以
教官而假巡檢則自吾岳君始先是居其官者凡若干人咸寓
寓舍以為治所卒伍散處墟落間緩急呼調弗後會期莫有以
為意者至治二年冬十月君寔來明年秋某月始買地作新廨
為屋以間數者若干費錢若干而其什七出於君之私橐不足
則其吏士洎鄉之大家合力以成之又明年冬十有二月功以
訖告門廡堂室器械之須靡不具完君既諏日之吉入據廨事
而休吏士于旁舍適以書來曰願有紀俾後之人勿廢也夫尉
巡檢均以求盜為職而尉得與令長連署常治其邑中巡檢所
治率在乎荒郊林莽山區海聚幽昧轄絕之境其為力眎尉難

矣刻處為山郡而介于甌越
國家初定南服寇攘竊發之不時也嘗選用重臣建牙分閫以
治焉雖以積安日久而雅之習或未盡去巡檢之為力不加
難乎是以來者率其苟逭於吏議則望望然計吾歲月而去之
固無以居處之堂為也君儒者按職甫及期枹鼓不驚而田里
之人甘食以安寢又能致其餘力以樹立官府如此向之所謂
難者君自易安之其政施之整暇何如哉是有政焉非特土木
之功而已世極譏儒者迂且闊事若君之為武夫俗吏不可少
也耶為之記以昭作始之自亦所以釋後者之讀也君名自
脩字德敏宋太師鄂忠武王五世諸孫今為常之宜興人

重脩廣濟庫記

國朝既取宋分命重臣行中書省事位治其地仍即其帑藏置
廣濟庫以總其所統郡邑歲入上供及經費之出納無所不掌
庫在今杭之清湖司其事者可覆性詮至正元年夏四月乙未
庫東南一里所細人之家不戒于火延及庫門自官廳吏舍衛
卒所屋至于神祠盡毀乎蕩政事先林公躬率僚屬督救止
之寶庫及它故屋二十皆賴以完公謀於參知政事道同中奉
公謂興壞起廢莫先於此它有所改作以緩非處故丞相儀同
公適被
上旨出臨江浙乃協其議爰俾吏曹文林郎孫三寶都鎮撫脫
脫度其形便以圖來上諏辰屬役因以孫君領其要按圖改作
焉先是貢輸始至皆暫寓于行廊必文移已具遣官監臨乃以
入于內庫奸利之弊日滋且其飛檐步櫊參差交錯逼燎所由
及也遂於內庫門之西增創敖屋十有六以俟貢輸之至中設

架閣庫以度簿書其東則為相府之行署與莞庫者之治廨略舊址立祠以奉倉史之神處衛卒於外門之左右而稍更定其位置撤寶庫之前軒及敖屋之行廊而悉易以方亭鋼鐵為牖壘甓為墉中闢大門而四旁繚以脩垣亦如之鑿三池瀦水環於其後周防備盡前所未有請君述其顛末以授溍俾為之記溍竊惟昔之有國家者藏富之所散于列州而今也藏富之所聚于諸省大江以南為行省者三而土產之豐無踰於江浙歲所入泉幣金玉織文之良貨財待用之物以鉅萬計所儲為甚厚所繫為甚大在禮君子將有所營必以庾庫先於居室釋之者曰重國用也今茲火之所燬故宇當復者幾區宰執大臣知國用之為重而先其所急察屬執事之人又能力相之皆有合於禮所可記者不止土木之美而已庀材傭功之目公牘詳焉此不書

平江西虹橋記

泰定元年冬十有二月庚午平江閶門外新作虹橋成古者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之常事耳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此何以書在有司常事也而此非有司之常事也按郡志橋之載於圖籍者三百五十九而為虹橋者三其一在城西若干步即此橋也去年夏大雨水暴溢橋居兩水之交所施材甓皆腐缺莫能與水抗一夕盡圮其地商旅通衢凡徵令賜予布政於方國若奉貢輸賦脩職于京邑者悉由是而之焉執事者奔走迎勞無虛日攤舟機不足以嚴使客則栰木以渡之方謀所以復其故而官帑不可輙發又重以其役厲民未知費所出郡民鄧文貴聞之請分家貲之半更為石橋以利永久既又以為此有司者之事非細人所得干也乃飭材用庀工徒以聽要束焉事聞于府府上之行中書已而報如其請遂以八月乙丑始事閱八甲子而告訖功橋之脩四百尺而其高十分脩之一五分而殺其二乃與岸等夯之廣得高之半而趾之廣加其什伍上設扶欄為之周防其下為門如半月以聯瀆河而堤其兩崖以度輓者所用錢以緡計者十二萬五千有奇役以庸計者二萬四千有奇今總管郭公既率僚屬觴酒橋上以落其成且謂文貴編戶民非有名田稍食而殖奇贏若它大姓比川梁遠路官當循之而文貴顧能輟其衣食之餘以紓有司之急不宜無以示勸相乃伐石俾溍執筆書其凡而刻焉夫以一夫之利物之功而長民者能表揭之以寓其風厲之意是皆有司常事之所不及而於法宜書者溍不得辭也僭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邦之人誠知所感發而慕效焉則夫可以脩廢舉墜而出於有司常事之外者其屢書不一書尚[illegible]始於茲橋也文貴之可稱道而不繫於橋事者茲不書

婺州通濟橋記

婺為郡二水夾城南合流而西其勢滋大距城一里所故比舟為浮橋以達往來霖潦暴溢紲弱弗支舟數敗散水湍悍不容篙櫓或有急而冒險以進多致覆溺西峯及菴禪師憫人之病已甚謀伐石作橋以利永久禪師名德之重尊官大吏豪商富民莫不慕嚮之輸財施貨押至宣慰使合剌解金吾公為移關徵募工而授役焉度地於浮橋西若干步非陸步以定其基布橫木以實其底絫石于淵若十有三旁為兩崖中為十一洞凡洞之形西正方東則小橢而劃其上以殺水怒起大德

四年秋九月訖十年春三月兩隄十一類皆條未及架木為梁而禪師遷湖之道場尋壽順示寂杭州民沈甲斷髮為頭陀走京師給權貴人言我及菴弟子頻假外護以畢橋事權貴人不知其詐為請于　東朝既得請南還則並緣取民財奪商人木衆共患之郡長吏亦遣其淩侮而弗禁也乃發其姦陳之憲司以聞于上正其罪沒入其錢遂罷橋局而毀石類石堅緻不易動僅仆其五而止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也禪師之法子雪牛翁公嘗以橋不可廢訴於官議久不決元統二年春部使者徐公甫下車即詢民間疾苦當興除者有我友雲龍公時主兩峯法席亟以茲橋為言徐公瞿然謂人之為民害者宜繩以法橋以利人不宜因人而廢親屬公積為申明之未報會徐公入參議中書省　白於宰相執政咸以為橋梁與不急之役異

詔旨以明有發以舉無可疑者特下龍公首捐衣盂以倡興作江浙行中書省既給以前所沒入之錢二萬餘緡行宣政院亦命開壇集衆僧受具戒得香幣之貲為錢五萬緡乃市大木於甌之滎昌募良匠於閩南江左以至正二年夏四月庀事令工部尚書慶喜公前刑部尚書張公並持部使者節而來躬涖賦之且輟俸金以增役費寮佐及所部吏民佽助恐後二公復併志壹慮殫其勤相程材之勤於是諸類悉完類之高去水四十有一尺貫以木梁被以石埒高出類上又八尺而橋成橋之脩七百八十尺廣若干尺覆以屋如其脩廣楹閒五十而為殿者三為亭者二殿以奉觀音大士泗洲僧伽玄天上帝之神亭以寘四天王因浮橋之舊名榜曰通濟其年冬十月既望張公率憲府暨文武官屬以落焉俾來俾為之記曰若以夏正之九月成徒杠十月成輿梁有司歲一治之耳是役也溯其造端之始已不啻四十年而一作一輟卒有待乎任風紀者力振舉之援者令以從事乃克就緒其廢興所繫固非有司每歲之常事所可擬論夫何以措其誦美之辭哉昔泉州守蔡公記萬安渡石橋弟叙役要而不及其它蓋春秋之法所謂直書其事其文見意者也而不使斂焉取斯義考其廢興之故而備記之用謹歲月云爾

昌平縣石橋記

由都城北抵上京其驛十有二而昌平之為縣當其第一驛豁水遶關闗中搆絕通衢霖潦暴至則水湍悍益甚人莫利涉縣尹畢侯以為昌平今畿縣　大駕時巡次舍在焉凡侍從之臣百執事之士與夫外鎮數令內奉職貢使客傳遽之往來率由乎

是邑長吏若弱敝弗逮延頒貲餘募匠備擇日之吉架石為橋其脩六十尺而其廣得脩四之一自始作至訖功為日若干畢者無庸盈徒者無屬深而民不知有役咸相與誦美之當其驛事者宮君琪採父老之言來諗曰吾畢侯之為人素慎重雖居劇縣繁擾劇以御煩見謂材敏然以廉平不苛民樂其業田里安於無事用能以暇日致力於茲橋頗有紀而附見其治行之賢勒諸岸左以貽永久古者列國有四郊賓客之交入其境而門關道路廬館川梁脩除之不時猶或譏其失政矧今百里之郊畿理所臨有能勤其官激其事而不忘乎嚴飭具備如此可謂無失政矣豈徒一時興作之功有足稱道哉庸弗辟而為之昔嘗觀政者有考於斯則它治行固可推而知也畢侯名文質郡南士族其出寔也由翊正掾外補云

婺州路新城記

婺在吳為東陽郡在梁為金華郡隋始置婺州國朝即州建路設總管府而郡城之剏始靡得而詳圖志載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重築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為門十有一後塞其四而存其七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北曰旌孝逮今二百有三十年圮壞弗葺非一日矣聖人有作一視同仁八荒之內莫非我室我闌林林總總之衆相安乎鑿飲耕食無分乎此疆彼界而星雲所被封守有截隱然若天險之不可陵不假夫以人力也頃以承平滋久兵事若忘於因循忽於細微不虞之變起乎倉猝中區假授而旁州比縣民為不寧於是行中書省用江東浙西列郡之請俾台其故城而新之以備非常謂浙東地瀕鉅海尤關於要害併下其事于帥閫今郡府相其便利而講行修築之政為婺實屬廉訪司治所今副使伯嘉訥奉政公僉事秃滿鐵穆爾朝列公奉議王公武顯既蒞其官三君者咸以為有備乃可以無患此古之良規今之切務屬總管太中陳侯伯顔不花亟謀興作命事鐵穆迭爾奉議公適至交贊其議陳侯不曰任為己責而不敢後爰頒其役于州縣州縣之長吏各率所部之民來驗要束實擢與具匠備既集乃揆日以庀事大家則量地而賦工中產則輸財而佐費廬舍所礙次第就緒然以古之言地利者蓋曰高城深池今外豪壕塞城已高而池未深也不可憚其勤而誘於方來由是役既竣而役舉稍旬之役所不及者使出錢為僦自募閭民來即工而官給其食抵以故道疏鑿而濬滌之州縣長吏則更休迭進以董其役副使公首尾親臨偕御命

奏差錢元丘岳與本路總管府判官周九鼎及處州路青田縣尹華伯顔等相繼總其工程而為之經畫勸相經歷某官秃知事某官某君某繼至副使公稽其伕功為多焉城之綿亘悉仍其故址以尺計者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厚二尋有四尺高二尋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俱有加於舊績壯址峻則昔之所無也七門並營屋楗如式而西北二門皆環以甕城甃石為路脩與城等甃甓為堞其崇五尺屋于門觀之上者七以謹候望屋于雉堞之間者三十有六以嚴徼巡其因大溪以為險此東西三面壕之脩以尺計者八千六百二十有五廣六尋二尺有八寸深二尋有六寸降以三釣橋過以三石瀰壞高水絕則列樹七星樁以防其衝郡屋于壕塹之旁者三十有六而棲戍卒於兵中凡城之役起至正十二年春閏三月己亥訖其年秋七月乙酉積日為百有七壕之役起是年冬十月丁卯訖明年夏五月甲申積日為百九十有八而畢費于成者有恃而無恐往役者以分之所當為而忘其勞陳侯使紀次顛末以授溍曰其為我書而鑱諸城隅用昭示于後人溍竊惟易於萃戒不虞而重門擊柝有取於豫使節所蒞藩為會府民物萃聚殷盛蓋劇儆戒無虞而陰消潛弭蔑覬之萌誠有不容緩者鄰境之抱鼓相聞而婺獨按堵如故居安慮危思患豫防及是閒暇而汲汲焉蓋所以固吾圉夫豈過計也哉矧今風紀之司弘宣德化而人知尊君親上撫字之官博施恩信而人樂趨事赴功且將以民心為垣墉士氣為樓櫓精神翕合與山川之脉絡相為流通益重金湯之勢而於地利人和兩盡之矣國之保障永永其頓嗣為政者所當知也可無書乎州縣分領其役者蘭溪

知州唐棣判官許文傑僉華達魯花赤阿速台尹徐允益東門以丞蔣暖益杞札普化義烏尹周思恭丞小雲失帖木兒永康丞簿李聰武義尹郭斌主簿陳以成浦江主簿昭郡刺偈錄事司官楊仁張仁府僚主文墨書其從事者搜按案牘並照磨孫弼德也

紹興路新城記

皇元建極四方攸同文恬武嬉踰七十載愚氓無知因乘間竊出而弄潢池之兵釜中游魚尚假息於海澥封豕長蛇存肆食於河洛重山複谷野林荒墟蠶毛蟻聚之輩往往相挺而起暴殄及於穢城而官府邑屋之盛麗陸海珍異之富誕一夕而墟至正十二年秋七月十日也紹興故越地杭越相距百里而近為唇相依人不自保扶携而去閭井為空御史撫浙東廉訪司分臨此鎮之於是僉事秃滿帖睦爾朝列公乘傳星馳而至時鄰境之遺孽猶未盡殄公亟募義勇民丁佐官軍扼其要衝以遏其奔突招集流散復業者萬五千餘家士氣既充民心亦寧而未有以為藩籬之固公首輟俸貲倡衆大治其羅城闢者咸歡趨之城之周迴四十五里度其當修築者四千五百二十丈六尺九寸賦於有田之家俾隨畝役之高下而敦其力掃城基之存否而以六丈為準糧至二十石則使四舊以[illegible]以次至四十八石六斗則使圖新而興作糧不滿三石則令助其費每民田一畝出鈔以錢計者三緡官田則減於民田而殺其三之一無田者則令傭工就食而仍給其直城之址厚四尋去其厚尋有四尺以為城身之高去其高七尺以為城面之廣身與面俱帖以石而築甓四尺以為女牆下設戍屋五區上設延鋪一百二十五座夾城內外濱濠有路以通騎士之往來其內有慢坡以便邏卒之登降為門者五為水門者六皆錮以鐵而水門之下半為鐵窗正東與東南正西與西北四門各有甕城抱其外正北則為重門以代甕城門之制石為洞高尋有六尺水門亦如之上各有樓又建望亭及發炎之廳於城北隅之龍山公以門之舊名乃前代所命更製為新名以易之正東曰雲端而水門在其北　里曰朝陽東南曰會稽而水門在其北　里曰東明正西曰常禧而水門曰澄清西北曰承恩而水門曰拱辰正北曰泰安而水門曰永定正南惟水門曰興利始事於是年秋八月而訖功於明年春三月公既令州縣專官庀其役復命總管府判官李若愚推官錢德誠錄事判官瞿學智為總制官以受役要而判官高明推官馮某王某分督其工程書吏伯岳解郭伯奏差張殷代州以察其勤惰而勸勞之令達魯花赤伯篤魯丁正議公初佐郡政未逞它及獨於茲役克盡心焉謂不可無以示其成績告于後人委命儒學教授杜易扶其實而為書以命吾竊惟越於三代為建國東漢立會稽郡包跨三浙七閩之境而揆其要隋唐以越為浙江東道節度使亦所後改置觀察使而以越州刺史領之自是越常為會府兵衛之雄強城也之嚴遂素與之稱而其地東奄溟海西界濤江南障北阜環拱森列山川形勝千古一日綢繆編户人事日新今之為郡雖同於古而風紀之司則異時觀察使之任也特節所屆左控右引事權合一脈絡貫通風采振揚方面增重隱然有不可犯之勢而斯人之類莫不倚為磐石之安豈非金湯之大者乎凡所可況不止於平板幹楨土物蕆達通擐障薄量功命日而已庸弗

辟而為書

永嘉縣重脩海堤記

溫為郡僻陬大海江出郡城之後東與海合直拱北門繞江為亭榜其顏曰四時萬象候館在焉使指所臨長吏迎勞無虛日亭之西為市區百貨所萃廛肆賈竪咸附趍之江滸故有大石隄延袤數千尺舍舟登陸者阻泥淖不得前其俗率於隄之旁為石路外出以屬于舟次謂之馬頭凡為馬頭者二一以候官舸一以達商舶云先是江水過於沙洲由江心寺之西逆流而上勢奔突莫支隄數毀繕治之費公私交以為病至順二年秋水暴溢括蒼山中故郡境颶風致海水相輔為害隄傾路毀亭館仆永和盤倉亦圮水患未已且將破廬舍敗城郭永嘉蓋郡之治所縣尹趙君大訥謂是不可緩亟議興作俾大家之徒於

一二

官者分任其事咸輸以財或為以力矩畫劃相則身視之以朝汐之盈縮有時也遂其隙而賦功焉列巨木為柱而設楗以上上內搆衆木圍之三周外施其芷以障浪又填以石又積以瓦崇而實土其中加橫木備其缺側而甃石其背以便行者隄若路墮亭之址悉如之而亭亦復其故始事于三年之春二月訖役于冬十一月費不益於舊而功倍焉俾來俾記其歲月溍惟春秋之法有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敢竊取斯義敘次梗槩不復效近人之記事撰為浮言以亂其實績郡乘者尚有考於斯

徐偃王廟碑後記

衢州徐偃王廟有韓愈氏所為碑文其別廟在今蘭谿州者里人徐畤實為之記畤推其未嘗稱王而逮安袁聘儒記江山之別廟直謂孔孟之徒無道偃王事若古昔帝王事蹟不載於經而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固多矣況偃王事見司馬遷史記范曄後漢書張華博物志本末甚具至愈之文出而學者家傳人誦之偃王仁義之心遂以暴白於天下後世由愈之言可信不誣也若愈者非所謂孔孟之徒歟衢人衆其家于蘭谿既與州之士民脩其祠事且摹刻愈碑文立石殿廡而屬溍志其歲月于下方溍竊惟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興亡雖異其為仁義未始不出於心之同然是州之人誠能於愈之言信而不疑則其致力於神將弗懈而益虔祥慶之來下蔭庥之所加未有止也庸附見畤聘儒之說而論次之庶覽者得以詳焉

胡侍郎廟碑陰記

胡公仕宋為時名卿婺之永康實公鄉邑公嘗讀書方巖山中沒而為神發祥其處宣和間封佑順侯紹興末乃賜廟額曰赫

一八

靈者初封誥命中語也佑順之號屢累加以嘉應福澤靈顯極于八字淳祐間復進爵為公更號顯應孚加正惠寶祐初再加忠佑號之南山龍井原公墓次有顯應廟敕命在焉廟不書賜額而以顯應名若國初進封之號也公本以助　王師殄寇廷廟食于一鄉而其光靈無遠弗被能出雲為風雨農人咸以望歲若里於公凡村墟里社必為祈報之所故公之別廟布滿於郡境不啻數十百區其在吾鄉之桐巖者里人方氏倡衆為之也宋初婺之第進士者自公始至其季年方氏有大治丞應龍以進士起家而族日益大其子孫相率致力於祠事彌久弗懈者蓋亦視公為鄉先達而知所敬慕不徒效俚俗徼福於公而已廟之創造以至元二十六年重興以至正九年新廟告成以記來謁於溍由公之陰佑乎斯民而變化不測有以聳動其

耳目者庸夫孺子皆能言之至於公之奮由一節遂事三朝十
握州符六持使節選曹計省歷踐要途晚以從官全身而退其
有德於人有功於國與夫出處之大致非薦紳先生莫能言也
頗備著之濬竊惟公之官伐治行有傳在魏國韓公所修宋史
錄而文正范公所撰公墓誌論次尤悉謹書而畀之使刻諸石
且爲之記其作廟之歲月附見于下方若郡志言公嘗奏免衢
婺身丁錢民被其賜而爲之立廟則傳與墓誌皆無所登載姑
俟博洽之君子而考質焉

忠簡宗公祠記

義烏滿心寺鍾記宋名臣忠簡宗公之文也石毀弗存已久寺
僧曰直曰謐寶公七世諸孫直先示寂謐令以甲乙之傳嗣焉
仍持爰襏衣盂之資購田若干畝祠公於西廡探家集得舊記

重刻諸石而俾濬志于下方謹按公諱澤字汝霖世爲義烏人
元祐六年中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三年
改官知萊州掖縣茌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幸用事者騐丐祠而
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因卜居焉經郊恩叙復監鎮江酒靖康
元年以臺臣薦召對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更其
名計議使詔不行會選易河北帥守乃擢公直祕閣知磁州河
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
之朝廷即授以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正位宸極命
公以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徙知開封府遂以
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公方身任
中原之事時宰忌公者從中沮之公以憂憤成疾而薨建炎二
年也有旨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而還以遺表聞詔贈觀文

殿學士尋賜謚忠簡公階正郎𨚗典初行止用侍從恩數進四
官後乃以通議大夫告其第累加至開府儀同三司云公墓在
鎮江之京峴山而立廟於鄉郡使祀於邑庠並著爲有司之彝
典謚之生上距公殁二百餘年且去家爲浮屠而不忘乎賢其
賢視其親祠事之興又禮之以義起者也濬是用序次其作始
之日并以公官伐之槩系焉公平生大節及功施于社稷者有
傳在國史有遺事行於世茲不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九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十　續藁七

記　臨川危素編次　邢易劉耳校正

新城縣學大成殿記

新城縣有學剏於唐中宗時其禮殿則後四百八十年宋乾道間縣令耿君秉所建也繼耿君若劉君祭僩謝君夔生張君柂達皆嘗繕葺之讜　國朝大德七年又一百三十年矣縣尹魏君榮欲謀改作而力有弗給僅克脩其齋廡門廡而止仍紀至元之六年今達魯花赤來蒞縣事下車之初展謁于先聖視其棟宇摧敝支柱架漏敧將壓大懼無以庇俎豆毅然以興造為已責洪徵傭資用為衆倡官僚佐吏咸樂相其役有力而好事之家佽助恐後於是撤故禮殿而新之丘大舊規加其廣若四尋增其崇者一仞黝堊斵漆繪畫中法式儀象有嚴器服畢具以至正元年夏五月治事秋八月訖功其月上丁釋奠于新廟諸生駿奔執事惟謹邑里秀民鄉衆就列無不歡欣興起而相與詠歌賢侯之德亦肯土木之壯麗足為奉美也竊惟古者有學而無廟故孔子之廟終漢世不出闕里至唐而州縣學皆得廟祭孔子為先聖其後學之廢興不常而廟以通祀著於令莫之有改宋初州縣未有學而新城在唐已先有學歷五季而獨完者學依乎廟而存也矧今承平寖久治教休明廟學之制於斯大備有土有人者能汲汲致其力焉可謂知化民成俗之本也已是役也教諭苟晉孫實身任之而俾士人焉偉總其役貴之出納會有　詔遵舊典明科目收天下士章充賦而來首取鄉薦為言詩者第一者孫既馳書來謁記且謂章之榮名有司乃賢侯作興之效宜牽聯得書嗚呼孔子之道推而極之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皆士之分也文運初復禮殿聿新抑嘗聆容如明首教勿忘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至庶幾不負賢侯属望作成之意矣同志之士尚無忽諸達魯花赤唐兀氏名大祐泰定元年進士也

德清縣學祭器記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來曰縣有學學有廟尚矣前教諭莆鈞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蘇侯之始至也首以興學為務勒衣封之辭以聞與飾嚴奉之具以崇廟貌增廣生員而訓迪勸勵之方用令教諭胡宗海之請揆諸圖補造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罇爵簠簋豆登盤匜觶琖之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緡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慕嚮而悅助之者也蓋侯之撫民有恩馭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今達魯花赤與侯下車同日克篤於寅恭之義併志嘗慮俾仲其所欲為併居其間雖無能為役亦左右交贊之故未及朞月而庭無滯訟姦宄屏息官府事益以簡餘力所逮自社稷壇三皇廟至於公署賓館亭臺庫廐以次畢新凡侯之所設施可稱道者非一而莫重於禮器之大備願舉其所重為之記它善狀得以附見焉予惟古之釋奠為禮也略為器也容不必備今既廟事孔子在著令為中祀牲幣物器咸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于四方而偏州下邑迫於米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率不廢而已蘇侯獨識其若緩實急而不苟於因陋就寡者儀文之缺而於器數之末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之當為而敬其事如此餘可知也庸弗辭而記之達魯花赤名李蘭奚河西右族蘇侯名晴世居濮之臨清潘君名子陽予同郡金華人也祭器之

日及助錢者之氏名悉列于石陰云

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古之釋奠折俎升籩而已其爲禮也畧故其用樂之始莫得而詳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說者或以合爲合樂然則釋奠之有樂其出於古歟若其音節器數則自漢儒未嘗言之前史所載元嘉之六佾特施於太學開元之宮縣僅設於兩京政和迨雅樂名大晟始頒行于天下而紹興著令郡邑釋奠其樂三成蓋至是而州縣學有事于先聖先師無不用樂者矣 國家有因有革存其聲音物器之精而變其稱號以新一代之觀聽今所謂大成樂是也海鹽昔爲縣時既立學而廟祀孔子遷版圖入職方 朝廷以其地大人衆易縣爲州而廟學之制循仍其故禮具而樂缺有司以更議㫖不責久寘弗講至正元年夏四月鄆侯其來知是州首務興舉學政閱其籍則爲士者百家爲田者萬畝聞其春秋之事則有牲幣而無樂侯爲之惕然與寮佐廷諸儒共圖之命言儀眞有周君若善樂者老而不仕寓迹廣陵間欲正雅樂非君不可使即俾持書幣迎致焉君曰樂以導和不和不足爲樂俾觀江淮間所用樂雜出於伶人賤工之手器不中法音不中律左右高下參差見有彊足以致和哉茍統指學貨而飾虛文俾弗爲也侯曰作樂以和神惟君言是聽君乃爲考其數度權量鑄金爲鐘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鐘自應至於琴瑟亦悉自製惟笙磬之屬擇善工使受指畫而爲之集諸生三十有二人教之肄習而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合奏焉在列者無不欣豫於是教授陳其以狀來屬予書於麗牲之石用垂永久蓋古之設教莫重於樂非止用于釋奠也侯之於樂不但欲辨其鏗鏘又必求通其義者相與討論之可不謂知所本乎諸君子從侯脩其時事周旋升降於堂序之間必有聞其樂知其德而鼓舞于鳶魚飛躍之下者矣是舉也有功於教道甚大非徒備其闕與而已可無書乎

浦江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三皇有廟尚矣合廟學爲一而俾醫師領其祠事有司以春秋之季祭公帑具粢料而折俎升籩焉令制也蓋三墳之書世莫得見可見者非必其本書百家所錄又多詭迂鄙野而莫於用能推其所承傳而措諸民生日用之間惟言醫者爲然耳三聖人開物成務之功有誥以弗泯其在茲乎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其徒無敢推唐虞成周之前以爲先聖醫家者流乃得上援羲農黃帝氏而尸祝之希世之盛典歟 國家仁育庶類將泰躋之壽域垂意於醫事至重而不輕崇廟祀以表章其學著在令式而偏州下邑或不能奉以從事非知爲政之緩急者莫肯盡心焉浦江自版圖歸職方踰四十載迨至治初始克有廟于邑署之西南不久輒壞天曆間嘗繕完之而猶未有學也今達魯花赤八時思海化以廷對第二人由中謁外補再轉而長是邑既興學宮以嘉惠章甫逢掖之士乎又以爲今之建學立師醫與儒等爾隆於彼而嗇於此非所以欽承

天子之命教也乃捐俸資倡衆而改作焉中爲殿堂具嚴像設而廡旁列四墉外周前植櫺星門而齋宿之次論說之所無不畢備經始於至順三年之某月落成於明年之某月書來屬溍記之溍竊惟三聖人之法被于萬世其大庇乎斯人者若天覆

而地載不可以一事名言也百藥齊和湯火箴石之施收功大
傳所稱網罟耒耜衣裳舟楫臼杵弧矢棟宇棺槨均之為一事
爾其不可名言者孰得窺測而擬諸形容哉乃若賢侯之欲恭
秩祀道宜靈休不宜無以告來者溍弗辭而為之記餘見於新
刻者茲不重出焉

海寧州三皇廟祭田記

延祐五年知鹽官州張侯克明以部使者北庭畊張公之命肇建
三皇廟于州署之東南州故為縣時橫浦張公五世孫宣嘗主
縣簿同邑以替其役明年殿成而侯以秩滿去泰定元年方侯
存心繼知是州乃克飾采章以嚴像設復增創東西廡及儀門
後改號其州曰海寧而李侯懋以至元某年來知州事又為圖
從祀造禮器遷櫺星門前臨通衢右廟而左學齋廬庖舍次第

畢完今知州張侯允迪蒞事之又明年至正二年也以政理之
暇周視其所缺白兩廡三門屬于通衢隘甚加以陶甓甃水為池
而環以石堤藻飾華好內外肅然士民靡不嗟仰歎息顧獨未
有田以供粢盛而饋取具臨時幾於苟簡侯謂是非所以崇典
祀其年春三月歲事既退爰率僚佐共輟俸貲以為眾倡俾醫
學正胡某陰陽學錄許某率其籍於醫者三十家籍於陰陽者
三百家合錢若干緡購民田若干畝有畸載以所賁冊留其一
于州而以其一併券書藏于學即廟置倉儲歲入以給祀事有
餘則以待營葺之須不得輒移為它用凡出納必白於長官之
主領學事者侯欲使後人守其要束久而弗廢來徵文以記
之謹按宋元嘉中醫始有學唐天寶間三皇始有廟學不附於
廟而廟不出於京師醫鍼按摩呪禁之師生並隸於太常而學

先代帝王之儀制名數專掌於禮部歷五季逮宋莫之有改也
我朝言醫及陰陽者乃祖其所自推三皇以為先聖天下郡邑
咸得通祀焉蓋振古未及行之曠典乃今而舉之土木之役固
不止一人一日之力至於有田以祭而廟學之事斯為大備侯
之垂意於此則已勤矣若夫三聖人之道既非一藝可以名言
而其功亦無一物可以為報溍茲不敢復贊以一辭也姑敘其
肇置之始末及其成規而為之記用告于嗣為政者焉

杭州路儒學興造記

杭於宋為行都士之所聚為京學凡著籍其間得以類申補太
學諸生人以比古之外廱四方之士咸附集焉以屬於太學故
其規制褊迫庫陋頓出它州郡下據登贊第而至者殆無所容
德祐納土杭為外藩聖化所暨無間遐邇士風之盛不減異

時廟學悉仍其舊久未有所改作禮殿之東有論堂宋理宗書
養源堂三大字故在左右前後環以十齋曰進德曰興能曰登
俊曰持正曰賓賢曰崇禮曰致道曰尚志曰養心曰率性每齋
為列屋為間若五而後為燕學塾扁則文丞相天祥陳參政文
龍諸名公書之堂之北為高閣以藏書榜其顏曰尊經若
國朝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公興所書也大德七年王教授去
疾始撤尚志一齋以廣殿基至大四年倪教授淵遂撤養心率
性兩齋以營學官廨舍至治元年進德興能兩齋繼燬於災總管
忽都魯沙又即其地構廳事僅存而可居者五齋率皆局於地
勢前阻遶路後逼廛居雖欲充拓使就顯敞而遺蹟不可得
也至正二年夏細人之家不戒于火飛燎及殿檐而止持正賓
賢崇禮致道四齋與廟垣外比屋而居者數十家盡燬弗存執

事者請劃學西隙地益以錢若干緡易其廢址改建論堂四年夏儒學提舉班公惟志方假之廢木尚材而李君祁來爲副提舉亟命學正録直學等擇日庀工適當總管趙公璉下車伊始教授謝君池亦至趙公既銳然以學校爲已任謝君亦克偕志壹慮而趨事赴功乃徙闢於四齋之故位且爲屋挾其兩旁而以堂之故址作新堂及前軒設大小學齋東西對峙甃石刻實闢之比數百步而爲亭以覆之雙臺門廡官廳吏舍及故所有發從一齋下至庖庫之屬作者起之缺者完之丹采之剝蝕者飾治之屋之因舊者葺更新創造以間計者總若干甓堂塗自門覲于闕二百餘尺土木匠傭之費爲錢若干緡爲米若干石悉出於學經用之餘未嘗以煩官勤民爲士者亦無所與始作於六年冬十一月訖役於七年夏四月謝君狀其實馳書京

師屬潛記之夫政事由人而廢興制度隨時而損益必人與時會乃可以舍舊而圖新

今天子嚮用儒雅嘉惠斯文羣臣承宣德意如恐弗及經之營之室寓美矣息焉游焉士何事乎誠能充類致思而知吾之所居廣居所位正位所行大道非人之所能廢興非時之所能損益必有感厲奮發求至於聖賢之域而升其堂入其室者則賢師帥振起作新之功不止若今所記而已潛既序其工役之槩併志所望於其士者如此云趙公至治辛酉龍飛進士今爲禮部尚書班公前集賢待制李君至順癸酉廷試第二人謝君宋丞相太師魯王五世孫也

鄉學記

霸之益津人宮君琪即其西鄉所居作學舍合諸莊子弟俾肄業其中且爲廟像先聖先賢以春秋旦望奠謁如學官法念不可無以示永久爰狀其事走京師請奎章閣侍書學士內翰虞公爲之記公方有大論譔未暇如君琪請遂以狀授潛俾執筆而書之潛惟古之施教導民有本有原必由鄉以達於國是以六鄉之吏去民愈近者爲教愈詳一歲之中州長之屬民讀法者四黨正七族師十有四而閭胥則無時焉若夫二十五家之閭則人有門塾以仕焉而已者爲之左右師雖閭胥弗親也故上之教不煩而民之爲士者恒足頼故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人生其時獨何幸歟今郡邑用著令皆咸得立學承宣德意而崇厲之所有師帥而鄉閭之教希聞弗講雖有朴茂之質何以培其根而達其支也哉君琪不自耀其材以取顯仕而王昌平之假館固非有長民者之責迺能汲汲焉圖所以私淑其

人如此可謂有志于古矣昔者魯侯泮宮而春秋不書識者類曰此有國之常事爾君琪之爲蓋禮之以義起而出於常事之外者也可無書乎凡創學經爲屋若干楹費錢若干緡經始於至順二年春二月而落成於秋八月翰林直學士趙公子昌與君琪居相望實有以相之其來請記則冬十有二月也

文學書院田記

昔州縣未有學儒先或擇勝地建精舍以講授爲政若鄒獻而褒表之號曰書院宋初天下四書院而已然惟白鹿睢陽之有田僅見於傳記皆上之人以是而厚其養未有以一鄉之善士專任其事者其後命州縣咸立學而學校之宮徧於天下書院之創置亦日增多我朝尊右儒術以風厲乎海內聞者莫不知勸有力而好事之家往往構廣廈以崇祀事餟良田以豐廩

食其為書院者遂與州學並立而布列於四方既奉濂洛諸
溥二三大儒以為先賢而於前代名臣山林高蹈之士有所弗
逮凡尸而祝之者非其仕國則其鄉邑也孔子之門徒游三千
達者七十獨子游為吳人今常熟州實其所居里南州之先賢
孰有加於子游者乎家室千載莫有能表顯之者州故為縣時
孫公應時知縣事嘗為位於學宮講舍之西偏率學士大夫及
其子弟行釋菜禮而未克為專祠後百五十年為今至順二年
州人曹君始出私錢買地作祠宇而門論堂於其後列齋廬於
其旁有司因為請於中書設師弟子員而揭以新額曰文學書
院曹君既贍以田一千六百畝有奇恐旱乾水溢之不常益畀
以田二千六百畝有奇其田有苗稅而無力役春秋之事得不
匱之為士者亦有所業顯而得以藏脩游息於其間爰狀其實

屬溍記之溍竊觀孫公舉祠古之缺典意甚美而為事簡略特
以先師朱子之記而見稱於人曹君乃能不愛其所有而汲汲
為殫力於孫公之所不及固已不易以一鄉之善士而專任樂
育人材之責亦古所無顧欲以溍之蒙陋為之記而自附於
朱子之末安敢犯是不韙哉惟朱子之文天下學者莫不家傳
人誦之況為其州之士而羣居於此豈無聞其緒言而興起者
誠能相與勉焉朝益暮習而無苟利乎為發之學必有異乎今
世之所謂文學而不為昔人之所譏賤儒此則朱子之所望於
來者溍無庸以勸說為也

傅氏義田記

烏傷之北鄙有義門者里人傅氏之居也傅氏之長曰某過予
而言曰家故有田四百畝合族而食五世矣以羣從子姪之蕃
衍也歲率用八畝之入食一人而籍其餘可當十人之食以給
賓祭百須之費吾懼夫久且弗繼而無以善其後也吾竭吾私
為耳矣萬得田凡若干畝別儲其入為子本而權其奇羸佽它
日更購田以附益焉是不可無告來裔使成吾志以惟子也請
嗟乎義之名孰從生乎親親仁也因時制宜義也禮之所由起
也孟子闢之古之制禮者為之井田以同其利為之比閭族黨
以均其安夫然後教以有急相賙有喜相慶死喪相卹疾病相
養猶患其未足以勸親親也於是乎有宗法焉而非會居聚食
之謂也服窮乎緦而同姓殺乎祖免是以祖遷於上聖人莫能
存也宗易於下聖人莫能止也戚也而日以疏勢也繫之以姓
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是疏可使戚也其所因者本也循
其勢故教易行遂其本故道可久聖人惡有術以強合之哉大

雅曰飲之食之君之宗之王者之大政也田制壞宗道廢仁人
孝子不得由乎先王之禮之盛而各以意行之假區區生養之
具以收聖人之所不能合夫亦有取其義云爾也充其義而仁
不可勝用也記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在乎勿
替引之而已書而歸之俾刻諸石豈非其所望以扶吾義於百
世而弗墜者耶旌異之實存乎簡記條約之凡具于碑陰茲不
書

湯氏義田記

湯氏在龍泉為鉅族宋南渡時歧國公思退以文章家致位宰
相族益著歧公之伯祖太中大夫稿後九世是為武翼大夫大
郎武鼎生望以父蔭讓其弟始不有仕依有子曰鏞字伯韶生
十三年而德祐失國遂隱不仕人稱之曰石屋處士云處士君

既不仕則屏迹民間務為生産作業家以苟完自奉甚簡薄而樂振人之窮急謂仁民愛物宜始於親親乃置義田以贍同族其為田二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幹局者俾任其出納月給人五斗有喪者二石葬則半之產子者一石再有子則倍之子始入學予錢三十緡嫁女如入學之數娶婦則減三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帛一匹能自業者弗預不知撿飭而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畧倣范文正公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其為施貧活族之義則無以異也蓋范公有志於是者三十年暨出臨方面入踐政途仕充而禄厚始克終其志歧公方貴顯時未及為而處士君乃以一布衣為之可謂難也已然嘗觀三王之民皆有常業食飲服用之須不必仰於人而後具公卿大夫所受田禄亦有等差而不得過其制安所取義田以為相賙相卹之資乎若夫合族之道又非衣食於我之謂也歟今田制之壞宗道之廢亦已久矣有能以義起禮而崇其恩愛於服窮親竭之餘不愈難哉處士君三子長瀕次溱次京溱不幸先卒瀕與京是繼是述弗隳益虔而京不遠數百里走錢唐求予窮其事于石以告後人俾勿墜孝子仁人之用心何其深且遠歟是固予所喜聞而樂書者也處士君之言行前進士葉峴既以銘其墓茲不復云

鄞縣義役記

淅水東州縣隷慶元大府者六凡所入田租郵以一縣當其什五諸名額及非時之須稱是取民為最夥而其為縣在鉅海上號東南一都會牧伯守將若它司以轉漕市易鹽筴之利有事于海者悉涖治其處一切趣辦用民為最繁富者巧自辟遠貧者日削而弗繼吏緣為姦惟期會之或後為懼而公私交病矣天台周君之為丞也會 國家申嚴役法豪右以它名數自占者毋敢弗與周侯進父老具宣德意且數之為義役於是縣西南五十里林村之民次當受役者三十有五家苦相與謀賦物力之薄厚各捐己業得錢七千五百緡為子本推執事者五人操其奇贏以供百役之費而存其母常勿絶復推其五人曰諳有司以聽徵令歲終則更代焉議既僉上于縣周君合長佐白狀大府而定其要束因廷勸父老以為衆勸旁鄉比并爭慕為之其致力也均其待事也易吏胥悍卒不得驀手其間而民益忘為役之勤其效可睹矣周君以秩滿去父老過予而請曰願有紀焉嘗夫所為政若知有以相之俾後之人毋棄其成也昔者孔子稱子產使民也義夫義也者固古之所以使民也今也田里之人不愛其力相率以聽於有司而謂之義役非上之人以義使之而能然歟是豈子產之所以為鄭而孔子之所與也其孰得而廢之然則可託以永久者有不在乎文矣周君名仔肩延祐五年進士其來以七年二月而義役行於至治元年正月其去以三年三月云

鄭氏義塾記

鄭序卿居天駒家于縣西南六十里白鶴翠巖處士遺榮弗居而志在澤物遇凡鄉之人委曲纖悉一以惠利不自謂吾是為已足又將使之循其孝悌忠信而為上君子之歸患夫去庠序之遠而其子弟無所於學乃捐私錢即所居之旁闢義塾以脊浦風涇仙山三鄉之田二百十八畝有奇禮名士主其席聚士中之俊秀而教育之二子彌遠彌堅咸克成其志而力相其

事處士君既以高壽終而彌堅亦卒彌遠先矣懼來者或隳其成則列其田之步畝鄉落以狀白于官示不敢有且求予記之傳曰家有塾非家各有塾也二十五家為閭乃有塾以有道有德者為之師而閭中子弟無不學焉黨之有庠遂之有序蓋歲時屬民行射飲讀教法正齒位之所也為士者固不必常在其閭而其為閭塾者則無地而無之故其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民生其時抑何幸歟三代而下禮缺學廢以漢唐之盛而郡縣不皆有學雖或有之而設置不常宋制惟藩鎮乃得立學其後用執政大臣之請而學始偏于郡縣我朝因之自京師至于偏州下邑海陬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有學凡所以惠而振飭之視昔有加可謂備矣然以郡守縣令為民師帥者恒迫於職務之繁而不得專意教事其以禮屬民僅若有見於春秋二仲與月之旦望況夫里居之遠於州邑者欲以時會于庠序而嚮其禮容聆其言論且不可得非其鄉之善士以義起禮采古人建塾之遺意以為私淑之地則秀民之能為士者果何賴乎處士君誠所謂一鄉之善士而鄉之秀民賴之以為士者也君今已不可作而其嗣人能述續之如君之存弦誦之聲久而愈振將見藏脩游息於斯者皆得以培其根而達其支成其材而就其實它日必有能以幼之所學為壯之所行而措諸事業者矣至是然後為學之成而可以見君父子有功於斯文豈不偉哉義塾創於元統二年之夏四月其來謁記則至正二年之秋九月也

戴氏義塾記

嘉興郡城東北六十里曰白牛鎮居人數百家為其鄉之地若曰暘谷處士戴氏諱某患鎮學之弗立而後生小子無所受教規創義塾以私淑乎里人有志未遂而沒後二十年其子曰光遠始因其紹道之素度地於鎮東若干步廣袤可二十畝而贏程土物略基址芳正面勢召匠簡材揆日興作先聖先師之殿峙其中論堂踞其後齋廬羅其旁達疏穿門下至庖湢庫庾直舍之屬為屋總四十有五間閎闊覺黝堊績壯而不華圖史之藏什器之須纖悉畢備周以繚垣環以幽篁佳木花徑果蹊而潴其流泉為文荷菰蒲之區又十畝不啻起至正某年某月訖七年某月而告成八年春二月乃延儒師招來學用仲丁行舍菜之禮退即講席俾序進而請業焉四齋職教者各一人生員恒百五十人割上腴之田五百畝以贍之既卒成前人之志又將有昭示于後人而圖其永久於是慈谿黃佰成甫以高文宿德主領教事俾來求予記之予聞昔人有言惠有術也養有道也惠不在豐而在乎不費養不在大而在乎不窮豐而多費是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非其術也大而易窮是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非其道也惟其不費故可尚也惟其不窮故可貴也戴氏父子其深知夫惠之之術養之之道矣乎古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門側之兩堂為塾大夫士老而不仕坐其閭為左右師舍閭中之子弟而教焉今之義塾猶有其遺意若夫屋室之多為間至四十有五則不止於門側之兩堂學徒之衆為員至百有五十則不止於二十五家之子弟是皆非古之所有其為惠也豐矣古者步百為畝而以百畝為一夫之私田民無不受田之家而士不必仰給於學今界以田五百畝則十家之產也而況今一畝為步至於二百四十又不止十家之產而已是則

出於古之所無其爲教也大矣天之生人也莫不賦以仁義禮智之性聖賢與塗人本無以異因其根於心者使之親師取友朝益暮習而日趨於善遠夫深造而自得皆其本然之固有初非損於此以益於彼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物之聚也有數而其用也易耗雖封君之富欲以萬鍾爲弟子之養尚恐廩人之粟有時而弗繼今乃欲以布衣養徒之事自任而致其力焉使之因地之利歲取之而不竭利於今者有以施及於後斯不亦養而不窮乎蓋設教必有先後次第此特導以幼學之節而養其良知之本云爾它日由是而以俊選論於鄉以賢能登於天府授之以政將見利澤之加於人爲惠益豐爲養益大戴氏父子之功奚獨善於一鄉而止乎按郡乘宋名臣陳公舜俞其地人也舉進士應制科皆在前列以山陰宰召試館職不就而上書

力詆青苗法忤執政竟謫爲監當官公以直道自信無所回撓每跨犢牲來山中自號白牛居士人遂以名其故里諸生息斯游斯仰企前脩儀刑未遠誠有所感慕而興起安知無如公者出於其間戴氏父子且與之同不朽矣此又予所厚望也肅因記事而并志之以俟焉

沈氏義莊記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爲花城其鄉之好義者曰沈君家敏紫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私財以振人之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義塾義莊以教養其族人未及就緒而歿君以爲前人之志不可不續遂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百畝建義塾構殿宇妥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脩釋奠之儀闢講舍齋廬延宿儒爲之師而聚族之子弟俾隨材以受業鄉人來學者弗拒也尋復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即義塾之南立義莊厚以闢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昏葬諸費者量濟厚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儻來者弗克嗣其志則以聞于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報如所請沈君既求里之寓公記其義塾而義莊未之有記乃叙次其事以屬筆於予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立宗收族以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後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風俗亦日衰瀉然而萬古一心萬心一理田制壞而此心不與之俱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苟充其一念之良心推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而發其油然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乎千載之下猶爲三代之

民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纂沈君之爲而興起焉將見人各親其親而同宇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咸戒兄弟莫是非遺良孫之良心誰獨無之乎弗能而爲之記者匪徒以勗沈君之後人纂承而勿墜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也沈君名野先字進之今爲進義校尉江浙財賦都總管府照磨云

諸暨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溍佐諸暨之明年州人士有同升於春官而旅進於天子之廷者其詔補而歸也學正陳繼龍屬今鄉薦之士爲題名而虛其左以竢且屬溍記之溍惟國朝以科目取士著於令列聖相承守之如一上以繼志述事下以立邦家太平之基甚

盛德也越於東南號稱都會異時人材輩出起進士至宰相者有之自版圖入職方章逢之流相與蹈詠為日已久如種行輩通惟其時是以 詔下之日莫不爭翔競奮以自厠於英雋之列獨是州閩十年而偕計吏第奉常者始接踵而起後先相望茲不乏人其科級之優又爲州比縣所未有也惟其發也不亟故其就也愈偉則其進也孰禦焉雖然士非科目不能以自達至其措諸行事足以被今而垂後者恒有在乎科目之外苟徒誇榮後盛而以爲猶古之所崇豈賢師儒昭示 上德風厲學者之意哉肆成人有德溍與諸君子求無怍焉可也小子有造溍於承學之士蓋日望之

南山題名記

婺之宦學於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先達故宋兵部侍郎胡公墓仍即其廟食之所致祭焉竣事遂飲于西湖舟中以敘州里之好大德八年春三月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時方以集賢直學士領儒臺溍輩從先生長者之後而趨走於公屨屐之末逮今三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處暇日從鄉僧梓龍井觀公舊題而與道其故事咸謂不可久廢而莫之舉亟以白于宣政副使王公合同郡大夫士暨方外交四十有一人以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復會于南山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融於中朝或隨牒調補於遠方或已倦游歸休於家林惟溍忝有祿食于此而得齒茲盛集未知後二十有九年今之四十有一人重來者誰歟古人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題名之所爲作也諸公謂溍宜題識其首是用弗讓而直書其歲月以俟後之覽者焉

天目山禱雨記

至正二年夏四月不雨江浙行中書省宰執都司親禱于杭之宗陽宮俾真人唐求年爲作符檄朱書鐵簡命道士持詣天目山祈靈於兩龍祠仍遣吏同臨安於潛兩縣長貳奉香幣以從十五日乙卯抵大徵蓋元同天至道宮白于靈濟顯澤昭德聖烈王十六日丙辰黎明以楮鏹藉跡狀符檄投諸龍池蹤狀符檄皆逆流北上俄若有啓其封而發之者至洞口遂與所投鐵簡俱沉水中已而陰雲四起下山甫一里雨隨至亭午抵玄靈山真應觀白于護國庇民廣濟明著天妃之神以楮鏹藉符檄鐵簡投諸龍井如前儀符檄獨浮不下或謂此天妃祠而緘題以玄靈龍王宜其弗納乃以意默禱封紙自落而沉還至於潛縣醉雷雨大作潤澤所被合境告足爰命儒學提舉黃溍直書其事尤拂拂休二十日庚申謹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續藁八

記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淨居寺記

黄蘗山在吾烏傷北望之森然其起如鶩其伏如踞其支而出也如趨如附亘二十里靡迤而不絶抵縣治廼已由山之趾緣僧蹊而上磐折行清泚古木間至其腹重岡沓嶺周如四墉則又窈然而深有佛廬曰淨居院唐法公禪師行道之所也先是山皆榛莽狐狸蛇虺以為窟宅樵蘇之跡所不通涉公以雙林緇錫猥衆欲去喧而就寂咸通中始來隱于此結茅白蘗宴坐磐石上人無知者久乃得棄蹊澗水濱遂相率訪求之既見而為其行為闢地治棟宇如它浮圖居且白狀于刺史以聞賜額勝福宋大中祥符初易今名景定末大比丘珏公以叢林嫡嗣領天下第一山理宗甚尊禮之故其境以人而益勝予兄時游兵山旁民家屢往謁焉仰視殿堂丹采皆黯眛父老指石羅漢云相傳池水嘗夜出光怪因得此像十六及石磨一或以為廬山歸宗寺故物莫知何以至此又指前距關云此御書閣舊處理宗所書刺史兩大字刺史即公自號也從子游嘗四方不能數造其處屬者偶過之則文栱華榱晃耀林谷中嚴金相後列玉函花香物器備完無闕上人法暉揖予而言曰暉少得業是山今老矣大懼無以續前人之遺緒經營積累殆十星霜佛殿則創於泰定元年之十月藏殿則落於至順三年之二月僧堂兩廡以次第畢新益其材則因山之良食則取歲之羨不足則繼以衣盂之私雖未嘗持簿走民閭里中好事者捐錢為助亦弗拒也竊不自揆將馳書謁辭以紀歲月而辱惠顧焉敢遂以為請嗟夫今之為佛學者方務飾空言以相高凡塔廟之奉類指為非道之所存而不以屑其意上人通能達理事之不二況沒焉扶植振起之豈非難哉予觀茲山土堅石秀水無暴湍杉櫧松楠竹箭之產茂美而悅澤清淑所鍾固宜代不乏人高山仰止涉公之行業珏公之名德未墜也綱維嗣續尸上人之功蓋可以弗辭乎書而歸之俾刻諸石庶來者有感於心而益致其力乃爾其後刊是役及於者之名氏具列于石背云

淨心寺法堂記

浮屠氏之居在吾烏傷者四十有八惟淨心為寺據胡山最勝處前距縣廨百八十步而近凡時祝釐與比較禮之事咸集焉縣大夫率僚屬備服就位稱萬壽已必聲鐘伐鼓合諸名山大比丘之上首而推其聲敏辯慧無礙者俾與揚乎師說以啓天人龍鬼之聽學徒得持所聞用相印契環而翔者動百千人非有崇階廣宇高亢爽塏則誥者不嚴聽者不肅不嚴不肅則不足以契感通之妙而昭報　上之誠其演說之所豈餘列剎比哉惟是山者以甲乙相授受至晉澤師而什者必興缺者必完獨法堂未有所改作以梁間題識驗之歲行十周天矣懼愈久且壞乃與其徒謀撤而新之地之亢爽不殊於昔而棟宇之偉麗宏敞視舊有加堂之後又增創重閣爰故所奉普賢大士以至順三年春某月庀事夏某月訖功市材僦匠傭總費錢若干緡出於師與諸者什九而惟祥智慧洎里中十數大家之為助當其什一程督勸相則印傳悉力焉蓋寺產素薄師雅不欲飛奇釣貨以病民而壹以身任之諸亦能不為黍絫計皆竭已橐倡衆以成師之志往來之人第見夫丹艧翠楯隱顯於林

光山色煙雲晻靄閒而莫知其為佛之殺也按圖經唐武德四年寺即縣置綱州七年復廢州以為縣寺實州署故址建立之歲月靡得而詳其先號宣化咸通九年更號聖化宋開寶五年始易今額而猶以綱名其山者龍川之稱也寺舊毀為記掌之成而寺之本末前無所登載并記之滑亡日歸休故寘是鴻鶩行懸在天上幸獲從里父老拜舞退而升斯堂庶幾覩像光鉢華之一現而於其為法或與有間焉蓋不敢緣作記勒記而僅言之也

鳳皇山禪宗大報國寺記

昔在
世祖皇帝執金輪以御宇內聲教所暨與如來化境相為遠邇普天率土悉主悉臣惟宋人藉中華之運保有荊揚益三州之

地久而未服至元十一年肆命宰臣會師南伐不三載而勝國之社遂墟二十一年有 旨即其故所居杭州鳳皇山之行宮建大寺五分宗以闡化其傳菩提達摩之學者曰禪禪宗大報國寺乘法力以暢 皇威宣天休以隆 國勢也比丘妙壽承詔開山 朝廷既授以田若干畝而蠲其秘賦齊糧置宜興莊田若干畝而貲用日益豐夫何嗣其後者因循泄漏歷歲滋久寢就衰削延祐六年又以不戒于火而寺盡燬凡所有鞠為荊棘其明年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脫歡咨謝守領行宣政院事擇可任興復之寄者得大訢以為住持訢既莅法席則告于衆曰
世祖皇帝肇建茲寺以鎮南服非它列刹比宏模偉畧當垂之億萬斯年有墜必舉吾屬之責敢憚其勞歟乎於是寄舊僧去倆竭智殫慮以贊其經畫聚貨食召匠傭斥基址簡材魔將部日以庀事首命營於宮宅地形之術者用景辨方審其面勢寺故東向易猶近南作佛殿法堂丈室山門而庫藏囷倉庖湢以次就緒後負立鮮前瞰奔濤茂松美竹蔽虧左右位置適宜而山川為之改觀飛翚湧紅侵霄映地棟宇之雄麗亦昔所無剏雕範繪像設有嚴華鼓鐘列置如式莊田奪於豪民則白之有司而使飛舉歸泰定二年訢遷中天竺而法明來補其處明宇門宿內土木之事悉讓於偏鄉主是山者皆不久或委順而終或高蹈而去捏其勸相偏獨以身親之雲堂衆堂衆寮而無所成而妝華耶具弁陡春碑之屬一無所缺至正四年今住持工遂寔來其明年造鐘經而樓和叢林之規制大備自始役至訖功凡十六寒暑其為費大率取諸經用之羨財而合衆緣以

相其力之所不給訢被遇
文宗皇帝命為大龍翔集慶寺開山界三品文階以冠師號
今上皇帝加授釋教宗主兼領五山使蕃賜中使押至訢亦欲彰 君之賜聞以所得金幣永充助為鐘樓則偏聲其已棄以為之也逵以狀來諗于溍曰寺之廢而復興非一日之積逵恭備灑掃而獲視其成晨香夕燈以昭宣 國釐而答揚
帝力固無敢弗虔惟是原本始以詔方來為經久之計者不可無述子常有職業于大史氏其言俾可傳信幸為文以記之溍竊聞自古帝王有天下運祚之綿長必取以仁義守以仁義我
世祖皇帝承靈山之付囑以不殺而定天下于一攝一切世界歸一世界取之既有其道所以守之者不特恩澤周浹乎黎庶又以神道設教使含生之類莫不泳游於覺海之中而安

養休息於天日覆照之下法幢所建百靈受職時康物阜抱鼓
不驚遐陬窮壤鑿飲耕食為太平之民已七十年此豈
聖神在御參用真乘密裨至化之明效大驗二帝三王有所弗
及也煌煌寶構奠茲輿區法筵重啓能象成奉王臣外護梏者
順風尚有以扶植教基俾與 國家同其悠久也哉溍下凡愚
附籍寵靈與同院名言叙次本末第以謹其歲月云爾狀稱始
創寺時斲地得斷石乃安國羅漢院記相傳此即其故址異時
以院為行宮而今復為寺殆非偶然按宋史及臨安志行宮本
杭之州治其從安國羅漢之額於相國西非在建行宮後五十
有五年與狀所載不能盡合姑附見之以廣異聞焉

上天竺寺觀音殿記

杭之上天竺山廣大靈感觀音教寺新作大殿成住山慧日嚮

諸記之按郡志石晉時僧道翊結庵茲山有瑞光發于前澗就視
得奇木募善工刻為觀音大士像會僧勳自洛陽持佛舍利來
納寶頂中妙相以具吳越錢氏易菴為院宋天聖初乃從今所
即瑞元所發處也嘉祐治平間賜號靈感遂以為院額淳熙初
易院為寺淳祐末又加以廣大之號云
皇元尊像法而尚教乘天竺實居江南列剎之首仍絕至元之
三年春三月寺毀于火惟聖像巋然獨存殊異服器亦無損壞
宋人以為是有神物陰護之必重興之兆亡何而主僧仲顒告
寐集慶子思以五年夏五月來涖寺事謂欲復吾故宇莫先於
治殿以揭處妥靈著齋僧之意適同各探巳橐出錢有差知事
僧亦力相之俄有大商至自江右獻巨構六十有三尋收之僧
所遺錢以緡計若五千銀以兩計若七百八十田以畝計若四

百餘而族官大姓相繼輸錢為施不啻十萬緡於是隨木之宜
以庀其材歛田之入以給其食量緡錢之多寡以總其費殿之
始建以其年冬十有二月凡其制為間二十有四悉准其
其崇八尋倍其崇而益以有二尺以為脩半其脩而去尋有二
尺以為廣功未竟若三之一而子思以至正二年春二月遷四
明之延慶本無由延慶來堂出錢茲山悉力殫慮圖終其役三
年春三月殿乃落成冬十月本無逝四年春閏二月慧日自下
天竺山陞補其處命郎給淨資併力施以奏餘完以朽壞壁
缺益募施者得錢二千五百緡飾以彩繪布以文甓而前堂後
室煥乎一新先是平章政事欽禮和台允施公觀其帳廡故欲
男子思錢五千緡使改為之寶翔霞蔚金碧焜煌嚴屋協吉妥
奉如式迺惟慧日之來而器物之須法所宜有者纖悉畢備緇白

之侶有所歸依偏納之流咸共欣慶焉蓋天竺據群山之奥乳
竇峰峙其前白雲獅子雙檜諸峯拱揖其左右其外則襟江而
帶湖風氣之會清淑所鍾神棲聖止光靈彰灼有以大庇乎斯
人而杭在吳時為行都施頭屬東之幸臨宸章奎畫之褒飾寶
冊龍行玉笈瓯暴之賜予煒其餘輝下貴林壑列今昭代
帝德所覆承護有嚴名香花旛中使街至王公貴人至於閭里
好事之家稽首叢櫘恐弗及宜不離於以壞為成然猶六更
歲餘三換主席乃克就緒溍是用備記其廢興之顛末來者尚
鑒於斯而扶植之俾勿墜哉若夫大士以種種之形示現諸國
土以觀聽之力饒益諸衆生非世諦文字可得而記者不敢贅
一辭也

天竺靈山教寺大殿記

如來昔於舍衛國說般若波羅蜜大弟子集以為經祇陀給孤獨非富饒同聞衆而其名獨首見于序豈不以別而為六則始於檀那終於般若通而為一皆波羅蜜教外之傳初至中土年造寺功德為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若蓋以其執着於有為計所施而求獲從貪起妄滋長無明起用是導之出於迷途云爾積土聚沙皆已成佛詎可忽哉為能信則於施法施非有差別於二施中知施實相起悲悲心發願回向具足方便成就無上菩提佛果是則名為學究竟到彼岸度無極以佛之福慧而自莊嚴異此為於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而已杭州天竺靈山教寺自東晉時梵僧理公始置翻經院隋觀法師改建天竺寺唐末盜起寺燬時則有若吳越武肅王為造五百羅漢院宋初更號靈山慈雲法師領徒唱教其間時則有若魏國王文穆公臨鎮是

州為奏復天竺舊額而教寺咸以構大殿兵部侍郎胡公懋典州事為輟俸資以營三門兩廡此皆王公大臣獨任其役如樹之出於祇陀園之出於給孤獨故特著於銘刻列於圖志它輸財施貨以支傾植仆者不可得而殫紀也寺燬於延祐至元之三年惟香殿僅存雖嘗繕葺之而未及大起其廢至正二年夏六月日公來住是山亟謀興作顧未知費所出上海蔡君思恭以儉嗇致裕風慕宗乘所以為嚴奉之具傾其貲無少靳僧德春其里人也君聞語之曰向聞天竺舊殿吾有志為創大殿今主法席者為誰能成吾志否吾欲迎致其來尚肯耶否耶春為言日公行願之精堅而力贊其事且以白于日公日公欣然歎君之門君一見若有宿契既與為賓主之禮遂畀以錢十五萬緡具舟衛送其面日公即命徵工傭大治土木而躬涖視

焉始役於其年冬十有二月甫未半而蔡君以三年夏四月屬疾不起君妻李氏卒緒成之秋七月乃告訖功李氏復捐錢雕佛菩薩護法天神凡七軀環以十六大阿羅漢其後為觀音大士涌現雲海間依正俱圓主伴交會人天胥仰靈山儼然觀者咸以為三百年來茲山非無大興作未有如蔡君繼緒者之王公大臣獨任其役者曰公既稱君子樂之曲徧舉行居上天竺嗣住是山者安公懋來者不知所自爰伐石介上人慧炬求予記之予嘉惟蔡君之為力固不易抑亦日公之行願默有所感召也財法二者交相為施檀那般若皆波羅蜜世俗文筆曷能頌其萬一乎姑叙次梗槩如此

岳林寺經藏記

如來成道後傳於今者像教而已開元所錄五千四十八卷與後

人之增譯即其所謂教也自菩提達磨承摩訶迦葉教外之別傳而不立文字學者厭於繁經不設而禪林所在無安置經藏尊奉惟謹竊意世尊從始成佛乃至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藏固無所收盡寶綱盡出妙音毛孔光明皆能說法藏亦不可測凡其所教不傳而以聞不悟入佛之知見者蓋非外非內非別非同也岳林寺古之禪苑水南相師今之禪伯師主寺事十有六年以其化導之餘力從事乎興作而於經藏尤汲汲焉致其意以至治元年又募金一經至泰定元年冬構層殿元統元年冬度美林徽良匠建大寶輪一柱八面實經其中其上山之其作雷動天宮水府神仙龍君湧現圍繞如佛所住前呵後召可怖可愕琢雕藻繢殆無遺功金碧緑彩絢爛溢目觀者為之嘆仰而不已會予謁請歸過山還道元林師謂予曰吾書中

言觀音彌勒各有五百化身彌勒在衆旦制河之東於雙林則爲傅大士於岳林則爲布袋和尚其應迹尤昭著大士以創物之智肇制經藏攝十方於一壁卷大海於一滴使夫人一舉手而種種佛法皆悉現前茲大聖人以方便利益群品而吾徒之所取法也予大士里人藏成而予高求宜爲之記予辭觀茲殊勝且有以識夫爲禪學者不即文字亦不離文字實非於教外別有可傳庸弗辭而記之寺之本末有事實刻石堂上茲不著

崇壽院西方三聖銅像記

杭之北山盡處是爲寶石山清淑之氣畢萃焉標以佛塔而環以僧坊彌崇壽院飛樓涌閣縹緲湖際若吾中天化人之居西湖之曲第一勝境也宋元祐間性法師來自會稽始建殿於塔之後而塑西方三聖像於其中宣和間大律師淨公之弟子臨

法師因以爲修念佛三昧之所而闡揚律師之教律師道高行潔人尊之而不敢名指其族姓稱爲彌陀緣託境而成境資人而重熾白四衆靡不有所瞻依迄今昌辰興隆像教崇飾嚴莊圖成弗虔而成住壞空事至叵測延祐三年冬十月癸未塔燬于災殿堂像設莫能獨完上人某始得度於茲院而所從請業之師曰真如觀主正壽間嘗過其遺墟周視大息謂吾徒生於像法末墜之時亦云幸矣像之弗存法將安寄苟欲得大聖因久住而不壞焉若範美銅以肖金色之身乎上人聞之慨然負荷其事顧力有不給遂倣佛所發願之數化同行之人四十有八令一人復化四十有八人如是展轉乃至百千萬人約以日稱佛名一千而持一錢爲施或施以多錢弗拒也積三歲得錢四百八十萬爲銅三萬二千四百八十斤好事之家綸財施貨助庀工接踵而至肇自重紀至元之五年擇閒曠之地於葛嶺以台爐鞴越明年夏五月丙辰佛像成其高丈有六尺尊教典也二大士之像則以次成於至正二年冬十二月乙卯三年春三月戊寅迎致有儀安設有式益募施若大市林罷構殿以覆焉時適西知藏觀乃還右正若依如佛所住寺又造尺有六十之像四十有八軀俾有緣合佛者擇而得之用表分身之化往上人既以佛之弘指自製發願文納寘腹相之中且屬予推述其畧刻諸貞石以告來者原夫娑婆化主稱讚樂邦務引衆生出離五濁教以觀彼佛六十萬億那由它恒河沙由旬之法身而先之以華上寶像者開示方便使觀麤見妙也繼之以一丈六像者隨順下凡使觀小見大也蓋麤妙與相念由性而起隨小大殊形咸自本而垂迹然觀之性初無差別所觀之本寧可

廢量是故圓頓之說一音普被開示其次第而非漸隨順其根器而非偏止啟觀門全彰實相像教之源不在茲乎上人今廢興之無常而以有爲之力圖其永久蓋爲未來作大饒益此不思議事也觀相生善者誠能因似以證真即劣以顯勝悟惟心之所造非昔毀而今成同壽量於虛空等金剛之不壞則上人本願可酬功不唐捐矣上人會稽王氏子蚤服勤於衢台之學雖莫知其何修何證而一時豪家貴族下逮閭巷小子識與不識皆呼之曰巨菩薩若將以配鄕之裕彌陀者其人固不待讚也茲予得以略焉

延慶寺觀堂後記

四明延慶寺故保恩院也宋至道丙申拓以爲大叢林大中祥符己酉乃易今額頃刊制未備有所含而興御字之經尊者

然公始闢其隙地剏彌陀懺院庀工以元祐乙巳訖事以元符己卯忠簡陳公記焉建炎庚戌金人犯大兵至城下災陷寺焚而院屋巋然紹興中金人興之因快然公以北宸定庚辰寺以當災院竟莫能獨存寶慶丁亥乃復于舊迎教事者古雲粹公實主其後入 國朝以來持巳於至元己丑重搆於元貞乙未而守者不戒于火又以泰定甲子秋九月燬為瓦礫之區乙丑春二月石泉令公嗣領教事令會稽舞命編事之上分鄭氏錢謀以建西方殿未及視其成而去至正壬申夏四月殿成秋九月令住持我菴無公實來郡人鄭恭首捐私帑俾僧普光出其意匠起土鑄金肖三聖粹容于殿上普光亦悉己力倡衆功即竣後作海水觀音像觀自在大士佛菩薩僧天神龍鬼旁現其間無公以元統癸酉冬十月建大悲殿而禪觀之堂護法之

祠以次落成其徒伐石請為之記以示來久無公以為定法之弘願忠肅之徵且示可使後而弗傳命重勒有所屬于其發興之歲月于下方也施者之氏名則見諸別刻云

北禪寺觀堂記

天台智者之傳在吳郡惟北禪寺為特盛故有觀堂歲久不治衆若無所依止皇慶初住山天泉翠公以為夫今弗圖恐頹先業而墜其基既命其徒德普相與支傾植仆且為議興作傾力有弗給郡人陸君雖尚浮圖法未得要時皆父事之無以為言陸君夫婦欣然為捐錢若干緡葺其家插之鎰撤者繕其缺覺之摧圯者飾其金碧丹白之黯昧者華香物器列置如式延淨行僧十有六人各據一室依教以[illegible]觀而舉其業精行成者一人為之領袖仍贈以田若干畝俾與寺異籍而從住山擇人

司其出納於是皆所有若復完其未有者今亦畢備澤公將刻石以示方來俄遷主院之下天竺久乃復歸住是山求予追書之按圖經及舊記寺本梁武顧故宅唐名乾元宋名大藏元祐間法智三傳孫大比丘梵光公尸教席以行願力故感普賢大士於虛空中授戒羯磨出大音聲如撞巨鐘而飛雲散華天神擁行鬼王頂禮諸靈異之事尤衆郡守推為管內法主緇素之士莫不翕然嚮風奔走附其座下寶知未始即寺西偏別為禪觀之所曰無量壽院從解起行者得以同居焉建炎初燬于兵大弟子孫公嗣為示十普發弘願以起廢重階殿堂廡寮室規制視昔有加而齋厨監臨浴局若之須悉有賴于施者仰忠其始而弗能終其後日壽十衣之當也泉二百年始得陸君夫婦而營締日後諸舊田典其建方成就之不易如此蓋有志

于道者固無事於安居而飲食衣服必有以厚其養使之體舒氣寬而無撓乎意慮乃能致夫靜止明之效如來以種種言說教人趨極樂正路偏證之要為觀十有六而山家總明四教用既示方便莫先于其五精故此道場既有菩薩僧示現作為建立於其前又有善知識隨時開導成就於其後方便之力固不容擬議也有能於攙波樂密而生爭信若陸君夫婦者可無所表見乎陸君名應祥字以道家本素處無之說尚天師等界以高士號其婦劉氏與之同東化而遊乎彼所以慧真也能繼其志為山門外護云

松山普明寺記

餘姚江支流由州署之西懸折北出二十里所水蹈服而入復支為兩又北行五里所有山隆然突起而水閒按郡志是曰松

山或曰是蓋名從山從山者言衆峯雖立水外東西拱揖其勢
如相從也山之南麓普明寺在焉僧法炬爲予言山之木有寺
也里人陳氏居之有以身爲僧而以家爲寺者是爲文通法師
山之初祖也寺建於唐天祐號報恩遷宋祥符乃錫今額而俾
以甲乙次相授簡牒故在可考歲寖遠而雜治弗繼華攘文衆
或委爲土梗吾徒懼焉相與殫晝夜之勤日綴而月緝迄今餘
二十稔未始資毫末之助於人而仆者起缺者完像座華幡鼓
鐘食飲之物纖悉必具凡爲三門而斷石爲楹以棲扁牓於其
外者炬之父舜若深及安也爲室以禮六時者安及炬若觀也
爲輪藏實經其中而屋其上者炬父子也惟吾浮圖氏廟塔在
人間廢興相尋如漚起電滅茲山之香燭燈炷閱幾成壞而不
與劫俱化蓋吾祖之蒙被其胄胤者深且厚也然其言行於僧

經佛史一無所登載所度五弟子亦莫之有聞焉獨近代蒙巷
華禪師爲山陰陸公游方外交又卒陸不難頴有述碑後之人
知吾徒所憑藉爲久遠者皆前人之遺休而吾祖尚託以弗泯
也頃予始至其處見其池深而木茂寵楯户牖陟顛埋際意以
爲此仙聖之宅必有化佛靈僧寓跡其間而炬言如此飛鴻印
雪瓜趾宛然固無俟予擬諸形容也姑敘興復之槩使刻焉

菁山普明寺記

普明禪寺在湖之烏程由郡城之南溯大谿舟行四十五里捨
舟登陸又二里許是爲菁山去人境殊不遠而泉清木深峯巒
悄拔嶷然縈紆最爲勝處又稍隱於荒榛灌莽間未有居焉者
宋紹興五年閩僧粗公禪師始來駐錫而結菴爲宴坐經行之
所名之曰普明後十年山神一夕見夢告以有趙姓人當至宜

出近之翌日師出山僅數百步見服儒衣冠者兩人憩古松下
延之入坐甫定兩人相顧曰地之美若無以易此熟視師而異
敬言師叩其氏名其一果趙姓乃孝宗之兄崇憲靖王將營宅
兆以葬其父秀安僖王與之俱者則陰陽家師欣然擬其墻屋
以地界之寺之右安僖園廟其故址也斯舉改卜而葉菴於今
所買民山若干畮買長興秀德莊田八百畮以贍其徒淳熙五
年孝宗在位十有五年矣用憲靖奏爲降勅額曰普明禪院師
春秋八十有六而終憲靖執弟子禮請爲文以祭之因葬于
院之西麓了菴審公與師爲法門兄弟既以次補其處益買山
拓地建殿堂門廡增買山旁下吳圳之田六百畮松江田二百
畮備舊觀充規制悉備寧宗嘉定四年賜號淨照禪師仍書了
菴二大字俾爲山林之榮觀焉了菴三傳爲栢庭果續買長興

秀福莊田五百畝由栢庭五傳爲斷江義首傳我
成宗皇帝大德作之命且易其故爲院者曰普明禪寺蓋自觀
公至斷江皆以甲乙相授受翰林學士承旨趙文敏公寶爲請
四世孫始請于
仁宗皇帝命文宗能爲住持能退席于林妙瓊以了菴四世嫡
孫嗣主是山乃還甲乙之舊天曆三年也於是寺之滑弊已久
莊田多以質錢於富人棟楹傾頹皆序拆圮佛僧之奉缺如也
玉林念前人創置之不易扶衰舉墜靡愛其力發巳橐援所質
田視歲豐歉量入爲出經用之餘盡以資土木之費脩佛殿去
堂建丈室正受堂左右兩廡作佛菩薩像鑄銅爲鐘其外則繚
以穹垣一萬餘尺蔭以巨木五十萬本三田莊久廢則重立焉
既又捐私錢以創藏殿且將度莽林以造佛閣禪廬凡力十有

七年于茲以寺之淤華廢興未之有述爰伐石來徵文以記之嗟夫寔嘗覩得地而觀公一無所新院之有額卒賴其力文敏處甲乙之傳得人為難而以發為興頓有待於了菴四世之嫡孫此皆事之不可逆知者也然竊觀今之叢林宿衲多以激揚斯道自任而於事為之末或不以屑其意觀公審公俱圓悟粹禪師之嫡嗣玉林則圓悟勤禪師之七葉孫其所竭盡序示現有為成始成終為功多矣非性智融明達理事之不二何以及此乎是用為之備記其顛末俾來者知自勗而相與扶植之俾久而弗墜也玉林之行業有可稱道而不係於寺之廢興者皆不書

普明寺藏殿記

玉林妙瓊師既屬予記其所住青山普明禪寺復以書來曰瓊倫負茲山所以興壞起廢者罔不殫力然多因其舊而作新之惟藏殿故所無有瓊竭其衣盂之資創為之者也幸詳記之而別刻焉蓋開山觀禪師故閩人卓菴于此菴既有額為院師欲備列刹之制乃還閩中造藏經以來此有經之始也師輒繕既謝乘化而逝繼之者了菴審禪師始命僧閱其經且置長興田若干畝儲其歲入以待熏燭湯茗之須後以田歸於了菴塔院而其事遂廢今已六十餘年還玉林自南屏歸正法席院已改稱為寺既繕治使一新謂舊規之久廢者不可不復乃建藏殿于寺之西廡此有殿之始也起至正元年冬十有二月訖二年春三月為工以日計者二千用錢以緡計者二萬而殿以成列檻五十崇高脩廣寔與之稱中奉佛菩薩護法天神之像而左右設四大廚代轉輪樓匭函度置經卷以便於開閱仍買寺西雞籠塢之山五百畝以畀之百須之費咸取材而給焉以田不可必其常稔而山非有旱乾水溢之虞也凡其為費皆玉林獨任之昔達摩指楞伽可以印心六祖聽說金剛般若而知一切萬法不離自性豈不以摩訶迦葉之所傳與阿難陀之所結集同出於一佛並行而不相留礙歟四十二章肇見於漢六百五十七部大備於唐通謂之三藏者其多至五千四十有八卷借日增月益而未已博覽在乎專精妙悟存乎冥契特患夫利鈍殊器勝劣異機愚者不及而憚其大繁賢者過之而視為可略不然則外緣弗具或撓之也今之高人上士俱會一處舉無過不及之失名師宿德為之負荷又有以資之使息諸緣務而游心實教必有發信生解渙然冰釋於一句一偈之間者矣觀公審公及今玉林俱以不立文字為學而汲汲焉致力於經藏

之事如此予所謂並行而不相留礙也來者詎可忽諸它見於前所記者茲不重出也

龍山淨明寺記

杭州龍山淨明寺建於晉天福七年吳越文穆王給號廣濟以處佛氏之為律學者大中祥符元年乃賜今額南渡草創有司以其地在國之陽因取僧所食田若干畝為祀天圜丘而寓齋宮於其室久之僧相率自言起廢非便請撤寺屋即其西南改築而居焉宋氏失國郊祀事廢至元二十年所司以聞于朝頒所祠壇仍為田以畀之事竟沮不行延祐二年住山律師國瑞以訴於行省始悉得其故地方謀所以增庳益狹而或者不戒于火師慨然以興作為己任旬積月絫閱十寒暑而寺以復完凡殿堂門廡庫庾庖湢總為屋若干區費錢若干緡一出

於經用之羨財與其私橐豪末之助不以資於人泰定四年某
月某甲子落成之日也師之同業與敎律師道明以書來曰冶
明瘞與之顛末粗見於郡乘而瑞之經營寺事未之有述也幸
為文以記之夫談觀游之美者必稱杭之南北山靈隱化佛之
所依止金鈴寶樹霞耀崖谷王公貴人好事之家無不日窩而
心趨焉唯淨明居南山之南由湖濟舍舟陸行踰慈雲嶺乃抵
其處大江横陳潮汐吞髙㩁勁觸之後先魚龍之出沒風沙
雲日晦明之變化旁睨海門諸山隱顯天際怪奇閎廓可喜之
觀冶兩山間所無有然以其去人遠莫適以為意蓋自像敎布
傳中土未有盛於今 帝力所被侵者歸仆者立而淨明當此
時衆削毀敗夕且弗克自振獨賴師之為事也勤為志也專以
及有是可無述乎寺故有江月菴節㝡亭而所謂梅巖易安菴

者又為齋宮時所創也累朝御題石刻猶在云

衢州大中祥符寺記

佛祓度後像敎東傳至我 朝而益盛自王公戚里百執事之
臣下逮黎庶靡不稽首嚮風奔走附集以錢其力靈宮祕宇巍
煌中天宏耀崇嚴古所未有四方禪林法窟緇錫所聚往往蒙
其餘休仆者以起缺者以完而衢之祥符當此時荒榛廢礫充
滿其中敗屋數楹僅庇風雨香灺燈炷不絶如綫莫有能振之
者豈非時既至而猶有待其人歟按圖志寺本名鄭覺後更號
隆興宋眞宗時例易今額舊傳吳征虜將軍鄭公諱年九十有
三捨所居宅為寺而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陸公贄給以田四千
石銘刻墜軼而鄭公守龜山事載太平寰宇記可信不誣其逮
亡已不啻千載中間歷幾廢興皆無所於考由至元丙子兵燹

之餘龍象散亡人天推慕者又五十年於此矣泰定乙丑義山
遠來主席亟謀所以興復為己任因前人所作三門大殿加葺
焉瓦級甎而椽彤藻繢之造佛菩薩執金剛神像總十有一軀刱
東西廡畫善財所參五十三善知識兩壁間寶塔珍臺煥焉畢
新室堂庖湢繕治以次為巨鐘範銅至若干斤以七載之勤成
就若是而不敢遽以為足謀所以宗後之未已也其徒咸共慶
幸謂人與時會以濟登茲當有紀述用昭 帝力之所被永永
無極俾來屬渻書之蓋依於幻有者不能以無弊有待以拯其
弊者恒患乎天時人事之不齊宜其廢興相尋如空華之起滅
壞之易而成之難也若夫毗盧樓閣非成非壞與此消場非同
非別然則向未始作寺以已成成而無作無能壞者是所壞相
非日所覩曷可言傳茲姑因其所欲道者具敘之如此是役也
施者凡若干人惟郡人陳某所輸錢尤厚且捐田若干畝以贍
其衆云

達觀院興造記

武康縣東北沙𡊮上獨峩山之陽有佛廬曰達觀院其僧之上
首曰古山宗青山祐故同氣也青山以大慧五世孫出鎮叢林
惟古山身任院事其為人魁重多才幹緇白共推服之大德庚
子用甲乙之傳主是山所以經紀之者靡愛其力寢衣孟之裘
以皇慶壬子刱西方殿輪藏庫庾之入以延祐乙卯改建藏殿鼎
新丹雘弗侈弗陋華屋寶函嚴奉以式益買田二百晦而施以
田一百晦山五百晦青山時住妙峰亦助以田及山合一百晦
贍其衆若既曰充裕人咸樂於勸功方謀礱石紀其大其三門
而報緣已謝以至治壬戌委順而化繼之者東山軍僅獲賑兩

廨之成俄又告寂今主僧推能寶古山之弟子與其徒心鏡正
傳師授等夙夜以先志之弗嗣為懼凡其留貲悉不敢有遂用
市木石以泰定丙寅徵三門而新之仍度其故材更立外門崇
高脩廣無少拯于疇昔祈畫之素爲若莫不排細歎息以爲古
山雖廢不已矣青山之徒即諸以下與山門辱有事契狀其顛
末俾記焉按圖志院始造於梁之大同一刹那頃已八百年陵
遷谷變而茲幻境獨不隨劫增減今盛時弗替餘隆是固非
有題官豪民爲之外護如今名山比保守於既盈振飭於未墜
宜代不乏人而燕記所叙斷自宋新之而丁五季之亡皆無所
考且謂諸僧清苦自持寡求不爭以故香火弗至曠絕予觀古
山兄弟之或出或處不即世間亦不離世間其示現有為以作
佛事誠未易以淺窺也豈直如向之所云而已哉予姑因其迹

之可見者序次之如此

百丈山大智壽聖寺天下師表閣記

菩提達摩大師後八葉有大比丘居洪之百丈山人稱之曰百
丈禪師
今天子始命因其舊溢大智覺照者加以弘宗妙行之號寺以
壽聖名則故額也山去郡治三百里其未寘寺時林巒深阻岩
徑峭絕樵蘇之迹所不通有司馬頭陀者善為宮宅地形之術
觀其山勢斗拔與夫岡巒首尾之起伏知為吉衆所留錄記有
曰法王居之天下師表禪師之來式符其言東陽德輝以禪師
十八代孫嗣住是山既新作演法之堂且增創重屋其上以奉
禪師遺像榜于楹間曰天下師表之閣云初
文宗皇帝入踐　天位即金陵潛邸造寺曰龍翔集慶　詔開

山大新鎮其徒而以禪師所制清規爲日用動作威儀之節隨
其意行世已久後人率以臆見互有損益自爲矛盾靡所折衷
煇與新學同師而柄法於祖庭大懼夫未若傳疑莫知適從無
以宣諸方之觀聽爰走京師欲有請而釐正之今御史大夫撒
迪時執法中臺爲言于
上得召見於　旨令煇悉更舊闕以授所伊擇皆於師說者共
考之而頒行爲叢林法仍加錫禪師以今號褒顯而風厲焉煇
奉　璽書將歸以閣之成未及有所紀述于溍曰願叙其
稱與之端取師而剗諸習龍遂去聖歸乘時纘作弛張迭用
循環不窮所以通其變也佛之爲教必先戒律諸部之義小大
乘殊種種開遮雖以一事去聖愈遠局爲顓門各執多道曰
斯際是故達摩不階方便直示心傳律相宛然無能留礙世降
俗末誕服騁外緣於邪慢想於放可大弘敷執範輔律
而行謂禪律持在律皆盡佛之道以達摩而明佛之事以百
丈而倫通變之妙存乎其人厥後達摩之學派別爲五而出於
禪師者二宗師所倡殊宗異教雖各名其家至於安處徒衆未
有不取法於禪師者則天下師表之言良可徵不誣也粵自
中土君臣知尊佛法兆始崇樹專越於今煇遭值　聖時蒙被
帝力用克發揚光訓紹隆宗風俾與　國家相爲悠久永永無
已不待今之天下以爲師表益來來滋感有依承爲是用謹志
之而於其經度之物營繕之迹有不暇論也閣爲屋以間計者
五其崇百有二十尺三其崇之一以爲其脩三其脩以爲其廣
以至順二年夏六月肇工冬十月訖事實煇住山之明年而煇
入對以元統三年夏五月　命下則其明年春三月也

蔣山寳公塔院記

道林真覺慈應慧感普濟大聖師寳公感緣應迹偉見於宋齊之際靈異不可殫紀至梁武帝信嚮尤篤親執弟子禮以事之大師嘗指蔣山定林寺前岡獨龍阜謂帝曰葬以為陰宅後當永久帝問誰合得大師曰先去者得天監中大師示寂于興皇寺帝以錢二十萬購其地葬真身塟焉皇女永定公主既捐湯沐之資造塔其上帝因為建僧坊其下今太平興國禪寺是也寺初為精舍名開善塔曰妙覺大師應世之塔唐乾符中改精舍為寳公院南唐復開善故名而以院為道場宋太平興國中乃畀今額錫大師以道林真覺之號而詔避其諱祇稱寳公慶曆初郡守葉清臣始合定林諸寺為一以廣其居而奏請十方禪刹紹興中又累加大師號以慈應慧感塔曰感順之塔云塔

法寺二百步其環以列屋別為塔院不知昉於何時遂入
國朝燬而復興已六十年矣泰定二年寺厄于災會
文宗居潛邸數臨幸而有構於大師禎祥之兆屢形吉夢錫以緡錢圖起其廢暨龍御寶極內出金幣重委山積飭工庀材窮壯極麗且進封大師曰普濟聖師徵主僧守忠對揚便殿授三品文階以寵師號增創新寺賜額崇禧惟塔院尚存其舊規制庳陋未及改作而守忠遷主徑山今住持法匡來補其處節縮浮費凈廣日充乃盡撤塔院而一新之塔之趾徑六莚以漸而鋭其上六面五級周以步簷最下一級飛榱外出至二十有二尺富其前為正殿以間計者三其高六尋脩如其高而益尋有二尺以為其廣又前為獻殿幷亭後為觀音殿以間計者五而其崇滅於正殿五之一正殿之旁翼以應夢之樓彌勒之閣

兩廡而作堂直其衝左曰木末右曰真樂環其外為僧廬庖湢之屬以地勢中高外下易於傾阤則帖石以廣其址四隅各設巨甓貯水百斛以備不虞門衛故多怪松乂而推鐵盎植稚松以萬數凡木石瓦甓所備之費為鈔一十四萬九千九百緡為米四千三百九十斛經始於至正四年之冬落成於六年之夏華鐙煇映金鐸鏗鳴曲檻方檽下臨無地皆舊僧奇偉等謂此殊勝昔所未覩宜有登載以示方來爰狀其實詣余為記按建康志蔣山距城十五里舊名鍾山建康今為集慶路山之得名志所叙詳焉考其地脉則由東南泝長江而西數百里乃止其止也蜿蜒磅礴既俯復張中脊而下降為平衍郡治在焉西為覆舟雞籠諸山又西為石頭城而茲山對峙其東諸葛亮所謂龍蟠虎踞帝王之宅主於土中而言也蓋自其所負山脊側而

睨之茲山特其左臂及至其處則皆峰巒横陳迴蹙內向正中一小峯隆然孤起則所謂獨龍阜後人以峯頂圓粹如珠名之曰寳珠峯緣坡陁丁抵山足仰而視之第見夫坐據要會而獨擅其尊不知為山之脉也今又決渠立牐遏西谷之水折而東流以合陰陽家之法人力之所及抑有以助成其形勝者焉竊意宇宙間清淑之氣儲聚忽散初無定在雖古帝王莫得而專是以之為名山鬱茲吉壤神擇聖止託焉以安其光靈震耀閱千載猶一日殆非偶然也矧今昌辰遭逢之盛所以致其崇極若茂以加矣然非夫得人安能祗承德意昭宣遺休如此乎是用弗辭而為記其歲月若夫大師為如來使密贊化機乘方便而示現有生假神通而攝誘群品不思議事固非凡情所能度量且有前賢之碑銘記傳在茲不贅述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續藁九

記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寶林華嚴教寺記

越之飛來山寶林寺華嚴疏主清涼國師受度之所也

世祖皇帝既取宋之八年圓充公號充鐵觜者訪求江南化佛

靈塔遺跡所在首至飛來山則序為[illegible]居已久佛照大師文學時

方出世而塔以華嚴[illegible]帽草[illegible]充公一見深敬服之亟拜

林下禪還朝[illegible]起師謂序弗行命復寶林

故額定為華嚴教寺以師[illegible]法衣[illegible]住持至元

二十二年冬十月[illegible]佛照御[illegible]入[illegible]宗岳

芳七葉今住持[illegible]謂寺之廢[illegible]記[illegible]而弗書或止於

一時之事莫詳[illegible]之顛末或[illegible]屢書而未及書者爰伐

石屬溍備記之按郡志飛來山在府東南二里所一名龜山一

名怪山東晉僧曇[illegible]與許詢造塔其上宋僧惠基以皮道輿所

施宅建寺其旁梁岳陽王督師越因見度而自悟為詢後身遂

增葺其故字為母寶林夫人祈福號寶林寺唐光宅中更名光

宅開元間仍名寶林中廢於會昌而重興於乾符以應天為額

宋乾德初僧皓仁即故址創新塔九層八面其高二百三十尺

塔附於寺同號應天熙寧末僧以災機郡守程師孟為恢廓其

規制而一新之倍於前者三倍且奏請以禪僧居焉賜名寶林

十方禪寺其後改崇寧萬壽而又更崇寧為天寧改報恩廣孝

而又更廣孝為光孝紹興中寺毀于災久而復完乾道末加以

塗塈繪而其華好為東南列剎之冠我自此有載於文字間

者希闊寂寥其盛衰莫可考已佛照[illegible]來教席既正道價益隆

嚮慕而至者樂以田歸之復其僧[illegible]於本郡及嘉定嘉興諸
莊者總為田五千餘畝[illegible]山川[illegible]大[illegible]
瞻眷期夏講學徒輻集[illegible]
見教禪易置靈應以處[illegible]之[illegible]朝[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
偶然我佛[illegible]遷杭之集[illegible]衍大師[illegible]以至元三十[illegible]
補其處架傑屋於法堂之北以閣討者九大德元年佛[illegible]
元啓繼之塔昇後[illegible]殿役艱費鉅未易致力乃先營廊[illegible]
護伽藍神之祠至大四年佛日大師時遇又[illegible]之復慶元[illegible]已
得而隨失之田三千餘畝闢丈室構鐘樓植[illegible]以[illegible]塔[illegible]
其內外立莊舍置船坊[illegible]具犂[illegible]馬[illegible]陽[illegible]四經一大
藏以施為浄雲堂已爾材而未克僝工泰定二年[illegible]昔[illegible]矣
師廣宣來主是山塔頂以新而雲堂亦[illegible]公克[illegible]

前後為郡交相其役同[illegible]本[illegible]其[illegible]由有局則[illegible]
[illegible]像[illegible]田五十畝[illegible]元統元年繼[illegible]者[illegible]學又[illegible]經
藏竹屈臨重[illegible]至元之四年秋大同以佛照之孫佛日之子嗣
領教事飾佛菩薩[illegible]羅漢堂設[illegible]觀[illegible]之隔敗摧剝
[illegible]撤去而更為列[illegible]環於雲堂之後揭其外曰[illegible]其中曰
卓堂每[illegible]至[illegible]有扁[illegible]來學之衆雷動雲合不減佛照
時刻華嚴[illegible]助[illegible]使因[illegible]以通經[illegible]楞嚴期使
由[illegible]而起行以古人[illegible]或詠歌其登臨之勝或[illegible]
之勤[illegible]之[illegible]林[illegible]以備山中故事[illegible]
教[illegible]子而江南之版圖[illegible]于職方[illegible]
章教[illegible]佛照一[illegible]　上帝[illegible]閩先獻教[illegible]以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風以之而大振蓋有數焉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昔佛照問道於

[illegible]堂[illegible]公告以此事自有時是雖語佛道之長遠世間盛衰得
失之故何莫非時之所為哉追叙廢興以詔千載難逢之會其
辭[illegible]繁而不殺有不暇討者矣國師道在遺書行於別傳佛照
設剎所藏亦白有銘此不著佛行佛惠皆出　旨授佛日則
帝師所畀云若夫山與寺之所以名舊記多本於越絕吳越春
秋而又參以傳聞之異辭今無所從質姑俟續郡志者訂定焉

龍興祥符戒壇寺記

杭州龍興祥符戒壇寺原大同閒郡人鮑侃捨宅以建也初名
發心至唐而更其號曰衆善曰中興曰龍興宋制諸州咸立大
中祥符寺而茲寺例賜新額寺蓋律剎故有戒壇今遂合而稱
之曰龍興祥符戒壇寺云按[illegible]十寺[illegible]九里古奇其子院
有千佛諸天二閣而戒壇有院又有鐵塔及大小石塔錢王九

[illegible]四十眼井[illegible]大智律師受經之地觀[illegible]山蘇公南[illegible]曾
公上元所題[illegible]錄[illegible]句其規模之宏廓盛麗可
知也建炎南渡[illegible]人[illegible]兵[illegible]城下城隔寺[illegible]地入於宮囿
[illegible]為[illegible]所民居往往錯此其間惟存西南一隅以為寺
[illegible]朝至元十三年宋社既墟寺小剎為判[illegible]之場二十一
年中[illegible]古公[illegible]其[illegible]請于[illegible]府願入錢[illegible]地仍買僧坊以續其
香火使勿絕[illegible]得鐵塔一[illegible]塔二古井九與圖志
合知為寺之舊址無疑乃[illegible]以其地五十九畝九分歸
于本寺二十五年江淮福建釋教都總統所被
上旨凡故所有寺而今弗存者得復為寺於是祥符始得歸其
業所入錢而以地為寺之永業時吉公方主明慶法席而敬堂
恭公久居明慶座與聖職與[illegible]望素孚於人爰舉以為住持二十

八年也恭公既涖事即扣巳橐得錢數十萬將召匠簡材百堵皆作未幾而佛殿觀音閣方丈之室宗法律僧之堂樓鐘之樓門廡倉庫齋庖湢室靡不畢備為屋總若干區穹甍廣霄傑械備案藻繪髹飾照映城郭遂為一郡之大招提處無以給其食則置田若干畝於吳中為役至殷為費至鉅皆恭公身任之名雖因舊以為新實則創造也大德四年工告訖事有以恭公之名聞于 上者欽承 睿旨加護有嚴而 帝師亦畀以智光普覺之號至治元年恭公告寂勳公嗣再傳而為秀公秀公視恭公為曾大父以重紀至元之四年來補其故處恆自以弗克負荷為懼捐衣盂之資作輪藏覆以大廈而函經以實之設十八大阿漢及律宗諸祖之象嚴奉如法且作別院于城西以祠恭公謂恭公起廢之功久未有述乃伐石來徵文以為記夫宇

四

宙間事成壞有時其所由廢興則存乎人耳梓符之為寺千有餘歲而廢又百有餘歲而

聖人御世佛日再中恭公之生人與時會用能以廢為興熾然建立如此秀公夙承緒累而不忘纂修其所已成彌縫其所未及恭公可謂能得人矣寺之大耆舊亦恭公弟子而僧衆行履於恭公秀公者十數它日恢弘祖道扶植教基固當代不乏人也

報恩萬歲教寺興造記

華嚴疏主國師安住於清涼聖境叩妙德以凝神觀徧吉而覃思窮探祕藏敷暢圓乘由賢首上遡龍樹馬鳴以逮于大雄氏聲教所暨自北而南三吳法會之盛以平江之報恩萬歲教寺為第一剎考諸郡志則錢氏闢通玄之遺址揭支硎之故額巳不啻四百餘年逮入 國朝其規制日益修大蓋清涼後世為圭峯密又 世為晉水源又七世為佛日松而始山之為賢首教寺則始於佛日是為開山之初祖凡五世至今住持廣宣祗承祖訓普接群機談座一揮學徒雲合闡揚之暇視其屋舊摧毀階陀圮戺像額欹傾金碧興昧慨因循歲久而弗治之不時亟叩巳橐為之倡以來檀施於是棄宗貴族至于士庶之家相與輸財為貨而壯者効其力巧者獻其技簡材運甓扶土設色百廢聿興而內外為之一新界以田五百八十畝有奇而其㘯漀粥蔬茹易若之資靡不畢具三門前峙高抗顯敞人天八部出入無礙樓閣之開不勞彈指也兩廡旁列深靚迴複五百應真涌現其間辟開之身於不勞詰也殿以妥睟容堂以奠真詮而樓淨衆種種莊嚴綢繆華好菩提之座無異於忉利天也

五

倉廩之充為齋庖之豐足得以衆香國土世尊所食之餘施作佛事於娑婆世界也謂世間之相成壞靡常扶植教基是在來者毀益貞石為辭因歟夫靈心絕待非有方所有湯之國去聖尚遠丹青土木何關於一大事乎然而法藉人宣人必依處欲因處而知其人故不壞外緣能因人而知其法故悉成妙境即事皆理無處非真實相宛然非成非壞世俗文筆固不足恃以為永久也猶當盡穹徒勞錄續而已廣宣字無言族某郡某氏其來涖法席以至正二年夏六月被 恩書加護則其年某月云

虎丘雲巖禪寺興造記

自佛學行于中土法幢所建必天下之名山莫不修為寶構華居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末散作大教之依怙俾來者觀

相而生信也用青土木之事雖若涉於有為而事之與理不相
留與推理而通於事清淨覺地即大伽藍混事而歸於理積土
聚沙皆已成佛一切世間成住壞空之相固未有出於心境之
外者苟非乘方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為無上之勝因
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丘或謂之海湧山有大招提曰雲巖
寺山之所以名寺之所由立悉見于圖誌山則吳王遺蛻之所
託秦皇發迹之所留劍池及試劒石在焉寺則晉王氏昆弟司
徒珣司空珉所施之別業生公講經處點頭石千人座在焉宋
至道中始以寺為禪刹建炎初又更為十方住持紹興間長老
大比丘隆公以圓悟嫡子坐鎮於山法席最盛東南大叢林號
稱五山十刹者虎丘實居其一大慧以法門兄弟相依最久繙
經有室家聲燄然繼以雪庭臨堂松源笑翁諸宿德唱道其中

而宗風益振纂承基緒代不乏人而支傾柱仆日不暇給際今
昌辰尊此像教猶或失於因循未克大起其廢重紀至元之四
年今住山明公嗣領寺事始增飾佛菩薩阿羅漢執金剛神更
造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大士像治舍利之塔經律論之藏甃美
鑄為巨鐘楔棖守之摧陊霾敝者或因或革百役並舉大佛殿
千佛閣三大士殿藏院僧堂庫司三門兩廡古木寒泉劒池華
雨諸亭則完其舊祖塔衆寮倉庾庖湢宴休之平遠堂遊眺之
小吳軒山之前為重門則改建使一新環寺為具六千餘尺壇
於客土水過沸行則疏鑿之凡其費一出於經用之羨財而集
衆施以助其不給方謀伐石築隄屬于城闉以復唐刺史白公
故迹未及庀工而明公遷主本郡之承天能仁禪寺發序其成
績來取文以記焉明公材周而智圓視一切法皆佛法未嘗於
一法中妄計無為有為而生欣厭故其經度指授人而弗懈勤
七年如一日宜有以廣于成而不扼于去也前作後述是在來
者可無以告之使勿墜其已成之業而益廣其所欲為之志乎
抑為興造而作山川風物之美著于前賢紀詠者此不復出焉

平江承天能仁寺記

平江承天能仁禪寺在府署北之甘節坊梁天監初衛尉卿陸
公僧瓚捨宅以建也初賜名重玄陳隋之際廢至唐而復廣德
初加號廣德重玄遭燬於會昌末重興未幾而又燬至後唐而
復宋咸平間更一新之大中祥符初始賜額曰承天宣和中乃
改其額曰能仁南渡後燬于建炎末而復興於紹興間淳熙初
始定為禪居 皇朝因之而悉蠲其租賦差役曰承天能仁者
並存其故號也先是嘗於大界相之內析其地為寶幢永安龍

華嚴福四院久之復歸于一寺又別立圓通庵院於其後而分
立寶幢永安兩教院於其前凡建置之[illegible]與廢興之故可見者
如此其易律為禪也妙菴宗公為開山第一祖繼之者有若無
門學[illegible]浪公皆以名德為世師表法席甚盛殿樓寶閣紺殿崇
廬雄視乎萬井中而巋然為一大叢林五山十刹殆無以尚也
仍紀至元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寺[illegible]于災惟無量壽佛銅像及
盤溝祠靈祐廟僅存佛身丈有六尺邦人亟共瞻依[illegible]蠹與
之跋也若靈祐則衛府之女不嫁而歿於茂行以經營寺事而
祀為護伽藍神以所禱有應而賜廟額累封號靈惠感顯佑善
利夫人者也烈焰熾然而不與劫灰俱化人知為重興之兆矣
顧法席久虛越三歲莫有任起廢之責者行宣政院詢于僉言
得靈山開先南楚說主之其至以四年冬十有二月僅以衣祴

坐具一布衆白隨喜其風者輸財爲貨八越山積召匠鳩材首
建大殿殿楹之高百三十尺其大圍十有五尺學棟脩宋由梁
方深崇與楹稱楹之表上至厚極又若干脩去其崇若干尺廣
加其脩若干尺像設繪事種種莊嚴樹土設色皆出國工之手
殿之後有萬佛閣其楹加於殿楹三十尺閣爲間五而東西深
樓爲間四隆其中而殺其旁縱横脩廣各中于度其上列十五
大蓮華一華一佛一一華瓣亦各有佛以疋萬數下施機輪可
以運轉奇詭殊特昔所未覩範銅爲巨鐘至萬八千斤比舊加
三之一會南梵升居徑山所作無量壽觀世音護伽藍神三小
殿及唐法嗣僧之堂三門兩廡廚庫之屬皆弗克稱其成它所
宜有而未及爲者猶多也今住持雪窻明以至正四年秋九月
由虎丘還主兹寺亟捐衣盂之貲搆新鐘二樓各爲間者三其

崇十有七尋脩廣稱是樓延有藏室以妙金一柱八面納匭五
百天琳環繞力七函秋錦蓋香雲幡紛縈敞迄宮大姓好事之
家藏者莫不日眩心駭爭投錢幣以助勝緣雪窻之經畫杞勞
兼憚其勤甫及三歲土木之功秩然有序以老病辭理繁劇悉
寢衆施併傾已橐以授提點僧而退處虎丘之東菴八年冬行
中書省謀於行宣政院輟之復臨遂以九年春三月再正法席
增飾萬佛創造四壁觀世音四天神工護伽藍神補畫正殿之
八十四龕龍庭下之五十三參朽壞繢壁續壯飾髹彤金碧絢
輝華美廚堂庫院什器之須纖細畢備南楚之弗克視其成者
至是可以無憾矣斥大方丈爲閣者五上爲重閣下爲寢堂前
爲廳事而衆堂有位衆寮有閣若庫湢室亦次第告成南楚之
未及爲者雪窻無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伸其志之所欲爲雖

曰前規後隨而功實倍之南楚之成矣始考奎章閣侍書學士
內翰虞公記之而雪窻之成其終者未之有記於是其徒奉事
狀屬滔書而刻焉阿含經世尊說若能補故寺是謂二梵之福
南楚虎巖適嗣雪窻以晦機咲隱爲師友祖與紹隆祖道扶植
教基期與　國家億萬斯年永永無極是用假方便力示現有
爲不離世間法而入第一義豈止可貪二梵之福而已雪窻之
功倍於南楚而滔於虞公無能爲役何以賛一辭哉姑序其歲
月使來者有考云脩

思谿圓覺法寶寺舍利塔記

吳興城東三十五里思谿之上有大叢林號圓覺法寶寺住山
文特重建塔成伐石屬滔書之用圖永久按狀宋崇信軍承宣
使王公永從宜和間仕于朝慈受深禪師時住慧林永從暇日

數與之游而洽決心要開語及有爲因與禪師言起塔之功德
最勝蓋舍利所在則爲有佛也永從歸謝事而歸則捨家造寺
准塔迎禪師爲之開山其後永從子孫日益衰悉取故所施田
而寺遂廢淳祐間觀文殿學士趙公與𥲅捐金錢界之使以田
復入于寺且繕葺其棟宇寺以復完　國朝至元十三年塔與
寺屋俱燬于兵雖屢易主僧率皆苟簡架漏取足自容僅存其
香火弗絕而已皇慶二年蔣寔來繼已然其衆緣大治土木作
殿堂門廡及齊廬庖庫之屬爲屋總若干區惟塔之役甚鉅久
乃克致其力因舊爲七級而增新爲八面飛金湧碧巍煥中天
開捨外周龕室內秘華燈寶鐸交輝和鳴晬容家語妥置如法
緇白四衆瞻仰讚歎以爲多寶全身已滅而復現也在
仁宗時西天竺僧以古佛金剛座石製塔方廣若干寸函舍利

秉獻詔以賜魏國趙公孟頫魏國爲以歸于梓傑永鎮茲塔
而祈福報上至是詔吉奉安惟謹故所有辟支佛齒骨舍利
亦弁藏焉起天曆二年春訖至正二年秋凡十有五年而告畢
工其秉心也專肆力也勤矣浯竊惟事之廢興係乎時物之成
壞關乎數不涸乎時與數而歷刦長存者其惟夙昔所發深心
大願乎異時之眞僧上士有出沒人間三世而後合浮圖之顛
若今乃以十有五年之頃巍然建立如此不啻事半而功倍自
其異者而言之時與數誠若不齊自其同者而言之本領則均
是故浯知三世非遠十有五年非近虛空有盡此願無窮刻今
眞身法塔爲
聖人出乘機緣之遇合而來止于此願力所感殆非偶然視昔
輪王天上人閒龍宮海藏之所分貯一即八萬四千八萬四千

即一光明之發徧法界無所不照其功德爲無爲同雖有巧智
莫能分別尚安能測其時與數之殺量乎所可託以永久者有
不在區區世諦文字之末也姑叙其畧庶來者得以考其槩略
之歲月云若財爲助者之名銜具列于石陰茲不著

武昌大洪山崇寧萬壽寺記

鄂之城東有佛刹四大洪山崇寧萬壽禪寺此黃鶴山也而謂
之大洪山者蓋大洪隨之名山自隨而鄂自鄂而許地雖易而
號名不殊亦有所本云爾鄂今爲武昌山距城十里而近北枕
江漢南帶湖湘東屆壽昌下瞰樊水層巒疊巘交錯互揖西接
城闉民堵萬區前臨通逵而市聲邈不相及山之顛有岳忠武
王手植巨松斗牛亭仙人石鼓崖尤爲奇偉地位峻絕風物清
閒寺特據其最勝處迺其所自出推靈濟慈忍大師爲初祖大

師諱善信以唐廣德二年四月六日下生於洪州南昌王氏受
度於本州開元寺比丘清皎而只心印於馬祖道一禪師比遊
五臺感妙德現瑞因發願爲衆僧執役二年僧力卻之大師涕
泫雪泣感嗟不已有老父告之曰汝緣在南方衆不安盍行
矣乎逢隨即止遇洪即住大師遂挈瓶錫南還以寶曆二年秋
抵隨州覩一山蔚然問於道旁主人曰此爲何山答曰大洪山
大師惕然思老父語則延緣而入至于山麓諸水所委匯爲重
淵神龍居焉旱乾水潦有禱輒應時久不雨鄉人張武陵具羊
豕將以致禱大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暘不時本由業感害
生自利徒增汝罪可且勿殺吾爲汝祈約以三日必雨武陵聽
之大師捫幽履險得山之北巖泊然宴坐運誠默禱及期雷雨
大作雨既霑足而止武陵訪求大師於巖中大師瞑猶在定蛛

絲網面耳而號挂體而告父之方學遂施以其山爲建
精舍大和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大師密語於龍神曰吾前許以
身代牲犧汝血食今捨身餉汝可享吾肉即引刀斷左右足自
旁流儼然入滅雙足留鎮山門內久而不變四衆哀慕稱
之曰佛足有司以聞于朝賜號慈忍大師所居精舍賜名幽濟
禪院後以禱祈屢有奇驗累加大師號曰靈濟慈忍其佐神亦
有二封爵曰王而公而侯等差不同皆天下知名之神咸靈恒
赫被于四方此隨之洪山也宋末隨數被兵洪山又當其要害
爲南北必爭之地邊境之民既多流散叢林之下亦無以安其
居京湖制置使孟公珙隨人也與都統張公順謀遷其衆適于
樂郛乃度地於茲山請靈濟與白隨州捧佛足及累朝所被告
勅徙寺額儼置焉仍奏請賜今名曰崇寧萬壽俾與爲之開山

此則郢之洪山也興之後無諍頌則剏定嗣之
世祖皇帝在潛邸師師南伐駐蹕郢之元興寺望見兹山之頂
有神人立於雲端詢知為大師化迹所寓乎加敬興暨班師定
國迺佛足屣從至京師特命安置於秘宇而禮奉之 上既正
位宸極有 旨遣使俯寶護送還山道出許州佛足重莫能舉
使者歸奏 詔即其地建寺此又許之洪山也郢經擾攘之餘
寶又去不返呂公文德制置京湖精紐撿聚之而寺以復新
繼之者緣番遇建靈濟塔增置香院土田而王崖羽兵逆謀竹
溪播又繼之寺以災毀播方謀起其廢役委順而化至順三年
今住持華公寶案毅然以興復自任積衣盂之貲躬求良材於
江上造大艦以歸願舊址局於地勢隘陋偪迫位置不皆合於
規式乃撤崇岡堙巨壑累石為基使就顯敞首創大佛寶殿棟

宇之制悉擬於京師列刹而華飾有加焉兩廡山門之上為萬
佛閣次法堂僧有堂齋廚及祖師公王有殿天書有閣而鍾樓
經臺丈室蒙堂旅寮淋浴寢庫庾庖湢之屬無不畢備於作
於元統二年之某月訖功於至正某年之某月費錢緡若干萬
緡出於華公者一萬出於耆宿僧宗森者二萬餘皆出於衆施
及經用之羨財金碧絲彩輝映林谷宏模偉觀人天具瞻其在
先朝嘗以為中宮祝釐之所須以香鐙金幣旌禮其居之大洪
山法席之盛莫武呂若也華不遠數千里來徵文以記之濟竊
惟毗盧身土周偏一切三千世界一一須彌無去無來非彼非
此然則山未有寺法界宛然寺之既遷依然故處增減成壞之
相了不可得豈世俗文筆所能記乎若夫法身大士示現有為
於如幻境作饒益事應化之迹亦有可得而言若庸次第本末

俾歸而刻諸華別號枯木嗣法於靈隱閑禪師云

潛岳法喜院記

金華縣北二十里有佛廬曰法喜院山曰潛岳
名芙蓉峯今之芙蓉峯也環四旁皆緇錫所聚法喜峙其東南
獨配兹山以為稱或者昔嘗依山建院後乃僑置今所歟是不
可考已舊傳院在唐為巨刹衆至七百水暴溢山谷間一夕盡
毀居民覩瑞光現其處發地得古石佛既而有文翠禪師者莫
知何許人即荆棘瓦礫之場構屋而居墾田而食院以復興後
渠之歿化三年也宋治平二年初賜今額甲乙之傳無慮數十
人承之者宜希念其故宇庳陋摧圮弗稱
天朝尊崇像教之意將作大更新之乃辭所領聖通法席而歸
罄己橐以市材僝斲丕備與其徒元牧各出指端血書華嚴經

以自擬期事之必集起至元二十有七年訖元貞元年大殿三
門次第就緒引數事者恃能為其勸利顧逞貪虐以撓之濟不
得已避于北界僧興東庵寢輟上木之功大德七年始克營西
廡禮僧伽堂指錢助造佛菩薩阿羅漢護伽藍神之像而為濟
結菴於北界者里人陳文通及其子德明也十年冬濟示疾而
化牧以宿願故及病亟屬其所已成而圖其所未至食訖衣鉢
餘殖十某久乃以延祐七年重舉其役逮至順元年佛閣及濟
法藏僧之堂經藏鐘樓庫庾庖湢乃悉告完創觀音殿於法堂
之後而祠故中書舍人黃公良貴於大殿之左又劃田若干
畝以侍講黃公之須其致力於此四十寒暑矣牧以書請紀其成
月日吾師公得法於佛燈珣禪師語在嘉泰普燈錄奉祠十載
往來山中恆自稱養空居士日與叢林衲子同起居飲食從固

洽地以葬遺鉢迄今存焉公能以道自信而不泥於名迹非有德於吾徒而吾徒歆仰之不已祠之所為作也幸僧志之稽潮岑亭先生序公文集於公平生本末論述甚具向之云云皆先生所不道而謂公自少至老出入三剎前後在宮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清苦貧約處之超然由先生所言而推其所不言則公之有得乎中無累乎外高風遠韻固可彈元牧之言良有徵不誣也况夫祠之興廢繫於院之盛衰尤不可無以示後甯備著之俾與遊方之外者商而刻諸碑號雲村牧號卿淵云

杭州明慶寺記

杭之佛盧甲於東南湖山勝處禪林梵宇高下森列緣阿循曲殆無遺壤傳律學者明慶最為鉅剎乃嶷然獨據乎闤闠中四墉之外皆喉廛貴區細人之家一或弗戒輒有鬱攸之災然其

毀也不久輒復蓋預荷有人則以廢為興直易易耳按郡志唐大中戊辰僧景初學納精藍於本寺巷曰靈隱院集賢殿學士柳公權為篇其首息之既曰明碧軒宋大中祥符壬子乃錫今額曰明慶寺暨請公以大智祖師之上首弟子來涖法席四眾歸仰屹為律宗南渡後僑置京邑于杭明慶號為前香火視京都之大相國寺聚執百寮歲時祝釐與凡禱祠之事咸在焉寺之舊址不啻百畝内毀于金兵遂為荊棘瓦礫之場大將劉鄜王家因取以廣其賜第它田土又間為有力者所奪僅存其什伍寺幸不廢其後寂菴光公始請于朝復長洲田佛慧思公入内講律稱旨寵與之來庚有和大臣所進書兩詩寵奎之藻飾有明慶及南山道場六大字彝得請復崑山田而屋室亦漸充擴逮至我　朝像教之隆古所未有佛瑞祥公佛慈吉公佛鑑

良公佛壽元公先後登于律座是迭是續閒有弗虔至元癸巳大德癸卯十年之間寺再燬而再完凡寢復其故址則佛鑑之功也學徒得以安居而召其業者垂四十年至正辛巳之變寺存厄于災今住持律師果公蔬衣攉食苦心勞形掇拾遺燼以圖興復苦節無不為之感動而交相之施之入于劉氏及它姓者皆剖取有而悉以來歸乃召匠爾材誕附厄工首建大殿更其位置使稍洒以遠喧囂而近亢爽危構廣窗寶宇金碧焜耀棟楣落日鄰郡他安公撰是勝緣亟抽己橐以倡眾施造釋迦彌陀藥師文殊普賢迦葉阿難之像妥安其中觀世音三十二應身現其後阿羅漢諸天環侍其旁華旙帳座種種莊嚴靡不畢具丞相國王朵而只時坐鎮江浙躬率官屬捧香禁棨寺僧如其法儀慶讚之儀事宗右姓稽首嚮風爭施以佐營

繕之費師捨衣資贍出長財作佛閣僧堂鐘樓三門兩庑庫庾庖湢不五年咸遂手成寺有王荊公題法喜堂諸詩蘇文忠公書普門品及題大智所書涌陀寺碑次第搜訪而重刻焉猶覩頹還故鐵畢復于前人有光矣夫止作起其廢而已哉師以為盛衰有時關乎天數非人所能勝是皆出於拔

帝力以濟登茲日與其徒修淨行發弘願上以增崇

府算下以扶植教基期億萬斯年相為無窮爰伐石求書其廢興之故用告于來者予嘗聞儒以禮立仁義佛以律持定慧佛之律猶儒之禮也在昔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庫廐為次居室為後師以利益群品故作如幻事既新寶構而示有所尊又實帑藏而俾得所養惟方丈之室未及就緒庫屋數椽不庇風日有合乎禮之居室為後者其精於律而通於禮亦吾儒之所

喜聞而樂道也庸併書之

南天竺崇恩演福寺記

杭之南山由雷峯訖龍井其間浮屠之居四十有二而傳天台之學者惟崇恩演福寺為最盛寺在小麥嶺積慶山之靈石隖今所謂南天竺也宋渡江初山未有寺嘗斥為牧地後以祥光異響出現其間人咸驚異焉淳祐戊申葬貴妃賈氏于山之左肇建寶坊錫以今額命天台宗師圓菴果為開山率其衆入而居之尋復給田以充華香食飲之須降錢以資土木營繕之費景定壬戌葬周漢國公主于山之右益畀以吳江上腴之田五千畝嗣領教事者初巖鑑石庭生並賜紫衣加右街鑒義毒散聲始奏繙升徑而依律結界少蘊光性菴岳浩翁川潛山珣次補其處俱能恪守成規咸淳戊辰賈魏公柄國以妃同氣故大

發私帑俾禪僧紹岸淑增新其棟宇顯敞宏麗視昔有加我朝尊尚教乘大江以南佛僧所處悉惟其承傳之精於是無極度古源清海翁學賓來而弘演五時八教三觀十乘之旨以洪其徒古源又即吾僧肇白蓮華究成修法華三昧開東路會飲馬橋夷玉凡峯而出至元戊子雲夢澤被　旨入覲對　御談法深稱　上意特賜　璽書作大護持自柳塘權渭濱清松溪晏傳至湛堂澄玉岡潤而諸方龍象多出其輪下人稱之為教海又再傳至竹居簡而寺以重紀至元丁丑燬于災久未克興後會法席偶虛行宣政院求能負荷其事者得今才公以往是山至正癸未也涖事伊始僧俗信嚮而至者或為創大殿造洪鐘或為作三世佛及文殊普賢迦葉阿難之像或為作觀自在像湧現其後或為作梵釋二天像列侍其旁或施以一大藏教

而十地菩薩大阿羅漢護法天神之像則合衆力以成之寺之舊嘗咸完之賛叶助而分督其役齋室衆堂庫庾庖湢既莫不畢具而雲堂丈室經鐘二樓皆次第告成先是衆以殿之方向為疑請之三日乃得吉卜遂無所改護伽藍神新像衆所未悉亦決於卜而後定壇越有祠在殿西偏門徑迫隘則闢使寬廣凡可以殫其力者無不為也惟茲山支于天目至是適當風氣之會清淑所鍾蔚而不洩岡巒迴復窈然靚深泉甘土肥林木茂遂誠宇宙間無壞也閉藏于空荒寂寥之中其已久矣造物者一旦而啟之微妙法幢熾然建立際遇昭代教道益隆其興也殆若有時未及百年而鞠為荊棘瓦礫之場其廢也疑亦有數得今才公而舊觀復還雕鐫繪飾羅厓金鈴寶鐸般入雲漢益以嚴為興存乎其人不可盡諉於時與數也豈宜無以垂示來者使勿隳其功乎才公名必才字大用嗣法於湛堂云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記

化城院記

仙華山化城院者，脩法空之所創也。山之東，隱君子方先生居焉。先生殁，葬山之北，[illegible]至一里而近，邑士與先生有雅故者以空嘗從先生游，[illegible]而[illegible]先生且以門人翰林待制柳貫所為銘刻貞石，而[illegible]以墳與頃來者所從哉。溍忝及先生之門，故先生之子樗來為空說，記誼不得辭。按陶[illegible]志，仙華山在浦江縣北，高百五十丈，周二十五里，列岫如屏障，中為風穴，右仙人上昇處，有壇在其下。天先生游，緣[illegible]自巖腹[illegible]峯[illegible]舟，光洞門如寶蓋，[illegible]稍進至仙壇，前峯[illegible]削，雖立東一峯，折裂數百尺，俯視如池。又東一峯如削，循其趾而上，踰石橋如戶限，北下如井，折而東，至第五峯之祚，有石室可坐數十人。又東為中峯，下睨[illegible]傷東白原，陂潦為如棊布其北，諸山與新定接。又一峯在其東，極峻絕，不可攀緣，而第二峯懸崖千仞，有究[illegible][illegible]風簷而崖上出，草木皆動，凡先生杖屨所歷，較[illegible]其所[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崛奇，蓋天[illegible]閟勝緊也。空[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安山之[illegible]和院而編游[illegible][illegible]求善知識，浴其心要，既而泛然自得，浩乎其歸。是依[illegible]以名剎，上皆[illegible]不就，[illegible]總退藏之不[illegible]也。仙華之秀，與[illegible]其中，乃由此[illegible][illegible]而入，得[illegible][illegible]東峯之下，窈然靚深，[illegible]荊棘[illegible]茅以自庇，[illegible]容[illegible]名之曰雲巢。與[illegible]旁而有宴息之安，以為若是不害究其[illegible]。少人來山，亦先生門人，與空為方外交，歎其自處太[illegible]，皆捐田為門基址，而同里樓[illegible]為作佛龕齋[illegible]，[illegible]龍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田若干畝，界之。而空之師清行暨好事之家又助以田若山，總若干畝。更其故所名雲巢曰化城，稍合[illegible]用，進鐘樓門廡，益置田若干畝，為[illegible]遂[illegible][illegible]舍之號曰化城院。於是帝師為降法旨加護[illegible]，[illegible]至元[illegible]五年夏五月也。至正改元之二年秋九月，空復與其徒[illegible]凡本[illegible][illegible]屋一新之，自大殿至齋堂、兩廡、三門，悉[illegible]叢剎之制，佛像[illegible]之，不無不備，貝茲山之面目亦軒[illegible]露。先生向所謂[illegible]奇[illegible]偉之觀，可不煩搴趾而坐致也。蓋[illegible]之勤，務而反乎故山之志，在貴去崇作，探幽擇勝，以仗其躬，而[illegible]未始亟人而人自[illegible]之，用[illegible]建置成立如此，已無愧於古之[illegible]者，而空又能以其餘力從先生周旋於文字間，其名固當[illegible]先生以[illegible]如[illegible]之有[illegible]，眉山之有潛，相為不朽，安用[illegible]區以[illegible]土木之[illegible]相誇詡也哉。姑記其作始之大略，俾來者無忘所自云爾。空字無[illegible]，族吳氏，先生之行事自有述，茲不書。

寶巖院記

寶巖院在義烏縣西四十里，故號崇壽，宋紹[illegible]中乃易今額。大觀[illegible]為十方禪寺，[illegible]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撥頃[illegible]，屋數楹，不[illegible][illegible]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勝而山川之勝，初無今昔之異，[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方[illegible]絕，[illegible]遊宦留人，蹤迹之所及，而其徒又[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益以[illegible]則遷[illegible]數[illegible]行[illegible]世[illegible]有以為意。[illegible]泰定二年秋，千巖[illegible][illegible]來自錢塘，[illegible][illegible]水木清[illegible]，如[illegible]陳地結[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之侶[illegible]無以容其[illegible]而給其食，[illegible][illegible]然出山，[illegible][illegible]好[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郡太夫人張氏首捐金為買田若干畝，里中一二人家[illegible][illegible]之，爭治材[illegible]，以復其故。宇[illegible]殿則樓君[illegible]如，後山門則樓君一

得法堂則翁君弘道皆捐任其費妙相中嚴成相外護妥奉有儀瓜華瀝盞器物之須設置如式且各助以田二十五畝有奇既而一得之子某爲作僧堂同郡善女徐氏爲搆鐘樓由丈室至左右兩廡庫堂齋廚溫室之屬則合衆緣以成之故奔走經營之勞者僧德義居多壽世禪師之來至此凡十有五年而其法之所宜有者靡不畢備規制之廣則視舊有加禪師爲而不有擇上首弟子俾之住持承其付託若亦能負荷而無所係吝不久輒謝事而退自壞室成無用貴絕照絕龍門衍無礙了諸今咸宗衆已六傳矣衆謂予曰吾教中號少林七祖作傳佛去燕則挺然有差別請爲我並誌之於石琪等來者亦勝所自而思所以報稱者予聞禪師以第四[illegible]其[illegible]瞿然不起于座而道價之重傾動諸方宜其以壞爲成無難也有龍於禪師之

道一念淨信捨諸所有而不自以爲德[illegible]物然[illegible]請儀其所述而悉爲之使刻焉禪師俗姓黃氏名元長[illegible]山人號法爾中峯和尚云

上虞資聖院復田記

資聖院在義烏之西鄙距縣四十里而遠又西徙一里所限以谿水與鄰縣金華之境也院故有免科額之田八十餘畝香燈之奉湯茗之須恒患於弗繼雖欲侈大其居而不可得當天歷[illegible]殺城行之日猶固循舊守未有來則拯起之者僧沖慧首彈其勞勤經營積累以大德二年購金華田百四十餘畝將諸其歲入備土木之費以增飾于殿觀用志弗遂遷以延祐元年示寂承之者不念厥紹盡取意公所遺契券私鬻於其縣富人之家爲直以錢計若八千緡時至定三年也僧嗣宗亟訴于有司有司與吳爲紛並臨之以監司而可久且不決張君自請宗金華縣院爲之力爲之援元統元年始究竟其事令以田復入于院而及其直何之可愛錢若成已物故或毀其衣而伍於締哦或算之無以給所負張君爲知[illegible]宗悉代償之以弭其爭田乃卒歸資聖既[illegible]元年以至正二年重構大殿定工役次第畢舉於是宗公前一歲已逝張君後一歲亦不起僧德潤謀於衆謂後之人賢否未可知契券傳藏之不謹或得持以售於人宜發勿用而使其田步畝周環經緯之詳總爲之籍刻石寘下殿可備示久然以爲然委狀其顛末以屬汪君汪君祀求予記之者聖以甲乙次亂授非十方叢林衲子之所附集而荷且其事者代不乏人宜公獨捐於其前宗公又[illegible]於其後照公又及及爲爲俱日之[illegible]以遂防其末然是皆[illegible]容無述刻茲殿方辭壞境

由之[illegible]所無[illegible]實力者之恩藉無上司豪民爲之依助獨賴張君以一鄉之望左右外護且不受其所有以爲成就利益之勝因庸可無以發揚而使來者知所自白樂天有言部者不能記年月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今之[illegible]其徒[illegible]居游食息於茲者苟能推[illegible]其得失而明興發之由[illegible]前人功過而存勸誡之實相與拳拳數百年之久紛俾弗墜益隆以爲壽國福民之地則張君之惠爲無窮而予之記不爲徒作矣舊記稱後唐清泰二年順德大師道暨因古伽藍遺址作院號上清宋天聖六年所賜今額宣郡人兵部侍郎胡公則守杭時爲住山贊寧僧統移牒州牧而得請于朝所謂志甚云院創於僧登彼賜之歲月或不與記合傳聞之異辭非田事所係姑寘勿論以俟博古之君子考正焉

半山報寧寺記

報寧禪寺在今集慶路上元縣之半山集慶於宋盛時為江寧府丞相荊國王文公之父楚公終於江寧府而葬於鍾山故荊公往來鍾山最久其園屋在白下門外康樂坊謝公墩之側者不設垣牆依林樾為屏蔽密邇通達而四無人烟境尤清曠𨿽山抵城十有五里至此適當其半所謂半山也荊公初由外制出守江寧及兩去相位又皆均逸于江寧視江寧猶鄉郡因其園屋大治居第距捐館前二歲乃請于朝施為僧寺詔如其請而錫以今額元豐七年荊公親製疏延致文仰師來涖法席是為開山第一祖暨第二代寶覺師咸克紹隆宗風為世師表地以人增重而半山遂齒於大叢林寺基為畝八十環其旁之田圍陂池為畝二百其在句容烏江兩縣者為莊五皆瀕於大江潮汐之所囓蝕歲入日殂無幾經用匱費惟太平青山莊之田出於荊公長子雱之婦蕭氏者為畝一千有始有寺至國朝重紀至元之五年凡二百六十有六載而文濟師至古潭龍凡二十有四傳而寺以災毀古潭首作法堂而廡則未就繼而逝至正二年信菴孚嗣住是山毅然以興復自任贍其恒產僅足具華香糜粥而兩青上木之費大知所措乃供心勞形嚴衣糲食銖積寸累以庀工役三年建大雄殿四年而方丈造千佛閣至十年而山門僧堂廊院悉成倉庾庖湢之屬亦以草畢備至以間計者總若干楹下宇各中其度繪雕藻飾煥然一新金相玉毫殿奉如式法家龍象嚴有加於昔因多余緡以脩墉陂以鼎木創康樂亭而重刻謝太傅像於其上文禪師僧史有傳寶禪師語錄有序並刻置寺中則皆所未有而今乃有之是以伻僧上人寓書介御史濟南張公景欲文以記其歲月竊荊公記揚州龍興講院亟稱主僧慧禮能以勤為與而數其材信樵潔決心要於成以許公而竊傳其交印嘗居龍翔第一座材望素著被度牒積之功在其末使之護從荊公游則所以稱美之者當何如哉元初莫作幾令晚生後此以年侵學落之餘承之記茲寺竟于下顧然手筆寡闕而不能下也然以誼不遠千里涉重江而來棲泊數三閱月必欲如其所求而後已不得辭而亦入於暇隙之室若於佗盍同門也

仰勝院莊田記

凡佛者之居曰寺若院有甲乙次相授法田廬財器械而須之物悉得以為世業傳子者孫其成之難而保有之不易與齊民之家同無大異也然人之子孫不皆才且賢而佛氏之子若孫率以義合必擇焉而得其人乃以付之故其傳往往至於千數百歲而不替世家大族弗如也院以所與籍以來久若存乎其人爾溧水有仰勝院去州城西南二十五里其山曰石門前臨陂水陂之大可五百畝水漲高而下者三殺其旁之人或稱之曰石門云有為浮屠於其地者曰仰勝院攜錢以為建於吳赤烏中始號崇勝宋太平間乃更今名而又以為車騎將軍張公施地以建之天章光遠法師實為之開山按天章鋼於近代謂之明州為光遠則院不必肇於赤烏東晉亦已久矣謂施地為張公則主是山者不必昉於光遠是豈然所於哲然自隋至唐極盛今已二百六十餘年矣先是衆幾千指後多散落其存者以別而三勢分而力弱寫墉遂宇日就摧圮國朝至元間住山仁體始合其三爲以爲一未及有以振起之

而逝嗣主院事若一袁為購田若干畝仰食其什之七而以其
其餘用以資髹飾之費法堂兩廡觀音殿甫告訖功德殿
佈江湖道俗推以補其殘缺之者又勸捨購田若干畝猶在比
今以給其食及土木之須山門鐘樓選堂方丈之室次第畢
備從之若梢若物若宗若靜自好事之家前後捐以為助又若
于成其傳以為世業者視昔有加焉靜之孫僧舒與予游受代
石而以勤之命來請文為記夫能以亡為存以廢為興若豈非
得其人而肯之故歟雖然此世間法也窮千萬億劫而無增減
成壞者蓋不即世間亦不離世間是固不待記予亦安得而記
之姑因其所欲言者叙次之如此

福泰院記

凡浮屠氏之聚必有宮墉與居食飲百器之須大抵資於公

資人而後具不然則夫婦之愚牽於其說而相與殺力之若也
若大家閥林下窮居獨游未嘗以其寺貫官勸民而能然有
以建立可不謂難矣哉世儒恒譏其徒取於人以為古然
有是徒亦見夫成者飭貨若為公私之宗已甚而弗深考其人
之不必皆然也吾鄉有為浮屠之學者曰從起少受業金華之
妙覺院晚乃卜地於縣西若干里而為屋其處以附麓之得四
十有五門廡殿堂庫廐庖湢如式僧完請于所司揭以白沙福
春院之故額奉其衆入而居之且約以甲乙次相授既又買田
若干畝山若干畝於是奉養之物不俟外求而具經始於大德
之四年而卒事於泰定之二年總其費若干一出於起之起之
名未有聞於時而其言又非世所傾動第以食淡衣麤勤積月
累以及有是此予之所謂難而得後人嗣守之勿壞尤難也是

不可無述其以告來者起請記若又予友叔君子長也引以君倡
若慎許可函聞起之為而無謗焉可記也遂記之

經藏廣福院記

藝之蘭溪經藏廣福院在州東一百三十五步故為聖壽寺之
水陸院寺創於梁至宋號聖壽而水陸之為院莫詳所始歲久
院廢大德中歲休禪師才白餘杭得其故址作建伽藍同郡金
□仁捨錢為寫經造藏閣合曰經藏院與中丞知封州史溫
叟祀當時沙門有功寺主者用書以刻焉治下未賜聖額
所以為衆僧之奉者猶欲如也政和間蔡公舵少師吳某有輪
財僧衆置官田山地若干畝創僧房莊田是舉鄰之具廢舉之
而隨成而是孝宗時與其先堯聖旨易名賜額焉六
國朝至元十三年院毀於兵二十八年其下院白蓮堂比丘普

育相其為制粹屋縈之場已逾一紀未有任起廢之責者則去
其故廬挈徒衆及衣盂之貲即舊址治院宇合經藏廣福以為
號仍以族父王氏所遺田塘園地歸之其徒推本所自尊為重
興之初祖且請于有司必其子孫乃得住是山第二代奉譯管
嶽州人鄭海師像設之煥昧若殿堂之摧隤者第三代永紹
暨前住贊教求厲又理土田之冒沒者前住連雲巖中於資為
五世孫以其年嗣為住持能不愛其所有以續前人之遺緒郭
氏四子亦承其先志同力佽助焉經藏有殿中為一柱兩輪樓
與幢開而貫以貞藤赤軸悉如其舊齋堂庫院兩廡三門室宅
象室次第畢完懼來者無以究知廢興之故爰貫石屬予記之
予惟天下名剎其先必有靈異之蹟發動乎斯人是以聞者心
嚮往之過者低佪而不能去茲山獨以好事之家寶其石刻而

紅藏之名傳於四方翰墨談佛者餘事未可忽也傾此猶其細耳儒者謂古人得見書甚難而其士皆非後世所及今之書益多且易得而學者日媮於苟簡嗟夫豈惟儒者爲然爲若之構記始自東都浮汴涉淮泝江行二千里之餘函紅而來費谷錢至二百萬非若近世搏扎摹刻而遞之廣不難致而易忽也夫欲求實更必有待乎營篤一大藏於佛學之答弟也今之紅藏既已一新爲其學者有能從數起行無謂佛法不在文字而務馳騁於空言斯不負置紅造藏之初意矣然則其徒所宜知者奚止紅藏之故而已乎敢綴記事併以是告爲中守無外族錢氏咸法嗣住山虛谷禪師

寶印院記

縣之寶印院海鹽義熙中仁宗法師卓錫之所初名永福宋大中祥符初始易今額慶元元年秋燬于兵僧法成既然以興造爲己任去行成道而知解融力俱數成先志復立十餘院以復完且益買田二百畝鄉先生王君桐記焉先是士大夫避兵落南者往往即其處爲寓舍地之入於民家以尺計者六千六百九十其存者爲尺僅五千八百九十圖籍備在莫敢質也國家奄有南服法幢所建崇護有嚴僧汝舟等援若令白于有司凡遺逸所侵地斥其故守而大之皇慶元年冬居民不戒于火院爲灰燼舟圖復其舊凡爲殿爲堂皆以資土木之費其棲德新等五人亦克協力其役起延祐元年春閱十寒暑以成訖事僧一清消鄉之大家張景崇等交致其助募緣以佛等莊嚴像安設如法餘未具者繼公以次視群所建立務殫事半功倍矣舟念所以爲永久計仍割已田二百五十畝隸焉新以予鄉人也所他治其殿與之治門屬予記之予觀世所稱大叢林必據名山與勝天下勝絕處然其靈秘以示化跡若又皆高僧上上是以好事而有力之家莫不樂趨之故其居能久勿壞其實也爲不日而能成人與境相資勢固然也寶印居萬井中所臨闤闠今古賢闍起之歎與古繁合非有窮巖幽谷幽遠勝絕之勝若它名山比其余年成壞相尋而卒無廢毀若不以其人歟自昔所以來其州代有異人而金華耳者假服禪寺爲有篤將以一大上之異跡乎余雖若非蕃區區之成壞宋又窮乎嫌爲記其成故此院故有治乎闤闠居政所作九級浮圖於上巍而出必有繇而之後盡其力者則其宜得予記不可以不分明焉而已也

嘉興天寧萬壽禪寺記

天寧萬壽禪寺在郡治之東北在嘉興縣城北半里所故爲水竹居咸通間以施爲院而其後伽藍神曰大相葉王其諱所自宋治平中郡人谷毅永始請于朝更爲十方禪刹興寧初賜號寺額爲興聖二禪師開山肩負法服之虞孫也崇寧二年詔天下州軍各爲寺額曰崇寧大觀改曰聖壽以應令而宣和爲寺二年加萬壽改而元年又易以天寧紹興二年改報恩廣孝十一年又易廣孝曰光孝淳四二千畝至寶曰天錫龍道末水巷尚謙法於淨慈乃命之而示寂于此靈異之跡其普四方衲子指爲名師道化之地而景仰焉嘉定中寂經油公訥堂辨公相繼領寺事而法會鼎盛爲大叢林蓋寺額在興時已屢改易入 皇朝仍其舊人猶稱以天寧萬壽之故號若以祝 聖郡道場在是也至元間杭庵祥公被 上旨住是

山與皆隋僧智源兼行本郡僧司長貳崇護尤謹創千佛閣於
山門之東明叟因公規恢基緒賴源之力為多延祐中千[illegible]
公即方丈建圓通閣泰定間笑雲曇公重作僧堂與[illegible]其後月
舟滿公[illegible]於有司之征[illegible]而去虛席[illegible]土木之功亦輟
今佛鑑空海禪師愈公以至正四年嗣為住持至則[illegible]治僧[illegible]
即大山門之舊址作門以間計者五其高七尋有半深[illegible]
寺[illegible]尺左右設文武[illegible]次且[illegible]家[illegible]
河之[illegible]培主山[illegible]北[illegible]以[illegible]名之曰秀[illegible]
官多賦詠為寺後蘇[illegible]於中[illegible]以[illegible]墻[illegible]久[illegible]
芻牧之場乃白于官悉復所侵地[illegible]以大石墻而[illegible]以
殘之其長萬餘尺費錢七萬[illegible]力相其成若者[illegible]常
也又以蘇圃地[illegible]地而益之[illegible]為二百餘[illegible]

八 [illegible]

理諸[illegible]之田二百[illegible]創寺務司[illegible]
辇地為場其中而旁為[illegible]二十數受各[illegible]
寺乃都道場而佛殿[illegible]以起人肅敬之心而[illegible]
報 上之誠乃捐長財以倡衆[illegible]人翕然副使[illegible]發
私橐市香楠木柱十有六好事之家輸貨[illegible]乃者接踵而至乃
徙鐘樓據藏殿之前軒增拓故基以隆寶構其[illegible]十二尋有半
脩廣皆十尋傑層邃增華根文甓承以落月環以石闌皆窮壯
而極麗植牌門於寺前之左街揭于楣間曰南湖第一山空海
之從事逐茲歷十寒暑而內外煥然聿新利養之須無所不備
惟殿之役最鉅經始於十年之三月實成於十一年之三月亦
由六中子而告訖工[illegible]來[illegible]予以記粵自大教被于中華通都
達邑名山奧壤繼[illegible]而廬[illegible]則所當成[illegible]隆而[illegible]久而愈

松以[illegible]有數而非偶然[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者[illegible]與志何如耳有其材而無其志則不能以有為有[illegible]
[illegible]山林則不足以有為空海[illegible]有作大[illegible]求
其[illegible]方便智[illegible]其材可謂[illegible]矣
為[illegible]在我若未始以議乎衆[illegible]立成就化古人事半而功
倍也為之記以告夫來者尚相與扶植之而毋有所議哉空海
[illegible]公族[illegible]之莊嚴入住[illegible]于瑞巖東原訢公而承法於仰
山[illegible]陵公又嘗從[illegible]公於天童而司其藏鑰及居[illegible]
[illegible]如公父行也其作[illegible]拉之皆行[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代[illegible]其廢後乃由鄉[illegible]之請[illegible]遷[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湖隱興福教院重建大殿記

[illegible]之西山[illegible]宋[illegible]法[illegible]所建也
初其[illegible]以[illegible]師[illegible]主數事於上天竺山者
二十[illegible]退[illegible]院[illegible]加兩街僧錄[illegible]
[illegible]教[illegible]宗[illegible]照[illegible]以[illegible]
二年[illegible]以[illegible]三年敕[illegible]十方天台教院嘉定
十三年自[illegible]法師為其住持迨今十有八傳矣歷歲既久摧
[illegible]勝風雨之震[illegible]左支右拄[illegible]多[illegible]今
[illegible]未有[illegible]其廢[illegible]僧[illegible]首為[illegible]僧
堂門[illegible]大鐘[illegible]佛殿摧[illegible]甚役費至鉅[illegible]其
昔之[illegible]以台土木於是妙應等[illegible]其費妙智等視其役經至
正二年之夏訖三年之春凡九閱月而殿以成[illegible]制加五
尋以為其廣加二尋有半以為其高[illegible]一會佛菩薩像而

易其座以石增卑以崇者三尺材瓷堅良物采煥發皆前所未有四年春自菴允茲來主是山謂不可無以告于衆又買伐石屬予書之予觀浮圖氏之聚莫盛於錢唐之西山而傳天台家之學者尤莫盛於上下兩天竺環山川形勝以今法糅門方學徒之所附趨者亦無不視此而生信凡資於人以成其所欲爲直易事也然猶介乎兩山之間號西天竺距人境固不遠而地欵靚幽好事者所罕至故其廢興人莫以爲意苟非得人爲之荷負不受其力而相與扶植之安能使久而益振乎則今壽未席者學精行粹時望所歸求外其堂入其室者未有止也孟自歸山四十有五年而院乃拓爲十方又百二十有五年而院之重興復自今始可無書乎息菴生越之儒家族李氏壽寧臨海人

壽光寺記

奉元之壽光寺顯密圓融大師覺明所建也師俗姓陳氏其先錢唐人世爲士族宋末父某流寓維揚而從于吳好趙氏應師甫三月軍師鄭某因挾以去好欲自經不得遂從之西北行而師以至元丙寅生於寧夏自幼志趣不凡厭處塵俗好佛能止乃聽其出家且密書其鄉貫世系及其所以從使識志之九歲禮原曾只上師祝髮爲僧年十二受具戒從眞覺國師松堂某公講般若華嚴諸經授以所服絳方袍及顯密圓融之號俾嗣其法鄭師即城中爲搠淨土院以居之非其志也尋入賀蘭山積修苦行曾不及席足不踰閾寘心端坐者二十年乃還故居道價益隆又五年而宗王與魯只公主虎都台駙馬買也台皆師事之官僚士庶慕風而至稟受戒法者不可數計所度弟子三十餘人即嘗發願然文殊觀音於清涼寶陀訪先世遺跡於維揚而返僦爲弟子徧遊寺三人杖策以從大德癸卯行次奉元陝西行省平章政事秋谷行臺御史中丞王壽素聞師名共挽留之乃構精舍於草場街以爲其駐錫之地今所謂壽光寺也佛殿僧堂三門兩廡內庫之屬次第畢備師教其徒入而居焉晝持禁戒日惟一食以妙法華經念佛三昧爲恒課晝夜六時頂禮旋行著於本邑而尤甚于後物勞而無倦和而不流閱二十五年如一日天曆戊辰三月八日說偈辭衆跏趺而逝世壽六十三僧臘五十一闍維得舍利璀璨于城南下院之塔弟子德通自童子時侍師左右服勤三十年間從松菴某公學一乘圓頓而今念不忘慕師之遺範將若繼之作者起之所以肯飭之其田園生殖之贏無蓄不加惜歲月寖遠後人不知其作始之自乃礱石介今戶部尚書老老屬予書之蓋奉元古長安也神州赤縣帝王所都達官貴人豪民巨賈好事之家所以爲浮屠氏之奉者甚盛矣世殊事異城是人非不有大智知識爲院門廡堂方而宣經之所信嚮而陪以護之力安能於山川淡寒之餘作如幻事撫然遂立如此乎其扶植數基爲衆依怙有功甚大豈忘也事世不乏人既克承其付囑又及又爲識顯其永久是皆可書也康俗書之使刻焉

無盡燈後記

淨慈故有無盡燈創於宋乾道間其後寺毀燬廢燈燭亦廢至正元年秋八月首藏僧子能始輟衣盂之資仍建此燈於羅漢堂且捐錢唐縣靈芝鄉田五畝俾以歲所入米五石給膏油之費用爲燈之法內置一燈外安十鏡交光相涉普徧互融百界

千如中重偃現焉記中以題榜。怨人不解其義以問石蕊刻
貞歌禪師所為姓記以關于下 成於足燈未能以禪而道存
蘭禪師之言思過半矣來游 如幻之境者毋徒以為一時之
奇玩也哉

真如院鍾樓記

真如院在義烏縣治西南百二十步故為健林廨舍宋治平乙
巳初賜額而傳於列刹恒產既輩室物器凡其法所宜有者
又月未克大備嘉定丙子僧無思始範銅為巨鐘作樓以居之
逮本朝延祐丙辰僅百年而樓為風所壞惟鐘獨完僧椿然
將募施者市材傭工以復其舊有志而未遂也今僧丞奉侯若
覺休沐憩此睹其鐘銘僧若然名與巳適同遂焉如有所契即
以起廢為己任亟施錢為衆倡 縣僚吏士咸樂贊之好事之家

又來佐其費而諸僧亦為助有[illegible]爰興土木屬慧慈紉從其役
樓之遠以至正元年三月乙巳門落成於二年三月甲戌崇窮
厥觀復皆有加既居鐘其上遂[illegible]問李侯於永以乃捐私田
二十八畝[illegible]押米若干收其入餉而葺之且伐石求予為之
記昔吳越忠懿王時有大比丘[illegible]公為其國師自以與智者大
師同族姓親天台遺蹤如故居[illegible]昉智者之學幾絕也爰用韶
公言遣使十輩奉五十種寶[illegible]高句驪求所謂天台教之復
傳於中土實自韶公發之由李[illegible]現韶公財法二施殊俱以
姓名之同為利益成就之勝因一也夫姓名之同亦偶然爾有
能[illegible]其心之所同則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慧慈與其徒將華構
之華飛聆鼎者之響虛若見存聞[illegible]非佛事李侯之游誼易量
夫其所託以為存者有不在乎文[illegible]令長而下題名勾之士

施錢者具其名于石背云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記

慶元玄妙觀玉皇閣記

昔有虞肆類上帝而及于六宗山川羣神成周禋祀昊天而及于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今道家者流於以覺祠之事諸神位號之多至於三千三百而其尊於昊天上帝者與有虞成周之法合老子爲柱下史孔子嘗問禮焉於帝王之儀與禮經固無不知其徒之尊其所慕宜有所本矣然老子之道務清靜無爲夫健羨黜[illegible][illegible]古之人用之治其國而民以寧一至於飛符走檄崇珍館而啓玄科五千言之中雖未嘗及之而亦有道外之法也凡天下通都大邑名區奧壤宫觀壇場之制自前殿之外必有玉皇之別殿蓋一[illegible]之高眞玄穹之至尊宜各全其尊也慶元玄妙觀在唐爲紫極宫以奉玄元在宋爲天慶觀以奉聖祖

國朝至元十九年燬于火元貞某年有　詔改聖祖之祠祝天慶之號而改爲今額宫門廊廡與殿堂悉復其舊惟帝座以虛而不設非闕典歟大德某年前住持雷谷陳君入覲被

上旨俾以甲乙次相授陳君既歿以興造爲己任詳闢聖祖故址建玉皇閣未及庀工而化由陳君若干傳逮今住持[illegible]王君而閣乃成初王君以泰定某年入侍內祠賜號玄門真士主本郡之太清宫以精於禬禳　朝廷數遣代祀名山水府大旱禱雨報應有司治決河投其鐵符水勢頓減名聞于

上制授太虛玄靜明妙真人住持本觀至正五年又奉

今天子及兩宫皇后之命降香醮祠還金錄黄籙二大[illegible]醮瑞[illegible]翔舞異香不散士民奔騖而至者不可數計所獲信施甚厚乃鳩衆以資土木之費始作於六年之十一月訖功於某年之某月閣之高若干尺脩若干尺廣若干尺列楹若干複霤重簷金碧丹青窮極壯麗威儀像設嚴奉備謹謂不可無以紀其成績乃以狀來求爲之記夫以數百年之曠典一旦而舉之殆非偶然有今以昭明靈顧歆格[illegible]來下使斯人蒙其福澤保其壽康而承[illegible]於清靜無爲之化此王君之志也所可記者奚止於程工[illegible]役之[illegible]而已乎王君名天助字致和同郡昌國州之蓬萊鄉人也

龍虎山仙源觀記

仙源觀在信州龍虎山之濱[illegible]保和通妙崇正真人徐公懋昭之所[illegible]也初徐公得度於太上清正一宫[illegible]真[illegible]之達觀堂其師曰通真觀妙玄應真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皇[illegible]大宗師輔成贊化保[illegible]神[illegible]真君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弟子數十百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徐公[illegible][illegible]而聯介非義不苟取攻苦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至元二十[illegible]年[illegible]地於[illegible][illegible]以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距上清三十里異時有大姓[illegible]氏居之遂以得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肥風氣完厚[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其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其南其西[illegible]帶諸山[illegible][illegible]旋[illegible][illegible]廊位置爲下乘因地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以人力參焉其幽邃可以奠神明之居其閒良可以使來學之士有用數[illegible][illegible]以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具待詩于　朝賜以今額徐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中而往來乎上清日與仙翁道侶徜徉於萬物之表方是時[illegible]府以清靜無爲之說上承[illegible][illegible]問寢大尊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弟

子之職而列侍於左右者往往被　璽書綰銀寵賜其人而主
治乎名山惟徐公則來展省而未嘗久留　中朝達官貴人至
有欲識其面而不可得尚矣須於世若餘二十年大德六年
詔強起之住持宜興之通真觀賜號靖和通妙崇正法師居十
年辭歸　制命進號真人又十年壽八十有二乃返道而化
仙游至治元年也繼徐公之高者有若志於上官君與齡於其
人繼其君孫仲薛君起東麥君世賢蔡君仁甫徐君守勤相繼
一等自元履昆天隣而下皆以次領觀事元統元年與齡始奉
上命為住持授號沖和持正明素法師抵事云初有蘇
公舜舉其樓宇於地勢乃改卜其西十步外平而無險中當
而有容程工役略基址諏日之吉而經為越三年大殿成明年
法堂及鐘鼓二樓成又明年三門兩廡成東有閣曰東閣西有

樓曰西樓齋廬浴室庫庾庖湢之屬以次畢備沖真明遠乃能
真人徐公德參開府之孫子也少嘗學道於起總開府家承師
傳相於明真者四十年至正六年特使揩奉書帶還故山觀其
輪奐華新合撰興之難而克拓之才易見代不當予書之大抵
人之常情樂因循而憚改作仙遊之譴亶無年乎茲矣一旦有
能合其羣而新是圖繼統事於方隆怯慶基於永固有功於其
教甚大而況不過國家之力不求民間豪末之助一以身任其
事而遂觀其成是皆可書也於是乎書

松溪縣新學記

建為先師朱文公之闕里松溪建屬縣七生其間身親炙於
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洙泗之私若踵武後先其地雖褊
小而士習為最盛迺入
皇朝治教休明人才尤彬彬焉縣故有學規制甚備至正十二
年大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閩粵繹騷不寧山谷憑恨相挺而
起侵軼所境縣民居與學之後惟夫子廟若魯靈光之巋然
獨存識者知為天佑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有起其廢者
今天子方注擇守令惠綏黎元十四年夏六月令縣尹凌侯實
來視篆之三日周故事訖謁　先聖禮成而進左右顧瞻俳
徊歎息曰學校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為己任即
命拘尊方徵理歷年贍學田租在豪民猾吏之手者凡得米
若干石資以召匠市材擇日庀事侯躬程督役屬功而課其董
程眎人捐財幹事葉弘道暨教諭李琳訓導傅子實皆悉力以相
為自禮殿兩廡齋廬室至于門庭庖湢咸撤而新之崇其垣
墉飾其衛涂凡繪藻象物塑繪形舉稱其度始於秋七月訖於

冬十月而告畢工公神有位配侑在列範銅為祭器而定其宜
有考席不具完成何思於名遠其所以於東弦誦相聞者暇
之須弗給之縣佳鄉行合萌之祥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
楊森奉書走金華山中以記為請昔杜子美題詩衡山縣學謂
陸宰以雅才新意備儒服俎豆事於干戈之餘其辭逸出楷厲
氣誼概烈數百歲之下讀者猶為之慷然侯下車之初即以興
學為先務扶完復植棟宇甫十旬決而畢濟乎成其雅才新意
視陸宰亦斯何多乎然竊觀昔人之頌德以閱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則詳衡山之事可同日而語也頌侯導宣　上化以振起士類
所見昔人之頌復作於今雖子美未易贊一辭矧以眇焉末學
乃表持誇吒褊公我筆焉之記何能鋪張偉績以昭示于方來也
哉姑序次其廢興之歲月云爾侯名說吳興人太父秘書少監

時中風任風憲又嘉興總管楚翁久居館閣家學淵源所從來
非一日矣宜其為政知所本而不誤於緩急之序云

重修月泉書院記

浦江縣北有泉出仙華山之陽而發於縣西二里視月之盈虛以為消長號曰月泉宋政和癸巳知縣許侯綰始疏為曲池築亭其上咸淳丙寅知縣王侯霖龍因構精舍於亭之西北祠先聖先賢其中以為諸生講學之所逮入 國朝乃昇書院額至元庚寅提刑按察副使王公俣行部按一縣之士䪵庚午前進士八時思傳化由秘書郎出長浦邑又重新之有翁先生庶龜卿先生貴所為記至正辛卯今尹萬侯用廉能舉守令被上命而來爰以暇日臨于泉上相其棟宇辨敝亟捐俸貲淥繕贊焉占籍之士皆樂為佽助而分任其役以是年之六月始作十一月訖功自祠室論堂齋廡門庭之外凡家之屬屋以間計者四十有五凡用工以日計若干用錢以緡計者若干屋室既完數卷之具亦無不畢備士之成德之謂不可無使後人知其所自乃既書於滑求為之記滑竊觀在昔郡縣未有學之時天下惟四書院其在大江以南廬之嶽麓南康之白鹿洞而已三吳百粵所無有也今郡縣悉得建學而環江浙四封之內前代遺迹名山勝地為書院者其多至於八十有四好事之家蓋欲而名之未見其止也慈者人材之出方將往而多為之有所不及何然昔者魯僖泮宮而詩人頌之第以僖公之色笑威儀美盛從之形容曾與一言述其輪奐焉之美者先儒以為僖者修行其教學之法也今之輪奐既美而清泉日月益撫循新諸君子從賢侯來游來歌色笑威儀無非教也有能感屬奮發而無負侯作新之意將見異材輩出代不乏人賢儒之效被于來世而侯之德與之相為無窮豈係乎記之有無也哉姑為叙次其興作之歲月云爾其詳見於前記者茲得以略焉侯名文質許州襄城縣人歷宰三邑皆有治績今累階儒林郎云

學齋記

伯溫甫以學齋扁其居室而來諗于滑曰子幸以國子殘執經於諸下來釋褐而備官使於西縣若二十載與時同合生類能以文學論議自見已獨無稱焉大懼夫師友日遠墜失舊聞不得附于英俊之列爰以學名吾齋庶幾退息於斯有所自儆以為進修之地乃但求與朋友令人苟未至乎古人不敢不勉也子其為我記之滑聞魯論所記子夏氏有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言讀者即斯言而為學而弗仕者勸乃為仕而弗學者戒也然則學之優或不必於仕仕之優曷可以無學乎蓋古者由家而鄉以達於國固無地而無學其賢能之興於鄉者必還以長而治之故時屬民射飲讀法使之習容閑禮致德問業焉不有數學相長之道乎則亦無事而非學無時而不學也今之為學則山與古合其仕者又率以約揉趨附為大務和無暇從容出入升降周旋於俎豆之間若夫陸賈遠方泥焉海隅後寒萬里之外則往說亢辯以希闕年未至而不知學者皆是也有能不為事物之所奪風氣之所移而卓然以古人自任如伯溫甫者不亦有志之士歟愿觀書傳所載能終始于學者無如衛之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詩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先儒以為此誠意正心之極功則其所學可知也伯溫方數歷之久與望甚老年踰強仕以選擢外宰相之元僚而居

是室也忘其為之長身之貴不忘於自儆如此其亦武公之徒矣由是而登於武公之年所造詣易量哉且老之為言考也僭謹記之以俟它日考其成焉

湛然齋記

秘書郎濟南張君名所居其外而徵予為記予叩其所以名曰先濟國文忠公以君之初受經為賦詩四章其取義甚博以周而湛然之語乃指夫心以為言又一篇之體要也君謹志之不敢忘因以為齋室之號云夫以湛然於人之心者以其體本靜而已方其陷焉以休耳不與聲接目不與色交好惡未形而心湛虛寂表裏瑩徹如止水之不波樂記所謂人生而靜是也一旦出而與世酬酢不能無是非之相磨利害之相刃誘於所可貴而沐於所可懼其存者幾希矣之發見若何之始違而未知所遏止有定向所不妄動大學所謂定而後能靜是也于而靜若天也定而靜若人也是以善養其心者不待反求於洞洞屬屬之初而每容於睽睽擾擾之際內有以全乎天理外有以立乎人事故不物於物而常為事為宗誠即夫川上而觀之逝者如斯而其未嘗往者甚然自若也自昔父誥其子未有如公直示以心體之妙若然公之言則有本有末既究其理而為述之復列其事而宗動之君之揭乎齋居以自儆者固將以端本而澄源也公始終本末一以貫之靜極而動則其應變方行而不流動極而靜則無一塵之累而退藏於密向之湛然者無時而不然斯不負於公之教矣請以是進於君為之記云

寶忠堂記

翰林學士公聚兩直班以寶忠扁其所居之堂而貽書於几門

昔我曾國忠宣忠武兩王侍

太祖皇帝從遣西夏克有大勳慶賞所加爰及苗裔為 國家之世臣兹已八葉矣式始肯以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遣牙于織而今京師迎賜里第則吾祖同知通政院事府君之所作也予不幸少孤痛自策勵逮弱成人家從春知備員禁從恆慮為以隤其家聲為辱竊聞古之人或以善為寶或以仁親為寶而吾家世之傳則以忠為寶子孫世謹其承相與保守之而弗失是用名吾堂曰寶忠庶幾退食於斯心在

帝室夙興夜寐罔敢忽忘不可無告後人俾繼吾志願有述而刻諸瀾歷觀漢初之豪傑並起而從高帝馳騁於中原高帝既定天下異姓之臣裂地而王者八國積不鮮克有終張耳頗以皆自全亦僅至其子而止獨吳芮受知高帝稱之曰忠著于甲令由譙山而長沙傳號屏絕迄今千百年猶廟食于一邦就不以絕之焉者其流胙於之厚皆其以忠推本而言則為忠之蕭庸特保乎能以與不可泯化湘水之念其推材翊扶與運元功茂烈載乎鼎彝昭垂竹帛後乎有若王許漢唐出入雖蹈者其不世爵其美徳學之盛有光乎前離古南王輔弼之臣殆不是過非僥倖於一時之際遇而謂之豪傑若可同日而語也然自曾王父子下逮家之三世易名錫恩寵以忠視向之著令稱忠者若無以異今闔長世不亦宜乎盍人材與時高下固有不齊至於事上之貴乎忠無古今一也公以宗臣世肖日侍

天子清門之燕而請退不伐克念厥紹休沐在外輒與鴻生駿士探討術家若凡之言而知忠之為寶卒以周旋如恐弗勝既

以受之前人者昭揭而自儆又圖有託以貽子來世承勿墜為
處豈不深且遠哉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此所謂寶之之謂
也公之所貴於世之傳也能不失其家世之傳則能久有夫之
之明矣百世之下尚鑒于茲

蘇學士畫像記

故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以延祐七年一月壬戌卒
于京師六月乙酉歸葬真定路北三十里新市鄉其東北二里
寶演新市縣故地有佛寺曰慈法寺後公歿之二十年是為至
元元年寺僧廣朗以公少嘗讀書其中畏懷德之未遠乃
肖公像而祠焉公嗣子吏部尚書天爵求其歲月屬溍為之記
公諱志道字伯亨真定人也初以材文知郡守姚公得推擇為
吏任決獄竟天方旱而雨人大驚異及辯元氏縣逆民獄益有

聲辟河東憲史分讞屬郡大同獄囚路重坐有以不實用其
使程公薦入察院佐御史監治和林正色不阿以嚴見憚揚州
民家子訴被賣為奴已三易主御史以淮人多詐叱去之公曰
詐則論如律安可寘不聞我訊之果良民也淮西大猾聚黨民
服僭衣服白號曰雲宗以別於擇民衆至數萬依權貴冒名爵
川縣莫敢誰何會其姦利不法事覺廷議以禮部侍郎高公往
鞫之求諸曹史算持文墨者得以公於戶部與之俱公凡五往返
于京師乃克以具獄上奪其印章省所置吕府沒入貲產以鉅
萬計出其詿誤及良家子女數百人陞掾樞密東役當銓以識
有十年不得調者悉舉行之俄有 旨賜公弓矢及它服用之
物俾從樞臣出行北邊還為中書掾同列以尚書省權勢所
在爭趨之公不為動尚書省罷旨命公鉤考其詮選之濫而從

正之樞中書檢校官提吏冒官序失當四十餘事數户工部曹
遏用錢鈔四十萬緡米六百餘石斥去贓吏二十餘人或舉公
材任御史而執政於中者以表弟公為鼓人謂當請記公曰以
尚得御史可乎遷刑部主事有強盜劫引與其者力辯其誣而
主姦吏時幸欲致盜同死全之公曰獄未具孰敢遽殺人耶
時宿衛士淇州中以不法事樞密院奏除公斷事官經歷乃辭有詐其
兄作正妻而欲奪其資者公執不可卒與其兄軍士讀視公宴
物器服失兩破盂將以遺論公曰此誤失之耳非真盜也使償
兩失之出之贖其直治和林貿易與王之地生殖與久人安
富樂業一旦變起闕中而和林大震遠塞之民奔潰四出會天
大雪畜盡死饑人無以自活走死於和林相枕藉死道上時
倉儲僅五萬石民間米石至八十萬錢除史雖有便揉李頗遺

奠肯行既承之命一以河日頒之至則白其長用便宜發倉賑
給仍請于朝該為自旁人致粟和林於是僅儲充實如平時諸
王之索公悉持不與曰天子之王之以賜以衣一襲與王聞公遠
行市與名馬公受而以直歸之中書是和林酒法輕易犯吏
奏立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犯者五人當坐公曰酒非三日可
成犯在令前不宜用後法刑曹議如公言先是丞相順德忠獻
王建孔子廟未就而薨至公說成之日延宿士講說經史由是
人始知學御史得過民所列公政績上之未報而公辭歸遂不
起公平居慎重寡言不妄與人交遣喪哀毀踰制而葬祭有禮
諸父昆弟欲與居處弗能止則取其田百餘畝遺書數百卷尤
篤於教子其後尚書果以儒起家登顯官公歿時年甫六十階
止中憲大夫以尚書貴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

封真定郡侯配劉氏累贈真定郡夫人公之考諱敬祖亦用尚
書恩累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真定郡伯妣吳
氏累贈真定郡君嘗歷觀古循吏居官可紀所去見思至於尸
而祝之若由其利澤在人也深故人之報之也厚未有無所為
而為之若廣陵方外人非素有德於公顧能拳拳致其尊慕之
誠如此亦何所為而為之耶蓋公之行孚于鄉所居而化有以
啓其秉彝好德之心焉爾浩既書其立祠之歲月鑱諸後世拜
公像而欲知公之為人者無所於考也惟公墓有誌神道有銘
膚敢撮取大略而并記之

瑞雲觀記

瑞雲觀在平江城東三十里今所謂苦澤福地者也吳松江出
具區來出其西而其南為姚城江東為□江又東為陳湖其北
則閭閻浦也重汊複浪四望如一其中可居處乃多沃土民安
於耕桑皆朴淳有古風水木之清華禽魚上下泳飛之樂皆為
若在世外然而是土百年來棄於田夫野老之手未有能發其
私而專其勝若玄門高士陸君志寧始作觀於其處由是世之
秋若無所伏勝者益以紛紛君不以得於耳目者為己娛役存
故字易菴以為觀合其徒而居焉凡觀之制中為三清殿而旁
為玄天北斗太乙二元之別殿祠堂寢室講舍齋廬門廡庖湢
次第畢備惟玉皇上帝之閣為役最鉅久乃訖功而觀以成總
為屋以間計者百有十緣以脩垣而除道成渠以屬于南北
既又割上腴之田千五百畝有畸以資食飲百物之須為費一
出於君而君之悉力殫慮二十年於此矣菴之初為觀也教主
嗣天師為署今額因命君開山而以甲乙為世守既而所司具
以觀之成聞上
天子特為下璽書加護下君既勵其徒俾勿替且飭其族人毋
敢有所擾懼後莫之考而哉以其成也爰伐石以記來屬夫乾
坤清淑之氣川瀆山岳非有□□而仙經所錄洞天福地僅百
一十有八神而明之不以其人其亦以人與境遇而又蒙被
帝力如此游而息者衎衎施施亦有已也哉者真仙眾人於此
乎此則福地之在笠澤而笠澤之有瑞雲將與金庭玉局並存
於天壤間尚何成毀之足慮哉顧不可無以著作始之自乃弗
辭而為之記云

丁氏贈封碑陰記

仁宗即位之初詔行貢舉始親策多士于廷江浙南士入奏
大對者八人吳郡丁公褒然居乎前列而滑亦叨塵末綴公為
外服已久
今天子用言者建議肆命宰臣總裁史事旁招群彥俾預纂修
公既首膺召節下至滑之疏賤淺陋不遺焉適有內艱不
果行乃拜公集賢待制任以史事書成引年乞謝　制授禮部
尚書致仕時凡下其大父鎮江府君父平江府君秩皆三品爵
為通侯曾同年歐陽公自翰林學士承旨出持七閩憲節道過
吳郡為勒銘于豐碑彰　君賢孝世德也昔孟子論君子小人
之澤一斷以五世說者蓋曰其人君子矣易世而非君子也若
猶可以五世所以厚君子也其人小人矣易世而非小人也若
亦可以五世所以甚小人也使世世而君子也雖百世可也豈
當疑其為說不典孟子合觀公之先有仕宋為諸司正使者
五世至鎮江府君在宋季猶止於右階六世至平江府君乃以

文易武三取薦書于漕于鄉又與其長子同上春官七世而公
生令　聖代遂擢乙科登八座流澤固未艾豈非所謂世世而
君子者耶濬於是知識者之善推言孟子也今向之八人
若多已物故惟公與濬獨存濬嘗序歐陽公銘先大常之墓誌
獲觀公碑感門作之衰薄仰今聞之長世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以公之子孫尚有望焉謹再拜識于下方以俟

博古堂記

故翰林待制僉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申屠公至元間名御史
也公平居無他玩好惟以古器物法書名畫求售者輒捐俸
直取之所蓄既富成騰度置處以棲庋名曰博古之堂公殁迨
今二十有一年嗣子攜州史君傳歲護視惟謹升其堂如見其
親之存焉間者謂予曰我先君嘗仕之所曰九思堂吳文正
公實為之記別號忍齋則翰林侍講學士揭公記之武昌別墅
有蒲谷則翰林待制歐公記之作樓以儲書曰墨莊則翰林學
士承旨歐陽公勒銘其上獨博古堂僅存治書侍御史李公題
國趙文敏公所書扁榜而未有為之記者章甫以二三日俾我後
人永保而勿墜不亦可乎濬生也後不及從先生長者登公之
堂而區區陋識於諸大老與能為役然托雅故於維州作一日
安敢以不敏辭昔者孔子言夏殷之禮而謂杞宋之文獻為不
足徵當孔子時杞用夷宋國霸已久典籍散亡而賢人之存者
寡矣其不足徵尚何怪乎秦人焚詩書而博士所掌故無恙蕭
何從沛公入咸陽第能收其丞相府圖籍以知天下阨塞戶口
多少強弱之處至於先王之禮與儀物則一切委棄弗顧而隳
於楚人之手以同歸於煨燼有識之士所為追恨痛惜而不已
也國兵南伐趙氏納土既封其府庫以入于有司而一代之
儀章物器皆公為江淮宣閫都司時親受於其主者以上于
朝廷武夫俗吏莫能探隱斷簡殘編亦廢亡失其有功於斯文
甚大中原文獻流落東南前圖不得比隆夏殷公之賢於蕭何
則已遠矣而又能以餘力留意於時圖山嶽江館屋廬之遺而
蓋亦昔人博雅好事之所寓故義之所存公之有志於古豈徒
以資其日玩好而已哉則以維州為之子克謹其承又且弗忘
不待言以而忘然後世其居處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來者詎
可知請公諱致遠字大用東平壽張人其歷官行事有載國史
廉訪公所為碑銘此不著維州名駉以清方直著世其家云

述古堂記

吳郡顧仲英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惟古器物卒然遇之
輒罄以重貲購其實一室之上其目若干所寶用者有宋內府故
藏紹興丁巳邵諤所進述古圖研因以述古名其堂而求予
記之述古圖本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色寫雲泉花木及
一時之人物按郭天民詩鑒所為記坐勘書卷提筆而書者為
東坡先生高翹者為王晉卿從持而立視者為張文潛按方几
而凝竚者為琴天啓坐盤石上支頤執卷而觀畫者為蘇子由
執蕉箑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倚石而偶語者為陳無己據橫卷
而書歸去來圖者為李伯時按膝而旁觀者為李端叔從旁諦
視者為晁無咎坐古檜下彈阮者為陳碧虛袖手側聽者為秦
少游抑首而　元章方立而觀者為王仲至坐蒲團
說無生論者　偶坐而諦視者為劉巨濟凡著幅巾
者十有一人　人而其一為道帽僊桃巾琴尾冠者各

一人衣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青衣者四人黃衣者三人而其一爲道服滿衣紫繫紫衣各一人一童執扇奔杖一童捧古研兩女奴雲髻翠飾則王晉卿家姬也石床錦褥玉匠瑤琴以次陳列大松斜倚怪石溪流曲徑危橋映帶左右松竹蒨蔥紅蕉紫藤蔽翳聯絡天晚又謂有引流危動四美師表千古伯時偶未之及乘閒寓意繪而爲圖以資好事之玩吳知其所指爲誰記作於政和甲午後二十又三年淵乃以研進研蓋端溪戡石其形正圓隆其中以受墨環其外以爲水委而旁刻茲圖其物異難不可辨而服飾位置猶彷彿可觀所謂述古圖研也予聞古者記述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夫所以欲求器於新者豈不遠而貴近哉取其新以適於用而已三代先秦古器往往流傳至今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illegible]

一旦歸于上庶之家圖無所用惟研也若自王以逮于庶人所通用也斯其製作之妙係存人物儀刑之備而共用則日新而不窮宜爲仲壽之所寶重歟堂以研得名記爲堂而作仲壽所藏有出於燕研之前而非堂之所以名者亦不得而盡著也

杏溪祠堂記

杏溪祠堂者鄉先生傅公之祠也先生諱寅字同叔幼嗜學經史百家靡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而讀之間從說齋唐公游經制難皆有據指可反覆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所語公張之說語明人口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歷兵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究而其爲說貫取其博參驗甚精事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考大愚呂公閱其禹貢圖考曰是書可謂集諸儒之大成矣閱其關誦中言之而坐諸生以聽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受教於人理之所在初無彼此先生亦樂爲之盡言不勸先生於文中子人不里居地不介於終南遺一章慨然息而言周禮太平之書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未必常用也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圜服爲良若是猶取無中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是藥也於名方亦爾當其時有如此辭之者故百考之書於成周之經地域兵封制井地制域畝步溝洫稼穡貢賦特詳焉亦是見先生之學可措於實用而非虛談矣先生又嘗備考江淮經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詢諸故老質諸史牒而得其成敗之所以故歷歷如指諸掌其首績以登臨之適爲快也哉先生之教人每謂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不先其近者小者而躐等其遠者大者後世道學之不實故於小學尤所留意采輯古今以百數必先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於日用之[illegible]義理相發明而後[illegible]之與器未始相離也先生論古事斷然[illegible]備具而不欲人[illegible]其言曰習中無論語孟子爲樞衛通[illegible]之言則先入者爲主[illegible]以先生之所學與所以教之大方也先生世居婺之義烏父景儼爲于君子母樓氏精於石蛙山而生先生骨秀神清有器識事親孝謹處兄弟子姪均一無間鄉閭有事輒以身任之非公事不至官府縣長史之賢者必造而問政言無所隱人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里名之日與呂公師文孫公居敬爲同志朱熹戡公少望聞先生名來登顧交大愚在朝行數稱先生之文學行義從公子壽章公茂獻葉公正則吳公德夫汪公季路黄公文叔

貧公商伯無不惟敬文叔欽與同列癸卯以官知先生不可則
乃上推館於商伯擬父寂生之門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爲然若
語它所與游所皆縣人至其爲臺諫爲執政則絕不與通先生
既不有仕祿又不屑治生業商伯持浙西庾節遺以錢五十萬
先生悉散於宗族鄉里一無所留撫恤貧尉守孟公聞而歎曰
不可使賢者飢餓於我土地乃輟俸資助其親友爲買田築室
於東陽之泉村而先生遂爲東陽人於是大惠及一時名公皆
在當路相繼敦遣先生亦杜門不復出矣先生好爲詩詞藻右
恭有陶靖節邵康節之風焉予之人皆克紹其家學大業尤敦
懿克循其德大原試恩闈爲本經冠一先生既遺倫子定受業
朱文公之門得其微言奧旨歸與諸弟共講而大原亦從知湖
陽公游揚公亟稱之程子謂君子教人有序亦先傳以近者小

者而後不教以遠若大學先生之傳以教皆程子之遺意也先
生年六十有八以嘉定八年卒于家後百二十年當孫師宗師
偃曜人易而世疏乃知宗建祠議時以學祀職私合其族除其
於先生若始遷之祖也上推其父若祖所本也下及其子孫
示有所傳也堂成於重紀至元之二年師宗已卒因以備食學
師家作也祠字堂軒爲間若三翼以齋廡爲間若六有田三十
畝子孫更掌之以供祠事師宗兄子似孫繼其志又買以伏
來謁記且曰祠之作本以寓子孫追遠之意而邑之士友以爲
古者鄉先生沒則祠於社其禮久闕弗講乃相率爲文以徐江
學職得其請丐其與作而首著先生學術源流之實者庶幾後
人知所矜式也夫若能開風而興起焉則是祠也有功於名教
甚大矣止可以合其族而已乃如其言併書之

朱氏祭田記

發義烏赤岸之有朱氏始於漢握里令雲之七世孫晉臨海太
守凡又二世而達威將軍樸遂家食其地郡志以建威爲金威
語之訛耳自是又若干世乃至三府君若有田以祭始於府君
也府君諱良佐字如興開初置旁舍常祭之田二十畝有奇合
爲一區而識其所入以給孝祀燕私之事府君殁有子三人曰
孟明曰鄉貢進士中曰季亦同殊共補而莫有爲宗列屋聚居
謂之三宅凡田事三宅迭掌之祭主於府君而二宅之子孫
咸以次衍食不以世數推殺爲能踰遠而之別族大以衍位序
曰繁出夫辭而弗事其難爲繼乃稍裁定著其成規每歲以日
祀王與所親之既卅薦事若二曲府君上而推本所自出也
下而三子與三宅之所祖也正配位總十有四皆世世不遷府

君之孫之曾孫而爲掌田事者之祖者乃得從饗食歲終分享
者一亦惟掌田事之家在祖者行者乃與焉三歲則爲一番三
宅之孫亦與合食而斷以三十年爲一世滿一世輒上祔免而
下則總而弗與祭矣之者殺亦以是爲差懼遠者之易忘則用
先儒家禮以立春日祀臨海而備以建威處親盡則情盡則有
議時之序拜而三宅之長幼無不在列此其大略也府君五世
孫霽方以書狀于溍曰願有述以實其事之左庶俾後之人無
隳其成故以列大夫發山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叔麒於府君爲
曾孫溍之從祖姑歸焉而霽復與溍有文字之雅不敢以不敏
辭惟府君去二代盛時已久又不有大夫士之位田祿弗及而
能因地之利以敦其親仁之至也宗法廟制不得行乎其家而
能因人情爲之節文以窮其族義之盡也數世之後以文學政

事顯融于時者既已洸洸乎如其所處若所往往攻服儒術財
英聲於士林濟其已成之業而承其所欲為之志仁義之澤未
艾也斐然之首章曰自昔何為我藝黍稷府君之紅始勸實甘
卒章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三宅之嗣人尚慎其能以廷裕於
無窮哉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續藁十二

記

麗水縣善政記

法出乎朝廷承而行之者有司也至於法久弊生姦吏乘之下蒙其害而上不察則承而行之者亦未善也夫不可遷變而推行以有所能發其姦而去民蠹其斯為良有司也已昔人謂官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茍非然哉今東南為民病者莫甚於鹽筴始則有戶口食鹽其耗而不登次則商旅壅滯而不通及[illegible]之法行而編民之家無貲者莫不受其患況夫吏得結之於民以不堪甚矣松江府判官致仕王君仲達說者[illegible]而廁上為[illegible]當役[illegible]以引計者六千二百一十有七[illegible]而增加引數至九千[illegible]十有七頼吾長官賢明以聞郡丁口通計之[illegible]所增加為引一千八百由是民獲以蘇吾長官之舊政不[illegible]而民得[illegible]民受其賜肇舉為我記之予自嚮任以來佐治[illegible]縣日聲[illegible]事之[illegible]民頭以故非己出木加之[illegible]麗水之政不亦予之所樂聞乎輒弗辭而為之記以遺沖達俾歸而與其父老刻諸樂石而為政者亦所擬依而推其息於無窮也其長官名某今以承務郎為縣之達魯花赤云

蘇御史治獄記

至順二年冬十有一月朔郡蘇公天爵由翰林待制拜御史南臺乃用中書從事[illegible]官將還治獄天下獄囚三年春正月公南行[illegible]即分治湖北湖北所統地大以遠其所部諸郡民獠錯居俗[illegible]

獷悍喜鬭爭獄事爲宗繁公不卹山谿之阻瘴毒之所侵加隱覆其地雖盛暑猶從籍按閱文書無少勌因有所活其冤狀者公曰悉同歲再至不言何也因皆曰前此屢訴有司故事耳則公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公爲之太息事雖細必盡心焉既之沅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曹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伺兩子行賣漿溺舟中取所賣之斧并殺之既沈斧水中而以漬其衣蹟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所以爲三年之獄疑而讞之公曰是其二年斧耳不沒人何以衣有血污何以知斧在水中且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具實于理有能死祖者實官得同知集州事用例舍官家居其子改宰奴言胡孫殺吾家故所講射賓地而宋集來嘲其上今宋已死宜索佃者死相從其宗宋之子乙來爭此地死祖以斗米覊遣同謀使與佃人夜持兵圍宋所居盡縛其家人以去佃人指乙兇甲謂得兇不殺此人恐走出洩事遂并殺之而投其友乃於其所甲既死乙竟脫歸訴其事吏受賕止以占田事與佃人爭死祖不問公曰殺人而坐以占田可乎使論□□乃得出宋家人而正殺人者罪死之麻陽民張甲彭乙爭田以水交惡張以私怨夜往視之彭適遇張處張因殺之而誣以盜禾取其家竹箭禾爲驗吏以爲所殺者真盜也於其罪公曰彼盜汝禾用手取之耶抑用鎌也曰用鎌耳公問鎌安在不能對乃論如法作天發者兄弟四人仲獨富而其季性剛狠與諸兄數有爭且嫉侮天發仲微殺季乃告于天發而以錢與謝某者使共殺之季妻發其事仲謂天發曰兄殺弟則罪重叔殺之則罪不至死故姊子某能衣食之天發許諾舉就逮自言實出錢與謝某者殺

殺之蓋利仲之財而其妻亦謝之妣也仲賂吏如其言以致成獄公疑有冤訊之果然遂以始謀者爲罪首常德之桃源民廖中與乙王丙同出求傭工於人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爲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自明言實與乃同解之至死處其後雖斷首棄草間而棄尸與伏於澤其家遽中吏訴捕之果得髑髏而尸與伏皆無有公曰尸與伏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呼訴問之則甲未死時其目已昏而誤云曾見一尸爲水所漂去公知其冤命吏曰此獄疑然且不止三年也卒釋之得乙者始覺而得明風疾其妻避之乙歸父母家乙往追取其聘財婦翁以訴于官事未決而乙於舊昏蕪甲家見其妻同與甲鬭敗逃去而蕪習者蕪兩家負所貸又與丙鬭敗而去中路病發死其母知無它而恐官以前事來索之故極以聞吏不察遂捕繫兩家者治殺人事公問其所得之風疾狀兩家者賴以免印社子者聞同里民家女爲妻未及娶而同其前歸□死□□止婦翁使勿嫁社子恨周而殺之楊惠孫黃文淀皆里中大家故有怨社子本受鎌惠孫所又從傲文德屋以居又與周嘆社子援楊父子造謀使殺周惠德誦證而不能言其故初言問捕其子在事而殺之次言周過其所而殺之後從其獄詭辭則又言過鄰遇風濤下神許採生以祭而殺周取所作之公問其實曰前二說既非是徒知後說有尸可驗猶未足信況無尸乎及論得其實則救之自訴者衛推官也於是社子已庾死遍出楊父子破械遣之州人劉文賞死妻弟何部朱微米者其姊文賞養子飲以酒數日而患腹脹文賞次子與養子爭家財有隙因謂德曰得非中蠱毒乎誘爲相根和兩

飲之冐界下視之無它毒而病愈劇饒鄰具以養子言告其姑
其姑以聞于官未及逮問而婦死錄事及武陵尉官來驗其尸
皆以銀釵探口中色不變定爲病死衛推官若虎以他事怒錄
事欲假定驗不實爲其罪吏命龍陽知州與檢作中毒死辭連
三十餘人養子已誣服公疑有寃爲訪諸路人且命使吐實衆
皆曰獄辭蓋衛推官教我云然公既反其獄衛推官覆之
凡此皆死獄公所平決未有不得其情者也留者以佃客家人
死而家非豪公則白其寃貧者以年佃假他人毆因擊傷之而
傳重議公則薄其罪所活又數十百人澧之齊氏瓜之曹氏驕
民晴之富氏並雄於縣而善持吏短長爲民害齊因湖治官不
職其撲買而干以他事曹與驕有姻例當與耕斬若其屬連
籍去者撥以減其跡唐以白身爲效于府判官追奪之令下而
拒不納公至吏始克除其去無敢遊行以婚田來訴者公辨歸
其事於有司後必詢所處當否即有未當析以法而反不心服
而去公既召還而入臺爲御史湖北之人思之不置而士之有
文學者太原周君歷叙其事爲若者于定國甯爲御史矣而其
爲廷尉也居十八歲乃選夫以十八歲之久事之可書者宜不
一而見史僅存其父于公爭孝婦不殺姑事而於定國之事一
無所登載第稱之曰民自以不冤而已豈非當時特其傳而史
家無述歟竊用是有感於公之事輒因周君所叙删取大畧爲
之記以慰其人之思後之秉史筆者或尚有考也公今由中書
禮部侍郎出爲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云

玄靜菴記

沖真明達玄靜真人張公元杰築室于信州貴溪縣之仙鷄山
曰玄靜菴用所受賜號爲扁名也元杰之先有爲唐宰相若舅
璞天師同出於留侯子孫家于貴溪之上爲里有仕宋至刑部
侍郎者於元杰爲六世祖嘗得異人拱揖授於所居之西如
從文安公講道其中得其學以文安以山形如象命之曰
象山人因稱文安曰象山先生家口又西十里則其廬所地也
元杰學於[illegible]於[illegible]其父大宗師開府公
及其[illegible]四十年數
被上[illegible]至正
[illegible]年[illegible]大鎔
折而西[illegible]處
即[illegible]出因以得名其
地外[illegible]木[illegible]乃搜其[illegible]以
[illegible]退休[illegible]名人道侶
[illegible]爲時名卿有
傳[illegible]撫
公以[illegible]侍郎從居鄰
陽而蔡[illegible]石于菴東而徑
以居隱君之水域則相距五里而近所以誌絡附於其左門附
公受道於[illegible]通真觀妙玄應真人紹之南[illegible]在
爲清風拱木對乎相望雲遶貌然能井諸峯二十四嶽出雲之
伏興朝暮晦明之變化千態萬狀交呈互獻于几前谿水來自
七閩縈爲三折而掠山之右匯爲深潭澄光靜影可坐而挹也
元杰既圖其怪奇偉麗之觀求予爲銘廣公爲之賦詩復疏與作
之詳屬予以記予聞有道之士必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

遊無窮而未始有所待想夫以泉石煙霞爲皆首禍其皆固矣
易同年而語也至於變幻出入於靈仙飛化之術豈非鼓事耳
翛然而來莫知其所始翛然而往莫知其所終尚何繫於茲丘
乎夫亦寓意於物於人爲徒者也又豈以俗文字所得而記乎
所可記者皆其名迹之粗而已唐常相曰文帝待郎諫議政和
中進士終於左通奉大夫敷文閣待制累贈少師開府儀同三
司忠君諱某元素名從隆元素者其字也自號琢溪云

登翠堂記

道士四明洪君所住大滌洞道院翰林學士臨川吳公嘗記之
頃予至四明數與君遊君請予記其所謂登翠堂者予未及
爲而去後三年來錢唐見君三茅觀求之方予不得辭也初司
觀錄師居天台嘗自題其安休之所曰登翠而大偏所書陶隱

居冊霞峻處也君既得度於此道觀而受上清大籙於第隆宗
壇至是以眾錄師推題以名其堂所以示後人使知承傳之有
也按隱居始於金華時尋訪姓名至朱陽楊義山吟山人游宜
嘗山經年還木留與父戒於鄞縣阿育王山今道□在阮山縣
瀾溪之陽與阿育王山相望其爲隱君遺跡無疑球師天台所
居則今宗道觀是也蓋自楊君七傳至隱居隱居傳外孫王君
昇玄傳中茂孫尊師中嶽傳鍾師由鍾師又三十三傳至今劉
君號爲宗師君所從受籙也昔劉歆敘七略神仙數術與道家
爲三而其後一歸之老氏老氏之徒以經籙科教受皆復分爲
三而其後一出於張氏張氏之傳子孫世守之而其術長於飛
不祥劾鬼物人見其驅叱遷變化翕忽無不敬畏歸依焉而
又有宮官峻爵爲世所欽寵宜乎星冠羽服之士稱而趨之鎮

華陽之弟子亦未有不爲其學也君頗能捐去流俗求其所一
傳而表見之豈不猶行古之道哉以夫古之學者必有所自來
嚮百工之事不皆然非獨仙者爲然也君之爲可無忤矣此予
之所不得辭而爲之記也其亦以厲吾徒也

茅齋記

文懿真人王公治杭之開元而別業在徐青之玉壘山曰開玄
道院玉宗先生實爲之記其燕息之所曰開玄堂則蜀郡虞
公記之既又俾大弟子張君來屬予記其茅齋若按將志前茅
山一谷來主山公始轄吳大宗師詩序以今名蓋公前祠
明府君於介丘退而休於故守嚴名城之紛華疑攝故山而
特結其要道家宗樂所依細乎峰林絕塹之間以就閒曠而
道頗稱洞宮院抑則所合不可廢後爲堂於山之左而爲之向自

桃而初遊花也至于茅齋有竹有雲有樹以存之石之口穿
花石澗橋與房廊相曲齊而琴書圖史清玩攸撥列於中四
方之賓客賢人過之與時而來從之游者或甸至門無不各
適其適而去公同謂然曰衆樂設餅而留客以止老氏此茅塞
求於所謂恬乎無味者而與之相忘乎室故酉卽乃即其前山
之麓結庵而向爲堰門者三焉復以付茅茨之度楹庭規
模簡略所几能坐以竹若蒲食轉以糢盂器以陶鉢樞茶竃侍
用之物僅取粗具清風愛日環堵蕭然公居之既久世遂莫能
入年踰七袞身益輕強視聽聰明而有得於內向之養齋者亦
將滌除而無疵矣凡居處之道大率有二近乎高明則亢厲而
不能安乎淡泊則神全而不窮苟欲事於內外交相養者未之
偏廢也公何獨去彼而取此蓋德之夫得不累於物太虛以爲

家無何有以為鄉一席之廬直其迹之寓耳若夫彼此不形[illegible]方同得固非拘儒曲士所得而窺也况以治之餘陶焉取自附於大君子之末而強贅一辭於庸愚取張君之言而誌之其見於前刻者茲不書

雲東記

丹丘葉君學道龍虎山之上清宮而[illegible]於宮之東五里[illegible]湖蔡其陋偏為學以徵四方賢者之偶名之曰雲東[illegible]樓陳所見至[illegible]茂於密竹左右[illegible]然[illegible]其[illegible]然則象山諸峯華潤峭拔若參奇而競秀林[illegible]然隱[illegible]於戶牖凡席間仙者金蓬頭多來偕其處方外之公卿附集[illegible]洲有[illegible]碑公伯生實為之文所謂雲東者則其[illegible]常大書其額而未有為之記者君來俾予記之古者[illegible]人之初未有宮室[illegible]捨[illegible]自[illegible]

案[illegible]構木上居[illegible]為有巢氏之民向之[illegible]宋[illegible]易以宮[illegible]林[illegible]宇矣別茲名山與靈仙聖所宅[illegible]日月而[illegible]依不知與人[illegible]幾[illegible]而頓[illegible]有[illegible]茅[illegible]架[illegible]若[illegible]然若[illegible]天路以[illegible]度東雲而一息託名於東以[illegible]其離世[illegible]俗之[illegible]此[illegible]非常[illegible]居之上所能[illegible]其[illegible]耶或[illegible]有待以為依者也若夫無所待而足無所依而安逍遙於萬物之表而以無何有為鄉太虛為家則迴睨夫雲層之幾[illegible]又在[illegible]之下矣然則君之所以寓其迹者安得以予之寓言[illegible]記之乎予聞於君太[illegible]所[illegible]者就讀其中姑以予言[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刻焉可也君之名字與其師弟子之源流見於[illegible]記者茲不復云

仁壽菴記

仁壽菴者無錫強君退休之所也君少負志氣能以[illegible]抗立以文學起家歷官五品用[illegible]令[illegible]恩父母以及其妻固[illegible]命遭時承平 天子方施錫類之仁以[illegible]孝治[illegible]所被[illegible]于一門[illegible]然[illegible]以[illegible]年未及[illegible]即上疏[illegible]之請 朝廷欲寵嘉之以[illegible]成[illegible]退之[illegible]如其請而官其子時君長子可仕從事[illegible]閱成[illegible]以[illegible]於[illegible]任其仲子[illegible]錄[illegible]釋[illegible]而還[illegible]又[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如得[illegible]丘[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故[illegible]地[illegible]于[illegible]而北五里[illegible]山之陽[illegible]構[illegible]不[illegible]後有室可居有堂可以[illegible]賓[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有亭以[illegible]曲[illegible]方池[illegible]可以近[illegible]而[illegible]泊使來告曰菴以[illegible]吾[illegible]丘以息吾[illegible]也[illegible]為我[illegible]之[illegible]若君蓋以仁山[illegible]此居之[illegible]矣今名其菴曰仁壽者仁[illegible]壽[illegible]效也[illegible]建[illegible]溪上以淑其[illegible]之子弟[illegible]義[illegible]山之下使

[illegible]其地若[illegible]此又其仁之見諸用者也為[illegible]豈[illegible]夕之近哉都[illegible]開[illegible]邦以[illegible]山為[illegible]鎮[illegible]秀[illegible]鍾[illegible]而不[illegible]土學石堅草木[illegible]發其中[illegible]泉[illegible]為宜陸羽品之為天下第二試[illegible]名[illegible]與[illegible]也[illegible]山[illegible]連[illegible]拔而特[illegible]其[illegible]處去人境不遠而[illegible]間若與世隔非有[illegible]德莫宜居之[illegible]山有仙者徐神翁之[illegible]君[illegible]安知其人不往來山中而與君遇乎君[illegible]行而文之則刀[illegible]之[illegible]為壽有非數量之可計且將乘雲氣[illegible]日月而逍遙乎六合之外尚焉因茲丘為惟仁者之必壽本於吾聖人之言可徵不誣而今之名菴者亦協其義是宜有述然不敢勦取先儒之說而重陳之姑承君之命叙次其大略如此君名以恩字振之由湖廣儒學提舉以其官致其事春秋甫踰六十云

裕菴記

金華程君與其妻童氏相繼卒其子友德友賢葬之城北十五里峡石山既又取材於市即其旁大治家舍屋之以間計者若干役工三閱月乃畢堂宇豐腆寢廬靚幽歲時展掃饋薦有撰仍買田若干畝用為經久之規會之以漫存留吳蓉峯友德自峡石來請所以為扁名者予為名之曰裕菴蓋予與君始同郡閒從先生長者聞君之為人素愿慤起家儉勤不喜飾邊幅恂以冒進為恥諭其庄分為懼口不論當世之務足不踐權貴人之門從容浮沉而憂游以卒歲君之自處可謂綽有餘裕矣抑嘗身涖陰陽家言凡象地勢以乘氣之淺深驗災祥之應多然名山騰地亦有積德者莫宜專之峡石在仙人赤松子練丹山西由山之麓緣將蹊歷磵而上至其處乃夷平竹木叢蓊茂密而蓊潤窈窕庇卑形附勢趨或擁其後如蹲或環拱其左右如伏如興兩水夾山下注山盡水亦止如洄漩不逝去其前遠南諸峯攢奇獻秀可俯而與之揖山之西尤多靈蹤異迹舊說之觀其又西則道書所稱金華洞天之天也夫以宇宙間清淑所鍾鬱為奧壤而君之體魄託焉以將貽康樂陰陽家所謂有積德者其無裕乎後詎有既耶在謹其承而已友德再拜曰葬之得名則既聞命矣惟先人名不列于仕籍非有伐閱功勞可登載不敢探求銘於立言之君子願記今名菴者歸刻諸石或者先人尚賴以不朽也予竊嘉其言而從其志乃弗辭而記焉君諱文字光遠其卒以至順二年四月壬申壽六十有一童氏之卒以元統元年八月戊子壽六十其年十二月庚申朔葬之日也友德兄弟預上其所生母某氏之樂丘寄同兆域云

永思菴記

永思菴者常熟趙氏之墓廬也趙氏家故汴人宋南渡時由汴入吳至常熟遂卜居而占籍焉有名至善字仁存者為學君子也年八十有八生存德字同之樂善好施常借粟使以年下其直而出之遇貧乏者取所入之錢為買粟中以資其耕饗凡推心類如此年七十有三卒子愛字雲卿所謂出於天性亦得於家庭者然也年七十有七卒仲生暐字君瑞謙恭雅飭危疾史傳列左右日與賓朋相娛樂自以為太平之民年六十有一卒自汴入于金元隔絕已久四世皆葬于常熟西五里南化鄉之鄧家村地前臨尚湖後負虞山土壤豐腴於其太平氏伏其右泉蹊環遶樹木幽茂神靈所安鬱為佳城君瑞有子二人曰益曰晉相與謀闢地於先祔於兆域之東屋以間計者若干中建祠堂凡歲時饋薦之所買田若干畝以供粢盛俾浮屠氏主之仍用其法設置僧舍以爭開以資給又東為兩軒以備將息請大雅君子為思之語名其菴曰永思欲使後人久而勿忘也來伐石求予記之予聞古之思其親者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將祭而齊當齋而思時人所謂綏我思成孔子所謂以時思之其思有時也若夫知事君不忘之非孝則言必思忠知莅官不敬之非孝則事必思敬知居處不莊之非孝則色必思溫貌必思恭記禮者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固無時而弗思也豈必歲時饋奠於墟墓之間而後致其思乎趙氏自比而前一門四世蓋不近名並以高壽考終於家視古人可無忝爾子爾孫能無時弗思斯能久而勿忘其遺風餘澤雖百世不泯可也君山亦

不惟有子且有孫矣肅因卽而發其所以名之義以告焉

瑞芝記

客有爲予言然芝生上海郁君先隴者其莖四白芝生其旁奉祠之父老其芝七與米同芳相望尋尺間不偵而闓不齊而澤盡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也予聞而疑焉它日過郁君觀所謂芝者客語良信郁君復出其常所往還淵生顧人之爲詩若干篇而求予文爲之記夫芝希世之産也非希世之士不足語此而予安能言之顧嘗攬階舉英出端門謁宵盤御視殺諸有芝在焉連跗駢蔕烜烜奕奕爾雅翼文章之英氣耳至於野外發難過而有託於草木之芳華也殊行異境千載之一遇也謂窮荒下土而復見之耶予方揣其所蘊殆猶不得與諸所觀者幷光齊榮而猶幸其不失於此已牧豎之手使吾游行以說其華而擷其實也向令記振禁近將見與史氏之才辯詞臣之技形容之不足而今也以予之蕪陋記之而有餘此又芝之不幸而作記者之幸也予聞郁君父子世種德稱善士而其諸孫復好讀書爲文辭安知異時不有抱膝席之餘芬以合符瑞者而予陳人也尚當吮筆爲君賦之

遠懷亭記

東陽蔣君子晦作亭名遠懷京兆杜君伯原爲之篆題而未有發其所以名之義者子晦旣不可作其子允同允與允升允昇相與謀而以記來屬於予蓋子晦之先家于東陽者十一世乃定居縣南二十五里之嶺城諸大父迪功府君生于宋季嘗入粟佐邊補初品官而不汲汲於求進平居澹然無營惟務擇師勖其子弟於學且將推以及其一鄉未及有所爲而竟入於建安府君有材幹而[illegible]從尚義[illegible]於允志以景定元年卽[illegible]西建講堂[illegible]齋廡有舍及庖廩之屬爲屋以間計者約若干割田租一萬以給[illegible]義塾[illegible]故諮議郎[illegible]方公爲之師公時自翰[illegible]臥枕蒂下欣然爲之出其在教先德行而後文藝凡[illegible]一本於[illegible]書[illegible]人[illegible]於[illegible]登仕籍者不遠數百里而來居[illegible]道義[illegible]之[illegible]東陽[illegible]地也公[illegible]北而去[illegible]見山[illegible]公[illegible]公然之四明東湖[illegible]公之[illegible]成於[illegible]人[illegible]後生晚出[illegible]於[illegible]多者[illegible]八十有五人[illegible]父[illegible]子[illegible]上庠[illegible]光[illegible]之子國[illegible]建[illegible]家[illegible]中不行安其居而[illegible]矣

天朝奄有[illegible]至元[illegible]年[illegible]於[illegible]開其[illegible]在[illegible]後[illegible]爲[illegible]力加[illegible]授[illegible]台之官不久辭歸[illegible]居二世所營別業[illegible]李子卽子晦之父毅[illegible]也旣又還[illegible]者[illegible]東更號城南精舍[illegible]子姪及里之[illegible]居而[illegible]習焉二十一年精舍[illegible]而建[illegible]城[illegible]休明[illegible]以材自奮久仕[illegible]師日[illegible]官[illegible]于朝[illegible]出爲[illegible]城[illegible]而退休于家林壑以[illegible]終精舍亦廢[illegible]子[illegible]以生晚不及翻家塾之全盛而其基址不可不繼[illegible]起其廢而有不暇給愛[illegible]地於精舍故址之南百步[illegible]黃金[illegible]其後[illegible]之[illegible]門諸山拱揖其

前而東岡巒據其勝處以至正元年六月構屋其上為樓閣名三昇石刻寘其亭外為小軒以憩來客而使觀眺曰遠懷亭者示子孫使勿忘也故翰林學士侍讀尤公序東湖群志稱其大家多創書院作好飯招延名師以教鄉黨子弟者書謂前相聞旁郡它邑所不及指石岡西園南湖安田尤賢之化之地及全龍四琴而言也山空歲晏讀書濯足於石許氏一門百年五世君子之澤猶有餘潤明發有懷前人未達如許兄之而能聽命焉致其成規與其遷與使賢材興於 昭代者將動於時乃豈非子晦之初志乎此予所厚望於其嗣人也其可大書特書為據不一書之異予止若今所記而已毅城之發乎實錄之行以互見者不贅述焉

怡齋記

山林泥塗之士遺世而絕俗聲色狗馬金珠服玩以求樂無足動其心而其意之所樂猶有寓乎草木禽魚煙雲泉石風月之寥之間是雖若與世俗異皆而不相入其不能無待於外一而已自夫外物者言之則珠草木均之無知也物何魚者之無識也泉石雲鳥勞繫累於取舍之擇也蛙也蝶也亦然也萬物之職職未有不可寓其樂也隱居風月乎哉仁者樂山而未知資大山以為仁知者樂水而未始資乎水以為知君子之樂固無待於外也乎客造乎自治之齋而叩其主人之名齋者則華陽陶隱居詩語也嘗謂白雲不堪持寄而可自怡況若華陽之戲論爾夫既已遊乎方之外矣白雲何物能為之累耶賢主人不愛其重珪疊組一日蟬蛻而去而自然在乎萬物之表而有不屑為山中宰相者聲色狗馬金珠服玩安足為道華陽之白雲固不能為之累也今之名齋顧有取乎其自怡之云特是其中必有真樂者存而外物不與焉昔者孔子之門有以浴乎沂風乎舞雩言其志者矣非有得乎其中則夫所待以寓其樂者曾何異於山中之白雲乎雖然濠上之遊魚之樂莊子不必知也莊子之不知魚之樂惠子不必知也白雲之可怡悅與否賢主人固能自知之而賢主人之自樂者予亦不得而知也而安能言之始誠其與客語若如此主人會曾其氏秦不華其名嘗以鄉貢長萬夫云

巽菴記

能終始居名其燕休之室曰巽菴而徵予言所以名之義夫巽之義聖人之作易詳言之矣其又奚言哉君之名其菴若不可無辭乃拜言巽也者山林枯槁之士未始潤飾而託之以休其身者也巽之為卦其象為風其德為入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其象傳曰君子以申命行事由是言之則離世異俗若固無所取其尖而況君遺時承乎方以材見推擇且沒有所職位其職不敢毀奉離父母此邦雖然觀其所辭居者之事也君退而家食成僧棲息於其於有此時見大人者欲之必吾家而於中命行乎治究乎其於有此見大人若欲之以吾家而於中命行乎究之必至乎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以言乎邇則其自邇乘而為矣四乃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吻合而有功若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上順於五皆以正而以得其之吉者也君果能而不疑者乎誠使之進居近列必有以得處此矣豈若山林之士離世異俗木石枯槁飲然休其身而無所用心也哉抑予聞聖人之言易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為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或為隱為伏窮遯昧若疑君之寓意乎茲菴有類

夫以潛愚屈伏爲毀者於是乎言

古齋記

古齋者，雲間曹君之所游息也。曹君之先，嘉禾大族，其別於雲間有爲宋季名進士者，君之所祖也。家既益充，所居亦益以侈大，尺椽寸瓦，皆非先廬之舊，獨此齋之屋猶爲六世故物。自君之曾大父鏈置，今所號爲西齋於是，又八十有六年矣。至君從加繕治，藻飾環以佳花美木，池臺水月之勝，蕭然如在窮林深谷。闢其堂之顯敞，可以燕朋友；其室之靚深，可以休四方之窮客。經據書册左右森列，而鼎彝煥赫，所須之物無不畢具，乃更號之曰古齋，而以書來徵文爲記，蓋將示後之人，使無忘也。夫所貴乎古者，豈不以先世公澤之所存乎？彼沾沾焉逐新好奇而遁今者，曾不以爲陋，方且巧取豪奪，爭人之缺壺破釜枯竹

敗素殘紙，所同用之，以爲奇，把玩而以傳古自命，至於其先人之廬，一椽之折，一瓦之墜，易而去之，惟恐不亟，視君之爲，亦可以愧矣。尚人之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大謂之古，民而又謂之昔，謂之古。其辭之緊而不殺，若非以致意於居處物器之細而已。引而勿替，必有事焉。甫書而歸之，俾刻石陷諸壁間，庶幾後之人復以今爲古而彌謹其存也。

止齋記

四明周君，名所居之室曰止齋，而徵予記其所以名，若予從之曰：昔者孔子之在魯，或仕或止，當其可而已，不必於止也。吾徐以方年學自振，所知君者以一時朋人頓獨事夫一室而曰將以方吾止也，可不可乎？君曰：否。古之士有弗仕，師弗學焉，孔子之事則我不敢知，幸嘗於其遺書有聞乎所謂止於至善者，庶幾有賭以自省也。願卒爲我記之。予竊嘉君辭之卑、志之勤也，與爲之言曰：大學之敎在止於至善，而書稱善無常主，豈非求所止者必以善爲的，務盡夫善，若不可膠一定之止哉？今君之藏於斯息於斯也，泊焉其居，與焉其與造物者游，善之名且不立，非止非不止也。事幾無窮，時之運曾無而不息，君方以眇然之軀周旋其間，惟所取之安而已。止固止也，仕亦止也。孰爲所止，孰爲非所止乎？由是言之，今吾止於一室也，君甚易與事物遇而不失吾止也哉？難矣。雖然，五寸之鍵，可盡天下之方，所以閑戶牖軍而出門合轍也。酬酢萬變，有不自夫一室者始耶？蓋聖人之言止，見於易之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其爲止一也。於說有志乎此矣。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其爲止不一也。君其尚徹所得哉！君以敢不諾，則書以

畀之，是爲記。

樊川記

樊川，長安勝處也。吾微護都殿中君別業在焉。間嘗謂予曰：吾先世家濕州之永和，五世祖雍郡公薄游關中，愛其風土完厚，遂挾居鄠雅郡之仲子，是爲吾高祖。雍國貞獻公被遇世祖於潛邸，山之陽春謁甚李，而恬於進取，足迹不至京師，以終其身，曾總管織於家。吾曾祖太師、秦元忠貞王，吾祖太師、冀陽忠宣王，再世掌上京留鑰，前後四十餘年。忠貞既歸老關中，而忠宣亦返葬于鄠，蓋視鄠爲鄉土久矣。吾父以佐今天子位，爲丞相，匡朝伊夕，陟降左右，而吾又以大臣子叨被上恩，入則侍閒燕於內廷，出則奉謚清於私室，去鄉土日以遠。鄠杜與縣而壤地相接，樊川在杜之封內，即吾上世墳塋買田

葉室將以佚吾私而不可得蓋無一夕暫寐不在其間葉為之
記廢與時一展玩以自恣焉按圖誌漢京兆杜縣之樊鄉有樊
川以樊噲所食邑得名一名後寬川以其水出秦嶺又名秦川
有佛廬號華嚴寺俗但稱之曰華嚴川京兆今為奉元路杜陵
入萬年而鄠年今為咸寧縣其南三十五里是為樊川西為韋
曲東為杜曲則唐人所謂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者也夫氣運之
消長往來無窮人事之盛衰每與之相為終始秦漢隋唐斜陽
衰草城邑之人非無復向來冠蓋遊邀之盛而樊川之平泉流
之清陸海之富饒民物之蕃昌不減於異時而雲山竹樹花卉
木生意充周未嘗少息也唐宰相杜岐公甲第在長安而樊川
有別墅中有桂林亭卉木最為幽邃日與公卿遊宴其後以太
保致仕遂居於此家廟石室遺址故存岐公孫牧之尤愛樊川

集皆以名其集其知中書制誥也每退直輒召客往游其
地自謂氏老為樊川翁要有文章數百首號為樊川集敘中右
與牧之生宗甥家明同乾德殿中又同所不得與牧之同者皆
之城南去天尺五今則去天半萬里矣欲躡而往蘇而歸於竹
洲蘭芳皆化花齋不可得也能勿緬然而長望峨然而興思乎
予聞古之達人以太虛為家無何有為鄉視半萬里猶我室戶
闥也而況鈞天清都之樂又安可□同日語哉中向吾□
有以佚吾平生之懷矣遂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為記

志學齋記

於潛謝珪家于天目山之陽而讀書于所居北十里之谷口南
其室曰志學齋屬予以記予復之曰在心之志為己之學求己
人所能預也予頗欲以文字相求於外乎珪曰不然吾所患者
無師友可以知其心而救其失懼夫志之不立學之不進也故
願聞一言以寘座右庶幾朝夕有以自儆云爾幸卒為我記之
予既不得辭則告之曰予嘗聞先儒有言志伊尹之志學顏子
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釋之者謂以發策
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志則其志非伊尹之志也以廣聞
見工文詞矜智能慕名譽為學則其學非顏子之學也予之志
果伊尹之志乎予之學果顏子之學乎予皆不得而知也處畎
畝之中樂仁義之道與夫簞瓢陋巷之不改其樂此伊尹顏子
之所同予方深極密惟恐去人之不遠於其所同者既有志
於斯致之矣至於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則
伊尹之所獨也予誠欲學為有用之學於其所獨若亦思所以
自任乎學之成與否在我君子所不敢不勉志之行與否在天

要曾所不能必也古人不可作矣其僅存者遺書而已子毋徒
玩其辭而必踐其實上不至淺高虛空而背世絕俗下不至詐
功利殘而貧身謀祿備其在我而聽其在天則志之與學斯兩
得之雖聖賢之域未易遽入今名聞我隨矣請以是為記可乎
珪曰諾受教則次第其語書而歸之

敏學齋記

吳郡施允文好修之士也葺室於城東為齋居之而扁曰敏學
四方士大夫與允文交以踵門請見者亦莫不與之進會
予將北上賦舟始蘇驛允文來求予記其所謂敏學齋者予告
之曰六經之言學肇見於武丁之命說而論為學之道曰遜曰
敏而已遜者欲其謙遜而如有所不能敏者欲其進修而如有
所不及退則虛而受人進則勤以勵己二者同不容偏廢也孔

于大聖人而不自聖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可謂遜矣然而又
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則其求之也㝎嘗不貴於敏乎它日與顏
曾二子言仁與孝而二子皆自謂不敏其遜於可見矣回之仁
參之孝三千之徒未能或之先[illegible]不敏者乎而後為自勉
而不思所以自強是謂知退而[illegible]益進雖若德然必敏則
有功由是言之則為學之道[illegible]尤在於敏也先文取以名其
齋誠知所務矣而先文亦自以為[illegible]汲汲焉欲求予言申其義
以記之予聞孔子教人以訥於言而敏於行又以敏於事慎於
言為好學先文平居奉親孝交朋友有信敏於行與慎言者也固
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進進不已必有深造自得者矣以
予多言為戒於以此復于先文云爾是為記

潛齋記

剡源先生嘗題其居曰潛齋後之遊者陳君蒸直亦以潛齋扁
其宴休之室請予言云云則有所受之矣益縮之為言退也潛之
為言藏也[illegible]之圖以世為[illegible]是用吾聰明而務為遜[illegible]若也[illegible]之
善為退藏者豈闇然伏其身窅然閉其言而已哉昔者先生方
盛壯時高視闊步英馬之詩合者必避席陽者必避[illegible]亦人小
子卻立而睨之如萬斛之舟順流而東馳驟擊轂[illegible]而上
也可謂進耶退耶一旦倦於而歸淡延乎山阻海涯而時出以
浮沉俗間所居而屢濡於戶外矣鴻翔駭望鼓起水涌痛詬知
夫退之非進耶然夫不為物嘗而墨以為守是以恒睦若乎人
之後不知孰吾進耶吾退而吾未始與之俱進退也君之於先
生則嘉矣然而未嘗進也惡乎退未嘗行也惡乎藏願獨舉其
可扣其名之門是將有闚其藏者夫大[illegible]固不斷一

闢之門其光氣燁然在[illegible]之上若餘千仞之上行未易以淺涉
也焉乃而竟亦有其道乎以有吳吾用而未始不行吳吾吞而
未始不藏者耶其是謂此將窊矣而予以所能之深能言之

[illegible]

大合之君可[illegible]名其齋合國子祭酒
[illegible]公為之大書其齋[illegible]二人者後卑
予今為之記以[illegible]中庸之君子[illegible]
行相[illegible]人謂[illegible]其心若於此而[illegible]也
所二人者各[illegible]以[illegible]不與物[illegible]也行[illegible]
其[illegible]人之[illegible]物也[illegible]
而常[illegible]物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若人
之心也[illegible]出[illegible]以夫事物[illegible]易動於
或[illegible]之於言争之[illegible]行有不[illegible]其無
求[illegible]錯於幾希二人者識亦知乎[illegible]故其[illegible]
退而即於私室各若[illegible]以自[illegible]中[illegible]大之功右
之君子所以成其[illegible]實者未始不出於此也在[illegible]風自火
出其[illegible]家人其象為君子以言[illegible]而行有恒[illegible]之若[illegible]向
火內也[illegible]外也而內以是外是以[illegible]物而有恒也夫二人者
求矣其[illegible]以行而[illegible]之於其心之所內外賓主之[illegible]其齋知此
豈不可謂知所務矣哉是道也[illegible]知[illegible]乎中庸[illegible]不然而
求二人者焉辭然也彼[illegible]之名又豈二人者所[illegible]專而有哉
[illegible]而歸之[illegible]以記也亦以厲同志也

閒止齋記

[illegible]唐張子[illegible]盛[illegible]不樂仕進日以[illegible]自

娛尤者淵明詩橋其語爲所居室曰閒止齋而屬予記其所以
名之義予觀淵明止酒詩篇首卽以居止城邑逍遙閒止爲言
則其所謂止者不止於止酒而已夫天壤間事物有萬不齊是
非之相傾利害之相襲姸媸之相形强弱之相陵莫知其所終
極而人以眇然之一身與之周旋而左右門酢乎萬變之紛孰
能以閒暇優游爲事求其止乎山林枯槁之士苶然絶物而虛情
於寂寥之鄕仰雲嶺而俯泉澗若可以止矣是猶爲有所
待而未能無累於外也惟放於自得之場物任其性事稱其能
而吾方且適其所適不知城邑之爲山林山林之爲城邑斯可
以無往而不得其所止此非莊生之所謂逍遙而淵明取以爲
言者乎抑其言不止於止酒亦不止於及其偃仰也坐止於閒
暇而不知孰爲輪奐之美步止於蓽門而不知孰爲驅馳之遠
味止於園葵而不知孰爲飫甘之方又數止於稚子而不知孰
爲侍妾之數百非去彼而取此也閒放不於營求自心又安
知孰爲莊生之遊孰爲淵明之止乎予英法脩好古家城邑如
在山林未嘗汲汲於名途仕路閒觀淵明之言而有契於心
也然予聞孔子可以止則止苟未可以止而止與可以止而不
止蓋胥失之當其可仕則如淵明以彭澤之往之時其可
止則如淵明之不爲五斗米折腰解紱而去無累於物而取
同得何適而非逍遙是乃善學淵明而得其所止者也予蓋論
予記其爲止之義予之所知若是而止耳昔若卿予以緝熙敬
止釋止善與淵明以逍遙閒止止酒其取義皆非得他枯於
章句訓詁者所能通予方欲見好讀書而不求甚解如淵明者
共論斯事予英可謂淵明之流非歟尙能爲予言之詩留更俟
姑筆之以爲後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序

石屏[illegible]詩序

寧海多[illegible]名於仙經地志者天門[illegible]風冊
丘桐栢[illegible]真[illegible]適至顧
獨[illegible]山[illegible]草[illegible]有[illegible]巖峭峯
[illegible]
[illegible]上至[illegible]
[illegible]而下[illegible]可
坐[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補[illegible]佐
[illegible]
[illegible]變[illegible]東[illegible]

[illegible]
賦[illegible]
志[illegible]古君子[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若也夫
[illegible]得序而歸之
南[illegible]

劉[illegible]公奏議集序

嗚呼君子小人之勝敗[illegible]安危[illegible]論其[illegible]知其
人論其世可也宋亡久矣自熙寧而元祐而紹聖而建中[illegible]
國[illegible]論故侍御史守戶部侍郎致仕[illegible]中大夫劉[illegible]公之
事理宗[illegible]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若乎[illegible]以古[illegible]
專務張皇[illegible]制朝廷[illegible]入[illegible]相位引援[illegible]人[illegible]要[illegible]

稍自[illegible]甚言事[illegible]之輒斥去公為御史彈奏侍從兩制
而下九人[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心[illegible]路公不[illegible]而公竟
[illegible]是[illegible]君子[illegible]人[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起復[illegible]學士論
[illegible]而朝[illegible]不[illegible]者僅數人耳理
[illegible]附[illegible]可[illegible]
任以太常[illegible]清[illegible]
[illegible]所侍以[illegible]御[illegible]
人[illegible]君子小人勝敗之幾[illegible]是乃決
也公[illegible]引[illegible]執政[illegible]而下八人[illegible]
[illegible]於是[illegible]
[illegible]理[illegible]命[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用[illegible]子小人[illegible]夫[illegible]定

綱已[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還[illegible]使人懷[illegible]之痛嗚呼[illegible]夫公
[illegible]在[illegible]上書[illegible]對[illegible]陳[illegible]有[illegible]非徒[illegible]拾
細[illegible]故事而已前[illegible]入臺[illegible]不[illegible]月[illegible]言無避[illegible]
[illegible]史所不勝書而見於家集者
固不[illegible]傳也公[illegible]今[illegible]百[illegible]其[illegible]編[illegible]且[illegible]
[illegible]奏[illegible]所上[illegible]附以[illegible]二十有七
篇以[illegible]使[illegible]諸篇末[illegible]後之秉史筆者[illegible]別
集[illegible]或[illegible]以[illegible]書入[illegible]語及[illegible]之事[illegible]之意
[illegible]等四人[illegible]元[illegible]起復之命[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一事也[illegible]與元[illegible]之死人[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獨[illegible]元[illegible]與[illegible]至公與元[illegible]俱[illegible]則同一
[illegible]之[illegible]有深意乎[illegible]之內翰程公許所撰墓銘[illegible]公感

求夜亭之以與元亦並言且反覆致意於天運人事而嘆世故
之不可料其旨微矣疑以傳疑亦史家所當知也故併志之

石峽書院詩序

宋尚書侍讀淳安方公以文學行義師表一世家食之日戶屨
殆與所容公因闢里第為講舍治祠宇其中以春秋行釋奠禮
賜號石峽書院更築室其西而家焉
皇朝因其故額而設山長貧始領於有司令山長方晉明病其
規制褊陋將斥而大之公曾孫銅陵縣尹道叡敬命徙所居室
使益西以其地廣書院裔址族人亦相率割旁近地為助晉明
乃與直學汪汝湛度其位置令士人有籍于書院者合貲錢以
徵工斂材濬故而有殿堂及它室屋去迫隘而能崇敞具白于
郡府徽縣長吏狂其役起至正元年冬十月訖二年秋八月落

成之日吳君溥為記其顛末于石吳君暾為祭陰縣知行之說
以發揮公名堂之義兩人今為其鄉先達者俊之士咸樂興之
更唱迭和以慶其成前後為詩近百篇會粹為一帙屬晉序其
首按稿惟昔州縣未有學之時天下四書院而已其後州縣既
皆立學而前賢講授之地與其所居所游亦未不另建書院近
世好事之家又多慕效創為之日增月益而學與書院參立於
州縣間亦已盛矣所謂四書院者其一曰應天本睢陽戚氏舊
居戚氏自正素先生以所道自任傳子及孫俱為名士戚同文
其書院南豐曾公稱為能世其道德者也石決實公講授故處
興興應天之任睢陽公推倫魁後八十年道豈復舍身科級為
之名流能修其前人之業使弗墜而愈擴視戚氏亦何以異周
卅好事之家慕效而創為之者可同日而語也形於詠歌亦宜哉

美哉沼之曾大父戶部府君嘗與公同對大廷而滑之序與道
聯托斯文一日之雅雖鄙陋無能序作者之意其何敢辭庸述
其梗槩以為之序

方先生詩集序

采詩者言其為音之家以四一也而雖出於周之大夫而與夫
王清廟俱傳者雖不逮風雅變猶有所繫也其秀出於商之
仁人義士而不與猗那長發之存者薄社已屋風不止於變且
莫知所繫也夫既無所繫矣而其辭見於今卒不泯者豈非所
謂民之性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生之詩因君子所不發也先生
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於移抱其遺經隱于仙華山之陽晚
歲極留鉛與世無以之肯出游浙東西川遇遺民故老於溪山
泉石間往往從事歌歙低徊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為辭歌凡

日用動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觸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
盈虛人事之通塞至於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槩見故其語多危
苦激切不暇如它文人藻飾穠麗以為工也先生歿其音遂絕
蓋至是而百年之舊集盡失先生有女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
氏阜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樗梓惟
時無知先生者不敢泯以遺藁示人鄉君道傳方官于太常因
以遊先生門最為國其不朽若甚恐泯滅辭稅其藁且採其家
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二百八十篇整為九卷屬永嘉尹謝敬叔
刻寘縣齋以滑卑嘗及先生之門俾來俾為之序夫誦其詩而
欲知其人必也尚論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
乃於商之仁人義士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滑所為掩卷太息
而不已也與時龔公聖予見先生於錢唐覽所賦詩識以二十

二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滑後何云哉先生方氏諱鳳字韶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如墓銘此不著

見山集序

始予聞餘姚人亟稱見山先生然莫得其所以稱也它日過歷山之陽乃識先生又得先生所爲詩嗚呼茲其所以爲先生歟先生蔡氏初名君宋咸淳甲戌禮部正奏名於是杭國者方務隔截後進第望豪縉之興扶樀無少貸先生竟不得奉大對既遺而歸其明年杭臣南遷又明年而三宮北上矣先生既俛仰然無所售其技重山密林窮居而獨游餘四十年凡古今事會人物至於卉木魚蟲之細目觸而心接壹發於詩故是往往寄不忍讀後生之聞之湯不省爲何等語宜其鮮知所以稱先生

也大雅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薪槱山材也綱紀大業也而詩人始終致意焉一士之失得若無預乎廢興存亡古之人固不謂然也先生之詩既不附于歌爲清廟欲爲薪之槱之棫樸又不可得而爲空谷之白駒而遂爲黍離是果孰使之耶必有執其咎者雖然黍離之大夫當周之東猶有祿食而服事焉視先生所處抑與夫成湘若難易習久者易變不亦人之常情哉而先生之志未嘗以淺深久近爲異於此見禮義之澤民之性情有不與物俱化者其格力之健語意之妍抑所未暇論也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

若昔宋東都盛時眉山蘇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海內暨江後獺園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東南及其既久也百年之遺老相繼淪謝而陵陽牟氏父子遂歸然爲蜀士之望以耆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東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隆山先生大理公之冢子能世其家業而不頹者也先生之大父大資清忠公爲時名法從所交皆當代鴻碩先生無不趨其下風而接其餘論大理公既與世相違屢擯事外先生居家庭之間父子自爲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母夫人鄧氏太史季公外孫女又從而有聞於史學大理公後學者有所不知必之先生而考質焉先生於前朝制度之損益故家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其門下士窺見一斑於殘編斷簡中者固不足以與此至於白首窮經孳孳矻矻而忘其老猶閱貫特挾清才雅藝以馳騁於英俊之域者亦未易企而及也凡先生所撰著言必有實而要其歸一本於理皆之善爲品評者謂有山林之

文有臺閣之文先生蓋兼之矣內翰蜀郡虞公稱先生學敏過人志極高識摶引根據不見涯涘其文沛然若江河之決而極渤至不止其知言哉嗚呼隆緒茫茫千鈞一髮剝果不食萌芽方新斯文之未喪豈但爲蜀士之幸乎先生有子五人獨以達必勝在必勝髓藏遺藁惟歲後戲致放逸乃萃聚爲若干卷而刻焉嘗求僕爲序于篇末惟大理公仕宋季與僕之曾大父朝請府君同爲郎於吏部僕生也後猶及拜公牀下而辱贈以言際今承乎後若取士之令與蔚科第中人物存者無幾先生乃應聘出持江浙文衡而僕以非才忝與薦送故必勝以序爲託僕之鄙陋衰朽安能知先生而發揮述作之旨耶姑次第其梗槩云爾先生諱應龍字成甫其先由陵陽徙吳興先生辭京官之廿賞而以咸淳辛未取世科調光之定城縣尉仕未達而國

事已求先生既不有得以貧强起為儒學官既乃教授溧水州
尋以遷廣上元縣主簿改某事先生之世系葬與其言行序
公已為誌于幽室此不具

地鈐序

吳越忠懿王時有大比丘曰德韶為其國師能以山川形
勢辨地之吉凶凡作圖以志浙東西州之可為葬地者千有三
百師既示寂世罕傳其圖葬而偶直其處徵應與圖合嗚呼
何其神也師姓陳氏處州龍泉人得教外之傳於清涼法眼時
天台學與絶忠懿遣使十輩用五十種寶求得其書于高句麗
五時八教之旨晦而復明實自師發之初師至天台觀智者遺
跡如故居且適同俗性或疑其後身云然僧史中莫有名其為
良藝師若豈秘不輕出人無得而稱耶抑其徒不欲以餘伎為

師累而諱之也予聞古之為城邑營屋宮治地而葬者必以卜
且用龜而已縣之詩殷盤周誥孔子之語傳參可考也夫山川
岡壠之形勢亦甚易見須獨求之難知之界神若禁非地可以
形盡而鬼神之為變不窮也故後世陰陽家務鬻其精密絶識
始不復受命於鬼神至師之為圖尚粗知方位若皆可按而求
之舉有盡之形周無窮之變雖聖人莫成其能矣客有視予以
其圖者請序而傳之嗚乎師非藉圖以傳圖固不宜無傳也予
既惜師之自秘其徒又諱不道是用弗讓而題錄篇端焉

雲門集後序

越之山水雲門最勝浙河之東大抵皆以山水為州非它縣所
處也姑以越中言之禹穴秦望天姥四明五洩東山蘭亭鏡湖
剡谿或幽阻峻極人跡所不通或擾舟車往來之會好事者不
過以一覽為足或窮迴於城闉嚌人靜者不屑自況其中惟雲
門之去人境近而不迫遠而不遺高僧上士多擇其勝地以為窟
宅名公才彥無不樂與之游而為之紀述賦詠亦有未始至其
處而寓歎美之意於文字間若焉予觀柳子厚記永之黃谿柳
之西山皆清邃奇麗勝處前乎子厚未有能啓其秘後乎子厚
莫有繼其後而卒不以荒遐僻陋去人境之遠乎子厚又於西
山鈷鉧潭小丘歎其久為棄地且謂使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
之士爭欲得之大曆錦繡杜在當時為神州赤縣第宅之聯翩
蔬蓏之進隨相雖不絶登臨獻酬之樂形於篇什者往往而傳
至今誠求窮鄉下土所有杜牧之家於樊川猶遺鄠杜之勝
而然而山僧乃不識其姓名則以紛華役耳去人境太近游方
之外者莫肯顧留而曰然之鄉也有其勝而無二者之病其性

雲門乎蓋地必以人而重人必以文而顯雲門編流道價之寄
足以重其地若圖象紛交於賢士大夫而有文可見者雅音道
發揮窮奕映而未易一二舉數地以人重人以文顯而其文又
必賴後之人以傳上人其皆所以及沒焉致力於此也凡其所
設輯上下千餘年詩文總若干篇號曰雲門集將使予為之
序而刻之山中予不敢辭以蕪陋之詞寘諸羣言之首惟聖人
以賁易序卦處不備竊取斯義作後序以系乎左方

資正備覽序

至正九年冬詔以中政院使榮祿大夫札剌爾公為資正院
使沿革伊始肖簡官府之沿革及所總政務之本末次第前擬
政院紀源之書卽恍汗漫而序述弗淨披閱再四莫得其要領
蓋以設官之始在東宮則曰詹事院在東朝則曰徽政院互為廢

寔閫嘗改建儲慶使司及儲政院而儲事徽政之所掌悉歸焉今天子始錫名資正院以奉中宮由其更易靡常新舊之策文案牘委如錯總偏雜難窮竟故於戶口之登耗則計之盈縮人材之升黜工役之作輟皆無從而知之以為古之君子居其官則思其職苟非有籍典之可稽則欲舉其職不可得也乃謀於院官以命闕譯出所藏故牘俾經歷司官與提控掾史等精加考覈會粹成書院官後至者咸樂其成凡本院暨所統諸司官屬之員數品級僚籍人戶擬賜上田方物貢輸歲賦徵納銓選格法營造規程悉分明列細大無遺釐為三卷號曰資正備覽舉其大綱而綱目畢陳隨舉而措之斯易易耳以啓承之隸太史氏俾執筆題辭于篇端昔漢文帝問周勃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勃皆謝不知平對曰有主者問決獄

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君所主何事平謝樂宰相之職以對帝稱善夫周勃陳平均有所不知而平知責之主者故勃自以為不如平今資正總以專使且上為官擇人非執政侍從近臣莫克當其選倚之重豈舉有司比乎公乃不敢諉於主者而一以身親之他日入侍燕閒上或訪問必能枚舉以對雖使陳平復生必自以為不如也抑是書之作不特總理故實以備聞見且將貽于方來為不刊之典將用章宗臣遠矣來者尚無忽諸

科名總錄序

登科有記尚矣而鄉貢之士未有記之者昔未如此而今記之以昔之所取者衆不易殫舉今之所取者寡可以遍數也取之衆則其求也廣取之寡則其擇也精於至廣之中而得其至精者也則今之上于春官者皆昔之貢於天府者也況夫或被特恩而驟顯仕為時聞人或山林巖穴而能以材自奮可使其泯名無所考見歟鄱陽徐勉之當場屋之初廢發然皆計吏來京師所謂登科記已不可復續乃會粹國朝凡預鄉薦者之氏名合若干人次第成編號曰總錄蓋以為士之歌鹿鳴而來京一時之榮遇非謂

祖宗菁莪興造之澤為止於是而已也

仁宗方首盱闘士赫然下明詔罔羅四方之遺逸豈不以向之待士也使之拘而不得肆卓詭魁傑之資有未盡在吾彀中者乎廣求而精擇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昔泰山孫明復眉山蘇明允皆嘗試有司不合而以布衣召拜官伊川先生亦以廷試報罷後乃應聘而起詎知今不有其人耶是固不待勉之以傳而勉之此編則可取徵傳也乃弗辭而序焉

東郡志序

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致政居濟州嘗領二縣而台白馬白馬故東郡地也公暇日閱前史及它傳記得東郡事參以舊聞作東郡志十有八卷屬溍序之溍竊惟昔之言地理者有圖有志圖以知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其以成周之制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道地圖以詔王者有土訓之官焉以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詔王者有誦訓之官焉凡古之於郡邑之關於政令不特以資學士大夫之泯覽而已後世州郡或有志無圖或以圖合于志而未嘗有於上下有司率謂非吏事所急漫不加省幸其士之有文學而好事者時或以私作為之而偏州下邑僻陋之境

無故家大老文獻之足徵其書雖粗具而莫能詳徵甚者遂致
而弗具儒臣史家卒有所詢訪往往無以懸遺文軼事不得附
見簡牘之末者多矣况其大者乎滑國名州公又以嘗哲為是
州之望文獻有足徵者宜其為書纂輯也脩若據世精所記人
才消長風俗盛衰上可以明教化之得失而裨益乎治道古今
文章事實公筆之致下可以俟采錄而垂之無窮宜託於空言
以為著述者可同日而語哉塙是用序其大略如此使覽者知
是書非獨為一州之學觀也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四十卷纂圖二卷古占法一卷林屋山人俞氏述其
為說大抵祖程邵而宗朱古今諸儒之言之善者无弗遺也而
其己意亦以附見焉其是非取舍不合於聖人者寡矣蓋古者

三易皆掌於大卜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乃好易其
與七十子之徒雖疑答問固未有以易為言者易在秦獨免于
筮之書漢興言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為施孟梁丘其別出為焦
贛為費直贛專於陰陽占筮之術而直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
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俾學者以王韓為師費氏藉以
僅存焦氏又廢矣談者至以為理學近於費數學近於焦而不
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詣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者未可實同異
於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為書七十子之徒所未
聞於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嗚呼盡之矣今傳其書
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為同則矯以為異其所望於來將者
果若是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於古不必不出於古也
非有異焉則其書何以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

也惟夫同不為阿異不為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其有焉是宜
為之序以著其是非取舍之不謬於聖人者由其學之源委如
此讀之者所宜知也

字鑑序

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御而禮其
為法至詳且密其為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
效士生其時自幼至于成人非是六物者不以役於四體接於
心思磨礲長養之有其素故其進而傳之以大學之數咸有以
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
已久近世大儒始表古經傳輯以為書學者誦其言徒知有六
藝之目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形
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子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廢矣聖

賢之說於簡策以傳者幸而家求存然何後生小子方且玩
心於言高談性命而以為脩身譁世之具切近之悉微諧儆之
業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古者少也吳郡李生文仲年未
弱冠本說文作字鑑若干篇誠有志於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
道哉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於古又能弗失其為學之次
第如此則夫從事於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實若無患乎不古
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予於生則有望矣
備識諸篇端以為之序云

法書類要序

君子之學必始於六藝書其一也古之人於鍾金鼓土弓車皮
玉畫繢之事雖梓成而下莫不有法而書也法興述焉蓋其於
書三歲而一同之者其一而已偏正工拙有不足論也厥今學

士大夫生乎書同文之時游心藝事若得以暇日窮其術亦而
辨其工拙盍可無以著其法哉是宜得之者不食而大叫見之
者撫背而嘔血夫何臨學之家率隨人以作計徇於今之學而
微於古之略也予年十七八時嘗得所謂書苑菁華者窮晝夜
而觀之因取其所不錄而雜出於史氏百家之言若次第以為
臨池拾遺記然以所見未博無能補其闕軼之一二焉後三十
年乃獲觀錢唐吳君所輯法書類要其多至於二十又五卷書
之為法備矣盡矣惜夫歲月之悠邁而予之不能從事於此也
君不鄙屬予以序予聞之孟子孟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
亦必以規矩然而又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士
君子之游於藝與百工之事異乎知乎此則思過半矣敢援以
為序庸俟覽者詳焉

送東川書院陳山長序

古之釋奠于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而各自祭之非其師
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今之言師友若馳不知求儒先之書而
為其說讀若漢嚴子陵諸葛孔明晉王逸少陶元亮唐李敖與
白樂天諸人言談不及於性命其遺文之僅存者非世所用以
說讀也或者猶相率尊師焉而尸祝之不廢得不以其高風感
於使夫人觀感而興起有非說讀之所及歟予友陳君以選為
東川學者師而元亮東川之先師也元亮於書未嘗務為甚解
而其死生去就之際浩然無所滯礙不亦知道之君子哉二三
子之從君登斯堂也不知學元亮者祭非其學也舍元亮而他
學焉者學非其師也而所謂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去來兮
辭等篇固不可以說讀為也蓋予聞之古有憲老而無乞言意

者儀刑其德而已問而答焉其次也有講焉有聽焉又其次也
講而未必聽焉則末如之何矣君誠能令二三子知所觀感興
起而以古人自任以千載自期一洗尋常說讀之陋斯善學元
亮者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豈惟學元亮者為然乎庸因
君之行書其所與君語者以附贈言之末云爾

送高節書院劉山長序

尚論兩漢之士必曰經術名節自公孫弘至張禹孔光之流皆
以經術致位宰相而持祿保位未能免阿諛之譏不有名節孰
矯其失所謂名節則嚴子陵實倡之迄今千三百年其故所居
及嘗釣遊處猶為之立祠即其旁置書院而奉之以釋奠于先
師之禮焉其有功名教賢於章句儒遠矣蓋古之先師詩有毛
公書有伏生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初不以其賢而尊事之行

其學則祭其人示有所本云爾唐制孔子廟由顏子而下為先
師者二十二人有毛公伏生高堂生而無制氏詩書禮存而樂
亡也孔門高弟惟顏子子夏並為先師子夏詩有序易有傳固
學者所共宗顏子非有遺書可傳而以賢有德克配于先聖其
後復列子夏于十哲而獨推顏子為先師者詎不曰講習其言
未若儀刑其德乎今之道學一出於濂洛乾淳三數大儒此學
者之先師也夫既立其書于學官而躋之從祀矣其為書院若
又取前史所載高人逸士若子陵者以為先師子陵矯前人之
失不過答侯霸之兩語它論議風指則皆寂寥無聞世特以其
人之賢而尊事之如此爾夫道一而已發於文則為經術脩於
行則為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為學莫適相通乎建陽劉生
仰賢以選署餘姚之高節書院山長餘姚子陵故所居也予聞

仲實之先以師文簡公受業黃亭讀論語至子欲無言胃然而嘆謂言語非所以為學由是一意務為躬行實踐其出處之際與子陵雖殊而循名嫮節視子陵可無媿仲實家庭之傳必有異乎區區以呻吟佔畢為事者矣諸生在列仲實進則風屬之以儀刑大前哲退則以家學私淑之使羣居而講習焉不亦可乎仲實之行也同志之士如別贈言凡若干篇京兆杜君伯原甫實序之及來錢唐復求予為後序杜君隱居武戎山中聘使在門而不為起廉頑薄卑子陵若仲實試以予言質之何如

送宣公書院陳山長序

古者學必有師經則孫焉以世以吏為師者類喜讀府陸宣公論諫諸篇而莫有敢上援公為先師者獨其鄉之士以公為國故而禮祠之蓋知法者恒患乎少文開公精於吏事而其文聚

古今之精英謂可資以為緣飾故愛而集之耳至於公之讜陳時病本於仁義可為後世法者非儒家者流不能知也夫既為之立祠又即其旁治講舍置師弟子員而士之游於斯息於斯非性命不談方相與剽掇傳疏之微辭碎義以求合有司之繩尺未聞有能紬繹公之緒言若學於其參之所不及而參於其學之所不傳何其交相反若是歟公避謗不著書世所傳奏草奏議若合十二卷雖非可誦習以為顓門名家之學然今之由儒入吏者肩相摩袂相屬苟以公之言推而措諸行事將見如公之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則今之為吏非昔之為吏者矣它日既仕而歸休於其鄉從凡大夫化春秋之事於公之祠下尚何娛乎錢唐陳君以選為之師而予忝以非才與聞學政故於君之行以是為君告尚與師生懋明之

送曾頎甫序

曾君頎甫與予居同郡且同舉教官予訖不調而頎甫用累考序遷為溫學正其行也會予以掄選吏書謁歸自海壖頎甫謂予宜以一言識其別於是距予與頎甫同舉時二十又三年矣劣弱無似不能使其學與日俱進詎有以增益頎甫之所未至哉然嘗從鄉先生聞乾淳間師友之盛未始不歎其人物之聚學術之散也蓋婺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呂氏為得其宗而獨傳至於人自為書角立競起呂氏終莫能聚而合之也其在溫則王道甫之慷慨名義等合於陳氏矣而其言無傳焉陳君舉本薛士隆上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經世教為說下皆與唐氏合其學存若亦莫之傳也葉正則推娛景望以恭叔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

柢大抵析秉諸子剖析秋毫以訖于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於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人而已學周禮與葉三代之望人遠矣於大道蓋裂之餘而能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豈非卓然獨立而不懼者乎是未可以專私藏錮為其訟病也冢鉅論沒晚後無所依風承響接第以世之所其傳為信遂使教者不可後合不傳若日就泯隤安於紛然不同之中有混然大同若在耶夫考師友源流之自務合乎聖人之本統以會諸生之道德學校重事也故予敢以為頎甫告是雖非有以增益頎甫之所未至其望於頎甫則厚矣它日頎甫歸休而與予游於鄉校尚挹其緒論以祛所惑焉

送王熙庵詩序

頃歲有司以浙東兩淛鹽法久而弊議更用官鬻之法如淮南

法制下其事行中書擇可任倉氏之出納者得海南王君以涖于四明葢君學掾六察以爲非君莫宜當其選也居亡何中臺復奏署君海南憲府掌故豈以爲向之瑣瑣者未足盡其才耶繽海去天萬里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誠有大於出納之事者矣國家惰旰求忠賢俾能之助用興太平侍從近臣爲君知己非直如狗監之知乎屈而已君之所爲華陪禁密固可旦夕待天下事不又有大於瀕海閭者乎未知一掌故果足以盡君之才否也抑予聞之古之仕者行其志達其道焉斯已爾成康盛時皮角筋骨之微供斯人民牛馬缸器珍異之市皆掌以再命之士陳肆辨物量度成賈四命之大夫寔長而司之爲法至詳且密爲事至煩且勞而莫有以不得其志爲慨焉者故其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不然則汲黯尉之恥將令而薄郡守蕭大傅之雅意本朝其於道之窮達何如哉予幸以將運吏託官職於君觀君之敏而裕周而通使有以竭其才必不苟動其志枉其道也是故於君之去不敢遽以世俗相華耀者爲諛說而獨識其屬望之私於羣公篇什之端焉

聯珠續集序

鄞故多官族而傳世之久者稱蔣氏蔣氏之起家在太平興國初至寶元康定中家始大有累官金紫光祿大夫者其子當元符崇寧閒咸起進士至大官世祿所逮且三葉最後有起進士爲嘉熙言官者至刑部尚書最貴顯尚書之猶子亦起進士爲將作監主簿有名咸淳時此蔣氏世次之可見者也㳌生也後弗及覩夫衣冠之盛過其家而訪焉則爲文大冊散落已久所可徵者獨其詩而已竊惟古者載籍所記大辭令大褒貶存於書春秋而其流風遺俗形於詠歌謡誦之閒者悉委曲見於詩爲最備善遺禍言馳驅而務發事瓜苴荼之食爲事至微爲物至細陋人以之列于三百五篇之中與文王清廟之什並傳而不廢者蔽皆徵矣而況宋三百年蔣氏實與之相終始誦其詩而尚論其世流風遺俗猶足以驗見豈可忽哉凡其爲詩斷自開禧以前有三經聯珠集實獻肅公既爲之序將作主簿君之子昕先後纂次其續集仍請序之昕先今方以需入官引而勿替蔣氏之世澤未艾也後復有續於集者秉筆之士尚不一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續藁十四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序

錢氏科名錄序

溍觀宋中興發科記，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嗟夫！彼為舉子業者，營營汲汲，積其晝夜之勤，至於獲自進於有司而升於天子之廷，固千萬人所共嘆羨其光榮，而以為不可企及者也。今去之遠者不二百年，數其氏名而泯泯無聞者已什七八，幸而以材能致通顯，有績用可考見，傳子若孫，鮮不失其業者。若夫大賢君子所以垂世而不朽，又非必恃科目以為存也，是不亦可深長思乎？通川錢氏四世九十年間，第進士者二人，特奏名一人，貢禮部者十有四人，待補太學生者十有二人。迨

國朝若取士，令有名以道字子原者首應　詔，名賢書。何昔之泯滅無聞者衆，而錢氏之世彌久益振也？意其積累以致此，必有出乎科目之外者矣，豈非古所謂君子之澤哉？子原之伯祖籍田令與溍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俱淳祐庚戌進士，故子原以錢氏科名錄示溍，使為之序，而溍竊謂科目有不足獨恃者，其有望也夫！其亦以自警也夫！

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昔盛時之為詩，薦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於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於上而被於下者，又有以為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繫於心，莫不為之發憤而歎息，嗟歎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為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疏，謝宣遠之於張子房，虞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太沖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篇帙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蘭谿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儒先道德性命之說，而尤精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為一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於春秋絕筆千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為用乎？公殁已久，仲子律始出其詩，求許先生謙、張君樞為序以傳，不鄙謂溍嘗為後序。溍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挈提前史之要領，為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今之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諗于同志，其亦以為然否？公諱鈞，字秉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於前序者，此不具。

六藝類要後序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目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為法，至詳且密，學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

物而通其意者矣況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于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漸其學猶可誦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寖遠且挾墜采纂輯而彙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目存於小學之書而其宏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於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六射已畧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爲鐘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爲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筭經爲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於宋子之晚年喪祭二禮既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鐘律別爲一書而奏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藁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

之書所爲作也潛心紬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馭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壹本諸經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析衷其牴牾以啓先儒之未發有功於新學固多矣豈徒足爲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爲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究性命窮高極深而不究夫制度文爲無小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爲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用善父述有翰林揭公與碩碩與晉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爲序沓獲遡其源流之自以爲是書嚮壞先儒而作庶幾同六之士共謹其傳焉

陸氏藏書目錄序

吳郡陸君居闤闠中四隣之外鄰與貫匯直君殊不以爲涸

櫚請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卻勝實而旁行數萬百家衆技之文擬比而類次入其字如登群玉之府而探蓬萊道家之名山焉忘其爲居之隘也若既第其篇帙部分類別爲之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秫粱稷黍魚肉果蔬人所資以爲養生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珍異之味至豹胎猩脣封熊之蹯可以爲美矣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水草小蟲蜩蛇蜓蟈野果之實人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蓋有嗜書亦猶飲食者類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倘相之所讀今也夫人而讀之韓宣子之所見今也夫人而見之孔子之所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扶者君同不取與而有也蘭臺之所不掌金匱之所不藏世莫之致與

夫可秘而與之好爲者君亦未始以爲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志易窮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錄之所由作也柳子聞之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奇之士苟游於君而獲其所嗜焉謀指所出足矣尚無以奉人之求易吾之求也哉

鄭氏義門詩序

浦陽鄭氏聚族而居者八世有司爲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今集賢直學士揭公貫爲之記一時聞人往往賦詩以美之謂予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莫予若因屬予以序予家距鄭氏不兩舍而近納交鄭氏父兄子弟則誠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豈有媿辭乎柳子聞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得行而親親之仁無貴賤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遷

或百世而不遷五世而遷聖人不以為失於薄百世而不遷聖人不以為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聚居而食雖古公侯之家皆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之家乃或有之可不謂難矣哉其宜史不絕書而上之人所以寵異之者遂著於令遠至我
朝史臣序禮典為目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勸親親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禮以義起者耶鄭氏於古人合族之道夫亦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既奉若令從事而未克上其狀予太史氏予㮣弗辭而次第其說本諸作者之意系於末簡庸俟夫陳詩以觀民風者焉

送吳良貴詩序

與時浦陽方先生館同里吳氏栝吳先生暨粵謝先生皋父

或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為人所敬所後進之士爭親炙之而良貴有聞於私淑為多方是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得以古道相切磋論文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於風月寂寞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咲無非教也元貞丙申予幸獲親弟子禮見方先生隱華山之下退又辱與良貴游俛仰之間蓋四十年先生已不可作一時之人物星離雲散或隨牒遠方與時浮湛或以名字著朝入通朝籍或浩然獨往於重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予亦老於州縣辯迹邈焉不相及久矣今年秋再聞良貴將主教於衢山朋舊皆為詩以送之嗟夫良貴宦家也祖父俱仕而未大顯不能毋望良貴以其所就之實少自見於世良貴顧獨遊此遠引恬處下列瞻若諸公之後年踰五十猶為所謂山長者其名不上於三銓秩不滿於百石豈其祖父之所望哉雖然良貴之得於己先生者非干祿之學也惟不必於仕故崇臺邃館不以為慕惟不必於不仕故寒齋冷廡不以為厭其出處之際審矣吾竊觀所贈道其愛助之言姑為之詩以志其離合不亦可乎自方先生之子壽甫而下詩凡若干篇道其故舊以為之序庶幾作者之意也

送應教諭詩序

古之為師友者非徒有所講習切磋其相與之際至親且樂也蓋夫人之少也既游於黨庠術序而其以賢能興於鄉也必還使長而治之逮夫老而不仕則又朝夕坐於閭塾而為之師以教其子弟歲時射飲讀法之事莫不相與從容揖遜升降酬酢奔走出入乎其間士生斯時自少而至壯且老固未有久去乎

學者雖以公侯之貴任君師之重為七者不敢以其尊而弗親之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由是言之則其師友之親且樂何如哉是以及其衰也詩人猶歎之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孟師嚴民散而流風遺俗有未泯也古者學校之廢非後世所及者豈獨其道之隆法之密予蓋亦相接以粲然之文相愛以藹然之恩薰陶鼓舞優游而厭飫之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爲爾今之士既不必群居於學主教事者又皆以資格序遷而不能久於其職不幸有如荀卿所謂子游氏之賤儒且將盻盻焉疾視其長上尚安望其親且樂耶黃岩應君將吾邑教官以秩滿當受代邑之人士咸惜其去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合之思大篇短章纍纍而不已非其親且樂至於久而不厭何以得此歟予故語生也忝被官使

不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日與應君相周旋以寓其親且樂之情竊喜應君之得於其人者爲不易又以見夫上風士俗視它邑爲稍近於古也乃爲本諸詩人之旨以序作者之意且志予愧云

送鄭生序

今之官于學校者有職教一縣等而至於胄監之長貳咸有師道焉胄監位尊而秩厚非儒德駿望莫能居之若夫縣教官率選署於闕外累其日至九十始得上名銓曹補郡文學而與醫卜執技者齒淌六歲乃得預流内銓其閱歷之勤且久如此老生宿學既無所事乎其間有志之士苟資以自進固不得俟乎強而仕矣蓋古之爲師必取之仕焉而已者而今也一以淺之未及強仕之人不亦任之輕而責之重乎餘姚鄭生妙年好修

再試于有司輙不合方退而職教于剡是特資以爲進而非的然以師道自處也雖然吾懼夫人之以師來予也抑予聞之古者學官不必自爲師國學之政總於大司樂而論說求序者有大司成焉司樂弗專也鄉學之政總於大司徒而朝夕坐於闔塾者有父師焉有少師焉司徒弗親也說者曰父師少師皆仕焉而已者又曰父師司成司成宜亦仕焉而已者耶是故官有職而師無職官以法師以道也吾子誠不以今之法廢古之道剡之鄉先生仕焉而已者宜爲子起矣它日剡父老舉以相告曰吾剡之得師自鄭君始顧不韙歟生之行有日矣朋從咸以詩送之而屬予以序故予爲道其職分之宜爲者以告焉

送汪生序

始予既知學頗思自拔於流俗而患夫窮鄉下邑塊焉獨處無泚考質以袪所惑聞錢唐古會府號稱衣冠之聚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則[illegible]根筍書踰濤江而西幸而有所擇識然以違親越鄉不能久與居與游間獲聆緒言之一二終未至盡大觀而無憾也每誦昌黎韓氏所志歐陽詹何蕃事未嘗不有槩於予心嗟乎詹以求道而去其親蕃以其親故不得安居以卒其業此兩人者雖若各行其志夫亦有所不得已焉爾爲士而生於師憖民散之後何其不幸歟四明汪生少從其父宦游西州而及諸公之門揚和濟以學府擅夕秀於詞林有日矣今方春秋富十山五山信國名郡與時東南文獻多在焉其學若又往往先經術而後文藝蜀蘇易辰崇雅而黜浮三歲大比實然前列必信之士也入則有色養之歡出則有師資之益歟其學而就其實在此行矣若益從與蕃所欲而不可得者視如予之孤陋

能無所歉羨乎惟生知自慶幸而期無愧於詹與蕃則予所望也輒抒鄙懷以爲臨別贈言之首云

送王雲卿教授詩序

昔朱文公與張宣公呂成公生同時且同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傳爲學者猶推朱氏爲大宗文憲王公則朱學之世嫡也呂氏王氏皆以故宰相家爲吾邦之望王氏之族尤大以衍其不濟於富貴卓然有所樹立以表見于世者固不乏人而文憲訖能自任以斯道之重不亦豪傑之士哉潜生也後不得及其門而事之聞嘗接外王齋之堂而接其聲光辭氣未始不爽然自失山川搖落而百年之馨亦鬱乎蒼蒼過而自思焉猶爲之低徊而不忍去曾多君子流澤未艾也王齋之子是爲雲卿與其群從俱以材見用於時而雲卿所得睦之文學掾睦學盡呂公過化

之地乃今 朝廷右文興治朱氏之書四方盛行粟鄉又以文憲諸孫補呂公故廣睦之人士得不有此與聞於粟鄉者乎抑呂公之居睦學張公實領郡寄呂公自謂莫逆而無間也
皇上盛德明詔有司慎擇守令以嘉惠黎庶安知今之二千石非張公其人歟以家庭淑受之私爲賢師師承流宣化之助雲鄉彥宜盡心也雲鄉行凡朋儕咸以詩送之溍不佞輒本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古人自任者爲之序若夫土風之美雲山江水觀游之樂亦有篇什茲不復云

送富州陳教授詩序

湖陽陳彥正教授富州里友方壽甫合同志之士爲歌詩以餞之徵予言序其首盖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志焉爾法守之所拘吏議之所迫位彌下則事彌多靜牽動避觳觫然左右瞻望能求其志之必行者幾何人哉獨官于學校者責任雖重而得以優游事外無所拘迫君可以行其志矣夫何今之所謂稱其職者率以崇土木謹簿書爲上務其次則安曰非吾指所居之地爲閒曹冷局計其歲月而去之曰吾姑藉以求一資半級而已是宜有志之士所不屑爲也彥正可謂有志之士非乎彥正之先大夫當宋季年隱于五泄山之旁徜徉自適於窮巖邃壑間初未有仕進意會 天兵南伐遣偏師徇浙東遂以布衣杖策軍門得官而老佐一州竟不克大展其志彥正敬承家學且與故內翰柳道傳居同里數從之游善爲古詩文試藝鄉闈一不中輒束書而歸若將終身焉有司強以儒學官起彥正於家彥正乃欣然爲之出用累考序遷富州彥正不遠千里泝湖浙江而去豈非以是庶幾可行其志耶方今承平寖久
主上持守盈成日與宰執侍從近臣講行稽古禮文之事敷所暨閭閻朝衛而況豫章之地靈人傑夙見稱於前賢富爲文郡俊秀林立彥正因其材而封殖之使上焉者可以爲 國家之用下焉者不失爲鄉之善人顧不偉歟彥正其毋以閒曹冷局爲不堪而自陳其志可也若夫究觀益新量入爲出特餘事爾庸因序詩而併道其所願於彥正者如此云

送慈溪沈教諭詩序

新沈君久進金華郡使者爲其材于宣閫畀茲縣學教諭其行也金華之鄉先生士友咸爲賦詩而屬予序之昔者河南二程子殁門人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人自爲學至考亭朱子出而集其大成程子之道賴以復明然學術之散未有甚於此時者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姑置勿論臨川陸氏與朱子並以性理爲學而其爲說亦適相反雖鵝湖之會終不能契而合之也言陸氏之學者以慈溪楊文元公鄞袁正獻公父子爲巨擘士生其鄉知有陸氏而已宗正少卿黃公亦慈溪人始以朱子之學倡於其間而務以躬行爲本其大意謂陸氏以簡易自高而以支離病朱子是徒見其窮探極討爲說之詳似乎支離而不知其體實踐所守之約固未嘗不簡易也使行鄉與文元生同時寧不足發鵝湖所未決之餘論乎 國朝承平日久治教休明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悉主於朱子之說至是而鄞慈溪之士於朱子之書莫不家傳人誦之沈君在金華首 許先生益之之門而卒業於吳君正傳其所受實朱子之學今去而涖教事又適在文元宗州之鄉邑夫學術之分合重事也爲師儒者所宜盡心焉故予於其行舉以告之乃若山水游觀之樂交

朋離別之思已具于篇什作者之意不待序而可見也

送徐彥禮赴冀州尹序

上即
帝位之十有五年並相勳賢更新庶政念民者國之本長吏實
民命所繫而承宣撫字或未克悉舉其職由其選輕也乃妙柬
廷臣之清方詳敏練達於民事者畀以郡寄仍召對于便殿
親臨諭遣之群臣苟預在行莫不俯伏就列頓首受命惟無以
稱塞 上意則相率詣政事堂聽所以教擇執大臣既為敷繹
聖心且告以利害有須興除宜亟以聞而見於施行不至徒為
虛文臺司尋導 旨於部使者俾獎勵之以俟其成效言事之
官又建白勿誘以煩碎之務使得專心於職分之所當為責任
之重前所無有也以天下之廣郡邑之衆未盡得人以充其選
故所臨遣□十有□人皆首及於要地而兵部郎中徐君彥禮
得河北之冀州古者郎官出宰百里縣須五縣最為名郡而尹
為尊官視百里之宰不但重哉彥禮舊自儒科升仕詞林編摩
史館傳涉於古今而究觀其治亂盛衰之故亦嘗簡在春知指
居亦瘁於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靡不周知授之以政因寓
施而不可黃霸漢丞相也史家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冠之循吏
之列而為立傳彥禮其勿為汲黯之於淮陽而為黃霸之於潁
川它日秉史筆者誠能以彥禮之氏名列于循吏則黃霸詎得
而專美乎彥禮行有日僚友及士之工於文者咸賦詩以送之
夫詩之有雅以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政有以大之殊故雅有小
大之別仲山甫徂齊而尹吉甫送以烝民之詩序詩者不曰送
仲山甫而曰美宣王且以其詩入于大雅蓋宣王之任賢使能
致周室中興乃王者之大政尹吉甫之詩非獨以慰仲山甫之
永懷而已
今天子臨御日久無幽不燭鑒內重外輕之弊而為官擇人甚
盛舉也播為詠歌鋪張 聖德以洽於民有不容已者矣豈直
私於彥禮而慰其永懷之心耶庶本昔人序詩之義而題諸篇
端如此

送王仲楚序

王生仲楚以名父之子被服儒術受知當路而從事於省闈用
例出為閩閫列曹掾將行朋僚咸賦以詩屬予序之閩在周為
七閩漢嘗徙其民於江淮吳亦以處遷謫之人隋著統唐王潮
又皆割據其地宋平諸國陳洪進最後服自昔號稱難治我
國家定鼎于燕閩之主 朝廷益以遠故常選用文武材智之
臣授以八郡兵民之柄仍建牙分閫以治焉所以綏衆庶弭奸
強也比歲大盜竊發蔓為東南之憂山區海聚愚民無知其觸
法抵禁固蔑使之然向令任者克宣化之寄者能聽於無聲視
於無形而逆折其萌芽豈遽至是哉頼
天子聖明將士用命鼠輩就殲氛祲肅清誕降 德音與之更
始然欲為久安長治之策則除驕黠化俾之日遷善遠罪而同
躋於仁壽之域宜有其術矣賢主帥方闡誠布公集思廣益非
識時務之俊傑孰能陳其一得之慮乎掾曹秩雖卑列郡以政
交於大府悉由之關白得以文墨議論持而不可而贊其可為
責委重而不輕也書所謂敬戒必於無虞之時易所謂思患豫
防亦在既濟之後仲楚服膺過庭之訓講此熟矣夫儒術豈
徒可為文法吏事之緣飾而已哉諸公既寫其離索之懷道其

愛助之意庸述予所望於仲楚者於篇端如此云

送趙堯臣序

仍紀至元之二年予方備員國學上舍生真定趙甝堯臣私試合格循舊比待年以就公試明年以其名列上于集賢轉達中書既終場而未及釋褐臺府用御史建言討奏被 旨命監學官雜舉公試終場之士材任諸道憲吏者凡所舉三十有三人而堯臣得淮西堯臣之父時宦旅于浙右以便道來覲省俄有妣憂今年冬服除浙右部使者起堯臣於家俾赴淮西幕會予承乏儒司寓舍與堯臣相距數百步而近堯臣行有日過予言所以別且曰儒家者流之說固嘗從先生長者聞其一二矣文法吏事未之習也矧茲風憲之司大體所係甚重幸有以教之予東南鄙人風憲之體非所敢知所能知者事上必忠待下必

恕而已忠非悖直之謂也發於心而無自欺則上之信任益專矣恕非寬縱之謂也求於心而得其同則下之情偽可盡矣信任專則志易行情偽盡則政易治是道也自 朝廷至于有司百執事之人無不宜然居風憲者其何獨不然忠恕之義予與堯臣所夙講也昔之所學今之所行安有二道哉輒因堯臣之請重以是告之遂書于諸公贈言之篇端以為序堯臣毋苟謂此老生之常談而忽之也

送索御史詩序

至順紀元之冬今監察御史索公以史館掌固久次進職編摩而師泰繇常調供奉詞林遷屬史氏與公為同僚命同日下明年夏又同扈 蹕上京公自處清約介焉特立若不可犯中實樂易色溫而氣夷然亦未嘗見其苟於言笑深切敬畏之無何

而公用辟舉入臺從十有 年遂持部使者節分按浙河之東踰方勤勞不倦引年預請納祿而歸實受廛於嶌都處公臨況者再拜于道觴敘咏歎合今年春公以憲使召赴 闕士之見知於公者相率賦詩以道其繼述之命俾為序之篇端蓋古者臺諫并官御史主分察六司百僚巡按郡縣而糾其過失凡刑獄功賞是補出納朝儀祭祀與兵之事咸任焉若夫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則諫官之職也我 朝不設諫官而臺諫之任悉歸于御史今之提督其責不已重乎以陽公城之行誼范公仲淹之持其賢而為諫官韓退之歐陽永叔猶譏其失職或著論以議之或貽書以誚之是誠上以有為力爭國家大事皆人所難言乃卒以諫顯然後之得其位而不言者不欲徒為細碎姑以塞責也於是退之永叔又從而推述稱揚之豈非要其終而服

其識大體乎方今治化休明群臣遵法澤及黎庶海宇又安固非有闕政之可議 主上不自神聖每懷兢業虛心采納片善弗遺念公久於馳驅而熟於當世之務擇寘左右寄以耳目竊計公之從容獻替尚涉於國家大事必能極陳人之所難言至於本正而末治綱舉而目張振風紀飭憲度以舉其職業直易易耳使退之永叔復生何以致其愛助乎心曰謂 朝廷有骨鯁之臣 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猶難 忘無從執筆立公下風而頌歌明良相逢之盛猶可與田夫野老踏詠太平於明晦之中也庸同序詩而并及其願望之私焉

送揚知州序

諸暨古望縣也 國朝以其戶口殷大易縣為州仕焉者往往

憚其俗險而不易治務出聲威以臨之恩意日益衰薄愚民無知苦吏急而不自安始有懷疑飾詐投隙而起者本其所以致此由御之乖其方非人性然與時之賢守有爲之樹碑者有爲之立祠者好德之心曷嘗一日亡況是州之人或出而以材顯或處而以尚義稱其學者又能讀書爲文辭取進士俗豈盡不美治之豈誠不易哉特患夫爲政者莫知以平易近民耳楊侯其知以平易近民者歟侯仕于京師最久補外得汝州政成又從諸暨其治汝如在京師治諸暨如在汝不以地之遠近俗之厚薄變其志居之三歲未始鄙夷其民一切除去苛嬈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不技起於形迹之間而人自不欺向所謂愚而無知者亦靡然從其化蓋平易近民之效也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詎不信夫侯以秩滿將還京師僚吏士民咸惜其不可留

凡工文者共爲詩送之而屬予以序予嘗忝佐是州侯至而予已去不得與侯從容周旋以得其餘風姑以所知序之如此它可稱述而予不及知者此不具

送入元凱序

班固爲漢儒林傳紀經術之士發載甚悉序稱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西京人材衆盛蓋可想見至所傳循吏不過六人文翁通春秋而以郡縣吏見察舉朱邑起嗇夫黃霸入錢穀得官皆其後乃察賢良始以明經進而效列於循吏若龔遂召信臣而已何文學之士衆盛如彼而其爲循吏止若是耶粵自　先朝著貢舉令廣延茂士充于列位其以材猷陪廟論以御牒持風紀以雄文碩學藻飾皇度而模範國人若漢之公卿大夫不得專美也偏州下邑居官可紀無愧古循吏若吾元凱浦江之政始廢興焉元凱由胄監生擢進士第二人爲郎秘省再轉而長是邑清白之德形于造次不自衰以爲名其治務簡易遇人有恩而人莫敢褻用法不至峻急刻深而姦豪讋伏或自悔悟歸于善良暇日則惓惓庠序之事化其民以文雅是可謂有古循吏風否歟夫以西京人材之衆猶由明經進而列于循吏者僅兩人此兩人者皆二千石得專制郡事千數百年之下文法滋密民俗澆漓而元凱能以一邑行其志又難矣元凱爲浦江滿三歲將去浦江之隱君子曰方樗壽甫者予友也善爲詩而不苟出獨於元凱之行率士人賦詩以送之且以書俾予序其首予觀元凱固不止百里材然今明良相逢一旦擢其民社而畀任之則元凱之所施當有大於兹邑者雖黃霸三公也班固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寘之循吏之列輒因序詩併著

元凱之爲人以俟它日備循吏者采擇焉

送李子貞序

始予忝縣進士起而罷鄉運吏數積舟鄞江上李君子貞時爲儒學官方從容拊諸生升降揖讓于俎豆間顧予冒不測之險躬執賤事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錙銖暇日過予輙爲之太息不已後予以秩滿受代去而子貞旋牒遠方爲巡官括茶山中進則降氣卑色以傾同其上官退則與隸卒同其甘苦於重山密林煙火寂寥之境予聞之又未嘗不爲子貞太息也今年秋相見京師則子貞已改調婺郡文學予亦承乏教國子于上庠既與之握手道舊故以相慰藉子貞行有日謂予盍以一言志其別來仕人之道必其才與事稱是以習而安焉然人之十品有萬不齊非有司所能周知也爲士而不得守其職業豈獨子

與子貞歎哉

今天子明聖慎簡輔弼侍從之臣以秉鈞持衡俾吾徒獲返其初服甚幸若夫指道德性命之言為吏議所不急而惟以簿書出納為閒此則儒者自失其職業而非有司之過也子貞閲歷之久識量絶人必能舉其職業而不以是瑣瑣者自累矣予故發之諸生也它日歸而從先生長者游于鄉校觀人才之秀出而樂夫教之成其為慰幸又奚止向之所云而已耶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以俟

送饒安道序

天子之學以教國之貴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舉若受業其閒餐餼因不以煩縣官而溢百人輒止後至而以次若以負有闕乃得補其處此今之定制也予以非才忝領教事饒君

安道自臨川攜其子而來既俾奉贄堂上以弟子禮見顧以限於常員未及執經就列與諸生齒安道告予將與俱歸家食以需次顧得一言為别嗟夫古之秀士升于司徒升于學者皆近在王畿六鄉六遂之中今也乃使之挈挈然亟往亟返五千里不啻何以能無銷沮其志氣乎大學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是故人生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十五而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學禮舞大夏今也乃使之曠日以俟遠者或十年近者猶四三年何以開發其聰明而能蚤有知乎 國家施教導民之初意宜不若是予所為太息而未如之何也予聞安道通古醫經而精其術其在京師未始少出以自售徒為其子來耳計其復來予必已代去而不得與其子卒成師弟子之禮安可無以識其別乎魯人之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鄭人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葢未有拒人於五千里外而扞以十年之久者雖然此諸侯之學也況

天子之學乎幸而有能陳詩以諷于上用古之道變今之法則安道父子之來予猶及旦夕待也庸識其所望者於群公贈言之篇端以俟焉

送吳生歸武夷詩序

予觀今之有遠行者無不俯伏伺候以求贈言於先生長者之門得之必動色以喜不得必悵然自失觖望而去古亦有是哉老子云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則夫贈言者古有之矣其為言也豈苟焉而已乎施之於身則可以成其材而就其實措之於事則可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述之於書則可以惠幸乎來者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惟仁者為能贈人以言

若夫借齒牙之餘論為之道地使一介踐賤有所引重以取名譽於當時而用瑜材茁拔絫分寸者亦得侈為榮遇以夸示乎庸人孺子此皆古所無有而今有之非古之人不能為是言也有德必有言顧其所言者在彼而不在此耳今也求而得之則喜求之不得則觖望而去果何為者耶惟吳生則不然其為人好脩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口與人交乃煦煦有恩意而未嘗欲人之譽己也其來京師受知於侍從近臣而以名聞于

天子遂獲齒於國之貴游子弟及較其藝又數出衆人之右躍躍將有日矣未嘗欲以為閭里之榮也今方去而省其親於東南五千里距海之上懼夫離群索居無所恃以為善也故欲聞一言於先生長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庸以其意題辭篇端庶幾有樂告以仁人之言者焉至於感時物

之變遷念川塗之脩阻苟可託以慰其永懷者亦君子之所不廢也

送徐生歸吳中序

始予留錢唐爲與予游者僅十數人欲相率推予爲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而徐生本中以予與其父有雅故猶執契家子之禮不廢其後十數人者往往取鄉薦或連中甲科或遂躋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輒不合抱其所著書三十卷來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爲言于 上乃得與國子齒予方以非才叨長學官徐生用故事執贄升堂與予爲師弟子之禮予不容辭也已何徐生謁告歸吳中省其母求予言以識別予將何言哉予聞古之爲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是以善學者必就正於有道善教者不徒勒

取前人之成說而責告之也苟惟勒取前人之成說而責告之則粗通於句讀者無不可以爲師而予向也與徐生爲師弟子之禮久矣奚俟今日乎然今之爲師者曰我之資歷當爲是官彼固不得以道責於我以爲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爲是官我固不敢以道望於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與予爲師弟子之禮非果以予爲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予亦安能言之哉然予觀徐生所著書類多出於前人之成說無待予勒取而責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是而它有所謂道在夫勉之而已尚何言之求哉於其行也姑書此以塞其意昔之同游者今或仕于京師或官于吳中徐生試以是訊之其以爲然乎否乎

送高承之詩序

古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非傳珪襲組之謂也氣澤之僅存風聲之未泯是有賴焉時乃承平衣冠鼎盛孰不知自振飭以久有其先業運夫運去物改故家喬木幾何不與海桑俱化而晚生後出如芝蘭之在幽谷不以雨露之弗及而輟其萌芽求之於今固不多得也臨邛高氏兄弟當宋之季大參以文學顯沔州以忠節著其猶子後魏氏者是爲文靖公道德議論世所師尊而沔州之子又起世科躋政路百年之門户嘗烜赫矣有名繼忠字承之者於沔州爲的孫生乎異代之後懷其材不苟自售而與時浮沉於韋布之閒顧獨惓惓焉家世源流之舊凡遺文故實片辭隻字藏護惟謹蓋承之欲世其家業者有不在彼而在此也頃予與承之相見鄞江上聞承之將出而遊于京師王公貴人誠爲之知己則高氏之衣冠蟬聯奕葉當復自承之始豈直保其氣澤續其風聲而已承之行有日朋從皆爲賦詩而徵予言爲之序愛莫助之詩人之旨也矧藉引之承之勉乎哉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序

送任時仲遊金陵序

新安任時仲與予別十年而相見錢唐言將遊于金陵頗有闕以自壯時仲之遊道亦已廣矣予何能為之軒輊乎雖然不可無以告也蓋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若莊周之所謂遊左雨師右雷公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若屈平之所謂遊是皆其寓言云耳可姑寘而勿論有如司馬遷之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其閒山川之形勝而考䟽興之陳迹有以見往昔君臣盛衰得失之由涉歷聖賢之故里而博習於稽古禮文之事有以見君子之澤彌久不衰而其猶有存者即所見以證所聞而訂定成一家之言千載而下可徵不誣夫其為遊非徒以極視聽之娛而已也金陵古帝王州六朝以來其事雖淺陋無足言苟能以耳目之所及參之前史而有所論著則玆遊豈徒然哉若夫出遊而歸既歸而復出卒以遊說顯名諸侯如蘇秦張儀者固無所用於今天下一家之日然大江以南金陵為會府　朝廷重臣總憲度於外若簡位治其處而持風紀以使于十道者咸尊命為尊官大人閎益相望或者以一言遇合蒙被薦揚與英俊並遊而無周南之留滯則其飛騰變化坐致顯名又非予之所能測矣

送鄒生歸臨江序

臨江鄒生少執業于鄉先生而能窺其端緒及來錢唐遇士之有文學者必與之游時出微辭奧義以扣擊而博極其趣無所江而西歸也咸相率賦詩贈其行而予為之序予觀古之君子有弗仕無弗學後世自中人以下非志乎仕弗學也其學焉者直以為干祿之資而已夫干祿固非所以為學而亦有道焉孔子之語子張者是也蓋聖人未嘗絕人之干祿又惡不由其道是故聞與見欲其多疑與殆欲其闕言與行欲其慎能是三者則雖不言祿而祿在其中矣今之學者羣居終日稽經諏史不患所識前言之不多患夫搜奇摘隱苟為難聞未能自信耳不患所識往行之不多患夫凌高厲空不習其事未能自安耳然且言之而不以為怍行之而不以為歉以是干祿猶非其道況欲希賢希聖乎吾子既有所受於其師又遑遑焉取友於四方聞見非不多也誠能即其耳目之所及真知而實踐之盈科而進成章而達雖入於聖賢之域可也奚止可以干祿哉苟以予言為然則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若彼望予以夸辭諛說為希世取寵之助予不惟不敢亦不暇姑述其鄙陋以代所引衛侯吾子之歸擇焉

送周明府詩序

古之作史者必為循吏立傳漢西京二百年間傳所書僅六人蓋才難自古而然尤難得者循吏也皇元統一函夏吾烏傷領於職方逾七十年溍生乎其時而獲事其大夫之賢者固多求可擬於古循吏者清江周侯殆其人乎先是為政者務以平易近民或奉贄納謁以自通皆弗之拒習為故常人不訝也侯至一切峻卻之是可謂之廉矣而世未嘗乏廉吏也興時屢議為以覈田糧而隱匿飛併之弊有未盡革侯始令民得自實且躬任其鉤考之勞一無所憚朞月而編

書井井有條焉民無知囂爭豪猾之徒誘使相告訐而陰持其
予奪之柄以為利事未竟家已破而猶弗悟侯遇其有所赴類
悉委曲譬曉調護而遣之去負其不直者悉皆慚伏悔罪詘首
以信部使者郡長吏數讓以鄰境之疑獄及累歲不決之訟侯
折以片言人莫不服其明允官府既以無事用其餘力大治土
木營尉廨葺儒黌祠常平義倉而分貯公私之穀以實其中完
舊益新百廢具舉是可謂之能矣而世未嘗乏能吏也惟夫所
居民富所去見思至於生為立祠樹碑廡庶幾循吏之遺風
乃絕無而僅有者也而況漢之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也以百
里之邑而得一循吏焉不愈難哉侯書滿解印綬行有日吾黨
之士各賦詩以道其戀慕之私俾潛序于篇首侯初由湖北海
南憲掾入湖南廣西帥幕以招兩江叛蠻有功起擢宣閫都司
歷江東兩廣郡元僚績用甚著其來烏傷治治行為諸邑最憲
府方交章列薦于中朝行將用矣輒因序詩而附見侯行事之
大略俟它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胡季城序

東陽胡先生往來京師三十年通籍于　朝再居史館懇以家
政畀其二子一無所問二子亦能承先生之志厚自砥立歲時
遺問寒溫所進膳用服食之須相屬不絕先生以是安之忘其
身之客也嗣子瑜方侍慈親且力持門戶事恒以不得奉晨昏
於萬里為歎先生以書來謂已得請以太常博士致其事品在
第七用著令得貤恩于父母將歸而展燎於先塋瑜聞之即日
贏糧就道往迎侯焉昔者陸賈以千金分其五子各二百金令
為生產約以過之則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一歲中率再
過毋久溷汝號愛以寬成名立行冠上之計歸老故鄉日令
其家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子孫亦頗立
產業甚壯而廣以為自有當田廬子孫評先生之曠達似陸生
然逕似跌傳若夫有田廬而令子孫勤力其中以供衣食則不
上於人二百金父子相隨出入而歸賞金供具與鄉黨宗族同
賞　上賜則不止於歲中再過其子與跌傳固無大異視陸生
抬將過之然竊觀陸生始事高帝後去官家好畤至文帝時乃
復起未必能常乘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數擊鮮以為樂也
國家承平滋久垂意稽古禮文之事招徠耆俊以備咨詢先生
年未及耕而自請納祿安知不有細陳丞相之言陸生而復起
先生於家若先生雖欲以跌傳自處得乎予以衰謝之餘縱隆
憂患結廬失蔬待燼天年無從遊跡於鄉黨故竊羨慕之末試
以予言驗於先生何如於日歸則次第其詩於行卷之首以為
序

蕙山愚吟後序

古之為詩若未始以辭之工拙驗夫人之窮達以窮達言詩自
昌黎韓子廬陵歐陽子始昌黎蓋曰窮苦之言易好廬陵亦曰
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耳自夫為是言也好事者或又矯之
以詩能達人之說此豈近於理也哉匪風下泉誠窮矣忠臣
辭未或有不工者竊意昌黎廬陵特指夫秦漢以來幽人俏士
悲呼憤慨之辭以為言而未暇深論乎古之為詩也臨川艾君
裔宋之季負其所有一不售於世凡所撰著率散落而詩獨傳
其亦所謂窮而工者耶咸淳郭之非是噗江壽之眇然悃款則
恒一出於畎畝之憂雖流離顛越而不悔是耿耿者固非詩之至

能窮達而其詩亦不俟窮而後工也夫豈非適於先民性情之正者乎清生也後不及望君之風采于府則君諸孫廷暉而獲聆君之詩愛其辭之工而閔其窮且老以死也爲歌顯誦所聞以發其歸趣云

順齋文集序

故贈秘書少監順齋蒲公既歿仲子御史君搜裒輯遺文曰閒居叢藁者爲二十有六卷以授晉俾序之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行狀公生而岐嶷少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文聲籍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復以濂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蓋公之求端用力務有悟以入約由體以達用真知實踐不事矯飾而於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藥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爲先而窮經則使之存心靜定而教之於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不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使之行其所無事臨[illegible]

國家統壹宇內治化休明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爲[illegible]淳渾厚而無雕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通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以粹醇如其[illegible]矣玉不俟鍛鍊琱琢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

上新即位方嚮用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史君以公在班列之日策名於所陞士大夫尤以爲榮論其世則太平極盛之際也晉序沅州縣白首登識忝以非才承乏胄監[illegible]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授簡緒論兹幸獲以厖賤之氏名自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序其梗槩如右後之覽者論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文思過半矣公諱道源字得之系出漢前將軍至晉安西大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貴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公宗孟居眉之青神公之考皇贈禮部郎中諱䘵又以國初從與元公首爲郡學正終更因不復出晚以遺逸徵詣京師編摩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稱自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說不就後用御史君貴以前今贈其年壽卒葬與夫平日行之詳墓有誌神道有碑兹不贅述焉

致用齋詩集序

始予與[illegible]士至京師屬狩伯昷父于闕時尊公以文對居集賢伯溫日侍左右予不久亦調補而去未暇以文字相叩擊也後二十又五年伯溫在翰苑予爲備員學官休休相忘因出所爲詩曰致用齋藁者若干卷初第見其筆勢翩翩東如騏驥奔突不之間欲出不[illegible]辭章組織之能玩味之久乃見其鋪寫之工人情物理纖悉之異歷歷如指諸掌言皆有實而不徒作也蓋伯溫之少也涉江逾淮泝大河而上徘徊齊魯燕趙之郊以達于

天子之都博考乎朝廷之故事臺閣之舊儀而周覽乎古昔君臣賢聖之遺蹟有以嘉其耳目開其胸懷樂育而翱翔乎英俊之林有以養其性情是以强而壯也隨牒遠方嶠嶺每萬里之外長風如濤[illegible]龍蛇變化嚴奇恍怪殊言異服宏大卓絕瓌詭之觀又有以開廓其心目令方載筆屬車之後歷居清沙龍門白鷺灤水之陽入則與聞

國家之命令出則觀夫山谿之固士馬之雄壯愈奇而氣愈盛凡形於言者無非自己之所經覽與神會而託於詠歌以發其胸中之趣是故不待巧爲刻飾而文采自

然可覩彼屑屑焉掇拾於零編碎簡之中而浸為虛詞者未易
以語此也伯溫徵予序卷首輒以所知序之如此云

雲萃集序

延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得一人焉曰高君顯雖其有若
其言然竊意場屋之士苟致其才而馳騁於筆墨畦逕之間若
可企而及也後三年識君於錢唐觀其議論瑰瑋然聽其言為
正大始知君誠佳士非特一日之長馳於筆墨而已自是聲
迹不相聞徐二十年君不遠千里齎其歌詩雜著曰雲萃集若
干卷以示予蓋君退自春官不復踐場屋平生故習刊落殆
盡其為文也和易而不迫高不強同乎古卑不苟合乎今譬如
大山長林衆崖犖確玉石怪珍之產雜集其中皆伏而不耀蘊
積之厚殊未易窺予於是又愧向之知君者不深也予聞昔人
論文有朝廷臺閣山林草野之分所處不同則所施亦異夫二
者豈有優劣哉今四方學者第見尊官顯人握筆綴句例皆贊
歎遂悉意纂效之故形於言者類多有其文而無其實歌詠為
諂物表不斷當世之變凡有託以見其志者非身之所歷則耳
目之所接未嘗侈大其說而求以為奇君之於文可謂有其實
者也顧予方宰於粮食操觚翠讀出應時須掇拾陳腐曰不暇
給徵其實則無有與君相去固已遠矣尚敢能為之品評以序
作者之意乎題辭簡端姑識予愧云爾

蠡峯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淑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閟藏而以畀於
人人不能閟藏而復出以為文遇時遇主詠歌帝載潤飾王度
則如五緯麗天下燭萬物有目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託於空
言以俟來哲則如珠韜韞委而輝山媚川終不可掩蓋有得於
天者不必皆有合於人躡蹶雖係乎時天之所不能閟藏者人
亦不能閟藏之也此理之所以至夫何疑焉寧海為縣在東南
斗絕處其地多連山穹林而大海距其前青靈秀淑之所聚至
是而止瓌瑋之士隨所受之厚薄發而為文或簡雅而峻潔或
抽驂而弘麗往往各名其家蠡峯李先生則亟於乎英俊之林
而以才自奮於其間者也先生年甫弱冠從流寓之士試藝書
闈擢蘇寄書而來者以萬計先生獨以所長赫為其第一暨登
名於天府筮仕於邑郡則四方已盛傳其所撰策稿屏迹
海上寡歡累如兩將而紀事官貴人有知先生者強起而致之
京師先生因作大獄賦以進一時館閣諸公咸共歎賞文為于
上擢教授於學而其賦遂為人所傳誦先生後由杭學遷教授
臨江寺以黃巖川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學論啟議施於大撰
著而文學士大夫顧得而稱焉然先生嘗上書　闕下縱論數
千言所陳六事皆有關於政理格不行而稿具存它歌詩古
文下至近世聯儷之語筆勢縱放如懸河注水愈出而不竭與
夫屑屑然刻雕藻飾以求工於片言隻字者固自不侔也延祐
初　朝廷設科取士屑以非材叨預薦書先生實預秉文衡後
十有五年而先生以高壽終又十有五年潛亦以年逾六十上
謝事之請歸休于田里先生之季子桑始哀輯遺文詮次為二
十卷俾潛序之豈非顯晦有時天所不能閟藏者人亦莫得而
閟藏也哉昔揚子雲以奏賦受知當時為郎給事黃門而子雲
之意本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太玄法言所由作也子雲歿既
久法言乃行玄猶不顯學者尚從誦先生之賦而挹其膏馥以

爲斯世資身之助何以異於向之知子雲者乎必也即其秘藏於筒而顯於今者盡大觀而無憾則先生之爲言可得而知矣先生諱清孫字甫山世系年壽卒葬所既誌于墓上茲不復云

吳正傳文集序

潛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信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驕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荀而失於謟辭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矣正傳自弱丱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涌溢聲稱不已時出爲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西山真

氏遺書乃儼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說者謂儒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第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婺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奧義於遺編之中間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婺爲最盛然何氏以來益高蹈遠引遺榮卻居正傳生今　聖時值文運之聿興始以才自奮浮沉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眾知上官用薦者隨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有所矜式俄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爲可以信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既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據之博論議之公挽古人可無媿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己之道勝

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家子深前卒仲子沉哀其詩文彙次成若干卷以授唐曰先人所與游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多已凋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葬張君已揭表于墓道惟是家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焉不敢以不敏辭謹考論其師友源流之懿使覽者知正傳之文不徒以才驅而氣駕其風知而莫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丞歷國子錄事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助教爲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　制下正傳已卒它所著有其書若干卷其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唐子華詩集序

荀卿子曰藝之至者不兩能言人之學力有限術業貴乎專攻也若夫天機之精而造乎自得之妙者其應也無方其用也不

窮如泉之有源不擇地而皆可出豈一藝所得而名哉且譬之與色二物也人知詩之非色畫之非聲而不知造乎自得之妙者有詩中之畫焉有畫中之詩焉蓋多不能拘也非天機之精而幾於道者孰能與於此乎子華弱冠時以善畫際遇　先朝嘗登于乙覽而列于東壁圖書之府矣散落人間者好事之家孰不寶藏用爲珍玩其馳名四方已三十年固未始規規然若窮閻下士琱章刻句漸以詩顓門名家而爲詩之工如此蓋其詩即畫畫即詩同一自得之妙也荀卿子所謂不兩能者特指夫藝而言之耳詎爲知道者發哉是故庖丁之技與養生之道同不知者第見其能向而已識使易其事而爲之則老聃列禦寇之徒矣竊恐時人有愛子華之畫而未知愛其詩者是用表而出之以爲序云

夏生文藁序

予筵仕寧海之歲偶當大比凡充賦者八十有五人惟夏君共叅年最少其年之最高者曰陳先生大有先生宋咸淳乙丑進士入 國朝嘗以將仕佐郎教授處州至秋七十有四矣予止先生毋行先生不聽遂上其名于郡府俄有專使持省檄起先生為考官先生又不就卒就試有司已而與夏君俱不合先生既歸老越溪上夏君亦棄舉子業而肆其力於古文嘗與予別十有六年乃相見錢唐示予以所為文一編曰邯鄲步者予為之展玩不已向令以區區之得失以累其志能使才隨年長者是否乎夏君一出不售輒遠引而去視先生誠若太平計然輒之推折困踣於場屋老死而不悔者孰得孰失有不待辨也故予於夏君之文不屑屑焉鉤摭其片言隻字為之品評而獨論

次其平生之大槩如此它日夏君年益邁志益堅文當益醇覽者尚因予言而有考焉

方彥登詩後序

彥登少好畫以善畫名江湖間已久俄棄去而歸治舉子業下筆輒為文采論議有過人者試有司一不合輒復棄去不入場屋杜門讀書習為古文辭然未及有大撰著間出為歌詩皆清俊可喜今所存者僅百餘篇蓋彥登死時年三十有四故其可見者若此而已使假之以年將併棄之而進於聖賢之學矣豈遽止於是耶古者民之師帥必欽其英髦而長育之道德明秀可以公卿者胥此焉出中材之下亦不大失為善士詩所謂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也今也長育之者既非有其實幸有不待上之教誨而思自拔於流俗庶幾有志之士矣又天閼之如此豈非天哉故予不敢以彥登所已至者為可恃而不拊獨惜其志之有進無已未知所終極而死也嗚呼區區夫彥登之詩有鄉先生江山縣尹致仕徐君所為序評品已詳姑識其歲月于卷左以抒予哀云爾

彭克紹詩序

鄱陽彭克紹來京師示予以其詩曰學餘藁若干卷予愛其出新意而不傷於巧未始規規然求古人之形似而不失其為高為之體玩數四問其家世則故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其祖也予竊觀宋之季年邊圉雖日蹙而文武材智之士足任方面之重者未為乏人公又傑出其間而能以奇偉非常之功有奮者也夫人之國若挽此為何時而使全軀保妻子之臣得以姑萃其殆一作而不復蹶興存亡固皆天運抑有人事焉凡公已試

之效若於簡冊載之史官者世既莫得而見其平生所蘊未克究於設施者史亦莫得而詳也而克紹以興代事頗諱言之蓋自 國家臣一四海弛武不用朝野多暇文治日興為士者惟知涵泳德澤而相與詠歌太平之盛欲訪百年之遺事而故老盡矣顧予與克紹生今無事之時飽食終日而得以文字相娛樂豈非幸與克紹之詩有吳仲退先生所為序稱之曰奇材而又勉之曰未可以是為足其望克紹厚矣故不復云

山中集序

山中集者東陽胡君師古自名其所為詩也師古夙有文聲而雅不欲以俗學累其志蘊蓄之素壹發於詩當蕭寥遠颺風月浩然父兄子弟自為倡荅石樹蟲魚水泉花藥無一不在題品中山林閒物色收拾殆盡矣興時有司嘗以月泉山長起師古於

家居亡何輒棄去歸隱故蓋杜門不復出時人雖罕與之接得
其片辭隻字未有不為之擊節也自予以斗升之祿奔走四方
與師古別踰二十年今乃獲覩是集其雜擬諸作思致高絕步
驟澤穩它小篇短章亦簡遠而有味視古人皆可無歉顧予方
隨俗浮湛強出其蕪陋以應時人之須不能無違經墨含規畔
而徇其所欲廻睨師古愛爲獨立萬物之表不知相去尚隔幾
塵師古不鄙居謂予盍寘一言於卷末予弗讓而為之書者蓋
以志予愧非敢以為能發明作者之意也凡古今為詩之源流
不專繫于師古者昔人已備論之矣茲不復云

學圃詩序

翰林主人伯溫甫世居張掖而其別業在長安城東有堂曰養
正之堂堂之左有齋曰仁齋右有齋曰學齋學齋之外有圃直

其西北曰學圃雜植蔬果花木其中而引九龍池之水環屋東
西分注于蓮池以溉其圃力穡即登覽池也又於其旁作涼古
之臺灑蠓之亭四方賓客來過必款而休焉大篇短章更唱迭
和因會粹成卷而俾予序之或曰昔樊遲請學為圃孔子既婉
其辭以拒之復峻其辭以斥之伯溫甫何慕乎予曰不然樊遲
所謂學圃志在圃也伯溫甫所謂學圃志在學也古者自國而
鄉自鄉而家莫不有學出入起居目觸心接亦無一事一物而
非學圃者所以毓草木也觀天地生物之心周流而不窮則
可以驗吾心之仁無一息之間斷因雨露之沾濡則思有以培
本而達支因風霜之搖落則思有以斂華而就實至於蕪穢之
不可不去則克治之功自有不容於鹵莽滅裂矣又以其榮悴
消隕而推求夫盛衰之故則有以審屈伸進退之際而不惑矣

而況水花庭草皆先賢格言精義之所存又豈徒可以供宴娛
而已乎伯溫甫即其齋以藏焉脩焉所以養其內性理之學也
即其圃以息焉游焉所以養其外物理之學也是固有不可偏
廢者矣傳所謂人情為田禮耕義種而學以耨之者蓋以農喻
學此則以圃喻學也庸因或者之疑而釋之以為學圃詩序

群玉集序

羲侯存道世為將家而被服儒術鉅公顯人四方知名之士咸
喜與之交遺以詩凡三百餘首侯濯久或散軼乃裒粹成編號
群玉集俾晉序之崧高之卒章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
好以贈申伯烝民之卒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
以慰其心吉甫為申伯仲山甫兩人作是詩而序詩者皆以為
美宣王何歟蓋申甫人雖賢有德非宣王莫能任使而褒賞焉觀

其職業之脩文物之備而周室之復興天下之事定可知也竊
意兩人之可稱道者非獨吉甫能知而言之諸公大夫至於國
人無不能知之能言之國史采其關於王政之大者播于樂章
謂之大雅是故學者得因其文繹其義世守之以為經而史所
不能盡錄者今皆無所於考矣侯以文武材受知
天子將使指揮軍功拊叛民殄狂寇事皆偉甚錫予之優恩出
異數其精粹可見而上繫於 朝廷者固當被之弦歌與崧高
烝民之什同垂於無窮若夫英俊之並游翕然有文以相接亦
足見方今材華之盛俗習之厚皆 國家百年涵濡之澤培養
所致安可以一話一言之細而略之哉宜兼存之以俟後之刪
詩者庸弗辭而本諸古人序詩之旨志于篇端云

師友集序

汴支集若干卷，皆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雨之生[illegible]父澤州太守公雅不欲諸孫[illegible]於賓[illegible]而絨[illegible]於[illegible]延[illegible]以為師教之，長為[illegible]利[illegible][illegible]辭[illegible]識[illegible]務記[illegible]為[illegible]辛方[illegible]許[illegible][illegible]有得若干首[illegible]之文獻[illegible]以下[illegible]其[illegible]人負[illegible]未嘗[illegible]為一[illegible]以事前[illegible]競其光[illegible][illegible]論如企高[illegible]而得[illegible]河海而得其大且深[illegible]之[illegible]非一日耳運而[illegible]諸老[illegible]伯有乃以[illegible]時[illegible]為[illegible]而[illegible]國之光[illegible]明之代，一時[illegible]學[illegible]之[illegible]相[illegible]辭[illegible]諸[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伯雨周旋其間[illegible]與之相[illegible]以[illegible]之交[illegible][illegible]也，且伯雨[illegible]而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illegible]

役[illegible]伯雨亦老矣，後生晚出如[illegible]筆[illegible][illegible]一經[illegible]之品題若無[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伯雨皆[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於家庭[illegible]遂[illegible]必[illegible]大觀[illegible]其[illegible]可[illegible]十年哉[illegible]人[illegible]有[illegible]而文[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家[illegible]許[illegible]以歲月為[illegible]先方外一二[illegible]而刻[illegible]序續[illegible]不為之[illegible]

續川二刻集序

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惟山南先生為巨擘[illegible]

景傳其派亞也。先生最游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束書東歸，遁迹林壑，閒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適往[illegible]自視與石曼卿、蘇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咕咕然動其喙若[illegible]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之詩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窮，莫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渾[illegible]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觀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宜乎能接先生之傑軌而與之發翔，非餘子可得而預也。予年後於二君，而於先生為中表子姪行，自[illegible]歲侍先生杖履而知愛先生之詩，顧以材器劣弱，局量褊小，不敢窺其涯涘，徒有望洋而歎[illegible]以配先生者二君而已。予嘗因先生自序[illegible]而留存者，更加[illegible]次為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而先生之交朋皆

已凋謝，後生晚出，有嗜好[illegible]由是未克大行於世。二君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稿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之，得景文所作若干篇，景傳所作若干篇，合若干卷，題曰續川二妙集，而序其標致，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抒而不遂泯滅也。先生諱光弼，號十五[illegible]，景[illegible]使若[illegible]致之，[illegible]事不得已為之起，後卒歸隱，而終二君從俗浮沉，嘯歌自適，與先生俱能不以名自累，名且不有，詩之傳不傳，蓋無足為其重輕也。雖然，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而[illegible]以待後世之揚子雲，不亦可乎？先生姓劉氏，諱應[illegible]，字元[illegible]，號[illegible]野。景傳[illegible]道云。

石門六觀詩序

東陽多佳山水，涵碧有亭，嘗見於劉賓客之品題；戴峴鮑巖水樂環翠，在於郭氏之石洞，蔣氏之南園，凡名公紀詠所及入於

圖志若不一而足石門在縣東南七十里山益高水益深尤在
奇境而埋沒於榛莽翳薈之間久未有啓其秘者李君公澤厭
城邑之囂煩始闢其地建別業而居焉既大治臺榭亭館據其
要會以極遊眺之美又旁攬其勝類號曰六觀各爲一詩鄉先
生與時之俊流咸共爲和而太常胡君爲序於左方公澤從出
以示予求題辭於篇首唐吏部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之子
十二人咸有仕祿愿憲愬聽並至節度使而愬爲左僕射同平
章事聽爲檢校司徒涼國公或曰愿即韓文公所序居盤谷者
韓公述其言大丈夫以遇不遇爲出處可徵也信如或者之說
則愿嘗秉旄鉞專方面不可謂不遇豈非處身爲達官而心有
所不樂遂遠引而去乎公澤故宋嘉定進士吏部尚書寶謨閣
直學士之玄孫淳祐進士通判慶元軍府事之曾孫而其祖父

俱以世賞補官其兄仕於　皇朝者或以教官授宣政使辟縣
入幕而出臨絕域或進上庠登乙科而累佐名郡公澤亦嘗被
給倅一州獨避不就而甘於肥遯由公澤兄弟視西平諸子名
位固不侔而公澤之志則與愿無以異也雖然自有宇宙便有
此山千載之上盤谷與石門等耳盤谷得愿而地始重愿得韓
公而名益顯石門之有公澤猶盤谷之有愿安知世無韓公之
鴻筆能鋪張其事以爲之序乎非予所敢僣也抑予以衰遲之
餘強頗復起而竊食於　輦轂之下奔走伺候趑趄囁嚅其於
人視公澤何如尚安能形容其清標雅致之萬一乎公澤曰予
不敢自附於前賢可謂善揣矣多以區區隨俗而擬於古之大
人君子無乃非其倫乎姑貸勿論而以一言相貺藉於風月鉏
寒之鄉可也予應之曰敢不諾因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爲序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序

教苑清規後序

天台教苑清規舊嘗刻寘上天竺山之白雲堂後燬弗存今圓覺住山慶公懼久將廢墜乃取故所藏本重加詮次正其舛訛補其闕軼而參考乎禪律之異同俾已泰復刻焉以詔者稱闕之

儒以禮立仁義離禮於仁義不可言儒佛以律持定慧離律於定慧不可言佛故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密化四生不能捨律蓋自中土有佛法以來僧多居於律寺至百丈始別立禪居此清規之所由作也且古今殊時人情亦異帝王制禮不能無所損益佛氏之為法其何獨不然律儀如聖人之有經禮雖非後世所便習而未嘗不併行今清規如洪儒之有家禮雖皆一時所訂定而未嘗不本於古百丈制為清規以輔律而行天台大師亦甚删定其後人亦因叢林之制為諸日用而折中之以匡持其教今所謂教苑清規也歷歲滋久諸方所守百丈遺法已互有不同以家宜有不能然之者合若吾夫通其變而以時措之其致一也慶公方究心淨業而能兼善於威儀節文之細如此內外交相養之功可謂兩盡之矣非安者而宜取法歟是用不揆其凡陋而為之序系諸篇末云爾

珪上人詩集序

予識珪師於南湖所師方以第一座尸報事學徒常數十百人予間從旁聽其談性具之旨娓娓千萬言珠貫而縷解固已心竊異之而未知其兼善乎世諦文字也它日師示予以所為詩如干篇且徵予序其首予為之玩諷累日其風容色澤悟悠而豊暢明金碎羽出悄恭谷非若夫空嘆散淡之作智過人日而已蓋師之先君子曰與翁李君嘗以文學起家故其辭鋒三茂乎春官而伯氏文選亦用文學爲傳式以鄉薦爲湖州所社並莊矣如也宣師之去父兄雖既以所有未忘耶乎闓衍台宗而恪持冊府業之者必節創句析以探其趣又必稽之於一心卒之於萬行以要其歸非有強力敏者復性不能卒其學以夫外宗異流不得以兼通而專暇偃仰於翰墨間放浪乎水情雲自昔然而無聞於世而語言文字之為禪則多矣雖然者之於弓矢不始不足乎巴蛇乃口切穿楊貫虱要亦因書其發是故詩書之為技皆其之為道也師之為詩技欽而予不得而安之而謂作者之度予言豈得儕之若無規規焉於詩而有作之可也

恰上人詩集序

為浮屠學者言於法而止於詩何取乎然在其教中一切皆佛法世諦文字固與實相不相違背也是以昔之高人上士遊戲乎山光水影之間以陶寫其性靈若比比有之而於今為尤盛就予所識而言吾所慈會上人又其卓然者矣始予侍坐於南陽仇先生而語為詩先生稱今之詩僧必曰元菴後十數歲與上人相見鳳山下獲觀其與趙公所書上人詩如干首予嘗評其人峭然獨立如霜松雪栢而其發於辭句如青田露鶴一鳴也今年秋客南屏乃得因蜀郡虞公所序上人詩集如千卷而觀其平生所行之顛末益知上人之呻吟嘯呼以物乎萬物於烟雲寂寥之鄉者直其寓耳上人蓋心印於佛心甚熾師而萬然以下列於壞食色及鐵廻既衆覩承白拂

高談人天之表有不以屑其意若其度越流輩獨詩云乎哉頤予商遊乎方之內於上人之道未能盡大觀而無憾也凡古今為詩之變實公既衡論之是用推本其所以為詩者在此而不在彼後之續高僧傳者或有考焉

覺隱文集序

覺隱道原師遊學於永康胡先生而得法於徑山佛鑑和尚凡所撰著志在乎衛道而未嘗徒作自其所約不于象甫洒拔之士莫不有味其言高君士明始以其文與天隱至公之牧潛藁笑隱訢公之蒲室集合於成編號三隱集而傳之木叢林公以為序牧潛蒲室若皆當世文章鉅工而覺隱未之有序爰屬予題辭其篇端夫三隱之文鼎立天壤間非所優劣予何人敢以鄙陋之言自附於大人君子之末乎然竊觀師之論文命意

必欲其合乎道遣辭必欲其順乎理故其比事連類託物引喻娓娓千百言蔵有補於世教而於儒釋氏同異之指尤致意焉蓋世出世間為法不同為教亦異而於此乎於彼乎更其教者均是人也萬人一心萬心一理則道豈有二哉譬如人有所適飛挽鼓楫無異乎車之安騑御方軌無異乎舟之手所趨之塗不能不異所造之地則一同因其所造之地同而觀其所操之器可以盡同邪諸冶工能之所作為車為舟古先之云道為舟則過矣非達人大觀孰能會其異而要其同乎天隱嘗謂三學浮屠各私其教為兄戰之爭市井之間覺隱亦深排斥之說與止觀同今之縱徼自得者湯不知為何事而曰吾祖云吾祖云是猶同中之異耳儒釋氏之徒各私其教號倣自得若抑又異中之異也師獨汲汲焉務契而合之以求夫異中之同其為衛

迴之功不既大乎師寔身寂寞枯槁之鄉而其才思飈馳水涌外發難遏所為歌詩率皆清麗峻拔可喜覽者多愛其辭之工而未必識其意之所寓今不暇論姑存其有關於教道者俟世之善知識詳焉師名本誠道原字也族某氏嘉興人

紀夢詩序

自先王夢卜之法不傳後世史家所記夢之奇驗可徵不誣者固多而人莫不有夢不必皆可驗於事也惟紀至元之元年春予忝以非材備員國子學官其年秋校文上京夜夢觀新進士上一人思袁滾漉出班前立若諸生班綴思其氏拜木其名明善其字若也予既瘳事而歸則明善已預在京應名既以上于春官而科舉事遂廢予頗以為夢之不足徵明善退自有司歸就弟子列每以受去服闋而來私試數占於是時予獨居國學其

夢如初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明善適在十人之外方待年而未及釋褐予益疑夢之不足徵及予請外南還而中書用參政之請計登設上行後以科舉取天下士予亦復夢如初至正改紀之年也是歲明善果再薦於京師二年春以正奏名入對大廷遂為進士第一予夢於是始驗其兆見於科舉擬廢之初其驗在於科舉復興之後天若默定久矣夫豈人力也哉昔者卜以三兆筮以三易以參之以三夢夏曰致夢曰觭周曰咸陟其術皆亡粗可考者獨周有占夢之官所掌六夢一曰正二曰噩三曰思四曰寤五曰喜六曰懼而六夢之占有二其善而吉則以獻而賀美于上其惡而凶則贈送而去之予向之所夢以為思歟則明善族系之賢學殖之富詢以一第不足難也以為思歟則六館之士數百人予所思若不止

明善也以為寤歟則明善之夭名非予覺時所嘗道也以為夢與懼歟則予於明善未嘗喜其得而懼其失也無所感動而自夢殆正夢歟以見於科舉之將發而夢固不惡應在於科舉之復興則夢可謂吉矣時之文人才士內交於明善者聞予言往往為詩以紀之好事因會粹成卷求予言于卷首以實其說予聞詩言牧人之夢其占以魚為豐年旐旟為人衆釋之者謂此即所獻之吉夢也矧今
聖神在上文運方新其事有大於牧人之所夢者顧予疏賤不得如古之牧人獻其吉夢而歸美焉若夫諸公咲嘆之不足而永歌之則小雅詩人之意也雖然廢興得失之故固出於天若之素定苟未能脩其在人而徒欲取必於在天可乎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此予與明善之所夙講不敢以贅告之也

贈余生詩序

昔西山蔡氏善言地理先師朱子深有取焉而朱子之門不必人人皆西山也蓋地理術者之事以儒者而兼通其說特備聞多學之一端耳苟嘗以是為學者所急乎後生小子群居終日視記誦詞章為不足為而獨以不知地理為恥搜奇勸說角崖造言人自為家務以取勝俗習所尚相師成風抑又西山所未有也觀其論辯馳騁出人意表誠若可喜是以孝子慈孫付安其欺而曾不悟反疑術者未覩此秘往往委尸以驗焉甚者變遷百年之丘壟使先世體魄不得寧於地下有人心者所不忍言予之病此久矣故先人之葬凡擇地一付之術者士友或來咎予不學地理而輕信人言且為圖說以見告其圖則一岡一阜悉加以醜穢之名其說則旁引曲譬抑揚開闔詭怪莫測每更端以助以嘆哉此夫可為大息流涕等語大抵皆場屋中譁世之浮詞耳何已使其強信邪逮今十有五年其說無所驗而術者之言可徵不誣予於是益信地理果非學者所急欲擇地但當擇術者而已爾顧余生今之所謂術者而樂交於吾徒持所得贈言若干篇求予為之序予方憫書生以將說亂其術余生乃不自以其術為可恃欲藉諸公之餘論以收名定價於一時豈亦未能免俗乎余生誠能益進於其術而無速於自售俟有如西山者出徐起而就正焉彼占占動其家者將自息矣余生之術不患其不行也鄙野之言不足序作者之意同志之士倘有味於心乎

平宋錄序

平宋錄者紀淮安忠武王平宋之功也王廟在杭城燬於災監察御史言王宣勞殫力綏成正統功莫大焉宜令有司復其祠宇仰副　國家崇報之意御史臺上于中書省以聞已被
旨可其奏而江浙行中書省亦以為言乃命中順大夫本路下諸色總管府達魯花赤普化乘傳而南與行省官同涖其役廟之告成也行省既請賜王以大國錫銘於石章且俾儒司刻平宋錄于杭學以侈其傳按錄之舊文與
勑賜王廟碑開國元勳佐命大臣碑
皇朝經世大典所序五職附有不能盡同二碑大典皆史家受
詔撰着今悉取正焉它書有可證據則增入有當參訂則附註餘無所考者並存其舊以俟史官之裁擇王世胄之懿官伐之隆德器之宏勳烈之茂則有制詞及碑文在謹以冠于篇端茲不敢贅述也

李節婦詩序

節婦馬氏名易安大名濬州人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閭之孫潮州路總管事汝弼之女武寧縣尹李君如忠之妻至於李氏故為金之官家今占籍東平汶上高祖曰仲昭山東路按察使曾祖曰某侍御史中丞祖曰先東昌令父曰定國朝至元間從下江南因寄居於越君初娶撒赤八有子曰某生十年而探馬赤氏卒錄事君時仕越之蒞庫以節婦歸焉性承林君遇以疾卒大德某年四月某甲子也君垂殁時語節婦曰吾已矣爾其奈何節婦引刀斷髮擗踊自誓方是時節婦年二十有七其子二人任甫一歲伏方娠後兩月始生次上之梓及探馬赤氏之家聞君死多留貲合內外屬而來思取其所蓄聚而攜其子往以去節婦一聽其所為弗與較四壁蕭然空惟四柩而已聞其

之人莫不義之節婦有姨母事山陰尉李君良佐賴其力奉柩葬城東北蕺山下錄事君後無以資衣食將嫁之節婦瓜其面流血以死自誓錄事君知不可奪乃歸女承贅婿以周給之爲其娶居者十有九年二子既克有成立乃以泰定元年春還李君暨探馬赤氏之柩返葬汶上先塋之次中書平章政事王公實為之銘於是南北聲問阻絕已久宗姻里黨疑其必已更適人或謂為死矣聞其來皆大驚太息至泣下節婦俾任留奉丘隴而與伏來越上以存江南之祀一時名人多爲賦詩屬予以序予惟方今德教流洽俗化淳美女婦能以義自守而見褒表不無地焉之其遭值變故始也能居人之所不堪終也依仰已之所欲爲若馬氏者幾何人哉庸直書其事于卷首俾覽者知其賢與它見褒表者固不係以贊美之辭則篇什存焉

義烏志序

義烏自秦為縣歷漢唐訖五季見於前史與它圖記者或繫序一州一郡或略舉一事一物其詳莫得而周知宋元豐舊志出於縣令校書郎鄭安平而所紀下及南渡以後必其本書歲序續志出於曾之族曾祖唐貢進士雍熙年某甚而別本亙有異同甚方繫輒而未經裁定亦非成書矧自國朝統一函夏縣地入於職方已七十有八年首附之建置人材之登用風俗之超鄉户口之名數貢賦之品目靡無所登載可不謂闕典歟為政者迫於簿書期會米鹽碎務未遑有所咨訪也今縣大夫探約馭詳而事無不理爰以職日諮山川形勢地之所宜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得元豐咸淳二書屬溍重加詮次以備參於前錄無能為役乃俾王生褘宋生濂合二

書而參之遐取斷以繫究訂其舛誤悉依書所引類相從而增入之附以辨證釐爲七卷仍以圖冠于篇首爲既序次其成因為之序曾而作並此於篇後俾寺主簿相與校正歸于執事者而刻焉見大夫名思恭青齋林姓可璘真氏元而入尹承直郎周思恭汝州葉城人

貢侍郎文集序

延祐初元故內翰貢文靖公被薦江浙考閱居以不才誤蒙薦送泰繼末科公既入居史學侍從之列而溍隨牒遠方浮沈州縣晚乃登猥將以門生禮見則公捐館舍已久獨幸與公仲子侍郎公託契家之好而締文字交侍郎由代奉翰林外補而後以元官召累陞次對溍適自退休備員勸講司占為僚日相欵洽蘭有史事罔敢不親其職業辰入酉出無須臾間於侍郎之

爲文大冊長篇短章雖時從窺豹一斑嘗鼎一臠終未能盡大
觀而無憾也溍以老得謝歸卧林樊侍郎方峨豸臺省乃始繁使
軍相望日益以遠諸生有爲侍郎謂之進而旅於門下之士者
彙次其文集爲若干卷持以示溍始遂其快覩而厭飫其雋永
之味焉昔之論文者蓋曰文之體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
廷臺閣之文夫立言者或據理或指事或緣情無非發於本實
有是實斯有是文其所處之地不同則其爲言不得不異爲有
一定之體乎侍郎蚤從文靖公至京師而與英俊並游於成均
還釋褐授官而踐敭中外在朝廷臺閣之日常多故其論薦之
奏疏於詔令則務淳醇謹重以導宣德意而孚衆聽施於
史傳則務詳贍精覈以推敘功伐而尊國執施於論奏則務
坦易質直以別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不過爲矯激他歌詩

雜著贊頌碑銘記序之屬亦本其實不苟飾空言以曲狗時人
之求至於窮徼所經名區勝地大山長谷林巒崖壑風泉石
幽遐奇絕之躅有以動其逸興而形於賦詠與時人靜者互爲
倡和率皆清虛閒曠可喜而非窮鄉下士草野寒生危苦之詞
可同日語也蓋其爲文初不膠於一定之體安知其孰爲臺閣
孰爲山林也耶東坡先生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
在平地雖一日千里無難及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不可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欲知侍
郎之文請以先生之言觀之至正十又五年秋八月甲子黃溍
序

族譜圖序

古者圖譜有局掌於史官局廢而士大夫家自爲譜言氏族者

或謂黃氏嬴姓陸終氏之後或謂黃氏出於帝高陽若自稽霸
賜姓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爲楚所滅子孫之仕楚者有黃歇
出於金天氏者自臺駘封汾川而其後有沈姒蓐黃諸國爲晉
所滅子孫之仕晉者有黃淵皆以國爲氏或又謂嬴之得姓始
於栢翳祖皋陶而本金天可盡據乎漢尚書令香太尉瓊父子
江夏人唐之江夏郡會稽零陵巴西東郡江陵洛陽晉安八郡
各有黃氏而今也同望江夏何以別乎官失其守而譜學墜絕
乃欲旁引曲證而推及於千載之上固難矣惟婺之黃氏由金
華徙越之剡洪之分寧豐城信之弋陽江陵之監利爲五大族
而溍之九世祖八世祖仍居婺之浦江舊譜以爲自分寧來歸
而郡志所載黃氏寔在浦江者見於開元十道圖則浦江之有
黃氏已久似未可以舊譜爲信要之其言必有所本無從考質

也七世祖始徙義烏族日蕃衍於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斯可
得而詳焉六世祖隱居弗仕用薦者當授官未命而歿五世祖
亦隱弗仕逮我高祖乃以子貴累贈與其以進士登于科者
我曾祖一人而已先祖先考在異時俱嘗補官而不及祿溍際
令盛世叨備官使而獲推恩於二代顧以鄙劣無似弗克負荷
駭寄當學雕一旦殞越以爲大戚安可無使後人知夫源流之
自而思充其宗乎昔太史公庭睦自序本出於金華而其譜止
及於分寧七世以上皆略弗著蓋慎之也僭竊取斯義斷自
九世祖而下紅陸之尚亡徐亨之不發者爲之圖若譜遠不可
知疑不能明者悉斷焉凡爲圖譜之法親者宜詳疏者宜畧爲
子孫者各詳其親則其所略者自可互見今不以親疏爲間而
有所或遺者恐諸房子孫不必人人能有其圖譜而於所親各

致其詳也來者當思補其所未備而無厭其傷於繁哉

後序

潛作族譜既闕其所疑與其所不知舊譜所無者亦不敢妄有增加然尚有當考訂者我七世祖妣宗氏觀文殿學士忠肅公澤之女弟忠簡之子直秘閣穎誌其墓孫男五人其二人曰公顯公煥今見於譜者孫男七人惟上三人與誌合其下有縉咨少亮潛之揚祖而無公顯公煥誌乃當時所作必無謬誤非名之更易則譜之脫遺也浦江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在我七世祖墓之旁將軍名仁環鄉先生倪朴為立傳載其捍衛鄉井之功甚悉子孫至今不絕同里細人之家皆黃姓而散處于邑中者多士族疑上世必同所自出歲久而失其世次譜所以不及也義烏之蘆岩有紹熙四年進士名耕字子野仕至郡通守按登

科記於我曾祖為諸父行不知何以亦不入於譜也抑嘗觀太史公庭堅自序其先金華人元祐以一失其譜而豐城譜乃於其七世之上又遡求得式四廿且謂其先由秀而婺由婺而洪越之新昌有庭堅同年進士其推序昭穆知為兄弟而進士之從曾孫禮部尚書度乃謂黃氏居江浙者大抵出於建之浦城其先由建而婺由婺而越二說尤異併識于此以俟治訪焉

說

唐生字說

東陽唐生名圭而其為字者不與名配求予有以易之予既字之曰公謹甫且告之曰玉之為物也至貴為器也不一而莫重於圭是以古之用於朝聘者執之如不克焉謹之至也夫啟明而有璪充耳而有瑱佩而有珩璜琚瑀起璧也而有駔琮發兵也而有牙璋固皆服用之所貴若其為國之重器則有圭焉九寸而為桓七寸而為信為躬若天子之命諸侯之守也命尊而守嚴能勿謹乎傳曰玉不琢不成器生蓋幾於成矣故予獨告之以其持之而無失墜焉者曰謹而已嗚呼其懋敬之

李生字說

中山李生弘道之字曰仲能為之說以釋其義者三人矣而未足以厭其欲復來徵予言夫冠而字之也冠禮廢不舉而字之配名者不廢今也在禮始冠三加皆有祝字之辭一而已一字而三說焉今之又今也雖然生之名若字得無取諸吾聖人所謂人能弘道者哉舜何人予何人禹稷顏回同道人也道也果且有古今乎哉道未始與世推移而人不必皆聖智皆賢有德患夫有能有不能耳生其勉之姑以名字自守而行乎吾聖人之言無務以多聞為也

鄭生字說

若昔所記聖人心學之要不曰中乎堯之一言至約也舜益以三言則已詳焉孔子贊易復因三百八十四爻以明夫用其中者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廣信鄭生元吉之字曰得中盖有取於離之六二生之父若師剖析爻象為之訓辭諄諄數百言富矣哉而生不以為足將求予中言之嗚呼道可受而不可傳如以言則生所聞於父師皆鍼石也默識而自得焉雖三聖人之言猶筌蹄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予竊用以自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生其勉之

蒲察仲敏字說

仲敏名志學徵予序其為字者序曰昔者孔子與顏淵言仁顏

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與曾子言孝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而孔子之自道則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賢者不自以爲敏故如恐弗及聖人固無事於敏猶勉焉孶孶由是觀之進學之功孰先於敏乎六經之言學始於說命說之言曰務時敏爲學之實乎敏自古而然矣雖然學以爲政也孔子孟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則敏者又所以從政歟仲敏之講學有年矣可以出而從政矣乎姑知其敏於學抑有望其敏於政序其字因以勗之

啓

謝鄕試主司徐照磨啓

三月十二日蒙國朝賜同進士出身者伏命以渙綸射策指戴諸忝胥靈有寅緣濫以詩詠田里復成周之多士史稱開出彰大

選之興村垂照來今蔚爲盛際然必所書上庠乃登天府之名計吏與偕方署太常之籍凡待重乎此始進足於擇爲而敘將昔在熙朝率由茲道划右文而興治若先則以敷敵莫賤典於三紀之餘俠舉於千里之外菱菱來帰殆幾登然而有關于千纓冠軌甘嗟若以自後轉連闈而迸糾袍何以大紛惟虞之之直負實抑損於前制加以文非故習蕩無累度之可縮未有專攻競出帶閫之餘見餘辨麗者或乘雅馴之體徽幽眇者或昧精揚之原乃欲定去取於一日之間而使論安危於九重之上其所繫者大矣豈不確乎雖我自非情聚裁以持衡擬英雄而入穀妍蚩並照細大不遺則何以開登路之初程承天光之下燭肆時盛衆屬我宗工宜搜傑異之材佇副詳延之意如僣若器資獄臣衍業疎蕪遠迹英蹤猥玷譽髦之造睎光華旦

設文斯弛之求敢期小技之曲逞亦借大方之品目忘其瑕垢不佚三獻而遽收出諸泥塗輒與十朋而前列屛眾甄之及此頑庸謗其手舉學陪方物之陳爵入春官之考綸言俯被雍容闡室之諏積素霜雜煥卿上方之札益少裨於末議庶細盈竹殊知夫何敢已至於再三威實臨於咫尺學似倏對扉中題詞抉以先登徒愧大宮之士作而勿去濫司優圍之隣叨綴第以爲榮者孰思之有自茲蓋某官先生尊揖德意城獨文風陛下家之寵優由來邁播致難挨之爲隨攫預其容眉敢不勉企前脩益厲後效鞭篤附驥肖十駕之難追廣鈍爲鉛尚一割之可用上酬大遇少答隆私敢冽情衷謹陳語淺

賀周縣丞啓

策名斯陛貲邑海壖榮命載行歡心交慶惟右有詳延之禮肆

時多聞出之材於皇昌辰羣新猷奐侈切啓賴於優渥之恩英敎惠張果極俊髦之選科目男兒得儁士州縣莫枚勞人益將任以事功公尤黥其鬱呈某官序乎壹行允矣今儀獨抱遠経詞翰固爲無伏窺省此波施張幸容言鹿萊禱於鄕闈建旗陳於方物襄升高契甚能循可緣再鼓而少衰仍與十朋而前列用靖妙東式副旁求日呈雅既頻承於大對天臨鸞庠悵密近於清光俊足陟遷胡然小試一登於吳部不再轉而爲丞庶出緒餘稍甦疲瘵佇隨贊備之夫兼觀團任之新某猥以陳人觀茲盛事雲霄直上証無儒者之榮甫澤下流尙慰斯人之望聊撼恨悵少叙忻愉

通李川判啓

如日登上第陪位偏州卽承良宋之可道記雲仍之雅賴憑書興

爾侯連晉共惟某官流慶仙源飛英學海故家舊物陋把宋之
莫徵大冊高文畀飛黃之所對持日之七於斯為盛州縣之職
夫豈徒勞皆展材觀力揮治化風行草偃里無弭筆之民川泳
雲飛座有彈冠之喜載新觀聽外類作成屬當建福之期敢後
典識之訓滿衰望後亦惕見羲發忝冒謂何久負慙於揚扢贈
承伊邇幸毋爽於及瓜拱侯擢言乎捷下

公文

陳乞依舊致仕啓文

伏念晉誤玷科名叨塵官使幸從逃於療瞶每思戒於滿盈所以不待引年自請納祿一歸田里五閱星霜夫何姓名倘存乎腐鈍之餘造化曲盡乎陶鈞之妙遂令朽質仍預清流起從外監之散負入就禁林之隙直北扉視草東觀紬書處卿上京誤紬內府職聘勸講之晨叅陪侍從之班濫瞶乘時徒竊榮甚方陳免懦俄俾賜環惠使在門

大君有命顯將以徇端而避是用不俟駕而行揣微分以度貌底滯衰而效熱起起故步蹣跚汗顏難知既去而復來寧非以退而為進不圖控籲曷逭譏評而況蒲柳易零桑榆已迫隕越是懼補報無由敢祈叩於洪鈞願保全於末路尚惟矜察轉以
上聞

代浙東憲使請立耶律文正公書院公牒

竊謂人能弘道學必有師仰惟碩德之聞生賢繼先儒之正統流風未遠世澤猶存不有專祠曷彰遺烈伏見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文正耶律公前代賢王之貴胄
本朝上相之諸孫引謫說不諧之資懷耿介絕俗之志愛親師而取友用儒已而治人粵若
世祖之時成宗許氏之學先翊北業光躋於公卿居華行之先式儒付託之重一貫忠恕之妙獨傳於曾參三千弟子之徒同歸於有若凡引堂而入室必躋聖而循規一代國學之建官二為祭酒以旋教秩而贊元稿與小後學之楷模青青子衿覩時髦之蹤此先達之宗依　大德之際嘉建請若而縣有復興欵於茍守特聯乘傳出錫上都尚明令終綸綸封而告第華皓一節已定謚而易名孰知鄉國之賢居而決禮祠之猶合當職文司風紀博采輿論謂後人苟獲瞻其儀刑錄其世亦將知所觀感宜立書院而修其祀事仍置山長以領其生負庶幾人材之作興何論　國家之往使誠非小補具用申明
付牒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策題

會試漢人南人策問

問孔子告門人以既庶加富既富加教牧民而三事具則王道成矣其設施之略可得而知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保息本俗所以富之者有九職土會土宜土均荒政職事所以教之者有八統十二教三物八刑五禮六樂其經制之詳可得而聞歟孟子之語時君無非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推而行之果可通於今歟漢唐盛時亦云庶且富矣君子或以為其教無聞焉或以為未知所以教也伊欲盡三事之責者何而可以大漢唐之陋者何而可以比成周之隆抑有其道歟其酌古今之宜而折衷之以對

上都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天下事可言者多矣未易以處數也姑舉其一二言之可乎人才有短長而惟限於資格民力有高下而同田於征徭儒術非不尊而未能崇惟輕浮吏治非不嚴而未能救姦欺伏國皆積久莫知所以為變通之方識時務之俊傑詎可默默而已乎願攄所蘊以俟為政者擇而行焉毋徒為抗高論也

江西鄉試南人策問

問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於秦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若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於科目豈以劉歆蘇綽王安石嘗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恭今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也豈其成法固在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素有用之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江浙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先儒以經義治道分齋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儒者之所當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溝洫施於田間故其效易見河渠限於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莫大於吳松江視古之河渠與溝洫其為力孰難而孰易其為利孰少而孰多諸君子行為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幸試陳之以貽有司之采擇

江浙鄉試南人策問

問事有不必於古而可施於今者君子所不廢也然亦安可徒守故常而不究其始終乎漢之取民者有更賦有算賦而除天下田租之令時出焉唐之兩稅與之孰輕孰重而迄今以為定制乎漢之任人者有察廉有課最而察可為將相也詔問見為唐之循資與之孰得孰失而迄今以為定格乎其果皆無弊乎推本而言則取民莫善於井田任人莫要於封建自秦開阡陌置郡縣千載之下迄今遵為成憲若大抵皆秦之舊也何以能使其法施於人久而不廢乎漢之限民名田唐之擬封剌史非盡泥於古也亦莫有堅於其說而卒行之者豈時殊事異遠於古者或戾於今而上下之所便亦皆無古今之間乎民苦於雜

并而無以槩其生吏病於擾易而不得善其治又非可謂便安之也其弛張損益猶有當議者乎它如交鈔引鹽近做於宋以立法者又未可遽數也請姑以其大者考歷代之沿革原其始要其終而折衷之庸俟上之人采擇焉毋苟謂此儒者之常言而雷同勦說以對

國學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禹湯文武其道一也而有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異建何歟至吾夫子又有行夏從周之說其去取之旨可得而聞歟記禮者有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由是言之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殷已尚文歟三代而下以迄于今所用因夏時也今之為文果皆周之文否歟時務莫有大於此者不可以不講也幸究其說

問學者將以行之也所學何道歟所行何事歟弦歌之化本於四科之文學後世尊門名家猶有以儒術飾吏者以經義決事者矣夫何古道湮墜士習日偷學者則玩思空言而指簿書錢穀為細務從政則苟循吏議而視仁義禮樂為虛文不幾於所學非所行而所行非所學歟二三子嘗被樂育以幼學為壯行之地可無所與講而素定歟孔門遠矣西漢之士有不可企而及者歟願試陳之無以讓為也

問進賢退不肖古之道也 國家設官分職以理庶務而俾持風紀者司其黜陟夫何州縣閒絀於吏議者往往而是登于薦牘者曾不多見歟有虞氏所舉十有六人所去四人而已由是推之三載之所黜陟槩可知矣豈今不古若賢者寡而不肖者衆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可厚誣天下無君子歟願試陳之以祛所惑

問古之為國者必務勸農其民富而俗醇良有以也方今 朝廷重臣既專領司農之官郡縣長吏又兼任勸農之職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人多游心欲者率以為田不井則背本而趨末若猶是固然矣夫井地之法既未易卒復若何而能使守本業者有以盡其力逐末作者有以易其心幸試陳之

問國家之患盜有古而然矣方今 朝廷清明天下無事而民間推埋攻掠之習猶有存者以為教之未至而無賴歟教之未當而無然歟則嚴其學校之政嘗舉矣以為郡縣之治有未善而致然歟則守令之選又未嘗不精也頗推言夫不能使民不為盜者其失安在弭之之方宜何如毋讓曰此有司者之事非諸生之所知也

問古之為治者必正習俗所尚不同故其為俗亦異禹湯文武之道一也而忠質文各有所尚何歟說者以為五帝以前風俗大同故無所尚而記禮者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然則有虞氏亦有所尚歟殷之前夏已尚質周之前殷已尚文歟孔子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之說而董生謂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何歟由漢而來千有餘歲中間土宇分裂而政殊俗庞固未可槩論方今天下大同德教流洽而習俗未能丕變以為文耶則士多因陋而執泥以為質耶則民多淫靡而散朴以為忠耶則為吏者又往往雜智而御人所尚果安在歟欲救其弊宜何先歟諸君子它日獲備官使出而任承流宣化之責於當代所宜損益者何以徵風俗歟試言其要

問養士將以致用也養之於未用之前者有教法焉用之於既

養之後者有選法焉二者雖不同而首尾相資有不可偏任者
夫以今也拘於法守莫能相通變之後三千不盡登於銓曹廢
之吏八百不皆出於學館所養非所用而所用非所養選法在
今為甚密教法視古則已疏法制之疏密既殊事任之重輕不
得不異此勢之所必至歟是果出於立法之初有否歟品調消
息之使無彼此輕重之偏亦有其道歟此愚區區之所欲聞也
問昔者孔門弟子之問答言必以實聽其言而其志之所趨學
之所造可知也去聖日遠後生小子類以空言相高端木氏之
所不得聞者若已有聞漆雕氏之所未能信者若已可信甚以
勤說併為一談雖有知言之君子亦莫能察其所志之遠近所
學之淺深也惟有知之聞者其為言也實二三子宜審於自知
矣幸因答問少攄其素蘊以見夫所志所學之實何如也

問為國者皆欲吏之廉不知所以致其廉皆患吏之貪而不知
所以去其貪議者謂祿秩厚則廉者有以勸禁令嚴則貪者有
所懲是固然矣今之俸秩非不厚而廉吏不為之多禁令亦不
嚴而貪吏不為之少其理安在乎
問民貧則國無獨富民富則國無獨貧此理勢之必然而無可
疑者今天下之民以為貧耶木土被文錦大馬飾勾渠若亦或
有之以為富耶裋褐不完含菽飲水而不免於飢寒者亦已多
矣國家之調度將一切取辦於民家固不能無浚削之患欲使
均無貧而皆有以待公上之須又慮夫兼并之弊終未易除斯
則為國計者如之何其可也
問聖賢之論治未嘗不取法於古顏淵問為邦而孔子告以四
代之禮樂滕文公問為國而孟子告以三代之井田學校何所

取之不同歟由設施次第言之必養之以井田然後教之以學校而
後禮樂可興也其果可偏廢歟孔孟所言布在方冊顏淵無
其位而不得行滕文公有其位而不能行後世雖或行之而未
盡也今亦有能講者乎盍推其說
問昔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之君子知學道
者誠有之矣小人而能學道者知不多見也伊欲以斯道覺斯
民使化行俗美而比屋可封則為君子者不得不任其責請試
言之以觀二三子之自任者何如也
問昔安定先生之教學者有經義齋有治事齋治事者人治一
事又兼一事故其出而仕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
有素也夫窮經而不能致用則經為空言矣作事而不師于古
訓則其為事亦苟焉而已矣是果可歧而二之歟然以其成效

觀之則又知彼何歟[illegible]又安知所謂經者無非經義也所
治事果何事歟[illegible]以為若所習若言之毋讓
問為法必有先後之序知所先後則事易擧之斯易耳蓋昔之
言治者曰明黜陟也抑僥倖也精貢擧也擇官長也均公田也
厚農桑也修武備也減徭役也覃恩信也重命令也此十事者
孰於今為急而在所當先孰於今為緩而在所當後二三子習
為明體適用之學必嘗究心乎此矣請條陳之
問錢出於古而交會創於近代然所謂交會者必以錢為之本
蓋合券所以取錢非以彼易此使之捨實錢而守虛券也方今
鈔法獨行而錢遂積於無用之地立法之初固有因有革及其
既久亦宜有變通之道焉請試言之以待執事者之財擇
問除盜捄荒非無良法然莫若思患而豫防之乃今

聖仁在上威行惠孚饑饉之餘固已漸青菜色之民殆將雞貞
及是時也敷戒無虞蓄積備具有不可不素講者二三子陳所
志焉於從政乎何有請試陳之以俟有司者之諮訪也
問君子小人如陰陽之相反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不待智
者而後知也繁稽之前古雖治世未嘗無小人果可盡去乎夫
所以處之者必有其道矣聖人推陰陽之消長以為處小人之
法或尚剛決或貴於不惡而嚴何其不同乎方今賢良相達君
子道長時之所以為泰也欲保其泰者思所處小人者乎聖人
所謂剛決與不惡而嚴者今宜何施請擇於斯二者以對
國學漢人策問
問諸有之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
以刑則民有遯心此豈非聖人所以論治者乎蓋崔寔始為殺

之則理豈之則亂之說而史臣以為明於政體崔寔之論猶空言
耳諸葛亮治蜀刑法峻急而史臣以為識治之良才則又見於
行事者也然則聖人之論治者非耶欲驗于明古而試今宜熟
講於此矣它日出而從政則何以哉其悉陳之毋隱
問昔者舜以契為司徒而敷五教于百姓命之以一言而已至
命夔典樂以教胄子則為言不一而足焉成周之教為民者大
司徒而已其教國子也有師氏焉有保氏焉又有大司樂又樂
師焉為教雖不必盡同略於鄉而詳於國則一也豈不以所輕
者可略所重者宜詳歟洪惟我　朝事必師古乃者給帑符
降嘉惠乎成均之士甚厚符帝王之遺意也所重固有在而待
之不加詳焉何以稱塞　上旨歟諸生古之設教者有聲音律呂
干戈羽籥弧矢之類為事至詳也果可用於今而不以為欠歟

二三子所斯習斯所誠無非天人性命之理凡昔人為教之具
皆未嘗身服其事寧不曰彼所習者器之末此所講者道之本
歟先儒之論學益曰不可徇末而求本盍推原其本末而於其
法之所宜詳者條陳之將以復于　上而相與講習焉毋苟曰
與世殊時不相沿襲也
問古之選士必以四術而莫尚於樂有虞胄子之教典樂專焉
成周國子之教司樂總焉考其名官而所重可知也豈不以樂
者學之所以成終歟漢唐去古日遠詩書禮之文雖僅存而樂
之缺有間矣然猶有以樂立於學官者有請以樂教諸生者其
為樂果皆出於古歟我　朝治襲近制雅樂之設于成均者推
釋奠用今而未始用以為教也其為樂果不適於今歟孔子
適齊以童子視瑞行直而知韶樂之作樂之善人心其效如此

而可希聞邪講歟伊欲如帝王盛時俾為士者無不成於樂亦
有其道歟二三子游乎庠序之間蹈德詠仁不為不久願具陳
古樂之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有司將以詳擇焉
問若昔三代之士論于鄉者必升于學然後官爵加焉其取之
也詳故其為材也備漢之四科不皆養於學校唐之六館不皆
擇於鄉閭至宋之方州舍法遂判為兩途而亦足以得人何歟
洪惟　國朝自至元間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以風四方還延祐
初乃以科目取士若于令如種之獲適惟其時三歲登賢能之
書于天府僅百人以博士弟子而預其列恒不若借計吏者之
衆豈取之有未盡歟抑教之有未至歟或者僻閭貴游恥與寒
畯爭長歟伊欲考古之制自鄉而學自學而官爵之其可行於
今否歟後世之法亦有可參用者歟幸試陳之毋隱

開國朝之制策士必以經史時務時務誠未易曰經出乎聖人
亦不容擬議也姑以史事言之左氏之所傳太史公之所紀左
法何不同歟班固荀悅范曄袁宏陳壽之流互有祖述㮣其得
失歟歐陽子唐書法太史公者也司馬公通鑑法左氏者也而
皆不能免先儒之譏是豈有其說矣然綱目之作或因其舊或
革而正之其是非去取可得而聞歟方今六館之士耆舊儒科
而居編摩論撰之列者踵武相接也二三子於昔人之是非得
夫安可無所講而為之折衷歟願試陳之以觀所學
問古之為國者四曰井田曰封建曰學校曰肉刑其存於今者
學校而已夫阡陌之已開者不可復矣何以使民無甚貧而損
其生乎郡縣之已置者不可變矣何以使吏無數易而成其治
乎議令已定則法之輕者不可加重矣何以使人無易犯而不
陷於罪戾乎若夫學校雖以名令僅存而知仁聖義忠和之[illegible]
不及於萬民寬溫栗剛簡之教不行於胄子何以使之成其
材就其賢者乎先王之遺制廢而莫之舉者既如彼存於今者又
如此其[illegible]掩於亦有可議者乎二三子游於庠序之間而務
為有用之學[illegible]講於此乎其酌古今之宜以對
問人材者國之所與立也培植本根以成其名節若上之待士
宜過乎厚奮勵精采以持其清議者士之自待不宜過乎薄[illegible]
代遠矣東漢大學之士三萬餘人[illegible]吹[illegible]公卿往往折節下
之辟召常出其口唐之六館宋之三舍猶有能明目張膽叩閽
言事者史諫所載可信不誣也方今 聖仁在上菁莪樂育古
所未有芻蕘之言一善弗遺夫何以賢士之關萃四方之英游
而於民生之休戚政治之得失一切存而不論徒規規焉綴緝

陳言以求合有司月書季考之外未[illegible]見皆人若不能無愧上之
人待之者亦既厚矣其自待者毋乃太薄歟豈世降俗敝士氣
委靡不可復振歟抑為表率者未有以鼓舞而作興之歟觀五
朝以校平日之時倘有古貢亦將守[illegible]默以為醇謹歟願聞所
以變今日之積習追昔人之風烈者其道何若亦以觀所志焉
問三代之興皆改正朔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此三代之正朔
也而其指有三正之說則三代之前三正既迭用矣黃帝顓頊
之曆[illegible]以時舜之協時月正日果何所建歟前乎夏商既
有[illegible]以[illegible]周公之聖何為不能踵而行之而行夏之時猶
[illegible]待於孔子然後定歟建子者一陽之生天道之始也建寅者
三陽之[illegible]人事之始也商之建丑獨何義歟秦之建亥亦商周
[illegible]以啟之否歟先儒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詩書言之
月固不改矣[illegible]之[illegible]見月[illegible]未嘗不改也何其不同歟由漢
以[illegible]今[illegible]用夏時是無容議矣[illegible]而無[illegible]今[illegible]不容亦君
子所取也試[illegible]之
問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俗尚習歟盖氣習繫焉東漢尚清議
而名節日以崇西晉好清談而禮法日以替得非好尚之殊遂
以成俗歟然或改其人無所回撓致力王室者清議激之也而
亦有[illegible]辟[illegible]色取媚於時者焉清議果安在歟任放為達發[illegible]
職業者清談啓之也而亦有[illegible]鎮眾事未嘗少閒者焉清談何
嘗為之累歟豈士君子之制行有不隨風移氣習轉移者歟稽
前言往行之得失以自鑒而防其好尚之偏不亦學者之切務
歟幸試陳之以觀所趨嚮者安在
問選舉之法其來尚矣說者率以為古之取士以實不以文後

世反是故其人才不古若也稽之經史則有虞氏之敷納以言近於文成周之賓興以六德六行近於實謂有虞氏之法不及成周可乎若漢之以孝廉察於有司者即古所謂德行居之以直言極諫對於天子之廷者即古所謂言也然以唐人詞章之習較之西漢之儒術東漢之名節固勿不侔矣豈文勝其實歟如談者所云雖有虞氏之遺法亦不能無弊乎此皆有司所甚戒也幸相與推言其故

問漢儒言災異者焦延壽京房以易夏侯勝劉向歆父子以洪範五行故延壽作易林而向作洪範五行傳論至班固始述歟言以為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蓋二者莫可偏廢也曷為而圖書擯五行有志乎近世學士大夫皆以易言吉凶而不復以洪範言休咎豈非欲矯其偏乎廣儒之牽合拘況讖若未足盡信固所序以禍福徵應之實果可盡廢乎然考之周官則太卜所掌三易之外無所謂洪範五行者豈古之陰陽占驗一以易為斷而洪範不預乎箕子之言宜所用廣儒之言何所本乎易洪範並列乎六藝五行災異之學豈但小道之可觀而已今亦有能通其說者乎請聞其略

問為學必求師而取友師之尊未若友之親也樊遲問仁與知夫子既告之矣退復質諸子夏始嘗夫子告之之意當時學者既聞於師又辨諸友其務實如此非後進所宜取法歟二三子群居終日求於師者為甚詳而取於友者則已略是固知師之可尊矣亦知友之當親歟在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釋之者曰兌為說朋友講習說之大者也知講習之為說則知交之當親矣其相滋相益豈淺淺歟頗以古者須友而成之義相與樊問之耶荀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問成周鄉飲酒之禮歷漢唐猶存漢唐行於郡邑而西序行於辟雍令顧以非著令所及莫之敢舉惟州下邑守令之有志於古者乃或講行之固未必能盡合於舊然也蓋古之鄉飲酒或以蜡祭或以習射或飲國中之賢者唐惟三歲賓興用其儀今又廢矣升歌笙入閒歌各三終合以小雅合樂三終則周南召南實惟鹿鳴騶虞僅傳其辭今亡矣然則古禮之存者幾希伊欲旌輯貢文以試行制而肄習于庠序之間諸君子倘有意焉幸相與商訂之

問漢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蕭望之非之而宣帝不聽常平法既行民果以為便後世因之莫敢廢也夫以望之論議有餘材任宰相豈迂闊於事情而不知變通者歟若壽昌者徒以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何以使法施於人如是之久歟近代常平義倉領以專使謀至我朝乃有義倉而無常平頃嘗有以復常平為請者事下有司將行而輟止或者壽昌之法當是不能無弊而望之之言為不謬歟備古驗今以究其得失而折衷之有司之所願聞也

問班固志地理條其風俗最為詳密一按禹貢周官職方氏辨九州山川土地所宜皆未始及乎風俗而十三國風之變獨見於詩說者謂盛治之世天下大同故無風俗之可言國異政家殊俗而風聲氣習隨之故不得不論其風俗作史者兼而取之所以備著古今之本末云爾然以其時考之禹有反道敗德之俗民周有怙侈滅義之殷士則於其同之中有未盡同也曹之失務魏之失褊鄭衛之失淫而唐有堯之遺風則於其變之中有

未盡變也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而蜀之文章冠天下韓延壽先之以敎讓黃霸繼之而潁川之教化大行則風有時而移俗有時而易似未可專以地分爲斷也夫語時務若莫大於移風易俗而於經史之指若有所未喻幸有以袪所惑焉

問尚論昔之言治者必推賈誼董仲舒而劉向稱仲舒雖伊呂無以加誼雖伊管未能遠過則是誼仲舒皆伊呂之流也然而一則曰伊呂一則曰伊管豈仲舒所言純乎王道誼所言雜出於霸道歟向子歆不以向之稱仲舒者爲然而於誼無所貶誼豈非仲舒所及歟至歆叙七略誼仲舒又何以與伊尹太公管子並列於諸子歟若夫治安之策天人之對乃班固所謂切於當世之事而二三子所夙講以待問者也請摭其言之無悖於古人可施於今日者條陳之

問書參[illegible]正[illegible]而[illegible]國安集周亞父得劇孟若一敵國而知吳楚無能爲班固於本傳備著之若以其有關於治亂成敗云爾至爲司馬遷傳乃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其所安在乎至又謂道家者流清虛以自持卑弱以自守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而游俠之倫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其稱之如此豈猶有取於遷之遺意乎方今治教休明風俗醇美爲士者既不屑清虛無爲之言爲民者又莫敢以豪傑自任諸君子所當監古今習尚之變而考前史論議之同異得失乎願聞其說

問職田之制其來尚矣而今也謂之養廉職田職田而以養廉爲名則是吏之廉否時視夫所養何如耳然以田之在官者有限有田則給無田則弗給也不幾於穀祿不平乎若夫入品之不齊又未易以槩論顧若固不待養而有養者未必皆能潔也豈非無所從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乎伊欲使上之所養也均下之自養也厚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乎

問古者士有常業官有常守故其爲事專而成效易見也夫何後世之用人惟以歲月序遷而不復論其能否至於官數易其守而士數易其業以儒名家者不得專意於稽古禮文以吏爲師者不得專力於簿書期會自非以數術方技執藝事爲世守鮮有久於其職業者授以不素習之事而欲委任責成焉亦難矣豈當世之士皆有非常之材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抑爲士者徒知計官資之崇卑而未能如數術方技執藝事者之安其所守歟不然則古者任人之道不可行於後世歟必有其說

問古之大儒蓋有以習文法吏事見稱於史氏者然則文法吏事亦君子之所宜知也以可忽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惟夫使之無訟而後可以省刑是誠能也苟非有以得其情辭或不失有罪者豈易然乎律學之廢已久理官所守因襲諸生所得與聞乃若先王立法之意考諸載籍猶可見也二三子姑以所知者究其本末而極言之可乎

問法家者流原於秦尚申韓故其治刻薄而少恩晉尚莊列故其俗浮華而無實其說是也我國家專尚儒術褒孔子之道以治天下四方搢紳先生言必以孔子之詩書執禮而非敢爲申韓法家之言也教必以孔子之文行忠信而非敢爲莊列道家之教也是宜刻薄之風浮華之習爲之丕變乃猶有一二之或存而

未盡去者何百家邪說入人之深而儒者之放蕩若是縱與夫
宜為士者溺於口耳之末而昧於當世之所尚與不然則承流
宣化者未能諭上旨歟願聞所以轉移而興起之者其道何由
也

問自古有國者不能去刑必設官以主之虞之九官明刑者有
士焉而折民惟刑者秩宗之官也周之六官掌刑者有司寇焉
而以鄉八刑糾萬民者司徒之官也既有刑官而又以它官分
任其職何歟豈其為事固有不同歟今之刑曹即古之士與司
寇也禮官無所謂折民之刑而教官無所謂糾民之刑職任可
謂專而不分矣夫職任專則事易治何古之人慮不及此歟二
三子姑為之解

問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蓋無地而無學亦無時
而不學也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無後為學則元天
子之命所未及者不得有學矣將緞而弗教與千乘之國為鄉
術與二十五家之閭者有塾而建學立師悉聽命於天子為法
何若是之煩歟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諸侯之國學
也豈當時國學亦以天子之命乃立鄉學之設不待宗命歟夫學
校之政亦時務之大者也考經傳之遺文以扶所疑故俟來對

問天下之事恒患夫過與不及不及則失於簡過則失於煩其
不適於中一也曹參日飲無所請事而不擾其獄市諸葛孔明夙
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而不厭其煩俱號稱良相其為事
有不同何以能同歸乎治乎豈其才智之不齊舍所短而用所
長乎抑以世殊事異其弛張緩急難以槩論乎千載之下欲以
古人自期者苟未至乎無過不及之地則守職而不病於簡為
曹參可也奉法而不傷於煩為諸葛亮可也不猶愈於為胡廣
之中庸乎先儒嘗教人以志伊尹之志矣曹參諸葛亮之事寧
足多讓乎願聞諸君子之自期者何如也

問自古國家莫不重馬政所以蕃息之者必有其法焉儒者引
經而言則以為衛之詩人美其君有秉心塞淵來牝三千之語
蓋人之操心充實而淵遠故其馬生息之蕃如此也夫苟於芻
牧之事漫不加省而但於吾之一心求焉之蕃息不太迂乎前
史所載漢隴諸苑三十六所馬三十萬匹唐八坊四十八監馬七
十萬六千匹而後魏之世乃至二百餘萬匹以後魏與衛人所
畜較之幾七百倍果皆本諸其心而致之乎抑有它術乎天下
之事固未有不本於心者馬政於其一焉矣孟子曰徒善不足以
為政釋之者謂有其心而無其政也馬政於今為尤重請即是
而試論之且言所以措之實事者可以類推也

堂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法儒者之論恒以為古之治純任道
後之治純任法天下其果有道外之法歟洪惟
天朝列聖相承閎之所憑藉扶持者如授至宏遠也倣古而驗
今或若未能無疑焉考課之法非不明而奏最於其寮糾察之
法非不嚴而貪墨者尚多戒繁有法而獄訟不為之減服色
有法而僭侈不為之少戢豈奉行之有未至歟抑離道以為法
而致然歟其弛張損益或猶有可言者歟諸君子明於時務念
此至熟也其參酌古今悉陳以對毋泛毋畧

堂試漢人南人策問

問道學何始歟堯授精一以為傳文行忠信以為教道學之名

未立也漢董生唐韓子皆當世大儒其亦所謂道學歟周自
營道河南關西倡其說於前紫陽廣漢東萊承其後逮至我
朝文正許公出而以身任道學之寄學士大夫莫不知所依歸
乃者
仁皇在御明詔有司以經術造士且示學者以所宗師道學之
盛莫今若也夫何新學小子昧其指趣若不過為取科目之計
老成宿學或窺其閫奧者類皆有輕訐門戶之心古之道學豈若是
歟伊欲循其名者其實使下焉者毋徒誇世以取寵上焉者毋
苟輕世而肆志豈非今日作人之大務歟諸君旦談夕講於道
學之言為日久矣願試陳之亦以觀所學

問自古以知人為難君子小人疑若陰陽晝夜之相反本不
難知也特患夫近似者未易辨耳以謹重為君子浮薄為小人
取則與家人語而不及朝省政事者似乎謹重矣而人不免識
其阿諛人主譏儒術而常譏之者似乎浮薄矣而人莫不憚其
正直何也以恬退為君子以奔競為小人邪則隱於終南山
若似乎恬退矣而挾權利為捷徑人指其隱居為仕宦之捷徑
伏謁於光範門若近乎奔競矣而望於仁義人仰其道德於
泰山北斗何也苟不核其近似者而辨之則人豈誠易知哉有
天下國家者亦孰不欲進君子退小人而鮮能不失於近似之間
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辨之不可不早也願聞其方

問三代而降典籍殘缺言禮學者雖各為專門大抵莫重於祭而
諸儒或分五帝為六天或合二祧為七廟至於郊丘與同於禘
大小六宗之義七祀之文則堂屋室之數論議角立莫能相通
我國家承平日久稽古禮文之事固已大備然於諸家之說有
不容兼取而並用者考其孰得孰失而折衷之以待問焉諸君
子之事也幸相與試討之毋苟謝曰是有司存

勸農文

諸暨州勸農文

古之有民社者未嘗不以農事為先樹藝勸課具有其法我
朝參稽故典郡邑守令悉以勸農入銜事為重比以受任之
初延見耆年詢以風土咸謂是州地產素薄之鄉山帶湖田
勞相半仍歲凶歉民多阻飢夫不知蓋其在人而一切諉其在
天何不可也昔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方百里之地
為田六百畝理田勤則歲增粟百八十萬石不勤則減粟百
八十萬石以與其之利害相遠如此然則欲盡地力者亦在乎
盡人力而已誠能奮而爭作竭其四肢之力以從事於南畝將
見田疇之入必成益增富有餘矣雖有旱澇可無乏食之虞矧
今聖仁在上茂育群品至和之應必有豐年乃若捷為而成
就之固長民者之責也茲以來作方與耆舊故業所望我諸君
爾農勸其尚勉之毋忽以為具文而漫莫其意也

上梁文

行中書省上梁文

我國家制錮至廣錯綜有嚴顯掌執之近班總兵民之大柄分
持而專制以鎮撫江右湖廣東南之都會上棟下
宇謹廊廟之儀嚴內拱 帝宸外臨藩服使百官之長莫安
一日之居既合議以圖新宜因舊而就新宜地以壯觀用昭
示於等威宜崇峻於大號爰集群力方拓基以取平度
簡材運斤而獻巧舉梁行素役衆力以得中觀

刑而如故宰門洞啓燭幽隱於陶閭巨室無休祈遊衢於樽俎是所謂政事之本匪徒語與作之功蠲於沛建虹梁將架唐伸善頌式相歡謳

拋梁東海上雲開曉日紅大舶高艘來萬里駢異貨寶星風

拋梁西三吳秀稼總高低灌輸京邑君猶溢積有餘糧熙外棲

拋梁南閶闔風行拂帝嵐抱鼓不驚民按堵九天雨露聖恩覃

拋梁北軸艫銜尾官河直百貨流行道路通日中發貨如山積

拋梁上紛郁非煙遶在望台階清潤六星齊太平可見非無象

拋梁下俯瞰江鄉奔萬馬居人狎行轍謳呼共樂昇平陶全化

伏願上梁之後五兵偃息百穀豐穰民風報於鄒魯相業侔於虞唐宣暢滿盛益固藩籬之守用扶寶祚允資柱石之強等天長而地久慶君明而臣良

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金華黃先生文集刊於三山學宮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高六寸六分廣四寸二分黑綫口雙邊版心有字數總汁步元帝程行元刊元印本首行題金華黃先生文集第幾下題初稿幾續稿幾次行題臨川危素編鄱陽劉耳校正間有題門人編次者次行有題日損齋續稿者卷一至三為初稿卷四至四十三為續稿宣城貢師泰序實成於先生未殁之前二年至先生殁後家藏日損齋稿二十三卷錢大夫胡君惟信懼其湮沒亟取刻梓以傳宋景濂序之曰既成千補完印行杜桓序於後胡君刻板未竣此是本也書目如罕及元本藏所宋棲始未出之今已歸東瀛錢書丁氏曾鈔副本殷以鈔錄先得明本十卷繼以端刻別集二卷又得張芙川錄藏二十三卷已稱難得今 宗子岱觀察出新得殘本二十卷元板元印相校一過補字不少十九卷覺陸文集本補出四行可見陸本尚不如此本惜不全耳爰日精廬僅得二十三卷今歸昭里瞿氏則卷一至十三二十三至三十一止存二十三卷合之尚缺卷二十一卷三

十二至四十三共一十三卷錢竹汀跋所見黄集云
貢存中廿八卷字乃書估作偽者洗改痕迹宛
然因疑廿八二字爲三十之偽而不知元刻貢本原
文實系四十三卷初藁三卷續藁四十卷也生古
人後見所未見疑當盡釋豈非快事哉歲在乙卯
冬至前一日江陰繆荃孫跋
此集公手定以齋名集以黄先生名集門人
尊之也至明人重刻則曰黄文獻公集矣
四庫不搜足本僅以十卷本著録未免
因陋就簡

題跋

恭跋御書明良二大字

皇上在宥天下端拱無爲清閒之燕時存心於翰墨亦或奎畫
發揮前古帝王之上而臣下亦有還拜賜者惟翰林學士承旨
闊什沃叫之司扎剌爾公以開國元勳之胄世長宿衛肯忠粹
先朝在
上心以俾親墨書明良二大字以賜焉仍命公因以爲字臣溍
竊以非才執筆從公之後公出以示臣俾志于下方臣竊惟
君尊臣卑名分之殊休戚同之其體則一是故舜之作歌皋陶
之賡載皆以諸人之一身而以元首股肱爲喻元首之所
君也股肱之良臣也合明良之二言以爲賜而因以字之
于以表君臣之一體也非世家重臣與國同休戚者何以堪
此乎雖然舜皋陶之賡歌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者臣之良
由君之明也武丁之命說所謂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者
君之聖由臣之良也然則公之所爲補報者宜何如哉臣不佞
不敢徒以公衣被昭回之光侈爲一時之榮遇而獨以大人之
事君者有望於公因俾書贊美于前也

恭跋御書慶壽二大字

今上皇帝改元至正之明年翰林學士臣朶爾直班嘗一日侍
燕閒于宣文閣
上親御翰墨作慶壽兩大字以賜臣後七年臣溍以非才待罪
翰林臣朶爾直班由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入爲中政使出
以示臣溍俾謹誌之臣溍欽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多能聖學之餘事形於心畫如雲漢之昭
回在上非下土愚臣所得而窺見然竊聞之皇極五福以壽君
先凡民所賴一人之慶夫以勳賢貴冑爲　國世臣錫之眉壽
以保其家宜也乃若推廣
上恩均慶于下使八荒之人同躋壽域豈非所謂彰
君之賜予臣滑於名言之所不及者旣不敢强贊一辭而屬
之私有不容自已者謹以志于下方
恭跋賜名哈剌拔都兒　御書
翰林學士承旨哈剌拔都兒家藏
文皇所賜御書墨本二卷親筆二卷此　筆之一蓋
先朝嘗賜以今名而　上復出御筆申命之也
恭跋命哈剌拔都兒充捧案官　御筆

天歷二年夏五月　日
皇帝坐奎章閣特降御筆以禮部尚書哈剌拔都兒充捧案官
臣滑竊惟　國朝任官作命皆出外廷具有品式捧案官蓋中
朝侍從近臣且不常設非可律以定制故
天子親御翰墨以命之實盛典也史臣宜謹志之以備館閣故
事焉
恭跋　御賜永懷二字
文皇以萬機之服將心藝事神文聖筆冠絶古今間嘗以佩刀
刻蘆菔根作永懷二字亦妙具乎八法因模爲墨本以賜近臣
令翰林學士承旨哈剌拔都兒時方以禮部尚書入侍燕閒與
被是賜襲藏已久恐人無知者出以示臣滑俾志于下方臣竊
惟永懷之義猶大雅之詩所謂永言孝思也昔周成王剪桐葉

爲圭徒以實其戲言而　上之孝思造次不忘乎聖念度越三
代之人主遠矣後之史臣宜有述焉
恭跋　御書奎章閣記石刻
天歷二年春三月
上肇開奎章閣延登儒臣入侍燕閒冬十月臣鐸爾直作頌以
獻來頌二年春正月　御製閣記成秋某月某甲子大學士泰
禧宗禋使臣阿榮傳旨以刻本賜焉臣鐸爾直拜賜而退襲藏
惟謹以臣滑侍從太史屬俾紀其歲月于下方臣竊聞前侍書
學士臣集爲臣言
皇上以萬機之暇親御宸翰書奎章閣記刻寘禁中凡墨本悉
識以天曆之寶或加用奎章閣寶應賜者必閣學士畫旨具成
案持請然後奏御非侍子之非文學侍從近臣爲上所知遇者

未嘗輕畀臣鐸爾直當
上踐阼之初以保寧等處萬戶名對　明仁殿特　詔發兵河
東陝西尋以前錄吧敕遣赴鞏昌安河南山東又被　旨督諸
將平雲南陛辭之日旣賜之弓矢及他服用貴珍之物以重其
行建凱旋而復命也願以辭藝進而特預是賜殊常之恩實絶
前比茲蓋時清　主聖弛武而隆文示之意嚮以風厲于四方
將使中林赳赳之士莫不鼓舞變化於雲漢昭回之下甚盛德
也一觚一咲豈虛乎哉臣鐸爾直以周通之才出入文武動協
上意抑可謂不辱　君賜矣臣是用備著之若夫天縱聖能心
畫超詣有非疏賤下愚所得而窺測者不敢贊一辭也
跋平雲南頌
右平雲南頌亞中大夫保寧等處萬戶迷律公鐸爾直作初

文宗皇帝以南詔弗靖師久無功特命公往督諸將深入叛境珍其兇渠餘黨悉平公既凱旋入奏因作頌以進仍錄其副而傳焉

今上皇帝謀元帥俾坐鎮西南夷而廷臣無以易公於是距公之作頌蓋已十年　朝廷清明遠人嚮化兵寢不用四方無虞久矣公下車之日宜用昔人銘燕然故事勒諸堅珉以宣皇威於遐方萬里之外然則此卷豈直可傳於學士大夫而已哉

跋袁翰林鹵簿詩

昔我

世祖皇帝肇建太室

武宗皇帝始親祼獻建

英宗皇帝乃行時享之禮而儀衛之盛蓋太平極盛之際也翰林直學士致仕袁公時為秘書監著作郎寫以為詩使窮鄉下士一覽觀焉如身在輦轂之下而親睹朝之縟文何其幸歟漢應劭唐王象皆有鹵簿圖宋王欽若有鹵簿記三卷宋綬增為十卷後累增為三十三卷公乃括以六百言曲盡其鋪張之妙亦奇矣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安可忽諸

書先聖先賢圖贊後

右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上有宋高宗贊附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不知何人書檜所謂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顓馳騁狙詐權譎之說以徼幸於功利蓋指當時言恢復者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則夫言恢復者未必與孔子異意也詎可一切以功利目之乎檜作此記時距其孚俟七十六日其罔上誣民之心至死而不已也今其說猶與國贊並存肅表而出之以俟覽者詳焉

跋宋兩朝遺墨二首

理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理宗付賈似道親筆按續通鑑長編景定三年二月丁亥朔李松壽來納款上諭宰執曰情偽難憑又曰切須審處似道奏當與之要約如能歸漣海之地方可取信十二日戊戌都省言漣海已遂收復而新史歸地在二十四日庚戌乃因李璮是日有建節封王之命而連書之耳璮即松壽也此親筆以初十日午時下曰來意真確又曰不可失信必在已要約之後未歸地之前蓋是月之初十日丙申也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

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璽之去就事繫機密上不批示外廷而獨以親筆付似道故正史及他傳記皆無所登載肅考次其月日以備闕文

度宗與賈似道書

右宋度宗答賈似道手書命之曰師相而不名體貌之至矣其稱謂之過雖見譏於史氏若夫實籍約託伏丐鈞照等語如七夜之施於敵己者君臣之分幾於盡廢此紙流落人間乃搜訪之所不及是以史氏無識焉孰知夫禮先亡而國隨之非細故也肅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筆者焉

跋泰山碑

泰山碑字多磨滅唯二世詔粗完嶧山碑亦有此詔蓋當時故使來者知石刻是始皇帝所為故皆刻此詔於其後也

跋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覩杜子美嶧亭朝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喜李公嘗以模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跋館本十七帖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楷書二人此館本之始也開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觀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裝進館內法書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勅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權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權云

記石經

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其什九而拓本猶藏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若是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宜珍護以謹其傳也

書石曼卿館直詩後

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秘閣校理卒於官距作此卷時僅四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絕筆耶嗚呼曼卿之卒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者覽猶可槩見也

書唐誥後

右唐誥逸其首尾姓名以石刻究本考之則顏公真卿也始此

公山南叔孫通者公嘗為吏部尚書大歷十四年代宗崩而公為禮儀使也其後公以直不見容於楊炎換太子少師猶領禮儀使若德宗嗣位之明年改元建中其年八月遂尊母沈氏為皇太后時也故事置使必因事乃置事已輒罷公之為使不以一事者若韋縚之在開元以禮儀使而掌五禮也凡制勅冊命皆出於中書是時郭子儀官中書令而不預省事楊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門下侍郎唯舍人于部獨在中書起草署行者部也按吏部本傳稱部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而不言其為中書舍人若意以以舍人秩卑於諫議而略之也其用尚書吏部告身印者尚書實承而行之官尚書省者之氏名石刻猶可見也就其可知者紀之如此其殘脫而不可知者不敢以臆說今為亦闕疑之義也

跋南豐曾公謚文定覆議

宋制文臣光祿大夫武臣節度使以上法當定謚者皆太常博士議之考功郎中覆之乃以上于朝而降勅給與初欲旌死節之臣始行易謚經令中書舍人行詞給告太常考功咸不與焉由是應得謚者亦援以為比乾道末臣寮言其非故事而申明之詔此中途路特命謚者並經有司議定取皆出勅曾公官止四品因鄉郡之請而賜謚其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者用近制也然其發揚襃美雖書贊之詞殆不是過豈以降勅給告為輕重哉劉公自嘉熙戊戌訖淳祐壬寅凡兩兼考功又真除員外郎不知此議作於何時今言者方建白重脩宋史考其歲月上之有司以補曾公列傳之闕文可也

題黃給事山居圖

予謂紹興正論小儒未嘗不三復而悲之方秦檜起勢方盛小不附者輙竄之死地而忠鯁之風不為少衰嗚呼何其盛也然皆僅足以救禍固莫有得行其言者嗚呼又何不幸耶獨故給事中黄公居殿院時嘗疏檜姦狀檜由是與相位史當時聽言類如此正論可無作矣他日檜卒用公卒斥我瞻四方處處雖所轉嗚呼悲夫公之去也屏居海外馬奉隱上蒼崖崛起長風怒濤中覽是圖猶可想見其孤標峻節當與之並存於天壤間焉

跋李西臺書

浩翁稱西臺書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但恨摹手失其筆意耳今獲觀此真迹而既見其筆意豈復有浩翁之遺恨乎

跋杜錦堂詩

祁國杜公草書晝錦堂詩紹興間嘗歸之內府詩中適有御名故刊去之然此字本韓氏家諱而祁公用之不疑古人臨文不諱之意尚可見也

跋韓令公真贊

居士集此贊未司作丞相魏公按公以嘉祐八年封衛國公治平二年進封魏贊作於元年之八月曰魏公者蓋後人追改之字真跡尚存可考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為蘇才翁書伯夷頌後有秦檜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王李侯武得之於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而歸之李有待於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啟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罷不用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於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寫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為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二大老乃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為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末學之士毋庸贅述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舍人帖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罕及於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於此蓋是時風俗豁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為之掩卷而三嘆乎

跋唐御史臺精舍記

其史列傳具載包成劉淑樘教李允所立精舍而唐御史臺精舍史缺弗錄蓋彼四人者皆以講授諸生此則以奉淨屠氏故略之耳幸有此碑可存當時故事也

跋溫公通鑑草

溫公通鑑書始永昌元年事視此尤為詳備此特其初藁耳而作字方整未嘗為縱逸之態其敬慎無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書較今之文人類以敏捷相高貴輕揚而賤持重使溫公復生未必能與之追逐也三復之餘唯有掩卷太息而已

跋李營圖

荊公以元豐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與道原遇西莊遂游寶乘有兩詩此圖止書其一子卷首若但取末後二句以寫一時之高致云爾故於詩中之南埭北山皆不以勞意匠何暇及其平生

事業予嘉定諸大老題識真足發其深趣毋庸吹毛洗垢以合
闕也後公游寶祭二百六十年為今至正元年十月一十四日
金華黃溍書

跋閻立本畫

宣和內府所藏閻相畫三十有二予嘗於故秘書少監呂公家
觀其房宿蓋大德中 先朝所賜宣和舊物也今乃獲觀此五
星東海徐公謂所見三本皆不逮此則其所畫宜非一本此卷
雖無內府印章而徐公在宣和間已鑒定為真跡誠可寶矣

跋李北海永康帖

宣和內府所藏李公十帖此其一也今人往往喜效李書而罕
得見其真跡予幸獲見之而又不能學安得相求而覓相從哉

跋荊公帖

廣漢張子言公書如大忙中寫新安朱子以為切中其病而又
謂先君喜學公書今觀此帖風神閒遠韻度清美臨學之家宜
有取焉評書者未可以彼而廢此也

跋徐州鹿鳴燕詩序

此序視東坡先生集所載少六字不同者十三字按先生以嘉
祐元年舉進士此卷云嘉祐之初而集中作嘉祐之末幸真蹟
尚存可正傳刻之誤也

記水樂亭詩

東陽號大縣為長吏者恒憚其不易治若唐于君興宗宋王君
槩號君極卒以暇日寓情山水間苟非能使政平訟理而田里
安於無事雖窮觀游之美誰與樂此然則地固未必難治獨患
夫吏之知以簡易為治者少也王君為縣在熙寧時嘗從賓寮
登西峴山作亭泉上名水樂眉山二蘇公咸為賦詩亭既廢好
事者或以其詩刻寘坑之南山水樂洞猶存其舊題曰東陽云
天歷二年秋某月令縣尹趙侯某始即其故處作新亭且買石
復刻詩亭中侯之為治不煩而餘力之所及亦可見矣視前人
何歉予輒為志其歲月于下方庶後之從政者有取焉爾

跋東坡書秦少游龍井題名

元豐元年東坡先生謫黃州少游以二年秋至龍井三年秋先
生乃為書此題名而記其後言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
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而先生作赤壁賦則五年之秋
冬也溍兒時即能誦少游題名不意垂老獲見先生真蹟因考
其歲月而謹志之

跋東坡贈巢三詩

右蘇文忠公墨跡上有秦熺私印蓋其家藏舊物也章蔡秦氏
父子人品與大蘇遠或與公同時而不相容或異世而相慕愛
之如此跋者類以為公論須久而後定豈不然哉

跋蘇公父子墨跡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瑣碎而靡密無足深論
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
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墨以為不朽者可以慨然於此
矣

跋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
州放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為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
月發江安元師自榮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

蜀刻小本以為祖無大師蓋傳錄者以元為充改又譌而為與章真迹尚在可證其誤也

跋東坡先生帖

先生有答李之儀端叔書是未相識時此帖則相見之後也

跋李贊華獵騎圖

贊華契丹國主之子東丹王突欲也後唐明宗時越海歸中國以為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初因其舊封姓之曰東丹尋又賜以國姓而名以贊華宋宣和內府藏其畫凡十有五畫譜稱其多寫貴人酋長袖戈挾彈牽黃臂蒼服用胡之纓不作中國衣冠亦安於所習者然而尚畏肥筆乏壯氣今以其言驗之此圖為贊華作無疑也

跋褚河南書兒寬傳贊

予固以此贊與三龕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為河南晚年書碑有歲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真迹自不無少異蓋其轉摺精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

跋綦毋潛詩

唐綦毋潛詩見於殷璠所編河岳英靈集者六篇而璠撰稱其題鶴林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題靈隱塔影挂清漢鍾聲和白雲歷代未有龍興在吳中與兩山相望此詩必一時之作豈綠偶遺之耶抑其去取或自有意也因觀閩工人所刻墨本輒識其末以俟覽者詳焉

跋蘭亭五字損本

宋季定武高閣賈氏柄國定武舊刻流落人間者靡不以歸其清玩嘗俾其客廖寺丞參較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善者輯成一帖命婺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乃就尋補用和勇爵以酬其勞其石後歸京師今在故執政吳公家此本有悅生印必當備選擇者可寶也

跋米元章書蘭亭序

臨摹帖者得其貌似優孟之效孫叔敖也得其意似魯男子之學柳下惠也世所傳三米蘭亭乃是以右軍書摸勒上石此則元章臨右軍書貌不必同意無少異可寶也

書前齋李公遺墨後

賈德以喪師去國朝士中與之不合者式從而追數其罪以為可殺及得一郡而去則賈降怨後君子恥之李公本以忤賈一斥十年其復官進職起帥長沙賈已在編籍雖力詆之孰曰不然而公此帖顧謂入謝表除只須引咎不可怨尤王其盡宰事州杞死如歸吳風倬列乃如此孔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豈非然哉

題唐臨蘭亭

舊見吳氏素米禮部及趙魏公所臨褉帖未嘗若尚同今觀此本筆勢翩翩風神秀發又絕異欲取而參較之不能不以四者之難并為恨也

跋衛公夜坐圖

伯玉夜聞車過闕而止其敬慎如此所謂欲寡其過豈專對之飾辭哉夫人即南子也女婦而有知人之明固未易及非但知伯玉又知孔子而願見焉孔子亦不拒而往見之抑可謂難能也已司馬遷以子路之不說遂謂孔子因夫人而去且附以未見好德之言其果然耶按論語所記孔子非因夫人而去未見

好德自别為一章不知何所為而發遽之説恐猶有當考者因觀衛公夜坐圖輒試評之翰墨之妙未暇論也

題鶺鴒圖

畫有御府印章并與龍書馬圖皆為一時之物矣之二軸何知其蒙被光耀乃爾哉將有如昌於公感白烏鶺鴒而為之賦者粉墨之工無以議為也

題脫轄近棹二圖

嗚呼古之所以取亡者非一而漢唐之亡獨與宦者之禍為終始豈不悲哉當理宗時宋祚微矣盧董之儉諛稜習非不能為彊節士良也衣冠之禍所以未至如建寧太和之烈者夫亦一時之清言勁論有以殺其勢而遏其衝乎故寶文殿學士牟公之守姑孰也嘗畫脫轄近棹二圖而為之替宋臣怒其譏已風臺臣論罷公公去未幾而宋臣輒斥他日公既名遷宋臣亦黜遂無竟以公疏卒不復用君子小人勝敗之機實繫於此是雖若無救於趙氏之亡其不逮亡於二三豎之手者天幸人惟覺是圖者未可第以為一時之清玩也二圖作於寶祐丙辰後亡十年為今延祐丙辰公之孫衆水教授君更請善工摹圖為小卷以便觀者且俾其門生黃溍識焉實是歲之九月九日也

跋象山祠堂記

象山在貴溪縣之西境雲山章公所為祠堂記稱臨川彭世昌始闢山結廬延致陸先生講道其間於世昌極貴里人張南仲侍郎實助其役先生以山形如象故名之曰象山學者亦因用為先生之號先生殁遂即其地為祠堂云今象山書院僑置於貴溪之徐巖蓋袁公特節江東時所作也此記石刻久不存非侍郎家傳藏其文人固莫知山之所以名且將指徐巖為象山矣先生之學與考亭朱子同出於孔子後之人往往各尊其所聞交推互斥若不能相容者何哉侍郎諸孫元杰今方列于仙班而侍祠于明庭其為教不與孔氏合顧能不以彼我為間出此記而表章之度越於吾輩遠矣觀者可無自警乎

跋米南宮帖

元章負其才氣傲睨一世而推服道祖如此道祖之為人可知也世徒以其善書並稱之曰米薛而此帖無一語及之則其可推服者非直翰墨之工而已

跋晦庵先生帖

右朱文公先生與侍郎馬公十一帖先生以淳熙八年冬為浙東常平使者九年秋累疏劾知台州唐公仲友而唐公亦自訴于朝丞相王魯公與唐公居同里且有連頗陰右之丞畀以江西憲節而去先生抗章不已乃罷唐公新任而以先生填其闕先生以為蹊田奪牛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力辭不赴改江東又不赴乞祠而歸十四年秋復命先生代馬公持江西憲節未赴而魯公以十五年夏五月去相位六月先生入對除兵部郎官以林侍郎栗論奏有旨仍赴江西免辭避不赴帖中雖謂馬公為交代而實未嘗交承也先生既用磨勘轉官除職予祠尋召入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未及上俄俾以秘閣修撰奉外祠前兩帖結銜稱朝奉郎主管嵩山崇福宮者方辭論撰而未允也遂得旨依所乞仍舊職且降詔褒諭次兩帖乃以直寶文閣入銜帖中云所請亦幸聞允更被褒詔是也又其次兩帖止稱階官貼職者時已有旨起先生將漕江東即帖中云不知

學校所由者先生方佐解故祠官使職志不以繫銜也發相蓋
指魏公所謂邪說惑心陰自為結納社之靈寶料理之者書若
有數恐未必專以前事為誠也此六帖皆在十六年夏秋之間
最後兩帖一稱權發遣韶州事在紹熙元年春一稱秘閣修撰
主管鴻慶宮在其二年秋餘三帖則閒暇請老之副稿也先生
大集所載尺牘分出處問答兩門凡四十卷而此諸帖皆不見
集中謹備著其歲月以俟永續而補其闕逸云爾

跋米元暉帖

留耆年伯壽好古博雅君子也元暉因伯壽識桂勗而傳其術
則勗之為術精矣不知今亦有傳其術者乎

跋朱張二先生帖

慶元學禁方嚴為士者至更名他師其間遠之賤之撫不覺夫
必非毀辱之餘也乃今遂如壁書家藏復攻其秘是孰使之然
耶俗好之向背固足占氣運之盛衰士君子故不當隨世為欲
鹽簡湯也林生出示所藏朱張二先生墨迹因書以識焉

跋晦菴先生帖

國朝善書者稱秋澗王公考亭朱子之書曰道義精華之氣渾
渾翰飄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蔥蔥鬱鬱散於文字間
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以推門
朱學而立其說於學官且用以取士朔南聲教所暨咸知尊信
之固有異辭至其翰墨之妙類以為儒者細事兼而弗論秋澗
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召搨考亭手帖北上玉
堂諸老善書如秋澗公者為不少幸求其試評之

跋六君子小像

六君子從祀先聖廟庭已久至順二年始被旨追昇二程先
生以公爵詞頭之下當所預聞也先是周子已封道國而司馬
氏在異時身居相位爵為國公無以復加獨張邵二子猶襲故
封伏覩六君子小像肅志之如右庶有能舉揚以上聞者

跋王江州誥

右王江州誥詞中書舍人樓鑰行宋三百年吾烏傷第進士者
實始於王氏皇祐癸巳則思陽令因紹聖甲戌則知福州贈正
議大夫永年福州之孫寅乃弗取世科而用蔭入官歷守七郡
其以朝請大夫知江州則慶元元年正月也凡州郡守臣差則
出勅除目給誥而誥必有褒詞故尤以為榮江州之七世從孫
煒從子樗京師予因閱官書於史局得此誥詞錄而歸之以備
其家乘之闕文

跋曾大父除武學諭誥

宋理宗開慶元年七月敕文閣學士朱公由史館校勘授武
學博士我曾大父戶部府君由通判慶元軍府事授武學諭實
與公並命後九十年是為今至正九年乃獲覩公曾孫業所述
公年譜以武學為太學謹錄當時所被誥詞歸之以補其闕
而訂其譌

跋宋諸公遺墨

宣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
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於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
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
同而同為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
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跋林和靖詩

予嘗見先生手書詩一多集中所不載此二詩則皆有之而亦不盡同竊意集中是後來所改定也

跋清凉國師所書栖霞碑

唐攝山棲霞寺律大師碑華嚴疏主清凉國師所書也國師越之會稽人飛來山寶林寺實其得度故處今住山同公慕讀其相國所撰妙覺塔銘而知國師得二王之筆法又聞趙魏公稱國師字畫之妙而知相國之言為可徵每歎其書罕傳於世今年春出游吳中始從報恩萬歲寺住上人得此墨本歸而刻諸石屬予志於下方謹按國師以大曆三年受詔入内譯經為潤文大德是年三月二日律師示寂而碑之建在明年三月十二日今去之已五百八十年觀其遺刻夫豈森嚴神采奮發而國

師之德容猶可髣髴是想見也國師世壽百有二書此時甫三十有一或者妄計其晚歲安住此廬華嚴以不復作如是游戲事予竊不敢謂然法身大士應化人間於一毫端現諸萬象舒無礙寂用常如塵心交入無非法界覽者毋徒斷斷焉字之於形迹之間庶幾目擊而道存者也

跋白蓮社圖

遠公結社以修淨業邀靖節入社而不赴康樂欲入社而遠公難之陸修静雖與遠公善而蘇為神仙初非同社世所稱十八賢自十二僧之外劉雷周宗二張六人而已史傳及他書所載可考也諸公跋語因此卷并畫靖節康樂修静而誤以為二十一人耳

跋蘇黃二公帖

蘇帖稱元豹殿院者呂陶元豹也陶起進士累遷司門郎中哲宗即位拜殿中侍御史朱光庭時為左司諫秦翰林學士蘇軾撰館職策題說議光列乞正其罪陶亦奏軾素疾程頤光庭為頤報怨此洛蜀二黨所由分也蓋蘇與呂俱眉州人云黄帖不著稱謂莫知以實去職者為誰當别考也

跋静修先生遺墨

予弱冠時嘗手鈔静修先生丁亥集悉能成誦後五十餘年始從女南張君獲觀先生遺墨蓋君之先大夫受業先生之門故先生書此以授之其言小學書不取鄧伯道朱壽昌事善發明朱子言外之意澄既得以快覩前脩之真蹟又有以竊窺先儒之微旨抑何幸哉

跋金滕圖

尚書正義分金縢一篇為四節吳郡趙貞之用龍眼遺法書其本文而畫其所書以為此圖其所書蓋第二節之冊祝第三節之卜吉祝與卜同在一時篇終所記乃後來事故略而弗及也經文可見者植璧秉珪啓籥納冊而已此圖於鼎俎樽爵豆籩筐篚之屬靡所不備亦畫家以意為之而曲盡其形容耳

跋韓魏公帖

右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滔熙丞相王公家藏三十紙之一也文忠得蔡復留在致仕前十有六年魏公方勉之以宜盤桓跋語云多見二公請退之舉又云其言諄諄以必退為請蓋不專指此一帖而言也

跋山谷帖

求人作文字而煩迫之至使倉猝失其事實亦侍去不暇顧蓋

自昔已然矣吾儕去古人不啻相千萬而勤遽庶追攸鮮失得予偶閱此帖為之一歎

跋凝齋墨蹟

右誠齋楊公與某僉判書凡七紙蓋所其父戍且答其求墓銘也所謂扼其喉把其袖而牛羊過從之者此今人尺文於吾當之常態公曾不免此耶撫卷為之永慨

跋宋國公墓誌銘

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翰林學士鄧居中撰知淮陽軍米芾書今題曰元章真蹟者世知寶愛其書而已夫以公貴系之貴舒秩之尊子孫又衆多且光顯若是而今無傳焉猶賴此書為好事者所存傳而不廢故其官代世序猶可考見嗚呼士君子所恃以不朽者書云乎哉

跋牧行詩草

予往來山陰道中此詩所謂橫林野水紅蕖綠荷皆故無恙而為之家衰落久矣叩其人亦無能道先世事者偶閱此卷太息而已

題墨蘭

月溪畫蘭傳者絶少政如深林孤芳人不可即想視夫託根於階庭玉樹間者殆與蕭艾俱茂矣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近世錢唐金氏一之以善為歐書得名然趙魏公出學者爭慕效焉歐學遂廢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賴此帖故存本末原流尚可考也雖然梓匠輪輿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傳之妙必有出於此帖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自得焉

跋金字心經

右金字心經一卷趙魏公作按唐徐氏書譜論書之乖合各有五紙墨相發為一合紙墨不稱為一乖蓋墨之調適固難用泥金視行墨力尤難此卷神融筆暢殊無凝滯之態非公無以及此可寶也

跋草蟲畫

先生臧年客於信國趙公頗欲以奇偉非常之功自見遭值聖辟每字為一老無所用學惡俗間其胸中之磊落軒昂峥嵘突兀者時時發見於筆墨之所及後生小子乃一切律以尋常書畫之品式宜其傳於世者少也滑以大德戊戌春見先生於錢唐今已五十年因觀先生所為蟲豸怪諸意圖聊識其後云

跋錢翼之千文

吳興趙公早年學書用工至精深造其得於心而應於手縱橫曲折無不如意之所欲出以公之學名其家者務於速成往往摹倣公暮年所書而求其形似如不由其戶而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得公之用功精密又參以古人而別出新意自為一家如吾翼之者殊不多見此卷千文四體皆其得意書尤不易得令翼之已不可作而有子能傳其業亦以予言為然否乎

題雲山圖

予不解畫凡古今名筆皆莫識其所以為工近留南屏積雨彌月適望羣峰隱見於煙雲杳靄脩忽之頃變幻百出宛然作日畫中所見乃知良工之意元真有能窺造化之妙者昔人誦杜子美夜深殿突兀以為親涉其境始悟為佳句豈虛言哉天

錫作此卷時蓋與予俱寓翦屏亦因其可見者移入縑素耳

跋張監丞代祀虞帝廟詩

有虞氏距今三千餘年廟而祀之蓋非一日張侯將
上旨以香幣走祠下遽能致其昭受而顯答此皆
聖神在御德協古先故其感孚有同符契張侯固若無所容其
力矣雖然君猶天也其德有不可名言者是以昔之詩人歌祭
祀之盛唯美夫駿奔顯相而已張侯駿奔顯相之功不既多乎
播之頌聲亦清廟詩人之意也覽者盍以是觀焉

跋景傳新店彎詩

新店彎在諸暨東北三十里景傳十八年間凡三題詩頃予忝
佐是州以故事謁郡府道過其處覽最後所題歲月蓋予以督
運吏居鄞時景傳攜其子克讓來為予壻嘗寓宿于此也追計

之已六年而景傳與予永訣者亦四年因次其韻以志存歿之
感今相距又五年矣偶閱舊槀不勝愴然輒錄為二通一以授
克讓藏於家一以授新店主人俾附後題之末

跋景傳遺墨

嗚呼此景傳絕筆也予尚忍言之哉景傳長予十五歲與予為
忘年交而其子克讓予婿也景傳始屬疾陰陽家爭來言所穿
新井不利景傳曰死生有命井非所獲罪也皆謝遣之時克讓
方從予鄞江上於是有待汝不歸我行有程之語克讓既歸則
又有忍死待兒而兒歸之語嗚呼予尚忍言之哉景傳之先有
為邵州新化縣主簿者仕稍不顯主簿君之父篤厚長者宗忠
簡公父事之其歿也公實銘其墓逮景傳之考君市舶先生受
以文學為後進師而景傳負其不羈之才浮游物表人見其宗

談笑於文字間類若依隱玩世至於死生之際處之裕如令予
聖賢之學而出乎性命之正者人固未或能知之也其季景宗
朝出晡夜歸猶古人書尊己而厚物近乎昔之卓行君子者予
尤畏慕焉景傳謂克讓女非季父不立汝非外舅不成嗚呼景
宗視克讓為猶子也而景傳望予之厚如此予亦安能有以慰
景傳於地下而尚忍言之哉景傳之死予既無隻字以為之銘
又無片辭以為之誄姑輯其遺言錄而藏諸以示無忘或者克
讓因是尚有警也

跋進學工程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記誦辭章云乎哉記誦辭章末
矣後生小子猶有廢而弗事者程君敬叔排年工程之書所為
作也敬叔以文學行誼高一時其傳蓋本於考亭門人　氏進

脩之功不必盡出是書夫亦度中人以下所可企及姑為是以
誘掖之云爾古者大學之道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
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
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即其排年之工
程也學者苟能因今人之所可及而求古人之所必至敬叔將
於是書之外有私淑艾焉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在乎勉之而已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續藁十九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題跋

讀新宋史汪立信傳

淳祐辛丑吳莊敏公淵守鎮江承大饑之餘爲粥以哺兩淮流移之人我曽大父户部公時客吳公所識汪公立信於稠人之中挈之俱歸吳公一見與語大悦即留置賓館禮遇甚厚居數歲與户部公先後登丁未庚戌第寶祐丙辰吳公以觀文殿學士鎮京湖辟汪公幹辦公事户部公準備差遣丁巳春正月吳公有叅預之命未行而薨汪公與户部公同護其柩歸葬宣城汪公後以法從出當方面終於端明殿學士新史本傳載其初見吳公事頗詳户部公諱夢炎而史誤作應炎夫於耒蹤傳聞之不審矣汪公安豐人史以爲歙之孫歙乃饒州人故削安豐

而不書非也其取進士史或以爲見吳公之明年或以七年爲六年非但自相牴牾兩年亦非策士之歲也庸謹誌之以俟它日告于史官而訂正焉

跋淳熙名公帖

異時士大夫尺牘往還稱謂封題咸有定式文雖涉太繁然其實而不俚華而不詘亦有足觀者焉此四十七帖自宰執侍從庶僚至于京官選人總二十有四其交際之間流風遺俗猶可見也

跋傅氏所受告命

溍八歲入學受書於傅先生後七十年乃得與先生從孫藻游因獲觀其先世所被告命蓋脩職郎致仕思聰於先生爲曽大父迪功郎致仕大中於先生爲大父脩職故有官以長子時中得解而加封其第二子即迪功亦以長子奎得解而受封迪功第四子翼則先生之父藻之曽大父也傅氏世業儒異時嘗有第進士者僅需一命而止先生之上世又皆以慶典推恩懷才而不試藻妙齡秀發委祉所及將於是乎在先生名肖說字商佐云

書仙都王公遺墨後二首

碩畫

仙都王公手書孔明見先主下至寇準出師澶淵凡九事號曰碩畫公之以古人自任不輕矣公伯氏魯國文定公事宋孝宗持政柄者十有五年有傳在史氏而公屋宰百里未及大有設施以殁尚賴此書之存其志猶可見公之子是爲魯齋先生以授其猶子且謂或有發揮于後者今兹家日益周落而王氏子

孫以材自見列於仕籍者班班相望魯齋之符于其後者宜不乏人公之遺志將有託以不墜乎手澤在焉　直記事纂言而已

與仲子書

魯齋先生學爲世師其承傳之自夫人能推言之而其得於父兄培植之素以爲受道之地者世或莫之知也夫以公閒生之質又蚤有志于學家庭之間於一言一動之細猶諄諄告誡使致其謹如此蒙以養正聖功也安可忽哉今之韻狀嬰孩言談性命者觀此帖可以自警矣

書葉信公年譜後

宋制文臣少卿監武臣正刺史以上在先朝薨卒者實録内例有附傳國史列傳之所本也今者言方建白重修宋史而丞相信國葉公之薨在德祐失國後三年無附傳之可據溍嘗過公

故第而拜公遺像於叫忠堂退又得𢧐禮部尚書王公所撰公墓誌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槩茲獲觀公家所述年譜視墓誌銘爲尤詳竊意當時名卿大夫相繼淪沒於德祐以後者宜不止公一人未必皆如公之有後而能以儒世其家也文獻之不足徵者既如彼幸其猶有存者宜謹藏以俟有司之詢訪焉若夫考其時事而著論贊之辭則有秉史筆者在非吾徒所敢知也

書賈氏家譜後

宋南渡後婺之東陽第進士者自蘭陬賈公始公諱廷佐字子野父奉直公用故宰相魏國文元公恩補官而公自真定遷居東陽家譜幸完可考縣志載公爲刑定官以忤秦檜去國而公主祠靈嵩時已罷和議三書皆抉沸錄人無得而傳焉檜與其

君稱藩於敵國史諱不書但謂之和而臣僚章奏如忠簡胡公所謂朝廷宰執盡爲陪臣若白不可掩公書亦曰陛下爲戎人諸侯臣爲大夫陪屬與忠簡不謀同辭尤可見當時事實初非過爲是激切之言也夫知者東都盛時嘗以施於敵國何獨怨與之事能使人感憤若是乎詔諭之使受書之禮蓋不止形於空言矣予友吳正傳爲公書皆序謂言一至此其君所不能堪是猶以史氏所諱而疑其言之過於激切也正傳又謂世知有忠簡之書而不知有公嗚呼自古忠正之士危言讜論湮沒無傳者豈獨公哉公之所言則有足徵者不可使終無傳也庸因正傳所序而備論之以俟著述之家訪問焉

跋餘姚海隄記

書叙禹之治水備著其濬導之功孟子亦稱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其於海惟曰入于海注之海而已蓋至此無所復用其力是以太史公河渠有書班孟堅溝洫有志至於海則存而不論也餘姚居天下之東南而地訖于海居人數有海患其故矣　時宋慶曆間知縣事謝景初嘗爲隄二萬八千尺慶元間知縣事施宿嘗爲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爲石隄者五千七百尺其用力於海皆古所未及可謂難矣　國朝易縣爲州四十餘年而葉君恒來爲其州判官所作石隄以尺計者前後總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五視前人不愈難哉先儒胡文昭公每以經義治事分齋教學者所治之事水利其一也自世儒務爲高論而不屑意於事爲之末或者遂指經義爲無用之空言以相詬病亦已久矣君以經義釋褐入官而善於治事至於水利亦能用力於古所未及大書深刻登載已詳今獨推其能爲人

之難能者由其知先儒爲學之道而經義之果不爲空言也

跋臨汝記

臨汝記者前進士楊舟爲江西行中書掾申屠子迪作也撫州民吳甲以貲致身郡吏又欲援其子乙司臨汝書院錢穀計山長萬士元持不可甲怒假他事屬郡倖廷辱之士元不能堪歸自劾而不赦乙遂來受事士元益痛憤引刀絕亢而死士元無子唯一力甲欲滅其口復假他事俾有司逮繫之諸生皆駭散郡僧收士元尸而瘞焉乙後自陳考滿挾憲府公牒于堂補儒學官子迪時爲都事據按儒臺牘得士元死與乙受事月日白其狀於憲臺且爲文弔祭士元御史來監治者欲爲乙地而竟作此議也子迪既調官去乙得行其計遂取臨江儒學錄其在臨江數自當謂萬山長至云凡舟之記已應二千言其大

畧如此嗟乎向使士元死而事覺子迪得閱其獄聚殺人者罪而誅之則記之所述宜有大於此者顧以歲月相去已久且會赦故所記止是予所以哀士元之死悲子迪之志為之掩卷而太息也輙刪其要而論著于篇

讀蘇御史奏藁

伯脩三為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而章四十五上自聖躬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闡幽隱苟有關乎大體繫乎得失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為急所劾五人皆權要所衆百有九人則世臣者德與一時之名流而於外官下吏卓渾之士有弗遺也竊惟國家稽古建官擇正人俾司風紀固將使分別忠邪而為之進退今臺司計簿每歲最其以甚罪坐免官若干人以擬文核吏議若干人而以廉能見識察者無幾意以為

世道衰薄故賢者寡不肖者衆而未敢必其然彷徨觀伯脩奏章始知天下未始乏材特患夫司黜陟之柄者好惡弗識以立名譽一有所引重輒以附麗為嫌而止是以序泰常多頼技常少也雖然陽城居諫官七年視伯脩為已久所論唯陸贄裴延齡兩人視伯脩則已畧而又不能如伯脩得行其言非城之賢不逮伯脩蓋伯脩遭逢盛際與城所遇之時有不同也昔之序名臣奏議者不專以盡言為功而獨以聽納覩人主之德豈不然哉

讀譚汝楫傳

予久留京師竊觀四方之士論述時人行事未有若豫章王武所撰譚汝楫傳使人讀之而不厭者豈武之文為可尚哉以汝楫之事有足稱道故武得以馳騁其筆力如此爾昔歐陽子為杜譯傳謂司馬遷所書皆偉烈奇節士恠令人如遷所書者少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古人未必然及得譯事乃知遷書不誣令人固有所不盡知也夫以汝楫前後捕執大盜百三十有五人既已無愧於譯矣然譯惟以交趾獠叛嘗被命一往殺之而汝楫連引兵攻豬賊手射殺其酋又收兵職其衆而生致其酋六十一人九洞悉平其討叛猺也與主師分軍鼎立以相掎角而獨繫賊數千人又以偏師突賊圍拔其守將毀麾下十九人而乘勝斬首四十一級他奇謀儁功有未易遽數者視譯為尤多乎至其以寡敵衆往往挾數十騎出入賊衆三五萬人中予戰毀而弗顧人馬俱中流矢身被七十一創而戰益力及賊兵不至潰亂而出猶反弓射殺數人為事蓋有甚難而其所遇與譯特不同也然譯與汝楫崎嶇簿尉間名位略等譯以吏選

補閩州得兵馬監押而汝楫亦厄於吏議功狀久格不下隨牒調福建郡錄事判官茲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耶嗟夫使汝楫與歐陽子生同時宜其信於書之不誣而譯不得專美矣世無歐陽子而使武得著錄其事汝楫儻藉是而有見於世復何憾輒廣表而出之以俟後之秉史筆者

跋趙公臨右軍書

令人臨二王書不思隨人作計如賣花擔上看桃李耳若趙公乃是枝頭葉底親見其活精神若此未易與俗子道也

跋鮮于公書

予從公游最晚屢聞公言學書之法予友徐文府學焉予未之學也今人竊見公一斑於斷楮敗素間率能以書名傾動俗惜予之衰已久雖欲復從事於此以自厠於諸英儁之末豈可得

哉偶閲公所書蘇詩猶想見公引筆行墨時追念疇昔徒切愧
悔而已

跋五常圖

伏生五行傳五事所屬不皆與黄帝氏合近代建安蔡氏祖述
朱子之旨以五事配五行尤與伏生異客有示予以五常圖者
乃斷然以漢儒之説為信必有見於此矣蓋恒性之言始於湯
五常之名出於董子至周子以五行五性互見於圖書而配屬
之義益著今文雖引易洪範月令諸書列以為圖誠有功於初
學予頗不能無疑焉者洪範之配屬其一耳它不能遽盡也故
於兹圖未暇飾巧言以相稱贊姑質所疑如此幸有以啓之嗣
是當有請焉

跋仰山寺碑

雪谷禪師重建仰山寺成廣平程公既為勒銘山門今雙林一
溪如與師之上首弟子木巖植復用杜任南峴山故事以吳興
趙公所書别本刻寘師舍利塔之左夫毗盧樓閣北有成彌盧
含那所説大方廣佛多羅寶記而顧之雖華三譯即其别本雙
徑大仰香水海中兩浮漚耳峴山故事有足訊予其亦游戲如
幻而同乎人者也湣與師生同世居同里而不及一登其門睹
兹勝緣敬識下方以謹歲月

書餘姚新學詩後

餘姚學正楊君請予府若州徽廟學而新之予友許寶既為作
記歸美其守長邦人士樂君之志有成而惜未若之弗嗣也復
相與播之聲詩以垂無窮之思焉昔者魯修頖宫孔子不書而
史克頌之蓋美其君而為之師者弗與也何楊君之得於舉八
者閟修若是哉記春秋之所不書法之變也歌詩人之所不須
情之不可已也情之不可已而至於法之變夫亦禮以義起者
也凡號斷之窾丹艧之麗紀詠備矣故予為本詩春秋之旨系
之末簡云

跋顔樂齋詩

濠梁之魚莊子不必知其樂莊子不知魚之樂惠子亦不得而
知也夫顔子之樂唯孔子能知之故曰回也不改其樂七十子
之徒容有未盡知之者矣張君知顔子之樂與吾人固莫得而
知又惡能樂其樂而言之耶是以與張君遊者往往取昔人之
成説而重陳之蓋於此難為言也言筌蹄爾得魚兎者必忘筌
蹄得意者必忘言君果能如顔子之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
以心而聽以氣將有忘言之人與君同其樂而以不言之言為
君言之矣予何人斯敢措一辭哉

書王申伯詩卷後

始予弱冠時學為詩同郡柳道傳王申伯陳茂卿方子踐子發
皆以能詩稱者也柳初效學謝皋羽後自成一家方受學尊父
存雅先生而雖出於謝陳與謝不相識乃酷似之獨申伯别出
機軸十數年間星離雲散凡予所與游與居而以文字相娛樂
者又一時之人物矣延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會申伯繇
闢闈白事中書行署相與握手道舊故出所為詩如千篇清粹
閑美庶幾霜降水涸而涯涘見者於是茂卿死已久道傳方入
為國子學官子踐兄弟亦歷走仙華山中不復與世接顧予乃
得從申伯相傾倒於邂逅之頃聆其詩豈非所謂跫然之音者
耶申伯之子餘慶尤善為古雷句且將小屈蟠以求合有司之

縄尺而子發之婚吳菜竟以言春秋取鄉薦抑又一時之人物矣然則予於申伯能勿重瞿然之喜耶因泚筆書卷尾以志歲月

跋續歸田賦

續歸田賦黃山李先生擬漢張衡之作也衡賦不錄於漢史唐李周翰釋衡四十不仕順帝時閹官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是賦以予攷之殆不然也衡事安帝為郎中太史令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等請衡參論東觀時衡年未四十然則謂衡四十不仕者非也順帝時衡以侍中在帷幄諸常侍共讒之衡乃微離騷賦思玄而歸田之遺言寄意無及宦豎者然則謂衡此賦作於順帝時者又非也蓋衡初游京師舉孝廉不行辟公府不就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賦之所為作乎衡後由侍中出為

河間相徵拜尚書終其身未始一日歸田也豈衡少作此賦晚復悔之耶今先生年逾七十以郡文學滿三歲解印綬去非效衡為空言也欲知先生者尚以予言求之

題徐君行卷

人莫不有親也聖賢之於塗人無以異也謂事親必若曾子而後可者蓋欲夫人以曾子自為固非曰曾子為獨然而人不能皆然也古者比屋可封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惟曾子然乎予於徐君之事則重有感矣徐君以一文學掾弃官歸養其親時之文人才士相與稱道之不置者得不以其事為甚高而難行也耶夫以徐君之事為甚高難行者非知徐君者也謂徐君為能然而人不皆然者是厚誣天下之君子也由徐君之道充而至於曾子其可也孝子不匱徐君則庶幾矣景行行止尚奚以多言為哉

記止善集

止善集者上虞劉先生自名其所為書也先生名漢儀字山甫伯氏侍御史忠公以直諫有名宋理宗時為史嵩之所毒以死其季華文公亦以材為名監司獨先生用特恩補官仕卒不顯顧能以道自任既殁而言立嗚呼何劉氏兄弟之多賢也潛生也後不及拜忠公之子婺州史君而辱與華文公之孫彥德游復觀所謂止善集者蓋先生之學得於雲源何氏雲源得於建安蔡氏此先生書所以皆其真知實踐不苟牽引取合乎師說世之剽掇近似以資口耳者可不少媿哉表而出之以自警也亦以厲吾徒也

書把氏所表後

潁州府君遺績可考見者治群盜毀淫祠復水利三事耳師魯載以三百言紆餘反覆的折備盡辭雖繁不以為厭及推本其所予家以至民懷而吏畏俾使千載之下猶有以得其為人事雖略不以為歉也昔蘇文忠公傳記外曾祖程君辯蘆龍根獄事語又甚怪獨以公名德重望流傳至今師魯所述視蘇公則已詳把氏得師魯為外孫而託以不朽視程君無憾矣

跋奉先堂記

奉先堂者廣平趙氏家祭之堂也古者大夫士之家皆有廟庭人無廟則祭於寢三代而下廟制廢已久則凡可以致力於其親者宜無不得為矧今之堂非古之廟而所謂祭者直薦而已是固無害於禮亦何憚而不為乎人不能為而趙氏獨為之諸公之所稱述未可以為溢美也庸表而出之以風乎有田祿而

儉其親者焉

跋默成潘公帖

考亭朱子稱公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此帖所言歷仕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是也朱子又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二十六年之中所歷實不滿今之一考傺暘蓋亦無幾宜其清苦貧約也吾鄉先達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清公而公之渠度尤爲灑落烏乎賢哉

跋危公墓誌銘

宋崇寧選人七階判司簿尉爲迪功修職郎有舉主三員則關陞令錄即從政郎也自從政四遷至承直郎是爲兩使職官留守判官猶是選人有舉主五員則班引而改合入官以職事官

改者則吏部具鈔外改則免班引改官後例差作縣謂之須入若它有除擢而理爲須入則免作縣也危公已自從政而遷至文林故超授通直郎蓋迪功而上則改京官文林而上則改陞朝官謂之合入通直乃其合入之官仁和赤縣故公以陞朝官知其縣事也若夫所謂轉官者又與改官不同京官以上四年一磨勘轉至前行正郎止待制以上六年一轉至諫議大夫止之類是也因陳君論誌銘誤以改官爲轉官以知縣爲縣令謹考舊制附見于後云

跋呂叔和詩

玉山在東陽斗絕處旁鄰於天台重崖複嶺長林深谿如與世隔民生其間不見異物而遺爲士者往往樸茂篤學而無慕乎其外以材自見於時者一人兩人耳予嘗識呂君叔和於越

通之頃別後莫能省記其歲月聲跡邈不相關今年夏予退直詞林以老得謝而歸叔和不遠數十百里重趼而來致封儷語以爲予賀意若謂予今是而昨非也予方爲之歎息不已叔和復示予以所爲詩予伸紙疾讀未及終卷而叔和遽辭去嗟夫天之生材何萬不齊隨其所長皆可致於用然登於薦籍者恒少而湮沒於窮山廣谷者恒多使叔和肯出而游於英俊之域以詠歌太平之盛未必讓右予諸公之後也予既不能爲之軒輊而叔和亦漠焉不以窮達介其意姑志于卷末而歸之

跋蘭亭圖

右蘭亭脩禊千里作永和修禊集四十又二人其不見於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觴詠圖好事

者已爲刻石以傳此圖識紙鑿歸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題羣芳圖

宋諸王孫前有子固後有子昂人品皆爲當世第一翰墨之妙直寫其胸中之趣耳譬如明月在空不假浮雲相點綴也題識奚以多爲哉

跋張經歷德政記

天下之事患不能爲與不得爲以能爲之材居得爲之地而時方清寧無事之可爲則亦無績用之可言也夏陽張君中臺出爲河西廉府元僚適當天曆兵荒之後用便宜發營田官糶下其估什七以賑糶者一萬石其甚貧而計口給之者二千石仍儲其本錢以糴新粮歸之官倉大家及浮屠氏有餘粟俾悉

以市直糴於民間邊糴者則減其直之半度在官不食之地作民家葬旅殯無所歸若千餘櫝暴原野者則斂而葬之民凡為盜當徒役而親年七十者為建言請特弛其徒親死收葬乃役之滿一歲無再犯則得齒於平民生者無死徙之憂役者知暴露之苦而不至於置官勤民化以為良善而不至於終淪法是不徒切於元務圖為法之可通於久者也蓋君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而其時又多可為之事故其績用昭著為人所稱述如此然嘗觀古之為民興利除害而號曰循吏者類皆出於郡縣之守令蓋令之守令或以君之心為心使斯人安於田里以養生喪死而無憾則君雖以能為之材居得為之地不必身任其可為之事而以績用自見也予友張福有史學善敘事於君之治迹記之已詳故予獨因其所記而推言之以告夫為守令者皆能聞君之風而以君之心為心則斯人之幸也

題溫上人墨戲二首

可翁作此畫後四十六年自題其卷尾云恰如一夢又四十六年而臨川葉君出以示予於是日觀之夢覺又久今之視昔已如彼未知後之視今何如也

溫師戲墨妙絕當代而好書可喜可愕之語附見其旁故觀者無不驚歎以為奇予所見數十本莫不皆然殆亦予有所為之也

跋常掾平反序

晉寧府掾常某從其推官劉君慮囚稷山有張甲者坐殺兄獄具已久常掾閱其牘知有冤白于劉君直而出之劉君將暇其詳敘自以位卑莫克論薦迺序其事而傳焉漢史稱于公為東

海決曹決獄平頗其可見者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而太守不能聽嗟乎婦之不殺姑與弟之不殺兄事正相類常掾能為于公之所不能為誠非常掾之才有大過於于公蓋其所遇不同也然則劉君賢於昔之為太守者遠矣劉君方入居史局倘采錄而登載焉亦足以見當今吏稱其職而天下無冤民前代所不及也安可以為小善而略之哉

題宋掾辨誣詩卷後

人莫不有是非之心充是心也行於朝廷則為公道發於士君子則為公論公道廢而後公論興公論息則天理滅矣故之以剛直取怨受誣而臺憲為別白其是非以昭雪之朝廷之公道行矣矣以上君子之公論為哉諸公猶嗟歎之永歌之而不已若非專為救之發也蓋將使在高位而無是非之心滅天理窮人欲者聞救之之事足以戒也救之之事前序已詳茲故弗論獨論其所以不宜無傳寫使夫觀人風者焉

跋右丞葉公上書副本

宋景定甲子秋七月彗出御詔求直言三學之士皆有書言朝政缺失故尚書右丞葉公李時游京學與同舍生唐棣等八十三人叩閽上書斥言宰臣賈似道專權誤國尤為剴切似道知奏棄黥於公八月令京尹劉良貴捕寘于獄以僭用金飾齋扁為公罪竄漳州德祐乙亥似道以喪師謫漳州乃放公自便初

世祖皇帝親總六師駐江上而

憲宗皇帝奄棄群臣

世祖歸正宸極鄂州圍解似道方留撫京湖遂為己功遂入據相位公書所謂適有天幸克成厥勳是也中原士大夫往往能

傳誦之　國朝既取宋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訪得公於杭州即以公提舉儒學二十四年尚書省立由提舉召拜左丞尋遷右丞二十八年卒於官東山朱君伯清少與公同師事太學博士施先生南一公之獲罪人莫敢近朱君獨具服食之物遺兩親護送以行及公居政府士多由公以進公數遣迎致朱君訖謝弗往以布衣終公南去時朱君之子文韶甫七歲臨別以所上書副本授之文韶藏藏惟謹迨今八十年莫有知者文韶沒後其子夫騤始出以示溍俾志其歲月于左方以俟秉史筆者采擇焉

跋李西臺書

考亭朱子與尤公延之評西臺書足以見前輩不務為苟同洪公景盧既不敢可否於其間樓公大防又不過署氏名而已後

學尚何言哉

跋宋諸公遺墨

右宋人尺牘十有二凡十人雷知院孝友字文藝樞紹節司事茂陵而吳節使環憲聖猶子曾闢府觀壽皇潛邸舊人此卷尤執政從官次宗戚近臣以及庶僚而不復計其時輩之後先又以蔡尚書幼學為中書故亦寘於鄭侍郎作霖之後暨卷紙有小墨印曰臣陳瑾重背造是必嘗歸於秘府矣此十人者不皆以善書自名當時相去又未久不知何以貴重之如此徐君於六十年後得之五千里外豈不可為奇玩也哉

跋乾淳四賢墨跡四首

朱文公與大愚帖

淳熙丙申公用執政薦除秘書郎而群小閧之尋降御批曰引虛名之士恐壞朝廷公亦辭不拜且有與東萊書時公新作草堂於雲谷以待來學故帖中云諸況已具恭兄書中腐儒之效如此豈敢復有傳道授業之意但欲杜門念咎以畢餘生也公以六月辭除命七月不允再辭十月乃奉祠崇道故帖中云一請往來動踰兩月也大愚任四明倉書在壬寅冬距公之得祠首尾七年帖中稱之曰監倉者必作於其需次之時也

張宣公與東萊帖

乾道辛卯春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時以左司兼侍講手疏極言其不可命中寢而宰相陰主之乃出公守袁州壬辰春遂伸說前命帖中云元晦之約竟能成否宜春闕在來年六月若不被汰斥果成起上則明秋可邀二兄過彼相會然公自去國退居三年袁州之闕竟不及赴淳熙甲午乃起帥

廣西東萊以正字丁外艱是年夏服除奉崇道祠秋入越故帖中稱之曰主管正字且問其留會稽幾日公作此帖於冬初廣西之命蓋未下也

呂成公與某少卿帖

少卿莫詳為誰公以宣教郎繫銜者帖作於乾道辛卯七月改京官以後九月除館職以前也

呂忠公與石應之帖

應之名宗昭越之石氏東萊門人公作此帖於紹熙甲寅之正月云妹子姻事歲晚已畢而同月有祭妹文則作此帖之日妹猶無恙也帖中後一段蓋應之哭內已久故公欲其得賢配為內助而公有女將適其子故帖中云此自君家事累紙叨怛近於強聒又云然渠成亦秦之利也其稱應之曰正字者應之乾

道壬辰乙科進士至是已餘二十年必召試入館也

跋項可立序稿

仲舉家故官族四世祖謝公廓然仕宋孝宗時致位執政仲舉以世殊事異淪落不偶變姓名食於一技人莫識也可立以家世之契且有連獨識之邂逅逆旅中既與之飲酒又為文與之序舊士大夫始知仲舉本閥閱子弟稍加禮遇焉可立為誼則厚矣亦豈仲舉之志哉予觀昔之隱者往往混迹庸衆人之間要以自全而已近世所謂高人逸士身居物表而名聲常赫然諸公貴人之間其智顧出仲舉下何耶予固非敢謂仲舉為賢於今之高人逸士竊獨因世道之不古而於仲舉之事重有感也然則可立之文曷宜無傳乎

跋黄希明字說

易大象離之體十有六或為火或為電獨離當明夷四體為日大明日也故傳不曰日而皆謂之明用易者之於日取其明而已然予謂易之稱名取類也不一晉之彖象同稱明出地上而彖言麗乎大明者明在彼也象言自昭明德者明在我也新安黄君名晉而字希明夫希之為言覬也慕也唯無慕其在彼而覬其在我者焉斯有以合其明矣君以字說來求予題識其後乃為本諸易而申言如此云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此趙公被旨書寶陀寺碑時所画公是行遇暴風昌國鉅海中舟垂覆而免殊不以為意方且游戲翰墨及乎屏翳收風川后靜波之句豈非善讀者哉即此亦足以觀其雅量矣

跋歐陽文忠公帖

右歐陽文忠公帖奉職者公弟十三姪與其弟十四郎名皆未詳帖中云十四郎自縣中來三班奉職右選卑官必為監當於一縣也公以皇祐四年三月丁鄭夫人憂五年八月自潁歸葬於吉而此帖作於是年之正月蓋因遣人求墓誌而附致之也別一帖云只十六程可到必須之隣郡但墓誌不傳莫詳所稱知府舍人為誰或謂諸公不當言官職雖得只教以備天爵奉天職可也伏觀此帖雖不據古傳經為甚高論而勸戒之辭諄切懇到出於至情與家人語當如是也蘇文忠公嘗跋公與十二姪司理等帖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又云聞公之子季默編公殘牘為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當錄以寄季默蘇公真知言哉

記高祖墓表後

右迪功郎黄公墓表公溍之高祖其葬也宗正丞蕪左司郎官朱公元龍方奉祠里居故我曾祖戶部公求為之文表于墓道曰迪功者宋紹定辛卯公以東朝慶典受封初階也後以戶部公景定間再遇明堂恩庚申贈宣義郎癸亥贈承議郎咸淳丁卯又以郊恩累贈朝散郎高祖妣宗氏累封安人後公二十七年卒年九十有二曰孺人者亦其初封也子男四人長諱夢炎即戶部公是為溍之曾祖幼能屬文年十有一鄉先生或戲謂曰小竹羅之一歲早已能文應聲曰加孔子之數年可以學易鄉先生大奇之表所謂挑以文應口輒對是也既而以紹定戊子嘉熙丁酉連請兩浙轉運司文解表云再薦于漕者時猶未第也公殁後八年乃以免解擢淳祐庚戌進士第仕至太常丞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後公三十年卒年

七十次歲初戶部公客于觀文殿學士少師吳公淵假以男舜俠就試於漕闈非其志也假俚消爲啓以辭曰舉子忙摠花黃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執秀才綠要須取本色而歸吳公嘉其志而不容其辭乃以回馳於歲後累遷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捐蓋其舊名也後公四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次燧所後父曰伯恭公之母弟次焚以公殁前一年補太學生後公二年卒年二十有八女二人長適王因金嘉熙戊戌殿試第五人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卒表不書節鎮軍號而書以名曰安吉者取其易知也次適劉曈孫即時孫也戶部公二子長棫次承節郎諱塤是爲潛之祖一女適劉景辰有子應龜太學內舍生望江令二子長埴次塤咸淳己巳戶部公以明堂恩當任子輙推以與塤故戶部公之子無用蔭入官者塤未

命而戶部公遭內艱尋更名君澤以進武校尉試有司名不見於表者時墳未生也一女適宋叔麒登咸淳戊辰乙科授從事郎處州軍事判官遷國子監書庫官太學生一子垓一女適劉璪垓生於嘉熙初元而承節公生於隆興寓舍表所書皆小字時猶未名也其後垓又更名景山云孫女曾三人而表云四人莫得而詳也惟我高祖妣之葬戶部公所爲壙誌有墨本傳藏至今而高祖墓表石弗存已久晉生於高祖既殁三十五年之後年今七十始於宋公家畀獲見其文追慕感泣不能自已大懼歲月寖遠墜逸不傳謹錄而藏之并疏其纖悉委曲俾我後人尚有考也曾玄而下表所不及者家譜存焉

書曾大父代宋簽判作啓劄後

遯山宋公嵒從我曾大父戶部府君游戶部府君奇其材以仲

南思江令之女歸焉公年二十有六擢龍飛乙科初筮處之幕屬視事伊始例修賀牘之啟自通於臺閫守倅交代同寮皆戶部府君爲之其篇爲以文名著在感時固有之其爲禮之頃哥則至季世術枉重紙繁幅累百千言間有以一二聯援據之切儷偶之工而彼知選者精使巧係尤不致李易焉場屋之士甫就第調門紙食容佐其埃欽承翰解不負於父兄師友渡江後名公別集所載可見也建令成時風俗復還於淳古上下之交除以實而不以文公雖勞神州縣垂三十年莫有責以向來煩苛之禮者矣自公得謝而歸老于家又不啻四十年當時故事有後人耳目所不及接者焉澄近因哀輯戶部府君遺文而得此藁凡若干首總若干通輙錄以授公之孫瀕俾謹藏之庶幾於學而酷嗜古之文者然用此爲戒者觀其竟始而有以驗今

昔贊文之異尚也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祝文

謁先聖祝文

忝繇諸生蒙　恩錫第洋洋聖道實佑啓迪覆載生成名言罔既欽承

屬旨展謁告虔聖神臨之敢負夙學

諸暨州謁廟祝文

先聖

昔者夫子之論政蓋曰子欲善而民善矣溍忝繇諸生與聞有政請事斯語以對越夫子在天之靈

三皇

維三聖人爲郡邑之通祀　有著令溍祗事云初肇以禮見遵舊典也

城隍

溍被命佐州與有民社祗　慶式遵故常治人事神敢不夙夜維爾有神尚鑒臨之

東岳

泰山之雲實雨天下郡邑所在得望祀焉溍祗事云初是用展謁日雨日暘維神其嘉惠之

諸廟

治人事神吏之職也禦災捍患神之力也通幽顯而一貫所以交盡其責也顧兹陋邑無能爲役也神之相之尚不忘也祗事愛舊典是式也維爾有神尚昭假也

太史院秋祭祝文

皇帝元辰天剛

蒼龍之首躔次伊始元辰所舍永綏多祉億萬斯年欽此恭祀

皇帝照星羅睺

日月之交是曰天首靈儀旁燭陟降左右祗薦苾芬尚祈默佑

皇帝胎星室宿

定之方中式營有居儲精上玄寔開丕圖有嚴歲祀神靈具孚

皇后元辰小吉

鶉首之舍坤維受事書之中宮元辰攸次神其降康饗于明祀

皇后照星太陽

大明麗天照臨下土承兹休光陰教是賴昭薦常事用膺多祜

皇后胎星參宿

坤申之躔旗伐孔揚清明在天淵徳之祥式歆肆祀介福無疆

太子元辰太衝

歲時有物青陽在春毓粹[illegible]宮肇啓元辰精誠是繫福祉駢臻

太子照星太陽

[illegible]之宗有赫臨照重光[illegible]前星[illegible]羅永錫蕃祉[illegible]昭報

太子胎星斗宿

[illegible]南斗有光降[illegible]錫[illegible]衣毓其祥精禋庶[illegible]皇[illegible]永昌

[illegible]學[illegible]先師配[illegible]祝文

釋奠之[illegible]國之[illegible]祀四賢並侑[illegible]有[illegible]章禋上靈辰具嚴廟像

奉安[illegible]伏[illegible]震驚[illegible]事云初敢[illegible]虔告

大成殿修造祝文

禮殿有嚴妥靈兹久歲久[illegible]敝　惟時是圖飭材庀工諏辰興作

廟庭清謐伏[illegible]非[illegible]陳誠尚祈昭鑒

龕寂聖師廟祀維舊增新崇構有覺其規既固既完式祀祖宗
吉蠲薦告冀祐妥安神之格思永世無斁

太廟時享祝文

青陽屆候雨露既濡永言孝思有懷先烈吉蠲致享來燕來寧
錫羡降康益綿寶緒
太宮奕奕列聖端臨歲祀有常夏享以禴禮文吉具昭薦孔時
景祿是承永世無斁

太史院重修簡儀告成祝文

欽天觀象肇自古先設置靈儀用嚴測候載新壇治偕合乃文
涓吉告成式陳嘉薦

謁胡侍郎墓祝文

惟神生為名臣沒有廟祀維桑與梓是宿是依歸焉於江高山
仰止展謁之禮大禮弗時爰考舊規祇薦俎豆有引弗替伸其
鑒之

八世祖墓祭告祝文

瞻望先塋邈焉異縣族分世易展省弗時大懼因循久成禮廢
周視剪剃封植維新侵地既歸仆碑復立來奠虔薦伏冀歆受
神其永寧施及祚胤

先大夫封贈祝文

維至正二年歲次壬午五月辛未朔二十七日丁酉孝子奉政
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潛敢昭告于先考秘承府君潛蒙
教育竊有祿位疏恩分土已表生榮進陟外朝載揚鄉典伏奉
至正元年十月　制書贈奉政大夫秘書監丞驍騎尉追封義
烏縣子慶澤所被下逮一門祇念微由不任感泉而潛繫於職
守不得躬展墓儀注遣弟潛淇詣墓次以告謹告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正月庚辰朔三日壬午孝子中順大夫
秘書少監致仕潛敢昭告于先考太常郡伯府君先妣郡君童
氏潛昔有仕籍垂三十年幸免曠官克承垂祉陳情歸養而奄
罹大故乞身得謝而獲被加恩伏奉至正五年三月　制書先
考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
先妣追封江夏郡君今雖無焚黃之法而禮有可以義起莫之
敢廢爰用祇薦于墓下音容如在命數維新瞻望松楸不勝感
咽謹告

青詞

行中書省除火醮青詞

忝位備員寶難勝於畢任遇六八知懼爰戴枉於高真參啟玄科
蘭陵丹悃伏念臣等忝登台輔出鎮藩維當祝融司候之初遘
回祿降殃之極始自陞泯之災戎致令府署之燼遺兹盡化於
閔焉妨礙有習公朝用人之意充方失於未契天道好生之心
然煬竈之誠式遏燎原之勢甫上冊於素欸庶永絕於非虞
伏願回眷垂慈先宵悔禍辟衆魅包覆安寢閣之居同宇文寧
巧賴加察之力

疏

請如公住寶林疏

師子座上要揚達磨家風龍華會中幸逢彌勒伴侶崖銘塔於
丸桑丘根託於經綸欲爲渴心無嫌饒舌如公禪師閩南異產
鄴北真儒維寄以佛法住持不倦於諸方接侍急流勇退固知
高尚之情大廈將傾必藉扶持之力廼聽雙林之勝境猶存十

利之舊名豈容虛席而莫居是用闔辭以為請得爲開居何妨儒釋一家拈一瓣香共祝
皇王萬歲

請欽公住圓覺疏

夫覺圓地實此衆之所依妙法舉經必有時而乃演是宜虛左以待司南凡在交游舉同慶幸欽公法師冥搜散帙遠紹祖燈迴流尋源深造四明法窟龍光偃景獨宿蓬萊道山雖有志於利它初不求於知我惟茲公選匪伊人謀一超直入以無難三請益虔而弗辭伏冀如佛出世能盡暢於本懷由谷自天用增崇於睿算俚言不佞慧鑒是祈

追薦先父疏意

資父事君敢憚服勞於遠役叫天叩地竟闕遺福於私門推割桑梓奔馳靡及諷陳京𨻶仰瀆慈尊伏念吾先父從仕郎溫州路樂清縣尹黃公涉世多艱承家罔缺早階祖澤僅擬補於一官晚荷國恩遂蹈封於七品方安老境遽迫大期而滑奉頃代言恭陪覺理覺帝鄉之天近嗟親舍之雲遙雖未能求忠孝於兩全何遽至判死生於一別歸程甫畢凶問亟來始知屬纊之辰正在演綸之日病既無由嘗藥斂又弗得憑棺五十年父子之情晨昏永隔四千里關河之阻水雪兼行追復執喪已踰卒哭不謹遠游之戒徒銜罔極之悲罪大難容恩深莫報苟可事已事死固當從俗從宜匪仗覺乘曷徼冥福伏願慈光普照慈蔭下垂肸蠁潛通俯鑒不肖孤之意與靈昭徹速歸極樂國之居成無上之正真作來生之依怙

祭文

祭永康胡先生文

嗚呼先生古之豪英清風峻標孰可狀名弗崇為高顧以文鳴其文淅河出史入經汲書曾簡武戒湯銘下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包羅控序弗擐弗并惟蓄之厚故施之宏紛其百嘉奄逮茂盈咸英韶華根柢一貞以歸于極以集于成金舂玉撞發其和平遠彼鑄贊勿使震驚獨抱庭器旅于天庭胡不廟郊薦之經議乃弦乃歌乃依武城入接易良俗失悍獰桂崖熙熙怙為父兄於稷昌辰丈事聿興乃謝鼎鑣乃尋鑑衡晚華賁實樹之風聲磬欬所及驅馳走蹔學徒嚮方俊良用登僥此硒徵亦累品評賛邑海陳遺則是徵擇士藝闈緒言是承庶幾惠我先夫繞繞曷使中路奪其依憑嗚呼先生為幽為明有憾斯文揭若日星重江複山埭㟴雲冥瞻言遠而泣涕雨零軌轍儀鶴式昭衷誠

行狀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贈精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李公行狀

曾祖執皇贈濟美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韓國公謚康惠

祖昌祚皇任潞州招撫使贈保順守正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韓國公謚文靖

父廣皇任徵事郎咸陽縣尹致仕贈推誠保德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謚忠獻母王氏追封韓國夫人

本貫

公諱孟字道復系出後唐李氏世為潞州著姓康惠公銓未
進士不第以行義見稱於時文靖公歸
皇朝佩銀符使潞州卒於官忠獻公始去家而仕於秦蜀四十
餘年乃致其事擇漢中風土之勝因家焉公生而穎悟十歲能
屬文稍長益肆力於學讀書日記數千言學既淹貫文愈超卓
每考論古今治亂興衰之故慨然有志於當世然耻於干進屏
居習靜閉門授徒遠近翕然而至者俞如也時之名公鉅卿如
商公挺王公博文劉公　　翻公初至漢中往往折行輩附之
吏部君彦遊於公為文執名能知人見公魁碩偉岸謂忠獻公
曰此郎骨相時常公輔器也至元十九年侍忠獻公留四川省
闕聞公名將置幕下辭不就改辟主晉庾縣簿又辭臺府交章
舉之亦不起一日慨然曰大丈夫固不能俛首州縣于今

[illegible]集卷之二十二　六

朝廷更化政治聿新始待賢正於復林立獨不可與之並其上
乃東書如京師行中書右丞相公吉丁一見輒加器重薦之
裕宗皇帝得召見於東宮未及登用而
裕宗賓天瑞公遂延致家塾使諸子師事之翰林學士承旨
材則上于中書謂宜置之館閣而秘書調公主梓潼縣非其
志也忠獻公方為興元府經歷乃往省焉未幾從出麟之出峽泝
襄江渡漢中日以奉溫凊具甘旨為事及歸公敘之入仕乃從
北上二十一年
成宗皇帝臨御首命詢訪　先朝聖政以備史臣之紀述公過
關中陝西行省因舉公與諸儒討論彙次成編乘傳以進時
武宗
仁宗俱未出閣

徽仁裕聖皇后長名儒職輔導公首當其選大德元年
武宗撫軍北邊
仁宗時留宮中公日陳善言正道從容啓沃多所裨益受知於
成宗特旨除大常少卿當國者以公不及其門沮格不行改禮
部侍郎亦中寢
昭獻元聖皇后李嘗懷公以宮僚從戎衛卒無敢侵奪民居在
覃懷四年艱險一節信任益專十一年春
成宗陟遐神器無主宗王大臣密謀擬定國勢岌岌人情洶洶
公從昭獻后還京師定策宗戚相合制誅[illegible]等力焉
仁宗平內難中外晏然定策迎
武宗入正大統
仁宗即東宮制以公為中書參知政事公久在民間於習之政

[illegible]集卷之二十二　八

綱紀不究知指節節中其利病悉以經不說服其以御綸
使倖要不免不為之少貸也怨亡訴於
仁宗曰執政大臣當出於
天子親擢今[illegible]在位未聞色議不敢首當其衝
仁宗不許[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淵水闢石將放身焉夏五
月
武宗即皇帝位
仁宗為太子物色得公所在白于　上遣使徵至下至七三
年春正月入覲
武宗於玉德殿　上指公謂宰執大臣曰此
朕大母命為朕賓師者宜亟任用之三月特授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四年春

仁宗皇帝正位宸極真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忠
其先三世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悉心以輔朕之不逮公感
上知遇毅然以國事為己任慎賜予重名爵數大官之濫貴戚
衛士之從貧賤近臣惡其不利於己而莫敢言也前所建白
法有未便者奏請革去百司庶政一遵
世祖皇帝成憲而行焉
仁宗素崇儒且察見吏弊欲痛刻除之公曰吏亦有賢者在乎
慎擇而已 上曰卿儒者宜與吏輩氣類不合而曲為之如此
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朕所深嘉
也同僚有積與公忤者人意公必銜之及其坐事見黜公乃力
言于 上俾殿以番且優加賜賚以慰其意聞者莫不服其有
容方是時朝野人安民康物阜號稱極治公歛然不自以為功
士大夫或譽之輒謝曰此
聖天子之德也吾何力之有焉乞解機務 上曰朕在位以卿
在中書朕與卿君臣當相與始終今其勿復言尋陞爵秦國
公 上親授印章仍錫書命以褒寵之 上在潛邸嘗因公所
自號命集賢大學士王顒書秋谷兩大字御署以賜公至是又
命繪公像勅詞臣為之贊入見必賜坐與語移時而退惟以字
呼之曰道復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皇慶元年春正月特授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依前平章政事尋謁告歸葬其
父母于潞州之先塋 上嘗遣之曰卿襄事畢宜亟還毋久留
孤朕所望冬十二月入朝 上大悅公因請謝事優詔不允然
重違其意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脩國史秦國公大夫令皆公視草史冊所記亦公手

同刑定時選官屬多時之閒人二年夏請歸秦國公印綬不允
章三上乃如其請先是 上與公論用人之道公曰自古人材
所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為盛今欲取天下人材而用之捨
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其真材以為
用 上深然其言遂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冬十二月復拜公中
書平章政事依前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二年春策
命公知貢舉及親策多士于廷仍命公為監試官秋七月進階
金紫光祿大夫加勳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公頗年倦
從上京數以衰病不任事乞歸田里六年乃從所乞辭其政柄
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散階勳爵如故公既退
居私邸日以文史自娛每入侍從階禮遇之至七年春
仁宗奄棄羣臣
英宗在諒闇中太師帖木迭兒再入相以公前共政時不附己
密構誣言且以公前後所被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
大夫意公必辭因中傷之公受命欣然就職夏五月分治院事
於上都至秋乃還略不以利害得失介其意恆謂人曰吾待罪
中書無補於國
聖恩曲宥俾遂閑適今既老矣何以報之 上聞而悟其為譖
也恩禮稍加焉人望公將復見柄用至治元年春瘡發于股醫
莫能療公知不可復起乃區別家事手書付家人使治葬地於
燕遂以夏四月三日薨于大都和寧坊居第之正寢享年六十
有七以其月十八日葬宛平縣石井鄉 原遵遺命也公薨
後臺臣累疏辨其誣乃給還所收制命而復其元官
今天子念舊勳加贈當學向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配劉氏前公二十一年卒納合
氏
貽獻元聖皇后所賜前公一月卒並封秦國夫人改韓國夫人
俱合葬焉繼室何氏封韓國夫人有子一人曰獻今爲資善大
夫御史中丞知經筵事能世其家者也公字量閑廓材略過人
三入中書事關休戚知無不言援古證今務歸於至當蓋有經
於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憚四方之士爲時所推許者甄拔無
遺汲引後進未始有吝驕之色品題所及後多知名公退一室
蕭然留連觴詠言笑竟日無異布衣時其爲文跌宕有奇氣要
其歸一主於理詩尤清壯麗逸人爭傳誦之蓋公之歷官行事
及平生大略可見者若是而止中朝大謨議既非外間所得聞
它所奏陳亦皆自削其藁莫得而詳也公已定謚於奉常而國
史之傳未立許昌有公祠堂翰林學士歐陽玄爲之記公詩文
有秋谷集御史中丞許有壬爲之序溍幸從兩人之後猶闕
公門生之列公嗣子獻命溍爲之狀以俟太史氏之採擇溍不
敢辭謹撰次如右謹狀至正八年月日門生黃溍狀

元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于公行狀

曾祖諶金定遠大將軍沁水令曾祖母衛氏
祖伯儀皇任朝列大夫太常丞敦決陽庫使累贈嘉議大夫
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祖母呂氏累贈河
南郡夫人
父嬰皇任中書省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母張氏累贈河南郡夫
人

本貫
公諱九思字有卿其先家河南而仕於金汾州節度使知開封
府者於公爲五世祖朝請大夫延津令者於公爲四世祖延津
府君之子則沁水府君也自沁水府君而上咸葬汴梁金末之
亂家譜散落獨存其官稱而軼其諱元光正大中尚書府君嘗
給事內廷金亡奉衛夫人還雲中逮我　朝括新附之民以經
義試中程得隸於儒籍復自雲中奉衛夫人還居蔚丘歿遂葬
焉故又爲蔚丘人中統初謁故丞相行中書省事于燕承制以
爲禮部員外郎至元間乃以太保劉文正公薦召見大安閣預
定朝儀授尚衣局使久之進丞太常兼法物庫使積階朝列大
夫以年老辭不允卒於官參政府君受知左丞姚文獻公以爲
中書省書表官尋遷爲掾甫逾壯歲而卒左丞魏國許文正公
哀諸生哭而誄之後以公貴追贈二代　勅詞臣歐陽玄爲製
碑文凡行治之美恩寵之盛備哉其具參政府君始封漁陽郡
伯張夫人始封漁陽郡君者以家之所在後徙封河南者本其
世之所從出也公生四歲而失所怙稍長奉尚書府君及張夫
人之教深自策勵博觀經史百氏之書以資其見聞又善爲譯
語入尚書中書兩省爲必闍赤以久次爲其提控至元三十一
年授承直郎尚舍監丞數與同列奏請禁絶尅減衛士金帛之
弊　上嘉納而褒賜焉
成宗正位宸極加上
世祖
裕宗兩朝帝后號謚公承　上旨預書譯玉冊慶賞之優無與
爲比大德元年以奉訓大夫知紹興之諸暨州諸暨故爲

俗尚氣而喜爭牒訴糾紛爲長吏者恒患其不易治公委曲詢訪盡得其情僞擇尤無良者痛繩以法暇日則集州人之子弟于學示以孝弟忠信之說囂譁之風爲之變或言其地産水晶砂金使者旁午調民丁採取之闔境皆爲騷動公力陳其妄而止七年以奉直大夫知慶元之奉化州歲適大侵被省檄覈台州及昌國之饑比還則州人訴災傷者限已迫吏白宜勿受公亟受之仍與同僚分檢者約若以荒爲熟而民無糧可輸則爲代輸由是所按視皆得其實仍爲畫振救之策實以四口爲率人與米三斗幼稚則半之尋復被省檄賑象山之饑象山斗入鄞海中以道遠而後至者公謂前後申請恐緩而無及則擅宜半給之且謂如不得請則已償其費已而報如公請前後以活者數千人州民以強劫捕繫者兩人獄已具公察其冤兩人

得不死在官六載治績爲諸州最皇慶元年用薦者擢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上除朝散大夫兩浙都轉鹽副使其分治也所去受財敗法者黄巖州判官嘉興檢校某部鹽司丞各一人由是人知畏懼所部書某亭户有實受之官本而旅逃浮費之事例課日增羨其以私販坐逮者不得它有業引民頓以安延祐三年以朝請大夫任江浙行中書省理問官韶寧宗僧使權貴冒名爵恣横不法擅剃度將民四千八百餘人事下公鞫治請竭不行咸伏其辜所獲贓爲錢六萬餘緡留民以樂立訴其家財有六十年不得直者公究其實而折以片言其爭遂息七年遷亞中大夫杭州路總管杭爲東南一都會素號繁劇公剖決如流庭無留訟至於公上之需一切趣辦未嘗缺乏所造鹵簿法物事尤重自始作至訖功公皆躬督視之包銀令

工人肢於劑見公爲程其物力足爲等級民不病而事以集推選官酒户必擇人家足以任之者人服其平至治二年除嘉議大夫海道都漕運萬户歲所漕糧三百餘萬石舟人受粮之地遠則勞近則逸水程之緩後則春運爲夏運爲難公皆立法以均之至定禁防兵爲區處纖悉備至年耗官降鈔五千緡命道流齋醮事而以祛帑祠于水神祈禦風濤之害公言于朝省官鈔五萬緡爲子本歲得息一萬八千緡由是官無耗費而所用給足上下便之泰定三年遷通議大夫紹興路總管紹興自宋饑之後二十餘年民力猶未甦公下車即以輕徭薄賦安集流散興舉廢墜爲先務會歲復不登俾州縣勸富家出粟穀十萬三千餘石錢二萬四千餘緡賑其乏食者一萬四千餘口時中書科郡民歲買鹽六萬六千四百餘引公爲申明減其五

十之前七十餘引民得以少紓轉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其地内雜猺獠外接番舶最爲鎮廣西傜人竊發公給其軍餉十萬石而民不知擾從以便宜分遣屯戍遏其衝突境内帖然海道殺人于貿易名捕弗獲公爲設方略乃出就擒諸流外之職當選署於大闕者公令以方寸之帋書其姓名而探之吏不得有所高下銓選者雖不得其所欲亦莫不心服焉天曆二年移都南道宣慰使公聞命就道以宿瘴鬲成疾還理于杭遂引年乞致仕既得請給以半俸疾亦少間日與寓公逸老方外之士徜徉湖山間以觴詠相娛樂未幾疾復作以至正元年五月一日終于杭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四娶馬氏再娶楊氏皆累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三人長溱以公蔭爲承務郎平江路同知吳江州事次渭次澤女三人長適粘合泰安次適泓

海上副萬户石抹宜孫次未行孫男二山壽海壽女二皆幼公為人介潔而中實樂易平日篤於教子處家儉而中禮御衆寬而有制勇於行義喜周人之急與諸公貴人交未嘗干以己私或詢政事之得失苟有可為裨益者亦不靳也公歷中外凡四十五年居官所至去思有碑在奉化則戴先生表元在紹興則韓先生性實記之泰等卜以是年六月十五日葬公於墊仁知縣某鄉黄鶴山之原泣謂澄曰先公官三品法當定謚立傳勒銘樂石願有述以備考擇澄幸嘗獲登公之門而公之守越也又辱效官使於部內知公為詳不敢以不敏辭謹具公世出行事年壽卒葬如右上奉常及太史氏副在私家庶幾立言之君子謹狀至正九年月日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黄溍狀

元故正議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知河防事盧公行狀

曾祖鉉贈中順大夫中山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范陽郡伯

曾祖母王氏追封范陽郡君

祖建贈亞中大夫東昌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范陽郡侯

祖母喬氏追封范陽郡夫人

父克禾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范陽郡公謚文昭母程氏追封范陽郡夫人李氏封范陽郡太夫人

本貫大名路開州濮陽縣

公諱景字彥遠其先出於范陽盧氏五季之亂靡有定居後山郡之河陰徙滑之胙城自中山府君而上皆葬胙城之班聖固歲壬辰東昌府君仕于開州因家焉故今為大名路開州濮陽縣人文昭公筮仕時名兩府大臣交薦之仁宗皇帝時在東宮召見與語大說留寘左右眷遇日隆由樞密院架閣庫管勾歷典要職出東憲部入諸台掾事任益重自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涖治河南江北以疾歸京師薨于里第詔開官敕封謚恩數有加尋返葬濮陽之黄城原有子二人長曰博學而善為文用姚文公薦入翰林國史院為編脩官五遷至待制皆兼編脩以久次當遷陞奏未下而卒次即公年二十以材選備宿衛受知成宗皇帝給事禁闥扈從實事備殫勞勤丞相興元忠憲王大器重焉居二歲授承直郎都水監丞河決東安州之藍合秀隱

衝決水行地上冒民田毀廬舍事聞于朝以為不亟治將益壞有旨命公總其役公量事期審功用鳩材庀工不踰月而訖役合民無久役之苦而獲安其居莫不深德之既御帑庫而使以恭謹被武宗皇帝眷寵彌厚嘗賜以玉帶公叩首力辭不敢受上嘉其廉讓而有禮累遷奉政大夫資乘庫大使朝散大夫沙糧局提點既以能稱籍甚朝廷欲疇其民庸而亟任焉乃以公為中順大夫江陰州尹至治二年也建言者謂浙右之民困於徭役宜令大家割田為之助事下行中書省檄公講行之公稽驗民籍以其田之多寡第為三等取之既不失其平且勸之毋徒以磽瘠充數凡所得皆上腴使役於官者輪掌其底入儲以待用由是民不告病公每謂長民者固在於厚其生然

不可以無教田是尤屬意於庠序之事州學猶有明倫堂歲久
傾仆賴公而棟宇復立後生小子始有考德問業之所人咸稱
公可謂得師帥之職矣陞中大夫衢州路總管公順其土俗所
宜以爲治摧奸猾扶善良健訟之風爲之衰息常山劫取
民家資財官兵捕之急株連甚衆有平民爲仇家所搆指爲
賊首吏莫能察掠治使誣服公疑有冤爲詳讞而得其情誣服
者以不死株連所及亦皆免於非辜人以爲神明歲饑捐米粗
以活流亭爲惠尤大在官五年去之日如始至父老爲伐石以
紀遺愛焉遷嘉議大夫處州路總管公鈞考學廩得羨糧八百
石大興土木自禮殿論堂書樓齋室及于門廡焕然畢新學田
爲青田豪僧所據者千　有畝已四十餘年前是郡者皆
莫能正公按視舊牘始究其實而悉還其故士之有癈疾充弦

誦之聲洋洋相聞閭閻有白喬於科級者書兄天爲博士柳貫爲
爲記行中書省嘗議公封舶泉南秋毫無取當爲大賢成就也
德亦爲立石於東部以頌美之公既書浙東李夫人寓居於江
陰初翟夫人生公八年而殁李夫人實撫育公至于成人公事
之以孝奉晨昏具甘旨恒恐或缺思疾病則嘗藥以進宦遊所
寓遇佳山水侍板輿宴安嬉遊必盡其歡或遠不可迎致輒徘
徊思慕不能自已李夫人壽九十有三而終公方持服俄有正
議大夫襄陽路總管之命辭不拜服闋改衢州路總管未上至
正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以疾卒于寓舍享年六十有一元配劉
氏繼室邢氏史氏並贈范陽郡夫人子男四人長閭孺用文臨
公遺澤補官累陞奉直大夫冀寧路崞州知州以公憂不起今
以選調爲泉州路總管府判官次弘志方治進士業次處孫次

孫俱幼孫男二人女　人僧孺等以至正四年秋某月日江
陰奉李夫人及公柩還濮陽其年某月某日祔
、林公之子鎮成寺善祐庫
仲文居中則歷事　法
當陽蘊玉衡岳有狀上于奉常及太史氏且以其副乞銘於當
世立言之君子揭諸墓隧以示方來而僧孺出佐邊郡麾於官
守得弘堅將門以葬吾子其母讓潛幸嘗辱與公有雅故不敢
以不敏爲辭弟姻與公游之日淺莫能備著其詳謹以所知者
序次如右以俟采擇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續藁二十一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贈守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鄆王謚文忠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五日

皇帝御興聖宮便殿中書省臣以故右丞相鄆文忠王神道之碑未建奏請

勅臣溍為之文以賜其家俾刻焉臣溍竊惟

之宏模偉度山高而海深非末學小臣所能窺測罔象以稱塞　明詔頒以侍罪太史屬職在記述不敢伏　闕控辭則退而考其世次官伐行事之實序而銘之　死以上建按王諱拜住系出札剌爾氏六世祖諱孔溫窟哇從

太祖皇帝伐乃蠻以己馬濟

太祖步戰而殁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六世祖妣諱闊吃追封魯國王夫人五世祖諱木華黎從

太祖皇帝滅克烈

太祖即帝位以為左萬戶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畧中原金主南奔汴魯趙魏晉秦之地次第悉平臨終以金人未滅為憾贈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武五世祖妣諱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高祖諱孛魯嗣王奉

太祖皇帝命攻西夏定河北平山東以功食東平郡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定高祖妣諱合萬羅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霸都魯從

世祖皇帝伐宋為先鋒元帥已渡江與

世祖會鄂州而

憲宗崩

世祖俾總師留屯而還殁于軍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武靖曾祖妣弘吉烈氏諱鐵木倫

昭睿順聖皇后女兄追封東平王夫人祖諱安童事

世祖皇帝掌環衛之政令位百僚上拜中書右丞相食四千戶佐　皇子北平王出鎮北邊十年而歸復拜中書右丞相首上冊　皇后　皇太子議規襄陽以取宋所薦史忠武公天澤姚文獻公樞許文正公衡商文定公挺皆時之宿望以阿合馬桑哥尚書省之政誤國害民而力斥之立御史臺以正朝

廷正大常寺以宗廟禮定强竊盜賊論罪輕重決以止濫殺語在新史賢相必以為稱首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忠憲加贈推忠守正同德翊運功臣上柱國進封魯王餘如故祖妣特列氏諱普顏忽都累封魯王夫人考諱兀都台

成宗時職掌環衛以大司徒領太常寺事贈純誠保德翊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簡加贈宣力延慶保德翊運功臣進封兖王餘如故妣篾思刺氏諱吐薛怯里累封兖王夫人忠宣忠武而王故有廟于東平

英宗皇帝特賜以碑額曰元勲世德別賜忠憲王開國元勲命世大臣之碑　勅翰林侍講學士元明善製為銘辭樹于王所食采地范陽之通道日臨幸而視焉號其地曰馳驛莊云王

生五歲而孤究王夫人撫育俗至今知文學者陳聖賢孝弟忠
信之說以開導之閒隸領解大德十一年
武宗皇帝入正大統王甫十歲迎謁道左　上親執其手慰
藉久之人見王嶷然公輔之器相與属目謂有祖風至大二年
龍掌環衛歷事
仁宗皇帝眷注尤深延祐二年擢資政大夫太常禮儀使四年
加榮祿大夫大司徒仍領太常五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六年進
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春三月
英宗皇帝嗣位拜中書平章政事初
上在儲闈王之令譽日聞於左右遣使召見王謝曰以庶僚之
臣而往來宮邸嫌疑之際不可不謹臣之獲罪固無所避亦豈
太子福耶　上嘉其有識可属大事由是首登用焉故事
太子即位之日必大會諸侯王讀
太祖寶訓是日命王啓而讀之王風儀俊整音節鴻亮聽者肅
然夏五月加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進拜中書左丞相先是
東朝嬖倖佐寵于政首相帖木迭兒頗與之相為表裏
仁宗不悅解其政柄無何　上崩
英宗在諒闇由是復出居相位睚眦之怨必報一時善類遭其
誣蔑多陷於不測之罪其黨與以權勢相軋而日生釁隙亦莫
能自全王與之並相獨堅持正論不少回撓遇僚佐開以公道
論而用之臺臣奏疏謂君子小人不可同處首相以為譏己而
深銜之顧未有以發至治元年監察御史言大歲在酉不宜造
寺於西山遂指以為謗訕言者既横加酷罰因盡斥舊臣而援
鐵實為御史大夫又以其子八里吉思為宣政中政等九使瑣
南為治書侍御史姻黨分據要途秋　月王至自上京視事于
中書首相稱疾不出以伺閒而謀為中傷已而言疾愈將出
上使止之氣乃沮二年秋遂以病死八里吉思與姦人安獻民
因而冒受其直王奏誅之又奏黜瑣南以通言路冬十一月三
拜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　上為虚左揆之席以示圖任之
專仍降　詔布告于中外王與前平章政事張珪與之共
政集大臣及故老詢所以弭日食地震之變士大夫遭擯棄者
咸以所長收叙文學之臣則待以不次之除格內降侍銓者六
七百人振舉學校而士知所作興脩明條制而吏有所遵守蠲
江南民租八十餘萬石設宗仁衛詔蒙古子女之奴於民間者
以歸焉朝廷政令煥然一新四方之人無不動色胥慶
上之始臨御也以祭于太廟見行宮亭殿規制褊迫命改作而
侈大之王引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言極諫而止又將以元夕
結綵為山張燈禁中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諫王亟以聞
即命罷之仍賜美錦以旌其直
仁宗當升祔而廟無其室王傳　旨集諸儒議僉以為廟之
始建前殿而後寢今寢已毀于火宜更作前殿為間十有五其
中三間為
太祖室以備祫享　列聖神御間為一室東西兩間為祧而
以今殿為寢　上可其奏廟制乃完　上欲躬行享祀之
禮王進太常所纂儀注　詔頒下有司卜日有事于太廟始
備大駕鹵簿建太常十有二旂列黃麾仗五千人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衆庶聚觀儀衛文物之盛莫
不感歎以為三代禮樂復見於今及行事王攝太尉

被家冕執圭瓚祼獻禮成還宮王率群臣稱賀于大明殿推恩錫賚有差　上嘗坐穆清閣顧謂王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王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　上稱善或勸上純任釋氏之法以治天下　上問王何如王曰釋氏之道貴清靜寂滅可以自治而不可以治人帝王之仁義禮樂乃所以為治也　上默然有旨俾王提調大司農王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尊獨大司農耶　上以為知大體嘗賜以金猊鹵車又嘗閱寶玉於章佩監命惟意所擇皆力辭尋詔如宗室女又辭　命國工繪王像　敕翰林侍講學士袁桷為之贊　御書唐皮日休吾愛房與杜魁然真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復萬古之詩以賜之蓋期望之也至矣王亦感　上殊遇付任以天

下之重事有當施張知無不為既盡於故有相收付之道削其官爵仆其碑籍其家皆公死黨者多謀不利於王左右請為之備王曰吾盡吾心上不負吾　君吾祖父下不負吾士民而已何備為然深患讒言之興因侍燕閒從容奏曰　陛下不以臣年少無似使備宰相方務彰善癉惡期致隆平而奸沮之者則臣不能有所為矣　上曰卿第施之果有間言朕不聽也三年夏　上時巡甫至上京夜寐不寧起大作佛事王曰財結民出國以民安殫財困民未見其福　上瞿然曰朕所創惟壽安山寺餘皆究其富淪民亦以為病乎自今其輟土木之役既而負罪懼誅者復陰謀群僧言　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王叱曰爾輩不過欲得金帛而已又欲有罪耶姦黨聞之皆失色而八里吉思之罔上為姦利事連

皆恐不自保乃與亦因帖木而等潛蓄異謀其年秋　乘輿還次南坡　帝崩王亦及於難王生於大德二年春三月八薨於至治三年秋八月四日享年二十有六以是年　月　日葬于大都宛平縣　鄉田村之原秋九月　晉王入繼逆臣族誅命奉王像祠於海雲寺泰定元年贈清忠一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又　敕翰林直學士歐陽玄贊王像藏于秘書監　年加贈守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進封鄆王改謚文忠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如故祖考皆加贈進封氏夫人諱安安贈太子卿王禿花之女婦道母儀協于閨範

壸範當褒各奏賜鈔十五萬緡　今上又賜金五十兩鈔五萬緡幣給諸王供膳衣物仍勑奎章閣學士虞集為大書表其所居曰貞節之門夫人生於大德四年夏五月二十日薨於至正三年夏六月八日享年四十有四以是年　月　日合葬于王墓由東平夫人進封鄆王夫人賜謚貞靜嘉與數也子男二人長答刺麻碩理虎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後王　年卒次因牙納碩理英宗時賜名普顏鐵穆爾襲職環衛虎符宗仁蒙古衛親軍都指揮使時年十有一　上見其朝服列於班行神采煥發甚愛重之命受經於奎章閣歷崇福司太常太禧兩院使大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宣徽使知樞密院事中閣性兩翰林院皆再入為學士承旨今以特旨遷大司農仍寵階開府儀同三司端粹

傳碩尚文而下士當承平無事時侍 上起居帝辭孟雲人
以爲能世其家臣溍歷觀帝王之肇基立極必有元子鉅儒門
期而出以翊扶昌運十亂造周三傑興漢載籍所記垂輝千齡
然閥閱之後相業無傳蕭張之家僅封莫續有如王之恢張先
列乘時奮庸爲國世臣同休共戚委祉于後継述有人可謂克
冠古今夐絶倫比也已竊惟昔之名臣或前規後踵以相成或
應變守文而共濟未有不同心戮力而能光輔帝室者王以勳
賢貴胄夙受 主知魚水之親昭合無間而所與共立者非
其人王獨精白一心盡瘁事國力推百王之緒訖使 朝廷
百官四方遠近曾敢不一於正蓋其事視古人爲尤難雖遭
變故而不生大節猶久益著又豈古之所未有猶之舊詩以雲
于無規夫亦勸忠之道也臣世之下尚鑒于兹銘曰

大明麗天赫赫
英皇巖石爾瞻佩佩鄆王惟王之先實揭堅手幫中原歸奉其
主異才間出騰風躍雲克龕其美爲 國元臣
聖神撫運統一寰宇轉旋鈞軸 生碩輔赤紳正笏乾清坤寧
経綸之業惟王啟承左右 朝服勤帷幄靖共正直執事
有恪乃世其官典領奉常乃授以政乃登廟廊崇儉抑奢陳行
言聽乃宅百揆以佐出令仁漸義摩文恬武嬉禮樂之興達惟
其時龍旂承祀肅肅在廟惟時顯相不揚聖孝德教所加望治
有期孰使其兇接武變幽波滔天屹乎砥柱不震不䢒衆正
所桔榣善禍淫天道之常兇柄既專化弦乃張睢鑾游溢天青
日白禱杌鬼璵莫掩其迹蹈于危疑構兹閭以萬姓之非舉發
挹弓金支翠蓋神游寥廓英姿爽氣清風延閣儋崇位號惟

帝念功勳辭昌懋于以勸忠尚其嗣人咸有一德與
國同休永永無極

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太傅安慶武襄王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正月二十日丁巳 詔贈故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也速解兒推忠宣力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慶王謚武襄於是王之薨五十年矣
皇上增懷功業追念舊勳不以存亡久近爲間渙頒異數以昭
臨之甚盛德也臣溍承乏詞林既推述
聖訓形諸德書三月丁酉朔
上復用中書奏 勅臣溍考 功業勒諸宗石臣被命而退
謹即王之孫今上都留守台納什訪求王世系官閥行事之實
次而銘之王元名帖木兒

成宗御極特錫而易今謚曰也速解兒系出兀里養哈解氏其先
折里麻生合吉溫合赤溫生險班於王爲曾大父有子二人曰
忽都渾曰也不解皆以驍勇善射稱忽都渾則王之大父也以
哈兒赤百戶事
太祖皇帝險班嘗從
太祖飲班朮納河之水渴盧衆稿砍刺之爲忽都渾反鋒所刺
人以與路又嘗從
太祖避乃蠻追兵於長城之南忽都渾射却其渠帥餘衆夜自
相驚而潰中原既定方論功行封不及祿而卒父曰哈丹大宗
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母曰 王生於朔漠資稟雄毅沈重
有謀猷讀書能知大意弱歲入侍
世祖皇帝列職于環衛以忠謹深被眷知速不解之孫是爲丞

相河南武定王阿朮愛　詔伐宋王於武定為從弟武定察
其材智絶人可為已甑言於　上謙與偕行從武定破樊城
下襄陽至元十一年
世祖命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顏與武定大會師于襄陽分軍為
三道並進忠武與武定由中道將濟江忠武密謀於武定為搗
虛之計王從武定以昏時泝流行二十里夜半絶江徑渡黎明
與宋將夏貴大戰陽羅堡拔之遂取鄂州順流而東宋都督賈
似道與大軍相拒於丁家洲其前鋒孫虎臣來逆戰武定俾王
東高與之見其陣執首尾橫決以戰艦衝擊之似道走自十三
萬軍一時俱潰王從武定追奔逐北百五十里所至禁部曲不
得侵暴敵人委棄貨仗悉以與將士莫不畏其威懷其惠而樂
於趨事進功十二年有　旨行中書省駐建康行樞密院駐

鎮江引　勅武定攻揚州武定俾王率蒙古軍鏖戰揚子橋
出奇兵斷真州歸道宋將張世傑以巨舟萬餘艘屯揚子江中
流王從武定領伉健善發者夾射而急擊之繼以火矢灼其篷
檣大敗世傑于焦山下自是宋人不復能軍凡大軍與宋人接
戰王無不在其間十三年宋以國降十四年　朝廷第功行
賞授行中書省斷事官階懷遠大將軍十五年轉昭勇大將軍
十六年除淮東道宣慰使遷鎮國上將軍奉省檄馳驛還事王
謂機事不可不密入對便殿出奏牘于懷　上大奇之名進
臣知文墨者使進讀而左右適無其人王拜而言曰臣亦粗知
文墨乃誦其文而釋以譯語音吐明暢辭旨精切　上悅今
縱橫行殿中而數察之知為偉器諭宰臣俾與共政遂以參議
中書省事它日奏事殿中問居何職王以實對　上詰宰臣

曰朕初意以汝卿同列置之僚佐何耶二十二年丞相魯國忠
武王安童自北還歸秉政為
世祖言帖木兒蒙古人而於漢人語言文字無所不通久淹下
位宜拜用之其言適契於　上意問居其上者為誰對曰參
政郭佑參議秃魯花拜降即日命為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
位郭佑上仍勅之曰自今事皆責成於汝二十三年進資德大
夫中書左丞二十四年尚書省立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甫視
政而宗王乃顏叛虜蹕親征給餉運籌備濟其勤既平乃顏群
臣從屬東者歡而歸王復與諸將留兵討其餘黨舍家奴塔不
解悉戡定之乃還　上以王主事素薄賜鈔五千緡王曰奉
旨將出軍至亦乞列思之地有來供餽鄉導者　上命厚賞
之二十八年武平地大震壓人死衆異相所據帝不為其言所

動者三人及大臣或　上慮乃顏之黨因而為變遣王引兵
五百人往撫定之王奉青司郡沐禱于山川百祠以便宜蠲田
租弛商稅徐浴禁發鈔四萬二千緡運米萬石轉海而至以賑
其乏地救民於戢於況言捕動乘時為盜者無少貸收三藩王
而鞠之皆皆得踰不伏既得其情除以禍福之重輕乃伏其
辜事聞　上甚題之遷遼陽行省治懿州驛道自北京至上都
紛迴遠王曰奏請徙由高州以北而減去五驛其三以備它驛
人戶物力之乏絶其二以錄虎賁司給土田牛具俾之立屯公
私咸以為便方是時桑哥在相位已久專恣日甚誣陷忠良賣
官鬻獄設計百以求遺利毒及編民王既還居政府乃列上其
罪狀會侍從近臣亦有頗斥其姦者桑哥及同惡皆誅死王以
是益為上所親信　年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仍舊階榮祿大夫
成宗皇帝以王先朝舊獨委任愈專江浙省治錢塘宋
之故都所統列郡民物殷盛國家經費之所從出而又外
控島夷最爲巨鎭非朝廷重臣莫克任蕃屏之寄王威望素著
涖事伊始風采一新屬部帥守重足而立以俟姦豪貪墨黷
斂撓其政豪強震疊田里晏然大德二年秋八月十九日
以疾薨于位享年四十有五其年 月 日還葬于大都宛平
縣郎山之原王性剛直而篤於自持雖異己者莫能伺其間隙
由是始終無疵纇喜汲引人物凡所甄拔後多知名于世配曰
忽都迷封安慶王夫人子男三人曰忽剌解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省平章政事曰探馬赤御史中丞曰木八剌沙南陽府達
魯花赤女一人曰卯卯適翰林學士承旨禿解孫男九人孫

納皮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紐的該同知都護府事占奴
剌曰工制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燕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
史中丞今以榮祿大夫爲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
赤完者不花全是也爲古人剌臣謹按自昔君
臣際會之盛或策勳于行陣之間或計謨于廟堂之上未始不
各效其所長若王之出入將相豐功茂烈彌久益彰熟所謂矣
是宜沒而不忘克承天寵慶流後裔與
國家相爲無窮者也垂于竹帛被于弦歌光在邦家豈徒齊其
丘隴而已乎銘曰
氣運合一寔生偉人惟材之完出武入文
聖神御天誕受方國猶有江沅限夫南北赫赫元戎上所倚毗
仡仡虎臣左之右之潛師宵濟枝柳勇往遂成偉功光膺上賞

乃居守饋餉綏輯府縣率秦魏取戍叛王旣復衍居效旋京闕
公與後拒剪其餘孽將指東藩假以便宜力止訛言俾民不迷
推戴擁衛鼙鼓
聖德詔綱紀弛民不堪命幻繇其所爰揭于大建解弦
易張肅持政柄坐鎮京服枹鼓不鳴家給人足廉遜其歸家不
編策胡不我遺奄其淪亡時年四十綿綿世冑成承其美賜壇
之典始終兩以有封所崇生氣凛然拱木濤風念舊圖功寵表
有錫申勑詞臣爲此碑銘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碑

故榮祿大夫宣徽使答失蠻以延祐四年九月五日薨于位享
年六十歲三日葬于京城東杜村辛莊其明年制贈推誠宣力
守正功臣大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定國公謚忠亮又
六年史臣禮部尚書元明善始奉勅撰次公行業以爲神
道之碑又十四年是爲今
天子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上御興聖殿西便殿翰林學
士承旨臣某某奏請詔臣溍別爲之銘以賜其家俾刻
諸碑謹按狀答失蠻其先西域人系出哈剌魯氏曾祖馬馬
未贈學士正奉大夫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祖阿里贈資德大夫
以農田上護軍追封中山郡公父哈只贈榮祿大夫司徒柱國
追封定國公曾祖妣大帖尼氏祖妣忽都氏並中山郡夫人妣
阿九思吉氏定國夫人初某賢公在西域爲其國之近臣李偶
儻有大志知天命之有歸當
太祖皇帝正大位之六年歲在辛未奉其國主阿爾思蘭來覲
于龍居河司農公前卒乃以司徒公爲質子時年尚幼

上命胄子春坊稍長事
太宗皇帝為寶兒赤寶兒赤蓋古內饔之職最為親密司徒公
以恭謹尤被寵遇扈從西征有功妻以河西貴族定國夫人也
世祖皇帝取南詔伐宋司徒公皆與在行尋以疾卒公少襲父
職為寶兒赤
世祖甚愛重之嘗侍　上左右極論阿合馬尚書省之政蠹
國病民　上怒而斥之曰無賴若事公徐對曰犬馬知報其
主臣世荷國恩事有關於治亂安敢坐視而不言其後阿合馬
死尚書省罷　上乃思其直賜以玉環及鈔二千五百緡且
諭　旨後有所知其盡言毋諱從討叛王乃顏有功妻以名
族女脫脫倫氏仍賜良馬白金佩服珍異之物杭海之役督餉
餽於雲中　晉王軍乏食給以米數千石師還以專擅得罪

上善其有識量而知權宜嘉歎不已賜白金百兩鈔如五百緡
公回奏草青畜肥之日尚餘今所給未充恐致不免轉死溝壑
給以半年之食　上從之叛獨以安會復立尚書省公以前
有　旨得盡言遂指陳其非便言尤剴切暨桑哥伏誅而其
言皆驗　詔賜宅一區固辭乃賜玉環及燕服以旌其忠禮
遇之厚有加於前
成宗臨御之初以奉議大夫領供膳司事叛王海都稱兵內向
車駕親征倍道兼行晝夜不息士卒已疲而後軍不繼公諫曰
獨往孤生它虞宜徐行俟眾大集而後進乃可為萬全之策
上題其言後數日戰大捷海都敗走凱旋而歸第功行賞賜以
田三百畝尋擢司農丞進職為卿與其子買奴侍　上疾於
卧內浹數月衣不解帶疾少間賜以鈔二萬五千緡

成宗賓天公北迎
武宗皇帝於野馬川歸正　宸極
仁宗在儲闈以公　先朝舊人奏為中書參知政事仍兼司
農卿賜以金帶犀帶七寶笠珠帽珠衣金五十兩田二十畝
仁宗踐阼首命僉宣徽院事同列以出納不謹陷於私罪公獨
不汙其事仍充舊職尋副使司知院事遂為其院使累階榮祿
大夫嘗侍坐伴食問以典故從容奏對委曲詳盡深稱
上旨賜玉帶海東白鶻且命國工為之繪像其取重如此俄以
疾不能朝遣尚醫診視竟不可為臨終告其諸子曰人之隳其
世業者必自貪與奢始汝等能兢兢自持不苟取不妄用恒以
忠　君報國尊祖睦族為念吾死無憾矣語畢而逝公持身
介潔寬厚愛人輕財樂施人有忿爭構怨得一言莫不為之釋

咸稱其長者元配納思里立氏以婦德母儀族黨稱焉生三子
一女前公二十九年卒封定國夫人繼室即
世祖所賜脫脫倫氏尤篤於慈愛視三子如己出亦封定國夫
人子男三人長買奴累官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今以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致仕次忻都資善大夫上都留
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後公十八年卒次怯來資善大
夫同知宣徽院事孫男六人亦先若而闊闊遺少監哈八　同知
河東都轉運鹽使司事不蘭奚黑驢王家驢木八剌魯孫男八
人臣溍奉　詔書詞謹悉取前史臣所述公平生大槩備著
之而申之以銘于以昭示
聖天子之追錄舊功不以久近為間百世之下何日而忘之哉
銘曰

惟皇建極立賢無方左右侍從咸懷忠良猗歟定公家西域
肇自高昌歸于有德奉其所事於惟 帝臣荷天之寵傳及
子孫遠以而昌懷材自奮出從征伐入陪顧問密勿古猷連柱
大藩不以可長守夫一官乃化列卿乃居政路乃持國鈞
右輔引後之榮薪其龍光惟
帝念功雖遠弗忘屬辭比事儒臣之職是不一書庸以新示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亦輦真公神道碑

故遼陽行省左丞亦輦真以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有二日薨
于位年五十有二訃聞
天子為之嗟悼不已知樞密院臣老章亦輦真之弟通宿衛禁
中 上聞訃之詔有司護送其喪還葬以八年春三月二
十有四日葬于真定藁城先塋之次而神道之碑久未有銘其

年冬十月十有三日 上御明仁殿樞密臣傳入對殿中知
院事臣阿吉剌臣忽先臣也先帖木兒等皆老章之同列乃代
去奏請 上既可其奏遂傳 旨翰林侍講學士臣溍
為文學士承旨臣起巖書丹別勑禮部尚書臣泰不花篆其額
臣溍謹按公諱亦輦真畏吾而人上世為其國之君長國中有
兩樹合而生癭剖其癭得五嬰兒四兒死而第五兒獨存以為
神異而敬事之因妻以女而讓以國約為世婚而秉其國政其
國主即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公五世祖之官為的斤必里傑
忽提譯言智福大相也四世祖小云失脫忽憐之官為吾魯阿
烏只譯言大臣也父子俱從其國主來歸于我
太祖皇帝小云失脫忽憐尤見親幸未嘗一去左右從西征有
功令侍
睿宗景皇帝於藩邸
莊聖皇后子視之以為斷事官真定
睿宗分地遂以為達魯花赤俾世襲其職曾祖諱八丹銀青榮
祿大夫大司徒祖諱剌真事
世祖皇帝為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考諱察乃事
仁宗皇帝為金紫光祿大夫陝西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至治中
入為通政使用新制授榮祿大夫泰定間敘於光祿大夫中書
平章政事公幼敏悟不喜與群兒狎長者偶見其飲酒責之曰
是兒少嗜飲它日可觀其成立乎公聞之即絕飲而深自飭厲
年逾二十為
英宗皇帝御位下必闍赤泰定初由內入府宰相高麗嗣王阿
難答失里既罷使其從父弟完者篤想千 上曰我父兄也

彼又我也宜得為王阿難答失里來朝遂留弗遣而收其印章
是有 旨命公以阿難答失里復國公具宣德意以告其
境內無不欣戴初公弟老章從
皇帝北狩踐履虎口調護 聖躬親幸無與為比
大駕還自朔漠以賢一二大臣奏
皇帝覃綏遠于潞堅察罕 上大悅嘉諭之曰卿祖父克
有勳烈兄弟偕俾勤勞忠孝萃于一門惟予一人汝嘉即除翰
林學士資善大夫蒙古教官之選湮滯已久俾簡僚閱其績而
一清之政事諸王入朝從翰林出進止餽遺交錯悉拒弗受遣
使諸王必慎擇其人未嘗辱命
今天子嗣位之初擢資政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召還
除通政院使奉詔巡視驛傳公不憚險遠 歷答失八剌哈

涤拖兒大兒目連之地事有當更並隨宜處置人咸便之大司
東勝州之吳孚永興馬牛三驛牧馬草地為諸人所侵冒訟久
弗決公被　旨按問得其實十二鄉之人百有餘家冒耕其
地已十六七年一旦司簿詳服願退所侵地公為正其經界而
綏其歷年之租賦公家三世領通政院事每以扶護㑹驛為務
遇突診必奏請加恤之後使者或牽於勢而不能行其所欲者
皆歎服曰非剸真平章子孫世其官不可也感公德者相與樹
碑於潭陽驛以頌美焉遷山東東西道宣慰使鈔法之不通擬
法之為民病者悉建白而更張之歲旱有詩輒應刑於歌詠事
聞有　詔獎諭俾仍舊職而升其秩序於師座之言未幾淮
穎羣盜竊發鄰郡驛騷沂莒滕嶧四州當其衝民害尤酷
上命公捕治之時同僚悉移疾避去又獨任閫事使至即行不

宿命於家若豫備然宣靖王尋遣使諭丹十人與諸郡郡兵來
從至邳州境內遇海寧賊兵二百官軍皆解散公僅與十六人
當其首賊且擊且射賊衆披靡追奔逐北十餘里斬首七十餘
級其黨皆自潰而青公亦以矢盡迴沂州收兵復出往來追捕
殺傷不可數計俄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公曰代者未至
我安可辭其責諜知寇在邳州整兵行至沂水而代者至乃還
後人賴公區畫素定故不勞餘力而掃除其遺孽遼陽久郡而
民聞公至曰是在山東能致雨者吾屬無憂矣公視事之日果
應禱而雨民飢則為之設法以勸分萬閙市之徵以通商旅料
償頃平人無艱食之患公才智出於天性操守得於家傳凡事
立決嚴不失於苛寬不失於縱所以至有聲在遼東三年鎮之
以靜識者以為得大臣體遽以一疾不起人尤痛惜焉夫人卜

剌金貴族完顏氏陝西行中書省右丞教化的之女累封范陽
郡夫人柔嘉貞順克盡婦道見稱於姻族公兄弟十人兄曰孛
孛實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曰老漢弟曰老章光祿大
夫知樞密院事曰草地里中奉大夫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
曰拔烈兒資善大夫宮傳曰答剌海曰羅羅中奉大夫江東建
康道肅政廉訪使曰撒馬篤　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曰伯顏
帖木兒朝散大夫光祿少卿孛孛實光漢答剌海羅羅皆前卒
夫人以公喪至知院公率諸弟迎于通州而殯于京城南佛舍
推慕號泣哀動路人其既葬也夫人自真定使來告于知院公
曰茲幸獲襄大事而公歿無遺恨恐其行能勞烈久遂湮沒盡
思所以闡其不朽於是知院公諗于僚友以聞夫人可謂賢有
識矣龍光下賁煇耀泉壤亦其寵榮無憾矣乎銘曰

保神受命萬邦來同群木雲合咸在穀中惟公之先夙陪禁近
地官之貴疏榮一品積慶所鍾篤生俊賢再世蟬聯相業是寧
公乃咸李峻躋內相升華文苑爰時雄望出持使節風采振揚
詔寶　皇度賓正官常奉貢修職布德施令傳置所達
國之大政然以專使忠夫才難夫孰如公克世其官來旬來宣
係茲東土曾也弄兵盜厥武以寡敵眾莫我敢嬰餘威所加氛
祲廓清薦在　上褒進位丞弼殿于大藩民用寧一盡瘁其
躬使乘事樞奄其逝矣當寧軫歎公不有予公多兄弟承
詒勒銘垂示無止

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第二碑

至正八年夏四月九日臣溍承　詔撰故宣徽使太保定國
忠亮公神道碑銘公之嗣人歷官行事法當附見而其詳有

可勝書者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翰林學士承旨臣拜拜住奏
柱復為　奏請而命臣溍勒銘兹碑臣溍謹按定國公答失
蠻有子三人其二人皆已卒惟今翰林學士承旨買奴榮祿公
謝事而食一品祿公字德卿定國長子也年十二入見
世祖皇帝命平章政事剌真教以蒙古衛兀兒文字逾二年乃
命從宣徽使達魯察兒習治御膳為寶兒赤
成宗皇帝不豫公從定國入侍左康復而退還
成宗賓天從定國迎
武宗皇帝入正大統至大中以積勞授御藥局達魯花赤仟太
醫院經歷舉名醫久次者奏補以官大興醫學以淑後進皇慶
初擢監察御史分巡穎北平反和林冤獄而寘真殺人者于法
出其誣服者五人念民之受役莫重於站赤奏請官備和林站

旨思歲增給木連帖千兩站米百石有旨之而僞其妻子以鹿
役者贖而歸之沙漠至上京十一納鉢所須紙薪宜勿科於民
以紓其力斡耳朵戶求運載和林宮物者宜禁止而以雇募之
直十萬餘定賦於站戶使蒙其利　上皆可其奏贖還其妻
子者仍戶給羊百牛馬各十民廣既蘇乃歌酒肆以變浮風泄
需學以崇德教及為御史臺經歷以宣德　奉聖諸郡隸河東
憲司道路迴遠請改令御史分臨按治設　旨至而隸州勒
厭鎮大長公主獄上戢一僧餘詿誤者皆薄其罪延祐中出為
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以屬郡歲饑聞于朝下其直糴官糧
二十萬石江陵有夜入人家為其所傷以死者有司當以殺人
之罪公原其情而出之定國寢疾革
仁宗皇帝遣中使傳旨俾歸侍疾比至家則定國已沒

治起復還居仕同辭役之服除入中書為右司郎中扈從至龍
慶州謂備御膳於民家非所以致敬乘輿以屋千納鉢之蒭易
都城木搨以甎石者三百五十所有司估計造馬轎及城壕木
座彩畫官舍用鈔二千一百餘定公為撙節止用三百餘定有
旨賜一僧金襴袈裟金王府言當用絲一百二十斤紅花數草
各六十斤金十八兩公止用紅注絲一縑納婆裟五尺而所製
未嘗不如其法除同僉宣徽院事始公嘗計點宣徽羊馬增出
羊二萬三千牛二百四十馬四百至是理筭提調尚食生料尚
牧牧場又減省官價為鈔百五十萬貫復入中書為左司郎中
治初擢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通泰二州鹽竈毀於風濤
竈當出指鈔七千八百三十定以救其灾公私咸賴以濟後奏
自塔鈔四千五百定皆弗果用復以歸于官有毒殺人而誣其

祖母自殺之者公究其實釋其祖母而下首惡及合謀者于獄
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河決原武親詣其處督視興築用
役夫一萬人稍草六萬束命摘夫五百採退灘野生蘆草得十
餘萬束民不擾而河患息又令汴梁屬邑補備稍草連歲所積
至六十餘萬束免取具於臨時人甚便之南陽山西有馬頭堰
堤廢已久命僚復之所溉田千餘頃皆為上腴設米布以抑內
利之徒羅檢鈔行人而籍市戶使歲當一日役既輕而弊亦去
嚴小例之禁而鈔法以通建言折收田糧輕賚而民受其惠以
舟代車送至當者北運而不至於妨農公三持憲節所至必繕
治公宇及三皇孔子廟凡為屋以楹計者數百川梁達路修除
必時什器之須織悉畢具種時雜果花木至數十萬本事雖微
而未嘗忽也泰定中參議中書省事有　旨於撫州北安火

東充之地建殿以親飛放引古之人君縱欲極侈而敗者爲
喻以力諫而止以災異乞免所居官　詔勉諭之曰燮理陰
陽事在宰相非汝之過其起就職尋遷司農少卿天曆至順間
由司農卿遷同知宣徽院事除燕王宮相又以大都留守兼
拒都總管府達魯花赤除吏部尚書上疏言
聖朝以禮讓爲國以孝治天下臣聞王子迫其父退居就閒而
攘其位無禮不孝宜令其父還就王位却令其居就藩寀親大
臣識數服其言尋復出宮相然皆府達魯花赤吏部尚書又以
通政使兼舊職公在通政院治有法力役均而使客至如歸
不覺勞
上皇帝臨御特授太禧宗禋使都典制神御殿事拜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召入爲利用卿從幸上京所以防

其欺弊者甚至不以事之細爲嫌也還拜翰林學士承旨授禮引
進以本官致仕階自榮祿[illegible]入金紫光祿大夫賜居第衣帶
上所賜先是
武宗皇帝命以故宋太后湯沐地悉歸于大官[illegible]福不拘下臣
政事[illegible]持不可　上察其猶執論不已竟
仁宗皇帝以鈔法諸省前宋相執政公言御顏在
犯顏進諫可謂盡忠不宜例加罪譴　上乃釋之後二十餘
年伯顏事　先朝
今上皇帝以師臣位上相公未嘗一言及於前事人以爲難公
歷事　累朝以恭謹見稱所治　御賜尤精[illegible]能前後
被賜珠帽珠衣只孫金玉馬鞍車渠玉寶帶束帶及它衣幣服
用之物以十數鈔無慮數千萬貫上樽珍膳鞍馬之屬不

公性孝友宗國之世嘗及田廬貲蓄皆以讓其弟王奉宸大事
又獨任其役賞賜古若賜鈔萬五千緡悉用營葬其先塋娶卜
顏苓氏封博陵郡夫人
仁宗又妻以宮女陸氏
時獻元聖太后爲治僮貝賜賀于興聖宮命太傅帖哥司徒伯
顏以至其私第後封　郡夫人繼娶亦滿倫氏脫脫尼氏答
失蠻氏答兀氏王氏范氏趙氏夫人子男二人長亦老答兒卜
蘭奚氏出也奉政大夫闌遺少監
仁宗妻以梁兒別台氏繼娶阿兒溫的斤氏次不蘭奚孫男
政上都留守[illegible]部貴善公宗國第二子也由寶兒赤爲執膳
令累遷司農少卿兼供監同知通政院事由僉宣徽院事爲
副使天曆間拜中書省左丞至順初[illegible]王堅與伯

[illegible]年政事[illegible]而不花守九門公守東門叛
兵由[illegible]州入遂掠去省印公亦見[illegible]何以不走公曰奉
命[illegible]有官守安敢棄城去[illegible]兒殺之[illegible]堅不可而止乃
[illegible]哥兒[illegible]馬兒以五十人護送入城因之公與兩人相
[illegible]以[illegible]福[illegible]如[illegible]爲誓[illegible]反若未幾孫
[illegible]以[illegible]遣[illegible]哥兒[illegible]馬兒往拒之行次古燕州兩人
[illegible]大[illegible]哥兒[illegible]馬兒往拒之行次古燕州兩人
加[illegible]往[illegible]叔[illegible]一人得其所拯省印以授
公[illegible]行省公遣使以三人首級獻于京師尋出迎豫王至麻
[illegible]行[illegible]次[illegible]所須掌電[illegible]奉豫王
事[illegible]王[illegible]班已入[illegible]王乃命公馳驛于
[illegible]功[illegible]甚[illegible]部除上都留守兼本路總管
行省[illegible]花赤[illegible]自奉政大夫六轉至資善大夫前後被賜珠衣

束帶各一白金千兩鈔六萬貫它衣服諸物稱是卒於元統二年九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七娶完哥徐氏封咸陽郡夫人扎哥氏伯顏哥氏並封范陽夫人子男一人哈八夫　大夫同知河東都轉運鹽使司事孫男　人故同知宣徽院事怯烈哥善公定氏第三子也初為寶兒赤用伯兄所讓定國廕授昭信校尉提點外除同知建德路總管事入為度支少監遷利用少監尋為其太卿除大都留守遷同知宣徽院事階自武德將軍轉階中憲大夫又四轉至資善大夫前後被賜珠帽珠衣各一只孫四白金百兩鈔二萬五千貫它衣帶諸物稱是卒於至元七年五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二娶脫脫忽氏封咸陽郡夫人氏完者的斤氏並封范陽郡夫人子男三人黑驢王家奴刺孫男　人由定國而上其行能勞烈臣溍既序次而銘于前碑茲不復出銘曰

之名家曰萬石君人臣尊寵萃集其門孰如定國顯允忠潔

同時列于貴近職親地要

天子所唯惟才之豐疇其爵位詢尚長公榮遷既進奉宣恩度

奈　翩論出居府翰入侍禁闥踐歷中外踰四十年行止以時委蛇而退便蕃錫予光恩未艾萬石之家二疎之賢公兼有之既終既全偉哉仲氏致位崇赫設奇制變茂著勳烈季亦競爽克友其兄衰行于家遺澤是承　天寶日臨恩闡存殁錫以石章用煒其窆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終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續藁二十二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神道碑

廣東道都轉運鹽使贈推誠守忠全節功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高昌郡公謚忠愍合剌普華公神道碑

今天子至正九年春三月　日　詔以工部尚書偰哲篤為參知政事行省江浙其祖考高昌忠愍公之墓實在所治境內偰哲篤將奉加贈進封　制書展告于墓次中書宰臣因奏請賜以神道之碑用顯孝而勸忠　制可其奏事下翰林命臣溍為之銘別敕中政院使臣朵爾直班禮部尚書臣泰不花書篆以賜焉臣溍謹按公諱合剌普華偰吾爾人其先曰暾

欲谷助唐平安祿山之亂以功拜太傅封忠武王傳數世至公高祖諱克直普爾曾祖諱岳弼直蘇本國相答剌罕號阿大都督兼京至所授大師丞相總管內外藏事祖諱亞思彌有子二人長仳理伽普華次即公之考諱岳璘帖穆爾而仳理伽普華既嗣相位復立奇功諸人聞之無以自白乃歸命于我

太祖皇帝以岳璘帖穆爾充必闍赤者譯言寶子也

上察其材且周通而識量宏遠俾傅　皇弟斡真那顏俾治中原朝夕左右勸以孝悌不殺　上聞而嘉之賜金虎符俾河南等處軍民都達魯花赤

太宗皇帝以為大斷事官出鎮順天兼俾兼治河南卒於官贈宣力保德功臣亞中大夫同知山東東西道宣慰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高昌郡侯謚莊簡公幼警敏有大志奉母與叔夫人

居益都守壇起兵益都據濟南以叛干戈搶攘之際母子莫能
相保公晝夜號泣馳走訪問期必見母從父徽吉思行省山東
公從之平賊乃得母所在迎侍以歸人謂孝感所致行省知公
純篤可用薦于
世祖皇帝得備宿衛奉　上旨立二鐵冶於益都四脚山遂
賜金符為其都提舉尋以讓其弟久之　上命丞相伯顏總
兵伐宋擇可主餉餽者惟公行都漕運使公調度有方師賴以
濟宋人既奉版圖入職方公恐上下狃於安安乃條上守成之
策曰存國體曰屬士節曰定官程曰厚民生曰昭舊族曰振新
民　上多采納焉江南漕糧米二十萬石由邗溝達大河覆
溺者十之一出納之量復有小大之殊折閱頗多悉責償於舟
人公抗言此非舟人之罪雖沒入其家貲所償能幾請獨當其
責時相惡其不附已黜為海寧路　尋遷江西道宣慰使
改廣東道都轉運鹽使兼領諸蕃市舶姦民以私販梗鹽法往
往挾兵刃以自衛因而構亂者陳良臣者聚至萬人公奉有檄
與招討使答失蠻討之殲其元渠而諭脅從者使復業既而有
歐南喜者復嘯聚其黨至十萬人僭稱名號偽署官職攻陷城
池戕掠吏民公列上攻取之方略奉省檄與都元帥課兒伯海
牙分兵搤其要害賊平公之功居多因請革鹽法之不便者著
勅按察使劾姦利事罷之會　朝廷有事占城屬公出護
餉道行次惠之博羅值劇賊歐鍾橫截石灣據其阨塞勢猖獗
甚公慨然語其衆曰餽餉重事苟有退縮必誤軍需即身先士
卒力戰矢盡而馬被數創猶徒步搏賊格殺數十人竟以衆寡
不敵見執賊欲生之使為主帥公罵曰吾

天子責臣出將使指寧能從汝纍賊反耶賊知不可屈公遂遇
害時年三十有九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是夕公見夢
於夫人命台特勤氏曰吾死矣明日而訃至幕僚張德亦
夢公衣金甲指金樓城門曰吾今治此矣若等為功曹兩人識
畢卒官兵逐捕群寇若見公乘騅督戰惠人咸共驚異竹堂
於公死所家而祠之其後與哲篤僉廣東憲司事廣人見之如
公存日共請為公立祠揆哲篤弗能止又不欲以役事煩其人
乃捐俸將建祠宇仍買田以給之
仁宗皇帝追念公死於戎事詔以延祐五年冬十一月贈公通
議大夫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高昌郡侯皇上以為情文
未稱既以元統二年冬十月賜號守忠全節功臣諡曰忠愍復
以至正九年春正月加贈推誠守忠全節功臣資德大夫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高昌郡公其得請賜碑
則是四月十一日也公墓在溧陽州永成鄉馬坊之原葬於重
紀至元元年又十二月　　日盍改卜于茲十有五年矣夫
人命台特勤氏藏年髮居以死自誓封高昌郡太夫人年七十
有二乃卒子男二人長與文質以先世居與葉溧河因以與為
氏十歲封蔭內敘授廣人謂忠孝萃於一門繪為三節圖以
傳其守廣德有異政治他郡如在廣德累同知廣西宣慰司事
副都元帥卒官正議大夫吉安路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贈
宣惠安遠功臣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雲中郡侯諡忠襄
階如故次越倫質早卒以子貴贈承事郎山東東西道宣慰使
司都事孫男一人與玉立延祐五年進士正議大夫僉福建閩
海道肅政廉訪司事與直堅泰定元年進士從仕郎淮安路青

□□達魯花赤偰哲篤延祐二年進士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偰朝吾至治元年進士奉議大夫同知德州
事偰列篪至順元年進士儒林郎潮州路潮陽縣達魯花赤
偰文質子善著泰定四年進士承務郎慶元路總管府經
歷偰倫質子也女四人曾孫男二十三人偰玉立之子偰列圖
用忠襄蔭為承事郎紹興路上虞縣達魯花赤偰哲篤之子偰
百遼遜至正五年進士由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
國史院編修官遷宣政院斷事官經歷偰理台國子生今為將
仕郎豐足倉使偰帖該鄉貢進士今為翰林國史院譯史偰濟
其
今上潛邸速古兒赤偰吉思偰吞偰獄兒國學生善著之子正
宗至正五年進士將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照磨阿兒思蘭

至正八年進士將仕郎湖廣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偰符
未仕女一人玄孫男四人女三人孟自
仁宗皇帝肇建科目以取士公六孫而六擢第者各一人惟
偰哲篤最先達暨
皇上復行貢舉法於既罷之後公曾孫擢第者又二人名鄉書
者一人登學館者四人謂天可必乎則積善者不能皆食其報
謂天不可必乎則公家餘慶所鍾彰彰如是昔人謂天人之相
與當俟其定而觀之自公歿逮今近六十年天之定也久矣而
況承休襲美世有其人克膺　上眷寵賚益隆要法後裔派
有既所臣溍辱與偰哲篤有同年之雅頌獲聞其家世之詳於
以鄙陋衰朽無能發揚公之英光偉烈以稱塞　明詔之萬
一稽首獻文愧悸無地銘曰

猗公之先肇自有唐以功錫爵有家高昌蟬聯奕葉相其國主
逮公顯考歸我
聖祖出傅宗王燒治兵民專之不敢守位以仁公生名閥夙有
大志挺身以學敦行孝弟移孝為忠事我
世皇溫恭匪懈出入踐敭雲旗南指統師百萬飛芻輓粟公多
益戰士淮馬騰貫勇直前俘厥寶玉鐃歌凱旋四方既平守成
不易衰封亟上較陳奎計皇華遣使鹽筴是司海類遐遠人利
其私嗚嘑戢兇循習其舊公振厥武殄彼二誕息虎弗率王師
有征糧粮在道蝦公以行群譽跳遠猝與公遇矢蹐馬蹙公奮
不顧見危授命不有厥躬生氣凜然萬夫之雄以死勤事禮有
常祀追遠弗忘由
今天子日照月臨

天子聖明公多子孫式克欽承從時至平以文易武保其遺祉
列于位序公宛不歿神遊無方歸形此　有封若堂史臣奉
詔勒辭比事揭名臣執昭示來世
資善大夫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凱烈公神道碑
至正十年四月癸卯知經筵事宣政院使臣朵爾直班侍
上于興聖殿東便殿以經筵舊臣故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
拔實神道之碑未建奏請　勅翰林侍講學士臣溍為之銘
上既允所請則諭　旨於翰林知經筵官以命臣溍臣溍謹
按史臣危素所述行狀公諱拔實字彥卿系出蒙古凱烈氏曾
祖寧國孝勇公諱某事
太祖皇帝以智謀材武克有戰功世備宿衛至公之考雲國宣
毅公諱某受知于

世祖皇帝歷事
成宗
武宗
仁宗三朝尤被寵遇終於某年公年十有一以近臣子入侍
仁宗特受承直郎長秋寺丞秩滿以奉議大夫居舊職小吏以
公年少事有不關白而擅行者公立黜之由是人知所嚴憚
文宗時拜監察御史進階亞中大夫首劾中書平章政事明理
董阿不可共政及其子閭閭不可入察一日之閒傳　上旨
慰諭者三而公守正不移時方議冊　皇后公言　陛下
已　詔天下讓位于　大兄今立　后是與　詔自
相違也　上嘉其直賜金織文幣以旌之　后聞之亦有
金幣之賜遷同知隆禧總管府事太師太平王枋國公奉

旨出使回既復命遂移疾不出屏居三歲若將終身焉
今天子即位乃起公為中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
建白行大禘罷遊畋置諫官開言路擇守令嚴考覈慎選授下
達魯花赤抑吏胥舉孝廉蒙古色目進士當明一經革蒙古婚
姻之俗振馬赤軍弓矢行軍則佩之事畢則納于公庫徒人未
服不宜使至中國凡十數事皆當世切務後多見於施行召為
刑部員外郎宗王晃火帖木兒之子以疑似獲罪獄將上公不
署其牘遷嘉議大夫徽政院斷事官　上春狩于柳林公奉
皇太后旨設　御宴明日賜太師秦王宴太師顧公者三公
皆不應是日公又言於怯薛官法禮曰今東作方興而畋獵不
息公為國重臣何不直諫法禮入奏　上即日還宮太師聞
車駕已還大驚問諸左右知自公發之出公為同知廣西

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帥公以病不時到官遂中以法病卧維
揚作憎蚊賦以寓意焉更化之後　上既總攬權綱徵用儒
雅推公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公承　詔譯
唐楊相如君臣政要論書成賜賚甚渥尋又俾為之序以進嘉
獎尤重　上嘗坐宣文閣睨宋徽宗畫侍臣共稱其神妙公
前奏曰徽宗溺於小技而不恤大事以失其國父子並為羈虜
其遺迹雖存何足貴乎　上默然亟命藏畫　上因覽故
西臺御史中丞張公養浩經筵進講之書有太空之塵之語問
何謂太空之塵公對曰其意謂然封爵土木之工搖一己之欲
又為酒池肉林以晝娛樂其所與逮者已為太空之塵矣而惡
名布在簡冊不可泯滅永為人君之鑒也　上歎賞不已命
有官賜以御膳他日有所顧問亦必直言無隱久之拜吏部尚

書先是吏部月選凡遇美闕優有遠官貴人以手簡為之干請
公命自尚書至于主事所出手簡悉畀于火惟驗在選之人政
事美惡為優劣而擬注之衆咸悅服佐吏恐其名闕以為市不
啻千餘公盡究得之其弊乃絶除中奉中大夫大宗正府也可札
魯火赤宗王毋漢悟豁殺人公劾上其罪狀以申典憲而有力
私之者遂移疾去久之出為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所部僉
官汚吏或自引去或相率禱于神明幸公不至而公亦改命為
大都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輦轂之下素不易治公號令明肅
豪右震懾而細民無愁歎之聲　上臨御日久望治愈切慮
吏治有所未革民瘼有所未蘇遣使宣撫四方於是公與江浙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秦公從德被　命往湖南廣西至湖南
劾奏憲副劉某寶慶有獄累年不決得其冤狀訖平反之垂

西民相率想違制多取職田者動以千數劾奏司憲者　人師
闔誘違制罕軍冒支錢粮不可勝計歷陳其弊而禁止之冢州
民擾雜處而村落間有能教子讀書者目為賦詩以勉力之方
欲大有建明俄丁內艱而還　上最諸道能學使職者公在
優等特授集賢侍讀學士通奉大夫以憂制不拜改參議中書
省事須免喪而就職卒辭服闋拜集賢學士資善大夫出為燕
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名其堂曰獨清仍作記以見其志以有
所劾奏不行移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使到官未幾遽以疾不
起公生於至大元年二月某甲子卒於至正十年正月戊午得
年四十有三壬午返柩至大興以二月某甲子葬于苑平縣池
水里雙隄之原公天性頴敏博學善為文章尤工於篆隸真草
喜蓄書世方尚　屠家公讀唐史至蕭瑀傳書其後以貶責之

愛賓客篤故舊酬酢款洽必盡其歡至於居官涖政截然不可
犯雖有強禦亦無所傾撓以此不克大行其志而天下之公
論莫不歸焉
天子聖明褒表而寵綏之則亦不可謂不遇矣序而銘諸使百
世之下知國有直臣豈非勸忠之道哉公先娶阿不剌氏封范
陽郡夫人繼娶塔塔而氏又娶劉氏子男一人博羅貼睦爾范
陽郡夫人出好學而尚志人稱其有父風女二人劉氏出也銘
曰
惟凱烈氏故多顯人五世而昌　國有直臣公緜歷官登
臺府有非其類恥與為伍　上方遴選議冊中宮名之未正
公弗茍同人所難言事且不則言契　上表大旌其直赫赫
師尹秉　國之成色斯舉矣三年不鳴謳歌所歸

今聖有作公乃為起爰輟爰度數　政理識還處邪時雖勿
或施於今越在宮僚不忘獻納寅緣貴近微言諫獵　上亟
為止大臣弗知徐詢其故出公所為靡之日去效官南服寵辱
不驚匈駒空谷化弦易張遂予以環紬書石室掌制金鑾入侍
讀經從容諷議　君仁臣直斯為盛際公領銓曹私謁不行
公治諸獄務持其平出將使指布宣　上德權豪斂強見謂
神職瀛洲地禁退食委蛇畫車再駕風紀是司人皆僕公峻蹟
政路六朝不淑罹此大故丹旌搖搖靈輀既東卹典之優其終
也豈儒臣奉　詔揚詩墓隧彰　君之仁以勸有位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忠效力定遠功臣光
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文國公謚武宣劉公神道碑

皆在

世祖皇帝有名賜曰劉公賜號霸都霸都者言其勇敢無敵也
公在屬從中次居第二自　朝廷搢紳之士下至閭巷庸夫
孺子共稱之曰劉二霸都云公既佐行省宰臣取宋而定天下
于一坐鎮湖廣者二十年以大德九年二月十九日薨于位子
脫歡寶世其官公歿四十有四年是為
今天子至正八年脫歡之歿亦　有三年矣監察御史忽都不
花公之適孫脫歡之嗣子念祖　為　國世臣已蹤封錫謚
而墓隧之石未有刻辭乃上其　狀于中書以聞夏四月五日
上御興聖便殿　詔使臣溍　銘公碑而脫歡之碑則別一
勑前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為之銘臣溍謹按公諱國傑字國
寶系出女真烏古倫氏遠入　皇朝始以劉為姓譯語謂女
真曰拙而赤台故言氏族者謂　為拙而赤台人其先居女真

之泰州普〻縣有世襲為千戶者於公為大父譜牒弗具歷官行事莫得而詳父諱德寧　國初侍　宗王斡真為內府必闍赤青齊王分地得承制封拜命副合剌溫管領益都路軍民公事因家焉用公貴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臨淄郡公母吳里氏追封臨淄郡夫人公起家從攻漣海為軍馬隊長至元六年　國兵伐宋以益都新軍千戶從攻襄樊分屯萬勝堡宋人詗間以萬有五千人來擣其虛堡中兵可戰者不過數百既成列公首出迎敵衆乘之以進斬首四千餘級奉行中書省檄攝萬戶提軍二千略荊南歸峽諸州轉戰千餘里還與宋人戰樊城下累以功賞銀至二百五十兩命攻樊之外郛曰東土城者公堅雲梯先登中火砲傷左股裹瘡力戰破之九年冬樞密院以聞特降金符授武略將軍襄陽等

純宋將張順張貴潛運袍甲以往順戰死貴獨入城所乘輪舩結栰相連如城堡運機其中一夕順流而出公與諸將邀擊生得之襄樊夾漢水為城植柱中流聯以鐵絙十年春正月公與諸將以戈夾舩溯流而上拔柱斷絙遂毀樊城南面木柵壞其壕塹而圍之城上矢石如雨公身被數瘡日暮引退詰旦領銳卒坎塘以登樊城既破襄陽亦降奉　旨入覲遷武德將軍管軍總管賞銀百兩及錦衣弓矢　勅十一年秋九月太師淮忠武王伯顏為左丞相行中書省事會師襄陽分三道並進丞相由中道次郢州宋人葆黃家灣以扼其衝乃俾公以三百人往奪其堡遂過郢而南宋守將　文義來襲其後公從丞相還斬文義及其麾下五百人行省以聞賜金虎符轉武郎將軍進拔沙陽新城既渡江公先以戰艦五十攻陽羅堡大軍繼之

攻之三晝夜其大將夏貴敗走以功賞銀百五十兩十二年春二月師次丁家洲宋都督賈似道遣其前鋒孫虎臣來逆戰公以選鋒當其前與諸將合擊之虎臣大敗十三萬人一時俱潰追奔逐北直抵蕪湖以功除益都新軍萬戶仍賞銀千兩夏四月太保河南武定王阿朮以行省平章政事別攻揚州詔公以五千人立柵揚子橋斷其餉道宋兵數萬暮夜奄至我師有備莫能入黎明開門縱擊殺獲之餘自相蹂踐而死者無數溝港為之不流以功陞懷遠大將軍始賜霸都之號仍降　詔將諭兵揚州食盡主帥李庭芝挾其將姜才棄城去平章俾公分道追襲至泰州斬步卒千餘人奏　旨入覲賞銀千兩及錦衣弓矢鞍勒十三年冬十有二月　詔公以元佩虎符及所管軍一萬付其子坐鎮所分城邑而別降大虎符除公僉四川

行樞密院事選兩淮新附軍西征未行十四年以北師擾邊鎮國上將軍漢軍都元帥佩以虎符銀印統侍衞諸軍往撫定亟召還賜宴命坐　上親解所服御衣以衣之仍賜玉帶弓矢鞍勒鈔五千緡十五年復召至上都俾與指揮使賈其領三衞親軍一萬人北征陛辭　上諭之曰朕不識賈指揮何如人委事一付於汝對曰　陛下託臣以腹心敢不盡忠竭力事若有成功歸於衆或有不虞臣自當之　上壯其言大喜公因奏將佐而下設有違誤奏而後行恐失事機　上曰山南安知山北事不用命者先斬後聞由是人莫敢不用命會天大雪人馬俱苦寒且乏食以戰車相環穴地而處撫其士卒無失所者十六年夏四月至和林叛王脫脫木犯邊公曰彼全軍而來巢穴必虛乃出其不意襲擊之俘其生口畜牧萬計脫脫

木以騎兵來追至津河溺死者過半十七年　朝廷以別列
迭失同知樞密院事與公同領還事脫脫木及其黨失列乞撒
里臺等復擁兵而至公與別列迭失追擊之至庚五路北抵金
山則其衆已潰散別列迭失慮有伏兵倍道旬還公以孫軍殿
後粮道不繼殺羸馬以食將士全軍還至和林有　旨留軍
五千付公鎮守脫脫木最號強盛以兵屢動而弗戢士馬離散
衆皆怨忿且苦其酷虐失列乞撒里臺等因相殺之而率衆來
歸公勞徠綏集而周其乏絶所全活數萬人十八年加輔國上
將軍十九年秋七月奉　旨將所部軍三千還京師父老遮
馬而泣願留毋行公曰此　君命也再三諭遣之皆哭而去
既入對　上諭以日本之役師出無功將校已加黜責今命
汝為征東行省左丞得專征伐對曰軍行進退事在主帥北偏

裨之責乞復其職付臣調遣　上從之二十年春正月建省
于揚州方練士卒以俟大舉冬十月建寧新附人黃華反衆至
十萬乃檄公俾與諸將往討平之福建行省左丞忽剌出引兵
來會于梧桐川欲盡勦其餘黨公曰反者獨黃華數人爾已伏
誅餘皆脅從之衆宜諭以禍福使悔過自新限外不服誅之未
晚衆稱善乃遣招諭之無不出降又聞指揮使八忽解純紫古
軍一萬駐于仙霞嶺所至剽殺虜平民亟移文止之人乃自安
二十一年冬征東行省罷除僉浙江行樞密院事二十二年夏
改僉四川行樞密院事未行留僉江淮行樞密院事冬十月復
立征東行省公仍為左丞赴闕奏事言臣今為省臣請上所佩
虎符　上以公方總東兵仍令佩之占城之役將卒潰散
朝廷將正其罪公力請使從東征責以自効甫至揚州而征東

行省復罷二十三年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湖南有大盜憑險
負固日久公下車之始一鼓而殄之二十四年春
皇子鎮南王征交阯公從　旨給其資粮器械民不擾而事
集秋九月從王進兵至其境上而還公所統湖南廣西與廣東
壤地相接廣東群寇率依山林而居其黨謂之大獠亦有部伍
約束偽署稱號有總管總轄提督書司之類人習戰鬬又善設
伏衝突出沒無時公甫至靜江而廣東有警乃率精兵舟行千
五百里抵肇慶之四會使覘賊形勢則鄧大獠三千人居前劉
大獠千五百人居後相距三十里以為掎角官軍不滿千人公
乘其無備以輕兵倍道而進兵之所向先其易而後其難不再
宿盡拔兩砦殺獲之餘脫去者無幾械首賊至肇慶斬之同惡
皆杖死改資德大夫行尚書省左丞時鎮南王深入交趾聲問

不通二十五年夏四月命公統諸翼兵萬人迎之至靜江聞王
班師乃身詣思明州而散遣部伍各歸其營公還未幾衡永寶
慶武岡群盜並起聚於四望山公率四路官兵民義捕首賊斬
于衆所餘黨多奔竄而去乃度要害之地得閑田三萬餘畝創
立三屯衡曰清化永曰烏符武岡曰白倉各置軍五百人給以
牛具種子教之耕作而以農隙閱習武藝向之奔竄者稍出而
自歸有家則令復業無恒産則分隸諸屯歲得穀三萬餘石倉
廩實而盜賊化為良民父老為立石志其事曰三屯記充徒僚
子女姦吏殘　民事覺取其尤無良者杖殺之境内肅然
既而崗賊起　有旨俾公以蒙古漢軍三千會江西行樞密
院討之公擊破蕭大獠三千人於桂陽之陽山遂至賀之懷集
攻拔猺人諸砦二十六年春駐兵廣東行院　期不至公獨出

兵擊破閻大獠於廣之清遠曾大獠廖大獠衆萬餘人已降復
叛乃回軍擊之三月至懷集生擒蕭大獠擊破嚴大獠五千人
夏五月曾大獠復以五千人據德慶之金林山公直趍其處分
兵斷其往路賊不敢出乃伐山通道盡殲其衆退而封之聞建
還次賀州士卒冒炎瘴疾疫大作公親臨視救療不憚其勤以
道州南北之衝便於控制乃移駐焉俄報獠兵二千來犯州境
公掩其不備殺獲過半捕斬陳大獠等十八人梟其首于州市
郴之興寧桂陽赤水山最為險絶宋人嘗置飛龍軍以鎮之軍
廢已久賊衆千餘聚其處二十七年春公直擣其巢穴俘斬不
可數計土人為之向導者皆論死俘移軍郴之桂東聞伶兵劉
吉之龍泉永源呰下令征之僚屬皆謂彼自有任其責者况兵
兵利鈍事難逆度乎公曰誅暴救亂期以安靜四海安可妄計

彼我利鈍而縱敵生患乎乃偃旗息鼓以輕騎夜發越翌日至
其處賊衆甚盛見公兵少又無旗鼓忽不以為意兵既交公以
以十騎陷陳衆乘之賊大敗俘斬五百餘人下令以賊所掠子
女歸其父兄皆舉首加額曰皆中被圍久矣夜不當官軍所從
來疑為神兵豈知是湖廣劉左丞軍馬焚香羅拜而去鄰大
獠聚其衆一萬於南安十八來深山公約郡守將分軍為二道
乘大霧深入賊所置營壘彌滿山谷不意官軍猝至殺獲之餘
悉自相蹂踐而死甫回軍桂東而獠兵犯衡之酃縣民廬官廨
焚蕩無遺為程赴之而賊已遁去遣人迹之乃在龍泉大井山
送分軍馬三道公出中道度雞冠山石路峻絶步牽馬冒雨而
進殺賊衆無得脫者三月還鎮道州凡行省所統四道及兩江
八番溪洞蠻夷長官皆來稟命焉秋八月全　二州有劇盜數

張甚萊州達魯花赤完閭戰死公提兵直抵永之東安前所招
降賊酋服公威信戒顧從軍公擒而用之擒首賊斬于市陞本
省右丞還治省事廣東群獠乘間而出犯廣西湖南公復往道
州要東木兒平章忌為兒累怒公不附已其意叵測公謂掾屬
許燕臣曰方今權臣擅命包藏禍心樹立私黨同惡相濟僅有
使命安知其眞偽敢不就死乎燕臣曰昔唐之叛臣矯詔賜顏
眞卿死眞卿察其為詐而呵叱之今萬一不幸有此公豈無一
言而束手就縛乎因勸公自陳於臺府以達　上聽為計詭
不得行二十八年要東木伏誅拜公湖廣行樞密院副使公還
視事而蒞郡廣東乃復往道州要東木兒嘗入為道州路總
管斂政虐民貪污狼藉公劾治其罪死於獄中士庶莫不稱快
先是公之軍功要東木兒却而不達二十九年春知樞密院階

伯等始以上聞且言公皆出私財以犒軍奉　旨賜玉帶一
銀伍伯兩三十年秋七月入朝　上諭旨于中書樞密謂湖
廣咽喉重地他人無足倚伏者其令劉二劉都帶坐鎮之拜榮
祿大夫湖廣安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兼蒙古漢軍溪洞
土兵十萬句征交趾仍別鑄行中書省印令佩之以行公奏乞
以親王一人同領軍務　上曰軸一首兩尾則能行兩首一
尾則左右前郤將在軍中專制其事可也公力以為請乃命宗
王亦吉列歹董其師公奏須年而征交趾以總兵官各持已見
是以無功　上特為降詔宣諭凡號令進退賞罰一決於公
宗王受成而已三十一年春正月建省于靜江　詔賜錦衣
一襲二月諸軍畢集部署已定聞　國有大故事遂中止還
軍武岡夏四月

成宗皇帝嗣位立行樞密院於衡州復以公為樞密副使秋七
月盜起江西犯潭之攸縣公親引兵擊走之而殺為賊向導者
辰州古之黔中溪洞群蠻伶佬猫猺種類不一喜則人怒則獸
叛服無常　國朝初定江南叉巴諸洞向進益等來歸附皆
授以虎符宅溪洞安撫使其後進益兄弟自相魚肉安定諸洞
又稱兵攻澧州府寨等砦治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侵辰
州　詔合湖廣四川兩省兵力以討之萬頃出降乃赦之
闕下　詔釋其罪升治崖砦為施溶州以萬頃為知州事久
之復叛去行院調兵進討萬頃以三千人來拒戰官軍為其敗
戮十七三四辰溪縣達魯花赤哈剌赤死之行院宣　登極
赦書招諭萬頃再師及其黨索水溪曹萬丑皆不應樞密院官
送出征師又以監察御史賢之說知成功賊勢猖獗愈甚

朝廷以為非公莫能定能亂乃以其事諉焉九月公至辰州萬
丑據會溪之上流水陸並下官軍以為水潦所不能為力千戶
崔忠信百戶馬孫兒死之行次　木溪萬丑復以千餘人來拒
敵公親率大軍溯流而上萬丑復以二千人繼至公命以步兵
夾舟師衝擊之百戶李旺率敢死士陷陣身中十二箭戰益力
諸軍繼之賊勢披靡追至石農次其地極岐險賊衆雖有降者
而首賊竟不出公駐獨木橋命伐山通道以便進兵冬十一月
行省平章政事哈剌哈孫答剌罕奉　旨來濟師於是會諸
將各陳攻取之策咸謂萬頃以施溶為腹心石農次三羊峰為
左右臂先斷其臂而擣其腹心可也公從之既破石農次遂下
施溶州尋進攻諸砦賊衆以萬計地方千里公不憚險遠與軍
士緣崖攀木魚貫而上又用以蠻攻蠻之策檄召又巴懷德府

安定上溪等州土官懷之以恩而震之以威大獲其用萬頃
力屈就擒斬于軍門餘黨悉平父老為立石志其事曰平蠻記
元貞元年春正月　詔併行院合於行省即軍中拜榮祿大
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公已師出半年幸已告成東作方
殷宜縱民歸耕以厚根本乃班師宋末溪洞邊民居民得選其
強壯自備兵仗以屯守防遏澧州曰隘丁辰州曰砦兵公悉復
之又以茶陵桂陽郴衡道州地連江西蠻獠數為民患士卒疲
於奔命乃列置沿邊戍柵三十有八南北幾三千里守備既嚴
賊不能越夏六月召見賜玉帶錦衣及弓矢鞍勒倍還其犒軍
之費為鈔四萬緡將校轉官有差初左江土官黃聖許內附賜
以金符授上思州知州而聖許狡獪一方僞立號名結連交趾
以為外援聚衆一萬掠猺洞山砦九十有一聲言將取邕州

朝廷嘗命公與樞密副使程鵬飛統兵二萬討之而鵬飛自言
不勝其任至是公獨率大軍深入賊境聖許動從遠境善用標
鎗藥弩角險拒戰交趾援兵亦在焉公身先士卒與之決鬪無
不一當百蠻兵潰敗聖許走保家山家山綿亘數十里南與交
趾接竹樹叢密多巨象恶獸公度其形便列柵而圍之聖許妻
子及其黨多就擒獨聖許逃入交趾公飛二書於交趾為之開
陳禍福詞嚴義正累數千言交趾得書惶懼請命而聖許竟莫
知所致夏四月師還公奏請以聖許所遺田土令鄰境慶遠無
生業撞人屯田其中　上從之冬入朝賜衣帽弓刀鞍勒禮
遇益厚大德元年還治省事五年夏再入朝前荊湖占城行省
左丞劉深等合五省軍二萬征八百媳婦道出八番八番古之
牂牁西南夷人性剽悍地多良馬蠻酋地節水西土官阿那之妻

也有權略詳譬咸聽其命水東雍真葛蠻土官宋隆濟於　潵
其丁夫馬匹遂糾蛇節舉兵反攻圍貴州官軍為其所邀截十
喪八九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望風皆叛踰　年兵連不解冬十
一月　上親命公與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也先忽都魯軍二
萬往討之仍降　詔宣諭一切事宜並從劉二霸都區處十
二月至京州六年春正月至沅州二月與四川宣慰使汪惟勤
會于播州遣使招諭不應俄以兵十萬奄至公率諸將分道急
擊之所向輒克遂長驅入賊境有旨以時暑方熾糧運未集姑
息兵以俟再舉公還駐兵思播二州冬十月以蒙古漢軍三萬
思播土軍一萬分道並進賊兵驍銳官軍小不利公命軍士各
執木盾加釘其上持陣既合棄之而偽遁賊馬奔馳勢不能中
止遇釘皆蹶從兵乘之賊衆大潰蛇節遁去公明於斥候嚴行

遇林木叢密又連發三矢伏兵以公知其黠詐皆莫敢動前後
四十餘戰請降氣沮乃多出降七年春二月公追及蛇節於何
加凹窮蹙就擒公復趨水東擒隆濟等十餘人悉斬之西南夷
乃皆平服秋九月入覲奉　旨出任官吏及蠻夷入貢者並
許預宴於殿庭特賜公玉帶錦衣弓刀鞍勒鈔二萬五千緡仍
賜還賞軍銀一千九百兩鈔一萬五千緡時方遷除天下行省
官獨公依前湖廣行省平章政事仍陞其階光祿大夫特授選
官有差公丰姿魁偉器度宏廓沈厚寡言喜怒不形於色膽略
過人精於騎射而讀書手不釋卷推見古今　成敗得失輕財好
士知人善任使由是人樂為用至於縱橫制變神機明決雖古
良將殆無以過也以屢犯煙瘴遺疾久而增劇不省平章政事
卜憐吉䚟暨僚佐來問所欲言公曰交趾不庭吾屬之恥儻不

不即死誓殄茲醜虜廓清海表歸報
天子他無足言也語畢而逝享年七十有二以某年某月某日
葬于某州某縣某原贈推忠効力定遠功臣光祿大夫大司徒
柱國追封鄂國公謚武宣娶古氏從封鄂國夫人子男二人長
脫歡榮祿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後公三十一年
薨贈協忠勤力威遠功臣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
階如故追封鄂國公謚武桓次脫出資善大夫進授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左丞八番順元宣慰使都元帥孫男一人忽都不花
今為　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女二人明安倫適
平陽萬戶分鎮武昌都濤封某郡夫人完者台適中書左丞相
太平封雍國夫人曾孫男幾人伯顏帖木兒安童和
世祖皇帝命公以元佩虎符及所管軍付其子乃令猶子漢臣

權領其軍至伯顏帖木兒乃以遺孫正襲為武德將軍益都新
軍萬戶分鎮某所女幾人臣溍竊惟
世祖皇帝撫運膺期統一宇內嘉與群臣保其盈成然以偏陲
不靖國之善政遐敝猶壞民夷雜處非熟民風望之素著不足
以弘遠略而彈壓前此公自飛渡長江之後　國家有事於
四方同未嘗不在其中獨坐鎮於湖廣為最久使人安於田里
以熟自爭　朝廷委任之意臣溍既承　詔叙次公之行
能勞烈至於細瑣之事雖微必書所以彰
先帝知人之明且以見公之盡瘁事國能以功名終也銘曰
聖作物覩四方攸同百川於海罔不朝宗孰云江漢南國之紀
誕戍厥圉于疆于理中權之重上相是臨前茅後勁材武如林
貞狀鼓之萬馬齊作九殺劉公百鷙一鶚鉤援臨衝賈勇先

降臣按甲獻其名城靈旗所指勢猶破竹捉鞭實濟若踐平陸
舳艫千里建瓴而東推堅擊強蹙其前鋒臨流不渡分兵拒戰
有截淮浦扼其後援奏凱而歸薄言告成俘厥寶玉陳于大庭
策功行封勞還飲至式均其速保夫碌任公獨賢勞經營四方
以佐
天子內修外攘既由樞廷峻躋政路出殿南服資其卧護愚民
無知弄兵跳梁山猺洞獠出沒不常亦有大酋久效官使朋軰
反覆相挺而起公不遑處肅將明威搜原剔藪擷取無遺思患
預防開屯列柵無使窺覦或伺吾隙蠢彼句交昏迷不恭公弗
少延卒收伐功違令 聖時梯航稽首餘烈在人紛觀身後
公則遠矣有子有孫有蔚其材易武以文請 命外朝同銘
太史大書焯實匪曰盡矣

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札剌爾公神道碑
今上皇帝至正元年詔贈故朝列大夫僉通政院事別里哥帖
穆爾為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
魯郡公八年加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柱國追封魯國公嗣子資政院使臣朵爾直班與大司徒臣
雅普化同侍 上於經筵十年四月十九日 上復因臣
雅普化奏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溍銘其神道之碑別敕治書侍
御史臣期頤篆其額以賜臣朵爾直班使書而刻焉臣溍謹按
史臣危素所述公行狀公諱別里哥帖穆爾氏出札剌爾氏六
世祖諱孔温窟洼事
太祖皇帝從征泰時蔑里期奈蠻諸部奈蠻已降而復畔往討

還也爾曹慎勿驕逸以隳前人之令名其敬戒之哉初
世祖皇帝在潛邸與之論事敷陳大義多所開悟援引典故尤
習 上以為可大用因稱之曰薛禪 者華言大賢也
竟未及用而卒甚悲悼焉令贈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妣兀魯氏鎖台追封魯郡夫人考
諱碩德
世祖皇帝踐阼之初自遼西召入宿衛與語大悅顧謂近臣曰
碩德通敏知此乃歲有子矣命典朝儀宗藩戚里爭嗣弗決者
必使決之咸服其公正 上嘗問右丞相魯國忠憲王曰卿
族中可備卿者為誰對曰性行純雅智辯明正無踰碩德
上深然之暨始建通政院即命以嘉議大夫同知院事考地里
之遠近以次傳置差民力之高下以賦財用一日所奏數事無

不聽納因言東陽女真之東鄙拙吉烈滅二族之人數入寇內
地宜遣親臣設驛以通之 上難其人僉言碩德元勳世冑
識慮亦長可使也 上恐其憚於行召問之對曰先臣當國
家肇造之初不避鋒鏑萬死一生以身徇國陛下不以臣年少
愚頓俾效驅策臣請行 上喜賜御宴對衣以遣之女真舊
土有水達達萬戶府兵民乏食遂議賑以衣糧有司廢格不下
辭訴于前丞令追所侵匿以給之人賴以全者甚衆東征元帥
府道路險阻崖石錯立盛夏水潦乃可行舟冬則以犬駕杷行
水上地無禾黍以魚代食乃為相山川形勢除道以通往來人
以為便於拙吉烈滅僻居海島不知禮義而鎮守之者撫御乖
方因以致寇乃檄諸萬戶列壁近地據其要衝使諭之曰朝廷
為汝等遠人不霑教化自作弗靖故遣使來切責有司而存

之
太祖馬德遂以己所乘馬奉
太祖步戰而死贈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妣闊闊變追封魯國王夫人五世
祖諱不華黎從
太祖皇帝滅克烈王可罕
太祖既踐天位以為存萬戶從破金入燕專征遼東西諸郡諸
授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以經略中原趙魏齊
魯晉秦之地悉平贈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武妣普合倫追封魯國王夫人
高祖諱孛魯嗣國王奉
大祖皇帝命帥師取西夏銀宥二州走武仙於河北降李全於

山東贈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魯國王謚忠定妣奔只海追封魯國王夫人曾祖諱速渾
察嗣國王從
太宗皇帝攻鳳翔破金兵於河南攻宋棗陽入郢州贈宣忠同
德翊運守正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
忠烈妣　氏克木忽都追封魯國王夫人祖諱乃燕性謙和
而好學以賢能稱
憲宗皇帝擇忠烈王諸子中可襲爵者深屬意焉力辭曰臣兄
忽林池長　上曰朕固知之恐其柔弱不勝重任爾叩頭涕
泣卒請以王爵歸其兄而代之理軍國庶務忽林池嗣為國王
事無鉅細必咨而後行居　諱群從子姪曰昔我先太師國王
躬擐甲冑出入矢石之間四十餘年乃集大功賞延後裔思至

等令安其生業苟能改過遷善則為聖世之良民否則盡誅
無赦由是脅從者皆降適于島中者則遣捕之第戮其渠魁餘
無所問宋之朝士有以使事留京師而不肯易其衣冠者坐徙
開元適與之遇為言於上得自便後更見識擢為文學侍從之
臣還朝　上勞之曰碩德不血一刃而使一方遂安不負朕
所委任矣賜王頂笠連珠束帶且曰他日思所以處卿也虎賁
親征乃顏戰屢捷所俘獲輒以賜之宗王居西域者有異謀
上聞之召問曰卿東行甫還得無勞乎然非卿孰可為朕使西
方者對曰臣不佞幸以勲閥之裔為國世臣遼陲重事故當任
責轉　陛下威靈東土之民今已馴化願備一介之使宣布
德意於西人　上尤喜賜宴加幣以餞如東使時西域知其
世家子又服其賢迎勞甚恭乃諭宗旨為道

太祖聖訓及前賢之嘉言詳明激切發於至誠咸歎服曰真天
使也既還中道屬疾有旨趣之入見問以西事奏對甚悉
上顧左右曰汝輩苟出使當以碩為法特賜珠只孫衣以旌
之疾竟不起命贈推忠宣力寧遠功臣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忠敏加贈資善大夫嶺
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功號封謚如故先是嘗獲王璽
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蓋歷代所寶傳國璽也疾亟求及
上獻夫人弘吉剌氏脫脫真因御史中丞崔公彧以進于徽仁
裕聖皇后既而
成宗皇帝入繼大統以為茲實受命之符厚賚焉今追封魯郡
夫人公蚤孤太夫人教以詩書有微過必責之輒欣然而改刻
意於學孜孜不倦甫成童太夫人有疾衣不解帶者旬月藥

親嘗
成宗遣醫視之或言古人有刲股療親者公聞之則退
私室刲肉七臠以和藥疾遂愈公年甫踰弱冠而器量宏遠嘗燕
客偶玉杯誤墮地而碎坐客驚視而公神色自若觀者莫不歎
服遂事
仁宗皇帝眷遇尤渥擢居通政使世其官　上嘗問周文王
父母及其所以興侍臣未有對者公言之甚詳上為之傾聽
以飲酒對荅之曰卿蒙古人中儒者也公於先世所分食邑采
其族役而征其貨之在官悉以律身報聞為務論議可否不避
權貴居五年而致于位公生於至元二十二年　月　日薨
於延祐四年閏月　日享年三十有三訃聞　上嘗字而
歎曰天既奪予良臣之速也命賻以鈔萬五千貫仍遣

使護其喪公先塋在興和山之陽下清淵之原以明年祔焉
以其年三月　日奉柩葬□川仁豐鄉朗水而吳嘉魯氏可
兄封氏御萬部獨賈追封魯郡夫人加封魯郡夫人子男一人
朵爾直班也公殁時方在襁褓中既長力學由宿衛拜奉訓
授工部郎中遷大府少監擢監察御史入僉臺歷供奉制
侍書學士遷為翰林學士遷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出為江
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江西行中
書省左丞入為資正院使拜中書省參知政事進右丞出為御史
中丞改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拜遼陽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以太常禮儀院使召還中政院使今為榮祿大夫資政院使提
調宣文閣知經筵事兼領行海西遼東道哈思罕等處打捕鷹
房民匠口萬戶府達魯花赤提調拱衛司事女二人長適□

氏寶理由
裕宗皇帝位下怯薛官為資善大夫同知徽政院事其先曰赤
老溫與忠武王同事
太祖號四傑者也次適□氏勃羅帖穆爾朝散大夫同僉太
常禮儀院事孫男三人鐵古思帖穆爾篤堅帖穆爾渾都普化
臣溍竊觀自昔受命之君必有不世出之臣任股肱心膂之寄
以衛成大業故其子孫能與太平守文之主共天下之福惟札
剌氏有大功於
帝室世享王封大參始教行禮讓而不敢先其兄右轄辨章之
世其官又止於一命由其有而不居故其積也愈厚餘慶所鍾
在于後人是故貞正公以清忠粹德昭受　上知致位一品
歿恩三世茲又賜以碑號昭示罔極幽光潛德闇然日章久愈

必發理之常也臣溍鄙陋荒落不能敷揚　聖意襃表大道列
求
銘書辭無任戰慄銘曰
天啟興運篤生元臣勳在盟府慶流後昆於穆忠公遠有系序
四世五王中公大父遺黄考居以奉其兄不世其爵惟其忠貞
傳子及孫乃躋膴仕守天一官再世不殖公少悅學以至孝稱
權平權度喜愠不形材諝則多小謹無動人方儀公謨讜廊廟
當不使年遐以考終歷祉後嗣大元其宗寵靈所加以裒識
刻銘有卓告于玄宅有聞其先自王而公有復其始復茲故封
申錫顯融用垂不朽河山之誓相為永久

金華黃先生文集第二十五卷終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神道碑

資德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神道碑

故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公既殁且葬二十年而墓隧之石未有刻辭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
皇帝御興聖殿東便殿治書侍御史臣老老　奏請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溍為之銘資政院使臣朶爾直班書其文治書侍御史臣期頤篆其額以賜焉臣溍謹按公諱士恭字肅卿姓董氏真定之藁城人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趙國宣懿公諱昕公曾祖考也龍虎衛上將軍監軍右副元帥知中小府事贈推忠翊運效節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忠烈公諱俊公

祖考也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樞密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正獻公諱文忠公考也妣顏氏趙國夫人公生而端重確實人未嘗見其嬉笑狎昵正獻公
薨
世祖皇帝甚悼惜之召見其諸子公年甫十三從長兄清獻公士珍至　上前命往返行于庭中見其氣宇凝粹正色斂容周旋中度大奇之自是出入禁闥無間問曾學射否對曰
陛下統一四海功成治定無事於武況漢人挾兵有禁故臣於弓矢之事未之學也　上顧左右曰其父祖於國家有大勳勞非他漢人比即賜以弓矢仍命董氏之族悉弛其禁公既長入備宿衛為尚　奉御從
成宗皇帝至三不剌時方俾道流設黃籙大醮以公純誠恭謹俾領其事及代祀嶽瀆復命稱　旨益被獎眷忠烈公九子正獻次居八
世祖恒呼之曰八哥而不名正獻五子公最幼
成宗見公如見正獻因以察罕八哥呼之其見親禮如此大德九年特授奉議大夫典瑞少監十一年有位公下者中書奏陞為太監　上怒曰董少監本居上乃不陞何耶特命陞太監進階正議大夫公再辭而後就職宮車晏駕親王有覬覦神器者亟欲得符璽公檄身堅守至廢寢食
仁宗皇帝入平內難公奉　御寶以進詢其姓名以父名對
仁宗大悅俾司舊職
武宗皇帝既正大統賜黃金帶以旌其忠至大元年典瑞陞為院仍拜公中奉大夫同知典瑞院事二年有勑樹碑先塋賜以

鈔十萬緡辭至再三止受其半既事悉分其餘於親鄰憂不以他用四年出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處事務舉大綱不為苛細人服其知體
仁宗嗣位皇慶二年典瑞為監如故圖任舊人無以易公乃拜公資德大夫典瑞卿俾慕僚佩金字圓牌馳驛敦請公既至適有皇族位公下者公辭曰臣以庸陋尸位惶恐未安矧敢居宗室之上乎願處其下　上坐寢殿道中使從之曰朕以卿動舊之子故兹委注其毋多讓侍御署事狀後視朝公不得已乃拜命入謝　上嘉嘆曰老成君子也嘗問民間所疾苦以蕭斂者對問臣子之道以忠孝對由是愈見信任清獻公薨於閩平特給乘傳俾公護喪還葬蓋異數也延祐二年復立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以公為侍御史　上曰董士恭忠勤篤實宜

加升擢乃以公為御史中丞太師阿斯罕以丞相行省陝西啓
有 旨命之迎接便服不拜儀一日 詔下府與省堂北面
而坐衆皆惡其無禮而畏其勢顧無敢以為言者公厲聲曰
天子憐公以足疾賜公便服不拜而已今坐於堂上而使衆官
與公服羅拜於堂下不敬孰甚焉叱左右去其肩輿明日諸容
官謹門謝曰微公一言紀綱墜矣我曹誠可愧既而有以尸位
自劾者歲大旱公齋沐潛禱于九龍池而雨歲即大熟識謝病
而歸凜屬追至灞橋遮留之公不為止皆垂泣而還累擢河北
河南江北淮東西道廉訪使俱不赴優游田里杜門謝客與世
相忘十五年如一日雖家事一無所問嘗語所親曰吾涉歷宦
途東馳西騖不遑寧處令幸獲投閑以詩書教子孫而樂餘年
平生之願也竟不復出而以考終公生於至元十五年三月二

日卒於至順元年三月三日享年五十有三以其月十五日葬
于藁城九門先塋之次娶張氏中書左丞贈太師忠宣公文謙
之女封某郡夫人前十年卒繼喬氏封某郡夫人子男二人長
守讓太中大夫東昌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奥魯總管管內勸農
事次守訓 大夫中書工部司程女三人長適劉文鐸次適
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某次適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
事蘇樞孫男二人錞鋒女二人公貌雖魁奇性度坦夷慎威儀
寡言語以謙退自處而臨事善斷識見過人平生不登權貴人
之門 上眷雖渥未老而休人莫不歎慕之而公初不自以
為高也臣溍忝以非才承之執筆隸太史氏頃戒被 旨纂
修功臣傳董氏一門豐功盛烈見於登載者皆幸與聞茲又
詔嗣為公碑考公平生制行詩所謂好是正直書所謂世篤忠

貞易所謂謙謙君子盖兼之矣宜其允膺眷倚為國親臣勲德
之著至於久而人不能忘也頃鄙陋衰朽莫能上副
聖天子寵嘉老成之意稽首獻文無任戰慄銘曰
董氏之先世著勲庸煇聯四葉逮于公躬公生相門蚤有令聞
從容入對弗亟于進陟降左右日侍燕間命以典瑞實惟世官
國有危疑保其重器完歸于上靡容窺伺人惟求舊由監而卿
温其天語褒以老成公居外臺肅持風紀昭受主知遂長御史
重臣貴倨人莫敢言公顯斥之朝廷乃尊奉身而退時止則止
汾晉使節公不為起深居獨樂十有五年委順而化式歸其全
史臣勒銘昺爾後嗣欲承天休世濟其美
御史中丞贈推誠齊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冀國公諡忠肅董公神道碑

至正八年春某月 制贈故御史中丞董公守簡推誠佐治
濟美功臣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
追封冀國公諡忠肅中書宰臣既奏 制封外施行夏四月
丙子復 奏請并賜以神道之碑上可其奏敕翰林直學士
臣溍為之銘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期
頤書篆以賜焉臣溍頓首受 命而退公兄子太常禮儀院
判官鑰以其狀蹟擇事來畀代為奉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所
述行狀授臣溍曰請以備采擇臣溍謹按董氏世居真定之藁
城公諱守簡字子敬曾祖諱俊龍虎衛上將軍監軍右副元帥
知中山府事贈推忠翊運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國追封趙國公諡忠烈祖諱文忠資德大夫典瑞卿僉書樞密
院事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趙國公謚正獻考諱士琛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清獻三世並有傳在國史曾祖妣李氏祖妣顧氏妣柴氏俱從封趙國夫人公年甫弱冠入備宿衛克遵祖父之訓蓄直不踰恪剛毋武必中尺度

仁宗皇帝察其忠謹特命為集賢侍讀學士公辭曰臣幸以家世之舊給事　內廷臣之學行猶不及臣兄守中況國家肇置集賢貴其德義以輔翼　聖明臣實不足當其選　上曰朕素知卿家法宗誦遂今為卿成之公兄方官于典瑞乃特遷之集賢而授公朝列大夫僉典瑞院事以代其兄官長有善謔者見公舉止端重數為俚語以消之　上曰董僉院儒者勿慢侮也　上嘗賜公以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時承平多暇近侍間進以酒公因引衍義之說以諫　上嘉納焉

英宗皇帝嗣位禁衛扈從非元勳貴戚不得入見獨公出入無間一日　上問卿平居何好何習亦善射乎對曰臣聞曾父師曰為臣當盡忠為子當盡孝竊好其言未之能習弓矢之事雖常習之非所好也　上悅有名駿良馬　帝之賜公奉詔禱祠秦蜀山川而還　上問來何遲對曰道經陝西見民多飢死移文行省開倉廩以賑之故來也後然不能無專擅之罪　上曰卿朕之汲黯也亟加賞賚眷遇彌渥再外遷嘉議大夫淮安路總管為治務以平易近民而民自不能欺土豪武挾其黨與恣為暴橫公痛繩以法民乃獲安歲大旱條列荒政便宜驛聞未及俟報首以祿廩倡僚屬及富家捐錢出粟土著之人則給以錢使不失其業旁郡流移而至者則為粥以食之慮衆之所聚易生疫癘則處以閑曠高爽之地因致疾焉既而朝廷其救荒之政下令募人入粟補官公益得盡其心而不憂於用之不繼職田當棄弗收曰吾為天子牧民寧忍坐視其飢而獨飽乎邦溝水涸運道弗通租官節餽工疏浚之因使飢民得食其力公私咸以為便既而水旱相仍有特敕恩民以免於捐瘠未幾徙汴梁路總管郡人挽留不得行單騎由他道而去汴界為大河以南一都會事至叢劇公操約取詳徒無留訟齊人官于汴而不返者有弟利其家貲與寡嫂破家出其栖歸葬于鄉使弗敢而莫能止也則畏其夫有骨之一體弟訴之官下彼于獄都有豪家說以賄債專其田宅乃共購獄卒殺其使而以病死聞公揣得其情事乃白弟及豪家獄卒皆論死冤亦有恐少為宗族閭里害其同黨來怨終之而請其妻以逃事覺有司是恐少族人當以殺人之罪公閱其牘詰吏曰恐少既死其妻安在吏不能對乃捕其同黨及所得妻至則一訊具服不擇其族人十人以為神明公治兩郡所至必大興學校以化民不使吾綜理簿務而已擢海北海南廉訪使處西傜人竊發不時官軍莫能制徙侵暴居人湖湘間尤困於兵部救衆民無寧歲公務罷其總兵官行省左丞諸軍責其用命其地悉平仙江淮財賦都總管或疑公有不屑為公條其其職無少憚人乃知公未易測也擢江東廉訪使以疾去歸居無何召為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尹辭不起特遣中使賜以上尊強起之既入見　上面諭曰朕深知卿能安汴梁之政京師雖浩穰以卿之才為之無難也輦轂之下豪右多挾勢以撓法有犯者公一無所貸威聲大震聞者無不震聾期月

而政成除樞密院判官擢山東廉訪使未行拜中奉大夫陝西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以疾辭擢浙西廉訪使召除侍御史拜資
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俄改拜江南行御史臺御史中丞
先是剏建龍翔集慶寺雖取上田器物之隸于官者以給之故
平章政事張驁公別業亦隸焉故　旨復以歸于張氏有司
猶豫觀望弗即奉行公既至立命歸之召還拜御史中丞用人
但取其忠實惡以訐為直以察為明不動聲色而保完正氣其
識量遠矣居數月拜中書左丞公力辭曰臣以非才忝備官使
受任以來夙夜戰兢恒恐隳祖父之遺業而負　國家之至
恩況中書出治之本丞轄列於執政何敢貪冒寵榮而不自揆
乎　上曰此朕志所素定卿其勉思報效可也公既視事以
畿甸之民阻饑白於丞相出京倉粟二十萬石下其直以濟之

惠四方之遠耳目有所不及則遣官分道撫問而存恤之時宰
執推公為漢人畫禦災之策至忘寢食形容為之枯槁新進士
當授官而銓曹言宜納入粟補官者公曰　朝廷下詔求賢
將以為公卿大夫之儲苟急於彼而緩於此人將以獻粟不如
獻粟為口實而貽笑於天下後世矣衆無以對乃授進士官如
故事有司患盜故重其法公曰民貧故為盜不求所以使之不
為盜而悉刑以逞豈善政乎或謂頃歲汴人構亂首惡固已伏
誅而連坐者獄猶未竟此盜所以熾也公曰罪人已得州縣奉
行文書容有不能辨其真偽者非可盡以首從論且事在赦
前豈可使　國家失信於人而無以安反側乎當坐者百餘
人皆釋不問始盜起時　建議禁漢人毋挾弓矢　上曰
董左丞祖父佐　先朝取天下有大功不可例以為漢人而

禁之特命賜之弓二凡其族人皆　勿禁著為令以左丞知經
筵事仍總裁遼金宋三史及三史成公自中書奏上之未幾復
拜御史中丞進階榮祿大夫公援舊比固辭　上再三勉諭
乃拜受至正六年夏四月　大駕時巡上京公扈從至幄殿
上解御服以賜命居大都留臺五月庚子以疾薨于位享年五
十有五臨歿告其子鎧曰我在中書時
皇上賜以先清獻公神道之碑而久未及刻我死汝亟為之言
訖而逝訃聞　上為之震悼賻以鈔一萬五千緡仍令有司
護視其歸葬是以六月癸酉葬藁城九門之東高里先塋公資
稟沉毅復行純篤生將相家而未始驁於貴驕清獻公家法素
嚴公居侍旁循循雅飭早歲書傳不煩師授而大意已瞭然心
目之間蓋其所養與草茅凡下固自不侔也忠則家庭之訓曰

吾少遭多難長遇明時樹立勳名皆　朝廷聖德神功之所
及今老矣無能為也汝等當思盡忠以報　國家或以
貪墨敗官則非吾子孫死亦不得從葬先兆宜謹識之公佩服
不敢忘故居官以清白著闔家無留貲僅蓄書數萬卷俸祿所
得於自奉惟喪祭則致其豐待宗族學徒以恩吉凶皆有所給
教子必延名師里中孤寒之子亦使就學接公卿士庶咸有禮
度故歿之日無貴賤少長莫不痛悼焉公娶烏氏國朝名士仲
之女於經史無不通動必協於閫範累封趙國夫人子男二人
長鋹內供奉見謂能稱其家不幸前卒次即鎧好學而有立嘗
用廕補官未命女二人長適秘書監丞鄭郛次適崇福司丞張
丕顯若稽古昔帝王之興必有豪傑起而應之率資其力以成
大業至於策功行賞則符受封傳子及孫保其世祿重侯累將

未為之人若夫異材間出繼世象賢秉忠懷誠以承休德書于
史策號曰名臣求之近世如董氏一門者罕見其比也當金之
末造忠烈公約知 天命擁衆來歸與金人戰死濉水上而
金亦尋滅其後正獻公與其伯兄忠獻公文炳仲兄忠穆公文
用俱以勳臣子從征雲南又從伐宋濟江而還暨再出師忠獻
遂與丞相淮王伯顏同取宋而定天下于一際時承平忠穆既
以耆德元老總臺綱掌帝制正獻復以上所親信入尚符寶由
郎而卿逾三十年子孫世嗣其職而公在興瑞歷兩朝不遷他
官御史中丞位望尤為尊重自忠穆至公父子兄弟居是官者
六人可不謂昭代衣冠盛事乎江漢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
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公正色立朝始終一節增光前烈形
于贊書

天子之命公與宣王之命召虎殆無以異公雖死猶生也至溍
鉛槧末學固不敢竊自附於大雅之詩人欽承 詔旨序次
本末抑亦庶幾無愧辭者矣銘曰
世其家者雖古或希顯允董氏有之似之 天造方新
聖作物覩豪傑之興克歸 真主篤生俊賢卒其伐功
皇靈所加四方來同河山帶礪勳在盟府正笏垂紳以文易武
逮公父子遺烈是承昭扶熙運保其盈成公遜益恭垂範進退
陟降左右踐歷中外虎符龍節未究所施乃預樞筦乃佐宰司
乃長御史整齊憲度峻陟崇階至昭異數一鑑之亡哀動
帝衷拊髀曰嘻茲予世臣錫之賓章下賁玄宅中以頌辭樹此
貞石

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史公神道碑

故集賢大學士史公以高壽終公卿大夫相弔於朝親戚故人
聚哭於里曰嗟我朝之遺直也故事大臣之葬必著石章載其
世系官職行能勞烈於是宰相執政以聞于 上命臣溍為
之文仍勅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王守誠翰林學士承
旨張起巖書篆以賜其嗣子銓俾揭于墓之原臣溍謹按河東
山西道宣慰使李鈞之狀公諱惟良字顯夫姓史氏其先居亳
之城父金末避地鄆城因占籍焉曾祖諱宗贈中奉大夫司農
少卿護軍追封京兆郡公妣唐氏京兆郡夫人祖諱誠累贈資
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妣王
氏京兆郡夫人考諱興累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秦國公妣陳氏秦國夫人左丞府君仁
厚長者遭時多故親戚皆不相保府君獨冒將氏姊之弱子仁

崎嶇兵間卒免於難李璮之亂羣盜乘時蠭起府君率衆捍衛
鄉井人恃以無恐至今德之秦國公有子三人長即公次惟
恭初秦國夫人夜夢車馬人從羅列於庭既寤遂以至元
十年正月二十八日生公於北四封堡公少受學前進士王仲
文結廬城北荒林中攻苦食淡者五年而卒其業甫踰弱冠出
遊京師受知臺府諸公得推擇試吏憲部其年用例補官授將
仕郎河間都轉運鹽使司知事抑絕請託紀綱肅然辟大宗正
府掾遷為本府架閣庫管勾預纂集通制有勞延祐某年遷刑
部主事陞本部員外郎文移填委剖決如流詳讞大獄時稱明
允五年擢監察御史居數月除中書右司都事俄復入御史臺
為都事入右司為員外郎丞相帖木迭兒威福自恣僚佐莫知
所為公獨抗以正論丞相面加含容而心實忌之欲撓使出門

下公不可遂謀中以陰事已奏于東朝幸
仁宗察其無他猶坐免所居官人莫不危之至治元年乃以江
南諸道行御史臺都事起公於家歲餘又以刑部郎中召尋以
奉議大夫為本部侍郎剖決詳讞視為主事員外郎時事任益
重謁告歸省不報泰定元年中書奏除右司郎中同日御史臺
奏除雲南諸路肅政廉訪使中書請留為太子家令丞未上復
以為朝列大夫右司郎中同日樞密院又奏除參議院事故事
省院參議得設席僚佐之上樞密多武臣或不諳舊典抑使歸
僚佐之列公始建白改正為三年除朝請大夫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治書侍御史賜上尊金段以重其行居數月召入為治書
侍御史擧司察官部使者號稱得人三年改僉宣政院事頃之
除吏部尚書視事甫兩月復除治書侍御史進中奉大夫侍御

史賜所服犀帶一不一月拜中書參知政事賜只孫金段表裏
四貂鼠衣一四年以疾辭且薦某官張友諒某官王士熙自代
不允左丞相倒剌沙平章事兀伯都剌奏請回付西域賈人
遠年所中寶石鈔五百萬緡公持不予丞相怒欲加以違制之
罪賴右丞相塔失帖木兒救解而止平章復請以回付賈所於
公公曰寶石出西域市估乃西域牙儈所定難以覆實如今某
回付當以其物還之遂召賈人付以元中寶石賈人持丞相
謂非故物公曰寶石藏內庫宮禁中誰易之者賈人語乃塞公
還自上京移疾徑去天曆元年
文宗至自江陵遣使趣召入見于　明仁殿復拜侍御史僅
旬日特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所陳十事大略以為今大事未
定可憂者陝西據河山之固西川有順流之便江南素多草竊

高麗迫近直沽皆當預為之防至於量材授職銓德定位乃萬
世良法邇者特恩太多寡及無功未盡合於外議況兵革未息
財用當量入為出不可濫加賞賜且節儉必自內始增設怯薛
丹宜裁汰其請給疏奏皆見納用時中書左丞朵朵參知政事
王士熙等坐黨樞府罪且不測用公言得從遠竄江浙行省平
章政事換住高昉等以便易中使命鎖繫詣故公言杭為前代
故都居民百萬家若鎖繫行省宰臣民必震駭懼生他變
詔命給官解召致之後皆置不問西兵入潼關樞密院議發
太行以西民丁禦之公建詰知院別不花等曰兵法先聲後實
但當內固根本以逸待勞今起民丁是示人以弱也可乎往復
辯論聲色俱厲又抗　上前力陳其不可議遂寢　國家
承平歲久倉卒謂兵事機變立公左右應接措畫略知平時事

無傳者　上深倚之事必諮而後行九月宰相率百僚上
尊號公攝門下侍郎　成賜銀百兩金段表裏各一大軍之後
橫尸蔽野公屢請下有司收瘞毋俾遠人有以覘吾國從之齊
王曾王圍上京倒剌沙面縛奉璽綬來歸　朝廷已肆顯戮
并欲加罪群臣隔絕在圍城中者公不可大臣或與公異議公
乘閒白　上曰彼各為其主耳漢高帝所以封雍齒也況可
加罪乎事遂解十一月某日秦國公薨公聞訃即日就道勑賜
鈔萬緡以給其喪二年有詔起復拜御史中丞辭不赴改太子
詹事遣典牧監經歷伯顏單傳　旨賜金段上尊趣使入見
於朵羅班忽都魯納鉢哈剌殿乞終制不允特授資政大夫御
史中丞知經筵事固辭又不允賜只孫金段表裏各十公進唐
太宗帝範及端本求治十事曰　天曰愛民曰脩身曰納諫曰

納馬
須大事不可
公者謂
公尋應　詔　十四　天下
輸租納稅之民　減少土地　又不
昔寶赤及法　朵工之屬
大德以後　當賦併賜予　物必　德
僧道以不殺不貪清淨為教祝讚禱　之事宜令　官
物大司農司專尚文具當整治以求實效隨朝官　歷二十月
然後改調以息奔競吏員必由明取補試驗　以防　內
醫卜樂官不得混授文武散附遇大朝會　為一　於

以別流品不急之役勳擾　民　一以罷之議論　訓以旨人
言被　旨付中書議　多　令　龍翔集慶寺
命以集慶路錢糧　悉予　聞　便殿言今國用
直之集慶江南大郡財賦　豈宜　上謂不可　言
公請姑給以今年所入後勿為例　上大悔悟　取帳刀削
其公憤而改從公言至順元年二月特授資德大夫中書左丞
皇朝絆世人與　學公專知其事撤散以　介
其庶母請賜鈔五十萬緡又曰聞撒　其庶　高官
能養　賈公帑予丞相　其言益不　以為
大臣　荊南者夫馬　旨議
從臣　於國
人之　不予　上知　命賜以

自陳家有簿　給膳粥力覷無功藉
以東試義　上　以卿積有勞賜田出自
其勿辭　三已進恩命上注　默然公不得已拜謝而
尋移文備述初意孔以田歸于官　已歸待親皆不允貽書
丞相與帖　而及移文中書謂自居政府政務　錯灾沴屢
豈可待人言而後　得請復斯以鈔萬緡　三年　五月起為
海右道肅政　以母老不起四年　某官許師敬某
官張昇等十　皆召　議定策事五月會于上京公抗言曰
當今所急惟在早　宸極布　遣適使之闕知然後修政
事睦宗族除宿弊安群情茲盛　久曠　器恐姦人乘此妄
興異議非社稷之福也乃　政要三十　事旨言自去年冬
今年歲內外民臣　法祗某公某無忌

世祖踐祚之初不肆赦
仁宗不赦貪官污吏深意存焉　宇前　戒飭中外使知
帝之恩不可幸覬此定民志之先務也次言修律令擇守宰辟
人品以清風憲限民田以抑豪強罷眾王　賜還自收所
選事其官職先　元役入家產付之六月　日會于　下申言
前所陳十事奏　旨依舊中書左　六日會于柳子
今天子即位于大安閣詔　多採用公言實請果以病
怨重台銀百兩鈔萬緡金　秉各一又以母老告辭右丞相　賜
御覽　丞相撒敦傳　大后　遣使敦請視事公　使者
泰　一三其德　出多門　以成　庶務　有不
則之　生於時政宜參眾心所願欲而行之使政令　一繼
移　書歷敘古今國　之治亂母后之　至於　之職

在乎輔導　聖躬教育　皇子尤人所不敢言又貽書左
丞相請選高麗閹豎女子辭愈迫切明日遂行元統元年除山
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以母老力辭三年召拜樞密副使仍賜
上樽綺段趣使入朝以內憂去至元三年五月服除擢燕南河
北道肅政廉訪使時年六十有五即乞致仕亡何御史臺復奏
賜上樽金段起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以前相多變亂
祖宗法令居一月而辭歸更化之後復以老人召拜集賢大學
士榮祿大夫中書集議救災衆皆默然公獨上言十二事及
錄本朝誅阿合馬清完澤昭章附禮部尚書阿魯灰等以聞上
移疾而歸以論事救切深為權要所憚讒言者奏拜大學士公
殊不以為意他察官及部使者交章辨析至正六年八月御史

臺以聞詔給還所納　制命俄以七年正月四日薨于所居
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五是日有白鵲數十集于庭公曰此弟孩
也弟惟善侍疾歔欷流涕公曰死生常事男子蓋棺事乃畢汝
不憂見之不修尚奚悲我為名子鏻教以忠君孝親之自勿及
汲於求進且戒以毋厚葬曰石槨雖堅不如束朽紙衣瓦棺足
周吾身或違吾言非吾子也言畢而逝鄰復鄉鳴者七日人莫
不駭異焉子鏻導遺志斂以時服其年五月十九日葬于甘泉
保之原公幼聰敏既長顏眉疎秀多才而有大志不拘小節器
宇凝重性資剛直遇事洞見其情與人不苟合喜讀書起居
坐臥賓客燕談之所皆設几案列簡編或納卷袖中遊所至而
觀焉其始致仕也自號逸翁作臨清亭浩然堂貫道書院藏書
不啻萬卷春秋佳日駕青騾小車恣行林曲遇園池之勝輒盤

其間與田夫野老忘形爾汝若將終身焉晚年閱理精熟為
詩文援筆而就實有奏議雜文歌詩總若干卷自題曰逸叢云
娶華氏阿剌王氏並封秦國夫人子男一人鏻某階順德路總
管府判官好學有文尤工篆隸女二人適承直郎某官李思儀
承直郎某官苗暉孫男二人買住瑞住女一人狀稱公歷事七
朝聞召命即行言不用即去平日慕司馬文正公之為人出處
略以之孚寡默忽而白日常新觀波瀾而砥柱不改其言良
信朔當天啓至順間公所建明多國家大計安可使來者無述
乎大書深刻以詔　上賜不特為泉壤之光而已也銘曰
剛毅木訥斯近於仁苟有其德亦必有言有儒史公生逢昭代
謇謇匪躬難進易退危言正色不詘不枝忘人之勢鏡失翔翱
拄地倖門捕張治具為官擇人奉揭憲度言之可徵如龜如蓍

惟
天子明德用弗疑公亦清光不辭于位晚登廟廊薦陪大議豈
無謀夫發言盈廷當蕃苗髮咸有老成歸安里閭閣勞以事符
賜音訊乃以引至顯忠佑賢
天子聖神保其初始君時名臣勒文豐碑垂示無極嗚呼休哉
古之遺直

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
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揭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夏四月辛卯
皇帝時燕上京秋七月丙戌御　慈仁殿文學侍從之臣咸
就列以給殿閣當世聞為興念舊人以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傒
斯神道之碑未立俾同知樞密院事臣世傑班傳

詔予學士承旨臣岳柱命直學士臣溍為之文仍勑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臣守誠禮部尚書臣朗順書篆以賜為臣溍榮 恩起自休退懼忘惠之凋落無能發揚
聖天子敬故尊賢之意承 命震惕莫知所為然竊自念亦以詞臣執筆隸太史氏不敢控辭謹按前脩撰劉聞所上容事之狀及前學士承旨歐陽玄所為幽堂之銘公諱傒斯字曼碩揭之得姓出於楚司揭氏者以官出於漢安道侯揭陽定者以邑出於漢陽信侯劉揭者以名唐末有為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者曰鎮始家于袁與居旴江者曰璵居豫章者曰稹同祖司揭而言姓氏者或謂當祖安道侯寧之族則又別祖陽信世遠譜帙莫得而詳公於稹為 世孫占籍豫章之豐城豐城今富州也自曾祖光朝而下三世俱弗

仕以公貴故祖惟聰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考來成累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初 朝廷寵群臣贈典特賜公號貞文先生至是又奉 旨為建書院因所賜號以為額祖妣黃氏何氏妣黃氏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公生而穎悟年十二三讀書已能窺見古人為學大意家貧不能負笈遠游父子自為師友刻苦奮厲窮晝夜不少懈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發為文辭成中矩度同里年相埒者多敬畏而師事焉年二十餘稍出游湘漢間湖南帥趙文惠公淇素號知人一見輒驚異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楚公鉅夫涿郡盧公摯前後持湖北使者節程公奇其才妻以從妹
仁宗踐祚之初程公在翰林公至京師因館於其門執賓主之禮甚謹人不知為肺腑之親也盧公尤愛其文亟表薦之方是時東南文章鉅工若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蜀郡虞公集咸萃于輦下公與臨江范梈浦城楊載繼至以文墨議論與之相頡頏而公名最為暴著受知中書李韓公孟集賢王文定公約翰林趙文敏公孟頫元文敏公明善而今平章岳柱禮遇尤至相為推輓不遺餘力延祐元年由布衣入翰林為國史院編修官李公以政府兼史館觀公所撰功臣列傳撫卷歎曰此方謂之史筆他人真謄吏牘耳三年陞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仍兼編修四年遷國子助教用本院奏留居舊職五年謁告南歸泰定元年以元官召祇丁內艱公十年間三應奉於翰林
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王公每謂與公談治道大起人意擬之以政無施不可也天曆二年

文宗始聚勳戚大臣之子孫於 奎章閣而教之命學士院擇可為之師者得十餘人而無以易公乃擢公授經郎閣在興聖殿西公參作必徒步先諸侍臣而至諸貴游來受業者謀合錢為買馬公微聞之輒自買一馬尋復鬻之示不欲以己為人累而已其後去公座下而入侍帷幄者皆為國之重臣而未嘗假以為聲援視之泊如也 上時坐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 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中書薦用儒臣必問之曰其才何如揭曼碩間出公所上太平政要四十九章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卿等試觀之其見親重如此豐城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為募淘金戶三百家而以其人總之歲徵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有奇其人既死而三百者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能聊生有司責民之役於官

者代輸　其金民多以是破產曰公所上政要及之遂蠲其征人
賴以甦　至順元年預脩　皇朝經世大典　上覽公所撰憲典
顧謂近臣曰此非唐律乎超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
稱公純實欲器使之而竟不果用元統元年
今皇帝入正大統召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
各一躬自辨識乃以授焉一日入直　奎章閣上適至左右奏
法書名畫珍玩器物以進公歷陳其製作之年世與其人之氏
名為之品第移時至元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四
年拜集賢直學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必移集賢考較其所
業究下下國子監監下于博士吏文稽滯動經累月公請　奏
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以為便五年奉　旨函香祠北
嶽北海濟瀆南鎮竣事引疾便道西還丞相太師秦王今集賢
促公亟回以疾固辭六年　上親擢又奎章閣供奉學士開
命郎日就道未至改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至正元年
肇開　經筵首以公兼經筵官二年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
國史同知經筵事公階自將仕佐郎累遷至中順大夫其為侍
講階當與品對而新移超陞不越二等獨公不為例進四等轉
九階為中奉大夫實異數也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多宰執大
臣微辭奧義率屬公訂定然後以進其言往往寓獻替之忱務
以裨益治道　上嘉其忠懇數出金織紋段以賜之三年以年
七十致其事而去　詔遣使追及於郭南上表力辭尋復遣使
奉上樽諭旨還授
明宗皇帝神御殿碑文成賜諸幣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宮所賜
白金數亦如之求去不許命脫脫右丞相及諸執政面諭公好

行公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
死于此不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曰聞方今政治何先公曰儲
才為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
乏才廢事之患矣他日集議于朝堂公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
以救鈔法之弊執政持不可公言之益力事雖不行丞相以公
不阿獨心敬之有　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平章政事而下暨公
等六人為總裁官而以右丞相為都總裁丞相問脩史以何為
本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
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
本也公既領史事每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
古人作史善雖小必錄惡雖小必記不然何以示勸戒乎自是
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賢否一切律以是非
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力與之辯求歸於至當而止四年遼
史成以進有　旨獎諭仍俾早成金宋二史公感激知遇惟思
無以稱塞辰入酉出備不敢休會盛夏而氣襍被宿館中得寒
疾返寓舍甫七日而遽不起公卿大夫士聞者無不馳往哭之
盡哀翰院臺部寺監而下咸致賻有差時方有使者至自上京
燕勞史局以公故為改燕日使者還以聞　上為之嗟悼以楮
幣一萬緡賜其家仍給驛券具官舟送其櫬歸江南公少處窮
約事親菽水粗具而能得其歡心暨有祿入服食稍踰於前輒
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此也故其平生清儉至老不渝與兄弟者
無相通始終無間言子弟有過不加顯　奴僕得罪亦寬容之
人問之何長上過下稍見下急後生便習暴戾不得不以身教
也公立朝雖居散地而恒慤於得士考鄉試者二考

會試者一為 建試讀卷官者二考國子公試者七所甄拔後
知名御史建白用會試終場鄉試次榜舉人為教官廟堂以咨
於公力贊成之由是士無遺才之憾公喜汲引後進而不能俯
循流俗郡縣有一廉吏稱之寧過其實闒吏之貪墨病民亦不
曲為之揜復違官大人意有不合終身不造其門雖見軋而不
悔閒寫其心之所不平於文字間人或疑泰甚公曰言當如是
不以慮也公為文叙事嚴整而精覈持論一主於理語簡而潔
詩長於古樂府選體清婉麗密而不失乎性情之正律詩悠然
有盛唐風善楷書而尤工於行草 國家大典册及元勳茂
德當得銘者必以命工人子欲顯其親者莫不假公文以為重
山翁穉子殊邦絕域慕公名而得其片言隻字者咸寶而傳之
暮年求文者衆寝食為廢殊不以為憚然亦不苟作有郡守諷

其民奉金為壽求紀政績公頗知其人所去之未幾其人果
以贓敗客有為人謁文而私其金者他客發其事公曰已受之
矣人尤服公雅量有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薨於至正四年秋
七月戊戌享年七十有一以六年秋九月甲子葬富川富城鄉
富陂之原 制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有勳爵而無
官階有司失之也元配宇氏繼配程氏太中大夫同知荊湖北
道宣慰司事徽卿之女並追封豫章郡夫人子男二長法孝氏
出國學上舍生今用公蔭當補官未命次虞陽生七年矣女一
人適揭相蓋人才之生必于興運其以文事與時而奮恒在乎
重熙累洽之餘惟養之厚而用之不亟故其望實彌久而益著
非塊偉於一旦坐致顯融者可同日而語也公以庶上起遠方
而徊翔於清近三十年晚乃蔚為儒宗文師存齊恭遇勤事以

大明在上照臨所及故舊不遺播之聲詩垂于無極
亦生榮死哀矣乎銘曰
於穆
世皇返不作人豐芑之澤繇及後昆在
仁廟時群獻俁俁出入左右經文緯武公居其閒佩玉長裾載
筆以從其行徐徐歷事 四朝乃登延閣乃司論譔乃掌述
作清閟所及字而不名公滋益恭不技不矜逮 今曷辰峻
擬通引翩其遠引萬夫莫追
天子有命式遄公歸重煩以事俾職訓辭明明
天子不自神聖廣覆細禮公言是聽稽古圖治監觀後王公能
敬承大啓厥衷發潛闡幽驗諸成敗對酌典謨同存勸戒奇聞
異見粲錯根荇公所折衷信而有徵藉夫衆功託于鉛筆克成

公志公死不及人孰不仕孰字於公始卒無虧而以豐秩敬故
京賢
天子之德詞臣奉 詔鐫此樂石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肅鄧公神道碑銘
至正九年夏四月二十日知經筵事臣朶爾直班同知經筵事
臣楚僊護都臣溍等進講于 明仁殿臣朶爾直班臣楚僊
護都奏鄧文原經筵舊臣歷事 累朝備極榮遇茲文顯受
寵恩贈封定謚墓上之石宜賜刻文 上既可其奏命臣溍
為之銘別敕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篆其額臣楚僊護都請就
命臣朶爾直班書丹 上復如其請乃退而以前史臣范埠
之狀授臣溍臣溍謹按故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公諱文

原字善之曾祖從龢妣楊氏祖昭祖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
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妣雍氏南陽郡夫人考章累贈
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
妣孫氏游氏並南陽郡夫人其先由長安徙資中又徙綿之彰
明杭為宋行都南陽郡公避蜀兵來依焉故今為杭州人公六
歲入小學九歲從三山楊先生受春秋十五以流寓取漕薦歷
科舉事廢遂一意務為聖賢之學行益修業益茂闔門授徒戶
屨常滿中州士大夫多慕而與之交恪文獻公璞高文簡公克
恭知公尤深王參政臣濟素剛果與公語亦嚴憚之臣濟後以
事繫獄自悔不用公言初用江浙行中書省辟署杭州儒學正
秩滿調崇德州儒學教授用薦者擢應奉翰林文字將仕郎同
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承旨閻文康公復於察文少所假借

公獨見推重凡大撰著必屬焉由應奉升修撰
成宗即位就任轉從仕郎
成宗朝預纂修實錄姚文公燧王文肅公構並為承旨特見不
問閱公所具稾互有指摘公不與辨第令姑藏以俟後數日二
公取視之皆歎能易一字以儒林郎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教人先學行而後文藝士皆為之丕變召除國子司業建白修
明學政而樂因循憚改作者與之論不合遂移疾去
仁宗即位詔以科目取士江浙行中書省徵公考延祐元年鄉
舉公以　朝廷立法之初多采考亭朱氏貢舉私議慮遠方
之士未悉　上意大書其文揭示之由是士無復疑異時場
屋之弊尋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召臺臣交章舉
之擢承德郎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湖州民有抵疫禁

者被執而逋逃者及之劉双其左脅其兄問殺汝者誰曰白帽
青衣而長身者也語畢而死其兄訴之有司歸罪於直初吏張
福兒坐繫三歲公閱其牘曰白帽青衣者初聞福兒身不滿六
尺未見其長且福兒用左手傷何以在右命覆勘之真殺人者
張彈壓也建德戴汝惟試盜已捕寘獄中而夜有火其居者失
汝惟所在公曰此有以也責有司推治得汝惟尸於水濱及其
妻謀殺夫狀人以為神江陰饑民稱貸於富家不得則持火往
取穀誤焚其屋十三人所分穀皆不滿五升有司悉當以強盜
公謂此非其情也時瘐死者已半餘皆杖而遣之平江僧訴總
管府判官理照納其賄既誣服而公適至探得其情杖僧釋照
移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寧國諸郡茶課初止三千餘
錠累增至十八萬錠皆鑿空取之民間民受誣抵法則轉運司

得以失覺察擅加罪五品以下官州縣長吏皆重足而立公至
而提舉茶事者適以贓敗乃為設法以漸去其弊且建言宜罷
茶司而使郡縣領之饒州有告欺隱官糧者事連數百人累歲
不決公曰此不難知以官租為民田又易而抄戶時以之定差
稅經理時以之定租稅耳命據籍為之訟遂息小吏有姑為兄
市物官府短長者號五府杖而流之人莫不稱快有甥盜其舅
家財皆以贓滿罪至死公曰贓五十錠盜惟二人其一人所分
止五錠何也錄之得其實所盜十二錠而已遂以減死論徽州
民偽造楮幣於僧舍有避雨者適見之其人懼事洩因啖以利
而止之使為烘焙狀具當死公曰造偽當死者其等有七烘焙
當何等且比行使加等杖事聞于朝報如公言徽州民謝蘭家
貧其從子四貸以錢而倍取其息又利其田宅而欲構害之蘭

家僮死巫使告蘭殺之公察其冤釋蘭坐巫天方旱而雨士子或為私書以非考亭之學公命毀其書曰吾以息邪說也江浙行中書省復移行御史臺檄公舉延祐七年鄉舉得今翰林侍讀學士泰不花以為舉首既上春官果為廷對第一士論翕服拜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以地震應 詔論弭災之道謂今天下士師非才惟受成於吏死囚歲上刑曹類延緩不報瘐死者多宜慎選理官死罪應決即決冤即釋之河北流民復業朝廷雖令計口給糧錢而有司奉行不至宜會計海運粮支發之羨餘隨處置倉以備凶年而振之又申言茶法之害民乞併罷轉運司以息人怨感天和時論韙之進奉政大夫兼國子祭酒依前集賢直學士被 旨知泰定元年貢舉及 上親策多士于廷仍俾充讀卷官有 詔開經筵特命中書平章政事張蔡公珪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及公入侍其見知遇如此 大駕時巡公當扈從苦脾疾就醫於京師遂乞謝事南歸歲餘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未行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天曆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薨于杭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以其年七月十三日葬湖州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太常初議以莊慶易公名今天子始用公門人集賢大學士馮公思溫之請特贈公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改謚文肅娶徐氏封南陽郡夫人前公一月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衎用公蔭為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後公若干年卒女二人適石洞書院山長史公埜司徒府掾史戴孟純孫男一人善孫公發慧穎長能自植立外家梓氏自清獻公侶相宋理宗門

戶輝赫公未始挾以自矜 又嘗客於故后族謝氏家覩華靡豪縱事漠如也公年姿凝粹氣貌純明而嚴而外恕議論若不可犯至於以文相接以恩相加未嘗不使人心悅而誠服平居款翦約奉己常薄待人常厚諸生有病而以囊中金託於公者曰萬一死願以歸吾親其死也或竊金以去公買金以付其親而終不言安南入貢以黃金冊紗象齒為私覿之禮公却之其人曰清白物耳公曰爾物雖清白我受之則污也所至僦屋以居四壁蕭然晚乃稍儉貲買宅一區俾以佚其老而疾亟矣公於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極其根柢為文精深典雅東南遺老凋落既盡文章之柄悉歸焉及在 朝廷施于訓誥者溫潤而有體志於簡冊者確實而有徵詩尤簡古而麗逸凡所著有讀易類編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素履齋藁若干卷行於世工於筆札與趙魏公孟頫齊名

徽仁裕聖皇后命以泥金書大藏經公應聘率門人前集賢待制班惟忠等二十人北上竣事二十人皆當官而公不預第隨牒調杭教授一州後乃以文學政事昭被 主知而至大官前後從游無慮數百人惟御史中丞王公士熙與馮公思溫位最顯其受業上庠而掇巍科躋膴仕有名於時者尤多不可遽數也始公較藝鄉闈臣溍謬辱薦名及公再主文衡臣溍適忝從執事茲又獲載筆隸太史氏欽承 明詔勒文公碑不敢以菲陋荒踈伏 闕控辭謹拜手稽首序而銘之銘曰

井絡之靈實鍾俊賢展也鄧公受材孔全公方盛年盤桓山翔西後集雖徐飛必有其所韞時而出之學為儒宗政為吏師其學斯何擷英文苑鋪張 皇猷載成 帝典弘敷教道

模範國人談經𧝹履堯舜吾
君其政斯何肅將使指扶善遏惡以樹風紀鼓之舞之士氣以
振軺車所屆獄無冤民聖門四科公兼具二學以從政匪有二
致國之老成
天子所眂公不爲起乘化而歸門生奉 詔蔫此樂石匪無
媿辭過者必式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御史中丞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
謚文靖徐公神道碑

公諱毅字伯弘姓徐氏世爲平陽趙城人家于霍峯鄉石明里高祖諱澤曾祖諱剛皆力本尚義值金季之亂晦迹弗耀入
皇朝始有出而仕者祖諱玉由元帥府都提控歷崞縣提領岢嵐州長官終於河東南路提舉常平倉事御史中丞王公溥文銘其墓累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追封平陽郡侯祖妣高氏平陽郡夫人考諱德舉由尚書省掾出爲平陽路轉運司經歷終於太原路鹽使司提舉翰林學士承旨姚公燧銘其墓累贈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平陽郡公妣盧氏邢氏並平陽郡夫人公盧夫人出也幼穎異亦就受業於魏國許文正公磨礲受益日長月益以清方勁正爲衆所嚴憚莫不以遠大期之弱冠辟掾調同知檀州事當國者急於賦歛督責甚峻郡縣長吏奉承加恐弗及公獨不阿其意惟務布德澤以甦疲瘵人稱其有古循吏風
世祖皇帝聞其名擢監察御史上言江南新附未久宜隱卹流亡以固民心京師天下根本宜蠲除地稅以厚民力檢覈災傷宜以時而發倉廩之儲捐川澤之利申明酒禁以修荒政鰥寡孤獨宜有養民所疾若宜遣使詢問方今庶政姑息中書親細務而宰相失體六部僚屬多非其人因力陳省臺爲治之要及憲司事宜監治官吏當加懲戒不可因人之誣言而升降察官行樞密院行大司農司行通政院及尚書省理筭受賞莚官者

皆可罷又以日食地震乞罷諸行省四川妄啓邊釁交阯虛勞
王師獻策以邀功生事者宜勿聽官軍承襲皆膏粱子弟未嘗
知兵當別議立法增國子之員重教官之選以興學校治宗廟
以崇祀典修國史以存故實設朝班不可全無品之分定
封陳言毋使苟為進身之計它如選用官吏減錢糧之費理婚
田之訟馬禁水利鹽鈔諸法其弊當救者前後所奏七十餘疏
其言後多施行
世祖賓天上封事于
太皇太后皇太后曰四海不可一日無君
大行皇帝奄棄天下已五日矣苟非早定大策萬一或啓姦覦
變生不測實可寒心　皇孫撫軍朔漠
先帝既授以　皇太子寶聖意可知伏願明諭宗藩大臣叶

謀推戴遣使奉迎歸正大統上以副
先帝之遺意下以慰四海萬民之所屬望廷議題之
成宗皇帝既踐天位首請早正　東朝尊號以嚴孝養因言
陛下方虛心求治而大臣不肯任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今宰
相員太多論議不一宜簡乃先帝舊臣留以遺　陛下宜亟
相之為治不在過求高遠但當遵守舊制其要有四親賢遠佞
信賞必罰而已又伏闕上言建立儲二敦睦宗藩選任臺諫教
習親軍勿事西南夷而專備北邊不可數等十事所上疏又
二十餘　上皆嘉納尋擢僉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未
上改吏部員外郎時選曹事多壅滯公不避權勢凡銓量注擬
必考其資歷察其才品人皆悅服奉　詔使甘肅給軍儲鈔
貿轉輸規措有法事集而民不擾除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

司事閱所部獄因而得其冤狀所釋五百餘人時稱明允召為
徽政院長史舊例臺察於徽政之事一無所問公謂法者天下
之公器宜共遵而行之臺察者執法之司何獨不得與聞徽政
之事乎有與公不相能者力詆之公即謝去尋除樞密院經歷
皆決事機申嚴號令參其謀助為多遷御史臺都事改
右司郎中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並以外艱不赴服除召為
左司郎中夙夜匪懈彌綸庶政指畫進退必中其度列曹咸服
刑部擢治書侍御史柄臣欲搆害御史郭韋公力為之辯有沮
之者事竟報聞公以言不行自引去召還授陝西漢中道肅政
廉訪使關右地接羌戎人多強悍號稱難治公宗之以恩而懾
之以威上俗為之丕變入為刑部尚書上言自昔有國家者必
定律令使有司知所遵守方今承平日久宜參酌古今立一代

之成法　上可其奏仍命公領其事方次第就緒未及上而改
授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丞何復入為刑部尚書擢侍御史
除僉樞密院事
仁宗皇帝在儲闈素知其有公輔之器及正位　宸極擢江
南行臺侍御史遷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召赴　闕遂參
議中書省事尋拜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力辭而歸
每謂人生未老得閒乃為貴吾年周六甲歷事　四朝恒以
無能稱報為懼安敢昧止足之戒乎延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以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一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鄉某之原公累階資善大夫訃聞　上嗟悼不已　詔特
贈資政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文靖仍命詞
臣為貲書以侈寵之娶裴氏封平陽郡夫人子男一人宗義亞

中大夫衢州路總管女四人長適常德路總管梁宗文次適邑
某夫亡年未三十卽歸居父母家今已七十餘次適朝列大夫
曹州尹麻鄗次適敦武校尉某處榷茶提舉王璉孫男二人徽
僖公遺書有奏議五卷詩文三卷翰林學士吳公澄為之序惟
公以純實之資克承正學遭遇聖代爲憲臣雖雅志恬退而
遠大不忘於愛君憂國老膺茂屋生榮死哀不亦宜乎公歿之
歲溍始舉進士至京師三十有五年公孫叔以墓隧之碑未建
介翰林脩撰王宗哲以銘來屬溍雖不及拜公之門而覩其光
儀聆其馨欬讀公之書而論其世居臣之際可其盛武序而銘
諸史臣之職也曷敢以不敢辭銘曰
惟公之先隱顯以時再世以官不大施施委其餘祉伊六之始
公初筮仕華閣四馳擢宜臺端用副倚毗作　帝耳目爲罡

著績　宮車晚出人心危疑盡言無避神器有歸出將使指
風紀是持入綴從班絲綸論思乃陪宥府乃陪宰司訏謨遠猷
贊襄萬幾峻陟文階執法太微胡然遽引莫可羈執公寔在外
忠愛不衰眷公復來赤舄袞衣遺表上聞　當宁慕咨一慨
之鳴六龍以飛申錫寵褒旣有制詞有封若堂昭以銘詩
沿海上副萬戶石抹公神道碑
至正七年冬十月二十七日武德將軍沿海上萬戶府副萬戶
石抹公終于台州之私第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從葬于鄉城之
先塋公諱明里帖木兒別名繼祖字伯善迪烈乣人其先出於
梁蕭氏唐蕭后以族入于突厥后歸唐而其族留突厥者進為
述律氏仕遼多至顯官金滅遼改命為石抹氏曰庫烈而若於
公為六世祖義不仕金望日再拜而卒曰脫羅華察耳者於公

為五世祖承先志亦不仕其第二子曰也鮮公高祖也問父何
為不仕父語以其故慨然曰兒必復之金主聞其材武多智召
為奚部長固辭弗獲乃俾兄贍德納姑受之以全其宗遂避去
之北野山射狐鼠以食誓不食金粟聞
太祖皇帝龍興朔漠乃杖策來歸謁拜于九斿白旗之下言東
京金人根本之地得東京則金可圖　上卽命取東京師次
高州與之千騎使為前鋒諜知東京新易留守出奇計獨與數
騎邀致之途入東京得地千里戶十萬八千勝兵十萬進攻北
京三年而克之得其守將四十有七城邑二十有二有　旨以
北京旅拒不師當屠力諫止焉特授御史大夫領北京達魯花
赤別募精銳之士萬二千號黑軍以其籍來上賜金虎符加上
將軍提控諸路元帥府便宜行事

太祖西征俾統乣漢黑軍階省將經略中原諸地至益州死焉
曾祖諱查剌繼為御史大夫統黑軍定河東陝西諸郡移師攻
益都城破衆欲盡戮降者堅持不可益都之人生為立祠以思
其長驅入汴進拔睢陽
太宗皇帝嘉其勞授真定兼北京兩路達魯花赤祖諱庫祿滿
以黑軍與從弟度剌攻襄陽樊城
世祖皇帝念其祖父之功降　制優詔賜金符為總管與叛
將戰于濟南死焉考諱良輔以黑軍攻五河及湖南諸郡宋平
論功行賞賜金虎符歷泰州管軍萬戶黃州招討使尋以沿海
副都元帥開閫于四明會改元帥為萬戶遂以為沿海上萬戶
府副萬戶累階昭毅大將軍由昭毅而上四世有傳在國史妣
莊氏封某郡太夫人公少負材而尚氣不肯為人下大德七年

以門功入備宿衛事
武宗皇帝為舍利別赤將　上旨禱祠山川所過州邑名人
魁士莫不器重之十一年昭毅公以老謝事　詔以公嗣其
職方是時承平日久黑軍散落之餘多已亡屬
武宗即皇帝位
仁宗為皇太子　上命悉括黑軍以衛東宮宗戚貴臣典使
事遂寢公初以公海軍分領台州皇慶元年又移鎮婺處而州
馭軍嚴肅而恩意周浹當揀汰而老且貧不能歸者曲為之地
使有以自給而達於鄉里旅殯者累數百擇地為叢冢瘞而
時分之婺之數場多餘地最為沃衍相其土宜樹桑藝粟麥而
儲其入幕府勞悴供億軍中樂輸棺櫬咸取給焉暇日則延師
儒咨諏善道士譽翕然居民亦樂其不擾往往形於歌詠江西

大盜起寧都延贛州列郡皆警　朝廷命行省宰臣親率諸
道兵往討之公領在行閫公所設方略深服其決機之精即檄
公為行軍都鎮撫部邪復諸軍生縛其寇渠二人而乘勝擣其
巢穴逆黨潰去元惡尋亦就擒乃班師凱旋處之逆首惡民嘯
聚竊發郡縣約官軍合捕公按兵不出單騎直抵其處責長吏
失於撫字諭富家輸粟賑濟而團結保伍以自衛不旬日誅其
首亂而歸其同黨三十五人于有司餘皆令復業如故兩浙之
鹽法積弊日滋行省俾公與轉運司官共整治之公訪求其致
弊之源隨事釐革亭戶之凋耗者亟為僉替使無缺役官課既
登而民間私煮盜販之害有未盡除事聞于上命行省擇所部
萬戶咸一巡歷以申明其禁令公首膺茲選所至人莫敢犯或
弗悛而麗于法立嚴其罪未嘗留獄由是平民免於誣構株連

之患公復深究其利病酌古今之宜為上中下三策行省以上
于中書事格不行有識之士以公言不可廢相與刻寘郡庠人
至今傳之昭毅公既老每懷鄉土之念捐館之日家僅存遺書
數十卷公粥其故廬為舟車之費奉柩還葬郴城餘貲悉分諸
弟太夫人以留遼東因迎侍南來致其孝養諸弟相繼即世撫
育其孤子至于成立嫁其孫女咸得所歸公初從昭毅公在四
明師事前進士史先生蒙卿先生沒公為台葬且割田以祭焉
四明之學大抵祖六氏而宗楊袁惟先生上接黃氏之傳為學
一本於朱子公天資穎悟凡先生所指授聞輒領解然不徒守
其空言而務在明體以達用自經傳子史下至名法縱橫天文
地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而韜鈐之秘則家庭所習
讀書推古今齊整忘倦治兵征謀如指諸掌公素慕為奇節偉

行非常之功有志於當世而喜推轂士類志局于位弗克盡展
所蘊因自號以野元若年踰強仕即請納祿舉仲弟襲祖以自
代樂台州山水之勝買田築室而居焉扁其燕休之所曰抱膝軒
雅歌賦詩以自娛家事付之諸子一無所問更自號太平幸民
致和天歷之交行省強起公防遏松江海道事宇表為閫帥公
機聞之以親老力辭及太夫人以高壽終公年已耳順哀毀過
禮既奉柩祔葬于昭毅公之左廬墓二年然後去太夫人所遺
服御之物悉以畀季弟其篤於孝友天性然也省臺交章列薦
略不動其意章官之令下亦不自陳宴常侍終不疾而逝享年
六十有七所著抱膝軒吟若干卷清新高古有作者風娶弘吉
剌氏封武平郡君子男五人長宜孫襲武德將軍沿海上萬戶
府副萬戶次文孫次德孫國子學生次厚孫今以昭信校尉

為公海上萬戶府副萬戶次哈剌女三人長適吞不棠
英宗龍飛進士第一今累遷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同脩國史餘在室昭信君以葬有日奉公門下士喬焯之狀以
碑銘來屬晉幸辱游公父子間且與侍讀公同官為僚不敢以
衰朽不文為解狀稱公倜儻似魯仲連閎深機密似李泌得士
似魏公子無忌廉退似邴曼容至於料敵制勝謀事剴切抑又
公之所長人以為知言銘曰
猗公之先為時名臣運去物改不事二君逮其孫曾歸我
真主累將重侯勳在盟府遞休五葉惟公敬承隆逢明運四方
砥平專城坐鎮偃旌卧鼓海波不驚萬室按堵蠢蠢之氓安足
掃除小試之效特公緒餘公材則多敏而悅學九流百家由博
而約經綸之妙出武入文歛藏弗耀抗志青雲時適幽絕淩拃
事外嘯歌忘遲春融嬋娟積慶儲祉畀于後人提將之符棨戟
在門史所屢書公先四世嗣作公碑其尚無愧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于公神道碑

至正十三年九月己巳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于公終于平
江里第享年七十有八以其年十月丁酉葬吳縣至德鄉洞灣
庭湯之原公諱文傳字壽道姓于氏于之得姓始於春秋時宋
大夫犨漢有蜀郡尉獻吳有軍師吉晉有將軍瓚著作郎寶史
氏所紀代不乏人其後有家于汴而仕于宋至武顯大夫者曰
思義於公為六世祖武顯之子曰信於公為五世祖建炎初與
其弟武節大夫恭扈蹕南渡僑居平江子孫因占籍焉高祖諱
振曾祖諱拱辰皆弗仕祖諱宗顯承信郎令贈亞中大夫鎮江
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祖妣吳氏追封潁川郡夫人
考諱雷龍鄉貢進士入 皇朝終於饒之慈湖書院山長今
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妣吳氏顧氏
所生母陸氏並追封潁川郡夫人其詳具如公同年翰林學士
承旨歐陽公玄所為贈封之碑初承信府君雖仍先世以武弁
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兵部府君一薦于漕再薦于鄉
最後遂與長子湯同上春官鄉人榮之未幾湯屋事發湯亦卒
而陸夫人生公兵部府君名以令諱蓋深有望焉公少嗜學十
歲能屬文年未弱冠而聲譽藉甚用舉者為吳及金壇兩縣學
教諭饒之慈湖書院山長浙右憲府辟入幕未赴而丁兵部府
君憂
仁宗臨御之始有 詔著取士令公首以江浙鄉貢會試京
師登延祐二年乙科被 旨賜進士出身故事布衣入官假
階當二等毛吏以舉人亦起於布衣疑未決 上特命崇
古人與正六品階後勿用為例餘皆與對品皆授承事郎慶元
路同知昌國州事昌國一海島耳民頑獷不易治其尤無良者
往往群行剽掠於絕海中若化外然公柔之以恩信俗為之變
長官有强愎自恣者公不與校而推誠以待之久乃自屈服瀕
海有三鹽場司其事者恃轉運使之勢虐使州民身服重役而
家業破蕩公語同寮曰吾屬受 天子命以牧此民可坐視
而弗之救乎乃亟為之陳理辭嚴義正上官莫能奪民賴以免
在官五年去之日如始至遷承務郎平江路長洲縣尹長洲公
鄉邑地廣人稠牒訴夥積歲輸秋租至四十餘萬石公於剖決
趣辦具有條理使傳往來將迎無虛日亦罷倦其勤徒揭公署
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會創行助役法凡民田

畝令以三畝入于官為受役者之助行中書省檄公專任長洲
之事既又連以華亭上海兩縣無錫一州之事語言公之號令
素孚於長洲之民聞公諭以善言無敢為詭寄所得從腴田句
日而事集華亭上海之亭戶不綂於有司而無錫多豪家大姓
非長洲比公委曲化導人皆悦從詭寄之弊既絕亦以腴田來
歸中人之家因是不病於役以陸夫人喪去官服闋遷承德郎
湖州路烏程縣尹富民張某之妻王無子張陰納一妾於外生
子未周歲王誘之來逐其妾而留其兒以甕貯水沈之不死以
帛勒其頸乃死夜以鐵釘釘兒而焚之張知而無如之何公聞
之乃發其事死兒餘骨已至官王宰嗾妾之父母買鄰家兒以
為妾所生兒初不死公令妾抱而乳之兒啼不止抱亦不肯食
妾之父母辭窮吐實乃呼鄰婦至庭下兒見鄰婦趨入其懷乳
之即食王遂伏殺兒之辜人以為神明德清縣民周某有一女
二子而二子共殺其女獄久不決浙西憲司以屬公往訊之公以
片時問之得其情而周有母已篤二子命以食其老公曰二子
所承有輕重宜以首從論乃議以為首者當殺佐之者為從者
免其死使養之憲司如公言人稱明允安定胡先生墓何山寺
僧壞其墓而據其地數十年東郡守之清強有風力者與之訟
皆莫能得公白于大府始還其舊而表樹焉陞奉議大夫徽州
路婺源州知州婺源依山為州民素淳朴而世降風移俗習之
遷男女婚聘後富則渝其約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
則不舉有停其柩累數世不葬者公下車即呼其耆老使以禮
訓告之閱三月而婚嫁喪葬之節俱舉朱文公上世居婺源故
業為豪民所并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公呼豪民析之以理不

困窮治而悉歸之慕好義者即宅建祠令其家世守焉富民江
某亦僑京師娶倡女張為婦江既客死張閉關數千里逐其柩
以歸前妻之子遇之不以禮而重困苦之日給脫粟二升使自
舂爨以食張不能堪子恐生它變乃與其弟共毆之瘞其尸山
谷間官府知之而利其賄不問也公曰為人子而戕其庶母人
道滅矣可逭其誅乎乃發其事而論如法陞朝列大夫平江路
吳江州知州吳江去公家僅數十里猶長洲也公綜理裁決小
大畢務敏之以公而行之以恕視信法無闕言公歷仕所至必
以均賦役為先隨村疏遠一用信牒受成緩急而嚴為程限民
亦不敢違村落之間不識有悍吏之呼囂誘突也至於明要吏
以正官常謹防閑以清吏弊厚撫養以紓民力精勸勵以淑士
心有古循吏之風為人始而憚久而安終而愛且慕既去而又
思之也在
世祖時王文康公鶚嘗請修遼金史至
仁宗時李文忠公孟又嘗請修宋史久未有成書
今天子至正二年始命翰林撰其事凡文學之從之臣布在列
位並令入館分任其役保其效官于四方及山林之有遺逸咸加搜
訪俾預討論於是公自吳江召入居宋史局公恪恭其職雖
德不少休甫成而三史咸以次告成擢錄纂數優渥
仍有旨四品以下各進一官擢公集賢待制朝請大夫居無何
以致仕先是 朝廷為官擇人以公才長於治劇而數煩以
州縣之事公以治行為一道最而舉於憲府者四韓公鏞乘使
者車按行屬郡至親作詩程謹以紀其政績惜乎所試者小未
能盡展其經綸之蘊晚得盛階峻陟兩列人皆期公致位通要

有大設施而公雅志廉退鬢髮未衰輒請納祿優游里第垂廿
十年而以壽終縉紳先生及于是若其鄉何人公氣貌充偉識
度凝遠遇事皆不苟平居衣服無華飾食無珍味而於親庭之
養家廟之祭必致其豐腆無他玩好而獨耽於書手自校讎至
老不倦喜接引後進來者必與均禮而諄諄誘掖之江浙江西
鄉闈聘公同考試者三主其文衡者四所取士後多知名為文
務推正不事浮藻有來謁者亦不厭於應酬公以仁里自號暮
年又自號止齋有仁里漫稿若干卷藏於家娶顏氏適年而卒
繼時氏累贈潁川郡夫人繼朱氏亦皆前卒時夫人執婦道尤
謹有子男二人長璵用公致仕累官忠翊校尉河南府路同知
陝州事次往建寧路醫學正次成國子生女五人長適張思誠
早卒次適管瑾再徒縣儒學教諭又適葉元英次適淳京祥次適

陶思敬嘉興倉監支納張安女二人一許嫁李晟福一尚幼孫男
八人德開德淵德源德洵德溫德浚德激德澂惟德淵為國子
學生餘皆業儒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公之殁也遺命謂
其嫡方在官不遑及斂弗敢違逾月而葬焉與時夫人同兆域
芝芳之事甫畢璵適以狀遞受代而還擧號癃及乃奉公甥吳
淳之狀介濤江走金華山中間銘於溍以作公碑始公入東吏
筆溍嘗同被召命適遭內艱弗果赴逮公書成受賞得謝而歸
溍乃起自休致承乏太史屬預聞修　本朝后妃功臣傳妄
從諸公之後執筆具草而竟未獲裁定上進溍之不敏愧公多
矣安足以任不朽之託乎然以江浙之士與公為同年者十人
溍獨後死義不得辭也銘曰
氣運合一人材乃完公生其時弗後弗先

皇仁在上豐水有芑長之育之遠夫殊仕乃拔其萃乃揚其英
雍然詢列旅於　天廷致致遠業密宣外服進也不亟鴻漸
于陸敦逾公歸俾居　帝旁蘭臺石室大啓祕藏暨觀後王
推求故實用裨　乙覽考其得失疇功冊府遂遷仙班
上方眷公公遽引年東門祖餞光華載路八座之崇　既朝
異數九原莫作一銘未亡既封錫諡副樂蔡章頌德不敢汗書
無日猶及銘公曰筆則筆

嘉議大夫婺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捏古解公神道碑
公諱忽都達而字通叟系出蒙古捏古暘氏其先曰伯帖木兒
世居雲中曾大父曰阿老赤那演以侍衛近臣受知　先朝
弗及官而殁大父曰火者揚州路泰興縣達魯花赤當用公恩
贈官封爵未命父曰阿散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

尉追封雲中郡侯初尚書仕親軍至江南因占籍於金陵後又
胡北而卜居於澧陽母翦人馮氏宋某路提點刑獄[illegible]之孫女
追封雲中郡夫人有子一人即公也公幼警敏篤孝於親比長
雅好儒術游學湖湘間從名師受經史而究其大義肆筆成文
咸造於理儕輩歆歎自以為莫及俗尚淫祀公讀書之所旁民
家數有鬼禍公為榜禁止之一夕鬼見夢於其人曰公貴人
也我不敢與之抗當舍此遠去自是其妖遂絕聞者驚異焉延
祐四年郡縣以公充賦有司為湖廣鄉試第一五年會試京師
及　上親策進士廷試第一被　旨賜進士及第授承務
郎秘書監著作郎尋　詔函香禮祠五嶽竣事還　朝除
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會寧捕猺蠻從省官出兵討之
公參機制變密運籌畫賞罰明信士樂為用事平以聞褒寵甚

遷擢奉訓大夫江南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風采凛然
之一新分按所至嚴而不苛人莫不畏服除江浙行中書省左
右司員外郎江浙地大人夥政務叢劇文移填委公處之以閒
暇而事無不治宰執及僚屬多賴焉遷朝列大夫都水庸田副
使行部至錢塘有司言民居侵入湖面請盡徹之公白于行省
曰西湖水利當疏通者在乎九井苟無壅塞何必多毀民屋為此
特小吏欲乘勢為姦利耳有司不能復言民乃獲奠居于無擾
鹽官海隄為風濤激蝕而崩田廬亭竈皆淪沒危及於城郭
朝廷為遣官謀捍禦之公督有司具木石以尤役事晝夜不少
懈隄成而水患息改湖北道宣慰副使到官三月丁尚書公
憂自江陵扶柩涉江湖抵錢塘遵治命卜地於吳山萬松嶺之
原以葬公居喪悉用古禮廬於墓次三年[illegible]水思示然

身無忘也服闋授同知饒州路總管府事　國朝之制以六
事考郡縣之殿最公下車未幾而六事俱有成效至於墾話亦
以道使分巢司以正牝籍造浮梁而民免於病涉明法令而
豪強震懾崇教化而禮讓興行可紀者不一而足在官三年以
治最聞公以扶衛將解印受去士民攀戀不已復為留二年陞
中憲大夫同知衛州路總管府事時有大盜構亂於當海軍旅
之興所過騷然公給其需求而戢其暴措皆有法由是軍士無
敢譁而居民得以安於田里郡庠有諸葛孔明祠歲久弗葺主
教事者因而廢之公慨然曰孔明王佐之才豈宜依聖人祠請
不可即命復其祠如故湖湘間多學者公聘名儒設賞格試以
經術辭藝是歲大比上春官者皆前日預選之士　皇上臨
御日以望治益切慎擇守令付以承流宣化之寄公用舉者

大中大夫濟南路總管鈔法澀不行當為立變通之方公私咸
之歲旱有禱輒應人以為公精誠之所致未及三年復以
疾事[illegible]舉治最代移疾而歸　廷議謂公才任治劇不宜使
就閑退　詔除嘉議大夫婺州路總管未上而疾作遂不起
公生于元貞二年五月十二日卒於至正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享年五十有四以十年二月某甲子朔祔葬于尚書公墓之左
夫人河東楊氏宋某路提點刑獄某之孫女事舅姑有禮待姻
族有恩年四十有六先公一年卒追封雲中郡夫人有子男一
人曰[illegible]吾思公教之甚篤每撫而誨之曰吾奈以倫魁致位三
品榮顯因[illegible]美而能不墜吾家聲吾死之日瞑目何憾承提古
思湖服[illegible]古而[illegible]於學至正七年中山東鄉試第二名用時
例授青州路學正公用[illegible]校[illegible]平江路同知[illegible]江州

事女二人長適古真朱婿而季次[illegible]真高某人處子一人曰
提古列當幼推公早由館閣出入省臺而雅志恬靜廉於進取
既仕已踰三十年位不過二千石今方嚮用而遽不可作惟
當其平是以其材弗究於用也然竊觀古之君子蘊蓄綜編之
業而不克大施後之人必有起而成其志者其祿位者公自有
子矣提古思[illegible]斷之之雅故以狀來屬溍銘公神道之碑謹序
而銘之銘曰
大山窮林杞梓出焉名宗貴胄寔生俊賢際時明治文場遊啟
公以儒英克冠多士承明之廷群才所儲瓊琚玉佩拾級而趨
乃贊政機乃持風紀往臨外服使事有指人援公歸公來徐徐
提屏屏賦兩乘條東晚專名城有民有社遵揚德意覃罩在下
廣寸之雲盡兩九州　上方側席公去不留胡不松遺俾躋

上尋公才則多用而未究有子承先公歿不亡于節其終因有
章謚在奉常傳在太史惟墓有碑負以龜趾

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陳公神道碑

泰定二年六月十八日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陳公薨于京師阜財坊寓舍權厝于城西之某所公嗣子達爾三戒留瑩之蘭溪故居後二十有六年是為至正十一年達始克返柩卜某月某日窆大事于蘭溪某鄉某山之原及以狀授溍俾勒銘神道之碑按狀公諱濟姓陳氏自周封有虞之後於陳春秋時為楚併子孫以國為氏散處四方世有名人其居于溫英者所始公曾祖諱景彥晦德弗耀祖諱春澗潢好施喜周人之急約教子期于有成考司馬府君諱自中娶于蘭溪楊氏用以家塾采李與伯兄右丞相兼樞密使宜中俱以進士起家德祐元年丞相當國我　朝伐宋之師益逼安慶丞相出降竟不出而奉益王廣王南奔及至海上知天命已去乃浮海之占城之遲而沒府君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與大軍相持十餘日食盡援絕軍師欲降之不從刎服南向再拜而死五子存者三人皆育於外家楊氏公其仲也

世祖皇帝以丞相不降而去遣使追之不及命物色其子弟在江南者外氏遂以公兄弟歸于京師公天資穎敏髫齔之年儀觀語言已如成人

世祖見其骨相庬厚異於常兒大奇之公亦念陳氏故宰相家不可不自樹立刻意於學無所不通以兼善其學旋　旨賜名輦真加刺思俾事

裕宗皇帝於東宮於是

世祖皇帝方長駕遠馭網羅英豪公因得與居與游而睇日月之光華覩風雷之迅奮聰明益以開發至於騎射亦精其能

上深器其材而未及用

成宗皇帝以公　先朝舊臣尤加眷遇日侍左右與聞謀議自　國家統一函夏惟土蕃最為西方強國諸戎咸畏憚之當唐人與之通婚結好而日尋干戈未始休息今雖臣附已久而猜發不時朝廷視為重地建宣政院以統治焉會遣人告警

上欲命將出師而難其人詢於在廷無以易公特拜榮祿大夫宣政使佩三珠虎符領土蕃宣慰使以討之陛辭之日賜以銀印金符使得便宜從事公受知　累朝每思以奇策非常之功自見慷慨敢於勇往直前士氣百倍戈矛所指氣壓讐清識其要地數十人盡定多含思求恩加虜撒兒之地部落召對賜上樽襲衣獎諭甚至

武宗皇帝臨御之始以公習於西事命持　詔招寧邊陸初入部境有數千騎擁衆而來公揮與之遇亟命從騎解鞍列坐環以車乘如城郭左右指揮外示閑暇就從有伏懼莫敢前有以所戴白帽揭於竿首者公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駭遁去由是諸部服公威名聞公至皆膽落不敢言叛矣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以宣政使兼會福院使延慶司使土蕃宣慰使如故仍推恩于二代曾祖贈中奉大夫秘書卿護軍追封永嘉郡公謚安惠祖贈資德大夫集賢學士上護軍追封永嘉郡公謚恭僖曾祖妣王氏妣楊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考司馬府君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謚康順母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公入則侍燕閒出則陪扈從妙選時髦

開府設屬門生故吏多致通顯寵錫榮耀震于一時或以公驟
貴而忌之譖於上曰亡國宰相之子孫不宜寘之禁近　上
若曰其父執節而死為彼忠臣其子豈不能忠於我乎夫官爵
以待豪傑之士非爾所知也
仁宗皇帝以重熙累洽之餘右文興治元儒大老森列乎臺閣
公翺翔其間推賢讓能多所薦引因事論說明諒不阿莫不歎
服焉
英宗皇帝奮乾剛以御群下大臣動遭譴責公每從容諷諫
天顏為霽威嚴所全護甚衆初臨安既下干戈之際公與太夫
人相失莫知其所在尋訪不獲為之不御酒肉者二十年孺慕
之思久而彌切或傳在順州某氏之家公奉金幣及名馬以請
而弗能得聞于朝為降
旨賜泉幣萬緡白金十錠
皇太后及諸王大臣織文錦綺之屬又不下萬匹公舉以遺之
迓迎侍以歸一時文人咸為賦詩頌美其事朝野榮之太夫人
日思鄉里公之兄弟女兄嫁遠至自南方嫁者思尤篤自與母
相失斷髮誓不嫁然指為香十指僅存其四至是與弟奉安輿
還龍溪服勤孝養克盡子道太夫人康寧壽考享年七十有三
而終延祐五年三月也公聞訃南奔　朝廷賻泉幣萬緡給
驛馬四十匹遣近臣諭　旨於行省宰執及部使者護其喪
歸敕詞臣為製碑銘未幾　上三遣使賜七寶束帶一金織
文段十泉幣五千緡起公於家公還朝久之纖感未痊宣詔
視相望於道屢乞歸皆不允疾增劇始得請出為行宣政院使
未行而遘不起享年五十有七訃聞朝論深痛惜焉娶某氏封
某夫人子男一人即達工於書
今上皇帝嘗命題欽安殿榜及渾天儀璣度集歷代郊祀禮甚
被嘉獎嘗奉　旨禮祠寶陀竣事而歸錫賚尤渥人謂陳氏
有子矣公兄弟姪皆前卒弟以子愛穆柯貴贈中順大夫同
僉通政院事愛穆柯受知　今上日見親近與達雅相敦睦
家庭之間動中禮法陳氏之世澤未艾也康順之忠義既節國
享有其報非公能齊其美亦何以致是哉銘曰
顯允陳公克生相門昨今　聖代四海一君奉身來歸年甫
爵冑服勤惟懈出入無間不匹于進聲望日隆寔其宏略以時
為寓而入弗請弗間　當宇嗟陟使名既臨籍部銀章寶台
假以便宜盡護諸將往宣　皇威賈勇長驅士樂用命允集
厥功是地悉定凱還論功每任益專旋州使指來旬來宣視險
如夷出奇制變折其銳萌桀敵復叛上公之貴象視數宣公材
則多雁憚其隨入居
帝旁從容獻替人不得聞陰被其賜公起路遠人或譖之嚴自
上衷用公不疑公也不留公則有子追念不忘還神故里其山
之原有封若堂祥慶所鍾後其彌昌公位一品名在史策寫以
聲詩刻此山石
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元成文正中和翊運大真人總攝
江淮荊襄等處道教事知集賢院道教事夏公神道碑
玄教第三代大宗師夏公既順化歸真而還神于故山其大弟
子張公德隆嗣掌教事以狀授溍曰先師之道行德業當援故
實請命于　朝而勒文豐碑推是體魄之所安不可無以表
于封樹敢屬於吾子溍固辭弗獲則按狀而序而銘之序曰
公諱文泳字明適別號默青世居信州貴溪縣之唐甸曾大父

諱如黑人父諱英大父諱業儒而不仕父諱南賢宋札舉進士未札而德祐失國入　皇朝特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母楊氏封江夏郡夫人兄弟四人長文次文傑次文宗公最幼生而開爽英發卅歲就學讀書日記數千言不喜涉世俗紛華之習一日慕高四望怳若有所慨然起求仙之興年十三學道於龍虎山之崇真院初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張公入覲世祖皇帝肇立玄教命為大宗師建崇真萬壽宮以居之公素清慎博雅為開府公所賞識大德四年始至京師與大宗師特進上卿吳公同侍開府公左右日相切磨而學益以進八年開府公以　上命遣公代祀諸道流於大江之南比還　制授元道文德中和法師崇真萬壽宮提點至大四年仁宗皇帝在儲宮聞公賢有道而其法又多靈驗召見命獨

住永宮事遂法師有司歲給車馬邑從法米州守出入時給與聞奏對事皆稱　旨甚被寵遇仁宗正位宸極皇慶元年玄諭　制特授元成文正中和翊化守正法師主領江淮荊襄等處道教都提點賜以銀印秩視二品　天語褒嘉恩意隆厚非常典也延祐元年公父追拜昭文之命兄文傑亦特授其階中政院判官五年奉　上旨代祀龍虎之華閣皂二山歲事悉以答供金繒分給諸宮觀秩亮無所秩大清宮靈星門歲久將壞抽己橐代石於太湖而更新之內翰歐陽公為之記既又度地菴宮於龍虎山北一里得清秋　上賜額元成觀國趙文敏公為篆其扁榜曰　勅賜元成之宮云七年開府公示將解化以教事付吳公而命公繼之至治二年晉王入踐大位所居便殿每至中夜庭戶鍵有聲而宮為之不

寧近臣拾得驢鬣公第傳　旨俾公以符水祓除之是夕肅然寂日竟富元年即命設醮於崇真萬壽宮仍出璽書賜元成宮為大護持　宸翰今上皇帝以公累朝宿德寵待尤渥元統二年親灑作元成宮三大字以賜焉至正六年吳公乘化而終以開府公治命薦公嗣領教事中書集賢同奏　上旨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元成文正中和翊運大真人總攝江淮荊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畀寶特佩以　先朝所賜開府公玉印寶劍仍恩數皆如舊制公既登教席一以清白以佐清靜無為之治於理庶務悉遵前人成規衆咸安之九年春纔感微恙飲食起居不異常時視賛禱祠之事未嘗少廢十二月十四日乙亥呼弟子畢集卜前語之曰吾留京師五十年早荷　聖朝眷

遇之隆晚膺宗教承嗣之重未知所以報稱今大限已至當與汝曹永訣矣尚勉旃至語張公德隆曰守門教任四傳至汝吾可無負矣喜矣十七日戊寅晨起盥手焚香衣冠坐怡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二以十年某月某日奉遺蛻之于貴溪其山之原小溪弟子薛廷鳳上言與薛起東言起敬于右典王景平葉仲彬彭元至許允中董載靜丁迪吉董宇定王用亨徐守勤彭寧劉若沖等若干人居元成宮者張從聖倪善成宗若干人公性介潔不妄取與自奉殊簡薄石宴休之室曰素樸以見其志三教九流之書無所不讀而淨明於儒先理學之旨又嘗受河圖於隱者有昔人未覩之秘而於皇極經世之說亦嘗研究聰明所至名山洞府必窮探極討以廣見聞道法齋科悉加考訂折衷一定醫藥卜筮莫不精究其術一時賢士

大夫館閣名流皆與為方外交公風標俊偉談辯絕人其語國
家之因革廢置古今之成敗得失與中原故老之遺言逸事歷
歷如指諸掌或有可疑必就問焉蓋狀之可見者如此其陰功
密行固有非人所及知者矣溍之生也與公歲月同而忝先一
日頑獨後死衰朽荒落何能發揚萬一乎汗顏執筆存其梗槩
云爾銘曰
贈顯開府
世皇外臣佩玉瓊琚其從如雲矯矯夏公盤桓永埜以時而至
祥麟一角邂覯道妙然背化機右我 仁廟格于穹祇民躋
壽域物不疵癘飛飈走霆直其餘事渙揚 制策波陟仙班
出陪巡幸入侍燕閒歷事 累朝迪
令天子人惟求舊存加優禮歸然鄉山神明別都昭回衣被百

靈森扶傳次所歸
天子有詔昇以文階寵于師號貴先九列禁亞三司時有久速
道無戒虧嗟世溷濁超然高舉金支翠旗上昇 帝所
之墟巍巍仙壇真游戀止孔偕且安永之行人永世無斁祗薦
石章用表玄宅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續稾二十五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碑

敕賜康里氏先塋碑

康里氏三葉疏王封者六人踐相位者四人咸有石章以紀勳
德而其塋域在京城和義門之外者顧未有以表于封樹至正
八年冬十一月十有二日 皇帝御明仁殿中書宰臣用今
大司農達世帖睦邇之請以關詔臣某為之銘以達世帖睦邇
奉善書有旨就令書丹別敕中書政事議中書省事姚庸篆其
額以賜焉臣溍忝以非才待罪太史氏職在論撰不敢控辭康
里古高車國也我
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其地其國之近屬有二孫子曰曲律曰牙
牙其母古麻里氏賢而有識以二子寘諸中負以橐馳而來朝

則
太祖已寢天乃以二子獻于
太宗曰此吾國之遺育也不可為人所得而辱於奴隸故以來
歸幸他日為天子使 上憐而撫育之暨
憲宗御極二子既長名入宿衛猶昔賢亦是扈從伐宋毋迴康
里而復來值
憲宗陟方諸將皆北還二子獨從禱于神祠昔有殊好者再閱
而知為吉兆比至家則二子亦至矣
世祖皇帝入正大統嘉其勞績給以土田人戶俾居興和天城
之大雅雅母從以牙牙子貴追封雲中郡夫人牙牙贈宣忠翊
德開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雲中王謚 配忽
都台氏封邢國夫人繼柾芯氏封康國太夫人丞相順寧忠列

王阿沙不花丞相和寧忠獻王亦納脱脱皆雲中　王之子
丞相冀寧文忠王鐵木兒達識則和寧忠獻王之子也順寧忠
烈王年十四入侍
世祖以占對詳明特見親幸令門者勿納以試之逆由水竇而
入　上嘉其志乃命聽其出入無禁嘗早朝露未晞洗行而
前　上望見尤歎異焉使掌門衛以察非常久之以西手千
戸領昔寶赤從
成宗北征與海都戰數有功入為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析
西豪民朱清張瑄以海運致顯官有罪抵死王奉　旨籍錄
其家一無所私詔賜王宅一區鈔萬五十緡命兼兩兵馬指揮
司達魯花赤兼執不作筆下廟清
武宗即　皇帝位拜中書平章政事畢國大事並聽裁決尋

加特進太尉依前平章政事有盜内府金者王退朝適與之遇詰
其倉惶失措詰之果得黄金五十兩白金百兩　上命以金
賜王而誅盜王辭曰盜誠當誅金非臣所宜得請入金贖盜罪
上為貸其死有　旨出内府鈔十五萬緡賞賜將者王力持不
可訖弗予一日入侍於五花殿觀　上玉色而進諫滋味寡
嗜欲之戒　上嘉其忠忱命進酒王曰陛下既納臣言而
復以酒進是臣言不足取信也　上為罷酒進中書右丞相
御史大夫尋復為平章政事加録軍國重事兼廣武康里衛親
軍都指揮使封康國公遥知樞密院事薨年四十有七贈推
誠一德正憲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右丞
相追封順寧王謚忠烈配達海的斤氏追封順寧王夫人崇羅
真氏别哥倫氏並封順寧王太夫人和寧忠獻王少從其兄斡
克蠻獵於燕南斡克蠻使獻所獲
世祖皇帝見其骨氣沈雄步履莊重即命入宿衛暨
武宗撫軍朔方王在行間與諸將大敗海都軍于杭海手斬一
士之首連胄胛以獻
武宗壯之兵之始交也
武宗銳欲策馬出戰王執其轡力諫　上怒揮鞭抶其手不
退　上不得已而後止與諸將朶兒答哈語及之朶兒答哈
曰太子在軍中如身有首如衣有領脱有不虞將安所附脱脱
之進諫可謂忠矣　上深然之
成宗大漸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稱疾卧直廬中王適以使事
至京師乃遣馳告
武宗以國恤且勸進安西王乘隙入覬覦　神器既而

仁宗奉　太母至自懷孟忠烈謀知姦黨詐爲賀千秋節而
舉事亟白于
仁宗先二日而發内難悉平
武宗聞　太母謂所宜立於陰陽家遣王還啓事機時
太母以
武宗遜迴不至已命忠烈往道宗室諸王貴戚元勳推戴之誠
忠烈至野馬川　上見之甚喜行次旺古察而王繼至趣使
疾驅與之共載聞王致　太母及
仁宗之語乃大感悟釋然無疑擢忠烈還報
仁宗即日命駕奉迎于上都
武宗皇帝正位宸極尊
太母為皇太后立

仁宗為皇太子三宮協和而無間言王兄弟之力也先是
武宗嘗命王同知樞密院問曾視事否王對曰今正殿未御宗
親未見德音未下而亟從之臣攙取名位失四方之觀瞻甯不
上累　聖德是以未敢視事　上嘉歎不已知樞密院只
兒哈忽持　上於瞽師嘗有不遜語將寘于法王諫曰
陛下新即位大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為彼自有罪不知
者以為報仇恐人人自危況只兒哈忽習於先朝故典今國不
可少也　上乃寘之上京大宗故事命一近臣數宣王度以
為吉戒王薦只兒哈忽令具其言以進累稱旨　上歎曰博
尔术博尔忽前朝人傑脫脫乃今世人傑也即以所進之言授
王及諸王大臣被宣服既列王即席陳西北諸藩始叛終合之
由去逆效順之義聽者莫不傾服王自同知樞密院事中書平

章政事拜御史大夫遷南臺御史大夫召拜錄軍國重事中書
左丞相知無不言言無不行人以賢相稱之尚書省立以王為
右丞相王辭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德賞及罔
功緩急之際何所恃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刑獄十有
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黽勉從事不然用臣
何補　上乃為下令俾凡受宣敕者赴所屬繳納停俸之路
既塞奔競之風頓衰中臺有贓罰鈔五百萬緡王請出以賑孤
寡老疾諸窮而無告者莫不舉手加額宗王鄂忽里部人告其
謀為不軌王鞫其誣抵告者罪宗王牙忽禿徵其部民於齊王
八不沙部中鄰境諸王欲奉齊王攻牙忽禿齊王懼牙忽禿
以讒之逆告齊王反王簿問得實釋齊王徙諸王于嶺北邊將
脫火赤請以新軍益宗王丑漢廷議俾王往給其貲裝王言時

方有詔不宜兆變生事辭不行還遷丞相禿忽魯平章政事也
先帖木兒往給之事畢以殺變尋復為中書左丞相
仁宗春之隆崩使均役于外拜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下車
伊始進父老問以利病民訴杭城故有河可達于江淮堙廢而
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漕佐民難之王曰吾陛辭之日
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行之可也我有旨禁勿興
土功王曰歲天災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不
一月而迄工人至今便之王以疑似召赴闕杭民數萬號泣遮
道不得行既至相
仁宗慰其勞優賜甚渥之賞鑲玉束帶未幾遷王兩行中書
省左丞相
英宗立以召拜御史大夫始於某已之參以南臺御史大夫得

致言者劾其治繼職守將徙之而宗闕曾帖赤伏誅乃辭王家居
不出者五年泰定四年二月二日薨享年五十有六王階至開
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為馬國公累官為集賢使仁壽使中
都留守司達嚕花赤通政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崇福司回回
司天監中衞親軍都指揮使贈推誠全德守義佐運功
臣太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和寧王謚忠獻配也先
氏封馬國夫人
武宗又妻以畏兀氏月魯忽國
仁獻章聖皇后之同產也封薊國太夫人子男寧文忠王以大臣
子事
明宗於潛邸以才雅重好學下士與有公輔之望歷事　累
朝由同知都護府事為工部吏部侍郎擢監察御史遷秘書

除禮部尚書遂參議中書省事擢西臺侍御史未行留為奎章
閣侍書學士除大都留守遷同知樞密院事　上既總攬權
綱用脫脫為中書右丞相王為右丞以更新庶政科舉之廢也
王在參議府爭之不得洗不署其奏牘至是力為　上言請
代科舉得人之盛遂復行焉金山大雪上遣王及知樞密院衆
家奴齎鈔一千萬緡衣裘靴各二萬匹往周給之王被命即行
雖賤家無所憚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入直　為御宣文閣
詢以治道往往至夜分乃退上親祠南郊王言興事慶成宜均
惠于下　詔賜民明年田租之半續北地寒不宜稅歲納
以鈔無從糴王請轉京倉米百萬石貯和寧由是備先具而民
不告病兩浙閩廣鹽額累增而課愈虧王請歲減十萬引以紓
亭戶之力中政近臣譁發蕃轄根取恩王言數恩罰爭利恐亦

蓋得以窺中國事遂已日本海商有餘人遇風累入高麗表請
送入其人於有司以為奴王以為
天子一視同仁四方皆吾赤子豈可乘人之險以為利宜資其
還　上從之日本果上表稱謝無何日本有僧告其國遣入
至京師刺探國事王曰刺探者在敵國尚有之今六合一家何
以刺探為果有其人正可令覩中國之盛歸告其國人使知嚮
慕旁觀稱歎曰真天朝宰相之言也拜御史大夫務以靜重持
大體不為苛嬈以立聲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滅輕者
籍其妻孥　祖宗聖訓父子罪不相及請除其法　上
從之遂著為令飢民集于輦下奏出賦羣鈔糴米萬石即近郊
寺觀為粥以哺之所活不可數計居歲餘復為平章政事進位
次於瑞樓　大駕時巡留鎮大都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

數月給之者其直斗三百文謂之紅貼米賦籌而給之盡三月
止者其直斗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豪民貧夫得買其籌貼為利
王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
升為弊遂絕民蒙其惠乞解政柄不允拜錄軍國重事中書左
丞相領經筵事王入則言　上以帝王之道出則正紀綱修
法度奏立內外通調之制朝臣外補許得陞秩　上親臨遣
責以成效郡邑賢能吏亦次第甄擢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
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　朝廷患僧徒擁厚貲事兼併抑使
與齊民均受役于官州縣若行之法從中變王奏復其舊廷議
故老得伺大議寄其遺意待以不次之擢加孔子後嗣蒞者秩
二品歲一再詣國庠進諸生而獎勵之使士咸知勸王天性忠
實學術正大剸裁庶務片言立決重輕不參各適其宜　上

嘗問為治何先王對曰先於法　祖宗上問語王文統為
奇才而有不同時之歎王前奏曰
世祖皇帝行仁義而文統輔以功利此所以為
世祖之罪人也使文統復生於今猶當遠之何足羨
乎蓋王於書無不讀尤喜閱儒先性理之說而明於義之辨相
業之隆實基於此從幸上京還入政事堂甫一日果得危疾　聖念
上命近臣挾名醫狎至疾已不可為以至正七年九月十八日
薨享年四十有六訃以其月二十六日　上命有司護其喪
仍給賻鈔二十五萬緡　兩宮皇后及太子致賻有差階至
開府儀同三司勳至上柱國兼官為昔寶赤右手左阿速親軍
宣忠斡羅思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提調留守司武衛太
醫院廣惠司宣徽寺事贈開誠濟美同德翊衛功臣太師中書

右丞相階勳皆如故追封冀寧王謚文忠配曲出氏追封冀寧
王夫人執政大臣言相位不可久虛 上曰鐵木兒達識有
兼人之才後雖爲繼朕當徐思之金山禮尼別使者入見
上預謂知樞密院阿吉剌曰鐵木兒達識籌邊事皆與朕意合
斯人豈可復得哉因俛首太息不已按康里氏世譜雲中王之
配郡國夫人生四子曰字別舍兒曰和者吉贈推忠宣力保德
佐運秉義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崇王謚忠武
曰不別遂授甘肅省右丞曰斡亢鑾繼康國太夫人生二子一
女二子曰忠烈忠獻兩王也忠烈子男二長海亦兒嗣寧府達
魯花赤次伯嘉納前尹京時平反海商被誣爲盜者所活一百
十六人累遷中政院使女一也里八思密適失上都兵馬都指
揮使亦思馬因封雲中郡君孫男一諾和直女二忠獻子男九
長霸都仁虞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贈禮部尚書次即冀寧文忠
三次王種虎兒吐華同知樞密院事次達世貼睦邇嘗以平章
政事行省首行視忠獻所浚杭城便河而除治之又老多忠獻
之遺民無不感泣入爲大司農拜銀青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次哈答不花次阿魯輝帖木兒皆早卒次脫
列太府太監次哈達帖木兒太都副留守次汪家閭司僉資政
院事女八長哈達忽都魯適衛王闊闊次帖木倫適侍禮郎不
花次亦老寒適集賢大學士兼內史豐國公怯烈議次伯忽都
魯適大宗正府也可札魯忽赤卓思丹朶兒只次乞剌忒捏剌
諸王鑾子次脫脫倫適中書刑部侍郎保保脫脫倫卒次保僧
繼之次不魯罕忽里早卒蓋忠獻九子惟文忠及湖廣行省平
章政事蘄國太夫人出也孫男十女七文忠之男二長拔都兒
院須皆寶赤次天保奴女三長別的斤適中政院判官二閭次
完者提斤適衛王子吉剌失八次的斤適種虎兒吐華之男一
細都女 達世貼睦邇之男一瓦哈剌失理女一格量脫烈之
男二長壽安次某哈達帖木兒之男二長萬次某女 汪家閭
之男一博羅帖木兒曾孫男 女 拔都兒之男二長亢魯仁
虔都總管府達魯花赤次完者帖木兒海口屯儲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始忠獻嘗建書院于順寧宣平官家莊之別墅賜額景
賢後即其中爲忠獻文忠兩祠堂春秋有事於先聖先師則侑
食焉忠烈忠獻兩王異母之子孫推崇也武王之子燕不憐燕
八思提別不花仕撒里爲故燕不憐卒官遼陽行省平章政
事大保興國公贈推誠宣節佐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興寧王謚忠襄也八思提大司農別不花嶺北
行省平章政事仍撒里由御史大夫累遷江浙行省左丞相餘
皆至大官莫得而詳紀也臣溍欽惟
太祖皇帝肇基朔漠
世祖皇帝統一方夏導天率土共惟 帝臣傑出其間而贊
國家之重任著匪非一族有若康里氏之先老母弱子不絕如
綫 祖宗所以長育成就之以詒燕于後人者天實佑之豈
偶然哉 一門三相豐功茂烈未易以筆舌擬諸形容今獨取其
關於 宗祖之安危民生之休戚者序次而歷許之乃若今
人司農之莘君親上好賢樂善發其素蘊紹休前人琣偉祖龍
方興未艾要皆不一書是在後之秉史筆者銘曰
山川出雲膚寸之微幹蘇成陸天實培之猗康里氏家有賢母
保其遺孤克開厥後有相之道俾熾而昌蟬聯奕葉四相六王

相業之傳由忠烈始惟王忠獻歷績無傳被堅執鋭出徑檢軍
佩玉瓊琚入侍嚴宸頃麓伯仲股肱左右奔走後先獻替可否
陽九之厄國有危疑民心罔止孰為龜筮桓桓忠烈乃心帝室
明明幾先不俟終日繼以忠獻載驅載馳風騰雲躍夾日以飛
大熙廟清德音布濩九廟尊安三宮悅豫
天子有命忠獻是膺乃位碩輔以康國成百度惟貞六服承德
寧有一夫不被其澤
南陽南服爰資保釐克勤小物靡有遐遺乘其忠貞衷隋一節
高朗令叙休有餘烈積慶儲祉畀于文忠世濟其美乘時奮庸
紬書金匱談經瑣闥光銘其君贊王賤霸咨詢故老延登逸民
量能授任內外惟均懷柔遠人務全國體威行惠孚無間遐邇
垂紳正笏泰山四維天胡弗憖　當宁興思大事之書厥有

顯冊史臣奉　詔表此幽穸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脫脫公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登七品始推恩於二親位極一品乃追榮于三代
視夫世數之遠近品級之崇卑則前人積累之功有可得而徵
者矣傳所謂德厚者其流光德薄者其流卑詎不信哉重紀至
元之五年某月有　制翰林學士承旨脫脫曾祖默而吉台
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范陽郡
公曾祖母哈敦追封范陽郡夫人祖吾都兒贈資善大夫江西
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范陽郡公祖母夾谷氏追封
范陽郡夫人父故任忠顯校尉平江路吳縣達魯花赤帖古迭
兒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冀國公母朵羅以氏臧氏俱追封冀國夫人煌煌命書下飾泉
壤而碑石未建　君賜弗彰至正十年夏四月
天子坐興聖殿東便殿翰林學士承旨臣哈剌八都兒臣拜拜
以為言得　旨命翰林侍講學士臣潛為之銘宣徽使臣三
旦八書其文集賢侍講學士臣朔顛篆其額俾刻焉臣謹按脫
脫公系出蒙古默而吉台氏世居范陽金季中原俶擾先世兩
郡公皆晦迹弗耀而能以善及人有陰被其惠而不自知者垂
休委祉遠訖冀國仕　皇朝歷昌平寧陵模吳四縣達魯花
赤宦轍所臨政譽翕然而未足以展其素蘊已試之效特泰山
之寔芒耳是以脫脫公起而承之由某縣達魯花赤為大都路
兵馬都指揮使擢大宗正府郎中出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
右司郎中累遷潭州路達魯花赤邵武路總管召拜吏部尚書
尋由治書侍御史升侍御史遷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出為陝

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召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
國史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其在中臺則入侍經筵其在翰苑
則總裁三史傳竊見之際禮遇甚優至正元年吉老祈閑遂以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上每念之不置特拜平章政事議樞
密院事提調屯田事九年以疾固辭乃復以翰林學士承旨致
仕仍給階榮祿大夫而食其祿娶達達爾氏繼李氏俱封冀國
夫人子男一人安僧早世女一人宣徽使三旦八即其壻也孫
男一人張保某官女一人適宣使泰不花之子阿納實理其范
陽縣某鄉某原三世大塋所在也蓋木有本水必有源本深則
末茂源長則流遠善慶所鍾篤生顯人為時名卿為　國元
老豈非蓄也久而發也不亟故其所成就昭融烜赫自有不可
揜者歟記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釋之者以為

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庸敢竊取斯義倫述既既公歷官之
詳使後人知　天寵之所加其來有自銘曰
實之大者其聲必宏發也有時乃震以轟猗兩郡公生于季世
藏鋒歛鍔百不一試有偉冀國逢時之邑志而于位所施未光
篤生寵碩以材自奮鴻漸于陸循循而進幾歌中外敭歷日彰
乃秉銓衡乃持憲網乃長詞林乃尊史局談經禮處從容啓沃
有命自　天貴于幽壚時之既至匪頌匪徐史臣奉
詔推原本始播諸頌歌揚攉千祀

答祿乃蠻氏先塋碑

異時乃蠻在諸部中最為盛強有別號答祿者子孫因以為氏
是為答祿乃蠻其先曰曲出祿者乃蠻部主太陽可汗之弟也
有子三人伯仲皆逸其名季曰敵畐戎

太祖皇帝受命龍興曲出祿亡其所部從畐奔契丹契丹以女
妻之是為太夫人耶律氏以歲乙丑生隨顛等處征鎮萬戶抄
思公北俗以草青紀歲故莫詳其月日契丹滅而敵溫方卒公
年甫十有二耶律夫人與乳母徒步負之以避難晝伏宵行備
歷其勞嘗遇河水乳母先下探其淺深及底而返俄有敗車之
板自上流泛泛而來乃取而坐公于上乳母引其前耶律夫人
擁其後以濟遂來歸于
大祖三皇后得旨留侍左右
太宗時公年二十有五始出從軍
睿宗以皇弟帥師破代石二州公先登有功及鳳門之戰與金
人相拒於河上公為前鋒涉河馬陷失利以靴大板足而出會
黃號走幾為所獲翌日整兵復戰大敗之乃下令軍中皆改製

大靴不如令者必絕以法公每出戰以長槍一主擊刺短槍一
代首捍矢短兵接則手舞二刺奮擊而前所向風靡歲壬辰從
睿宗大破金兵於鈞州三峯山盡殲其眾金人自是不復能軍
睿宗表其功于
太宗賜以湯陰縣黃招撫等一百十七戶公曰民無罪也力辭
不受乃更賜以它有罪者魏使臣等三人及其妻孥五十餘口
大名城中宅一區黃金飾鞍帶酒壺盃盂各一仍命世領湯陰
之戶收其差稅以供　上用有　旨遣忽都虎留乞與公
三人並以奉御為萬戶發西京大名真定河間等諸州郡軍四
千六十餘人占籍征行每千人領以官一員及鎮守隨州招集
人戶仍以忽都虎兼本州達魯花赤又以保定府行唐縣郎瑾
屯總押副之丁酉七月也後移鎮潁州進攻安豐城將拔以疾

歸大名戊申正月十八日卒于賜第之正寢年四十有四夫人
張氏康里氏張夫人代州石門良家子年十五避兵與父母相
失公得之以進于　三皇后賜名安坦容其秀慧遂以妻公
且諭之曰比女必能成汝家也無子有庶子教化的為己子早
卒教化的生拜的迷失亦卒而康里夫人以己丑春正月六日
生台州路達魯花赤別的因公自襁褓時留　三皇后所張
夫人數曰吾夫有功於國而吾無子誰當顧其識者幸別的因
在道里雖遠吾何憚焉乃具金帛戒車馬身自往迎之六年之
間凡三往返且因近侍以請乃得　旨而攜公以歸於是康
里夫人卒已久張夫人每引公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
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公之深自飭勵至于有
立者張夫人之教也張夫人生於乙亥八月二十八日以至元

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年七十先是
憲宗在御
世祖居潛邸甲寅自黑水承　制諭察罕於開州命公與文
職遂以公爲副萬戶與留乞等征鎮隨潁等處丙辰冬又自李
璮哈觀諭征鎮諸軍稟受公等號令戊午春諸王塔察兒自亦
運州諭公等守邊勿擾軍機公遂守淮漢士伍肅然中統元年
世祖即皇帝位有旨諭留乞竹古歹兩萬戶及所統千戶百戶
咸聽公言讓夕東至昇委任益專四年春河南統軍司召留乞
與公赴行在竹古歹留潁川十一月公入朝公身長七尺六寸
美鬚髯肩豐多力善弩刀尤精騎射軍士咸畏服之
世祖家勅相士潛出于後覘其貌公爲不動　上亟稱之曰
壯士問相士何如對曰其人大貴非極貴之相　上嘉其即

日降金符命爲壽潁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與總管李繼昌同
蒞公事累遷陳州唐州信陽府達魯花赤皆佩金符樂陳州土
俗之美因家焉遂常德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兼沔陽安豐兩
府達魯花赤升池州台州兩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
事官自武略將軍五轉至昭勇大將軍公在壽潁屯田府二州
土地多荒有虎夜食民妻民訴于公公爲之檻設機縛羖羔置
其中以致虎羔畏亂鳴不絕聲夜半虎果至機發而虎在檻射
之矢再發皆中左右雜至虎已斃語曰總管李繼昌聞之乃擧
酒爲公壽居民大悅自是二州無虎患信陽山中亦多虎公至
未幾將出獵左右以多虎諫公不聽比出以鞍轡置于鞍上左
右問故公笑曰吾有以也遂令搏山虎果出充前搏公馬公以
轡擲虎虎搏轡據地而吼人馬皆辟易失措公神色不變旋用

傍虎射之中其脅虎立斃左右環視之久咸歸剖而視之矢正
貫其心咸以爲神射公在常德新附人李明秀同知府事見公
弟三子燕真不花貌魁梧善騎射有父風請妻以其女公謂許
之既而明秀以公事行境內且將歸視其家燕真不花俱行
公密語之曰南人新附未可恃也彼若當自爲計明秀至家召
親戚故舊觴宴燕真不花察其有反謀而不敢言至暮罷酒明
秀出二紅巾一以與燕真不花一以與其奴二人陽受之而退
夜二鼓使其黨皆執睡燕真不花謂其奴曰可以去矣乃共取
廄馬乘之矢躍其關而遁四鼓後追者至燕真不花與其奴度駛
吞舟湾後而不發追者稍却黎明至府白其事發兵討之不
下公請自往招之明秀見公單騎來不設備公諭以自新明秀
素服公之威遂與公俱來公以聞于　朝而誅之餘黨悉平

公之官池州也道之詢上饒近郊山野多時出害啖民聞公至
迎候以告公曰吾嘗射虎未嘗射豕也姑試射之衆隨公行十
餘里見大豕在田啖稼公之騎出公據馬射之豕復創怒奔八九
里乃斃衆共分其肉凡三百餘斤以百斤爲獻公不受其不
花在侍傍公令度而致其事大德某年公始至台州未久更以
老疾得歸安豐至大二年六月十日卒年八十一公之至孝出
於天性蒞北俗喪禮細麻絕衰麻笄踊之節皆刻木爲招不
封不樹飲酒食肉無所禁見新月即釋服迨公居張夫人之喪
始悉用中國禮踰年乃擇吉公事先節儉務本積祿給衣食之
餘盡以買田園馬牛農具大名安豐陳潁之田幾一萬畝家僮
數十百人歸休之日輒課其耕作子孫賴焉夫人梁氏大名貴
族自爲處子時好誦釋氏書老益康健五步之外明見地上遺

封生於丁酉二月二日以天曆二年十月十日卒年九十有四
吕夫人生子男四人長不花奉訓大夫僉嶺南廣西道肅政廉
訪司事居官廉介而寬簡人罕見其喜愠前公卒次罷加解一
名文圭篤學而尚志卒贈承事郎秘書監著作佐郎次即然真
不花亦前卒次延壽彰德等處長官司達魯花赤已卒女三人
長適中奉大夫浙東道安慰使阿哈八失次適撫州達魯花赤
答失蠻次適芍陂屯田萬户鐵哥庶子男一人拔落歸女一人
皆居幼而早卒孫男七人長阿馬兗彰德等處長官司達魯花
赤次脫脫興濟縣達魯花赤已卒次綽狗亦卒次字蘭溪因公
蔭爲寧國路宣城縣達魯花赤次守恭天曆三年進士今曹州
判官次守禮泰定四年進士今武州達魯花赤次完格集東達
宣慰使司奏差女八人長早卒次適真州判官張行簡次適武

鄉縣主簿閔安達兒次三人皆適名族次適集賢侍讀學士中
奉大夫兼國子祭酒前進士趙期頤次適盧亢康楚仙曾孫男
若干人長脫因襄陽縣主簿次火你赤次與權至正二年進士
今秘書監管勾餘尚幼女若干人玄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初
耶律夫人及抄思公張夫人俱葬大名而别的因公以其卒之
年九月三日葬汴梁扶溝縣郭西南之皋原梁夫人之卒也字
蘭溪既奉柩權厝于扶溝先塋之次遂謀於族人曰先世葬大
名者八十三年矣其葬不如禮奈何咸曰易遷於此乎字蘭溪
以爲然乃自大名奉遷三喪以天曆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改葬
于扶溝與别的因公同兆域梁夫人祔焉其易服而斂也見抄
思公之骨極大左臂自肩達于指節連鎖瑩白如玉下棺之際
有大風捲沙自北來至壙而散亦異矣字蘭溪將樹碑以表于

墓隧已礱石而未及刻後二十年乃使其子與權奉趙集賢之
狀屬溍以銘狀稱乃蠻之破滅也其本支幾無遺矣耶律夫人
煢煢然挈孫子歷艱險終以全其後可悲也已隨顧府君奮身
戎行披胄鋒鏑陷門三軍功代特盛方將大其門而壽齡弗永
惜哉台州府君招降叛逆如呼小兒馳射猛獸以除民害何其
雄偉也官止於郡而不大顯相士之言信矣向微張夫人之
力何以自致於此乎父子之智勇兼人克有勳業婦姑之貞烈
尚義卒昌其家可無傳於後耶溍竊覩司馬子長所記多奇節
偉行非常可喜之功惟夫雄文善士其説是以後之覽者爲之
激烈慕歎而不已集賢荅禄氏子壻故述其家世爲詳至所謂
奇偉非常可喜之事筆力之宏肆蔚贍亦足以稱之非溍所能
加損也謹備著之以爲序而爲銘以系焉銘曰

乃蠻之初群雄並馳既興而仆孰扶孰持荅禄氏綿綿墜緒
將絶而續由兩賢母匪母獨賢惟天佑之保其遺亂際于昌期
委質輸忠先登賈勇以敗爲勝不懟不沮既戕大敵遂長萬夫
征行鎮戍靡有定居名城要扼將星遽隕腰紫傳鑰繼述惟謹
父則有子君實知臣試以劇務俾職留屯戢暴其庸授以民社
兵衛畫閉衆析于野拔人躍梁呼之來前翦其兇渠餘黨帖然
惡獸縱橫殘民害物發無不中若貫蟣蝨時逾三紀七剖部符
久淹外服訖騁其車寓跡田園其樂也獨膂力未衰云何不淑
積慶所鍾子孫振振投牒儒科易武以文退食委蛇鳴珂曳組
視此石章無念爾祖

濟南高氏先塋碑

國朝之制官七品以上咸得馳贈其先所以廣孝而勸忠也觀

夫世數之異等級之殊而其積累之薄厚可得而徵焉泰定元年冬濟南高公以亞中大夫鎭江路總管致仕品第三有司援典故以聞被 旨追贈二代信乎其德厚流光者矣按高氏世居棣州無棣縣之辛禮村殁因葬其地蓋其先出於齊公子高以名爲氏譜諜陸逸系緒莫詳今所居則猶故齊地也公之曾祖考曰滄州鹽山縣主簿諱輪祖考曰滄洲孔目官諱寓今贈中順大夫同知某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渤海郡伯祖妣李氏渤海郡君考曰宣武將軍管軍總領諱璋今贈亞中大夫某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妣趙氏王氏並勃海郡夫人由鹽山府君而下三世俱有仕籍而志局于位施未光貽慶乘祉鍾于後人公實承之也公名仁字壽之少以材推擇爲吏嘗從兵南伐署招討司提控案牘歷萬戶府知事辟湖廣行中書省掾從征安南討兩江群獠有勞受知丞相順德忠獻王因携以入 覲既丞相改位江浙行中書省又 奏以爲掾校官尋遷左右司都事時同僚多以酒榷鹽筴之利自汙謗聞其事者以公爲獨清之操更見識拔剡上擢中書工部主事歲復入江浙行中書省爲左右司員外郎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治蒙山銀賦之病民者捕寧都土豪之亡命者興利去害績用尤著廷議以公殘敝滋久將時其民慮授吳江州知州下車未幾訟簡役均田里無事乃大飭三皇孔子廟去之日州人相與立石以紀遺愛部使者以最聞授嘉興路總管府治中時到郡方作祠奉帝師凡庀材用召匠傭一出於民力公獨諭浮屠氏之籍於白雲宗者俾任其役官無一粟之耗民無半餉之勞而祠事以備部使者復以最聞先是公數奉省檄行勞近郡以丹陽金壇故有公田虗額請悉蠲之而取他羨田補其入又以松江東鄉水利久廢田不宜稻請去故所賦米而用土產敍粟代其輸事皆施行兩郡之人莫不便之年甫七十即乞謝事不俟報而歸吳門別業居焉至是遂休致之請應退錫之命而公之妻楊氏贈渤海郡夫人劉氏封渤海郡夫人公慶奉

制書永懷明發展省墓下祭告如禮退自惟念宜有以昭

上恩紀世德乃俾來徵銘溍聞古之爲銘者必斟酌先祖之美而自著其名焉所以示後世法也謹敘次高氏之世家名爵與公之志行官業而銘以繫之銘曰

翩翩高氏齊丈之胎代祀則繇莫守其祧不有厚德孰復乎始蟬聯三葉隮于朊仕胡卒不耀不震以轟儲厥義方嗣人之承展也嗣人是績是似服勤中外時踰四紀乃濟其美乃揚且名罔有失墜以荷寵靈煌煌

天書下賁九宅發其幽潛昭融烜赫孚禮之原巋然豐碑琢而銘諸以代鼎彝百世之下視此遺刻維孝維忠永嗣無極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續藁二十六

墓碑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昜劉耳校正

宛平王氏先塋碑

今上至元六年秋八月，中順大夫、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王公得請於朝，蹈恩二代，爰狀其實，來謁於溍曰：是宜有述以章示上賜，庶假寵於子孫於無窮。敢屬筆於子。溍辭不獲，則序而銘之。按王氏上世家遼之蓋州，總管公之高祖諱瑞，知金將亡，與二兄禧、祺擁衆歸于我太祖。從睿宗南攻汴，懋二兄之死事，感激奮厲，誓不與敵俱生。椎堅蹈強，所向輒克，屢以捷聞。汴既下，計功行賞，授虎符，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奉二兄柩葬于燕之宛平，因為其縣人。高祖母曰丁

剌氏。曾祖諱德璋，襲父職，仍為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曾祖母曰剌古倫氏。祖諱撝，通文史，尤善譯語。事憲宗為必闍赤，而以材學受知世祖，擢禮部侍郎。於是國家龍興朔土六十年，方注意於古禮文之事，所以潤色鴻業者，左右使助與有力焉。居歲餘，出為真定路奧魯總管。真定於河北為巨鎮，民多占籍軍伍，撫取之甚有恩意，人皆德之。祖母曰李氏、斡里根氏。父諱承良，好脩而嗜學，歷觀古昔廢興失得之故，而慨然有志於當世，鮮有能深知之者。嘗由行工部怯怜口總管府令史，補徽政院掾史，調將仕郎、冀川等處納綿提舉，歷從仕郎、崇祥監知事，陞為院以承事郎為其院都事，又以承務郎為其院之提運提點。母曰李氏、魏氏。四世皆祔葬宛平先塋之次，此其系序官業之可見

者也。初，總管公由晉王內史府掾陞記室，遂入掾中書，以文林郎、侍禮部主事，始贈其父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及公以承祥院都事遷宣政院經歷，轉奉直大夫、參議院事，乃贈其父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太原縣子。其後公自大宗正府左右司郎中改授大都兵馬都指揮使，又贈其父中順大夫、兵部侍郎、上騎都尉、太原郡侯。至是公以中政院判官拜今命，又追贈其祖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李氏、斡里根氏並太原郡夫人；加贈其父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李氏、魏氏並宜人，累贈至太原郡夫人。公妻孫氏亦以從封至太原郡夫人。蓋自尚書府君而上四世咸有官守，而蘊蓄之素未克大施，福祉所鍾，總管公實承之。公名某，字彥弘，少受學於鄉先生，同門莫不敬服

事斡里根夫人，定省之節，衣服飲食之供，靡所違缺，寒夜則捧其足而臥。病目，自每旦以舌舐之，至病愈乃已。尚書府君既殁，公事忠洛於總夫人，而後行得請以歸之日，暴然夫人遣具以奉之。先世所遺田，盡以畀其子姪，不幸蚤世遺之處置與人，尤以為難。有所資，輒分惠其三族，貧無所依與不能具吉凶之禮者，則賙給之，所引拔登仕版者二十餘人。其居家孝友如此。至於在官臨民，精用心審，始入內史府，承謁選而六七年不得調者三百餘人，所淹滯為之程其材品，較其資任而補署焉。天曆初，通州三河路縣之人為東兵所殺掠，兵未息而又苦寒，公時在宣政院，中書傳旨俾往賑之，賴以全活者甚衆。收瘞其死者四千五百餘人，誘遣其俘虜者二千五百餘人。兵馬司主決獄事，最號劇，而能使庭無留訟，皆其卓然可紀者也。

覲公名位之進則積善之慶為可知觀公行治之修則義方之
教為可見是用齊縣而備書之公有子二人長曰性德國學生
次曰蝢蛉女三人皆在室其葛行盛大未艾嗣是宜有慶書不
一書者銘曰
王氏之先奮自遼東際逢興運克有伐功來居于兹蟬聯奕葉
踐敭中外挂重組疊志局于位厥施未光要祉後人五世而昌
煌煌家章馳恩文祖升華紫從既封胙土惟神在幽被服寵嘉
假兹寵靈大啓厥家史臣作頌庸侈
上德勒諸堅珉昭示無極

藍田王氏先塋碑

藍田王公以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分按婺
之婺邑溍適以束浙路伏于田里公不鄙見謁而謂溍曰予兒
時侍先大父之側大父數顧予而言吾家徙居藍田迨汝六世
地豐美縣之和里塋先隴在焉予自幼歸入于 皇朝墳
墓兆域為豪民所變易吾宦遊四方去藍田久慨念猶知旨
近汝其勿忘予聞而志之惟謹予自獲被官使歷中外四十
餘年未嘗一飯不在藍田下隧道之碑雖存而多刓落然闕
有可考年為予追書其縣而重刻焉庶他日圖補報之萬一而
歸老於歿卒成前人之志也溍謹按王氏系出太原廉訪公之
五世祖諱臨淵字伯龍金末登進士第累遷通判商州藍田商
之名邑觀其山川秀麗陵右衣冠所聚心甚樂之因留家焉四
世祖諱彪字虎臣有膂力善騎射稱雄一當府官藍田尉曾大
父諱广山字安仁始隨邢生父諱榮字茂卿仕 國朝爲興
魯官父諱自通字達夫從韓徵君游能講周公孔子孟子聖賢
之道而通其大意陝西行省辟為掾屬以久次授荆陽尹爲政
煥暢本末聲譽藹甚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未上而
卒今累贈某官廉訪公名武字桓仲幼與群兒戲大父見其頭
角嶄然不類常兒指以語人曰 吾宗昌者必此兒也公既長克
自樹立由歲貢入仕歷西南兩臺監察御史入爲大宗正府會
外郎拜監察御史出僉四川廉訪司事公天性剛方標度端整
嘗謂 朝廷寄耳目於內外臺察官吾終不敢塗聰塞明以
苟祿固位遇事輒發無所回撓會奉使宣撫行部或誣公有所
私奉使不察而簿問焉公不爲屈驟事果成壞大蛇出其中衆
駭散明日有神降奉使前憑其傔人號哭呼抱公而泣曰公
賢廉素勿妄汚公奉使大驚事遂解乃改擢浙東有識之士或
稱之曰進思報 上忠也退不忘所由生孝也可謂精白一
心篤行君子者矣初公當襲父廕推以與仲弟或調都稅使或
亦能力學而不其家公有子惟吉以爲國子高等生蓋其世次
可見者如此昔韓魏公訪得五世祖塋於深川博野之縣吾鄉
一新其封植而爲文以記曰蓬家墓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
也予孫其志之迄今二百八十年韓氏子孫世守其遺言而不
廢廉訪公敬其祖訓而惓惓於五世祖之塋其能盡孝與魏公
同無以異若夫事 君以忠則其宦業視魏公猶未艾也溍
不佞敢稽公所言序而銘之公歸刻諸樂石來者無忽焉銘曰
蹶蹶王氏系出太原家于仕國商之藍田蟬聯再世食兹樂土
久乃去之不留不處陶陶達君沒身布韋連于及孫擧令昌吉
懷材自奮後先踵武卓惟御史受知 聖主人方側耳朝陽
一鳴胡不然遺不震以轟承之有人請蒞正直遑遑不忘孝思

罔極愐彼故丘雲深木寒使事有楷易云其還有欲必徒匪朝
伊夕来瞻来嘗載新封植她恩所加　國有典常　天日
覆臨孰敢壞傷歲時展省益謹其守式固且安大庇爾後

吳府君碑

泰定元年嘉興吳君漢傑以所居官品第七用著令得請于
朝追贈其顯考府君承事郎温州路同知瑞安州事仍封其母
陳氏妻陶氏皆宜人歟明年漢傑用舉者以本官署五品職於
是府君累贈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理問所相副官飛
騎尉追封嘉興縣男陳宜人陶宜人並累封嘉興縣君漢傑祗
奉　命書衞以告己事而退竊自念言所以致是者實先
人積累之故福慶衍溢貢及生有　國之寵靈非得已不肖
所克負荷宜紀世德以承　天休垂示後嗣永永無極爰以
四明黄君之狀來謁文浴惟府君之里居世緒年壽卒葬列於
吳興趙公所爲詩銘操行事蹟予忠利播於永康胡公所爲銘
廣攷錫與其大者以爲橋梁諸社之行而顯諸之府君姓吳氏
諱森字君茂其先汴人後徙居嘉興祖寔父澤並宦事宋爲
水軍正將君少襲武弁以沿海制置使李公曾伯辟署任備差
使仕而未顯功伐弗揚　國朝至元間以行東行中書省右
丞范公文虎薦任管軍千户遭時承平始遂遠引初府君既失
所怙悲推貲產以歸二兄以鞠其弟妹逮有家室推是志也達
之於鄉鄰饑有米粟寒有繒纊病有藥餌死有棺槨舟梁道路
修除惟時䕶田四百畝辟書塾聚閭巷子弟延師儒以教之由
是人知有學有司狀其顛末移部使者罷會以上中書用近比
署其門曰義士云其寢疾也遺命捐種户逋租稍三千石春秋
六十有四以皇慶二年五月癸酉委順而終窆于所居西北之
麟瑞里於戲行既周矣府君有子四人長曰英英後仕郎平江
等處財賦提舉已卒漢傑其弟三子承事郎温台等處海運副
千户合方以材顯融於時馳恩所及未艾也嗚呼君子之爲善
非以近名而名隨之表立景附聲震響從有不期而至者矣然
其蓄也厚則其奮也不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吳氏其成
於積而出於有餘者乎銘曰
皇誠古制弘敷孝治既封班秩永錫爾類顯顯府君匪以子貴
啓慶自躬曰有吾義其義斯何在物爲利由家而鄉維屯其施
單夫寡人幼童弱稚室無凍餒治有孝慈爲而不居嗣人之遺
乃播乃穫乃引勿替有　命自天下飾丘隧封其龍光松柏
衣被爲前嗣人無斁夫陸浦嵩申錫如川方至增崇本始覃及
來裔尚不一書樹於祭器

華府君碑

華氏之先出宋戴公肇自考父别於大宗食采於華以邑爲氏
為子遠孫世爲鄉土源遠流分諸軼莫詳公之所祖家宋大梁
避兵南遷常之無錫卜居梅里鄉有懷德曾大父智大父曰詮
補將仕郎遂卒于官父曰友聞屏當内附仕于其州提領税務
母曰袁氏實　人璞公之諱君字德玖也如有美質不煩琱
教平居沈静寡於言笑出與事遇剖析是非具有條理無失豪
釐年登六袠世故無意先意承志怡其所向兄弟子姓合食同
居盡心畫道家庭穆如奴隸有過不爲苛責託以他事遣之使
去世降俗敝祭於富嬿公矯其失凡飲縕袍導已厚物樂施無
所族姻之貧時加存問或辭不答輒爲惻然懷金遺之或以勿

言貸人以錢不厚取息三取其二人以為則推己之善及乎鄉
鄰敦本抑末言之諄諄人有鬬訟必諭以理啓其良心俾寤而
止或以貲産訴于有司曰汝姑退歸而自思兄弟錢財孰輕孰
重吾償汝欲汝毋妄動其人愧謝雍睦如初一家之懷化行里
閭歲適大侵民食弗足嘗方有　詔以官糶粟公輸所當千
石有奇法當得官公乃固辭或輓之行公曰不可民命方急何
暇私我遺榮弗居浩然而歸山椒水溢以教以娛僧其人者同
歆至辭曰公欲官吾力能致公給僧言可仕者皆官非三品吾
有不為借走京師薦于當路授公總管屯田打捕僧以其職泚
治河東晉寧冀寧為其四封界以右階其義校尉秩則三品祇
郡長吏有隋白　天公懼且疑卒辭不就老於布衣至順改
紀二年辛未四月某日疾作而逝六十有七壽匪不多年不滿

百命也奈何重紀至元二年丙子九月某日葬所居里北其塋
位冷村之原及壙而樹或固且安同郡王氏公之元配沒先祔
公十有九歲子男六人福長楚僊以才自致列于　朝班居
功德司為其都事二十有六華年奄世次鎮及鎬年俱弗長釣
則未仕鋒亦發之鎰又其次年方幼穉其女三人惟仲前死餘
皆有行歸于名門婿鄧大亨鄧錢宗元孫男七人十有一女挂
最所生長曰幼武次為宗道次及愛年次靜及濤裕又次禹曾
孫男八其女有四由奈而支綿綿世系為之狀者陳君子平以
授幼武使來謁銘濇弗敢拒勒此貞石發其幽潛昭示無極

弘文裕德崇仁眞人薛公碑

公諱玄曦字玄卿姓薛氏其先在春秋時為列國至唐而河東
之族尤著有仕南唐為其司徒者宋東義郎習其後也東義於
公為五世祖嘗官于信州因留居貴溪縣之仙浦里曾祖諱琢
太學進士祖諱士亨晦迹不顯父崇勉以學行見稱于鄉私謚
文清先生四明袁公誌其墓公生而穎異舉動不類常兒雅不
樂紛華年十二辭家入道龍虎山師事故開府太宗師張公及
今特進大宗師吳公始至京師即出遊湖海碣石間縱觀古靈
蹟之迹人莫知其所在久之乃還
仁宗時用薦者得召見侍祠延祐四年　制授大都崇眞萬
壽宮提舉居三歲陞提點上都崇眞萬壽宮一當鉅人元夫俊
彦之士皆在朝廷公周旋其間接聞緒論學日益粹泰定元年
奉　詔從嗣天師既至祓　旨往鎮江之乾元宮未行虒
從濟陽還至龍虎山喟然歎曰楚雲江樹邈阻萬里引領觀舍
能無喟然於中乎即日辭歸士大夫咸送以詩蜀郡虞公為之

序三年八月也公既歸則闢清寧齋見心亭與明軒築瓊林臺
於龍虎山之西高爽靚幽各適其宜日與學仙者相羊其間而
客倚大洞迴風混合之旨嘉嘗遇異人而有所授云由龍虎山
抵貴溪性猶頗最為峻絕乃作屋其上號崇賢館東為振衣亭
仍割私田具茗飲以息過客臨川吳公為作文以記之初公所
祖眞人孫公住杭之佑聖觀孫公仙去法席以虛至元六年外
宰相部使者暨諸宮僚具書幣迎致公補其處辭不就至正三
年四月八日　上御明仁殿拜贊以聞　制授公弘文裕
德崇仁眞人佑聖觀住持兼領杭州諸宮觀公不得辭乃拜
命而遣弟子攝其事以遂高舉遠引之志焉公性孝友父歿自
京師奔赴而歸犯霜露越草莽哀號頓踣若罔克生專意致養
以慰其母而卹其弟母年八十有三嘗與公俱感微疾既瘳而

見母喜極以悲五年正旦之日公將復見懼傷母懷使人請曰願母安意毋戚繼此當數來省也自是歷造山中之舊舊及常所與游者若訣別然俄一日酬酢詠歌如平時坐及夜分具盥濯畢語弟子曰天地之間何有非幻吾其逝乎厥明儼然而化是年二月七日也春秋五十有七異時公嘗遊所居東五十里之辰虹嶺愛其岡巒迴復林木蒼潤澄潭前匯秀峰外峙神氣翕聚宜為樂丘乃葬瘞其處名之曰棲神至是弟子陳存倫已卒諸孫詹惠啟手有興王景平及趙宜裕等七十餘人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冠劍而窆焉遵治命也宜裕故宋諸王孫清修文雅尤為公所愛重念無以伸罔極之報及伐石以銘為請惟公風骨才氣倜儻不羈讀書日記萬言自孔老之學至於天文地理陰陽數術靡所不通善為文而尤長於詩[illegible]章揭公留瓊林月餘齋二三日乃為作序稱其老勁深穩如霜松雪檜百折莫能撓清拔孤峻如鶚鷹健鶻千呼不肯下蕭條閒遠如空山流泉深林孤芳自形自色不與物競人以為知言公書札極麗逸片楮出人爭欣得之有聞公之風而未之見者或使圖其像以去見心亭後有上阜隆然而稱之曰薛公墩其見重於時如此公自號上清外史所著有上清集若干卷樵若問一卷詩歌群賢詩文為瓊林集若干卷謹因宜裕之請撫張君天雨行狀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二氣絪緼降靈合真鍾粹姿兮超世拔俗東踹恂獨自得師兮誕啓玄秘運行天地執元機兮含符玉京闢陰闢陽徹萬微兮備其來下咸契鴻化紫呂時兮作祠竹宮勝概豐融解蕭臺兮於佩珊珊鏘鏘通群仙同宴娛兮擂然高蹈含光韜耀謝出機刀小鄉川崇前瀝犀營適其歸兮泊乎其休與造物游倅醇熙兮黃陶所至動植生遂不厲疵兮觸晦自我無可不可人莫窺兮窅巖邃谷崇臺列屋藥莫支兮以身為累蟬蛻而逝忽若遺兮寥寥上清渺渺玉京總難期兮方壺家室千歲一日聞高徽兮弟子摧慕返壤而樹尚何為兮竭辭揚芬蒙旅頁泯表時思兮

玄明宏道虛一先生趙君碑

先生諱嗣祺姓趙氏故宋魏悼王十一世孫南渡後家于龍泉又曰若錯生先生於宋亡之明年幼即不凡稍長慨然有出塵拔俗之志年二十四學道于武夷山天游道院高士張君海懋挺神姿然未嘗出山張君攜之至錢唐謁其師真人杜公於宗陽宮一見大奇之公方兼領吳興計籌山昇元報德觀其旁有通玄觀則公所創也遂令張君居通玄先生居昇元以便於諮叩久之杜公歿扁先生之身闢乃歎之出游京師諸公貴人多慕而與之交方是時開府上卿張公以大宗師主教事令特住上卿吳公為嗣師咸加禮遇因挽寓館下薦譽日起延祐元年有 旨以先生住仙都山玉虛宮給以銅章俾用甲乙相傳是何兼少微山紫虛觀提點積修仙都少微皆先生鄉郡之名山也又嘗住金陵之玄妙觀至順元年錫號教門真士玄明宏道虛一先生處一蓋先生自號因以命焉人以為榮尋

詔改玄妙觀為大元興永壽宮出內帑金帛使加繕治先生即以其大殿建法輪 且出私錢作堂宇及外門會昇元住山姚君亭安仙去先生奉 制命嗣為住持涖事未幾為建大門買山四百餘畝修飭殘壞補葺墜缺罹閒其頃吳郡有曹氏之崇福觀曾氏之玄真觀張氏白鶴觀俱燈禮求先生主之既得

皆以崇福宮真讀永壽及先生至昇元洞東白鶴先生於吳興金陵並領本路諸宮觀敎事　上嘗扶植道敎不遺餘力其徒甚衆馬在玉虎時兩將使指代祀太華吳山江瀆嵩高玉笥淵瀆後事遇家慨然興退遠之思置田若干畝畀猶子仲成給春秋饋薦之事乃還京師以來傳承奇敬祠事於龍虎山宣大夫特　詔書於江淮荊襄廣海之番諸郡使節所經歷勝覽而訪求巖穴之士得一善輒薦揚之先生自奉甚約終身不茹葷而坐客常滿樽相學解為貝如其右喜推轂士相輔其引重而成名者甚衆先生既歸於華甘泉清鬻伴于大江之渚而往來山林間戶十年閑自昇元至崇陽道至白鶴忽預謂弟子袁守約曰吾出然已熟將田先而返照矣因索筆書遺言戒飭竟奄然而化至元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其明年

是為至正元年十月十五日守約與永壽之弟子楊玄鑑等奉遺蛻藏于紫雲閣乾元山之麓以狀介真人華公來徵銘竊觀先生年壯盛時果于中道而居僊遊道不與人事接及出而酬酢世故未始絕物而於物無所疑滯存乃急引而去怡和飲醇以終天年出處之際庶幾可以無憾矣是宜銘詩之銘曰

古之德人與天若游無累於物不激不流卓哉先生風志輕舉草衣木食坐閱寒暑蟠然而起一息九州乃侍明廷乃渴介丘時行時止無往不復歸領珍祠逍乎初服偷巧棄智以佚其餘委順而化棲神清都德始要終刻此貞石貽諸後人用慰罔極

體仁守正弘道法師金君碑

吳之長洲有爲老子之學者曰金君諱善信字實之家故儒也曾大父曰琪大父曰雖父曰焴淳川路判孫尹母沈氏頃龍翁之墓故翰林侍讀學士揭公實為之銘君幼凝靜少長好虛無之說欲辭父母去而求師父母不可強以家事而羈縻之君恬然少間輒取老子書反覆玩味從而口老子之教初不必毀形絕世若今人之為也吾當如蓮花生于穢外接世緣內無所構闘何必去父母哉既止不行凡婚姻有了矣乃曰父母留我者我無不盡其責古之至人雖不必草衣而木食殺樓而穴處然學必有師我將從有道者孰正焉時玄妙觀有雷師生不流錢數篋以符篆捕逐鬼神君甚敬之由是冠其冠而為之執弟子禮已而聞莫先生渦一一若者酒醉輒詬罵人雖王公不避時時呼雲役雷神鬼如兒戲然君知其有道者則延致而專事之有所祈禱未嘗為之動色或毀其所甚愛之物亦不以為意先生知君信之篤志堅以不傳之秘授弟子不得若而君盡得

之既建仁壽觀於城東北隅日與其徒研窮秘旨究旁門小道力排斥不少置其言以為心神至虛無所汩淀氣定光出諸陰銷盡謂陽自集是有形者陰無形者陽陽若勝陰衆益謂精義行清靜無難矣知之不能見之不明捨於山林何益乎為其道之本末可見者如此君初為子弟時無私蓄既壯離使倉倍其指鄉里有糾紛不可解輒為揣摩洞見底裏類使之以柔退不爭取勝過時之名流加敬禮有不給則周之未嘗務遠世獨立以為高而其襟度特為沖曠闢一室植桂樹若干本於其前題曰桂軒則一二古周其間徉其中飄飄焉神仙人也故賢士大夫多樂與之游君年雖高而視聽步履如強壯一日呼左右謂曰吾死矣遂奄然而逝非真有所得惡能處生死之際若是哉君生於宋咸淳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今至順

二年二月一日年五十有九以其年三月某日奉遺蛻葬于
丘鄉半塘之原君所自營也君妻温氏事舅姑克盡婦道教育
其子若女克盡母道人莫不稱之子三人大亨大振大謙惟大
謙為温氏出女四人孫男女合若干人葬後十七年大謙始以
建安陳方之狀來徵銘昔老子嘗為周柱下史周之舊典禮經
無不知之非棄絶人倫者也至其以無為清靜為教漢人用之
而天下以治豈無益之學哉老子遠矣今道家者流所宗漢天
師張氏既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其子若孫或徵為黄門侍郎
或辟為丞相掾許亂相承逮今千有餘歳不絶有能遵其軌範
無廢人間事有以究夫道之所有不亦善學老子者乎是可銘
也已始君受知嗣天師留國公起為廣德路道録仍提點仁壽
觀昇大號曰體仁守正弘道法師且以聞于 朝再下璽書

為之加護予既備著君之道至於出處之大槩亦不得而略之
也銘曰
老子有云脩之於家其德有餘歷世既久龍沙踵徵究迷厥初
歸潔其身長往不返木石與居有美一人清風峻標列仙之儒
養生有道不斷外縁神明内腴謂人一心無撓無雜漠然沖虚
滌除玄覽抱一不二方與道俱惟是所存久而彌昭百世不渝
有崇斯丘表以石章過者式諸

玄門高士陸君碑

高士陸君諱應祥字景雲世為平江人曾大父曰士元大父曰
道父曰文明母戈氏君甫成童而失所怙能自刻厲檢飭知曰
奉其偏親饘酏瀡滫必適所欲撫諸稚妹及笄而嫁咸得所歸
外則殫其労勩以植立門戸遇事 小大處之如轉丸鄉鄰有
糾紛不可解輒以為請隨啓其端莫不洞中窾郤其幾警悚達
然共推服焉性澹泊無廛嗜經營積累餘四十年貲業得比素
封未始妄用黍粟圭撮以道華靡恒戒子弟以勤儉承其家
樂賙人之急袪贊不能自振者多仰以食歳饑設糧餌於路以
活餓者散錢動以萬計尤篤信釋老氏不喜殺雖為宴客脩具
鮮蔬之物亦取諸市凡所施與往往傾其橐諸無毫髮顧惜意
新萬壽寺大殿而造佛菩薩像田畀北禪寺以興復其說堂所
居傍光孝觀推圯不治首為構高閣廣殿方丈之室餘宜有而
未備者悉屬庀撻俾膳成之其創置則有笠澤之瑞雲觀以棲
十方羽士橫山之瑞雲菴延緇流專領之給以田有差作治室
於城南燀湯饘粥以俟過客而休焉者冬有爨薪夏有茗飲歳
以為常也所建既兹事不可悉紀也惟陸氏實吳之著姓上下

千百年名公顯人史不絶書而君之先比數世皆韜光遁景無
所表見君生逢盛者顧欲以材自奮百未一試輒引身去著道
士冠教主嗣天師因命為玄門高士瑞雲觀湖山住持仍封上
而加護焉君辭不敢當尋詣句曲山祭受大洞經籙於上清宗
壇意將餐和飲沆以葆其餘齡且示無所用於世也年七十有
二元統元年十月晦終于家明年二月朔葬吳縣橫山北先塋
之次配周氏子男一人曰德原女二人長適沈宗德而卒次適
施從政而從政又先卒孫男一人曰順尚幼女二人長適徐氏
實次未行既葬德原以狀來謂曰先人奮已而裕物平生惠
在人甚多而未嘗自言令所述特其粗爾幸即其可知者序
表顯之予既辭弗獲則悉取狀所述次第為序而系之以銘俾
刋于兹碑銘曰

泉其可欲不禁以祿而無殆無辱行事以智利物以義而無怍
無愧不亡者存揭德有文是率是循在爾後人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三十　續稾二十七

墓表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昜劉耳校正

蛟峯先生阡表

故宋禮部尚書方公歷事三朝為時名臣宋亡晦迹弗仕學者
因其自號稱之曰蛟峯先生如隱者焉在
世祖時旁招遺老以待咨訪　詔御史中丞崔彧起公於家
緣疾不赴以高壽終
今天子稽古圖治誕命儒臣刊定前史以繫類其得失而有司
莫能條公事狀以聞竟不為立傳書已上而晉與公曾孫道叡
適同在史館因得公言行之詳乃撫其大要而序次之以授道
叡俾刻石為阡表備史之闕文謹按方氏睦之高安人公曾
祖汝賢贈宣教郎祖誠贈從政郎父鎔封奉直大夫母邵氏贈
令人公初名夢魁寶祐十年理宗臨軒策士覽公所對數陳鯁
直代擢為進士第一賜名逢辰改公以君錫為字用例補京官
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寶祐元年召為秘書省正字升
校書郎引疾去官除著作佐郎未命除知寧國府未上並以言
者罷開慶元年召為著作郎兼權尚左郎官居無何復以言者
罷除知婺州以外臺奏寢新命除知嘉興府未上改知瑞州甫
及春亦皆以言者罷咸淳元年召為司封郎官兼國史院編修
官實錄院檢討官兼直舍人院累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三年
出為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徙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五
年入權兵部侍郎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七年知貢
舉竣事除吏部侍郎丁內憂服闋以侍左侍郎召辭不赴自是
不復出德祐元年除京湖四川宣撫司參謀官權戶部尚書改

禮部尚書俱以父疾辭遂丁外憂此公所閱之官也秘閣修撰
公之職也承事郎　轉至中奉大夫公之階也某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公之爵也鄭丞相清之薦改御筆以爾忠誠
膳恤刑獄而獨無求言一條中外傳聞以為顧覺臨淵之術又
兩參官以忤清之去國公亟扣閤上書力言之且謂所貴乎大
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君嗣未定不能贊之啟國倖而就
以備之資臣聚斂之末方新頓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具臣而已
聞其優疏丐閑留以爵命陛改之爵欲聚此非所以愛之賜公
猶在明集所而未宮也上特優容以實恩同以前制置而淮海
州兵師吏以捷聞公上疏言海州之事三尺童子皆知之而
閫臣以敗為勝陛下曲徇其意出御筆令學士院書詔獎諭之
豈不知而受其欺耶抑已知而姑以掩外觀而自欺耶　陛下
息奴回御筆以解萬世之議而免外國之笑備曰萬世之法未
暇遑郎敢笑我何以異國乎八之取怨孫似自此始推宗在
位日久務無繫權知政多從中出群臣承時妾戚福之柄下上
疏曰當大奸掠除之秋宜深謀豫慮持擬端緒之漸謹慮
其心平勃之屹屹當備其後又曰天下有司州縣而無貨大守
有貨國家而無貨部第南司貨而北司之應奉不貨百姓貨而
縉黃之寵宅不貨至於挾小才以濟大貪者近親有依憑焉宮
中有承受焉左右有游燕臣陛下以得之左右者出自聖斷而
用之曰吾自除吏也不知有從旁竊威福者矣又曰京有尹然
有漕所以培殖本根愛養命脈尹居京官者不過為奉監薦
一大承受耳無名貨頭真偽莫詰非時取索隱匿莫視仇士良
謂天子不可令閑暇若以財貨聲色蠱其心使無暇更及它事

雖後吾輩可以得志今此曹望望汲汲求遂吾意者正士良之
策也帥漕兩司庶於應奉皆成赤立萬一變旬之內有一旦警
急何所趣辦何所倚仗乎破斷自今日止宮禁索兩司不
急之應辦悉停之左右並緣需索之有例者悉閣之然後可以
救兩司之貧緩急之備也上頗感悟而土木之功不為之少輟
也公復因論邊事陳及之有曰善處邊者不以急而不以暇古
之謂人國以江左者莫當以淮肥而外觀笑其撫淮過於新亭而
從容就寬閑不以為也外示閑笑而內有以神其機謀之略陽
而從容而陰有以伐其壁後之謀所謂啟者盡非毀化文曰吾
其有以自肆而不以驕之存亡者安危得不任於人又曰吾
共有以自備而不以啟國之暇為喜懼也不制於人苟以防
之左者安綏者為喜萬一部敵揭示幾枕以給我而假敵以
息勝可喘者又以今此敵對境我為一切謀說而敵無一日不
謀我彼所築者今城鐵壁我所築者土坯無山及所築者奪我
地為之我所築者我民地為之其言切中當時之細娛而不顧
大患之府尋上疏柳陳備邊之策曰以必爭之規模奪乎先然
後可以全兩淮而保長江以必死之規模守襄樊然後可以拒
北化而全江陵夫淮之為可守可耕者以有一線之河也今渉
河而築淖者乃吾戶內地也引而耕於新殺之於斯日夜出騎
以擾我淮東西俾不可耕雖堅城閉壁而坐為禁制不得動矣
為吾之計當勸諭淮隨盡力以爭渉者而住牆可安枕也荊
一襄樊襄不守彼反乘之則江陵孫海而足作哉為吾之計當擇
荊之猛將貴以必死之規模守襄樊則北可拒光化南可全江
陵一日思所以奪其地二日思所以爭其民三日對壘之勝負共

當在此而不在彼矣識者謂公此疏真活國之良劑朝廷不能用以至於亡而公言無不驗故重為之太息焉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不行而去公移書宰相勉以行申屠嘉之事且抗疏援膏肓二豎為喻曰何陛下愛此二豎之甚乎漢唐之季建置天子在宦豎掌握罪大惡極朝廷不能誅之天下必有起而誅之者漢之宦官陳蕃竇武爭之不勝并州之將操戈而殪之唐之宦官宋申錫攻之不勝河中之帥移兵而屠之小人之在君側操心何所不至其所以不敢動於外者蓋有所懼於外若外不足懼則無足憚之心生而無君之意動矣言尤剴切上覽之不怡公遂稱疾求去丁大全方以臺臣用事欲鉤致諸賢公見幾而作遂步從行營丞相視勃公不必遠引公曰丞相且自救宮戚敗則果為大全所擠而去吳公潛拜

左丞相公亦召還會國子博士徐宗仁言大全雖去相位而六賊尚存乞誅之以謝天下上論者不當引況宗仁等議論偏緣怨於揭前自辨上方之斂容而陳白此開先是鄂渚危急上命似道提師江陵似道奏請下流兵權潛奏鄂以上既屬似道鄂以下宜屬趙葵上不從徑以下流併聽似道節制凡以道察奏外廷不得預聞上反以不知遣報為潛罪及廷臣奏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爲謀臣因潛遂罷相中外洶洶疑必有後命公上疏曰天下之所同好我獨惡之天下之所同非我獨是之則為人上者亦難知矣大抵上易知則下親上難知則下畏下親則上安下畏則上孤寵急而未之一綫而進之號呼而進之一唯而退之旁觀沮縮何以作人任事之氣乎上既去誰公奏臣不敢直指願陛下曲回天怒以安中外上乃翻省而揭

前欸密之言外廷無聞知者既而似道入相命指論公者章連上矣度宗即位公乃還朝一見甚喜欲大用之公乞命朝臣為知縣以重其事權專以均田稅正版籍均力役勸農桑學校以士卒除盜賊為考課之法有旨從所奏後沮不行此公之忠讜見於立朝者也信州措置軍糧失宜召亂朝廷以江東臬事付公聞命就道及境或來言城中事勸公緩旗鼓而過公笑不答即日單騎入州決獄一城肅然戒能事者訪得亂卒姓名斂其兇渠黨悉寘于法事平有詔獎諭比公於韓魏公云蓋公於他獄事莫不盡其情故一路無冤民而盜賊屏息及將漕江西有獻議於廟堂請以銅錢一當十委公自江西行之公抗言其不便而止講行賑糶以救民飢乞獨和糴以甦民病有巫妖以左道惑衆隣郡民十百成群踵門徼福公杖而遣之由

是後息此公之績用見於出使者也蓋似道柄國十有六年公屏居者十年律則不行言則不聽而施于有政者又屢屢若是此有志之士所以悲其際遇之盛而惜其設施之未究也公天稟高絕於書無所不讀而會於理學以為歸宿自為幕職官至秉麾持節所至以教化為先務暇日輙從容學序聞授學者以求端用力之方自躬行上起自人倫日用上起發之東陽有好事者創義學迎致公為之師從遊者數百人郡人林光世寅緣宦豎而賜出身素不滿於科名之士及為浙東常平使者首劾公不當俯就義學之招登用之命由是而寢公遂即家建塾以教授其徒後以從官侍經帷每事啟沃以格君心度宗眷遇之甚至問公講授之所賜御書扁額曰石峽書院仍賜手詔寵之江南新附鄉廷倡擬官舍民居盡燬而書院獨莫劫火之餘

葺治既完而諸生稍稍來集公倡明正道以致知力行名其堂以仁義禮智名其齋時所在士風頹靡公所以振起而作新之者成效甚著此則公自任以師道之重期於繼往聖而開來學者也公所著有孝經章句一卷易外傳圖說五卷尚書釋傳四卷中庸大學釋傳二卷格物入門一卷行於世公人物魁岸聲音如鍾磊落若青天白日渾淪醇厚不見涯涘雖書至老不廢視紛華綺麗事蔑如也待諸父昆弟子姪各盡其禮接物以誠而無不悅眼不為察察而自莫能欺公卒於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三日享年七十有一以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葬于縣西之安谿娶邵氏封令人再娶朱氏子男三人長梁太學生次棟次森入

皇朝並以儒起家棟月泉書院山長森長州縣儒學教諭能[illegible]恪於進取不有爾栱女三人長適脩職郎[illegible]州判為縣主簿徐敏中次適武學生項雄飛次適邵元廷孫男四人女三人曾孫男七人女一人棟之孫迪壑以至順元年擢進士第今自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出為嘉興路總管府推官階某郎石峽書院既領於有司而設師弟子員迪壑病其陋迫弗稱乃以公之故居廣其基址而新其棟宇絃誦之聲不減公在當先儒有言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眞儒公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學有以傳於後世夫何憾乎潛之曾大父左曹府君實公榜中進士託斯文之雅故於公門四世百年矣今所述乃學士大夫之公言非潛之私言也來者尚有考焉

格菴先生阡表

格菴先生趙公宋執政也公之志業未及盡展於一時而[illegible]艾之私有足惠乎百世讀其書者知為吾先生而已蓋自考亭

朱子合四書而為之說其微辭奧旨散出於門人所紀錄者莫克互見公始裒集以為纂疏今四方學者既家有其書以啟弗論若公之世系出處固不可俾後之君子無述也按趙氏之先蘄人齊國公迪遷居洛齊公之子是為韓忠獻王族大以衍亦分而三居亳者曰光祿卿期又遷處之婺由光祿三世至公之曾祖考諱齊贈太子太保博平郡公祖考諱軫贈太子太師東萊郡公考諱雷以再薦于鄉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少傅衛國公妣田氏贈新國太夫人公諱順孫字和仲八歲能誦說九經嘉定十五年賜童子出身真文忠公見而奇之謂少傅曰大君之門者必此子也公不以自矜益務親師取友而求其所未至朝淬夕礪餘三十年乃以春秋試于鄉于禮部皆第一淳祐十年賜進士出身調太平州學教授秩滿差江東常平司幹官未上改臨安府學教授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兼景獻府教授陞校書郎添差通判瑞州以內艱去咸淳改元入為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公因進講言今茲建元伊始正治亂相承之幾度宗竦聽諭公曰卿老儒議論似富弼蘇軾公退有旨擢監察御史仍兼說書歷右正言左司諫遂為殿中侍御史皆兼侍講進侍御史兼侍讀公久當言路凡日食震雷水火為災必援據經傳及累朝故實為危亡可畏之說隨事致戒時帝讀楊之而人主不知宮掖決簿而大臣不聞公疏奏者八面奏者三謂周宮九式均節財用冢宰實總之今之大臣未嘗過而問也豈不曰錢穀出入當如陳平問之主者乎大臣自慰不在周公下而以陳平為足法乎真宗嘗令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恕以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竟不進恕慮先朝知其有臣憲

陛下不知其無也度宗不以為忤令內外諸司條具申省以聞
公又言內廷之懃不可輕殺恩賞之濫有所謂特除特轉特請
特贈者不可輕徇應側上殿遇有悲緬專求瑣細以備對揚當
中徽之以格召試蹕陋之風累疏乞召洪天錫陳宗禮陳宜中
還居言職劾龔日新遷部不宜爲容官它所薦湯漢李伯玉何
基徐宗仁呂折歐陽守道呂大圭等數十人多朝廷宿望及當
世知名士度宗皆嘉納之美人楊氏進封淑妃公率同列言美
人父楊纘上遺表未半月進封之命已下獨不念其有葛衰之
情哀我之感乎疏入遣中使問公以正謝之期降制之日何時
而可徽又宣諭欲以百日為制公復奏請以暮年為斷時雖不
能悉如公言猶從之乃成禮謝堂以從官導旨樞庭出入宮禁
離頓中外公奏外戚用事其禍中微哀此不已禍有不可勝言

者歷疏其姦於綱前以去就爭之度宗諭解至再公執之益堅
卒黽堂官堂帥座以節鉞奉朝請居近市其家僅日伺於閑闔
闕細民以物求售輒攘之公奏其狀度宗以東朝故倚豫而不
報公抗疏不已卒罷宦朝請仍從其居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
重事公力陳其買田變楮之弊乞討論之以道上章自辯且求
謝事會其婿蕃世守雷德建劾翁合亶公奏黜之似道滋不悅公
遷以侯丐去皆不允新宮之建議毀民廬以廣衢路雖用公疏
令帥漕兩司相度指定奏聞而帥漕希旨持兩端之說公再疏
言力爭堅持於事將形之初者耳目官之責除消潛格於人不
知之中者有股肱之大臣在今之師臣相臣有陳王清昭厲如
王旦之家疏乎似道復上章自辯且乞骸骨公亦以疾丐去除
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讀

公猶不自安求去益力遂以顯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淮浙轉
運使四年八月也先是郡庾亦立率以夏初徵民租公謂古者
十月納禾稼今先期半載民何以堪會曰此例行之三十年不
然將有之　之憂公不聽首以俸入及例卷所供助糴本而抑
浮費以繼之糴錢二十萬斛迄免預徵郡既大治創學道書院
俾諸生肄業焉五年復以吏部侍郎召尋陞尚書兼職如故於
是似道方諱言邊事言援襄者尤惡之公之入對首言今所謂
危急存亡之秋毋曰端平失襄他時可以復襄今日之事與端
平異不亟援襄禍至無日詳翰有言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
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人臣知危亡而
不言則人主懿危亡而不知矣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
外患者國恒亡今敵國外患有古之所無而法家拂士無古之

所有臣甚爲國家慮也度宗爲憮然變色似道笑曰此書生
腐語爾襄縱不守何至不可立國遂以亡言不亦甚乎公雖莫
能與似道合而似道以公時望所屬每倚重焉六年由吏部尚
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院事兼權參知政
事八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公自矯攻地數建守備之
策似道自諉知兵終不以爲意焉丞相廷鸞辭位去公獨知者
院印度宗欲遂拜公右揆兼元樞公聞之歎曰不早用吾言國
將亡而吾相吾其為張悅矣比降麻公適中末疾乃弗果拜中
使傳旨宣問趣御醫診視旁午於道疾少間除資政殿大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仍書御扇出尚方物以寵其行公舟次富
陽謂所知曰吾一疾勝二十四考矣十年依舊職知福州福建
安撫使為州民代輸夏秋二稅錢以緡計者四十餘萬而寬催

特放鐲減之數禮士犒軍之費不與焉代還之日其士人爭以
詩文誦遺愛軍民焚香夾道持綵旗擁車不忍去若數千人公
既歸知告事不可爲憂憤成疾醫以藥進公麾使去曰否可死
矣以至元十三年四月二十又三日薨于里第之正寢壽六十
有二某年某月某日葬縣南鄉棲雲之原公階止太中大夫爵
止縉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五百戶配胡氏贈
縉郡夫人子男三人長曰鞏次曰瑾次曰華惟華以承奉郎直
祕閣終纂仕　皇朝歷南劍建昌邵武福信五路總管推官
通議大夫贈兩浙都轉運鹽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
懋康瑾承事郎南劍路光澤縣尹女一人婿曰東平呂汲孫男
八人長曰桂承德郎湖州路烏程縣尹次曰楠曰機曰棣曰樸
曰橋曰某曰某女八人長適懷遠大將軍芍陂屯田萬戶陳燮

次適葉可大應大圭陳璋胡衍陳允德杜龍幼在室曾孫男七
人女三人玄孫男五人公幼孤謹於事母而持身以嚴嗜好殊
簡薄踐歷中外餘二十年家無留貲焉初少傳師事考亭門人
滕先生璘投以尊所聞集公既晚去場屋遂次里居因以得從
家庭若遡考亭之原委纂跋所由作也後雖成書猶不廢考訂
至易簀乃已公歷館職東史筆者或質所疑抵口占其本末以
授之其博敏又如此奏草存可見者二十有九所著性四書纂
疏行於世近思錄精義若干卷孝宗繫年錄若干卷中興名臣
言行錄若干卷文集若干卷並藏於家公位二府法宜有謚予
太常有傳于國史而公之葬也兩宮北上九遊旬矣後五十有
五年公之孫機以墓隧之石未有刻文爰以狀授溍俾撰次以
備闕軼溍於公纂疏之書童而習之而我曾大父戶部府君又

與公有同年好施及後人不敢以不敏辭惟公夙受主知以言
事官論是非斷陛上方嚮用而輒自引去晚執事樞國步已棘
范布文儕京城之策不用於愛曆李伯紀經制兩河之策不用
於建炎而公援襄之策不用於咸淳天之所棄孰能興之是誠
有非人力所及者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則公之自處可謂無憾
矣銘曰
道之不行託于空言顯顯趙公則既有聞言路之關衆正所聚
山川出雲膏澤在下夫豈弗達止或尼之漕則不吉欽藏蓍龜
善非爲名禮進義退靖共夙夜閫外內有命來覲宵衣以須
蹇蹇匪躬政始弗渝孰尸其功不自爲政時遊廟堂勞以二柄
人心彼多惡聽彼四方曰其殆而繫于包桑孰之仇仇號之貌貌
獨安其危而以爲樂大廈之傾孰持孰扶當亡曰噫其適相予

天胡啻之弗俾卒相于以晉陽爲國保障允矣明哲歸潔其身
項果不食曰惟所支若昔大臣餘於有禮諡在奉常傳在太史
公則不遠公多遺書銘以昭之過者式諸

盤峯先生墓表

昔之桐廬有隱君子曰盤峯先生以至大三年正月八日卒年
六十有七越七年乃克葬于縣北大隱汗先墓之次延祐三年
十一月某日也去年秋溍以退休之餘從　命禮出饒舟桐
廬驛先生之孫裕來謁曰吾祖之葬子之鄉先生方公鳳既爲
誌于玄堂而未有以表諸封隧今三十有三年矣寶愈久人無
得而稱焉敢惟子也請昔在宋季先生之外舅將作少監朱公
杰與溍之曾大父戶部府君仕同朝居同里先生於溍爲大父
行溍年十六七即叅陪於杖履之末先生古貌野服高談雄辯

四座盡傾每語當世事及前代故實亹亹不倦然喜及引後進有如溍之無所肖似猶不以凡子見遇每折行輩以相附下與懷疇昔夢寐不忘輙願以一言自託於先生不可得而溍亦老矣朔以裕重有請乎先生少力學工於文辭嘗攜所業贄見內翰劉公克莊大奇之由是名動州邑弱冠游太學登咸淳四年甲科賜進士及第調衢州軍事判官用龍飛恩階文林郎居官有廉能聲大參家公鉉翁詳刑浙左雅知先生所至輙採以自隨獄事悉委焉屬部之民有縱火殺人者株連坐繫甚衆歲久不決先生探得其情多所平反它疑獄經先生詳讞無不服其明允衢俗好鬬不相能則弄兵以相賊害先生被郡檄徧行村落式諭之皆委刃歸爲良民蜀名卿史公繩祖寓居邦先生暇日輙相與研究先儒性理之學爲士者往往聞其緒言而有所

開悟故相留公夢炎郡人也受先生才且賢欲以女歸之先生不可乃已扶萬辟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未幾國破而家亦燬先生避地萬山中草棲露宿若與世隔久之乃歸而稍復其故宇爲終焉之計程公鉅夫以侍御史將使指南來求遺逸之士得先生以應　詔先生固辭弗能強也留公入覲後爲吏部尚書所薦前進士七人獨王公龍澤起爲行臺監察御史而先生甘老於布衣桐君古隱者賣藥東峰指桐爲姓縣以得名先生居東峰之下西望漢嚴子陵釣臺唐方玄英白雲原僅數十里山峙川流儀刑如在先生徘徊其間慨然以古人之風節自期與鄉先生袁公易魏公新之爲三友袁魏云亡先生踦踽孑立如鼎一足意有不適咄咄書空而已家公當運祚之垂絕以使事如京師久留河間先生數致書候安否暨得歸年已八十

先生徒步往見之握手道舊故輙相對欷歔泣下前郡守方公回既以版圖上于職方復以總管兼府尹終更猶留居久乃去前後十有二年先生不一造其門後與之邂逅于錢塘始恨識先生晚因詩謝焉先生屬纊前二日猶與親友劇談盡歡制精神無少憒眊亦足以見其所養有素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說者以爲人臣之義莫易於死節莫難於去國而屈辱困晦者亦所難辨宋之亡也先生不在其位而未始行乎患難不降其志而亦以明哲保身從容於出處去就之際而不至於屈辱其身用晦者此蓋人之難能亦非人之所能辨也是用因其迹以推其心之所存論次而表顯之庶百世之下有觀感而興起者焉其言行之詳誌所載已具茲不復著先生姓孫氏諱潼發字帝錫一字君文盤峯其別號也先世由婺之金華徙桐廬遂爲

睦人高祖顯曾祖寶祖濤貢進士廣父承奉郎致仕之才母孫人方氏妻宋氏子男二人濬演女二人適施昉毛元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先生所著述散見於學者之家子死孫幼久未克蒐集彙次以行惟手編前賢吟詠桐君事曰桐君山集者人多傳之

石先生墓表

先生石氏諱一鼇字晉卿世爲婺之義烏人至大四年年八十有二卒明年十有二月壬申葬貫山之原嗚呼先生宋景定甲子鄉貢進士也人莫或用爲其稱而稱之必曰先生者先生學者之共尊衆人之同慕也初徐文清公僑道卅翁上及門者或仕或不仕皆時聞人文清之學蓋親得於考亭而祕書丞王君世傑則有得於文清者也先生少受業于監權貨務都茶場王

君若訥既又從秘丞君游學曰以茂實大而聲遠負笈而至執
弟子禮者亡慮數百人然自秘丞君以來惟用舉子業相授受
故先生之門名賢書升學館者相望其高第或擢乙科最後稚
賓君之孫龍澤遂為咸淳甲戌進士第一人　國朝以材學
顯融於時者猶彬彬焉識與不識咸以是為先生之盛至其端
緒之微蘊奧之邃世固未必盡知之也蓋先生晚而覃思於易
著五言總論十卷其為說不皆本於徐氏凡文清之教曰命曰
性曰心曰中曰誠曰仁微辭奧義或尚有託乎嗚呼昔者子貢
蓋歎孔子之文章而以性與天道為不可得聞竊意今之稱先
生者雖其文章猶莫得而聞也顧以是瑣瑣者為其盛邪吾見
其為先生之累而已嗚呼所謂同尊而共慕者其果於此乎彼
乎潛生也後幸執弟子禮而不及與夫數百人者群游並進於

先生十卷之書復未能與有聞焉間乃掇其棄餘以充有司之
求向之累先生者閱四十年而固在也嗚呼使先生之道窮捨
遇而弗揚者誰歟潛實懼焉謹次其師友淵源揭表墓道庶來
者之求先生無以彼易此而徐氏之傳不終寥寥也先生之世
出行事具於塚上之銘壙中之誌茲不箸至哀無文至敬不飾
故亦弗復為之辭焉

處士蘇公墓表

真定有隱君子曰蘇公諱誠字誠夫其先由欒城徙行唐又徙
真定累數世丘隴俱無恙而譜逸不傳所可知者公諱元老母
孫氏金貞祐二年舉家南遷而公以興定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生于汴年十有二　國朝伐金之師渡河汴城危蹙乃侍親
北還道路梗澁數瀕於死期月始達年寖長事親盡孝世故一
不關於念慮既以生長戎馬間慷慨尚氣節時河朔甫定諸豪
或乘勢肆為暴橫民皆逃匿公奮不顧率衆禦之諸豪亦斂避
不敢犯鄉井悉賴以安兵雖流離之際人鮮知學公首延師教
其子而里人稍有來就學者公平居喜飲酒而不及亂善治生
而不求富輕財好義人有急則往赴之莫不稱其長者大德二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八葬真定縣新市鄉
新城原娶畢氏盧州宦家女前十五年卒於至元二十年三月
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合葬焉子男五人長曰榮祖累贈嘉議
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真定郡侯次曰玄曰賓曰信
曰德順和寧路儒學正女二人孫男八人長志道中憲大夫嶺
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真定郡公次嗣道安道允道達

道師道進道昌道女十七人曾孫男十一人天爵今通奉大夫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天澤真定甚提舉司都目天益
天覺天彝天常天章天申天經行唐縣尉天紀天祥女十一人
玄孫男十四人昌文國子學士昌言侍儀舍人昌衡宣政院宣
使餘尚幼公歿已五十年今參政公天爵始奉國子司業楊俊
民之狀以授潛曰自吾高祖暨吾祖吾父墓隧咸有石章以紀
德業吾父神道碑銘則中書參知政事許公有壬承　詔撰
述也惟吾曾祖之墓未有以識之茲用伐石為表幸為我書而
刻諸昔諸葛孔明與龐德公生並世而或出或處有不苟同夫
亦各行其志云爾　國家肇造之初起閭閻而趨風雲之會
以建功立號者皆公一時之人物公獨退藏於密而居易以俟
命迨其孫曾當太平之盛際乃以政事文學為時名卿行且推

思三世不有得於彼必有得於此矣公之託身畎畝固不戚戚
門之高致所以遺其子孫者以今視昔爲孰多乎溍曩嘗忝載
筆從今參政公之後不敢辭以年侵學落輒因狀所叙而論次
之如此公之隱德非名言所能旣者亦庶得而詳焉

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展季仕魯食采柳下因以爲姓
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爲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徙杭者生子曰
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
考諱蘊俱韜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滈補之迪功郎嘉興府
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　皇朝以
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
俞氏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閤門俞公恭暨泗州府

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貫義取以兩文易兩武貫於今
文爲貫故公自署其名爲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泗
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人還至而
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非歲遣受經於
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旣
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括蒼吳先生思齊粵謝先生翺三
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爲古文歌詩寄憂深思遠慷
慨激烈卓然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襃公左右周旋日漸
月漬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於宋爲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
有存者公徧遊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爲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
生回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陵山牟
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往來咨叩無虛

日凡學問之本末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
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迺世好也諸公亦往往喜爲之延譽由是
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侯持使者節按察屬部大舉學政教
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
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爲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
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
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又爲昌國州學正江
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則邈焉雲海島嶼間公不鄙夷其人所
至日與爲士者敷陳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累考赴選集
於京師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令子弟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
文皆奇其才公例當教授一州因薦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
提舉未上改擢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由助教爲博士轉將仕

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
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公援
據詳洽權古今之宜而爲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沅州歲
貢芭茅四十斛茅輕舟搖多致覆溺公請以附它貢物鎮其舟
至今以爲便勳戚大臣請謚者數十家文移山積以格不行公
悉爲考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偶爲部使者所
劾他使者力辨其誣後歿於大官當得謚其家求於謚議中毋
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所以白其非事安可沒乎其子乃歎服
柄國者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公獨毅然持不可而
止有神降于洺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封爵公以爲神姦能鼓
民不治且將爲亂宜下所部禁戢之儀曹特本郡如公言監察
御史馬公祖常薦公才任風憲章再上不報迺丐外以文林郎

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比舊以例私進歲為米
八十石公斥去之後來莫有敢追躡其轍者龍興郡學久廢公
為新其棟宇聘名儒為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遂上作剏屋使
學地東湖書院田為僧所據者三百二十畝悉奪而歸之他書
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舊設主領一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
命勿設而以其事分隸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依賦士子
因持其短長交攻互訐公析以片言而各當其罪莫不心服脩
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
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南康倉
吏坐稅連逮繫者百餘人公被行省及憲府檄讞其獄鉤摭隱
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衆人尤服其長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
不出者十有餘年自號曰烏蜀山人扁其室曰静儉齋儀庇

風雨霾翳時或不給而亂之裕如若將終身焉
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　中朝諸老多已凋落近臣
以公名聞于　上乃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
起公於家公嶠然出見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儻
緣次對而獲陳堯舜之道以裨　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會
有　詔復行貢舉法留主文衡於鄉闈竣事乃行到官僅八
閱月俄以疾卒于寓舍至正二年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
三省臺院皆來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方國子吳博士師道
並敦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輀南還諸公引紼陳奠於都
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為咨嗟隕涕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
公十二年卒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于縣西通化鄉渊
山之原子男三人長自次同次因孫男三人桓額模桓早夭顥

以文命用公院入官未調女一人公氣韻沈默局度堅凝平居
未嘗見其疾言遽色雖有徒鶩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
天性事實出後外家俞氏還之恩意彌篤讀書博覽强記自經
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
靡所不通故其文涵肆演迤舂容紆餘才究而氣充事詳而詞
覈蔚然成一家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而意味淵永後
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籀皆法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别其眞
贋晚益沈潛於理學以為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録廣輯
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石山房類稾二十卷
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以居胄監時夙有同寮之雅
故既為之銘納諸壙中尚等復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溍為之表
揭于冢上溍與公始同郡學同志齊游於公為最久知公為最

溍所以圖公於不朽者寧溍之責也是用弗讓書而授之俾刻
焉其辭曰
柳居河東為唐望宗從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還令盛降
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劇多俊賢公游其閒翺翔後先
于于而來列于庭位詩書禮樂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
遺世獨立一紀于茲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
有懷欲陳堯舜吾　君輸當次對乃以訃聞柰化而歸公乎
何憾士林盡傷失其一鑑斯文未喪儀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
墓門

張子長墓表

上即位之十一年　分命儒臣纂脩遼金宋三史令師相以
監脩國史領都總裁既進擬收羅遺逸之士四人以兩院次對

之職俾參筆削仍　奏辟子長為本府長史使若奉辟恭行
四千里求得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辭不拜四方之士莫不高其
風後五年　中命史臣纂脩　本朝后妃功臣傳於是
山林之招皆正除入館俾預討論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辭林
脩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召使避不就使指有
嚴不得已為之起行至武林驛卒辭而歸士大夫益以是高之
子長之才之美過絕人遠甚其無媿於前脩可傳於來世者則
不在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樞其名子長其字幼聰穎爽朗
受教於父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富書數萬卷金石遺文千餘
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目輙不忘且能通其大意年十四五肆
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箴宋高宗忘親事讎而退爲
之定復兩宮之計以爲當時狃於宴安莫有知出此者時日代

遺老多尚存無不降歎弱齡旋鈞愛重杜門不出闘易視當
世直欲方駕於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傳教暇日寓情
巵酒意氣翕然視餘子蔑如也海內賢士及名卿才大夫至訟
是邦皆以得見為幸或問以古今淞葉政治得失成敗告之字
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先皆無所陀謬
每見一人則其世系閥閱與才質之良窳歷歷如指諸掌論事
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萊呂成公倡道於婺不幸天不假
以年故婺之言性理者悉本於紫陽朱文公由是公五傳為句
堂許先生子長少先生二十二歲先生偶見之遽叩以漢高帝
何以取天下輒應口而對出入紀傳貫穿鉤引語蟬聯不能休
先生大奇之閱數日子長以書上謁先生答書勗之以正道期
之以大成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待之自是

子長益斂華畫銳趨於平實學日以粹其能不失乎進退之正
若學力所至也凡為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不喜作雕琢
修靡浮誕戲謔放浪無實之言謂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
義則左有不同乃辯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
以至當之論為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
見於千載之下而陸氏淳之所纂春秋微旨以朱墨別三傳之
當否歲久漫滅浸失其舊乃重加考訂為三傳朱墨本若干卷
古有未周盡有未暢則出新義以補之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
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於世暨入　國朝先生之諸孫
公嚴以其書來徵於婺索其稾請子長為之校讎乃因近臣以
聞而刻焉謂三國之正閏固不待辯自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
實而書之漢之為漢未嘗稱蜀陳壽於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

以蜀為漢抑此所以伸彼也壽父獲罪於諸葛武侯而壽又為
武侯子瞻所薄故於武侯之戰功備列多略其著而武侯匪柱
司馬懿亦云而不及內以輕於魏外以為時諱也譙周壽之所
師力勸後主納款於魏譙周賣國壽不以為非反毛其筆錄所
書往往類是乃斟其疏漏之害義正其繁簡之失宜為刊定三
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為續後漢
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
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為更定而於漢事以備載
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
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筵檢討危君素言子長
是書立義精密可資勸講　朝廷為下本郡取而上之官文
定之閣藏焉他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謂

宋之亡也將相群臣仗義死節者固已有傳在史氏卑官下士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録乃詢諸故老旁采碑官得若干人爲宋季忠事若干卷平昔所作歌詩箴銘贊頌碑記序說誌狀之屬有散帙編若干卷其言閎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據精切而論議純正尤長於叙事而狀善逼真卒能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於激餘與義又有未易以淺近窺者大抵其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故言無所苟出處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西鄉闈嘗奉書幣迎致子長司其文衡返其幣而却其請蓋揭曼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之先占籍臨海唐乾寧間起地來徙是爲婺之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祖曰新承節郎祖友諒迪功郎父觀光屏巖先生也娶金華潘氏又自東陽徙家金華先生少游太學德祐納土從三宮北上周執政爲校婺州路儒學教授階將仕郎仍刻印以給之發歸

皇朝之後有學自先生始在官十年改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大使循新例換將仕佐郎以母老不起遂弗仕家食者垂四十年而歿子長生於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卒於至正八年八月四日享年五十有七娶王氏既不克終事子長故子長無子爲之後者長曰瑄季氏甥之子也次曰燦族人之子也以十年十有二月九日奉子長柩葬于金華縣循理鄉信義里許先生之歿以其子元屬於子長元欲師事之而子長則以先生之侍已者待焉子長之葬元既狀其行實之詳乞銘於危公且不得請其大者表于墓隧先是浙東部使者交薦子長單九上俱未報暨論撰之命下詔通承之北扉法當歲舉守令一人因以子長應

詔廷議以子長累徵不應重於勞以州縣之事乞格不

行子長平生大節非獨爲士者知之宰執大臣亦知之矣夫既有以信於今不可無以貽於後元所以汲汲焉爲之圖其不朽也後漢史稱樊英初被詔命衆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豈不以其名最高故毀最甚乎蓋名者衆人之所忌君子之所避也

嗚呼子長明炳幾先義不自楚貴不自衒以保其身以歸乎全松栢凡九清風凛然後今千年過者式焉

邊氏崇孝阡表

崇孝阡者吏部尚書邊公先世大塋也邊氏居汴之尉氏而塋在其縣西二里言族氏者以爲邊氏出於宋平公之子御戎字子邊御戎之孫卬爲司徒以王父字爲氏自漢而下代不乏人惟韶以儒顯門名尤著五代時鎬爲江南李氏將其後子孫或居梁或居陳留汴故爲陳留郡而今之陳留縣與尉氏俱隷汴由尚書五世以上皆其譜莫詳所以分與所以徙尚書之高祖考諱鎮高祖妣李氏有子男六人長曰琮次曰理次曰璽次曰琥次去家爲浮屠亡其名次諱玫字君琬尚書之曾祖考也幼失怙恃屬　天朝伐金之師南下汴最爲受兵之地遂遷避於河北之武遂鎮兄弟散處而力田以自給歲直大侵乃南徙汴之紀縣得復尉氏故業兄弟仍同居焉曾祖妣張氏有子男三人長曰儉娶宋氏有女二人適宋氏鄭氏次曰儀娶王氏有女三人適謝氏李氏王氏次諱信字仲誠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隴西郡伯尚書之祖考也性純篤追念祖父而下流離之餘甫遂生聚而死者未及同兆域以葬大德辛丑乃卜今地挈子姓奉遷改葬以祖居中昭穆爲左右而正其

位所謂崇孝阡也侍郎年八十有五而卒祖妣王氏追封隴西郡君有子男三人長曰賢次曰贄次曰質女一人適西河耿氏質字致卿朝耕夜讀且以課其子弟孜孜不怠尚書之幼學壯行成其宦業而致顯融者乎昔誨導之力居多其輕財尚義于親黨無彼此之間人有過貧不能償亦不責也家奴有拾菜所事者即縱為良民而子視之里人有為水所漂者適見之而莫知其為誰亟攝衣往援之幾共溺而不悔人稱其長者以後至元戊寅十月卒葬邑里之人來吊咸涕泣曰善人亡矣娶劉氏前卒繼孫氏無子有女七人其六人皆歸名族以第六女妣贅婿孫某承其家贄者字禮卿封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隴西郡侯尚書之父也由集賢而上並奉親以孝友於兄弟以勤儉起家以慈和睦族守為家法世如一集賢男及姪

相繼歿其女歸孫氏者年未三十而夫蚤世子甫五歲念其孤持貞節自誓罷他族存之甚至從妹歸王氏者夫歿子亦夭給致而養贍之以親親之仁推而及人多此類也王氏前卒追封隴西郡夫人有子男一人名公宏字邦臣即尚書也女一人適李氏繼母朱氏封隴西郡夫人有子男五人公輔公略公度公蔚公弼女一人適田氏尚書用舉者由山南憲司中臺架閣書吏為刑部令史陞樞密中書掾按工部司程歷戶部主事徵政都事經歷擢監察御史遷樞密院經歷中書左司都事吏部郎中出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為戶部侍郎除海道都漕運副萬戶召還同僉中政院事擢中書左司郎中拜吏部尚書積官太中大夫先是尚書在戶部以階三品推恩上及其祖考既增廣塋域設置翁仲而碑石未建懼無以彰　上賜而昭先德乃馳書金華山中屬溍為之銘溍歷觀自昔草昧之初出其經綸之蘊以翊扶興運者固已策勳功而建榮名其懷材不試以從德自保而甘老於丘園者積久必發亦莫不有以庇賴其子孫而表見於後世本深則末茂源遠則流長夫豈偶然哉有若集賢公之親享其報年今八十有三耳聰目明康強無恙及見其子躋于八座此則世之絶無而僅有者也溍雖衰朽無能發揚盛美其曷敢辭謹備著其世序之詳而顯詩之以為

崇孝阡表曰

湛氏之先出宋司徒嵩以五經為漢鉅儒南唐時錫子孫居汴左于尉氏既分派衍尚書之貴自其高曾隱居種德不有其名侍郎繼之其積已久煌煌麗章肇于司徒餘慶則多集賢是承義方之教成於家庭有光其宗逮軍兵報優游事外躬膺榮號

爰稽白髮金紫文輝既壽而康晉世所希緬彼松楸佳城鬱鬱龍鸞所加日聞存殁惟木有本惟水有源培之潛之在爾後昆惟迭世序表以樂石念茲祇初永永無斁

費氏先塋石表

昭武大將軍海道漕運都萬戶致仕費公之先湖之長興人家于荊谿鄉上徐村浮雲山之陽高祖諱顯妣徐氏曾祖諱裕妣沈氏墓咸在焉祖諱寀出贅嘉興劉氏宋季以策干兩淮制閫得官累階武節郎任浙西兵馬鈐轄權提舉上海市舶司事因僑居其地上海後為縣故今以占籍為松江之上海人仕皇朝卒官懷遠大將軍浙東道宣慰使贈鎮國上將軍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榮敏夫人即劉氏次姜氏皆前卒次宋氏追封江夏郡夫人考諱拱辰前武翼郎殿前

司丞管機宜文字至元內附從征交阯有功佩金虎符為武德
將軍平江等處運糧萬戶有子六人曰英曰雄曰偶曰傑曰僖
曰保雄郎昭武公也天資精悍有祖父風用廕授昭信校尉海
盐等處海運千戶四遷至武德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戶洪鉅海
者數十所轉輸米以石計者數百萬年踰六十輒請納祿遂以
令之官職致其事初榮敏公居上海既久先墓在長興者後人
或不能辨其處昭武公始訪求得之而加封植焉每自念一門
三世荷　國恩而子孫詒衍三十餘人非前人積累儲祉
無以及此不可不告于來者俾嗣守而勿墜乃伐石為表屬溍
書之而揭于墓之原溍聞之韓魏公曰心不忘乎先世者孝之
大也歐陽文忠公曰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
窮昭武公可謂孝之大矣溍之文字安足託乎直書其文不敢

以浮辭亂其實也榮敏公之歷官行事有武公外舅趙文敏公
之狀暨前大理少卿年公所為碑銘茲不復書

張君妻趙氏墓表

溍為諸暨州判官之明年得一士曰張復蓋喪其母逾再期猶
哀慕不已蓋未時之間人為詩若文以抒無窮之悲焉竊嘗取
而閱之非直其母為可稱道其父之事尤有足紀者夫刑善以
勸俗長民者之責也溍幸以末學與聞有政屬掇其槩乎人之
大倫者為銘以畀之銘曰
於越之墟句無之里孰望其地曰有張氏矜君之名君實其字
群居太學五載不第文不在茲運去物改白刃可蹈惟義所在
爰有賢配克儷其美名曰與婉實出燕邸五世祖宗號封安定
從伯祖光與領宗正丞惟伯父以文藝著兩制八座累贈魏數

父曰希堅進食宗族出宰桂平千室之邑其叔父丞亦主外藏
流芳奕葉後先相望展也令淑婦德是覆守節自誓嫠居四紀
至治初年龍集壬戌三月之朏翼日而卒上距始生五百甲子
男復暨顧茍薪以禮于嗟復也終身之慕禪服既除祥琴弗御
父也義士母也節婦不有子孝曷表父母繫長民者宜存風厲
溍愧不敏承乏下吏瞻彼西莊丸丸松柏勤辭相哀用勸凡百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耕校正

銘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濟字仲源河間肅寧人大父法静父元皆弗仕至
君始以東江場司管勾遷昌國正監管勾入御史臺爲宣使選
改廉訪司立選授江南浙西道管勾承發架閣兼照磨以憲
使僉從不法事聞使坐免夫君亦以秩滿調婺州路司獄
有余甲者以貲自鬻爲人奴勢家子蔡甲妻美弗能得會甲主
病死金華道上因誣甲殺主而奪其妻吏既傅致成獄君負其
冤破械出之蘭溪民王乙爲怨家所殺乙親戚兩人將訴其事
怨家懼更屬吏捕治兩人謂乙私其妻實共殺乙賴君言使其
獄旁郡兩人得不死他以事抹連若繫錄無從而以擊累死者

爲剖析所活十有四人所釋遣八十餘人衆庶大姓以讎賊之
然毆人至死有司弗敢詰及抵告者罪君未得其情乃反覆按
人若宿然使而下以受賕曲法敗者五十餘人用舉者後入江
南諸道行御史臺爲令史丁父憂服除授湖州路總管府經歷
於是
天子方用言者急擢江浙行中書省郎中以下他官更取材望
補其處君以選擢左右司都事且選用下及超陞承德郎引官
明日而卒延祐元年七月二日也得年五十有五其孤汝博等
將奉柩歸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縣東安仁鄉某原先期汝
謂溍子辱游於先人最久宜知先人蓋有述溍辱人也未能
君爲獄官時事他宜書者顧止是邪吏稱于公爲郡決曹決獄
平今所見獨孝婦不殺姑一事而太守莫能聽至今抱其冤而

未伸則君所見以不朽矣謹次而爲之銘君娶曹氏次林氏子
男三人汝拜汝楫汝弼女三人長適同郡韓梓道餘在室孫男
若干人女若干人銘曰
孰隋之材而奪其施孰從之器而易其宜百淵一逢既終已之
惟慈孫小維官翰林考事列辭式昭厥垂

深州知州致仕劉公墓誌銘

公姓劉氏諱漢字惠甫其先由大父直而上世爲汴人金末
父信避地居定因家焉故今爲定州南宮縣人母李氏有五男
子公居其二公年甫弱冠以入秘書監爲奏差秩滿入御史臺
爲殿中司知班久之擢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
閣兼照磨時方新使名以正憲度行指者皆名卿以佐憲取
材異公以年甫滿宜以示敘以大報行閩省宣慰司照磨使事

行部品秩者合者究潔接引吾察所至輒有聲居七年乃代去
調婺州路總管府知事改浙入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爲令史調
處州鹽石將尹未上丁内艱服闋改慶元路平準行用庫提領
秩滿以奉訓大夫真定路深州知州致仕至順二年十二月十
五日以疾卒于家之寢自得壽七十有五公長身秀眉容止言
論閑雅不迫有古君子風善篆史尤喜爲歌詩以其自號扁所
居室曰本齋琴樽圖史羅列左右是飲則晏然其中客至與談
中原文獻之舊娓娓不倦性廉退不急於進取每詣京師輒自
趣吏部銓擢首常調秩雖及其任焉靡也分師閩飛庾東其
皆公故常奠冥公必躬行禮公於其分守淡然泊仕既久而家
無落毀之日顧故舊致辭遂乃克以畝其清約如此娶鄭氏張
氏皆先卒子男五人長元以公廕爲晉寧路石樓縣尉次貞祐

某某女三人長適管軍百戶孫穀次未行次適孫某孫某孫男三人
女一人初公母氏卒于建鄴葬城西之清涼山元等將以某年
某月某日奉公柩葬其左貞來俾溍為之銘始公佐憲府溍因
公行部以諸生禮見公未嘗以凡子遇我自是周旋公父子間
殆四十年銘非溍其誰為之雖不文不敢辭也公家世之詳約
齋劉公實誌之此不著銘曰
人孰不仕易失者時嘆老嗟卑百喙一辭猗與劉公蚤有令聞
素乎其位無喜無慍澤及後人惟德之符我銘孔昭以厲鄙夫

福州路總管贈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
郡侯謚景惠趙公墓誌銘

公姓趙氏諱執中字景賢世為趙州晉寧縣人祖謙趙州都目
父珣將仕郎亳州萬戶府經歷至元初太尉河南武定王為征

南都元帥合蒙古漢軍擊襄陽公時年未弱冠以推擇為吏隸
河南統軍司從築白河口鹿門新城元帥察公材可用因寘之
幕府公雖主治文書不專以鉤摘興辦為務曰與士卒同冒矢
石未嘗辭難凡軍中大計亦往往由公關說用是次陞提控案
牘歷行中書樞密兩府掾太師淮安忠武王以右丞相行中書
省事復署公為屬時襄陽已下丞相總諸軍水陸並進公與在
行從諸將轉戰而前既渡江取鄂州丞相提舟師順流而下俾
公從平章政事楚國武定公分治省事移書諭降荊湖諸州軍
十三年春丞相至臨安以宋版圖來上計功行賞公自行省令
史拜中順大夫壽昌府知府行同知真州路總管府事久之用
例解所佩金符句容武毅王時在樞密丞相言公於渡江有勞
且嘗蒙 上恩備官使宜因其舊職序進之武毅以聞於是得

不以有司常法限其資級改朝列大夫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
用薦者以朝散大夫為南雄路總管除中順大夫福建等路都
轉運鹽使秩滿以少中大夫為福州路總管至大二年九月某
日卒於官享年七十公之在泉州也盜起安溪據大洋川擄石
壠頭勢張甚守將莫知所為公單騎直抵其處群盜大驚公徐
曉以禍福則相與羅拜願貸死公因撫定之後皆為良民蓋公
以居兵間聲望已著故能使之讋伏如此其以省檄閱漳州金
穀也得羡錢五千緡米萬石其為轉運也患富商交揚吏受鹽
不以法命以竹器如法實鹽而儲福之南臺列倉于漳泉興化
人以貲之持引就受鹽者無容其弊　歲得羡鹽五千九百引其
善理財又如此惜夫久在外服其政迹有非談者所能悉知也
夫人王氏劉氏皆先公卒子男七人長曰鉉以公蔭入仕今為

承務郎婺州路東陽縣尹孫男七人鉉等既以四年十月某日
奉公暨夫人之柩合葬晉寧孫村先塋之次後若干年始得請
於朝贈公嘉議大夫太府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景
惠仍贈夫人天水郡夫人爰以書來願得銘昭揭墓道溍惟人
材之生必于興運匪特將相重臣而有文武其僚吏亦一時之
選也千載之下尚論其世知有伊呂蕭曹而已其能因事附見
於策書者幾何人哉然則公之事固不可無述也乃弗辭而銘
之銘曰
嗚呼趙公受材孔良斂藏不耀出其豪芒縱紲百萬長鐵鉤戟
公於其間持以文墨豈無悍強畏此簡書飈騰電擊靡亟靡徐
江流湯湯其險莫測假鞭而往歸數爾獲孰發而蹤其功也人
公固敢知　國有元臣元臣之賢

天子之聖曰弗汝遺視汝初命公材則多無適不宜魚符寵
未究所施尚其嗣人克圖不朽勒書昭辭式告永久

亞中大夫漢陽知府致仕盧公墓誌銘

公諱克治字仲敏姓盧氏其先由范陽徙河陰徙滑之胙城曾祖諱某祖諱鉉皆不仕考諱建嘗佐開州軍事因家焉故又為開州人公少負志氣稍長知讀書慨然思自奮拔於功名至元十三年從軍取淮甸有勞入淮東都元帥府為令史既明年國家底定南服論次功賞授承務郎漢陽府判官時郡邑新附人心罔罔 上德拊慰綏集之者公之力居多換從仕郎龍興路總管府經歷用察官及部使者薦擢江西行尚書省兩省左右司都事以材敏見知於參知政事東平徐公亡何以事乘傳入

秦京師遣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於是徐公方持部使者節涖浙右亟對上乞署公臺職未報而公去為兩浙都轉運鹽副使東南財計莫重於鹽筴先是恒以歲賦減耗為憂公規措有法自當筭外得羨鹽八萬九百引以最聞除知平江常熟州下車牒訴空集公談笑立決吏畏服如神有以強盜坐繫者公探其獄以為此愚民無知因客舟漂抵旁近地而利其菽粟耳非有首事合謀受分之驗不可悉寘之死僚佐疑不決後竟如公言獲減免者三十有九人歲饑諭大家使賑其不能自食者民用無轉徙既又以為利未復則旱潦之患不可去乃行視許浦福山諸水之故道湮廢不治者十有六募民浚導之如其舊為水門以時其蓄泄之宜而閉縱之凡役工一百一十四萬所食米以石計者三萬四千四百鹽以斤計者一萬九千九百官無毫末之費而民得其利不以為病也田里既以無事乃大治學舍凡祠像器服之不如法者易而新之田租之冒沒者理而復歸之其所以嘉惠是州者閱五載如一日會
朝廷以從入朱張家財物悉歸
中宮擇可任出內之寄者或言前簿錄朱張家時公嘗被檄與聞其事乃命公綰銀章為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以涖焉常熟之人皆重惜其去相率為生祠且請于前史官聊城周君作文以記之有司具實以聞除知建康溧水州其治如在常熟引年以知漢陽府致仕累階亞中大夫公素薄於榮利既謝事居吳中一室翛然日與賓客以觴詠相娛樂至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得壽七十有四夫人李氏與公生同歲先十二年卒以泰定某年某月某日合葬開之濮陽縣黃就原子男四人

長曰怡奉議大夫晉寧路潞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次恍叅卒次惺次悅女三人長適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奏差劉從餘未行孫男二人保僧閭僧女二人俱幼公所為詩曰琴川集者若干卷曰錢唐集者若干卷並藏於家惟盧氏望范陽號稱官族其別於開有任參知政事追封范陽郡公謚文昭者曰克柔公之伯兄也文昭之子景今江陰州尹亘以文章家知名於翰林待制而公又有潞州以為之子方興而未艾一也是不可無使來者知積累之自潞州以公行實來徵銘謹序而銘之銘曰

奕奕盧宗世有顯人繇公兄弟弗墜益振公之受材孔敏且裕
載而四馳以往用譽胡既遇矣不究于施曰予其休退也委蛇
於吳之墟言游之里遺愛在人匪遠伊邇人孰不仕孰完於公

始卒無疵而以豐終公不二事公則有子揚許茲門垂示無止

正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王公墓誌銘

至正元年十有一月　日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王公薨于平江里第諸孤以二年正月某日襄大事於吳縣長洲鄉陽山金井塢奉知宿州　大中之狀以授溍曰甚宜有銘君其執筆毋讓謹按公諱都　字元俞姓王氏其先河東人始居江左者曰融四世至晉丞相導又十二世至隋溫麻令懷鐸唐發溫麻置長溪其子孫從籍長溪今曰家焉遂為其縣人長溪今福寧州也又十三世至　贈太子太保諱戩太保生贈太子太傅椿於公為高祖曾祖諱　全以進士起家及改官而卒累贈大師追封魏國公曾祖妣　氏信衛國夫人祖諱方大贈少保令以公貴贈　大夫　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祖妣潁川郡夫人陳氏今追封　郡夫人　府君諱公第四子其第五子忠文公伯大勉齋黃氏高第弟子以直節事宋理宗至參知政事為時名臣考諱積翁用忠文公奏補官累遷知南劍州加兵部尚書除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使知州如故於是宋主已奉表納土而福建猶未下乃夜抵福州以八郡圖籍上于行省至元十三年十一月也行省承制易以新官既入覲

世祖皇帝於上京乃降金虎符授中奉大夫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使兼提刑按察使尋真除兵部尚書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事將之官江西俄　為國信使宣諭日本初抵其境郊迎甚設請遂以　詔書　未至而遇害于海上事聞賜謚敏愍侯後二十八年

仁宗皇帝以公有請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閩國公改謚忠愍妣安人陳氏林氏皆前卒葉氏今封閩國太夫人張氏實公之母痛忠愍歿于國事哀毀如不欲生斷髮為比丘尼公生三歲即以恩授從仕郎南劍路順昌縣尹至是甫七歲從榮大夫既哭赴訴于闕下

世祖皇帝為之震悼給驛券俾南還敕行省存䘏治其事仍賜以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因留居于平江而著籍焉　上念忠愍不在有　旨視故官居官下二等錄用其子忠愍之子七人惟公獨存乃授公少中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公時年十有七滑吏見其年少頗易之公持之以靜凡事剖析洞中肯綮皆驚服不敢欺常熟有湖為官田事覺而八年不决者公按故牘而訊之其人乃伏辜吳江有豪拒有司錢復漢刑之令而歸為於對人若公尚知其政皆罷不以其人為然所羅寓稅官錢多役於下戶而富家或不與公始建義役以田之多寡為役人視其公事合以次不治而郡守林公以學人之道人所共由例得守以為事乃首發大家合錢爲請禮論美之後滿除浙東海右副使設之行政役人者吏受賂以為病死公痛屬吏覆按得其情状悉縣長吏而下皆以贓致張有四若居餘姚海濱恣為不法擅生殺一方吏無敢詰其地公痛繩以法衆皆大驚且痛快然舊在東南鉅海中颶風激海水漂人民廬舍公不憚其險親往賑救之先是官爲糴粟賑民以錢受以子本相生謂之預書可賦錢不過數錢而取其息至數百所縮至數十百頭公命入其息而用市估償其直以紓民力是時科未行公患吏易於舞文集諸斷例為八十帙俾有

所導守而無以容其姦部者衷公政績列薦于朝未報而遷荊
湖北道宣慰副使歲適大祲公躬履山岡以拯其饑賑恤勤苦
江陵沔陽荊門之民賴以全活者數十萬江出三峽至江陵勢
益舒緩水環城而流自宣慰使劉　堙南湖而舟楫不通民
去城十里始得粟米薪芻公為濬之使復其故仍鑿新河與之
接人以為便
武宗皇帝詔更鈔法行銅錢而鼓鑄之法廢已久宰相以公今
之通才宜無所不知乃奏除公江淮泉貨監公以銅不足為憂
詢知饒之德興有膽水可浸鐵為泥以火鍊之悉成美銅如其
法行之得銅數十萬斤凡天下爲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最
精未幾而錢復廢不用改郴州路總管郴居楚上流洞獠徭俗
往來民間人懼其強猾莫敢與相貿易公煦之以恩臨之以威

乃皆悅服而相安焉患夫依阻山林乘時陸梁則芟薙其草樹
使無所蔽障出沒民漸染其俗而喜爭一不得意輒起而相讎
公大治學舍作禮樂祭器琴瑟之屬俾其人識先王禮樂
之器命立鄉校而使受業其間者以月之旦望來會於學以
義理開曉之俗習為之丕變山郡可耕之土殊少民多艱食時
方貯職田米千官倉缺官吏請者數千石公悉糶以濟其乏也
列刺於賤糶或為異議公不為動民賴以生充足受納秋糧石
加五斗公始平其概量民皆費餘米還歎而去征商之制有往
稅而無過稅公命務官取之必法而行旅皆欲出於其途使客
往來貨賄所過官有規畫之名歲所賦錢不過百五十緡公以
北湖龍泉塘流蓋池俱官產募民墾種畜魚且即其下流遺水
磨房麥麪歲所得百倍於官所賦錢舊傳既豐民亦少蘇之

川郡城中古語云三川塞闔郡留公觀其建於客上謀疏導
之而作陡於其兩障水使勿泄人不勸而自奮橋梁壞則繕葺
一新民不病於役有訴其祖父之墳為豪家所據者吏莫敢
問公至乃直其事而歸其墳有訟其繼子為盜者已傳致成獄
公澈然曰父於子而訴為盜既已驗其況未必有其實乎乃親
鞫之果得其情而其父子如初郴州茶陵富民譚時中死無子
惟一小妻及其贅婿妻訌其婿拜庇成婚藏琥珀夜明珠等
株連八百餘人奏使宮拖移其獄以讞公窮探而得其情乃正
其罪州長吏而下計其贓至十一萬五千餘緡人以神明遷正
議大夫饒州路總管歲饑米價翔踊公以官倉之米定其價為
三等言於行省以為須糶以下等價民乃可得食未報又於下
等價減十之二使民就糶時宰怒公專擅公曰饒去杭幾二千

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
乎其民亦相與言曰公為我輩而減米價果加罪於公我輩當
粥妻子代公償時宰聞而為之釋然郡以土產貢金視人戶貲
產為高下歲久富者不常貧者多仍舊額富者一無所增公鉤
考得其實而不使人知之獨以己意為文書令德興丞彭庭玉
往定于行省宰執都司成許公不用公文庭玉曰總管寧不知
此頓其事涉衆議難於示一故爾乃親如公言而金課以均包
銀之法戶不過二兩同僚職公之出立局籍民數多而繳其十
倍少亦倍於元科公既運命一以治書從事民所輸無過二
兩者未幾用銀鈔中書責有司奏行太峻不謂公能御其民特
以名聞鄱陽官舊廢農家毀草以薑田豪戶擅其利必納錢
乃得之河泊之課歲為錢五萬餘緡

朝廷既捐以予貧民聽其採捕而豪户亦擬為已有使不得被
上賜公痛懲而禁絶之人懷公惠共立石以頌美焉里正主首
同役於官第物力有高下之不同其舊俗事與瓜具於主首而
里正坐視其成公始命驗田之多寡而均其役郡所統州縣地
大且遠民以所差吏卒為苦公為立印簿令社長書其乞瓜之
物與凡所為之事月一上之由是鄉落間無復叫囂隳突之患
餘千州以經理田粮官吏相與為欺吏懼公獨其姦首賊至十
餘萬鄱州長吏而下皆以罪免東湖者鄱君將梅銷故壘所在
也學官僧寺争欲得之公謂此官地俾歸于官而捐俸買芰
芡魚鰲之屬納其中瓜孳息以給使客之厨傳公之為郡所至
政平訟理而於米鹽碎務靡不周盡類如此又老成以兩岐之
麥六穗之禾為獻公曰此聖世之嘉瑞非臣下所敢當遂以聞

于
朝部使者方交章舉之而公以内憂去郡民生為立祠而以麥
禾之瑞鑱于祠記之石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未上擢海北
海南道肅政廉訪使中書以
國計莫重於鹽筴復奏如前除鹽學竈户三年一比附推排
世祖皇帝舊制也任事者恐斂怨久不舉行公曰為臣子者使
皆避謗何以集事乃請于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之高
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公私便之
朝廷給降工本錢遣貪官汙吏掊克之餘人户所獲無幾公始
建白擇有司官詣場給散以絶其蠹弊瓜草於沙金以為薪皆
舊例責以輸租公力言而蠲其征常時遣吏卒下場視令丞如
奴隸公以信牌代差人而人亦無敢違者私煮鹽販之鹽本出

於官場公謂不宜獨加軍民官以違漏之罪乃嚴為之禁皆責
所屬官吏事至立決不逞之徒攀援以構陷平民者無所用其
姦行省左丞相朓欲答剌罕薦公材任閫帥未報而臺臣　奏
擢公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公方以激濁揚清為己任經理中
奉大夫就除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福州三湖之水溉民田萬
五千畝閘壞而豪民擅其利公首修復而還其舊汀漳與絡洞
接境故立屯種田死徙既多因廢不理公建言乞如舊制且耕
且戍以綏靜一方改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天曆初被省檄整
點七路軍馬境内悉然徙處東自宣慰使都元帥凡三易鎮皆
佩元降金虎符廣海之間民夷雜處反側不常公為文以諭之
使勿以事以結仇讎毒以報怨苟能謹租賦以奉公上畏法令
以保室家然後與爾輩相安相樂共處此土公恩威素著聞者

皆敬畏莫敢犯兩淮鹽法久而弊滋
今上皇帝即位之某年將擇人經其弊而無以易公乃命公以
正奉大夫行户部尚書兩淮都轉運鹽使遣中書省掾賫敕長
法酒果中幣　上旨起公於家公涖事伊始參酌所行於兩
浙者次第施行爲創通州狼山牌引海水入揚州漕河以通江
淮蓉句容陳公雷塘三河濟真州味金沙以行運船請每歲住
貯鹽十萬引而以沉留羨鹽足其數鹽法既修持旨賜以名酒
精細白金五十兩寵數彌渥亟拜公河南江北等處中書省參
知政事行次宿遷以疾作南歸於是
天子亦聞公之老洛即其家拜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公感　上眷力疾就道日親藥餌猶說少蘇以圖補報夫何
疾勢日甚還吴下未幾而以訃聞公元配周氏參知政事文英

之女先二十三年卒追封太原郡夫人繼室　氏子男八人長
曰畇以公廕當補官未命次曰畯已卒曰畦以國學生為江浙
等處行中書省宣使曰畇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奏差曰
畹曰畋曰畤亦卒曰畹女三人適周　殷　鄧　孫男
七人秸祺禎禧禮禋禕女五人公天性純篤風骨大志每念未
及成童已登仕籍常思自效無負國恩既夫所拮據孫萬里其
我子立先友燕石丞公楠一見知為令器深加獎掖而策勵之
年幾弱冠為郡別駕若老於政事者暨倅大閩典名藩承宣撫
字籍甚能稱古之良吏莫能過也若夫理財之事固非所素習
而公才諝通敏不局一器恢恢餘刃無適可寖至於文武二柄
風紀一司尤
國家所倚重公三佩兵符兩持憲節雖在職日淺未究於設施

而大綱小紀皆已備具晚參大政頗遇益隆人方倚公盡瘁宿
蓋入陪顧論以大庇乎斯人天胡奪之遽耶公居官謙沖退託
若無一能於小夫下吏接之恆歉然若不及而處事剛決意之
所向子弟至親公卿至貴莫能回也公事親孝忠慈之夫人乃
公所患事者皆為執三年之喪張夫人寢疾躬治粥藥衣不解
帶者十旬及其既沒偶以山丹花置几筵間花謝結實如桃而
色正白蓋孝感所致發工魁咸為賦白華之篇公清白之操
得於家傳歷四十餘年故所賜田宅不增一畽不易一椽廩
祿多以周其宗族姻黨周夫人所遺奩田悉費以自給公暨盧
時留京師聞魯齋許公以道學淑後進即知致慕故中年尤致
力於根本之學扁其宴息之室曰本齋云所為詩清醇而不事
纖穠有小山堂藁三卷藏於家始公卧疾西湖上遷入杭安吉

公顧謂溍曰吾平生無它長惟孝於親忠於君爾度此疾必不
起只此為永訣能使吾不朽者惟子是賴溍對曰公年未及謝
天子方嚮用公百神所相旦夕且勿藥矣公頷之而不復言公
之薨也溍方縻於官守無從匍匐往哭矣哀以辭用存掛劍之
誼而公家以銘來屬溍雖庸陋衰落不敢以不文為解銘曰
顯允王公展也全人性忠惟孝萃于厥身其孝斯何世有令德
遺子忠賢捐軀徇國遺孤鞠訩衛衰亂
天赫其龍光賁于重泉其忠斯何幼承世澤夙興夜寐罔敢不
力乃佐鄉郡乃居閩垣爰宅乃牧來甸來宣
帝念下民觀風遣使山鑄海煮夫亦王事繡衣首壽而究厥施
靖共正直昭受
王知乃陟政路參秉鈞軸坐鎮南邦暨海外服

上方仄席庶遄公歸遽歛未吉喪其耆龜史氏庀文考次功伐
系之以銘式敷遺烈

奉議大夫御史臺都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拱辰字廷弼姓李氏世為磁州人其先居邯鄲曾祖儀仕
皇朝為滏陽令因家焉祖毅以　駙馬都尉忒木台分封磁為
其人臣司提領父著世其官剛果敏達為衆工所嚴憚積勞陞
其官進秩七品後以公貴贈承德郎妣張氏封恭人有子三人
公其長也幼聰慧甫成童能自力於學既襲父職歎曰是可以
行吾所學耶輒棄去遊京師
成宗時以善譯語得備宿衛大德三年秋授承事郎高郵府判
官高郵初為路隸淮東宣慰司後改散府隸揚州路而宣慰司
役屬之如故吏民咸以為病公白于奉使宣撫謂復宣慰司便

曰俾公驛聞中書　奏可之揚為會府歲所需藁秸阻於歸建
而經涉重湖遇水涸冰堅尤苦於負荷公言通泰如皋諸州縣
水運為易且所入已足用請盡免為會福院所設營田提舉司
屬民最甚用公言罷去而責成於有民力以紓籠社等三十六
湖隄僅如綫間有衝決則道路絕而禾稼災公先事為備脩除
以時而民不知有役吏胥冗濫則汰斥之暇日則率僚屬入學
聽講肄餘力則倡衆繕完公宇使一新去之日如始至焉至大
元年秋遷紹興路新昌縣尹歲饑道殣相望公稽覈民之數老
弱者賑給之少壯者俾富家收而傭之疾病者救療之所全活
甚衆患經界之不正則覈其實而圖其地形書其保甲編次鱗
集印分兩券閭官執其左戶執其右鬻產則券隨之隱沒詭併
之弊無所容而賦役以均邑去郡遠而舟檝不通民病於輸根

公請以土產布代其入餘為邑儲手書訓飭之辭俾人知遷善
遠罪土俗惑於陰陽拘忌親死至數十年不葬公下令不葬其
親者不孝論不旬日而葬者以千數有所追予以循稿法遺明
為信民以不撓有鬭爭悉遣耆長使質其是非而戒諭焉或議
以郡境不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允官府既日以無事
乃大脩孔子廟而新其學舍至於縣廨驛亭川梁道路有廢必
舉人誦其政以為創縣以來四百年間未之有也皇慶二年春
陞承直郎湖州路歸安縣尹邑附於郡事多掣肘公守法不阿
有爭家財而骨肉相戕者諭以天理感悟而去有以死獄誣平
民者析以片言遂服其辜京師貴近有指邑民之妻為其逃婢
者中使督捕甚急公不為遣卒歸其夫每歲二稅先期至者輒
勞以羊酒人皆知勸莫敢自後前是主田多託貴里胥代輸其

租公屏吏卒步入阡陌閱視地之肥瘠定為歲入之數募有力
者使墾種之有　旨經理田土奉行者率務增加以為功公不
苟同聽民自占主者以所增田僅百五十頃議倍加其賦公曰
吾官可棄民不可病也卒從公言仍其舊省臺交章舉公廉能
延祐四年夏除承德郎中書戶部司計六年夏擢監察御史於
是
仁宗臨御日久天下已安已治而不自神聖樂聞讜言時適有
結交攬貴人假藝術以媒進者躐遷翰林學士承旨公曰承旨
任親地密處諸學士上彼何脩而得此將何以贊書命待顧問
乎同列詡視噤不敢出一語公獨奮然奏劾之　上初不以為
忤會內府市薪炭司出納者侵官剋民私其錢十萬餘緡公發
其奸章再上未報解印綬徑去群議因得復其職還奏以所按

不實名致詰問賴近臣力救而止
上尋悟是年冬即以公僉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仍進三
官為奉議大夫以外艱不赴七年又復拜監察御史
英宗在潛邸風聞公名至治二年春特除公御史臺都事公持
文墨議論以正憲度人服其知大體未幾以內艱去遂卒于家
泰定元年三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七其年六月十八日祔葬
于北府鄉之先塋公持身嚴恪而待人謙和處族姻里黨各盡
其道樂稱人之善苟有過必面折之周人之急一無所靳居清
要而不忘丘壑自號平墅以見其志平生嗜杜工部詩顏太師
書亦意氣之所合不特愛其辭翰之美而已歷官三十年家無
留貲治一府二縣興利除害靡有遺力所至成為樹碑以紀遺
愛其立乎臺端抗言無隱眞君子之遺直哉公葬二十有四年而

墓誌之石未有刻文其子益懼愈久且堙沒奉本省照磨官劉
金暨同知磁州事張公衎所爲狀俾溍序次而爲之銘溍竊聞
公在
朝廷上下之際相成如此誠千載之一時謹摭狀所未書其行
治之詳而著其大節於銘詩因路示乎方來非徒以見公之賢
蓋將以明
先帝之聖德於無窮也公娶安氏追封隴陽縣君四國忠敏公
之孫人匠局某官裕之女以至順二年五月九日卒其年六月
十九日合葬焉子男一人即益也用公蔭入官由永嘉縣主簿
辟江浙行省掾史擢本省檢校官累階承事郎女三人長適浙
思敬次適監察御史董搏霄次未行孫男四人女四人銘曰
陽爲君子其德必剛惟有其時績用乃揚偲偲李公蔡庾誅遇

既壽民庸遂殘　朝著來居
帝旁冉日之司推奸擊彊既昭細微危言正色匪躬以效不可
則止奉身而去當守窮獨式崇其歸公去復來就正所依百至
欽躬豈公之力休休有容繫
帝之德　上方用心乃不有年拱木清風生氣凜然人亦有言
君仁臣直勒銘茲碑敢告允百
前承務郎王公墓誌銘
公諱昌世字昭甫姓王氏其先汴人宋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
使安道公高祖也建炎初扈蹕南渡乾道間始定居于鄞曾祖
諱晞亮朝散大夫祖諱撝嘉定癸未進士仕朝請大夫尚書吏
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贈正
奉大夫考諱應麟淳祐辛丑進士仕至朝請大夫禮部尚書兼

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妣鄭
氏李氏以贈封氏以封並爲碩人公幼端粹齠齔時已屹然有
巨人之志不屑與群兒狎長益篤於親貴游華靡事漠如也用
尚書公恩補承務郎未及祿而宗社已墟尚書公杜門不出朝
夕坐室上取經史諸書　辭論辯公甫十歲帖帖聽受無倦自
是於先賢名理之旨群公經制之說至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
統古今禮典之因革殊闕異見靡不究悉尚書公所著述公見
輯考訂皆助爲多蓄書萬餘卷燬于火露抄雪纂至忘寢食書
以復完爲文一從於本賞出俗風情月狀語皆所不道尤精於
易筮占吉凶之驗如前知亦其識之所致云
國朝承平既久故家子弟以攀附致顯赫者不可選紀尚書公
名重當世諸公謂宜錄其嗣人以表成德薦章交上公力辭曰

士之大節嗣守爲難敢負所以教親豈所以無不利謝以介
且之資與世寡諧尚得遂志書夫已吾志以畢此生足矣不顧乎
外也公性孝友詩禮人耶病十年衛養必親調治不解帶動經
月患其既殁哀毀踰制歲時家祭尤致其謹妹貧無所歸挾去
切稀相依者二十年歲餘米斗十千給既竊縉數口家素儉薄
中多先時之才以畀族人尚有怨虞不已而爲計傾之者公靜
以處變沉俗其道緒有伐墓木者禁不可則指學官以塞其欲
款林衛其田及祿俸而弗償者一無所問有竊其物而捕得者
公曰彼迫於饑苦乃爾吾不忍寘以法竟舍之公平居不自表
襮與人交無鉤距事然諾亦不苟爲阿附人被患難救之必力
邑有訟逮與者與已逮服而寬哉自言公爲言之卒直其冤有
過盜而加罪旁人者公謂曰汝欲得而物耳吾與汝償之已而

果得真盜人服其長者公老益康彊一夕感微疾將愈值舒
碩人諱日力疾行事疾復作遂以泰定四年三月九日卒享年
六十有一卒之日人咸為之盡傷流涕曰厚德君子亡矣娶楊
氏朝議大夫知肇慶府珏之孫女子男二人厚孫寧孫女一人
逮揚祖厚孫男三人陞同孫陽女一人嘗戒二子曰務學以實
勿事處丈持身以誠勿循詭道毋以貧忘古禮毋以甲墜家聲
二子奉以周旋訖能有立公晚自稱靜學居士有文集二十卷
名靜學稿藏於家公之塟以天曆元年十二月九日墓在鄞縣
陽堂鄉同嶴先塋之側其塟也宣閫都司曹公愚以先世之瓶
故狀公行甚具而未及著于石章於是厚孫馳書於潛以銘為
屬溍竊惟宋季文學侍從之臣言博物洽聞者必曰厚齋先生
厚齋尚書公別號也尚書公於書無不讀記誦絕人且練習臺

閣故事有不知以問焉暮年深自晦匿不與世接而東南學者
以為宋三百年文獻所在莫不翕然宗之尚書公殁章公克謹
其傳遺文逸事有足徵者　上方稽古圖治因言者建白收
召諸儒撰定三史使命旁午蒐羅前聞而公之不起已久此尤
四方士大夫所共歎息痛悼者也銘其可無作乎潛晚陋不足
以知公序而詩之姑以慰其嗣人云銘曰
二代之禮世遠莫徵嗚呼後王尚有老成文獻所存公實纘承
右文稽古際今休明論撰之司史臣是膺孰無望公以時飛鳴
杞器歸周旅于　天廷贊于筆削作為一經公則已逝曰吾
其寧有謹其藏有伏以興惟文有家昭以茲銘

信州路總管府判官謝公墓誌銘

公諱晟孫字唐卿姓謝氏宋丞相太師魯惠正王四世孫也其
先占籍台之臨海後以魯王孫女作配于穆陵賜第錢塘因家
焉曾祖諱渠伯朝奉大夫贈太師追封衛王謚恭簡祖諱奕昌
少保保寧軍節度使祁國公贈太師追封魏王謚莊憲考諱堅
兵部侍郎換保寧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敏妣魏氏
通義郡夫人公幼聰慧稍長能自檢飭刮摩綺紈之習而自竄
於常布咸淳間用世澤入官至太社令德祐初差通判安吉州
除軍器少監累階朝散郎入
國朝用近臣薦授承務郎信州路總管府判官公辭
命即辭不赴閻公復為翰長徐公琰為中執法二公皆中州大
老慎許可或舉公可直詞林或舉公可佐憲府其見引重如此
而公終不以仕進屑其意扁所居堂曰退樂蓄書數千卷日以
教子為務公性素樂易善與人交尊官大人來江南者若馬公

昭董公文用高公克恭李公衎無不慕而與之游公為商略古
今間語及承平故事亹亹不倦遇風日清美輒與勝流韻士酣
嬉於水光山色間所為詩直以寫其胸中之趣不苟事藻飾尤
婚俗也公既無累於物益自厚以尊其生百年之耆舊凋落殆
盡而公巋然獨存耄期之歲童顏不衰知之者愛其有老成之
典刑不知者疑其神仙中人也家適燬于灾公一不問惟恨弗
克保先世之遺書故物因感微疾以至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卒享年八十有六娶趙氏諱由祿宋觀文殿學士太師忠惠公
與懃之孫女封恭人先四十八年卒子男六人長來老用公恩
為福州路連江縣名闕鄉巡檢次池武昌路儒學教授未上而
有公憂次沆為伯父杲孫後次汶蚤卒次泌為季父昱孫後次
浩女三人長適奉訓大夫　等處海運副千戶孟本封烏程

縣君巳卒次適太中大夫南安路總管潤祖封平昌郡夫人
次適婁璧宋參知政事機之孫也孫男三人栻杓與權女二人
適閔惟德陸從龍曾孫男三人玄齡玄寶玄暉女一人初頡蔡
人塋湖州德清縣永和鄉方山之原至是萊老等以其年十二
月某日奉公柩合葬方山遵治命也諸孫中杓尤為公所鍾愛
未始頃刻去左右年甫三十有三公卒後十有七日亦卒即公
墓旁祔葬焉公與溍之先人生同歲溍每造公未嘗辟子弟礼
而公讓不肯當以溍為忘年友父次子池錄時昔之雅故致書
及狀來徵銘於溍謹備著狀所述而考次公平生出處大略得
其時行時止從容去就之際可無愧於古君子者揭諸銘詩用
昭示予不朽千載之下寧不有尚論其世而知其人者乎銘曰
湖公恂恂昔之王孫除

令興運共惟
帝臣有命自
天公拜稽首礼進義退不居其有樂以忘憂泳游聖時既壽而
康卒全其歸妥祉于家燕及嗣續文獻之傳夫豈不足論撰初
終有銘幽壙晁公平生孰宜特書士之大節莫 出處發其幽
潛式示來古

閩清縣主簿張君墓誌銘

君諱暨字淋器其先隴西秦州人宋太師循忠烈王佐高宗建
中興之業為南渡先將第一有傳在太史氏於君為七世祖由
忠烈而下皆僑寓于杭因著籍焉曾大父諱流承直郎大父諱
杓忠翊郎父諱炳承節郎母郭氏君少孤母甚鍾愛之既長事
母克盡子道母歿十餘年值諱日猶哭之慟其孝心純至天性

然也君生於華閥而未嘗習為豪侈自奉甚簡澹無異韋布之
士讀書不徒絕其膏馥以為資身取寵之具務通大義而已
國兵取宋時都右轄公留鎮南上知君才可用力薦于
朝授福州路閩清縣主簿以親老固辭不獲乃受而不赴故第
擬于宋結廬玩芝訖風雨寧子弟及家僮闢地以事種蒔栽竹
成陰而蔬茹果蓏分畦就列奇卉珍木有華無實者悉命去之
平生與親朋里黨相往還無間貧富貴賤處之如一暇日挾客
訪前賢遺蹟於湖山間遇勝處輒引滿獻酬咏歌以為樂而忘
其老晚益康彊人謂必登上壽偶疾僅浹旬而遂不可為以至
正四年十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八十以其年十一月十二日
祔葬于仁和縣大雲鄉洛山承直公墓之次娶劉氏太師鄜武
僖王五世孫女先十六年卒至是合葬焉武僖與忠烈並稱四

將者也子男一人曰鎰孫男二人映暐女二人曾孫女二人君
之葬也鎰既誌歲月納于壙後二年始以狀來謁銘自昔世代
遷革故家子弟席其祖父之舊以取勦融於時者固有之其奉
身而退甘老朽於山林至於名字泯滅無聞者亦多矣君雖遠
榮弗居深自韜晦無所見於設施後之人乃能汲汲焉圖其不
朽如此沒而不亡尚何憾乎銘曰
時則可仕乃高尚其志樂以忘憂如素乎富貴用 能保其故家
而為全人於 聖世揭于墓門曰公侯之子孫 有復其始在
爾嗣人

鄉貢進士項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年秋九月庚申宗台州鄉貢進士項君良才卒葬以
二十六年春二月丙申後二十一年君之子鼎亦卒又二十一

年是為至順二年鼎之子烱始以狀徵銘於金華黃晉銘曰
台之項氏所祖莫詳丹徒尉斯肇見有唐斯仙居人會昌進士
其鳴以詩著爵史氏斯後曰勝實七葉孫勝之子祐當宋寶元
復自永嘉徙于臨海卜居章安幾三百載佑後三葉曰袁士琰
為君曾祖不耀於時貴土范觀盧墓三紀尚公飛卿侍于私史
祖惠父駟克謹其承惠本胡氏處士之甥君初名鏸易以今諱
曰公望者始冠之字君少學詩事胡公良惠之從子作守前鳴
晚所執業時之師表白雲先生金氏安道若善沈潛不務苟同
曰以二南始乎國風中以王風結於鄭衛著周興衰啟有微意
曹之末至豳而終晉秦剝復循環不窮端是有作斯為雅頌
孔子之衰周公不夢哦彼豕雖我心之憂如醉如噎言能興周
小戎駟鐵風騷雄偉周之為秦噫乎悕矣君性實淳而無附帛

亦不面斥人之是非握手屏處得言所以謝者謝服去非京邑
鄉郡有訟以質於君忿閱之銷由君片言郡二千石王公華甫
揚公棟咸加推許王公在郡政多便宜綜界義倉君任之
郡民新附人或觖計請括義倉以給餉饋桴鼓甫息瘡痍未瘳
家無圭撮積君山谷符移提鞭吏卒旁午君為代輸獨其贊聚
舍北一里大山崇二火光如射洪發其中陷者百家死者數百
或陷不死身交木石君捐私橐以募壯夫排木抉石活者十餘
殮其死者用浮屠法諷言不驚人兒帖帖君處親待有施予恩
下逮輿隸莫不訢訢堂有雙桂處士手植王公卿月扁字經尺
君弟莫才與君齊名並薦丁卿雙桂之徵君既預薦而不及祿
終於布衣壽六十六墓在縣東保樂西鄉安仁鳳山先塋之旁
君娶于瞿子泰早世繼室　脹有子男二其長即鼎以孝友聞

對策鄉校力詆　胡公　博士著作教授王　君信學
鼎以公技補官迪功　浙水之東次曰大有幼居侍側
從君避兵為游卒渫卒詖　君以身蔽爲卒驤　竟獲兩全
其女有三婿曰王枚程莘黃雇李皆士族孫男六人烱以文稱
次則道唯首中道成歸釋氏不列于次又次道心士寧其季
女則有五婿亦名門曾孫男十其女七人烱曰六歲吾祖以沒
豈皆容猶記恍怫坐南窓下大樹如山授烱古詩置烱膝間
毋曰小兒勿勤長者吾祖曰吾孫吾孫也言已哽塞烱情莫知
先人以吉乃知其悲嗚呼吾祖望烱非淺沒五十年不有論撰
杜甫之沒餘四十年頼孫嗣業求銘以傳烱實闒茸不自底厲
孳孳道路祖嗣業類顙後前比乞為銘章尚俾吾祖沒而不亡
銘杜甫者惡相元稹潛何人斯敢告不敬烱拜旦泣曰無固辭

庸掇其語播諸聲詩為言則俚而近於質刻諸方珉永賁幽室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曩在都門從友人許借讀黃文獻公集十卷乃明仙居
張儉存禮刪本病其去取失當而附筆記碑狀謚
議於第七卷末尤乖刺不倫頃於吳門黃孝廉堯
圃齋見元槧全華黃先生集本全本紙墨精善
始快然莫逆於心也攷宋景濂撰公行狀述所著
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
卷筆記一卷此編排次自卷一至卷三十一初藁
三續藁一至廿八題無日損齋之名其為一書無
疑但闕續藁十一至十八及廿三十耳貢師泰序
稱初藁臨川危素編次續藁門人王生宋生編
次所云王宋二生即子充景濂也而每卷首但列臨
川危素名蓋太樸在元季負重名王宋皆後進不敢與
抗行也行狀云續藁三十卷今貢序云廿八卷蓋作偽者
洗改痕迹宛然廿八必三十之譌并初續藁為三十三卷
耳癸丑九月十有五日竹汀居士錢大昕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昜劉耳校正

齋峯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清孫字甫山姓李氏其先出唐宋室敦煌房五代時避
地越之三界三界者會稽上虞嵊三邑之衝也隨益東南至台
之寧海家焉曾大父楊宋迪功郎大父開之弗仕父演與同里
葉公夢鼎俱受業眞龍圖閣鄭公霖葉公後由太學釋褐至丞
相先生之父故為布衣人知其宜有後矣先生卯歲即能讀父
書既成人師事太學博士舒公津學日以進方是時鄉縣之士
得舉試於禮司號曰置試就試者動以萬數歲甲子先生年二
十有二以詞賦中其選第一聞者咸從奇之已而上春官不合
鄉先達右司郎官陳公韡橋其才官游所至恒引以自近癸酉

吏以國子舉預奏名乃從擢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
參軍未上而黃州以版圖歸職方先生棲遲海濱者餘二十年
有終焉之志郡府式以先生名剡上先生為強起詣京師述大
都賦以獻時大德二年也居亡何而歸六年再得杭州路儒學
教授延祐元年以遷為江浙同考試官三年調臨江路儒學教
授七年擢江西同考試官至治三年以從仕郎台州路黃巖
州判官致仕天曆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於家上距生年癸卯
得壽八十有七卜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葬未開鄉何山之原
元配王氏先五十一年卒祔葬重公山先塋繼胡氏先十二年
卒與先生合葬焉子男四人長渠以先生致仕恩命為某官次
渠次桌大德蚤卒次棨孫男十一人炯炫旋炳燁灼嗣忠嗣孔
炤煙焜凡先生為學官教人有法其較文稱賢主司至於興壞

補弊出內之謹直其細耳故侍御史馬公翼嘗薦先生可臺賦
不報先生蓋仕而未顯故學者因其自號尊之曰霽峯先生云
先生所著詩賦贊頌箴銘表啟碑誌序說總若干卷惟大都賦
今行于世重修台州圖經列于官書溍以先生較文鄉闈之歲
忝修薦送延仕之始還在先生所居邑而復以禮見先生之將
葬也渠與溍遇於錢唐以且言願得銘刻石冢上溍雖不敏誼
不敢辭銘曰
嗚呼先生兮世孰乎知之山之幽幽兮食有蕨薇謂世莫知兮
終不我遺大韶寶玉兮其陳以時羹味雖厚兮弗實鼎彝鼓兮
而歌兮日昊之維何窮何成兮式全吾歸清風拱木兮百年之
思對此貞石兮昭萬刻辭

胡景呂先生墓誌銘

諸暨之鄉先生曰胡君景呂以泰定二年十一月二日卒年八
十有二致和元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於是先生之子三人
無在者前葬其孫鉉蹐門泣以告曰吾祖葬有日以鉉之貌焉
不肖而持重服奉大事懼無以振吾祖於幽執事苟矜而畀之
銘吾祖雖死不沒矣惟溍之曾祖戶部府君與先生之父承議
公俱宋淳祐庚戌進士戶部府君之外孫劉君應楓在太學與
先生俱充臨齋主齋生也後頗嘗受學於劉君而獲知先生蓋
又仕於先生之鄉而及與先生接銘固不敢辭按胡氏世爲越
之諸暨人謂先生之名景呂其字也曾大父諱弗仕大父諱英
累封通直郎父某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用年勞
賜緋衣銀魚母王封孺人先生幼有異質業學問學尤謹於詩
屢入太學擬為私試第一居歲餘承議公以內艱解職先生時
嘔扶侍絕江而東會 天兵南下學廢士散先生奉承議公
行徉山澤間未始頃刻去左右承議公得以優游恣肆獻歎息
還罷欣以樂隨其以委乎至順而忘其老者以先生能為之子
也先生既隱居田里無復當世志乃益致其力於經史百氏之
言而務極其旨趣手書危坐雖老無少懈為文章主乎理至於
詩歌謠辭不苟有雕斫畢若干卷藏于家娶樓氏先若干年
卒子男三人長琛次玟次琲亦俱卒孫男五人鍾鈞鈁鎔鏞女
一人適同里方旬曾孫男六人女一人先是里中為舉子業者
多求學於先生從孫一中實在列一中之上春官也交游皆以
詩送之時先生病已革猶口占為序引迪一中取進士得鄉郡
錄事以歸而先生不及待矣一中每言之必為掩涕為之銘以
貽其嗣人亦以慰一中無窮之思也銘曰

不辱以承其先不倦以開其後志則已遂而不居其有兹聖賢
之所自盡先生尚與之參不朽也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墓誌銘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諱勲字仲昭生十歲而孤能以禮持其
身以信義交於人曾産宜輒問而謹視先塋惟謹冠昏喪祭必
考諸古之遺制而不苟同流俗文字之外無他嗜好宗族朋友
稱焉化未顯概止而以壽歿其賢乎人亦多矣君嘗教授肇慶
遠郡事多卑陋學有田而無籍歲所入為租四百石而已君始
至俞佃人令自實稍增其額為六百石廩食有餘而俗習鄙陋
士氣弗振使者行部君請擇其知學而有文者試以經術辭藝
得七人焉上其名于宣閫悉補儒學官由是諸生莫不知勸暨
取士之令下廣海數十郡不廣一人而肇慶首以陳祖義充賦

有司遴與中州之士並進於春官人皆以為君作興之效也君初以江山教諭遷慈湖山長年已垂四十又二十年乃拜學之命及再調化州而君已老故其才不究於用可見者若是而止人又皆深惜之蓋王氏上世有仕吳越為鎮城使者從其主歸宋有賜田在睦州後徙家青溪又徙越之山陰始居青溪者曰仁厚於君為九世祖曾王父諱逵良以恩贈訓武郎王父諱覿擢慶元丙辰右科終于武經郎權發遣欽林州事父諱某當用登得官推與其弟而以布衣服鄉薦母汪氏繼母趙氏韓氏而君周氏出也自訓武府君而上皆葬山陰其居蘭化之馬金則自欽林府君始山陰之最著者曰佐以進士第一至某部尚書君改葬於故府君于崇化鄉松公里之莊小尚書四世孫修職郎易簡實誌之君卒於重紀至元之歲五月十四日年七十有七以至正改紀之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欽林府君墓左娶余氏先卒子男四人長曰壩次曰圻為伯氏後次曰埏曰垌女一人適單文蓋士真孫男八人鈺鑑鉄鑄鐵鎮錡銒女二人適汪某黃梓君葬有日堪以書抵溍曰君之子壻先人孫女宜能道吾家世之詳敢以銘為託溍不得辭然竊觀自昔遭去物改大家巨室鮮不遂之性君之先厚德薄發雖閱世已久而流澤未艾君又廉於進取不盡享其有而以畀後人可託以永存者固不繫銘之有無序而詩之鄉以慰君於冥冥亦簡銘曰有濬其源其來不窮用之也舒蓄也愈豈有夫其波淵是家歸乎何憾安茲玄宮

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性字明善姓韓氏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贈

尚書令魏忠獻王生某官某某生某官某某生左司郎中膺胄膺胄南渡始家于越膺胄生某官某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楚卿贈中奉大夫祖諱璣中奉大夫直敷文閣考諱翼甫朝奉郎大理寺主簿學者尊之曰詢齋先生曾祖妣何氏祖妣章氏並贈令人妣趙氏封恭人先生天資凝粹而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歎異焉 國朝取宋觿之在班行者多攜故所受告敕入燕祈命主簿公獨絕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以聖賢之道自樂於是科舉事廢先生周旋家庭間益得肆其力於為己之學無何主簿公以疾不起先生甫十有二歲執喪如成人識者謂韓氏有子矣先生既弱冠博極群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近世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衆心制行表裏如一不徒馳騁於空言而已婦翁國子監書庫官徐公天祐號賢有德與先生自為師友不敢持以尋常子壻之禮永康胡之綱仍仲之純穆仲長孺及仲並以學行相尚於先生為內兄弟而高差長間以微辭奥義相叩擊三人咸自以為它日當有所不及前代遺老若王尚書應麟俞御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師初任任齋行輩以先生為忘年交同里與先生游最密者唐珏王沂王易簡理呂同老復初皆一時名士而王監簿英孫遭遇之甚至每值風日清美或同扶策於雲門禹穴或共棹舟於耶溪鏡湖逍遙容與彌日忘返望之者疑其為世外人先生之文博達而偉而變化不測人第見其如奇葩珍木不擇地而發魚龍出沒隱顯後先以為可喜可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海之所以深也延祐初有

詔以科目取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為請先生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文公私議欲為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顧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它法哉蓋先生之文一主於理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為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預薦送取科級者彬彬多佳士焉先生操履純固體備至知日用酬酢動必中節任斯道之重而不苟立標榜為名高人自化服之負高世之志而瀟泰不伐不見其崖岸人自舉觀之士有一善必為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平居不問家有無自奉簡約而好周人之窮買地數百畝於山陰蕺山中死無所歸者給以棺槥殮瘞其處韓氏渡江時有仕籍者尚八九十人散處諸郡而越族為特盛家法之嚴族義之厚迄今弗變者先生實表倡焉先生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吏爭前迎揖童孺斷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先生蓋生乎析而居乎越曰安陽者本其舊也先是完顏公貢分持使節出按屬郡開先生名舉為慈湖書院山長先生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媿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而未嘗忘情斯世張公昇王公克敬于公九思前後為郡皆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盡己咨訪先生從容開導間中肯綮多所裨益有陰被其賜者矣天曆中平章政事趙涼公首以先生名聞于　上後十餘歲門人李齊以進士第一為御史南臺又力舉其行義而先生逝矣先生

素康強至歿之際初無所疾苦諸生列侍左右以文字就正者累數十百篇日晷少休俄得上氣疾進諸子戒之曰我且死若等其善自持言已瞳子上下睟然順之氣息奄奄蔑然而逝先生之卒以至正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聞者無間尊官庶士方外之交相與嗟悼俺弟如喪所親其為當世歸重如此配徐氏有淑德而善理其家先生得不以米鹽碎務嬰其心而能成其業者內助之力為多先二十年卒子男四人長侍之次徵之參世次衛之臨之女三人適全公升張正蒙高瑞孫男四人女二人傳之等卜其年七月十日奉柩葬會稽縣太平鄉白木原先塋之次而以門人夏泰亨之狀屬溍為之銘溍曾文定公論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竊考宋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官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振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於中興盛世韓氏自魏王八世乃得先生於運去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每存俱化而文獻所存有足徵者豈偶然哉昏衰朽之餘意長語短抑亦可以無愧辭矣先生之遺書有禮記說若干卷書辨疑一卷詩釋音一卷文集曰五雲漫藁者十二卷並行於世續郡志八卷藏於有司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雖無所不通然以非世教所急故其論著無傳焉銘曰

烈烈魏王古社稷臣來家于南自其曾孫五世而昌受材孔碩不世以官世其道德真知實踐學貫天人積中發外大振於文化行其家施及來學乃輯前聞以開後覺　朝多鉅儒稽古作經一綫之亡文獻孰徵揭其幽光萬兆照石嗚呼休哉君子之澤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吳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寔元豐間始居苽澤再徙婺為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觥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曰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嶷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没先生稍長篤居城闔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讀向憮知解且至既閉門燕坐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生歿先生益肆其聞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為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祲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沖澹以道自樂浙東憲府聞

先生名而不暴其志辟以為掾理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先生欣然為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東還以目眚倦於應接屏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裹糧負書而從之居再歲以凡子喪而歸户屨尤多遠而燕趙齊魯江淮而荊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謹於內外雖盡當曰己既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辨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粗疏入於密微聞者方惕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靭者和之狷者開之狂者約之為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閭而矯氣自肅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為恥搢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憲諸公若王公士熙耿公焕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壽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

中朝鄉闈主司曹集賢鑑楊翰林剛中亦李同院剡上其名于省闈郡復以遺逸應

詔先生終不為動仍紀至元之元年當大比請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于隱以為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為上務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闃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留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少鞠孤不逮事架閣公及

其夫人韓氏而事兩夫人克盡子職兄環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為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昏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艱辟僦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蔣玄金檮古方謀為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羸及奔兄環喪于廣信疾增劇不良于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復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興之女子男二人長即元次亨以為兄環

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婺女鄉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衆力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顯其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于學宮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東參建請贈官賜謚未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斷以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敷繹義理惟務平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為學當以聖人為準的至于進修利鈍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念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篇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為新

奇者其辭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讒賊要歸於是而已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閱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别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

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為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辯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起例耳諸儒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皥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

樞為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於近修人事上答天變況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為傳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同究其說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例讀書記皆業立而未完諸生有曰閒雜紀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晝之所為夜必書之始庚申始絕筆云金先生所著論語孟子考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晚殁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

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遡流窮源折衷羣言而統一其歸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既得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世適先生出于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遭逢 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葬已十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溍為之銘溍之少也無所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汨沒不知老之將至而為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惟先生之交游多已凋謝而溍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為之銘以係於左方銘曰

道學之傳天下為公婺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理武相接逮于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真知蕩昧之差無微不析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必用其中涵養本原以敬始終際旅伏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閩閩南朔春陽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咸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有作尤大而昌師嚴道尊于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為隆替天胡不憖不竟耄期山頹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尚啟爾後

金谿曾君墓誌銘

撫之金谿有篤行之士曰曾君諱嚴卿字務光以致和元年六

月辛丑卒年五十有三門人相與私謚曰恭貞先生至元某年十月某甲子葬所居陶源里明山之麓其子堅辱交於溍謂先世在異時皆有同年好以銘來屬溍不得辭按曾氏世譜曾子後十四世當王莽時避地豫章之廬陵凡六世始徙臨川今撫州也又十二世至虔刺史司空洪立乃徙南豐洪立生散騎常侍延鐸延鐸生仁昭仁旺宋中書舍人肇尚書左僕射布翰林學士肇皆仁旺之後仁昭生贊充贊充生易祥易祥生十復居撫之金谿千生學學生應臣應臣生仕欽仕欽生濬濬生綱綱生彥明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諱救隱居弗仕祖諱子良擢咸淳龍飛進士第終於瀘安令父諱正吉國子進士並以文學行義師表其鄉母黃氏豐州司理參軍庭蘭之女生君於高安故名嚴而字光君質厚氣完不妄言笑雖晏休必正襟危坐事親至

孝父有疾呼天乞以身代父命疾旋愈自祖父以來皆推先世
故業與其兄弟君亦以所居屋讓其叔有四女悉營嫁之逮其
有子皆教育使至成人平居不及及於生事視勢利蔑如也讀
書日有常程務求知聖賢微言大旨而不徒事記覽為文主於
理未始與人較其短長而一時負才氣者皆自以為不及閭里
以士名者無不受業焉君接人色温而莊恒以經術教授誦說
君不能出諸口及有所問難分章別句剖數排名無不究盡隨
才誘掖以成其美而不病以其所不能與人交無圭角虛辭不輸
衒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人自不得而狎陳之隣里有見侵侮者
未嘗形於言色戚服其長者家人化之雖僮僕不聞有纖悉之
嘗史稱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見之者服不服不逮
去再吾君亦幾近之然君遺文有南明稿二十卷嘗於學於

言論風旨亦在人間多矣娶何氏後十六年卒合葬焉子男二
人長堅鄉貢進士博學有文能世其家次大年早卒女二人適
南城歐復同邑黃里孫男五人洗僧僑仰佺曾孫男一人立銘
曰
嗚呼先生學足以淑身行足以範俗無欲而心自正不言而民
自服先人之光是紹是續世其德而不世其祿夫運有常其周
必復惟爾嗣人有犇其伏

鄱陽朱君墓誌銘

鄱陽朱君既卒而其孫坦舉進士來京師踵門納謁拜且言坦
之先賦有司也大父方屬疾語坦曰昔吾祖蓋兩貢于鄉既罷
以恩補官主浮梁縣學故吾之少也慨焉思自奮于科目而場
屋事遽廢逮　國朝復以科目取天下士而吾已老前人之
發而未舒者將有望於汝付矣勉旃無以吾為念也坦銜詞訖
道存孫預薦名而大父竟不及待顧乃粟然藏櫝簡書而來者
再幾復綴下列以酬先志夫何場屋又廢而莫之舉願有銘冢
上之石用慰大父於地下謹奉先友程翔之狀以為子也請昝
哀其言不為之答拜曰敢不諾按狀朱氏世居鄱陽之堯山里
號著族君之曾祖世明弗仕祖應復主學君也父冰逮亦弗仕
君諱明晳字升朝自號止善天性醇厚父殁事母孝與二弟異
居而無間言子姪有過必從容告諭使自愧悔其靜重沈默若
有不可犯之色至于人交未嘗不敬為卑讓春秋既高從人在
父兄行者以十數為之執子弟禮不少衰母喪措致毀歲時祀
事身親籍奠惟謹初江南新附大家多罹於徭役君獨能適時
俯仰與物無忤門戶賴以不墜歲侵輒發粟以惠貧乏人多德

之所居負山瞰湖君暮年幅巾杖屨徜徉煙光水色間足不涉
城府藏書數十卷朝夕玩誦至忘寢食取古語大書屋壁曰吾聚書
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此所以識也鄉先生吳君仲述程
君時登其君存在以所學教授君俾諸孫從之游而任教叩學
為名勝士款門必留連彌日盡歡乃已有以善地理學來見者
館穀之不厭或勸預相地為葬之計則應之曰生事死葬人子之
職吾安用豫計哉君仙翁釋子雖不蔽於其說亦不深斥之也
閭里萬戶山有僧處元遠多構學其中君捐錢葺治以為諸孫
游息之所曰吾欲其趾美前賢耳君生於宋開慶元年四月十
四日卒於今元統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鮑氏子男二長勳某官次某未仕女
二適余某劉某孫男五長即坦次豪天次廷次璵次祐女四曾

孫男五女一凡狀所述可見者如此嗚呼道之污隆科目不預焉而君之志則有足悲者嘗聞之荀卿子曰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銘以貽君亦以為其後人銘曰

宋以國氏後支分名于一經用顯門父留子播徙厥緒不以蕪年穀耕耘果之云利有本根惟第既故鼎乃新天者之定能勝人食報豈必于其身俟詩可徵我所聞揭辭石章昭哲魄

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黃公墓誌銘

頃予與危君素同在史館事以僚友之契狀其外王父黃公之行俾公曾孫來已奉贄來謁曰惟我曾大父之葬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既篆題于墓石之首而述今未有銘敢以為予請予辭以史事方殷而返其贄未已既去予亦以衰病納祿而歸抵家前二日戒有召還之命監丞京師來復數以為言予不得辛辭也按狀公諱順翁字濟川姓黃氏建昌南城人曾祖道祖准與不仕父登宋末起進士第官迪功郎郴州州學教授無子公以同宗為之後少卓犖多材能尚氣節而補之以學國朝取宋之師次建昌公從人萬石為江西制置使退保杉關公徒步叩軍門言事補保義郎辟知撫州金谿縣公察萬石庸志已去辭不就萬石舉酒屬公曰明旦則予如玉帛皆他人所有惟意所擇公一不以自污叔父某死於南城之難公請於有司發兵識其死處而得其餘骨久之郡府知公儒者禮爲時江書院山長且為從其書院於城中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公首出朱子小學書以教之爲遂儒學教授廣州大盜猺發公上平盜之策於江西行省事定未及論功行賞至元二十一年有詔宋故官得擬其資級招撫故人有客京師者代為公陳于吏部遂以公為從仕郎武岡路新寧縣尹長官羅揣自告公不與校而待之以誠乃更徹服執禮甚恭江南新附人心未寧公招集流散許其民樹藝畜牧簡保約興教事民皆安之猺人作亂湖廣行省右丞劉武宣公出師討之公儒服上謁曰猺服之叱未霑聖化致勞剿若遂師徒下官書生也知為新寧長吏上樂下樂而叛皆在所治境內請往諭之若不降討之未晚萬戶書侯某性與公善止公毋行公不可肩輿從一老兵攜學徒一千卷直抵猺山中分遣其人且為講說大義王猺人章蒙泣叩頭請罪曰學徒無知令乃得生家殺見日月明公之賜也不敢復為亂矣事平倡人家立公祠題曰生父黃氏武宣大喜命公勒石紀功而班師翰林學士承旨程文憲公首宣閩縣官張公山翁成為文頌美其事公在官九年廨舍後有竹數百个公所植也民即其處為建生祠湖南廣訪副使余公悉以其竹比於召公之甘棠而為之記公去後祠壞民輒更新之其遺愛在人如此大德四年仍舊階調龍興路稅課提領史鄧公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延致公受論語大學多所開發鄧公之父諸門以謝焉九年遷從事郎撫州金谿縣丞十一年大饑公持所受物命質官倉之粟以賑之人賴以活力贊其尹趙君僉覈正民田賦役以均皇慶元年陞承務郎江州路德化縣尹致官未幾獄為之空延祐元年以老得謝拜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江州其又明年某月某日葬南城縣南城鄉南原之崗遂樓下母劉氏妻利氏武安軍節度掌書記登之女再娶熊氏子男二人長炳夫養利州判官次敏夫

女四人長適金谿危永吉今贈承事郎太常博士素之父也素
今為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孫男
二人宏子早卒寬子用公蔭三為巡官卒以廕歸其兄子即求
已也曾孫男二人求己今為某官肅方業儒女二人玄孫男四
人女一人公氣貌清嚴中實樂易恂恂於謹侍人無少長如一
語言懇惻詳盡人皆親之素之母有疾出公小像并書一通以
授素令謹藏之母没啓其書則謂素漸長盍端儀表以正之讀
書乃其次也素由是知為學之本末次第而有以用力焉嗟夫
古之人負其所有百不一施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今也葬其
新者乃莫不有銘夫亦孝子慈孫求盡其心而已若公之魁岸
傑特雖不得卿大夫之位以展盡其經綸之蘊而所試輒效時
行時止訖以考終有不可銘者取銘曰

有偉黄公材周而通出武入文用惟其達闢之以智匪泰伐功
置之於安式嘻民庸志則已逆祿乃不豐翩其達引浩然長終
寫以丹青禀焉英風勒之樂石昭于無窮

贈太常博士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永吉字德祥姓危氏撫之金谿人年五十有七以致和
元年夏四月壬戌卒于家秋七月甲申葬白馬鄉范田之原其
子素博學而有文聞出游京師一日德臣名動公卿間莫不交
口薦舉之
今天子稽古圖治設開　經筵即以素為檢討未幾
上復用言者建白妙選儒臣纂修三史又以素為史官史事既
畢中書奏以素為國子助教用資歷及恩例階承事郎追贈
府君承事郎太常博士至正六年也其年冬素由助教遷應奉
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而滑以退休之
餘嘗　恩召入爲直詞林與素命同日下而同官為僚且有
平生之雅素以府君墓道之銘來屬誼不得辭按危氏出於姬
姓其先自洛徙汝南又徙江南唐泉州録事參軍凝有子曰貞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洪州別駕貞之子曰全諷曰仔
倡居撫之南城當江淮寇盜充斥之時合鄉人立壁壘以自衛
而大破賊兵朝廷因命以官全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守
撫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錢唐縣開國男累加太傅封南
庭王仔倡特進檢校太傅虔州防禦使守信州刺史汝南郡開
國侯仔倡後歸吳越子孫皆仕於其國賜姓元氏宋之盛時起
進士至大官者參知政事太子少保章簡公绛為最顯而危氏
在南城者皆祖全諷由南城徙金溪則自全諷六世孫怦始怦

五世孫光大有子曰鼎臣府君之高祖也曾大父諱時發不贈
承事而大父諱炎震景定三年進士調吉州司理參軍治獄明
允用舉者改秩以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年未六十以不
能媚權臣乞休致而去父諱龍友入　皇朝為潮州小江等
處監司提舉母劉氏府君好讀書而深於易工於詩文聞儒先
格言輒書於屏間以自屬事親盡孝小江歲課不登督責甚峻
不憚竭力服勞傾私財以紓父之急母病刲股和藥仍籲天願
減己年益母壽徙居雲林三十六峰之陽身服田畝以為養而
薄於自奉一布裘至十年不易歲凶出粟賑其鄰里而為粥以
食路人未始計家有無學問之餘兼善於醫或迎致之雖大寒
暑必往不拒貧則予藥無所靳有醫說一卷傳于學者平居氣
剛而和磬敏善料事親故有過必加規正有患難必力排解之

素過庭之際嘗告之曰世有學未充而已為利祿計者既得之又恐失之竟何為哉汝其求師取友痛自修飭期無愧于古人貧賤乃士之常不足念也素出告反面問孰與遊詢其賢也則喜否則必深戒焉晚過九江登廬山有終焉之志無何而屬疾遂不起娶同里鄧氏志義社統領克忠之孫女今封宜人再娶建昌黄氏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順翁之女子男七人素為適長黄出也今改擢宣文閣授經郎次白次蒼次丹次赤次會次黔女二人適陸鉉傅權孫男二人孫女一人府君之葬素自為阡表稱道先德甚具而未及叙其世系之詳乎於贈典所加又在其十有五年之後是用備著之不嫌其詞之贅而不殺也素方進用於時所以為親榮者未知其止固當屢書不一書姑為之銘俾刻以係銘曰危出于姬顯于唐伯仲並起尸一方或更其姓凌方昌為宋鉅人司文章帛綿大宗多材良仁和身退名愈彰垂芳奕葉逮太常有子承考是不亡於子

皇朝擢休光貢以　命書煒煌煌增高益崇未渠央琢石以俟於其歲

贈承事郎尹公墓誌銘

和之某縣有隱君子尹公諱堯道字道夫既卒二十有六年以其子則祖官七品追贈承事郎於是則祖以書來曰則祖之家故多顯者逮我先人始不有祿食則祖遭值盛時忝修官使猶先人之遺訓尚遑康曠得以疏恭貴及泉壤並先人之葬已久墓道有石而無文昭　上恩以侈先寵茲惟其時幸為之銘尹氏世居開封之酸棗宋真宗時有仕於和州者因占籍焉其譜可見者朝請大夫黄傑生某寺少卿希古希古生通判某州穆穆生某縣主簿革革之又八世至公之顯考諱京字景山咸淳乙丑進士初尉興化數平反疑獄有政聲遷盧州教授入

皇朝晦迹弗仕公自非賦即有志故以明經取上科莆田周君合肥汪君夏君號名師儒公悉從之游習為詩以襲家學年甫十五而場屋事廢遂絶意仕進居黄山率其弟辟道事親以孝廣田園以供伏臘閒出游江淮蘇寄嬴以自潤有餘皆自周其族姻里黨不以自豐殖也公為人多材能有幹局持身莊重而遇事通敏博涉群書至於陰陽方伎無不通其詳以善自韜默人鮮有能知之者公卒於大德十一年八月五日享年四十有六配來氏武翼大夫某之女先公六年卒享年四十有三今贈宜人其合葬以公卒之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先塋之次子男三人長則祖承事郎台州路總管府經歷次學祖杭州路醫學正次根祖未仕女一人適某國賓昔者嘗謂之世其家掌而不資者雖古稱多也尹氏八百年間珪組相望獨公投於布衣而有則祖為之子克以材自奮及見其發塞以卒茲又尚國之寵贈以燁其幽光可謂死而不沒矣揭諸石章用告夫來者以似以續尚其餘慶於此窮其銘曰

榮公之先歷世顯融十有二葉而止於公惟弗終止是以有子階於邑展以復其始公則死矣有生之榮寵光下被耀于泉扃毋曰君子其澤五世在爾後人有引勿替

婺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銘

公諱郇字晉輔姓程氏其先廣平人唐御史亮以直言忤吉頊通義令通義家眉州也子孫家焉高祖諱符綠承事郎贈太中大夫曾祖諱公許嘉定四年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兼侍讀以龍

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謚忠文自忠文始出蜀而僑居于
今之湖州祖諱子泳贈奉直大夫考諱珣翁朝散大夫將作監
入　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台州路黃巖州知州飛騎尉
追封烏程縣男妣陶氏追封烏程縣君公幼聰慧又生於名家
耳濡目染既長有知年十二入鄉校覩出儕輩間稍長游心聖
賢之學於書無不讀為文博敏閎肆有奇氣下筆頃刻數千言
觀者莫不駭服前代遺老如尚書陳公存參政史公及翁大卿
年公獻與公居同郡咸器重之用薦者署嘉興路儒學錄丁外
艱服除陞平江之和靖書院山長書院故在虎丘方爭僭所據
既從置城中豪家又欲奪而有之賴公力爭而止秩滿上名中
書適值銓曹行限年法再調紹興之和靖書院山長書院為行
田七百畝籍于郡學公敗而有之閱累考合格授將仕佐郎台
州路儒學教授新殿宇及禮樂之器增置養士之田百餘畝調
將仕郎鎮江路總管府知事郡當南北往來之衝官吏為縻係
若窘于將迎事多留滯公獨處之裕如遷從仕郎衢州路江山
縣尹為政務平易官府日益無事以餘力造舟濟行者且買田
百餘畝使為久遠計使者行部郡守縣令多生事見公撰以康
介見禮遇再遷徵事郎武岡路綏寧縣尹縣鄰于谿峒民或雜
處竊發不時公將循以愷悌之政人多感化境內以安會瑤賊
猖獗犯全道而州長貳而下以供億軍需出境公獨任縣事師
旅經從拔擢遺發戒令嚴明士卒帖帖不敢肆行者概鄭勵郡
民兵公選義勇應之皆懷慨赴敵戰數有功縣有義倉粮二萬
餘石積為豪猾所侵公悉徵理之歲適大侵賴以全活者甚衆
有偽鈔獄十年不決公力辨其非辜既而　朝廷遣官慮囚

閱其始末見稱明允陞承事郎慶元路慈溪縣尹慈溪舊通帥
閫事尤叢劇公設施注措若不經意而咸盡其宜縣故以食鹽
額重為民病公規畫有方賦足而民不困縣吏花興孫胡愛諸
水溉田可六十頃豪民或請堙以為田而輸粮于官吏以成案
請畀公毅然不可事遂寢胡受豪家乃巧覆其利公三為縣從
事之暇尤屬意於庠序之事年未七十頃請納祿遂以奉訓大
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致仕公既歸老于家杜門不出手植五
柳于前庭扁曰柳軒舍下環以松菊時與諸老留連觴詠置家
事不問四方來求文者應酬無倦色有柳軒遺藁十卷藏于家
偶感微疾既瘥而復作卻藥謝醫泊然如平日忽命具湯沐斥
女侍呼子孫立左右端坐而逝公生於宋咸淳己巳四月一日
卒於今至正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八娶史氏中書
舍人其之孫女封烏程縣君子男四人長存兩浙都運鹽使司
海沙場鹽司管勾次濤次洽次　女一人適孟良寶孫男八人
權楨楷埴樑司生文孫仕詳　女七人曾孫男一人游等遵治命
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柩葬于烏程縣永親鄉杭塢先塋之
旁公為人溫良易直未嘗高自標榜與人交無畦畛與後生談
前朝文獻亹亹如指諸掌喜誘人為善不深於庶務故賢者親
而愛之不賢者敬而畏之初龍圖公事宋理宗為兩制侍從推
臣扶國論嘗面庭劾奸衡良靡遺餘力凡五立朝而五連頓言
無一去國更得盛名公際遇　聖世朝廷清明而又要處下
列得以從容進退者與龍圖公所遭之時異也晉幸嘗辱登公
之堂而接聞公之緒論游等又不遠數千里奉國子助教宇文
公諒之狀來徵銘誼不敢辭銘曰

纓蹈唐世由御史君龍圖仕宋乃振於文彦若正色匪躬之故
軍與百壬更起迭仆高風益懋增光前人若休要祉遺其曾孫
以名師儒為賢長吏視龍圖公世殊事異非有懿猶才略爲端
長歌鼓缶式全其歸人之所騁百年喬木世其家若是似定惟

承務郎富陽縣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仲深倪氏其先汴人宋靖康時公世祖全以武弁扈從南遷子孫四世祖某又從家烏程故今爲湖州人曾祖俊民祖仕祖福年同知樞密院事謚公毅泰禍宮叔祖某兵馬監押父字真輕財尚義鄉稱善人入國朝以公貴贈承務郎杭州工府判官母潘氏贈恭人公生而穎異績敏絕人讀書過目成誦德祐失國科舉事廢公年甫九歲猶能習爲詩文既長乃棄去而刻意聖賢之學從山村先生端行求子之禮而從善易公從之游於節文度數之詳綜覽考古之妙罔不博考洞究參知政事文公大理少卿牟公皆前代遺老莫不器重焉用薦者署本郡儒學教諭高公克恭特風裁慎許可時爲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聞公名欲識之一見與語歎不已曰君大才不可小用也及爲南臺治書侍御史首以教先生及鄭公文原陳公康祖姚公式與公五人並薦于朝未報而行省調公杭州路儒學正河南王公都中吉解嘗受業焉國許文正公之門方以平章政事行省江浙聞公講說大契其意即遣子從公受學且移文中書舉公可教國子而中書已定擬臺章所薦五人各補郡文學乃以公爲杭州路儒學教授視事伊始未歲威之餘努廢朽然經綸悉舊適嗣成小楷目[illegible]入爲出節嫺浮壽既又復民間冒沒之田爲米二百石皆用積充乃嚴飾從祀補造祭器旬禮殿講堂書閣至它屋室皆一新之先是列郡釋奠多用俗樂公訪得故太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肖監闕之因招致西樂工爲因于樂師令諸郡備金石之樂質自公倡之秩滿當改調於是前公已為吏部尚書舉公可任吏事中書左丞高公昉前在行省雅知公即從處以編摩之職公辭謝之至具啟事以親老乞便養遂以公爲湖州路儒學教授未上丁外艱服除中書左司都事王公克敬知公不樂遠宦諭銓曹授以元缺復除之于湖州家食者十有五年皓然若與世相違泰定丙寅江南行省文移公校文鄉闈使者詞曰至公辭不獲遂應江浙之命士論翕然歸之湖學當虞君志道主教事重搆先聖殿而杉浸垂壞多倚公始克既又集諸吉閣改建講堂考安定先生湖學遺法列經義治事齋以處來學又創仁知軒爲其游息之所其後學者爲公立生祠公于史止之不得聘任滿之用累考入流授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故免去公獨理縣事廷議初經理田土者殺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爲患公爲分畫編次以爲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知均而其縣有定賦田可千頃豪家據而田之民以病告中書下其事于版曹議以還民吏憚豪家莫敢奉行或言於公公命歸之和州民有田在縣境富家與爲友易奉成而負其直民訟于官而富家執券自辨有司莫知所裁乃牒江東許公攝得其情始理而以其直歸之縣民之異姓爲後者所後父母沒已久有非其族而姓偶同者賂吏給爲改正而盡奪其貲產公燭其奸而從正之異黨十八人羅拜稱爲前行公神明之政也歲適大旱民以狀言災傷郡戒縣勿受公爭之不得即解組求

去郡中驚悟違吏謝公且以檢視之事悉諉之公躬履阡陌不
避其勤民賴以甦元公永貞為江東廉訪副使巡歷而還謂其
使王公士熙曰吾分按太平池州廉能吏惟一當塗主簿而已
王公亦素知公聞之喜力薦公才堪風憲元統乙亥江浙行省
參知政事孛术魯公翀復聘公司文衡禮遇尤至部使者舉公
可上縣令而公以年垂七十告老而歸授承務郎杭州路富陽
縣尹致仕公天資粹美而輔之以學造次必由於禮家人未嘗
見其有惰容居官朝出涖事暮歸讀書課子弟或至夜分不寐
少嘗從星官曆翁治其術運筭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
接潛心於易著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十年之間精
力盡在是書矣公寡嗜欲善攝養老而氣象益充無寢疾憊戚
以直發背而卒病已革猶置易說于几案間時諷誦之語其子

曰死期至矣夫復何言須臾儼然而化至正五年夏六月二十
九日也娶鄭氏先十八年卒贈恭人子男三人長驥已卒次駿
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駪女二人長適楊福孫亦已卒次適陸元
璉孫男六人長璪用公蔭為紹興路錢清務副使次璐珍璋瑛
瓚女三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公昆弟四人伯叔季皆早世叔
有遺孤甫四歲撫而教之躋於己子伯季皆無嗣則以駿為
之後駿等遵治命以某年冬十月某日奉柩葬烏程縣德政鄉
毗山先塋之次與鄭恭人同兆域後四年乃命璪走京師屬溍
為之銘蓋高公所薦五人惟鄧公掌制命洊躋膴仕最顯公雖
與有民社而未足以展其材餘三人又達止於文學掾然皆能
既署名迹而以道義相高有識之士莫不服高公之知人而喜
五人之不負所舉也五人相繼下世已久

今天子以鄧公先朝舊臣用臣僚奏特賜以神道之碑銘而溍
以門生忝與
上旨與聞論撰茲又執筆而銘公一時之人物至是凋落盡矣
何能無感於斯文也哉銘曰
知人之明古以為難聲求氣應夫豈偶然公初有達連茹而進
孰不望公爭翔競奮大道甚夷公行徐徐既揚其英發而不舒
白首一官老於文學丕聞聖謨以開後覺曉乃佐邑未究所施
旋復引年納祿而歸加恩增秩不須以事鼓缶而歌優游卒歲
錯社則貴畀于來昆尚克自振益伉其門史氏作銘言無溢美
寫之方珉揭於千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臨川危素編次　　嵩易劉耳校正

墓誌銘

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龔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璛字子敬姓龔氏宋鄉貢進士贈太中大夫諱潤之曾祕閣脩撰太常少卿贈通議大夫諱基先之孫中奉大夫直寶謨閣司農卿諱渫之子曾祖妣周氏祖妣翁氏並贈碩人妣周氏封宜人初太中府君以避兵自高郵徙鎮江卒葬城南五州山子孫因占籍為鎮江人迨先生以宦遊久留平江又家焉先生少聰敏稍長能屬文德祐內附士大夫居班行者例遣北上司農府君以列卿在遣中行至莘縣不食而卒先生悲不自勝暨成人呼其弟理語之曰國亡家破吾兄弟又少孤不能以力

振起門戶獨不可學為儒無辱先訓乎由是共刻意于學日以微辭奧義自相叩擊其文字交視莫公裔俞公德鄰為丈人行而與戴公表元仇公遠趙公長孺白公珽為忘年友聲譽籍甚人稱其兄弟曰楚兩龔以比漢之兩龔云東平徐公琰持淛右憲節聞龔生名辟寘幕下尋舉教官歷平江之和靖學道兩書院山長以累考合格赴吏部銓大名高公時參預外省先生以書論役法之弊公得書喜曰子有用之材持文書來我為子取教授先生笑曰執政大臣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天下士如某者能一一力致哉試推是心寔喙之幸公聞其言愈敬異之鄉吏周公馳僉廉訪司事鄭公雲翼交薦先生宜在館閣皆不報用例調寧國府儒學教授秩滿遷主信之上饒簿以所生母蔣氏憂不赴服除授袁之宜春丞其階再轉俱將士郎先生笑曰五十年猶技吾耶蓋先生累時以門蔭補官亦將仕郎也在官歲餘移疾上休致之請道以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命下先生已卒于宜春其卒以至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六臨終謂家人曰汝輩且去吾將少休頃之氣息奄奄而逝先生家事素薄客至不問有無倒壺命飲與之談前代故實娓娓不倦至為諸生論說凜分縷析必使厭所欲乃已而持鄉郡文衡號明有司門生弟子彬彬以材自見稱之者不以官而曰先生云其在和靖復侵田若干畝在甯國徵逋租為錢十二萬五千零刻春秋大學等十九書以惠學者而宜春之攻役均公平郡使者以為能數請以事頗以涖治之日淺其所蘊蓄有未究展也娶周氏知江州德化縣方叔之女男一曰畺女二適沈方夏景行孫男二曰宣曰宜女二俱幼畺以其年十二月返

柩于鎮江明年五月十六日葬五州山先塋東南若干步奉先生子將陳方狀來謁銘狀稱先生材識足以超軼古人而忠厚不自已之情未忍軒然遺棄其先世承藉之高故其為言卑諱絳絶自成一家者亦未始不從容乎規矩繩墨中晚年學益粹鋒鍔都盡其進脩之實或未易淺言也嗚呼苟非方從先生之久且親孰能知之若是哉先生所著詩文暨既彙次成若干卷因先生自名其齋者目之曰存梅齋藁云銘曰

龔初來南以士升太常司農逮世卿令執嗣者宜春丞既仕弗進用文鳴立言成家樹風聲擺落凡近超高明有來侁先揚其英一一鑑亡矣疇依承陳辭相哀垂百齡刻諸方瓜告元扃

袁通甫墓誌銘

吳之隱君子曰袁君諱易字通甫其先當宋有起進士為京朝

官者曰仲賢始家于汴仲賢之後曰宗雨提刑珦于君為五世祖南渡時卒葬于吳因家焉故今為平江人曾大父曰德輝其地行夭買田築室長洲之蚬瀆湖耕而食以布衣終大父曰祐之承節郎監處州都稅務父曰松幽史館檢閱文字皆仕而未顯至君復不樂仕進東平徐公持部使者節聞君名延見與語大悅將薦之于 朝君力辭不可徐公益賢之已而行中書省署君石洞山長君乃欣然就職既歸卒踐弗仕即于所居西偏為堂曰惜春埋水成池周于四隅池上累石如山旁蒔菖蒲竹梅松桂蘭菊奇草之屬秋聲婆娑而其外則左江右湖翁魚鷗泳于烟波蒼靄間堂中有書萬卷悉君手所校定數至鐵鼓彝鼎欲劇談留連竟夕乃已君未嘗閉門每而止賦收挾小舟以筆牀茶竈古玩器自隨過適客與相娛而忘返之皆歲共為世外人君少敏于學鑑精之暇一繇于詩未始高談性命以師道自任至其在石洞撫明學策之訓上及于孝弟多者生昔所未聞莫不敬服焉君所為詩有惜春堂集八卷鄧氏序敘為之序謂近半山而漁陽鮮于公輔北郭處士龍麓亦加稱許少陵不難到其為一時名人推重如此吳興趙公嘗取汝南先賢傳作記漢司徒袁公卧雪事寫為圖以遺君且曰予作此為正以誦甫好修之士使之景慕其高節爾則君之人品固不問可知君母趙氏濮安懿王八世孫女妻吳氏子男四人長震次泰次晉皆張出次驪陳出女五人長許適金大猷未行而卒次適顧天麟仲挹孫模正許倢明孫男三人孫女二人俱幼君卒以大德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五歲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長洲東吳鄉積墩先墓之次後一十有八年是為元

統二年于是君長子震已死泰及晉買始伐石以狀來謁銘泰好學而有文稱其家者也銘曰

居也熙熙行之施施世非我遺我有不為銘言歌之其聲也希

昭昭其忠來以刻辭

揭仲弘墓誌銘

仲弘既卒之明年溍往哭焉其友婿蔣堂代致八歲孫選之言以先人之葬非先生莫宜為銘此先人治命也敢奉以請惟先生不我許之罪不敢不諾也初溍與仲弘不相識輒以書締文字之交凡五年始識仲弘後十有一年乃與仲弘同舉進士又八年而仲弘死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仲弘諱某姓揭氏其先建人也有族人上疏宋翰林學士文公凡十一世曾祖有雍祖祐之寄行孫也父秘書補太學生因家于杭故又為杭州人仲弘少孤事母以孝聞而有譽年幾四十不仕因理為用世之得其道者之不于書望茂材異等不行周御史京遠遷之至京師既以母老太貫戶部尚書吳嶽言其材能命以布衣名入翰林為國史院編修官與修

武宗實錄書成受賜甚厚居二年調留領儀官海船萬戶府照磨並提控案牘于是

仁宗在御方以科目取天下士仲弘首應詔延祐二年進士乙科用行官恩例視第一人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寧州事改高郵儒林郎潮州路總管府推官未上以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卒得年五十有三泰定某年某月某日葬杭州錢塘縣某鄉某原娶張氏子男二人長郢早卒次遇俱幼仲弘平居性和易吐辭論議務未嘗有所假借其詩文皆當世偉人吳

興趙公在翰林尤愛重之亟稱其所為文由是仲弘名益聞諸公間蓋仲弘于書無所不讀而其文一以氣為主乘喘豈鬱從橫鉅細無不如其意之所欲出譬如長風怒颿一瞬千里至于碕岸之縈折舷舵欹側亦未始有所留礙也凡所撰著未及謹次以行而人多傳誦之溍嘗評其文博而敵直而不肆仲弘亦謂溍曰子之文氣有未充者也然已深矣溍每歎服其言今已矣無與共論斯事矣嗚呼而尚忍銘諸姑述其概以慰吾亡友于地下云爾銘曰

嗚呼仲弘而止于斯歟昌其氣之死不變〻其辭不窮不竭有瑩一宮文塚在茲過者必式考予銘詩

張宏道墓誌銘

宏道既殁于杭其子正蒙奉柩還山陰而狀其世序官閥來求銘以葬予與宏道同對 大廷同校文江西又同校文江浙未卒事而宏道移疾丐休致去卧翔鸞佛舍竟不起悲夫尚忍銘雖然知宏道者莫予若也銘非予將誰屬宏道諱士元姓張氏宏道字也弘道生宦家而自其少時不習貴游子弟嬉戲事稍長從鄉先生黄君受讀毛氏詩為舉子業場屋事庶士之心子孫仕者率投牒求察舉補儒學官宏道怡然不以動其意左棄右轄幾四十年會有 詔行貢舉法有司乃起宏道使就試遂以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將仕郎慶元路鄞縣丞從事郎池州路貴池縣尹承事郎太平路總管府經歷用致仕授承直郎同知鉛山州事 命下宏道已卒其卒以天曆二年十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四葬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塋在承務鄉某山之原宏道為人內朗秀而外朴陳所學務乎實其居官以衆為稱未始求赫赫名晦流俗間下文貴也殺人獄亦不自以為功也由是吏弗忍欺而民思之部使者考其績交章以聞事格不下代宏道為鄞貴池者皆宏道初持江浙文衡時進士人尤以為盛事云宏道世越人高祖澤宋孝宗龍飛進士由侍御史諫議大夫至兵部尚書後以寶謨閣直學士食祠祿其行事見高公似孫所為碑文曾祖璧通直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祖厚之承直郎監[illegible]樂清縣尉父濟古將仕郎入國朝以宏道官七品贈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母趙氏知西外宗正事少師不逮之曾孫女妻胡氏太府卿直敷文閣太初之孫女今以宏道官為宜人子男一人正蒙也嘗以舍得官未調予聞宏道病屬纊猶力疾坐語積爽殊不亂其所存又有過人者然則予之知宏道抑末矣銘曰

樹之既周有根有柢弗充不藏于躬獨以高終後其豈

承務郎中興路石首縣尹曹公墓誌銘

公諱挺中字子淵姓曹氏衢之龍游人曾祖曰新祖克己父心易精于易學今以公貴贈承直郎衢州路總管府判官母俞氏贈恭人公幼慈祥謹言行以尚書專門用察舉補儒學官歷龍泉永嘉兩縣教諭會有 詔行貢舉法首取江浙行省鄉薦會延祐二年進士第二甲被 上旨賜進士出身授承事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公處事詳練而不為矯激暇日未嘗廢書吏有行部甚加敬焉秩滿調本路定海縣尹到官之明年春多雨而夏苦旱麥爛苗槁歲大饑公竭力拯之人賴以生縣民包買食鹽之保于元會計之數行省以公所言下于轉運司減其虛增之額一千七百七十餘引民力以寬丁內艱服除起為

承直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凡所鞠問無不得其平而繫亡冤
冤暑婦以疾病之苦歲適大旱民乏食郡守撰公曰寧國一縣
饑民九萬六千命懸于旦夕聞子在定海救荒有法設以活予
幸毋以職掌拘也公聞命即行建報曰義倉徒為文具而勸糶
未必能周徧非得官倉不可郡以公言上于行省為發水陽倉
米二萬石付公往賑之部使者大喜會宣城縣民亦以乏食告
乃發錢給驛命公亟行毋緩所活飢民九萬六千秩滿陞承德
郎中興路石首縣尹未上元統二年三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
年七十以至元元年九月二十七日葬于宣山鄉麻溪之原公
娶鄭氏贈恭人子男二人長曰康次曰寧女二人適何某黃某
孫男四人長宗瑞用公陰入官今為處之龍泉尉女孫一人曾孫
男四人女一人宗瑞不遠數百里以書抵潛曰先大父葬已久
而塚上之石未有刻文敢以為請潛載念曩者江浙所貢南士
同對于大廷者八人公與吳郡千公從胤前列潛亦以非才不
預未幾及第仕皆在海甸州縣境地相隔而未嘗去公治境尤寂
寥數為事過公役奉咲言曾幾月之頃何而星離雲散之八人
若僅千公與潛獨存千公以休致進官八座而公終于郡寧官
其嗣子又不取世祿幸其孫能自刻厲有遺澤公殁不忘也潛
以後死屬當銘吾同年之墓雖衰朽荒落何敢于公靳一言乎
興懷存殁第感劇而已銘曰
予之也厚兮取之也廉既翔而集兮不飛而潛耆艾其位兮秩
以特能課必豫兮有後之占石刻可徵兮宣山巖巖

茶陵州判官許君墓誌銘

茶陵州判官許君既卒其友危君素留君堅奉書若狀來徵銘

以甚嗚呼吾于君同年生也安敢以不敏辭君諱晉孫字伯昭
其先蜀人宋南渡後徙建昌曾祖通某州團練使祖開進義校
尉父文仕 國朝為靜林州儒學教授母車氏君弱冠游京
師 仆以謁趙文敏公文因文敏徧游大人先生之門以薦者
彼 首補國子學生一時名師儒皆大奇之博士姚公尤器
重焉會 詔設科取士君首以諸生擢延祐二年進士第
上方好儒進士當得官者悉命畀便近地以寵榮其初為君用
是得建昌之南城縣丞天燈寺僧甲與乙有私忽欲殺之既操
刀入其室伏乙時覺捧所枕衆而出僧仆于地奴走投得既甲
即以刀自刺連呼殺人見許于縣縣已具君閱其牘曰振衆復
能手殺人耶卒直之太平山中有竊浮圖氏四眾之名以為殺
奪又依高嶽曰踞其徒衆南廬東泉而施之者金帛填委所聚
男女恒數百千人不去也吳縣聞于官而吏貫弗問君謂是何
法誤吾民為大姦亟列上于郡杖其首百其黨送衆凡君之處
事精敏而用衆多類此鹽田鄉民訟爭屋新城縣民言爭山皆
久不決郡析以新城縣事移君閱君決事平或以屋歸其主或
以山交相讓其能使民化服又如此郡守初無君不阿數摧沮
之君奉所受 命書詣府曰上下相承以禮而已某不善事
上官則有罪已免去府僚既勸止郡守亦愧悔而加禮焉尋以
南城例不得買丞改贛州錄事其治如在南城時色銀令下君
稽校物力之厚薄以應令民用不擾紋錦局吏留毀民籍而牽
聯追呼濫及民俗君白于郡發架閣舊籍證之其弊以絕豪民僮
為之職不便于己詣部使者迎以他事郡長貳素知君乘其蜀
以去就明之部使者大驚訊之果誣也秩滿調湖州路長興州

判官丞上丁車夫人憂居喪一用古禮服除味無仕進意有司
以聞乃以茶陵州判官起君于家行及境病喝歸居久之復以
病廢而卒至順三年六月六日也得年四十有五階止承事郎
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南城某鄉某原君性介特而寡居跋
跋畀濮待儕輩如父兄與人言不苟爲容悅然亦不以訐爲直
其在南城官廨去家近日步出視事後雖居它官因不蓄馬市
新菜自煮飪而食罷無雜色椎貴人有遺以美衣靴者受而
弗服也君並仕後始學于內翰臨川吳公每以及門晚爲恨其
爲文無曼詞說辭而多骨鯁之言詩尚溫藉未病前一月夢爲
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亂語思語人曰吾詩辭
哀甚悲殆不類平生作及留君長遺稿其家所賞詩在而嗚呼
其可哀也已君妻南豐趙氏有子一人曰常初君之季弟燕孫
卒後一歲趙夫人卒又一歲君從卒甫四歲仲弟燕孫亦卒不
兩月而嫠林氏卒卒今存者唯一子嗚呼是不又可哀也夫銘
曰
將聖之門政事殊科兼取其長君材則多缺慶非獨於施何以
未定者天君尚有子

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端禮字敬叔姓程氏其先遠有世序而譜牒莫詳所可
見者漢有海西令曾唐有太子左衛率府胄曹參軍其其自鄱
陽徙家于鄞則由胄曹之大父珍始故今爲慶元之鄞縣人累
五代至宋仕者恒弗絕曾祖振父承務郎平江府百萬倉司門
祖在詩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鄉貢進士入
皇朝贈從仕郎郊仕署丞母王氏徐氏並封宜人先生徐氏出
也初用舉者爲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儒學教諭歷信之
稼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用累考及格上名中書授鉛山
州儒學教授擢遂以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其在
建平興華庠並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君起宗日率僚
友聽其論說且築室亦最上命其子楚楚皆受業焉楚後出入
憲閫卒爲時之名人紙王君爲其縣者復倡好事之家爲買書
萬卷置以綠閣永康胡先生長孺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
其徒書復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其食田
一千畝儲軒前賢遺跡多爲人多據犯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
新界所錢有司奉臺府之命還辟先生以開教事學者翕然知
所宗仰
父宗在洪邸建延侍子而來學賜以金帛宇體理遜甚至于鉛
山則新其廟學豪家蔡室侵入後墻內地久莫能正先生白于
部使者命毀其室乃懼而請以腴田二十畝易之鵝湖書院之
旁有道初先生偶至其處有蟠蛇宣前瑑地驅而復來默卜之
曰地下果有物邈命復至已而蛇果來跪趨力乃訪觀王木發
之得石碑十餘刻群賢像因爲作群賢堂先是平章政事趙公
深及王御史理嘗薦先生可教國子趙御史承禧薦先生可提
舉儒學俱不報先生歸後郡守王侯元恭建門禮請先生　學
者師帥蹈及雩郡議行鄉飲酒禮皆俟先生討論而後定郡故
有宋丞相史越王所置義廩以助仕族儒家昏喪之不給自先
生爲之官視貧者始實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達官魁士相
繼凋謝先生若有所不樂一日挈舟遊東湖諸生載酒追及之
飲于中流酒半酣指所
瑩地曰若豈知我之歸于斯不及也

耶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吾嘗述之矣真知實踐則存乎其人尚慭之哉諸生為之黯然各捧觴為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出久之病加劇客有將上京師者過而言別相與論宋季事娓娓不倦既正冠送客顏色忽變痰氣作豎者以丹劑進先生却之曰不敢服也曰已瞑而頭稍偏門人樂良進曰先生頭容稍偏矣須張目端坐而逝矣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五以六年某月某甲子葬陽堂鄉之陶奧娶潘氏尚為建平望族先生主教事時嘉其賢而以女歸之卒因葬建平至是奉遷而合祔焉子男一人衍女四人孫男一人𠈰理女三人蓋宋季之士卒務以記誦詞章為資身取寵之具而言道學者亦莫盛于此時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黃氏震史氏蒙卿始朱子之傳則自饒氏魯大陽先生某小陽先生某以至于史氏而先生承之黃氏主于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先生蓋有志于當世惜其仕不大顯故平生抱負未克見于設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為無功于名教也故禮部郎中韓公居仁嘗學于小陽先生其仕于先生之鄉親先生論議無不脗合行省屢聘先生較文鄉闈先生以為 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令多遺之吾往宜不合力辭不往其源流本末可槩見也先生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學克謹師法學者嚴憚之人比以河南程氏兩夫子云先生所著有里學規程若干卷國子監以頒于郡縣學使以為學法有畏齋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先生歿後二年門人徐仁等若干人相與謀俾同門生樂良奉宣文閣授經郎危素之狀來謁銘潛辛嘗辱交于先生徵于狀無不合乃併以平昔所知者論次而銘之銘曰

大道孔夷聖賢同趨政瘉份裂師異指殊真儒有作乃發其蔀先生之傳跡有端緒左規右矩跡夫大中居之以寬休休有容道之將行夫豈弗仕委蛇進退時行時止志局于位庶施未豐惟其教思垂于無窮門人謁辭論撰遺德俾于方來永有矜式

南枝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大澤字成仲學者因其別號尊之曰南枝先生其先系出太原五季時自會稽從吾之義烏者齊起官至節度使其遠系國參將安定胡公之門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宋三百餘人取科第自國初至官思陽令右正言知制誥李公清臣銘其墓國譜謀從用生說贈宣奉大夫工部尚書郭公之益表其墓況先永年壽年紹聖元年進士第嘗仕于京師而僑居于前後更居義烏而占籍焉終于中大夫知揚州文安縣開國男謝公諫大夫子持通判嘉興府贈金紫光祿大夫從仕郎嚴州司法參軍瓜陳先肅公子克叔閣正彙之女其夫也正彙諱其墓鑄子嵩提舉廣東常平茶鹽贈中散大夫贈知宣建蕭柳岐饒江七州積階朝請大夫裔年子濤承奉郎壽子韶江東轉運司幹官其世序官閥見于譜牒如此餘以實廷入官亦有一一人有通朝籍者郡符若不可志舉運幹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斌祖諱衛道並潛德弗耀考諱濟以景定一一年應薦為國子免解進士妣葉氏軍器監丞變路轉運判官嘉之孫女通齋陳君由庚之女也先生少嗜書精長治舉子業穎出儕輩聞運夫物故而陽屋事廢因得專意探索聖賢之微旨家庭所受既有其來而過從又外大父又從徐文清公傳考亭朱子之學咸

聲氣習之所存感發尤多而將行愈堅窮居何處門戶建緒
曰不當仕與久之乃用部使者察舉起為東陽縣山所教諭
還石峽書院山長所至善教養而得士譽石峽成欲聘亦留
而歸徜徉于家林處十年至正三年八月十三日以疾卒
享年八十其年十月十日葬縣南某處鄉陽湖山之原先生
上氣貌充偉而襟度坦蕩待人一本于誠言論卷卷所存之大
莫不敬服焉為諸生講說務使明其大義不事支離穿鑿尤精
貫而生于理譜性學而關其奇論不屑以點師工亦有自
於類葉之才者君于學覽其緒子而身未經行其說
人得先生以為師盡有其由然不得其未行不用之教
者也考君賢其言卒成其志而終紹其業以是多之慶也以
前三十年卒先生之葬實與先子者一人故六十五山東者

學數篇次良臧女三人適傅德許天佑傅從學男四人柏璋
補初曾孫男女三人良玉吳先生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家以先
人不居教授前後及門數百人而與時者不得以論于其
雖穎人子乃從官于中外未嘗有請于既得謝而退夫豈非懿
惟流風遺韻日就堙沒識佃次男韓踐其行實以復求題而論
撰焉曾祖觀里不預望族吳先于王氏文獻之相仍于斯文
于王氏先生引而弗替其有人見其進未見其止並以自勵
而位而後為能世其家也哉晉自嗣翁不預弟子引令也然後
枝葉遂逝者之如斯惜前聞之既嗣不能文而義不能辭銘
曰
婺女之墟孝子之里以儒起家奄自王氏世科世祿不乏人
興建豈但求于一門是似是續蟬聯十葉便抱遺經修其世業

先生承之弗墜益楙如木有本如水有源教施于鄉儼然齋齋
道之將行乃止不仕尚白有子而又有孫能開所業有材彬彬
歸其于斯匪祈于後尚昭先生是謂不朽

葉審言墓誌銘

至元之間部使者振舉學校志延致前代遺老以主教事一
時英俊之士咸立下風惟審言風度抑抑以將湖之年與之並
登于鄉帝其常文章乃審言為獨作于此時莫生蚤四十年倚
使前朝選試科舉至于後來居上者不知其幾及審言以六品官
然其省而竟不得從試事一日之安嗚呼悲夫審言姓葉氏諱
理錫審言字也世為婺之金華人曾大父緣祖溥父受業
呂成公之門以所得于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為朱文
公門人家于大父君書而于理子自不足文父榮發汴句

知縣事與物接父探始從以其學私淑其里人故端明殿學士
王公埜知南康軍常公闕成敬禮焉仕皇朝至官將仕佐郎婺
州路衢州儒學教授致仕母曹氏有賢行審言性明達而秀
穎知于書無所不讀由家傳之緒泝儒先之源要卓然自立
諸老無不樂與之推舉教官歷浦江義烏兩縣教諭升衢之明
正書院山長丁外艱服除上名銓部借授處之嘗雲身官政鄉
了樹丁內艱服除遷吉安之吉永州學教授秩滿調泉之晉江
縣主簿階將仕郎同僚有與之不合者力構陷之部使者雖莫
能察而心竊疑焉不及究其事而去後使者得審言受誣狀而
不彼白為畀以乃釋其罪而解其職間之仍舊階改調蕭川路
司獄在官五年以老請謝事授承務郎溫州路同知瑞安州事
致仕命下審言已以疾不起審言事親孝父子自為師友念母

老不可一日去左右所至必侍奉以行仲弟無依贍之終身乎居寡欲治家有治言必慶弔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背疰素痔而至處再厄于災至無一椽以庇風雨偏寓親舊情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楹僻在東郭外教子之暇日以種詩為事暮年徙居城西北隅間微祿不足自給處之晏如時從朋舊飲酒賦詩陶然自適易簀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留言所居齋室扁曰四勿自號贅翁歸自泉南又自號曲全道人所為詩文和易平實無織麗之態有四勿齋稿若干卷曲全集若干卷藏于家留言生于宋咸淳八年四月十六日卒于今至正六年十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陳氏文定公　世孫女後三年卒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金華縣赤松鄉羅家橋之原子男三人長敬之處州路慶元縣崇慶鄉巡檢前卒次復之未仕次泰之陰補江浙行中書省屬掾庫子女七人其五適同郡嚴弘甫趙砌鐵杜宏瑜德順潘繼善其二以疾在室孫男一人同女二人其一適甫江張桂其一尚幼留言所交皆四方名士里居之日最所友善者許文懿公謙翰林待制柳公貫太常博士胡君助禮部郎中吳君師道翰林修撰張君樞而潛亦辛復陪諸君之末至是諸公多已凋謝惟胡君與吾獨存故泰之求胡君為之狀而屬潛以銘嗚呼悲夫載念潛之少也從先生長者游就先生之道于寬閑寂寞之鄉將以是終其身留言力挽之出而宦游不遂既通朝籍以親老請外遂納祿而歸留言迺已携孫往見之雙溪上握手道舊故殊款洽別去甫一月而留言逝矣又一月而潛蒙恩賜告欲伸繐帷之一慟而不可得銘固不敢以諉于他人也嗚呼悲夫留言分教兩縣所至以教養為務興壞起廢之功尤多其在明正書院復道流冒占之田二百餘畝吉水號多士教官亦不易為留言處之有道由是士論厭服留言為巡官則能使盜息而民安為獄官則能使囚徒而不失其所識可謂得其職而留言之所以不朽者不專在此也茲不詳述焉

銘曰

有作而興載揚其英胡不奮飛徐徐吾行遲勉從事靡愛其力執虛若盈戰兢夕惕不疑于人蹈夫危機困而能能亨閑間險吏皇仁在上天日昭臨朱紱之來于光有耀鼓缶而歌式全吾歸執路其珠曰有刻辭

黃彥實墓誌銘

彥實諱叔英明慈溪黃氏年五十有五以泰定四年九月某日卒于鄞明年九月庚申葬餘姚之竹山吾異時與彥實游彥實言今天下文章鉅工知我者惟伯長伯長必先我死我死子其銘我伯長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也潛適為晚出于文清弗能為役彥實乃欲以之承其乏耶而孰知吾之哭文清甫踰月又哭彥實吾雖不敏彥實之言詎可忘耶初

朝廷既新貢舉法而場屋事久廢老生宿學多已物故後進之士無所依承則相率之彥實受弟子業凡彥實所指授取科名預薦書者相望否者亦且去而補儒學官人皆為彥實喜而彥實相不能少自貶以就有司之繩尺訖無所遇合以死人又莫不深悲之其知彥實者若是而已至于彥實之所存知之者未必盡也彥實之先大父文潔先生宋寶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負材能尚氣節而甚邃于經術所著書世多有之蓋先生之學一以躬行為本故其在朝著見謂忠鯁而分符握節所至舉其

職業風采凜然先生三子俱克紹其家學而彥實最少介然特立不務為苟同尤酷肖焉文清稱彥實少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人率脂韋自保獨慨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謂海宇方晏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心慮以入討畫否則搜抉隱幽洽此為蒐里存遇不偶命也未幾浮采石上漢江西游荊襄歷覩用武閒要荒榛廢壘猶有能言昔時得失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夫布衣之士則皆與昔交存者無大異于是治其居曰戀菴閉門讀書益不妄交嗟乎彥實之于天下獨以文清為知己而文清之言如此彥實所存槩可見矣彼以是瑣瑣者為彥實置欣戚焉何哉彥實嘗為晉陵宣城蕪湖二學教諭又為和靖采石兩院山長聞以茂異遣詣中書弗果行彥實殊不以小試為辱亦不以不大用為詘也彥實于經史百氏之書過目輒成誦為文寫技偉麗意氣奔放若不可禦而要其歸未畔于道有戀庵暇筆三卷詩文雜著總二十卷藏于家彥實之曾大父曰世堯大父曰奉議郎鶴父曰朝奉大夫宗正少卿震文孝蓋門人私謚云母趙氏封安人而彥實其出也娶岑氏先卒再娶王氏子男一曰祖德女二長嫁岑可久而次未行銘曰

物之不齊雖糅錯出惡妍真媸千古一律德人天將不物于物尚無有己孰為得失惟是浩然之死不沒磊落崢嶸軒昂突兀檢其遺編猶見芬馥以石章用告幽室

錢翼之墓誌銘

翼之姓錢氏諱良右世為平江人曾大父世昌大父恪父宗慶俱未仕而大父用其仲子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暉恩贈承事郎鎮江路丹陽縣尹翼而不凡長益聞敏徐文貞公持節浙西

部使者節台州君處其幕下翼之因得侍公左右公見其言談舉止雅飭有禮大奇之台州君同幕多名流公語之曰錢生濟濟有儒者意度令觀摘編必成令器翼之亦感勵自力于學公所為詩文必出以示翼之其取重如此翼之既游文貞之門至于前代遺老若弁陽周先生淮陰龔先生當世宗工若剡源戴先生隆山牟先生永康胡先生翼之無不接其緒論中州雅望若薊丘李公漁陽鮮于公輩一時賢傑之士亦皆折行輩與翼之交故其聞見最為詳博而吳興趙公巴西鄧公遇翼之尤厚數引拔之翼之殊無仕進意至大中行尚書省署翼之吳縣儒學教諭翼之欣然就職已代去輒不復出閒居三十年安貧守約未始有求于人一室蕭然坐客常滿詠歌酣嬉無虛日里中子弟來就學亦弗拒也御史聊城周公舉翼之宜在館閣未報而中書建議

上旨擇工于書者俾書農桑輯要大學衍義有司是起翼之以應令故事為章交上亦不報浮光王公與翼之生同歲居同里公由戶部尚書參預河南江北行省事念故人之存者獨翼之將力援之于　朝而翼之素志已堅至是亦既老矣翼之性夷曠與人交無町畦篤于故舊往來尺牘裒輯甚治惟謹時出以示人曰吾非以此衒其識人之多特于其間有情辭諄切關于世教者不可廢耳然不喜於苟同人有不善或面斥之以其行孚于人不以為異也大參全源王公嘗問翼之曰錢氏起五季有吳越子弟多在東南且世有顯人君豈其裔耶翼之曰此無可稽也蓋某之先有覺爐沽酒者每見此書紙輒手拾聚而焚之曰吾子孫其有興于文學者乎公聞翼之言深服其質直

巽之既自號江村民人因以江村先生稱之至正四年五月八
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七疾已革猶正巾危坐束筆作別
姪書頃之而逝初室徐氏廣德縣尉逢吉之女繼室任氏
宋龍圖閣學士贈特進岳之曾孫承奉郎枝之女子男一人曰
逵女二人長適張元善前卒次適吳某孫男某女三人皆幼逵
既以其月十有八日奉柩葬吳縣靈岩鄉黃山徐塋先墓之次
而刻石誌其歲月且遵治命以狀來徵銘予辱游于巽之父子
間甚久別去十年而巽之遽不可作矣以銘見屬望予學矣逵
又好學有文能嗣其世業而汲汲焉用力于不朽事予何敢辭
巽之有詩文雜著若干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已為之序以
故弗論巽之于古篆隸真行小草無不精妙家家人往往傳
藏以為珍玩或有所挾而強使為之雖奉以百金弗顧也人多
以是敬服之而罕有論其出處之大致若序而銘之庶幾來世
有以知其人也銘曰
由學而升不近乎名既仕而止不失乎已藏之若虛以淳慈我
閭里優游卒歲匪依湖而玩世惟以求夫志欲知其人視此刻
文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墓誌銘

項可立墓誌銘

予友項君可立銘其大父墓後六年而君卒又九年而葬又三
年而君之子師周始以狀走京師問銘于予會予方有史事及
得謝而歸又三年乃克為之君姓項氏諱綱可立字也其先自
台之仙居徙溫之永嘉後復由永嘉徙台之臨海臨海故為章
安縣今所居章安鄉即舊縣所治也五世祖璣高祖輿曾祖翊
當宋南渡初遭時多故并隱弗仕大父良材鄉貢進士予所為
作銘者也妣瞿氏張氏父思迪功郎蜀郡虞公集銘其墓妣毛
氏由迪功而上考諸前銘可見已初君之大父有德于里中人
至今思之　國兵南伐偶為卒所得將刳以為忽捷而曲易
以他及復然宰縣曰此天所深護必有積德後當生好人遂舍
之而未及君之生質貌魁偉自少倜儻尚氣節與大夫類人以
為好人之驗據長業能有志于古不妄與人交所造詣必一時
名人嘗為詩特以謁天游陳先生先生一見稱其善學李長吉君
益大之學非時與之合耶昨君甫弱往天游謂曰子用他日之
喜吟者觀其千首閒琬若明金馬尺璧兕有能稍加鍛鍊入
於義理則其於飾萬物之情當發而為鏗鏘清厲之音矣遂介
之見此處而先生森又介此廣見右堂陳先生天瑞而卒業焉
既而歸讀書于高隱高隱者五世祖德遠也去家僅一里所由
山麓緣磴路上絕磴穿石扉而入群峰環合中更千仞清池方
竹超然如在世外四方士友及里中子弟負笈而至者傾所儲
以給之無少厭然人多採草根木皮以食有虎出為害君移

丈詣山神而過之是夕虎至舍外掊地大吼林風震撼崖石併落少選磨斷悲餓悄然無聞開戶視之屏迹去矣君藏修游息于其間者十年于書無不讀而篤好經學謂聖人好六經始以明人倫于道之常然以扶世教于道之變易首乾坤先陽後陰君臣之常道正矣然于未濟則陰陽失位非變乎書始于二典堯之遜位于舜君道之正也然以秦誓繼王者之誓非變乎詩始于二南周之以服事殷臣道之正也終以魯頌繼天子之頌非變乎至于禮壞樂崩則春秋不得不作首書元年春王正月正始也末書西狩獲麟示變也聖人之示變于其終所以俟後聖復常道于已變也又以為六經之有春秋猶迭正救之義則斷始明尤致意焉延祐初有　詔著取士令郡縣起居就試于鄉闈而君雖不喜攻斬進之士作科場語以求合有司繩尺於屢試而屢卻未始以得失為欣戚也君素為吳越間學者所敬服爭奉禮幣迎致而師事之久客于外行索所有悉送于家以具甘旨一毫不敢私逮官大人有欲薦之于朝者辭以母老不可遠遊而止季弟某從君遊久既壯為之授室其費一以身任之永康胡先生長孺號康介休官而家益貧嘗抗之青蓮佛舍以役君風為所奬重經紀其喪事甚力衰輯其遺文將刻梓以行而未果也中歲不踐場屋歸侍親庭杜門不出遇風日清美間與一二勝流盤礴金鰲峰上而寄情于漁釣人或繪為金鼇釣隱圖其欽慕之如此嘗患渴疾以其疾至于大故君生于前至元戊寅某月某日甲子卒于後至元戊寅五月丙午享年六十有一臨將屬纊神色不亂語師周曰吾與爾永訣矣吾母垂白在堂而不得盡然養之孝爾年甫及成童而不盡撫育之責吾既為明時棄物以疾磨滅爾當竭力奉吾母以及爾母屬志于學以無忝前人勉乎哉偽乎哉言訖而逝母哭之慟絕而蘇弔者皆哭盡哀僕瑜畢乃追娶王氏後十年卒子男一人即師周陳氏出也女二人適王光祖黃應駟師周卜宅兆于臨海保勝鄉安仁里鳳山五世祖墓之側以至正七年冬十一月己卯奉君柩葬焉君所著有春秋纂義二十卷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君歿師周年纔十五凡狀所述多質予君仲弟某而得之也予與君為文字交非一日君生後于予而先予死予之庸謭誇耄因不足任吾友不朽之託然以師周不遠四千里奉君治命而來有請書己心然之安可無以存世紀之義乎銘以慰君亦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

天之生物其成實粗胡底乎成而卒棄指有木于斯植彼中野由是蒴芽至于把拱木以時而喬也豈伊柯布葉干雲蔽空人指其材可以可神工師睨焉乃不有中盡而弗取老于山園爾所所處山林之間不復其達蓋不消命保茲歲寒順受其正嗟嗟乎君不有甚綱之全夫天年何成何虧鳳山之原爰卓斯宿

擬哭書辭用慰幽瑒

呂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汲字仲修姓呂氏呂氏于婺為著姓而非一族人因以其所居地為別居永康時之太平鄉者號為太平呂氏宋之中葉有以經學教授于鄉中者曰連連之子曰質質之子曰迪功郎師愈俱以家構飛語中其長子師而連及之父子同時與龍川陳公俱下天獄次子皓先以服辭免知倉使朱文公奏補郡文學用治薦再上春官時年二十有四叩閽上書乞納所得官贖父

凡罪丞曰無例考宗正色曰義事安用例立命出之緣坐得釋者五十餘人幼子源是為府君五世祖累贈通直郎高祖諱介曾祖諱羔皆承節郎祖諱埜承信郎父諱懋咸淳間嘗與計偕試禮部入　皇朝版授知永康縣至元十五年也母何氏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夢炎之從孫女府君少嗜學至老不輟讀書務窮理而于百家數術靡不旁通其說平居致養于親為具必豐族人不能自食者月有廩年當入學者家有塾列為成規守而不廢子女婚嫁必擇故家名族未嘗論財接賓友情文兼至各盡其歡而止鄰里有急必周之歲大侵為粥食飢老所全全活以千百計至于自奉乃極簡薄衣無美飾食無珍味器用苟完出入無僕從惟以一童挾策自隨人望之蕭然山澤之臞也其恭儉出于天性孝友行于家庭仁愛及于宗族鄉黨可見

者如此而又多材能通事明敏所處必中于理衆咸服為人排難解紛勇于赴義不以為憚里中無賴之徒或犯私鹽江下民吏延所及甚衆為之力辯于官以免人尤德之初知縣公適宜江初新附官府未立毅然出任縣事而弗辭既撫定其民使無失業且為之捍衛以備非常人恃以安及朝廷置吏令即棄身而退蓋志在用權以全其鄉并不藉是為進取之階也其後大盜竊發官府進討復强起之以為嚮導府君甫踰弱冠實預在行身踐重山密林荒昧阻絕之境而直搗其巢穴事平口不言功識者推其雅量晚益務韜晦自號水西翁云前娶朱氏鄉貢進士璟之女先四十三年卒後娶趙氏參政事知資政殿大學士順孫之女先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梓本伯兄之子次曰權曰機皆朱氏出府君既早失內助二子又幼弱因鞠梓為

己子俾持門戶事而析畀以知縣公所遺田宅權既長達從鄉先生許公益之受學入華山中業成未及見于用而先府君十五年卒無子府君以繼體之重為之斬衰三年仍命以機子恒為之後而機亦先府君三年卒女二人適同邑陳至寶東陽胡道隆孫男七人熙忠煥炯燁恒燦女四人曾孫男六人女九人府君生于宋咸淳四年戊辰閏月三日乙卯卒于今至正六年年丙戌二月三日壬子享年七十有九諸孫以其年十一月三十日癸酉奉柩合葬于東陽縣西部鄉西郭先塋朱氏之墓而以狀來謁銘昔歐陽子有言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予觀水心葉公銘趙功之墓曰治生能富教子能賢後溪劉公銘通直之墓曰宗族稱其孝友鄉黨歎其仁義益呂氏之積累其來久矣至府君家益昌而其材又有足用者苟出其緒餘稍自見于

世豈不止為一鄉之善士而已頋乃斂藏弗耀而優游以卒歲豈不曰為善之報自有其時乎府君二子雖早世而孫曾蕃衍生今昭代必有能自致顯庸而大充其宗者為之銘以勖之且以俟也銘曰

有伏必興斯理之常惟德之厚其流乃光于嗟府君隱居行義施澤于人而不有位保其世德望于一鄉繩繩子孫積善之祥不既有予胡又天閼百年之積鬱而不發是纖是迷在其孫曾尚克有開　天寵是承貤恩所加賁及窀穸惟銘可徵勒此貞石

富陽朱君墓誌銘

富陽江泝流西行三十里東山之下有隱君子曰朱君既歿且葬其孫天麟以父命奉先友鄉貢進士陳君杞所為狀請文為

銘按狀君諱伯清字源之世為杭之富陽人曽大父安禮大父瑊父起南俱隱德弗耀君少無他嗜好唯劬書至忘寢食群居誦說務以道義相切磨不專取為舉子業也叔父起渭調太平當塗尉携以謁郡守高侍郎衛孫侍郎前輩慎許可見君年妄秀整叩以所學甚器重之會科舉事廢君因得肆其力于聖賢之遺言所為詩文益訓平實平居引其家以儉而于周人之急無所靳歲所輸二稅恒先期畢繼之者以自後為恥有鬭訟輙關諭之使解去里中賴以無事民至有不識吏者瀕江故多盜閭君之風相戒無敢犯客舟下上必以君為依歸縣尹李侯賀孫剛介寡與人接慕君之為人款門請見詢政事得失君為言酒榷及興造稅買之病民者數事尹施行如君言人至今稱之初君所與為師友皆知名士後多取科第或班朝行君故未顯

塲屋不以寘欣戚也又嘗與故尚書右丞葉公李同事于太學博士施先生南一時先生之門惟右丞年最少君察其有志氣以語當塗府君厚遇焉已而右丞以京學生叩閽言時宰創市田變楮新法非便得罪杖漳州朋從懼莫敢存君獨往與之訣且為具食飲服用之物俾所親送之二千里外其見歸也君迎之江上無一語相勞苦第勉以風節自效至元間右丞用薦者徵居政路士爭附趨門後君顧遠之若未始有雅故者右丞念君不置數遣迎致之卒謝弗往由是終其身不有仕籍人尤以是高之君卒于大德十一年十二月某日年七十有二配吳氏先君若干年卒泰定某年某月某日合葬于所居南三里禹鞍山之陽子男二人長曰文韶使來請銘者也次曰憲申已卒孫男四人天驥天騏天鵬天麟曽孫男九人女四人銘曰

有生而弗逞莫予遏也有發而弗舒莫予竭也茲昔賢之細事世駭以為潔也幽幽其潛昭昭其晰也陵耶谷耶不尚有揭也

鄭胡君墓誌銘

鄭胡君以至治二年六月甲午卒年七十有三其又明年某月某日葬城西南六十里亭衕下前事諸孫裒絰哭奉董生復禮之狀踵門再拜請文為銘予為之答拜且辭則又再拜固以請乃次而銘之按狀君諱珙字伯玉本費氏子生七年後胡氏胡氏自君之曽大父祖李大父桂發父德潤皆未有仕籍至君始以材見推擇為郡引曹掾非其好也用又次司郡倉積勞當序遷輙棄不就其居家奉母孝率子弟治田廬生產悉有法有餘財未嘗貲以為俚俗華靡豪縱事尊官顯人蒸而與之交不肯為俞俞然于此舊昫昫有恩歲時閭巷相過雖叟丈幼童必

踆踆然興為禮有疑其矯飾者迨君病革姻黨朋從來候問度且弗起咸有戚色君獨忽坐絕猶舉手加額曰惶恐惶恐疑者乃釋然服其出于至誠君平生無他好玩獨嗜叢古法書名畫時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晚節聚書構精舍小溪上延師儒教諸孫為舉子業其地實在其西十里君所自擇定也蓋君于鄭之學甚遂云君娶鍾氏子男六人曰元堅曰元定曰元垚曰元基曰元堂曰元圭女一人未葬孫男十有三人鎔鑑鎮鈞錡銘鉅鑄鎰鋭錫鏰鈺女十人壻曰俞祖錫張景松翁在定曽孫男二人宏翁興翁嗚呼予聞有隱德者必有後觀君之自治獨黎非能以利澤昭被千人而子孫茂衍若是宜有隱德矣其所恃以為不朽者獨銘也哉銘曰

惟古宅兆賦占從違允矣胡君啟志不疑我擇我藏匪卦于蓍

有封斯隆有潛斯瑆有斐其銘嗣人之思

蔣君墓誌銘

溍弱冠時及石先生之門聞先生當宋景定咸淳間設弟子授者恒以百數顧生晚不得廁其列然竊心慕之先生殁十有六年而溍為諸暨州判官始識蔣君陶朱山中知其師友之淵源則執弟子禮于先生者也君不以單行自高言必稱同門若當與游與居者焉會有詔賜高年帛郡檄溍來以從事溍方踏君之門而君已死將葬其子果以狀來謁銘溍不得辭按狀君諱朋龍字飛卿蔣氏由漢兗州刺史翊二十四世至唐尚書左丞冽又十七世至宋國子監主簿某臨安某處州教授諱穀教授生國子助教某助教之子曰一德君之高祖也曾祖諱嗣興祖諱允參父諱亨之皆不仕其自宜興徙越之諸暨也君九世矣君先娶姜氏前三十七年卒有子一人果也後娶楊氏有女二人長適胡一中次適趙士為紹興錄事今通越某路男二人曰某曰某先進武校尉林後曰某初助教君無恙時有異僧至入其室亦以八字曰傳燈佛祖深契聖人辭而與之語弗稱而去他日以其言驗之壽夭如羅畧氏其後則雙林得成之後一日也自是君之祖若父得壽間殘之曰又問君之死也夢其父曰燈燈續傳不自我後不自我先昭而謂果曰吾先世之聞于浮屠氏者固非所敢知以今之年明之日徵之殆與吾夢符吾其逝矣即索紙筆為書與親友訣畢旦正襟危坐奄然而逝泰定四年二月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一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在某鄉某原銘曰

自生之不齊兮寔命自天修不可强促兮短不可苟延天胡厚君之家兮貽予之獨專死之日兮生之年一門四世兮弗後弗先吾固知命可受兮不可傳天者之難必兮孰則其然于嗟乎君兮尚歸夫全

青陽縣尹徐君墓誌銘

君諱夬字和甫姓徐氏其先衢州龍游人龍游之徐徐出偃王而代祀遠邈莫詳其世次君曾大父曰禧甫有隱德大父曰克威以庠校里家聚閭祿祥其家生事曰前父曰進始成童能隱忍就勵卒自奮以致完厚然喜施與又樂道人善以長者稱初娶趙部氏因徙家衢山之劍南存又徙餘杭而占籍焉繼娶楊氏俱無子其子男二人女一人皆李氏出君最長德祐元二從父避兵於吳江夜夢神人告曰趣返吾且及難既歸逆西還已而兵從東方來人皆曰天既佑徐氏有後又謹護之積善之報乎在是乎君性篤厚而遇事警敏少時學能為詞賦既又從師受經用舉者試吏平江精思竭力雖燄不休人或議其過君曰事無少不可忽也軍校有不法事在郡府君視其牘議不少假吏畏甚請品秩已而尤恣橫民無私投虐執事者卒是憚不敢動其狀君一一具上治如律民間以匪米狀財物多無算坐冒淫者君力為辨析先男女為奴婢者若干人憲府以時所引用斷例不一求文學吏堪比之君定自中統訖大德為之綱目條分理貫簡而易求約而可守覽者便之既書滿行中書省署君歸安縣典史幻寡增尤某冒名爵受官府有脅其意者兩人將其之死地四人之怨家私都女不得載以賊口棄户杂林中事覺隱使他辭引兩人傳致其罪君將直其冤吏持不可曰此沈公意孰敢犯也君盡立群吏于前語之曰吾能死不能

盜殺以求媚于人會使者行部君率白出之沈之徒有俗某若通民婦為其夫所擊毆而街之適有遺劍殺者賊帥得僧為飛書誣其夫及有也怨傍若七人故以書隨逮卒家七人中或以罪鞫卒得之曰此營跡也因捕治不疑君察其冤而七人者苦卒處莫敢易辭君命去其桎械始無江自言今以左驗已具難之君服與衣僕為貴下至其處乃得七人以己物質賊狀取其家餘絲布數斤折樓以比無不合釜竈及他物存者又合偕乃服罪七人者得自己而獲真賊于武康人始數服耳將擬當有男以醉死弟自經死誣平人者獄已成君親為訪求其實思生之鄰縣安吉有言其妻之子而夜死于盜者蓋其子也從官捕學而毆煉成獄且取也衣物為證君為點其事戒營促以貴自首乃出其子而豈逃卒及行賞者虜嚴大侵君乃夜發其極

救之術凡所給富過厚曰無以法害吾仁也已以予有室獨以荒政議之陞平陽州提控案牘以內憂去服除遷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提控案牘方逐次里居而經理法行君以書論田不[illegible]之不均之弊累數千言宰臣得其要者得書大喜俾示傳已于行省時列郡守咸以田事期集爭欲得君以佐其事君佐常州又佐池州所行一如其言他郡亦取法焉未幾以漕事至京師中書奏君以九品官仍為本府提控案牘秩滿陞承務郎考漕未利病下至占候檢則著海運紀原七卷後有採其美以自名者非本書也尋復以漕事至京師都堂獻書數萬言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咨行省用其七至今賴之久之以職官入福建帥幕由令史為提控案列郡圖籍撰福建總目若干卷用例授將仕佐郎建德路總管府知事言當世宜急

行者其害有六府上其事轉達于中書雖不報而竟然用其說人咸韙之曰是能行其所當言者時朝廷方選用重臣宣撫兩淛江東君擬時政闕失關大體者為九策以獻會其使還他官不果行用薦恩授承事郎池州路青陽縣尹為治專務教養其民縣人方某先封地以廣學宮章某為捐田建惠民局有司歲歉民輸芮田江為田千四百頃縣人某告之君寬為之限　民望鬪數以修防置閘而竭見田歸其賞行視他民田之阻山瀕江若偕用地勢為蓄泄以備旱潦歲饑則報已俾倡衆以賑之民行亡以十人同捄其廛聚者吏欲准運益論君曰吾方憂其死而從之役之以犬走而抵重禁當用本外意可也悉苦而遣之旁邸邑事幾此有受死者戒府聞君議各其長吏切責焉鄰縣銅陵人爭至也二十年君聚語而決之以是知于上官滿代而

歸留君吳之閶門無復仕進志結廬植花竹日與賓客觴酒賦詩成未興獨往樞伴以永閒自適可適人元統元年六月忽構疾遣子呼成詩諸君止之曰吾猶未也果有異則止藥弗服將死知己而有疾久之乃以后命上無作遠書戒其子佛事不必作親舊致誄不可人須臾端坐言曰年六十五不為夭官止七品不為小得正而斃焉斯亦足矣言訖而逝十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娶謝氏先二十九年卒繼當氏子男五人曰震餘杭縣學教諭曰挺出後德清鍾氏曰齊曰孚曰良皆與和靜書院小學如一人曰通亨光祖孫男五人思誠思恭思温思義思文女五人俱未行衆等遂治命以其年十一月某日歸葬錢唐石屋鄉九龍之後初君未及仕而父沒哀慟至幾絕母民辛于官弟晉亨以憂病歿君曲盡調護之力焉君讀書務以致用不屑屑

于章句作詩善體物寫情凡所著有端本書忠報錄自警錄可可抄書各一卷歷仕集二卷集效方三卷及家譜詩集並藏于家史學大綱折獄比事各十卷行于世而所謂海運紀原福建總錄嘗列于官書予方與闗君行事而畏以狀來謁銘敢不諾銘曰

儒者之效久矣弗白墻墻徐君秉並諒直施于有政鵠然厥績試不卒施而有遺策用銘告哀勒表玄宅

應中甫墓誌銘

中甫應氏諱本中甫其字也宋南渡時六世祖確由汴徙錢唐因家焉父晉受知淮閫李公庭芝補進武校尉宋亡李公死逆韜晦不復出中甫生而秀異稍長能自植立治家務勤儉與朋友交以信好助人排難釋紛而矜恤孤寡人以此稱之始中甫與予同年進士前史官楊公載共學明于禮春秋喜為歌詩詞有志于官進而弗遂年甫三十趙魏公以集賢直學士提舉江浙儒學辟至教仁和縣辭不就後游京師集賢大學士王文定公力薦于朝年已六十無意于仕進歸隱西湖上日與高人勝士徜徉山水間遇奇書必厚其值而取之所積甚富平居能自攝養筋力至老不衰手未嘗釋卷每秉燭至夜分乃寐閒有所得手抄成帙善鑒定古書畫一時名人咸服其精旁通數術方技而最深于醫晚遂混迹于藥市至正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海昌之寓舍享年七十有八以其年閏七月二十五日追柩葬于錢唐縣水月鄉葛嶺之原先是中甫在海昌織一日送舟小至錢唐偏謁親故携其婿葉登葛嶺指示以所卜藏丘之向背僅逾旬決而竟不起屬纊之際神思不亂屏去婦人惟留諸子侍側告以平生俯仰無愧即死汝輩慎勿徇俚俗追薦之說也語畢而逝娶朱氏子男四人才西碩卿貢用持思校嘉興路儒學正偉嘉興路總管府司吏貞晉陵縣儒學教諭才仁和縣醫學教諭女二人適張天麟俞仁榮孫男五人女四人中甫所著有三家禮範辨一卷注春秋世紀一卷五七言律詩五卷集驗方一卷人多傳之蓋中甫素峭直寡合不屑苟售然篤于教子及見其成而身食其報然雖未豐所養者志既壽而康遂以考終亦可無憾矣予從孫文于中甫甚久才也又辱從予游中甫之役也予方告老將退休于田里使者以名遷之命追及予于錢唐致迫就道無從申悽惟之一慟而才也踰走造予僑舍奉中甫治命以銘為請衰朽荒疎不足任付託揆義不得辭銘曰

生也直時于人猜也厚無及于子孫無悔無尤卒歲優游銘以焯于幽

處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氏名某字則之後即其字以為名處州麗水縣人也曾祖德路祖仲達父君舉俱弗仕宋咸淳末君甫弱冠試郡待補太學諸生德祐元二太學事廢退然弃故所習舉子業歸清書山中為道德性命之說殊無仕進意至元三十年部使者秋公桂始起君為縉雲縣教諭遷處州路學錄陞蘭溪州學正用累考及格上名吏部而君遽以休致為請授將仕佐郎處州路儒學教授致仕至治二年也于是君之子釋亦以儒學官借補潮州揭陽縣湖口巡檢命下之日父子皆公服前後置拜位望附謝閭里以為榮會釋已迫戍期有司給驛券俾就道釋以君年高久未忍去君語之曰吾家本寒儒未嘗為國家效分寸之

務而一門之中叨蒙渥恩如此顧吾已老汝其行矣勉思報稱無以吾為念也釋至揭陽歲餘而歸不一月君屬疾甫數日遂不起閭巷之人又莫不深哀之娶潘氏子男二人長即釋次某女二人劉某趙某其壻也孫男女各二人君之在婚雲受其山水之勝因家焉晚復築室城東闢地引泉樹佳花美竹曰興學者游息其間以詠歌先生之道其地有忘歸臺君偃憩臺上謂釋曰吾死必歸吾骨于是釋謹識之君既卒以治命奉柩瘞其處其卒以泰定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得壽七十有三瘞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君平生所為詩文釋方彙次成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猗嗟王君與道為翱出也或適其歸處也弗佚其私蟬蛻春融樂也熙熙殁吾其宜昭以銘詩

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王公墓誌銘

公諱良字止善姓王氏越之諸暨人曾大父諱天祐大父諱一榮俱弗仕父諱理用公貴累贈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母祝氏方氏並追封太原郡君所生母厲氏贈宜人公少受業郡庠篤行勵學克自植立每慨然以康濟為志故秘書少監袁公時中為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知事雅知公辟為書吏及遷淮西以新制南士不得入憲幕兩淮都轉運鹽使司書吏督辦富安場歲課場距海遠潮不時至豐丁負水取滷力疲而賦不充乃為相其地形鑿渠以通海潮公私咸便之考滿調將仕佐郎廬州錄事司判官淮東道宣慰使司辟為令史掌織染之事所轄官府久廢不治乃日臨視之為脩作坊募工匠至于攻金治絲染色具為區處迄今守為成法兩淮鹽綱病于運河淺澁事聞詔遣都水監官疏治之公從分閫至淮安之鹽城有司部役夫三千束手以俟都水之來公言不宜坐縻日食從今興工仍立法每十夫一治坎覆九探各錄日所穿廣四丈修一丈深五尺比都水至河可通舟者已四十五里遂自新興瓦祐兩場屬于高郵次第訖功而他州役議猶未定乃俾悉用公法行之調將仕郎峽州路總管府知事入江浙行中書省為掾史會　朝廷遣使復立諸市舶司公從之至泉州建言客買舊有之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收拾克之弊中書報如公言凡為船六綜省官錢五十餘萬緡升承事郎建德路建德縣尹以方郡君憂不赴服闋擢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經歷越守王公克敬以郡民苦于計口食鹽言于行省未報而王公為轉運使乃俾與新守于公九思集議咸謂宜稍損其額以紓民力且之者率以為有成籍不可改公毅然

曰民實寡而強賦多民之錢令死徙已衆額重改成籍而輕棄民命乎且浙右大都商旅輻輳未嘗以口計也移其所賦散于商旅之所聚何不可乎于是議減越鹽伍仟陸佰餘引識有旨改畀王公以湖南憲節使轉運使復挑前議公以去就與之爭丞相脫脫答剌罕公聞之亟遣留公而議遂定被本司檄分治淛東力除私販誣指之害按劾書吏奏差尤無良者黜之所儆賦為錢萬六千餘緡徑而以賦自首為錢萬三千七百餘緡丁少監公憂服闋擢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越之官糧所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舟人為之失業不足則勒陸居之民厚直轉僦以給之程期峻急吏胥得並緣以害民及至海次主運事者又不即受而有折閱之患公抗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也衆莫能

奪乃責運戶自買糧送之舟運破為風所敗者例當徵實而除其所陷之糧文移往還連數歲不絕公取吏牘躬自披閱除其糧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餘石鈔二百五十二萬二千五百餘緡布囊一萬九千有奇而運戶免于破家遷承務郎揚州路總管府推官以屬官人憂不赴服闋除江浙行中書省檢校官有詔中書右丞許松江富民瞿氏包隱田土為粮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為鈔五百餘萬緡者乞立行大司農司勸農營田水利總管府以糾察追收之中書移行省議擬遣官四員踏視其地而松江獨當什九公至松江七日而歸援古證今條陳曲折以破其妄且言其意不過欲多侵田疇為鈔以殃朝廷之聽而報寵怨請創設牙門為徼名爵之計耳萬一民心動搖患生不測豈為國家培養根本久安長治之策哉同列聞

公言皆相顧失色公處之泰然他所遣官聞公歸亦皆還行省以公言上于中書事遂寢遷廣州市舶提舉繳俸貨追津層陷商欲其出私錢為助不遂月而告成先是吏胥恣為姦利凡舶貨擇其善者出而售之不善者積久不售公始為設法均配直蠹募商人等藏取物庫藏為之一清居數月除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吉之安福州有小吏誣其民欺隱說寄田粮九千餘石者初止八家前後四十年株連至千餘家行省數遣官按問吏已伏其虛誑而司屬之喜功生事者復勒其民具報實有合徵之粮六百餘石憲司累援　詔條革罷莫能止也公到官首言是州之粮比元經理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所謂欺隱說寄者乎准憲司所擬可也行省用公言悉蠲之州人相率為生祠以報撫之金溪有陸氏三先生祠豪民據其屋而

奪其田陸氏子孫三走訴于京師竟不得直公按其籍使悉歸之公所至興除利害多類此其詳見于省臺案牘及安陽韓先生國子監丞陳君旅諸公所為善政記惠政歌者不可殫述也公在江西歲餘年甫六十有六拂衣徑歸遂以中憲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家食者五年扁所居室曰止止齋乃自號鶴道子以見其志云公質悅魁梧心地磊落讀書務明理以致用不苟事言說為名高弱冠時出遊錢唐與甫城楊君載鄭川劉君汶友善論作詩宜取法古人之雄渾而脫去近世萎弱之習間持其所為文登諸大老之門最為隆山牟先生永康之胡先生吳興趙公巴西鄧公所賞識公處家庭涖官臨民各盡其道平居慎重寡言故言必有中至于去就進退之際莫可得而叚奪人尤以為難能公卒于至正八年正月癸亥其所終也神完

志定氣安其平時正冠肅容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一以其年七月丙申葬于州東長寧鄉之龍陂娶劉氏封某郡君子男三人長仲晟用公蔭為揚州路如皋縣主簿次仲應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令史次仲雍大定路儒學正前卒女三人適方四陳嘉績虞山忠孫男十一人女七人公既葬之明年將以久居翰林不任事納祿而歸就家甫一日而有召還之　命于是仲揚仲應相與謀來請文為銘而使者與仲應至同日致追旬殿未竟即如其請哉念納交于公逾四十年知公為深不可以遂已也乃以進退之暇追記其所可知者論次而係詩之以遺後銘曰

惟士先志惟官先事志不可奪事乃有濟表表王公時之偉器抱負不凡出仕一二猶盛而趨躬盡瘁拾級而升不懈于位

好是正直周而不比表裏洞達初終一致古今殊時學理政異
公起文儒敏于吏治詢其職業匪專撫字士飫其德民附其惠
所至見思如古循吏沒世不忘仁言之利修涂九軌方駕而從
用雖未竟志則已遂薦斯銘詩貴于封隧有之侶之在兩東窗

承直郎潮州路總管府孔君墓誌

君諱濤字世平姓孔氏先聖之四十三世曰後周曲阜令襲封
文宣公贈兵部尚書仁玉又二世曰宋給事中贈太尉道輔又
二世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中奉大夫傳南渡初自
曲阜徙衢州又二世曰建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贈少傅行可則
君之高祖也曾祖諱從龍建功郎祖諱應祥從政郎主管尚書
刑工部架閣文字入　皇朝隱居弗仕考諱然西安尉儒學
教諭以君貴贈承事郎寧國路同知兗州事妣陳氏贈宜人君

幼有異質五歲知讀書八歲能屬文架閣公愛其警敏俾受業
于此齋留先生閭出存郡庠別駕陳公剛中大守之年二十學
成材異等一時名士大夫如永康胡先生吳興趙公巴西鄧公
咸不器重焉婦翁徐聖予從事江東憲府攜君以行洛郡盛公
鄉城姚公前後持使者節君皆為之執弟子禮由是學益進聲
譽益進用察舉署寧國路儒學錄逮　朝廷書取士令延祐
元年曲阜首以君充賦東平書公子貢得君所為古文數篇不
已是歲以鄉薦上春官所對偈太直且微譏切主司竟不合用
特恩補溧陽州儒學教授君既新其廟學而士多苦于徭役為
白諸臺府悉蠲之七年再貢于東平未行江浙行中書省辟為
掾史曹務雖劇君隨事緩急關白以行訖無所壅杭之商稅比
歲不登俾君越辨旬月而集時宰以為能而風紀之司顧欲

粥其過誤後乃察其無他事遂釋之治三年復試東平第一以
泰定元年賜同進士出身用有官起授從仕郎平江路崑山州
判官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吳江州判官用舉思轉承事郎被省
檄點浙東諸倉庫錢帛因仍前弊粮不給倉官吏惶駭莫知所
為君知而不發使自為之所粮既充而官吏亦得自運乃皆感
服君始視州事因有張甲以摽殺盜錢乙坐逮獄已具君謂所
殺非平民卒貸其死歲飢民多事剽剟君設計捕致數十人謂
此當迫于寒餓而然不可以強盜論杖而遣之州瀕太湖故築
堤以禦水然修築時病民特甚君為改作使可支久民力以舒
水嘗泉溢君既禱于市橋移時水降人恃以無恐而四郊之外
有溺死者君親收瘞焉郡州飢寒府俾君往賑之全活甚眾御
史荅八拉夫率同院舉君治績為諸州最未報會豪長吾樣君

所檢視富先輸田租者眾使者復按左右承風指誣君私庇之
居無何誣君者以政投遠方而君得調桂陽州判官天大旱
禱于神弗答而按獄有冤出其無罪者三人乃雨廣寇竊發君
獨任軍旅供億而民不擾而軍食亦無乏絕州民與莫猺雜處
亦戢狙治知州方思廣以貪虐啓其爭殺人寘兩鬭反加害者
眾君與之辨莫能直即日解印綬去韓公使新秦康車按是州
劾罷思廣勉君復留君單騎直抵猺穴諭以禍福皆讋伏聽命
人賴以安秩滿遷潮州路總管府知事用入廣陞承直郎先是
君在桂陽感末疾而歸疾稍間潮州遣吏至乘傳行次武林驛
疾復作移寓龍山保和僧舍一夕卒至正二年四月十七日也
年五十有七妻徐氏封宜人子男一人思構女三人適張日新
陳梜臧麟君易簀之夕惟思構及李女在側發書篋得遺訓數

十百言凡身後事區處甚具思樵蓮治命奉柩涉江遷衢州以其年七月四日葬西安鄉孝悌里先墓之次初太尉世父既襲文宣之封五世至端友與中奉公同南遷由端友至洙襲衍聖之封者又五世至元十九年秋七月有　詔令洙赴闕闕公以族長被命與俱中道而返洙獨入對廷議俾仍副襲洙力辭乃以為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洙所居室扁曰存齋君悟其以存自擬而不能欽承　德意存其封爵因自稱曰存存齋云君所為詩尚俊邁文渾厚不事織巧有存存齋藁未及論次惟闕里譜系一卷為成書君九歲時祖母黃氏有疾禱祠祈乞減壽一紀以延祖母之年疾隨愈後十年乃終人謂君得年不永所禱殆有徵焉將闕公及兗州府君相繼下世弟有方尚弱君獨治喪塟祭資産皆委而不較且援近比請授以官存齋

予榮安尹楷卒于杭君親錢營護歸塟其子公溥暨兩女淪落民間咸訪求得之今公溥已強而仕兩女亦各有家公溥孔判地為報却弗受其孝友出于天性然也郡文學孔某系出永嘉族人以其疏遠而弗之視適以事置對憲府時君方八歲力為求直而出之同里徐伯閏託其息女於君而殁君鞠之如己子既長為嫁于士人衍士稍知幾求謁達以疾亡君為具衣衾以斂而緘其行橐惟謹妻子聞訃至而悉以授之皆感泣請以其行為獻拒弗納有同與計偕者見黜于有司貧不能歸君為貸錢一千緡于富人而代償之其人後亦取進士有祿秩或謂可責償矣君不聽而焚其券其急于人之患難窮厄多類此胡先生没君集同志之士弔祭而上私謚焉默齋之喪主解九力弗水州判官朱性初與君聯事于省戶到官未幾而卒喪過杭君

迎于其家而為位以奠親舊皆感動爭來歸賻其篤于師友之誼又如此君與人交歡然無間然尚氣不阿有過必面折之聞者若不能堪久乃服其識量平生無茍取嘗寵書大藏經有旨賜幣亦辭弗拜家居不事生業有書伍千卷而已君之塟也思構已把歲月納諸壙復以狀來謁銘予締交予君最久且親自謂知君莫予若而狀之所述多予未及知者予固不得而略也庶備著以為序而銘以係之銘曰

古有六行　以教萬民　比屋可封　孰非全人　嬌嬌孔君　生今之世
無待而興　六行兼修　粒道以行　視險若夷　出其緒餘　卒不大施
爰擇斯藏　里曰孝悌　銘彰其存　用詒來裔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四

臨川危素編次　番陽劉耳校正

墓誌銘

延福太監張公墓誌銘

故延福太監張公世業儒而兼善乎道家之言洞達乎死生之變其無恙時嘗自製棺槨題曰蔚隱欲效陶元亮自爲挽詩杜牧之自作墓誌而弗果公既没且葬平生所與交皆一時名人其家不敢屬以銘者惧非公初意也後二十四年公之子世華以爲不可使公政泯泯而無聞乃奉狀以銘來謁按狀公諱觀字觀道其先家於淮南宋渡江之初六世祖思道由通州航海抵平江之福山港入居於横涇遂占籍今之常熟州高祖秀奇晦迹不耀曾祖朝請郎仲有子九人俱能自植立祖迪功郎琴

德家始大父太學內舍生士元再預鄉舉未第而歿除乃隱不仕母金氏至元丙子父自常熟徙居杭州時公甫五歲父母鍾愛甚至延名師教之公天資明銳加以勤敏師逸而功倍既長工爲文尤長於歌詩不肯蹈襲陳言游戲翰墨得古人筆法善鼓琴嘗親斲琴數十張咸臻其妙性好古而習於世務於吏事譯語無所不通父母没事繼母如所生家理家政公私應酬各適其宜貲既日豐兄弟子姪之貧乏者周之女子不能婚嫁者資之死無以治喪者給之平居講滋味戒家人無故切勿能飲酒而喜況酣四方賓客之至無虛日樽罍之備禮而已大德乙巳出游京師用薦者入宿衛於中宮扈從往來兩都咸偉其勞至大戊申中政院　奏授承德郎同知江浙財賦都總管府事己酉秋八月就職佳及再朞遂以繁劇移疾辭退延祐乙

卯太常禮儀使司徒田公强起之　奏除本院判官不就丁巳中政院奏爲斷事官命下陞其階奉訓大夫不容復辭戊午入　朝集賢大學士陳公引見被　旨特授延福太監陞其階太中大夫公深以滿盈爲戒乞免退秩執政嘉其廉讓奏允所請俾仍舊階在垂及三載中政院復奏除内正卿不拜即日扁舟南歸其别業在常熟退春和景明秋高氣清與名人勝士徜徉田野間或小憩焚香看畫啜茶賦詩若與世相忘公於醫藥卜筮風鑒地形皆研究其術惟修煉服餌長生久視之法嗜若飢渴湖海羽流覩道所長得璇璣混合之道每夕露香飛神朝謁彌久益虔當建諸階秘文隱書悉造玄要嘯命風雲立驗如響先是嘗寄籍三茅山之元符萬寧宮泰定甲子上清宗壇四十五代宗師劉公欲擧以自代累致書邀之還山

公方厭人間事爲佚老計辭不赴而丙寅春以田芽付諸子丁卯秋示微疾遺命井井有條戊辰七月二十八日黎明終于某鄉祖塋之西菴其年十一月某日葬富陽縣春明村石門天柱山父母墓次遵治命也公自號湖有湖山小藁二卷横溪唱和集三卷皆刻梓以傳元配閻氏某軍節度使某之女前公十七年卒無子繼室陸氏公子男七人世華陸氏出也女六人孫男十八女六人嗟夫市朝之人入而不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返之二者皆過也而況賢愚貴賤同寓形於宇内能無憑生但化者幾何人哉公於進退存亡之際皆可以無憾是宜銘也已銘曰柱下之史漆園之吏蓋不必於不仕而不鄙于顯但卓哉張公智圓行方持扶揺而直上依日月之末光人方瞻其羽儀歘遠翥而高翔公之自處不老不莊曰予之先有從游赤松之子房

妥蜿兹之其封若堂欲知其人眡此石章

中大夫延平路總管韓公墓誌銘

公諱國寶字君玉姓韓氏世居棻之信陽其先以　武仕宋曾祖諱斌忠訓郎祖諱伯榮以武功大夫總軍襄樊考諱興祖觀國步日蹙屏數有歸遂隱不仕公身長七尺美須髯多藝能尤善騎射不屑為文字之學而善談論古今事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平章政事阿术奉　詔南伐師次郢州都統制程公鵬飛舉本軍來歸公以將家子列其麾下戰數有功十三年署管軍總把尋以兵屬黄招討世雄先是大軍度梅嶺下廣東十四城公皆預在行未幾閩軍來遏廣州公從世雄守梅嶺戰屢捷獲其隊長遂攻破南雄韶州率舟師次清遠峽斷浮梁以遏其衝既平廣州而兵復起公與之戰於烏泥沙潭木棉之山屢捷進略循州降其守將十四年還江陵與世雄從參知政事也的迷失收興國斬黄公以偏師出戰生擒三人軍次黄州公去城十五里而舍兵始交公直前嬰其鋒流矢貫右臂裹創力戰而黄州平十五年從世雄入覲賜銀符真除忠顯校尉管軍總把仍賜金織文衣以旌其功十六年程公為行省參知政事公從之討五谿諸蠻馳傳入奏邊事還領諸翼拔突軍四百五十人夜焚員林砦達宋羅砦之民使去巖險而就所遇特進諭峒木砦其砦主負兩銅鼓來降　朝廷方議樣擢會靖州犵狑犵獠苗蠻肆其猖獗有　旨命程公往討尋復止之俾擇人誅之使降公請行諸峒果皆嚮化遂罷遣諸軍命程公以平章政事行中書省事調公權舒之臨湘縣公既視事務農重穀興學校廬館舟梁皆治以時二十四年遷忠翊校尉處之麗水縣尹郡邑青田有嘯聚構亂者郡將署公為都鎮撫總麗水青田縉雲龍泉松陽五縣民義捕治之公立部伍據要害　別騎前進追奔五十里而以所部兵殲之手射二十一人其九人皆斃生擒十三人斬首伍伯級餘衆聚于沙谿公手縛其二人以獻是皇徃擣之獲其首亂者六人諭其民悉斥伍伯戶使皆復業未幾台州妖民反以磐之東陽玉山為巢穴既就擒伏誅羣盜相挺而起者猶未盡殄遠興磐為都郡縉雲尤被其害公以民義會官軍遂捕之手刃五人射五人皆斃斬首一百級又與其黨遇於西巖追斬三十餘人無軼肅清而政平訟理見稱廉能大德二年陞武略將軍知台之黄巖州自州抵郡城運可皆賴海道舟汐故有　以時其當戒殘久不治公下車會大霖雨水閘不行乃命考其故道為　十有四凡三年而訖功民以為便司知州事朱公叔麒記　宋　士也為立石紀其績人至今傳誦之環州署皆河水煙羃已　道多火災公命疏浚之豪右多不樂公弗顧渠成而大害息凡平寃獄者三所活數十人公在麗水十年黄巖七年所至咸有去思形於歌謠部使者舉台行為諸州縣最至大七年除懷遠大將軍常州路總管延祐元年遷定遠大將軍南劍路總管南劍改延平擬中大夫為延平路總管年老去官卧病山陰鄉上以信陽之許泉自號示不忘鄉土也七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七日卒於安寧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元配汪氏先三十八年卒繼室沈氏後九年卒劉氏丁氏又繼之子男三人長泉家奴汪氏出早卒次人傑沈氏出用公蔭為從仕郎兩淛都轉運鹽使司雙穗場鹽司丞次玉劉氏出亦卒女七人長未笄而卒次適知

黄巖州劉晉亨次適王怡之次適同知東平總管府事王雲次
適海運千户王振聰次適黄榮祖次適天台縣尹秦徹徹苟孫
男二人夢生留生孫女五人公殁三十年其家始奉孫塔江制
行中書省掾甘立之狀來請銘蓋嘗歷觀前史所記為將吏者
非必其有戰伐之勞焉良將者非必有攻守之責公獨兼其備
能哉　上所使孔子所謂君子不器者公殆其人乎是可銘
也銘曰
天之降材各有其施惟材之多無適不宜公生將家達時思奮
被堅執鋭出履行陣　皇靈所加四方攸同乃授以政嚮其
民庸拾飯而升克有位序由公之材而有文武公起引投再剖
郡符宜有成績登于冊書作為銘章始備昭遠惟石可勒公名
不毀

明威將軍管軍上千户所達魯花赤遜都臺公墓誌銘
公諱脱帖穆耳字可與系出蒙古遜都臺氏其先有事
太祖皇帝為開國元勳者曰赤老温名在國史公高祖也
曾祖納圖兒　御位下以闊赤領衛兵取遼破金甚著勞
功後攻西夏而殁於王事祖察剌從
上親征西域以功為紮里城子達魯花赤又從
太宗皇帝於潛邸經略中原立功尤多
太宗即位錫金符改授隨州軍民達魯花赤父忽訥襲前職以
隨州孤絶徙治南陽府之昆陽受郟境郟縣風土淳美因家焉
至元十三年
世祖皇帝命相臣總兵伐宋公以管軍萬户實預在行渡江後
加金虎符為湖廣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南土既平兵寢不用累

特恩節於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以長子式列為臺貴贈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僉樞密院事
上輕車都尉追封陳留郡侯謚景桓母博羅真封汝寧郡大夫
人公以勳舊家子備宿衛大德十年用臺臣薦佩金符為武
德將軍新縣萬户府東平等處管軍上千户所達魯花赤延祐
二年進宣武將軍泰定三年轉明威將軍分域坐鎮自明而越
前後三十餘年以老致其事公性至孝陳留府君之為湖南憲
長有德於民其殁也相與繪像而祠焉公不遠數千里求遺像
以歸事之如生存昭坤先生嘗以詩文美之公於人有善稱歎
不容口苟不善則為之不懌竟日至戟手怒罵之其善善惡惡
亦天性然也宋南渡初越人蔡定父年七十餘以事繫獄法當
贖而吏持不可請以身代又不報乃自沉於府河以死郡守為

出其父且給錢以葬祠為郡者立廟卧龍山之麓請勅額號慈
孝歲久廟廢而居民侵其地官不之省公攝萬户府事慨然曰
孝子不祀人奚以勸會使者行部至以為言使者顧謂守令曰
承宣風厲郡縣責也若等寧無愧乎即日使歸其侵地廟以復
完　國朝取宋之兵至天台民婦王氏為軍士所得自誓不
辱至剡之清風嶺囓指出血題詩石上投崖而死公移文有司
為立廟迄今不廢則有隱士吴君與公友善嘗謂吾死得附葬
於二戴無憾矣及其既卒貧不能葬公輒倡鄉人葬于書
院之側其好義又如此公為人廉介質直不喜紛華講閲之暇
日與賢士大夫游清言雅論亹亹不倦懸車之後養高城南闢
第關懸弓劍著壁間聚古今圖書布列左右延名師教其子每
風日清美輒緩轡郊外徜徉竟日或幅巾藜杖命家童抱琴

自隨散步閭巷閒稚耋迎笑扶擁而談亦不拒也禮部侍郎泰不花出守越作新學校行鄉飲酒禮迎致公居僎輔公升降拜起不愆于儀人皆望而敬之公生於至元二年正月三日卒於至正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有四夫人哈魯氏封陳留郡君高氏朱氏俱范陽郡君子男五人長大都以武德將軍襲職東平等處上千戶所達魯花赤次哈剌未仕次月魯不花元統元年進士累遷承事郎南陽府穰縣達魯花赤兼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次篤列圖至正五年進士授將仕郎衡州路衡陽縣丞次完澤不花方治舉子業女四人長適宣武將軍萬孫翼上千戶齊伯顏察兒次適朶兒伯次嫁卒次適國子學生忽都達爾孫男七人諸孫遵治命奉柩歸鄞縣卜以至正六年某月某日葬先塋之次示不忘本也以溍於公父子閒有一日

之雅奉鄉貢進士趙俶所為狀來徵銘溍竊惟自昔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材為之股肱心膂披榛經營光啓鴻業功在社稷澤在生民故天之報施也往往使後人保其祿位以承太平君子與為之治其德厚者其流光豈不然哉而況公以陳留府君為之父武德及穰縣衡陽為之子公居其閒優游自適享有上壽其存其歿皆可無憾顧溍之鄙陋衰朽無以揄揚萬一庸忝取狀所述為之序而銘之銘曰

國家之興必有世臣由本而支彌久益振時方承平垂衣當宁息馬投戈以文易武靖共爾位弗震弗驚禮義干櫓衎衎扞城賓客在前圖書左右載驂吾車長歌擊缶我兮我治世適是承爾仲爾季人遺一經登蒸儒林踵武相接趨而過庭珪璋組紱生榮死哀雖歿不亡式克有譽為前人光瞻言故丘過柩而祔念兹厥初邦達之基

武略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戶曹公墓誌銘

曹氏之先出於宋名將冀國武惠王彬南渡時由汴徙吳今居平江常熟州之梓莊里者號福山曹氏最為望宗聚族二百餘人仕

國朝多顯者而公之曾大父昌大父通俱隱遁弗耀父文富始以公故贈武德將軍平江等處海運千戶驍騎尉追封長洲縣子母王氏追封長洲縣君公諱某天資剛直動必由禮事親善色養以孝謹稱服用尚儉素成子孫以為法治家井井有條精而能敏私帑不蓄羨財聞人有善喜形於色不啻出於己里中役窮貧不能執喪者必周給之不喜暴人之惡有小過必委曲化導使知自悔鄉人有不能畜其僕子者公呼之來前喻以人心天理其子感悟卒為善人公每謂人生於世但當

稱心坦夷仰不愧俯不怍足矣奚必況古人之陳迹事事求合乎滿者以為名言年踰弱冠猶未有宦達之意會

朝廷創開海道以通漕運首以材選而服勞其事大德四年

詔授金符敦武校尉海道運糧千戶秩滿授元降金符遷嘉定等處海運副千戶公律己以廉處事有法所部之人咸畏而愛之嘗開洋而遇風濤大作舟人震駭公神色自若徐喻之曰吾輩為臣當忘身而徇國進思盡忠天必佑之衆莫不服其量大府或以事咨詢於衆多俟公言而後定至大三年超授金符武略將軍海道漕運都萬戶府副萬戶公數以漕事往來南北而深察其利害視事伊始凡所興除公私咸以為便四年夏部海艘八百所漕米以石計者百七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有九晝旗宵柝號令肅然舳艫相銜首尾不絕旬日之間已達海口舊

偉海道有神司之人恃以無恐公竭潔致禱感應如響有相之
道焉　玉音奬諭宴勞錫予視常秩有加人以為榮而公雅
志恬退既受代即屏居立圃優游自適幾若與世相忘同列有
惜其去者言於當路乞挽留之至治二年有　旨起公為平江
等處海運香糯所千戶三年夏督運至京師賞賚尤渥
廷議復用公為萬戶未命而公遽以疾卒泰定元年四月某日
也享年六十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福山塘之西主公垂屬纊
命割上腴之田一百九十有八畝築精舍擇方外之人主之俾
以歲入供晨香夕燈汛埽百須之費顧語諸子曰吾不以身後
事累汝也夫人蘇氏封長洲縣君以禮自持克配君子嘗斥私
笈造輿梁以濟行者成公之志也子男八人長文華將仕佐郎
平江路崑山州稅課大使贈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飛
騎尉追封吳縣男次思聰將仕佐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永嘉
場鹽司丞次思溫徵事郎溫州路稅課提領次思恭不仕次思
賢將仕佐郎平江路長洲縣尉次思忠次文英次思問皆未仕
女四人孫男二十人文華長子珪襲公職佩金符為忠翊校尉
平江等處海運香糯所副千戶次也仙由里哈溫必闍赤累仙
從仕郎宣政院崇教所知事餘皆未仕曾孫男三十人初武德
府君早世王夫人躬厯艱之苦教育其三子訖有成立長即公
次良玉承務郎冀寧等處稻田同提舉無子公命以思賢為之
後次濟滿從仕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贈集賢修撰承直郎公
歿二十有六年而珪來京師以銘為請蓋公先三世皆厚德而
不食其報故公遭逢　聖代克承天寵久鬱必發乃理之常
雖所用未究而諸子嗣有名位適孫遂世其官餘慶所及未見

其止推本積累之自而昭示于後人所以使之引而勿替也銘
其可無作乎銘曰
海於兩間為物最鉅孰能以力與為勝負有偉曹公孔敏且武
出長萬夫訓齊行伍風檣浪楫若鴨斯舉精忱所格百靈呵護
天吳　象莫敢予侮千艘並集灌輸天府克有成績徽聞常中
傳宣宴勞秩秩尊俎雚雚之將使蕃錫予公不自矜嗣其遠者
錄車名運不留不處為官擇人誘以印組　上方用公運領
故部公忽已仙逝于帝所有子承考成蹟官籌惟時閒孫大纂
遺緒從事賢勞執參前祖如漢世官氏以倉庾福山之西匪堂
伊斧史官勒銘垂耀千古

亞中大夫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張公墓誌銘

公諱光祖字載順姓張氏晉寧路霍州霍邑縣人其先金之宦
族高祖諱桂管軍萬戶曾祖諱儀管軍千戶祖諱元義金亡隱
居弗仕父諱行入　皇朝任歷列大夫同知福建等處都轉
運鹽使司事贈朝散大夫同知晉寧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
清河郡伯母劉氏追封清河郡君金氏封清河郡太君公金夫
人所生幼聰惠稍長刻志於學而於文法吏事無所不知用父
蔭補將仕郎提領建德在城稅務執法遵職綽著能聲遷登仕
郎主紹興之上虞縣簿上虞素號難治公以介潔自持而馭姦
胥悍卒以嚴上官甚敬異之除兩浙都運鹽使司清泉場鹽運
循資轉從仕郎調京畿慶豐倉使用例陞承直郎運舟多覆溺
之虞京倉有折閱之患人皆避不肯為其為之者亦鮮能道於
吏議公材譽甚優而謀慮尤深遠處之裕如更以此受知當路
而見識拔佩金符為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陞階奉議大夫

在官五年涉鉅海至京師者四所轉漕米以石計者總若干萬
艘事皆有宴犒錫賚寵數殊渥　上嘗命公函香祀天妃于
成山公不憚險遠躬詣其處禮成而退祥飈冷然拜朝散大夫
杭州路海寧州知州兼勸農事知渠堰事公撫民有恩政不苛
嬈而善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有寡婦訴其夫為人所殺眾人既
得而莫知其屍所在公齋戒禱于神而得之官河水中時方莫
春經旬猶不至腐敗人以為公精誠所感蓋公之究心於獄訟
類如此即其一事餘可推而知也泮治未幾官府日益無事乃
大興學校以淑多士三皇有廟而無田以祭因撥儲胥沒官者
置田若干畝部使者舉公六事俱備政績最於諸州擢同知湖
州路總管府事進五官為亞中大夫未上俄感末疾間數日疾
稍間語諸子曰吾去家數千里而宦游於大江之南屢於屐若
先世丘壟竟不可得吾百歲後汝曹宜即吾僑居之所為卜地
以葬庶他日便於祭享也無何疾復作遂以至正六年閏十月
三日歿于平江之寓舍享年六十有二公娶程氏河東山西道
都元帥提急戰之孫女前八年卒追封清河郡君繼狄氏平江
路總管致仕某之女封清河郡君子男六人長中用公恩授從
仕郎建昌路南城縣丞次齋次泰次發皆程氏出次淳化次嘗
家奴女二人長適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譯史董德次早卒
孫男一人女一人俱幼公天性孝悌尤篤於教子金夫人年踰
八衰身愈康強事無巨細皆稟命而行初度之旦必擊鮮摘珍
集僚友親朋稱觴為壽盡歡而止其母弟光嗣以萊昌都帥
府知事乞休致中書擬授承務郎奉元路同知冀州事未命而
卒公哀悼不已視其子震如己子為中等遵治命以七年正月

三日奉公暨程夫人之柩合葬于吳縣安寧鄉萬安山之東而
以書來徵銘始公督運青泉予亦備員石堰休暇輒相過從以
相勞苦已而予先受代去及公守海寧予適承之濡司因得見
公道間闊公少八歲予以早衰不俟引年預乞謝事而歸公方
嚮用不謂遽先我而逝矣何忍執筆而銘諸雖然不可無以抒
吾良而塞其孤之請也銘曰
天之降材有萬不齊孰究於公無適不宜碎曹猥局視險若夷
役事蹈野且食妾蛇晚專一城年未及衰枝游及毆間四馳
替言方啟遽止於斯公材則多卒不大施盍休妻社覦人之貽
承之匪易勖以銘詩

雅州知州錢公墓誌銘

公諱文煜字光遠姓錢氏吳越忠獻王之若干世曰進由嘉興
徙無錫又三世曰梓乃定居新安鄉上其子曰宗起於公為高
祖曾祖諱成祖諱志望父諱協以質直好義稱國兵取常州元
帥府授以官避不就既受知于翰林學士承旨卑懷許公其卒
也許公為表其墓而銘之母陸氏有子四人公其適長也幼警
悟不習為童兒之戲稍長率諸弟佐其父以儉薄致充裕父歿
分財均不以適庶為別治喪能求賢有禮者相其事內盡其心
而人不以為過於戚外盡其物而人不以為渴於侈送客數郡
畢至皆歎息焉公為人精悍有膽略臨事無所回撓人有患難
赴之恐後有餘粟糶以振人之窮貧則貸其息糴則損其直病
與藥寒與衣以為常歲饑則為粥以飯者為粳餌給流移者其
好死者則出錢葬人卑致屏處聚而瘞之平居涉獵書傳善論
古今事當否成敗幾微曲折如指諸掌或有所詢謀援引裁決

言必中的與人語恒依於禮法族姻里黨有忿抑不能平羽隨
事直之無不厭服而去然不喜自表襮佝佝卑遜未始以辭色
加人故尤為人所愛重公卿大臣咸知其材許公初由中司位
丞㢮招之至輦下將署以右職公曰所不遠千里而來者為知
己耳仕非吾本志也辭歸未幾許公卒改用之力薦于
朝以為承事郎知雅州雅州於蜀為極邊而居西南夷之衝號
為要地郡符殊不輕畀命下人以為榮而公竟辭不赴自是杜
門謝所還往暇日則徜徉山水間優游以自適屬疾逾一日即
奄然而逝公生於宋咸淳八年正月三十日卒於今至元三年
八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六以四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其州
開化鄉軍帳山南塢之原西距先塋三百步而近娶李氏先十
有九年卒合葬焉子男七人長師顏克承其家者也次師曾季

卒次師中溫州路蒙古字學正次某田州路蒙古字學教授次
師正次師義次師禮女三人婿曰吳早曹大亨葉宗亨孫男八
人女五人曾孫男一人女一人公葬後三年是為至正元年師
中以嘉興縣尹虞君志道之書來曰志道與公同里閈而公之
女弟實歸于我知公為最深謹具其世出行事卒葬之歲月如
右幸序而銘諸滑竊觀世所謂砥行立名之士未嘗不欲忘貴
適富至誘以高位重餌而不失其所守者鮮矣公為善而不近
名視尊官厚祿若不足以動其意其賢於人哉雖微虞君之言
銘固不可辭也銘曰
錢故王族世有顯人後隱弗仕逮處士居公初起家真二千石
有而不居仍晦其迹泊焉以休匪佚吾私視我寧蓄及所設施
積善在躬惟家之慶用之鄉人是亦為政來化而效不亡若在

訂豈其妄其承洗洗五品之石氣攸觴首薦茲刻辭式示永久

汴梁稻田提舉周公墓誌銘

國史以休致之餘承乏詞林周君伯琦適自七閩憲府名還秩
居次對嫁倅友之契以狀屬予銘其從父提舉公之墓誼不得
辭按狀公諱應星字長翁姓周氏上世由鄱徙廬陵又徙饒州
鄱陽縣之板橋里仕宋以儒起家曾祖考諱邦采迪功郎祖考
諱均鄉貢進士考諱璧宣教郎宣教公之弟諱塵入皇朝贈翰
林待制奉議大夫驍騎尉追封鄱陽縣子公所生父也至元十
二年國兵南伐次饒州饒之守臣效節以死民無所依翰林公
挈家避城而出以自保公甫七歲倉猝之際為遊兵所得迫出
於中艱極賂之既以自免又能踪翰林公所在詣軍就侍舉家
異焉稍長樸茂恬靜不妄言笑屹如成人讀書務通大義工於

筆札而善心計宣教公夫婦殁於兵亂而無子公兄弟四人次
居第二翰林公命為之後公承其宗而修其祀事唯謹比弱冠
翰林公年已七袤伯兄又多病家事皆身任之翰林公喜賓客
好施與當江南新附之初官府征斂繁雜公入奉嚴親不違其
志出膺門戶無失其節人稱為能翰林公捐館未幾而伯兄亦
卒公於喪葬各盡其禮每謂人生出處自有定分兄弟皆父母
遺體苟有能顧其親者何必出於己乎服闋後二弟並游京師
公獨留綜家務凡十餘年使二弟無後顧而卒成其官業者公
之力也由是公之孝友聞于一時延祐某年用徽政大臣薦授
汴梁稻田提舉辭不赴公既遁棲弗居日從事乎生產作業家
益以充自處甚約而宗族鄉黨以困乏有請者必使滿其所欲
細貸而不能償者一無所問挾方技數術而來謁者無虛日平

居好治屋室園池樹橘數百株時與士友相羊其間因自號橘中居士閭里少年或恃氣以陵之忍不與較人望而知為善人長者至正二年九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四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鄱昌縣某鄉之黄荆山公初娶方氏繼江氏子男三人自誠伯强伯明女三人適張汝揖宋業黄文紀孫男孫男五人女二人公二弟仲曰應奎早備宿衛終於饒州路總管府治中季曰應極由東宮説書歷翰林集賢兩院侍副丐外卒官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累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鄱陽郡侯伯琦其子也今為亞中大夫崇文少監同撿校書籍事兼經筵參贊官云銘曰

叔正之路人所同歸苟非其招吾行遲遲前人之息其積孔有難進易退費用弗售雨露所濡花萼琳琿尚慰于懷風木之悲有隕自天下賁幽室榮耀實多矣必我出惟示後人鑒觀于茲克協乃心忉怛引之

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户楊君墓志銘

楊氏之先世有顯人宋之盛時有自閩而越而吳居秋浦者累世以材武取貴仕入　國朝仕益顯最號鉅族今以占籍為嘉興人君諱楎字伯機贈中憲大夫松江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郡伯春之曾孫福建道安撫使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發之孫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梓之第二子母陸氏所生母徐氏陸以封徐以贈並為弘農郡夫人徐夫人温之宦家女先君甫數歲而歿陸夫人撫君不啻如己出君幼警敏長而喜學一不以他者好拂于心目剸厚豪習謹厚自將未嘗有綺紈子弟態其處家雖米鹽細務皆有法度被輩無敢以其年少而易之諸公貴人多稱其能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所遣使臣那懷等如　京師遂載之以來那懷等

朝貢事畢請仍以君護送西還丞相哈剌哈孫答剌罕如其請奏授君忠顯校尉海運副千户佩金符與俱行以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至其登陸處曰忽魯模思云是役也君往來長風巨浪中歷五星霜凡舟楫糧物器之須一出於君不以煩有司既又用私錢市其土物白馬黑犬琥珀蒲萄酒蕃鹽之屬以進平章政事察那等引見宸慶殿而退方議旌擢以酬其勞而君以前在海上感瘴毒疾作而歸至大二年也閱七寒暑疾乃間尋丁陸夫人憂家食者二十載益練達於世故𢠵圭角破崖岸因自號默默道人泰定四年始用薦者起家爲昭信校尉常熟江陰等處海運副千户居官以廉介稱被省檄給慶紹温台漕輓之直力剗宿弊搢杜之幾絶無所容天歷二年部運抵直沽倉適疾復作在告滿百日歸就醫于杭之私廨疾愈劇不可為俄陞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户命下君已卒至順二年八月十四日其卒之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娶劉氏南渡名將大師鄜王光世之裔前四年卒贈嘉興縣君初君有三子俱未齓而夭奉父命以弟之子元德為之子後乃有子曰元誠君卒時元誠生二年矣元德卜以元統二年正月某日襄事于泊檜山先塋東百步與嘉興縣君兆合君從父兄朝列大夫同知慶路總管府事濟孫實誌其壙而墓道之石未有所刻元德以狀來謁銘乃序而銘之序所不能悉者誌文可互見也君平生所賦詩有遺藁藏於家銘曰

弗私于伕雖時之違弗疚于用雖才之通有抗其門堂構則崇
其播其穫乃嗇不豐尚其嗣人勿替益隆琢石以墢表兹幽宮

上都新軍管軍千戶夾谷公墓誌銘

公姓夾谷氏諱明安荅而別名思齊字齊卿其先當金之季年
奮迹行陣靡有定居由大同徙南陽之鄧縣又徙真定而占籍
於趙州後復為鄧縣人曾大父諱留乞受知
太宗皇帝入覲于西京以萬戶奉　詔僉軍彰德諸郡得八
千人隸麾下數立戰功尋出戍隨州以隨州孤絶餽餉弗繼移
駐鄧將剪荊棘立城堡規模粗具戒邊戍潁州出奇禦敵人賴
以安從攻安豐壽春無為親冒矢石一無所憚
世祖皇帝嗣登大寶名入扈從賜　璽書俾持以宣諭有能
率衆來歸者當酬以爵祿欽承　上旨諭忠效勤績用彌著

用丞相史忠武王薦持降金符授益州三項合不哥民戶達魯
花赤改知毅州授金虎符歷懿州平灤淄萊三路總管改於淄
萊積階昭勇大將軍大父諱唐兀以材自見於
憲宗皇帝時從攻鄂州還戍潁州逮
世祖皇帝命將出師大舉南伐復預在行既渡江取鄂又北收
司空山野人原天堂諸山寨計功行賞授武略將軍上都等路
新軍萬戶府管軍千戶從其萬戶分鎮杭州卒於官父諱減
以忠翊校尉襲管軍千戶職沒贈武略將軍飛騎尉追封范陽
縣男母胡氏鄭氏俱追封范陽縣君用章恩也公鄭氏出幼有
異質娟秀慧朗可愛稍長習尚文雅雖在營壘閒容止進退儼
如承平閥閱子弟然倜儻尚氣不為崖岸與人無宿諾有過必
面折不少貸有德必報聞其急必勇赴之由是四方豪傑之士

多樂與之交平居無事習韜略之書不敢飄廢戎職于近郊射
弋中鵠則獲歸而祖訓以奉甘旨克盡其歡父歿當嗣襲榛薦
横京師公卿大臣奇其器識不以武人子遇之被　命以忠
翊校尉為管軍千戶畢思進忠顯校尉公事主帥以恭待同僚
以和遇卒伍以嚴各適其宜閱武之際於衆中獨美風姿光彩
照人案轡帕首馳驟旋出列校咸指目焉其治家内外截然無
嘻嘻之失歸自京師生事稍落以勤儉率先家人樹藝畜牧貲
通皆井井有條致養於偏親惟所須而具閨門食指數百無不
充足闢故廬使極高爽日與賓客倘佯其中愛其弟思齊尤篤
同居二十年不忍使遠去弟有子已成人乃處以錢唐西鄉別
業凡先世故物悉推與之公在官既久一日語諸子曰吾荷
國家之寵靈保祖父之遺緒未能圖報萬一爾曹有以成吾志

而佚吾老使得優游卒歲不亦可乎即日移文丐退主帥及同
僚挽留不可則上其事于行中書省以聞于　朝乃俾其長
子瑛襲見職浙西部使者文章舉公年未及謝材幹精力皆有
過人宜別加陞擢公悉辭避焉居三歲以子行早世傷悼不已
因致微疾即却藥弗御沐浴更衣而逝公生於至元丙戌九月
二十五日卒於至正甲申十一月二日享年五十有九娶史氏
忠武王之孫元氏縣尹某之女封范陽縣君子男四人長即瑛
今為忠翊校尉管軍千戶次琦用淄萊府君廕當得官未調次
即珩先公一月卒次璋女三人長適永新州知州李公之子埃
次許適管軍千戶趙嗣宗次許適錦州知州王公之子某孫男
二人尚幼公大父之殯久在鄧縣而父母俱歿于杭將扶護而
往以昭穆序葬顧職守有嚴懼展省之弗時乃買地於錢唐之

東馬騰遣子琦迎大父之喪與父母同兆域以葬江梁室為戚
時饋祀之所公卒之月二十有三日琪等還奉柩祔葬其右遵
治命也初范陽府君當四海合一之後田里人安邊鄙不得
以暇日與先生長者游讀書手不釋卷公耳濡目染蒞自力於
學延師教子各專一經諸子欲稍出所長以售於有司公止之
曰爾曹甫向學遽與寒畯角其勝負寧不自愛乎於是諸子愈
自激勵文采彬彬士林稱焉公既葬瑛等以狀來謁銘乃據狀
所述序而銘之曰

天造草昧必資群雄四方砥平士無伐功翳公之先生逢興運
兩世一時雲材並奮再傳及公際茲文明分符列佐坐嘯名城
酬詠泰和歡騰姻婭圖書左右嘉賓衎衎教行于家承之有人
蔚乎豹變遂振斯文賈勇專場襜襜儒服公曰毋庸家有世祿
印龜在綰未老而傳長歌擊缶以終天年兆域新阡有封若斧
公其無憾歸形此土

贈奉議大夫大名路滑州知州驍騎尉追封白馬縣子王府君墓誌銘

故贈奉議大夫大名路滑州知州驍騎尉追封白馬縣子王府
君以至元庚寅八月二十四日卒于宣城之寓舍享年六十有
八卽宣城郭外西南關下治地以葬而府君元配劉氏前十有
四年卒安居開州已久繼室張氏後二十有五年卒尚從隨子
揚州至元後丁丑府君之子大有始啟奉其柩合葬于府君之
塋自為文刻石以誌焉初大有為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知
事援著令乞推恩其父母贈府君承務郎大名路同知滑州事
大有張氏出也故張氏得府君同被命為恭人及大有重任平江

路總管府推官而劉氏恭人之命亦下大有既陞五品乃加府
君以今官階勳爵而劉氏張氏並追封白馬縣君大有使來謁
予曰記所以昭世系謹歲月已納諸幽堂惟是先人幼弱樹
德以承其先以啟其後者宜有辭揭于墓之原以示子孫顧猶
闕焉敢以為請按王氏之先實金之宗室完顏氏世居臨州有
諱遠者為金統軍使府君之父也自從君而上遭亂失其譜莫
得而詳府君諱思孝字移忠幼警悟年方弱非脫身兵間東至
大名居開之濮陽仍易姓王氏子孫至今因之稍長喜讀書能
屬文自處其簡淡是時　國家新取中原海宇未一殊無仕
進意治天下既平朝野無事可以出而仕而府君則既老矣惟
將其子使為學庶幾他日能自振拔而大用者以材見推擇尋
入江東按察司為書吏廉訪司立更留以為奉差府君喜訖就
養久之乃以壽終府君有子男四人長卽大用次珪次大有也
今為奉議大夫廬州路六安州知州兼勸農事次大慶女一人
婿曰會稽路某等郡郡孫男九人輔軏轍格轄轂某某某輔福
宣慰司元帥府令史戴江東廉訪司書吏女五人適胡南宣慰
司經歷蔡從政銘與路司吏馬良中興蒙古字學正李三德餘
未行於是大用珪大慶輔輅俱已卒咸從葬焉蓋金之將亡大
家貴族遠親戚去墳墓散之四方而其後泯沒無聞者多矣府
君既有以自全而不墜其宗又能教其子至於成立以備官使
晚乃卒食其報豈偶然哉抑今大有歷官所至有聲其在湖北
平反長沅常澧諸死獄人尤以為明允臺府屢薦稱之其殿勑
來艾府君之宜見褒崇若不止若今所書而已雖不克親於其
身增諸事業平生之氣尚何憾乎序而銘之俾後世知完顏氏

之為王氏王氏之在宣城皆始於府君也銘曰
究㫁之支別為王氏遠適于南由府君始惟時府君有緼弗施
一其初敛㞐閫險夷保厥嗣人使有祿位貽恩所加草木衣被
其升在上神遊故墟降形在下兆兹坤隅中為同穴昭穆左右
勅辭紀實式示厥後

管軍下百戶贈敦武校尉孫君墓誌銘

君諱玫其先河間人徙德州之德平祖珷當
國家肇造之初知金將亡挺身來歸于 皇太弟從白谷里
孚取濱棣等州由德州軍民彈壓佩金符充其州防禦使兼管
資棣軍民尋易金虎符陞都元帥久之例解所佩虎符用白谷
里孚奏請 上命授朝列大夫仍任防禦使兼德州管軍元
帥德興隸東平行臺嚴公強以為德平安德兩縣令居數歲乃
謝去父顯始占軍籍為管軍正百戶從其萬戶軍新將潤居他
將從掠泗州擊襄陽破安豐還守揚州復從攻孛羅城虜背嵬
孟家洲司空山皆有功所獲閫艦一拔其大將旗二其擊襄陽
也太尉河南王實為征南都元帥屢獎異焉後還戍益州逆賊
其事行中書省以便宜俾君襲父職從其萬戶所建昌花赤討
叛賊於建寧之政和與賊相拒分水縱擊走之追至石門赤山
賊勢益張君直前與之鏖戰奪斬馬刀二移鎮慶元有司驗其
所管軍定為下百戶至元二十六年奉 勅為乃階進義副
尉復從討叛賊於台之寧海至奉化與賊遇俘其七人得鎗仗
十有四賊衆夜來劫營君急擊之得鎗仗十束勝遂北至寧海
生擒其偽國師等四人以前在政和感瘴氣成目疾去官大德
五年七月也至治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其月二十四日葬孟山鄉用覃恩贈敦武校尉妻侯氏贈宜人
子男三長毅以世襲為管軍下百戶次衡次某已卒女五長適
管軍百戶高某次適李某次適國子生趙任之適高某次適管
軍百戶張某孫男二文禮文義女四俱未行毅之外舅深州使
君劉公滑父執也故深州之子貞為之求銘其墓惟孫氏自防
禦公際風雲之會以功名自致君父子又皆親冒矢石以著其
勞餘澤所被未有止也不可無使後人知木水本源之自輒因
銘君惟及其先世而併誌之銘曰
孫氏之先世有戎功匪由門地而致顯融賞延于君復以材奮
披堅執銳再履行陣君之所試泰山毫芒鬱風在郛萬革莫揭
嗣子嗣孫丕紳正芳眡此石章永永無忘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五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墓誌銘

贈文林郎江浙儒學副提舉許公墓誌銘

前進士許廣大爲武義之明年以内艱去銜哀致辭於予曰昔吾父之棄諸孤也廣大年甫十有七後八年乃以非才叨綴末第獲備官使又十有四年始用例贈吾父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封吾母宜人廣大祗奉　命書將以告于墓下且求時之文人勒諸貞石以昭先德而侈
上恩詎謂吉凶同域吾母遽以疾不起風木之悲罔極柰何忍未即死以終大事願推述吾父啓慶諸社源流之所自及吾母爲之佐助者合而銘之惟許氏達有世序其占籍台州路之天台縣異詳所以從提舉公諱嗣字繼可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俱弗仕自曾大父時以子孫衆盛俾人專一經故許氏明經者代不乏人提學公少受尚書而於諸經無不通然未嘗資以事進取爲名譽朝夕寡習皆爲己之學其爲人純慤靜重不妄言笑動以禮自持父喪哀毁骨立衰麻之制哭踊之節必求合於古諸弟尚幼撫育訓誨至于成人而授之以室先世所遺貲産惟其所用無靳嗇祭百須及門户事悉身任之諸弟感化而父事焉其教子尤篤延師必一時名人躬承事之如弟子禮寢疾病之前三月預爲詩示廣大詩僅百四十言而處己接物之道靡所不該廣大佩服不敢忘故能有所樹立擢元統元年進士第調昌國州判官以選入行宣政院爲掾史用資格序遷而來武義居亡何百廢具擧刑清訟簡民安其業受知上官見謂廉能皆提學公之教而宜人相之也宜人張氏同邑宜族提學

公之殁家諸子奉宅兆惟謹事舅姑以孝治家勤儉而有法待宗黨恩意甚至遇貧乏必周之諸子既孤失所怙宜人遵遺訓戒勵之尤切廣大在武義迎致宜人就養每晨出必告之曰臨事貴詳審不可牽於私喜怒莫歸則詢予僚諸有少不厭其意輒戚戚不樂前是武義數有水患謀作隄以捍之而或者俾其勞費先聖廟及學舍壞徙而多未完欲繕治學師之而或者以爲非所急廣大慨然以爲己任宜人曰德惠未施於人而並興土木之役得無爲民病乎後知廣大以身先之而人樂趨事乃喜其賢有識如此歎者多謂提學公雖老於山林而施恩所及在其身後一門之内死生皆可以無憾矣予竊觀其示廣大詩則寫官政歸田非其所兼推後之人能以斯道自任以古人自勵乃其所望也廣大既有以成其志焉可無一言以肆之於永下予提學公卒於泰定二年七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五以其年十二月某日祔葬于某鄉龍山八世祖墓次宜人卒於至正六年七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焉子男三人長即廣大文林郎婺州路武義縣尹兼勸農事次彌大喪明而卒次小成方業儒女一人適趙景良先卒孫男一人孟浩女五人提學公有詩若干卷因其自號名之曰得靜齋集嘗序其篇端以爲清高而不失乎矩度遂而不近乎俚兹故弗論獨序其平生大槩而銘之銘曰

許出太岳古之封君後以國氏世多顯人公居盛時乃不有聞卒不以施藏器於身爰有淑德媲于名門克生材彦孔敏而文惟君子使有社有民潤澤實豐水必有源逝者如斯不亡者存寵光下賁燿於無垠公侯之復在嗣子孫龍山之原歸焉丘墳

木則已拱合祔惟新歸歟同穴表以貞珉

贈從仕郎某官陳府君墓誌銘

至正八年秋故贈從仕郎某官陳府君宜人張氏以其子文炁官七品並膺贈典於是府君之歿三十有六年宜人之歿十有一年矣文炁使以狀來曰先人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有刻辭文炁自惟無所肖似非敢故昔人之有所待兹幸昭彼上恩賁于泉壤皆先人積累所自致又非敢竊以為功也惟所以發潜德之幽光者不宜無述敢奉狀以請願畀之銘按狀府君諱某字某世居常之晉陵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業儒至府君乃以醫名家府君於書無不涉獵病時人溺於場屋之文絕去弗為嘗慨然曰仕將行吾志以及物也而不可必得幸而得之又未可必行吾志可以及物而又得以必行吾志者惟醫乎乃

求良醫而師事之洞究其術人以疾來告不憚風雨寒暑晝夜以往或有以報之輒謝曰吾志不在是也府君生纔甫十歲父母相繼亡毀瘠如成人墓在永升西鄉去家六十里廬其旁而朝暮上食事之如生至元十三年 國朝取宋之兵至常州府君挈家避地姑蘇中途與兵遇兄姊妹及從弟四人俱為所虜府君傾家貲求得之同居二十年恩義無少替常州已降而復為宋守主將怒屠其城府君母族妻族及其師之家皆無遺類府君還哭之吾恨不得與俱死也歲以城陷之日為位于別室以祭焉永升家舍毀於兵鄉人或據其故址而葬為田府君不與校惟日夜至其處號泣而已有憐而問其故者憮然曰吾親託體魄於此吾不孝無以動人而使至是敢不自咎乎其人聞而愧悔乃以地來歸府君酬以錢比常直三倍復為屋其

上而墾田以給禴祀不廢府君家居尚儉素所服惟布衣出入無輿馬或勸拓廣其田宅以為子孫計輒應曰古人謂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吾固不欲損其智況忍益其過哉府君生於宋寳祐二年九月十一日卒於今皇慶二年七月二十有九日享年七十有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安定西鄉之姚墅張宜人有淑德後二十有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文政次即文炁今為從仕郎池州路東流縣尹女二人適鄭天錫鄭通德孫男二人在室女若干人一適湖州路南潯鎮巡檢夏某餘未行予觀府君平生志在澤物及遭值變故又能以義起違而處之各盡其道然於晦約而以子貴成身後之名豈非所謂積善之報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歟文炁方以材見用於時所以追榮其親者未見其止姑以其所已至者叙之如

此銘曰

身之不達志則已施時之孔艱義有必為自其族姻逮于師友德之在人所積已厚擇術也良及物也眾推其餘祉被于來今荷天之休流光未艾尚不一書以謹塋哉

廣福司提舉封奉訓大夫太和州知州周公墓誌銘

公姓周氏諱方平系出吳偏將軍瑜子鄱鄉侯胤失侯而徙廬陵廬陵今為吉安路吉安之有周氏自胤始有仕隋為會稽太守者曰汾翁汾翁忤煬帝屏宜春久之復還廬陵後五世乃自廬陵之烏東遷泥田又九世當宋元符崇寧間有與中書舍人劉公才邵並稱太學者曰錫陽文節公褒其遺風而為之追賦浩齋者也浩齋子遂良是為公之高祖曾大父諱叔度大父諱椿年當江南臣附之初事會擾攘強家大俠乘時恣橫獨能以儒

生為狂瀾之砥柱公私咸賴焉父漳琦母楊氏公其長子也幼從名師教以先承養而進於義理之學壯歲盟家務以幹蠱自任凡稅賦徭役田廬貲聚小大衆事無不身視之稍閒則延名勝之士與居與游由是聲譽日廣　仁宗時尉司都尉府高陽王嗣王高麗國事署公為本國西海道勸課農使公慨然曰方今車書大同　朝廷以高麗望國俾得自除吏比豈非仕國乎既至京師忽慨然曰吾親老矣不可遠涉鯨波重貽膝下之憂竟辭不起居數歲用薦者得　旨以公為廣福監丞比出命先令供職時方立重名爵之法　上以廣福所掌專浩穰與為　東朝集福之所特命勿拘此制尋復有旨圖方外儒者其選授以命書諸人無得援以為比公感　上恩而將恭所事及監改為司留公為提舉公黽勉就職旋即辭歸泰定元年

也公在京師十餘年尊官顯人若程文憲趙文敏諸公皆略名位與交公初未嘗有所攀援以求進也既歸近不復出里有嫠鰥族人引居而事乃因面勢治亭臺作新樓榜曰雲泉俾為家林十餘年將終諸子咸侍受所欲言公曰子孫以和順相保家事從叔父則吾無憾矣以至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五明年九月二十四日葬于新金川楊名鄉石澗之原公性孝友割田界龍雲山僧以奉祖考恩長殁承先志敘次家譜聚族居泥田若干餘家散處他郡者倍是卑遠近無敢對者鄉鄰有艱厄必周給之公初以子九鼎貴封承事郎吉安路同知太和州事累加封奉訓大夫吉安路太和州知州飛騎尉永豐縣男已不及受棟祥之日命適下哀榮兼至焉夫人李氏唐西平王晟之後亦自宜春來徙與公家為世姻夫人善綜理

家事公父子與兩顯之處而得以成其宦業者夫人之助也夫人初封宜人加封永豐縣君以至正六年二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三十二月某日祔葬于其鄉赤石潭先塋之次子男七人長坤永順安撫司蒙古字教授次鐸前卒次即九鼎以材受知丞相鄆文忠王補宗仁蒙古衛儒學教授今以累遷為奉訓大夫婺州路總管府判官次茂次厚次復次總宜女四人適曾嵩李繼善李晚李梁孫男九人女十二人曾孫男三人公年十七而聚于三十九而抱孫未六十而曾孫生歲時家慶蝟孫中外詵詵在列人以為積善之報九鼎至婺而晉方以老不任事得謝而歸書來俾銘公墓溍幸獲受廛為氓安敢以衰朽荒落辭謹以公族孫鄉貢進士聞孫之狀序次如右而銘之銘曰周疏於吳以奇材稱迹迄千載乃用文鳴惠芳四葉學優不仕

逢時壽與自公兄弟人皆好經公更勇超　天語褒嘉命之曰當公方退處仕不擇祿時止則止返吾初服碧溪之汭飛雲身泉安仰自得餘二十年榮光下賁由公有子揭名之鄉公其宜只

贈承事郎同知奉化州事葉府君墓誌銘

君諱沅成字心可姓葉氏處州麗水縣人葉於處為著族君十世祖衷自松陽徙麗水遂占籍焉高祖冠宋季再領鄉薦善言性理而尤深於易有起進士至敷文閣待制者曰宗其伯兄也曾祖一鳴宗進士未第而卒祖正大登仕郎父天與仕邑創為美化書院山長秩滿當教授一州輒棄不就母青田翁氏家秘書丞復之曾孫女君少有經濟志嘗慨然曰窮經將以致用也非精無以造微非篤無以道遠乃發先世遺書朝誦暮

習凡聖賢授受之奧古今治忽之幾至於儀章度數圖書用象靡不研究山長公知其將適於用試使綜理家務外內條飭曰有餘暇山長公正衣冠坐堂上子孫環列左右俾君從引經傳與故參以當今事宜而訓戒之雖隆寒盛暑不廢前史官鄧陶孫以子壻銘登仕公之墓稱君通明秀關辭雅善許盛人以為與媿辭科舉初行有司以君充賦試不合以親老不復入場屋專意色養甘旨之奉必夫婦躬親之或燕飲他所遇時新之物未薦於祖未進於親者則不敢嘗子弟守以為法天曆戊辰山長公卒既祥禫益不出築室菜山之西扁曰肖堂蓋山長公自號則堂君示不忘也母氏生君而卒君始生之旦即母之諱辰每至其日必變服號慟如初喪子特無敢言稱壽者始君既失所恃登仕公之侍人方氏鞠育之及長事之如母奉繼母王氏

曲盡孝敬撫諸弟有恩教子有法第三子璪為通政院宣使至順辛未以公事自上京至江浙行省便道省侍君曰父子天性也五年一見而豈不願為旬日之留然簡書有程小子初仕不可不戒抵家之日即命遍謁先墓信宿遂行且告之曰能愈加廉謹以自持則可再見我如今日矣璪去又五年未及再見而君以至元乙亥四月庚申卒於家得年五十有二臨終以山長公墓石未刻屬諸子緒成之語不及他其又明年丁丑十二月壬辰葬于某鄉岑原之清風臺去家五里而近娶同邑湯氏雲都縣尹琰之女有婦德生與君同歲後君六年卒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珂蚤卒次玘後君五年卒次即璪別名伯顒由歙縣丞辟行中書省掾史考滿而遭君之喪服除乃得調今為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次瑾未仕女二人壻曰湯奎何達孫男六人

女三人曾孫男三人君所為詩文有樓閑集一卷其言務去健羨而甘澹泊不事華藻以諧世好也璪官正七品法當封贈父母如其秩至正九年春得請贈君為承事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君配湯氏為宜人其明年璪用治最受知憲府薦以歙田於吾婺之屬邑會予歸自京師乃奉君妹壻松江府儒學教授陳晦孫之狀來謁銘狀稱君材可用世特以切於孝養僅廢不仕故所施僅及其家傳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君蓋有得其旨矣惟夫知君之深是以言必以實而不苟過為夸大可謂善叙事者也予何能贊一辭庸備著其語而作銘以系之銘曰

士之為善兮不與名期積久必發兮名斯我隨君則有材兮又有其時蜀貴弗售兮卒以不施安常處順兮乘化而歸備祉實多兮嗣人之貽寵重所加兮長世光輝樹此碑板兮昭以刻辭

贈從仕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趙府君墓誌銘

今天子至正二年肇修
祖宗故事肆命有司復用科目收天下士於是趙生由歙首以
國子上舍為左榜釋褐第一循舊制授七品官因得請于
朝贈其父教授府君為從仕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蔑予忝備員學官與由歙有斯文之雅故由歙求為銘以表于墓碑予不得辭府君諱孟賚字仲良姓趙氏其先宋之宗室世為汴人自燕恭懿王六世至宗正少卿贈金紫光祿大夫子英始不復屬籍而以材自奮擢宣和某年第嘗為台州黃巖縣丞遭靖康之變遂家焉人即其所居以為稱曰西橋趙氏宗卿生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伯沫則府君之高祖也曾大父諱

師雍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贈容州觀察使大父諱布聖宣教郎
史館校勘贈清遠軍節度使封吉國公父諱與衆咸高七年進
士調鄂州州學教授仕皇朝至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
脩國史贈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謚文簡永國
閣文康公復實誌其墓母史氏贈某郡夫人府君仕臨懿幼侍
文簡公至京師嶷然如成人稍長讀書務博覽強記而明其大
義不資以為辭章時新製蒙古文字頒行未久鮮有能通之者
府君一見曰此聲音之學耳試習之輒精其藝用薦者授溫州
路蒙古字學教授非其志也文簡公欲使涉歷於政事姑違之
官府君拜辭怵惕不忍遠離左右到官數月忽若有動於中即
日解印綬還侍旁文簡公果屬疾府君晝夜奉湯藥無少懈疾
竟不可為遂乾窅無以具喪事賴 朝廷賜賻給驛乃克返

葬府君平居事母孝母畏雷焚香侍立終日不去歲時祭祀以
禮治家處置有法盛暑必冠言無諧謔由是子弟未嘗敢有惰
容執語待賓客樂為之傾盡與人交以誠有持物來售者始以
高價如數酬之其人深自愧悔後不敢復為此鄰家協為怨務
據所質隙地而有之終弗與校人服其長者紛爭不決多來質
焉或遣子弟來見必戒飭使敬謹無失皆嚴憚之娶范氏順德
居山人僉雲南諸路肅政廉訪司事范公震之女封宜人婦道
母儀見稱於宗黨子男四人長由鑑紹興路儒學錄次由銳次
即由欽初補從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秩滿改瑞州寧府顧上
縣尹次由倫孫男五人宜凌宜汶宜泳宜洋宜塵女三人宜叔
適同郡吳明遠宜潤宜已府君嘗與宜人往省范公於鎮江因
留居焉重紀至元之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以疾卒於寓舍享年

六十有四諸孤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柩權厝於丹徒縣崇德鄉
之金頂山初
世祖皇帝既定江南有以文簡公名上聞者召至上京奏對稱
旨即以為翰林侍制尋陞直學士遷侍講學士數陳讜論深契
上衷眷遇益厚特命官其一子府君兄弟三人文簡公之歿也
伯兄孟賓既有官序遷澤次當屬府君輒以讓其季弟孟貢服
除調岸州路蒙古字學教授亦不赴浮湛里閈二十餘年而終
伯兄後累遷朝列大夫廣海鹽課都提舉季弟今以通議大夫
秘書卿致仕獨府君仕而弗顯乃以子貴卒享身後之榮由欽
方妙年而進用於時眺思所及未見其止識者謂此造物衰
除理所以至其果然耶夫理之在天固不易知觀其善衰而能
厥益有合於人道之好惡君子之有欲者不可使後之人無述

焉此予所以不辭而為之銘也銘曰
有豈其積推而弗食有衷其冷卻而弗趨推天所畀克予其施
一本而分既衆以均其昌其源有考茲文曰公孫之子孫

山齋俞君墓誌銘

山齋俞君諱高字仲明其先由杭之富陽徙婺之義烏義烏多
宦族而其盛於喻氏宋南渡後六十年間第進士者六人有兄
弟自為同年者以特科及世賞入官者十有二人升于學貢于
鄉予世者又不預焉君之曾大父諱南強承直郎處州路縉雲
縣丞大父諱享祖未仕而卒父諱夢炎登仕郎本慶元已未進
士詔奉郎賜緋魚袋致仕倪之孫婿雲府君為大父後復與兄
糾俱以有官就試于漕闈兩浙不利登仕府君試江東為
周禮第一當上春官而不欲先其兄後三歲棲領鄉薦乃與之

俱行道病卒媧泣曰吾弟所以以不蚤自振者以吾故也今吾
弟已矣吾尚忍由科第取祿仕耶遂不復踐場屋而用廕補官
母浦江石氏通判泉州南外大宗正丞鞏之孫女有子二人長
曰京次曰楒早卒君最幼江南新附母於干戈未定之際窖藏
白金千兩京適出君取而用之京歸母語其故京曰兄弟一體
也弟之有即兄之有何較焉母因以他所藏白金十二百兩均
遺之君請悉歸于京而京復推以與君兄弟交讓者累日京僅
取其百兩君亦不敢過取從叔祖長林尉死無以斂其家以梀
來質錢有金釵從縫中墜地左右匿不以告君適覘見亟白于
母而歸于叔祖母識初不知縫中有所藏也君五歲而孤依母
兄以立母兄相繼殁殯俱在堂而台之巨冦竊發于鄰邑家人
皆走避君獨徬徨不忍去欲全帛寘兩柩閒冦至舉以畀之曰

吾不吝其所有而不受其死者覬全吾母兄之柩耳冦哀其情
而弗受柩亦賴以完妹病痞君撫育四甥如己子母有金釵為
甥持去君亟以他金釵進曰在是矣竟不責其甥亦不以語人
妹及其夫死皆為具棺衾而窆焉妻兄李石通判廬州拉君至
官下石攝帥事有卒去數日而負其母以來當以軍法從事卒
訴曰母老且病恐不復見雖知擅去當誅得一見死無恨君偶
在側宜然流涕曰吾亦有母老矣舍母弗養而遠游於數十里
外曾不若一卒之孝乎君獨不見韓魏公之事乎石感君言而
貸之軍中大悅君亦即日以母老辭歸石莫能留也君為人莊
重而坦夷持身處家待人接物務各盡其道蚤年師事東陽樓
先生雖老不親學歲必再迎致而厚禮之閱二十年如一日君
既耄而三子無在者安於天命處順自適而已性嗜飲而不過

其量好交甚而不以勝負為意平居澹然無營而喜談農務所
居小齋大書聖賢格言于座右尤愛誦邵堯夫詩閒有所賦詠
直寫其胷中之趣而不雕飾以求工亦不以示人也年八十有
四以泰定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卒於家臨終神色不變謂親友
曰窮達禍福自有定分語訖而逝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
于崇德鄉蟠湖西距家二十步而近君所自卜也娶湖之德清
李氏觀文殿學士忠愍公若水 世孫女先四十八年卒葬洪
判塘山再娶同邑費氏先八年卒與君合葬焉子男三人長祺
為堂弟璣後先三年死次祐為兄京後先四年死次祐費氏出
先十三年死于京師今祔葬君墓旁女一人適童祐知英德府
以大之曾孫亦已卒孫男一人宲本君次男祐之子命為祐後
而娶外孫女童氏為之婦曾孫男一人濬女一人君沒時宲甫

弱冠後二十有五年始克哀其遺事以告于晉而圖其不朽晉
生於宋亡之後猶及見昔之故家人物其處而不出者類皆以
時異事殊而有依隱玩世之心後生小子習而不察淳厚之風
日益以衰而君從然居眾人之中未嘗有狎言戲色竊歎慕焉
今觀宲所述庶幾乎古之卑行君子者始愧向之知君者未深
也庸假序可傳於後者序而銘之銘曰
清風爾太鏡湖一曲生於此乎歌死於此乎哭所謂伊人其行
也獨表以石章有爛其伏蒙刻惟新不知夫草之既宿

甚溪黃君墓誌銘

甚溪黃君卒于嘉興之寓舍其孤玠將返柩以葬來謁於晉曰
非宜有銘敢以為請往者屬子銘吾母而子久未及為幸辱賜
晉之治之曾祖戶部公與君之大父宗卿府君同仕宋李鳳有

雅故而玠又與滑託文字交誼不得辭君諱正孫字長孺姓黄
氏世為明之慈溪縣人曾大父諱一鶚以子貴贈奉議郎大父
諱震擢寶祐丙辰進士第歷知撫州提舉江西浙東常平茶鹽
其在江西又嘗提點刑獄終於宗正少卿積階朝奉大夫父諱
祖勉蔭補將仕郎母林氏君生有美質稚志恬靜年十二而宋
亡即絶意於仕進父歿事母盡孝與仲父季父患難相從不異
貲產逮今雍睦罄已槖嫁孤妹三人皇慶癸丑出遊西州玠負
笈以從嘉興縣東魏塘之上有義士吴君聞君父子名具幣為
迎致之君欣然弗拒遂止居焉君履行端粹為學者所尊慕雅
不喜記誦辭章之習文成無留藁晚自號尚絅翁以見其志云
至正乙酉正月七日以疾卒享年八十有一屬纊之夕戒其二
子曰吾祖一判州符三持使節棨戟蔦趍之衣菜茹而甘之食
麤素終身日抄等書今方盛行遺風餘韻猶久弗墜汝等善繼
承之無忝為清白吏子孫言畢而逝玠奉柩東還卜以某月某
日葬定海縣靈緒鄉澤山之西阜從先塋也君夫人陳氏諱胡
字汝玉同郡奉化人父著宗卿府君同年進士由太學博士知
台州公年二十出為贅婿居十有七年乃歸夫人於夫婦之間
相成以道執箕帚持巾櫛無違禮治縫補健衣裳無廢事主饋
食共祭祀無曠典而又不憚劬勚致養于姑得其懽心詩書語
孟及女誡女則等篇皆能成誦玠方幼口授以書程督嚴於外
傅尤喜觀易所占多驗間作小詩亦有思致嘗為二子賦詩若
干韻有關於倫紀可裨於治化學士大夫咸稱誦之君居魏塘
之明年玠即奉夫人來就養以泰定丁卯十二月十日卒年六
十有三天歷戊辰九月某日歸葬奉化州剡源之三石子男二
人長即玠次瑞女一人適戴幼儒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師初先
生之子也孫男二人曾紹文女一人曾孫男一俊民惟宗卿府
君以直道為時名臣而其學一本於躬行所著書不為空言以
相高公親傳家學不自表襮而教其子玠克有成立遂以文名
於一時世顧罕有能知君者銘不可以無作也銘曰
及躬之直侃侃宗卿義方之訓闡孫是承戢戢自持以孝謹稱
如萬石君不言躬行學以為己善不近名迪爾嗣人復用文鳴
發潛闡幽式鴻其聲惟石可久篤以茲銘

臨川李君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宗慶字可善其先自昇徙撫之南城後析其地置
金谿縣故又為金谿人曾祖昇祖彥誠父公婿母王氏而君章
氏出也君幼孤從兄書貢進士受予撫而教之稍長能以勤儉
持其家待人咸有恩意時江南新附徭役無定法君周旋委曲
各得其宜人莫不善其達於世故然性本疏直無鉤棘脂韋之
態見可惡不容者從惡焉聞者莫敢遏有不說者亦弗顧也間
嘗卜居先塋之旁既復歸治故廬而居之雖迫隘闤而有林壑
之趣暇日從容園池間課家僮以樹藝畜牧暮還呼子若孫殺
觴酒酣客惝浩歌以自適君既老以家事付其子而諸孫亦頗
出頭角能以文學自見方將泊焉以休而遽以疾不起至元三
年十有一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七明年二月壬寅葬永和鄉
之烏石崗娶余氏先卜有五年卒合葬焉子男二人長曰起恭
世次曰隆孫男二人敬敏而敏以君治命為曰起後曾孫男二
人司開女二人予友危君素與君同里閈而有通家之好敬又
受學於危君而尊文孫予奉其父命以危君所述來謁銘按舊

原缺

原缺

祖也高祖諱祖尹贈承議郎曾祖諱士龍寶祐辛丑右科進士以閣職歷知復州廉雷四州積階武節郎其行治有吏部侍郎馬公夢得所為墓誌祖諱建辰考諱書老並國子免解進士君以從子為之後本生父順老亦國子免解進士考吾母弟也君少敦朴不務縟飾稍長受學于名師制行益粹奉事親盡孝待族姻里黨有恩乎居足跡不履官府雖門戶事一無所謁而於將迎之禮惟謹與物接不為操切險刻恂恂寡言未始以聲色加人推兄妝堅或犯之終不與校州里之人咸稱其長者元貞大德間用薦者補儒學官累遷處之石門洞書院山長俱以本生母老不赴母既歿哀戚故山絕意仕進木老花殘不復計借惟知保其先盛而引子孫扁所居曰肯堂以見其志至順三年十二月丙辰以疾卒享年六十有四娶王氏先七年卒子男三人長觀次成次興書泰卒女三人適樓允大李吳亨吳文耀孫男五人永之永懋永大永泰永恭女九人觀等卜以四年十一月某日奉柩葬明義鄉雷州使君墓西北十里青山之原遺台命也予與君家故為世姻成又予妹壻屬為之銘不得辭初文林君並仕尉鄞端明殿學士薛公叔似實任簿領其殁于浙漕父船官公已踐法從良而銘其墓以長者稱焉馬公亦稱雷州長者木必有本水必有源由君之著稱於人者徵之家世之懿有自來哉序而銘諸匪予之私言也銘曰

古之長者猗萬石君名在史氏以孝謹聞惟君自持履冰臨谷一鄉之評史所不錄厥也厚德有本有源千載所思驥尾青雲薦茲銘詩長眠封樹曰惟長者劉君之墓

明善書院山長姜公墓誌銘

將尚書陳公存數薦其材皆不報入 皇朝遯迹弗仕自台徙杭又徙鄞至君遂徙昌國其徙昌國也知州李侯某實迎致而俾五子師事之昌國固雲海島嶼之尤負絕者也君不以所居所養易其素扁讀書之室曰敬齋以自厲焉君卒以至順三年十二月乙丑享年七十有一葬以元統二年二月某日墓在縣東隅郎家奧嬰髮峯之南娶唐氏子男四長即天禧次天祐次天裕早世次天祺女二適陶昱應賁孫男二女四銘曰

姜氏之先維師尚父煌煌家諜逺有系序于嗟乎君爲仕則卑百世之祀匪君之私君雖不逮君多孫子有隕自天將復其始爰建碑號曰齋之姜表茲海隅式告勿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昜劉耳校正

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既沒且葬三十有七年其子太和乃以書來曰先君子之葬已久塚上之石未有刻文四子惟太和最長而獨後死太和年今八十恐一旦溘先朝露無以見先人于地下謹奉狀以請幸而畀之銘死且無憾夫終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太和于其親能無忽忘如此厚之至也其何敢辭按狀鄭氏之先家睦州宋元符中有徙婺之浦江者兄弟三人其季曰淮爲鄉之善士人稱其所居里曰仁義里淮之子曰照曰熙曰煦照之子曰綺明春秋穀梁學綺之子曰關關之子曰遅遅之子曰政則君之父也君諱德璋字子振少通敏長益自樹立居家著雍睦之行勤身率下盡力于生業能使貲過其舊未始非富而不由禮晨興必具冠服詣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細處之咸中肯綮夜則秉燭呼子弟誦孝悌故實倣象山陸氏製訓辭百餘言每月旦望令子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焉咸淳末國勢日蹙愚民率變往往嘯儔侶依山林從閭竊發人狃其無備走避匿空村無煙火動數十里君以計誘致倡亂者縛之有司集司里作砦柵以防其餘黨之姦衆人乃獲安常平使者王公霖龍行部嘉其捍衛鄉井之功以聞于朝會處之青田大盜數起即以君爲青田尉君度時事不可爲辭不赴至元間江南新附兵燹之餘民人之食賴君以活者甚衆君素以剛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當會逮揚州君兄德珪范君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預前事我往折以危言則姦狀白矣爾奈其如彼何言訖詭以他故出就吏君垂泣而追之至揚州兄已死仰天號慟絶而復蘇者數四負其柩歸葬壙于塋者再養兄子文嗣幼病儒不良于行鞠之逾于己子且爲娶于名族君雖老語及揚州事猶爲之嗚咽不已君廣顙豐下身長七尺餘風神峻整性尤方嚴子弟聞其謦欬皆斂手正容步履不敢肆也既忽喪明六年而終君之寢疾也太和方效官使于鄱陽亟歸則殆將屬纊太和欷泣許家之道君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乃卒大德乙巳九月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一明年二月二日太和等奉遺命奉柩葬于家南二百步東明山娶黃氏子男四人長即太和某官次文表文厚又次文彝女一人適嚴權孫男九人銳鈦鍠鍾鉉銖鉅鎡銘女三人適洪興黃學金華張志道曾孫男二十二人源深漢泳洵渙則湜洪滿洪溶庚淳澧洵滐冷潤沂洽渚女九人適周宣張善應洪廉洪蓮義烏王剛金華黃隆韓觀其二孫適洪享東陽蔣嘉亨玄孫男三人棣楨栻初君之高祖始合其族同居而共食傳之再世殆承惟謹逮君復考舊規擴而大之文嗣及太和兄弟又能率群子姓修其業而不墜有司爲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蓋夫世之仁人君子推其親親之心以及于民物者固多矣有如君家代不乏人克濟其遺體于無窮者幾希銘以彰君之德亦以勖其嗣人云爾銘曰

鄭以國氏支分于睦來家浦陽大合其族惟君家教曰孝與弟孰夫能逮雖死弗辟君材則多宜有位序排志解難而卒無敗洸洸義聲播于州邑有侃其門子孫蟄蟄孰云君子其澤五世

匀皆引之足在來裔

穀城縣尉諸君墓誌銘

故將仕佐郎襄陽路穀城縣尉諸君諱吉相字迪卿其先以國為氏代有聞人系序可見者唐吏部員外郎曰朗朗之子曰熟仕吳越為其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始家于婺之東陽數三子其仲曰承郢承郢之子曰駟由駟八世至君之大曾父諱隨父卜居縣南之橫城大父諱天庚宋紹熙中補迪功郎父諱沐特達多材智推先志在義塾延時之鉅儒出書付諸方公進位以為之師後進賴其淑艾卒為佳士里人蔣叔丞樹之時家會輯公倡道容也疏其澤上譽譛于賈復使人怵以禍福脅叔其所蓄珍玩之物弗為動則中以飛語坐徙廬陵賈以漢國積累去乃得自便遂

世祖皇帝既一海内旅拔南士可官使者江東宣慰使左丞康公以其名聞擢進義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年已踰六十謝病而歸終身不復出君幼警敏年十一羅冠戴能以計免宗黨戚奇之暨成人儒術雅飭晦迹林泉間以漢遺自號示無仕進意會康公之孫平章政孔公出鎮浙東康公念王寧公不置屬之訪其子若孫孔公一見君異加器重居館下未幾而孔公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舉被名選與俱北上時衆公已悄館舍孔公以見

成宗皇帝有　旨令備宿衛君馳驅兩京侍　上起居服御以恭謹數被稱獎孔公欲命以官而廷議有不合弗果用君將南歸值

仁宗皇帝入定内難正位東宮固留事焉時初置利用監擢君為其知事特下令畀承事階而執政疑非舊法乃已亡何以使事來傳聞中感痺癘成疾還過贛溪去家僅二百里移疾而歸疾稍間將造退休以訖閒忽適上既登極春坊參屬並以恩起還有舉夜者君為知事時所任佐史也亦得儀封尉君已陛朝官品在第八乃止調君穀城尉階不過初品人皆以銓曹失其平謂君盍自陳君曰此　上命也敢計其崇卑耶即日就道其縣長官故給事于省魏未嘗覩與君齒一旦為察而君殆位其下恒不自安事無大小必咨于君兵役後民多非土著往往輕生而喜鬬其不能自業起而為盜者尤衆舊以主簿兼警故所不專人其以從之是設尉君首為之鎮之以靜叶之以嚴俗為變而吳氏袁氏民有訴仇家殺人者君呼隣者訊之曰火自内出乎抑自外入也皆曰自外入耳乃逮其仇屏姦慝以情詰之則惶恐具服其察理之明感物之誠又如此部使者聞之杖辟置幕下君語人曰尉雖卑官猶得以伸吾志今何特文書俯仰隨伺為其所不決民困辟弗就君讀書不屑屑于章句而能通其大義處事之中節殆非偶然主簿公夫人曰劉氏而君戴氏出也以咸淳十年十有一月辛巳生君于廬陵寓舍故主簿公以州名命君甫犯月而戴氏死旅殯廬陵餘四十年君每語及之輒泣然泣下穀城書滿代者不至謀于故人全同日奉遷改葬是有善今吾將由漢入江以湖以達廬陵予其護吾家沿江東下可曰舟行千里風濤不測我不能獨任斯責其俱歸而除走陽信以往可也君如其言民知其去皆遮道請留委曲労遣久之乃羅拜而別君既抵家將治行而前所患痺癘之疾復作情愈迫切飲食寢處暢焉羅留疾竟不可為以至治元年

正月丁酉卒于家享年四十有八臨終無他語惟戒其子立曰汝能返塟吾生母吾死瞑目矣君先娶施氏宋國子博士郁之孫女逾年而卒再娶朱氏故上虞縣尹文魁之女子男一人立也女四人長適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裕次適同邑胡珣浦江趙友溶金華許元孫男四人允同允興允亨允昇女四人先是立以泰定四年正月丙辰塟君仁壽鄉戴初里水貂其墓乃以至元二年十有二月乙酉改塟于來駿鄉御史里夏山之陽虛其位以為夫人之壽藏作祠堂于墓前百步以生母戴氏慈母曾氏祔食其別室仍卜地墓旁造窆穴俟戴氏之柩既返而並塟焉其改塟後七年立始奉君壻李裕所為狀以銘來屬溍觀君服勤　先朝遭遇之際亦盛矣而不得在顯位及隨牒外補俛首下僚尋常資格猶可序進而遽止于是小試之效雖班班可觀蓋未足展其平生素蘊之萬一也歿又無以振之于世可乎甯弗謀而為之銘俾刻焉銘曰

士之用世恒係其遭乘擢出或取顯融嶷嶷蔣君鱗鬣異附不自奮飛獨行其素雨露所為蔚乎良材孰尸絕星每為桷榱有殭自天宜不謂命嗇不使年與使其定夏山鬱紆清淑所鍾兆茲新卜以窆君躬尚俾嗣人飲其福澤龍光是承賁于松楸

義武縣尉蕭君墓誌銘

元統元年冬十有二月甲戌新婺州路武義縣尉蘭溪蕭君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有二君二子鎰鉉俱留杭京師距杭四千里再閱月問始通霜露草莽號走靡及君弟致祥是時為太尉府長史具衣衾棺物以斂于是太尉來歸將士大夫知君者咸弔哭而相共其遣奠輓引之事二子既迎君柩南還而卜地于

蘭溪某鄉某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奉臨海項君炯所為狀屬余序而銘之按蕭氏由建安徙婺之蘭溪者曰迪功府君諱夫其名進君六世矣曾大父曰果宋承信郎監臨江軍古城酒稅務大父曰化龍仕　國朝為登仕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鹹場鹽司丞父曰玉奉訓大夫紹興路總管府判官母何氏某官某之女君諱資字深之自為兒童時已嶷然如成人貌和而內有守事父母無子弟之過與人交重然諾特不喜拘曲士亦未嘗輕議人是非家故饒于貲承之以儉勤周有廢缺然其待鄉鄰以恩細人之家有逋租弗能償往往棄不責平居不溺意珍玩之物惟以古書籍法帖來售則厚直取之所藏書僅萬卷日誦率數千言下筆倫至百乃止而楚家務少間復挾冊往溫經祁寒暑雨弗輟教子必延名師非聖賢格言大訓不令接于口日獨嗜為近體詩因陽日美景悠然意得輒于詩發之有雙溪小稾二卷藏于家君娶范氏奉議大夫泉府少卿字之女子男二人長鎰次鉉女四人長適張堂次適莫唯賢餘未行孫男四人澤浩演沔女一人初君少壯時取為物役不汲汲于祿仕閒閒郤掃若將終焉或為君言前人所蘊積以封植子祚胄者不可使掩遏而弗耀君乃惕然而起以門蔭自陳待文書詣京師赴吏部銓調方羈食詞林官曹多暇日與君游款洽甚亡何而將以憂去間一歲聞君得調近地命下而君已不及待嗚呼悲夫然二子之請尚將以區區之文寓吾情銘固不得苟辭也銘曰

行乎邅〻三年而飛名乎我隨如取如攜繅藉既施乃隕厥生泉隧隈兮考卜在茲前人之留後其收之

饒州路儒學教授許君墓誌銘

君諱善字華甫婺之東陽人宋宣和中睦冦竊發八世祖璉聚民丁衛鄉井被州將命赴援有功得官爵以城中兵食不繼力戰而死里人至今廟祭焉大父諱元凱父諱文昌號空雲處士無子弟文奎實生君年十五育以爲己子處士兄弟素嚴毅君左右侍養各盡其道先意承志恒得其懽心于同産弟兩人友愛尤篤先世之田廬一無所較公上徵求百役之須皆身任其費子姪化之靡有間言異時處士兄弟從鄉先生石公游有篤學後二十年遣君兄弟受業石公之門君幼警敏既長務以靜專自持同門中推爲高弟用舉者試憲府例當補縣教官隨牒赴儒臺初並得浦江會 朝廷欲重歸師儒之選俾職教一邑者悉改調于外省君辭職以名剡上然又命吏其法從宣閫署置同時棒檄而至者一百四十人皆以次補授序遷間以舉子業自奮君獨恬于進取有司强以充賦試不合輒棄場屋家食者久之始分校于武義再調處之麗水丁本生親憂服除或謂稍增加所歷月日則當陞君不可逆復調台之天台用累考充湖之東湖書院山長在武義取象民所據山塘歸于學在天台預鄉薦者三人穀官俸斥私錢禮遣之募好事者捐田以助養士東湖剏于里之大家事多綿蕝亦勸之割田附益焉秩滿調饒州路儒學教授拜命而卒臨終戒其子曰爾等入當善事而母出當善事而叔父扶植吾門户勿使墜他則平日誨爾熟矣言訖而逝重紀至元之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六年十月四日葬所居西北二里某鄉某原娶劉氏子男二人曰怡曰愉女二人壻曰王濟川將世安孫男四人女四人

君貌癯而志俶儻自奉殊儉薄而容至館穀必豐贍必厚産不踰中人而輕財急義族姻里黨老而無依幼而孤者衣食之未嫁者擇士族歸之歲飢鄰里不能自活者賑恤之故其善日積而家日耗歿後槖無餘貲廪無餘粟久乃克塟諸孤既誌歲月納壙中仍踵門請予銘以揭于墓道幸予獲執弟子禮于石公與君爲同門知君爲深庸摭諸所述參以予所知序而銘之按東陽許氏出晉孝子孜孝子史有列傳其子孫至近世愈蕃衍居邑中者爲西南兩族而君之先別居近郊之梅峴邑居之族搢世科登朝著若以延賞入官者數十百年相望不絕而君之先獨不大顯雖能捍大患以死勤事後之人未有食其報者君生今 聖時而以文學起家人謂其將致身華要又遑遑而不進甫需一命竟不及祿其不可哀也夫銘以慰君亦以告于嗣人庶有以知其妥祉之自而思亢其宗者銘曰

九執之余衆方疾騁長裾佩玉行之遲遲與物委蛇世或謂迂
銖稱寸量月計有餘成之匪亟得而弗居戴其學光歸責幽墟
善積于家揖揖所繼有謹其承其發必舒鸞翔鵠翥亢其門閭
惟銘有徵永世不渝

端陽縣尹致仕薛君墓誌銘

君諱觀字優靜姓薛氏家于慶元之鄞縣聚族千指同居合食者五世號爲義門宋淳熙紹熙間里中數十百家再燬于火而先廬獨存人以爲積善之報曾大父瀌弟仕大父起之侍補太學生父辰伯入 皇朝以君故贈承事郎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母畢氏贈宜人君讀書喜强記爲文未嘗起草不喜交流俗而喜援引後輩生事雖儉薄親黨無依者必周邺之雅無意

于仕進自　國家旹取士今且十年足不踐場屋至治癸亥
有司迫使就試遂名賢書同里上春官者三人其兩人並以進
士教國子而君以特科分教平江之常熟州閭巷之人莫不以
為榮秩滿遷杭州杭實東南一都會士風尤盛君為學官所講
皆道德仁義之說金穀出納第持其大綱而理田土之冒没究
屋室之弊壞亦未始不盡心焉用累考補將仕郎主常德之沅
江縣簿沅江俗陋古官府事昧稀闊尉偶缺郡俾君適攝之在
官三載盜賊日益衰少君不自以為功曰吾求無媿其職此足
矣援禮引年致承事郎鎮江路丹陽縣尹致仕君既得謝而歸
日與賢大夫士從容觴詠閭巷口不及世事人見其耳聰目明
方期以上壽俄感足疾以至元六年九月十七日卒于家享年
七十有六娶楊氏封宜人先五年卒子男一人逵女一人適楊

天祺孫男一人永年女一人未行至正元年某月某日逵遵治
命奉柩窆于其縣翔鳳鄉之原前事逵重江抵予兩湖寓舍以
銘為請始予識君于鄞見其循循雅飭知為篤學長者惜其稿
晦之久逮出而小試已迫于老之將至而無所用其材為可憾
也屬因其請而銘之曰
有待者時不鳴不飛翔而後集覽茲德輝其幾則張所發也微
不震以彝卒不大施故年而歌式全其歸掩石幽宮昭以銘詩

許村場鹽司管勾謝君墓誌銘

故兩浙都轉運鹽使司許村場鹽司管勾謝君既殁且葬其子
資深以狀來謁銘始予識君于京師長身美髯氣充而志銳諸
公貴人為其知己者多欲引援之然竟無所遇合隨牒調補而
去以死嗚呼悲夫君諱瑞字信翁姓謝氏遠有世序其家于杭

於括天目山之陽莫群始所以徙曾祖教授宣皆有隱德父輔
中敬慕黄老氏建道院白鶴溪上自號鶴溪處士其卒時八十
五歲矣援筆大書十有六言端坐而化人疑其仙去云至順閒
朝廷募民入粟賑關陝之飢處士素樂施與亟俾君輸粟五百
石有司用例授以官非君父子始望也君初由橫浦場鹽司管
勾改吉安路永新州升鄉茶巡檢升鄉在萬山中群盜所出没
君不憚營捕之勞民賴以安到官甫三閱月俄有處士之憂服
除乃得許村許村皆海水為害課比不登而私販又數為官府
所罣任令丞者畏吏議多自引去君既就職曰此理財之一事
耳以公處私何事不可為是雖拘于法吾用法外意為之可也
未幾而課日增美而民亦無所售其私亭戶有交訟者則委曲
論直之事亟以辦既書滿受代未及歸而屬疾以至元五年秋

七月丙子以疾卒于海寧州時和鄉長壽庵之寓舍享年五十有七
庚辰返柩于家六年春正月癸酉葬于谷里沈村下隝之原娶
阮氏子男三人長即資深平江府等處財賦提舉司吏目次庭
芝次庭珪女三人適徐壽麟初徐煥孫男七人鏞鏜鉉鈇鉞鎰
鎮女三人皆幼君事親孝初處士以父有危疾刲股和藥以進
疾隨愈其後處士亦得疾危甚君刲股和藥如處士之奉其父
而處士竟弗瘳治家有法閨門肅然遣其子受學于時之名師
遂至于成人性質直不喜以機巧御物人有忤已初若不能平
然亦不含怒蓄怨也資深之來謁銘君兄石貫狀其行于未及
為之銘而君兄亦卒嗚呼不又可悲也夫銘曰
謂不有時兮孰克而振之謂不有命兮孰遏而止之百年之積
兮一朝而奪之不卒其施兮竟孰使之後有興者兮尚克嗣之

建德錄事劉君墓誌銘

君諱環翁姓劉氏其先自婺之金華徙台之寧海居縣東北之關風山曾大父禹宋文林郎臨慶軍節度判官大父應球宋迪功郎慶元府慈溪縣主簿父珪年十六入太學遂家于杭仕
皇朝為進義校尉寧海縣東奧等處海船上百戶母陸氏君生三年而不能言既成童敏悟絕人讀書至忘寢食母懼其以勞致疾禁弗與燈燭君竊篝火間窺隙坐必至四鼓年踰弱冠出從名師受春秋學取元統元年鄉薦會試舉事廢執其業不少懈若有待者逮
今天子更新庶政舉科復行遂以至正四年再薦于鄉登五年進士第授將仕郎建德錄事有在君弟子列而與君為同年生者曰文宣死于役君經紀其喪事無所遺因染疾遂寓門人原氏家而卒五月某日也得年四十有三君初娶費氏前若干年卒後娶顧氏合卺甫五日而君應薦北上費氏之媵方娠而未生也君卒之日手自為書奉束帛為母壽弟言旦夕歸南未幾而原氏家以其書與君柩俱至費氏媵之子郎祖生已兩月君不及知矣母與仲兄競翁哀慟幾絕時進義府君殁已若干年稍旅殯于杭競翁乃啓其殯并君之柩返于寧海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且以狀來謁銘予並仕寧海關閒風山中有兩先生曰劉公某曰舒公岳祥並以文章大家師表一時心甚嚮往之而兩先生之不可作已久暨辱交于君乃知君于劉公為從曾孫舒公之子叔款則君所從受業也木水本源有自來哉君為人介潔不阿狀不喜臧否人物與之游者莫窺其涯涘其訓諸生于杭學具有師法識者多以遠大期之際遭聖時駢才彙進而君獨遽止于是可哀也已始進義府君有子年十二而夭臨終言我死當復為劉氏子後十年見夢于父母曰我至矣果再得子八歲而又夭後二年復見夢于父母曰父母無我厚望忍悟去已而生君遂取昔人識環事名之曰環而字之曰環翁其再為也適感異夢乃以字為名曰環翁云銘曰

不有時兮孰覬而拔之不有命兮孰夭而閼之得于彼而喪于此兮孰予而孰奪之母倚門而啼兮兒咻咻而泣靈之歸兮何嗟及兒勉學兮天不忘往必復兮厚其昌

撫州路儒學教授陸君墓誌銘

君諱行原字靜遠姓陸氏平江長洲之甫里人甫里實唐處士天隨子故居君蓋其後也曾大父遇大父文明父應祥母周氏君少知學治別室延宿儒與居與游左右書數千卷常乘間披閱之家在民數中稱多貲自視歉然不敢與有力者爭其豪侈恆惴惴焉以不克保前人之遺業為懼已而同郡貲相埒者稍稍傾散惟君獨完然能尚義而好禮遇數歲細人之家賴以全治甚衆館四方賓客無虛日莫不滿意而去訃音所及或不遠千里往吊之永嘉林寬以文學知名君與之年相若以兄事之時從問古今體詩寬死無以斂厚卹其家而為嫁其女寬弟某死復為買棺以葬每見浮屠老子之居金碧亂人目而于儒宮往往頹壞毀圮念世俗訹于福報之說而不知聖人道德仁義之澤被于無窮也故于學校之事尤致意焉族有田千畝當得君曰吾衣食幸有餘又私此田不可取義塾以田歸之遂重幣迎儒先生為時所信重如陸君文圭冀君瑞柳君貫者以為之師戶屨至無所容筆劄飲膳之物惟所須而具對古靈陳公製

時立志已不凡言不妄發為人謀必以忠不以家有餘貲而華其冠服教子治家一以勤儉外舅陸公父執也君嘗從之學為吏事察君材可用以女歸焉君質其家執子壻禮理家事惟謹家既日豐乃出而異居婦家所當與者畧不以屑其意人以為難君生于前至元十四年十月庚申卒于後至元二年十月丙子享年六十以三年八月甲申葬長洲縣陳公鄉先塋之左妻陸氏子男一人曰右則杜氏所也好學而能文久游都邑用薦者當得官以祖在無他兄弟固辭士論以此多之女三人長適海門縣尉呂壽先卒次適施友又次亦杜氏出未行君葬後五年右乃以狀來請銘予觀古之仕者行其志而已所志苟不在是雖貴且富弗取也幸而獲從其志之所適雖卑官下僚猶將安焉君庶幾能行古之道者是宜銘乃撰狀所述而銘諸銘曰

惟古之人仕不擇祿有非其志不違而復術數况君式久式遠

惟志之求其得常足惡盈好謙神之式穀垂祉融人叶此吉卜

嘉議大夫僉宣徽院事致仕孫公墓誌銘

至正七年秋肇慶路總管雩都孫公以疾請謝事　制授嘉議大夫僉宣徽院事致仕命下而公以九月十日卒于肇慶其孤暘安壽山既返柩于雩都以八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乃以鄉貢進士廣許之狀北走京師介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王君大本謁予為之銘王君辱與予為僚友其所稱道可信不誣予不敢拒也按狀君諱伯顏字晉元姓孫氏其先自太原徙居青齊間唐風翔少尹鍠生刑部侍郎挨中書侍郎拙刑部史有列傳中書避地南遷家于虔之虔化虔今為贛州路而虔化為雩時都雩都之有孫氏自中書始中書之子翊以材武為某官其

四世孫長孺宋進士以太子中舍知潯州中舍之孫立節登進士甲科以不肯為條例司屬官忤王荊公及為桂州節度判官力抗經制使謝麟而活大小使臣十二人于元祐文忠公為作剛說者也其二子曰勰曰勳皆從文忠游勰亦起進士以某官知岳州于公為一世祖高祖諱延林晦迹弗仕曾祖諱德誠皇贈松江府知府祖諱興禮皇贈德安府知府階官皆中順大夫勲皆上騎都尉爵皆追封樂安郡伯曾祖妣李氏祖妣曾氏並樂安郡君考諱正臣皇贈秘書少監累加同知淮東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帥階自朝散大夫至中大夫勲自上騎都尉至輕車都尉爵自樂安郡侯進封郡公妣陳氏自樂安郡君進封郡夫人公少聰敏尤精于譯語大德初年甫十五遊京師得備宿從泰定中侍元帥公入覲于武宣殿有 旨命中書錄用之

公辭不敢當尋辟監修國史譯史天歷初遷自上京改辟大司農司譯史

今天子重紀至元之四年用累考補官授承務郎京畿運糧同提舉禁絕吏之侵欺補獲夫之逃亡舊法運舟五歲一易請展為十歲以紓民力役徒受直必親給之宰相以為能至正三年奏除朝列大夫廣東市舶都提舉塚貝山積一毫不以自污部使者及帥臣交章薦材任牧守拜中大夫肇慶路總管兼勸農事下車之始痛戢黠胥悍卒之舞法病民及科取追呼之煩擾嚴求盜之法而時出法外意諭使自新民所食鹽歲為價十五萬緡舉令民先期輸官公命先給鹽而後責其價至于興學校舉遺逸皆世俗之所謂不急公獨盡心焉伯父良臣撫州萬戶府經歷叔父毅臣肇慶路總管府推官輔臣德慶路總管夢臣朐山縣尹信臣新會縣尹兄賓孫僉慶遠安撫司事弟鼎之子黻將廣西宣慰司照磨一門冠蓋後先相望于千里之內人以為榮而輔臣前在肇慶有聲公之至也郡人莫不胥慶焉廣東分閫闕官檄公攝其事所控制兩路三州皆要害之地公鎮之以靜民夷帖服居數月而疾作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公垂屬纊時惟壽山在側戒以務學修身孝親敬長語不及他壽安來省公疾中道聞訃逮其至公已不及見矣公娶卜氏累封樂安郡夫人後公九月卒子男二人壽安壽山也女四人孫男一人女一人公性簡質居家孝友與人交重然諾喜奬拔後進周人之急其發為政事皆自修于家者推之惟有其才有其時而設施未竟士論惜焉爵慶所鍾後將復振畀之以銘使刻以俟焉銘曰

惟公之先家有世科用而弗究儲祉則多克生才秀纂其遺緒際今昭代成有官序公位三品有社有民施于有政利澤在人嘉哉其廉傑然朝著年未及謝胡奪之遽公則逝矣不亡者存不休聲美在其後昆無往不復惟天可必惟銘可徵刻置幽宮

都功德使司都事華君墓誌銘

故都功德使司都事華君之子幼武既介予友陳君謙求銘其大父府君之墓尋復以書來曰先君之歿三十有五年而冢上之石未有刻文今方改卜奉遷不有以識之懼歲月寖久後人不知此穴之變易或至于湮沒曩者幸獲私于執事而託吾祖之不朽誠不敢他屬也是用有請而不嫌其瀆惟乞矜而畀之銘予衰年多感不欲銘其父又銘其子而陳君歷援前賢銘人父子者為比不容卒辭君諱楚傑一名鉉字子舉其先自汴徙

常之無錫曾大父諱銓宋將仕郎大父諱友聞仕
皇朝為無錫州稅務提領父諱璞以入粟賑荒當補官辭不受
辟用薦者特授進義校尉晉寧冀寧等處打捕屯田都總管府
總管又辭不拜予所為作銘者也母王氏君自為兒時即不凡
既長慷慨尚氣節處事剛果明決一無所撓意所欲往人莫能
回華氏故大家宗族鄉黨率務以貲相長雄君獨不肯苟狥世
好而有志以功名自奮出與達官貴人相酬酢未嘗以少且賤
自處有所退縮見者無不器重之君大父亦欲成其志俾北遊
京師君即日具舟戒徑行去其家數千里無少顧戀至京師未
幾以才受知于月者罕脫脫罕而咒使因共推轂得備宿衛掌
真也剌思司徒時為都功德使尤見禮遇　奏授使司都事
至大某年某月也　朝廷之制由布衣進用者散階下所居

官二等都事官七品當冠以八品文階而銓曹靳弗與近臣有
欲為之請而弗果言君亦不以為嫌都功德使所掌祝釐禱祠
皆　朝廷重事每入對
上前都事輒執筆以從書其奏目及所得　聖語雖在庶僚
而日近　清光士林中以為榮居亡何俄患體熱而欬李梁
公領太醫亦雅知君屬其院官親為診視治療後三日病良已
還白梁公言其病已去者七分餘三分則其一猶可為其二使
盧扁復生亦無如之何也已宜聽其還歸君于是謁告就醫江
南抵家接親舊相問勞如平時殊無所苦居五閱月而病再作
氣逆臚脹遂以皇慶元年九月八日卒于家得年二十有六夫
人陳氏誓不他適而保其遺孤後二十年有司乃以上聞而表
其門閭名之旌節里子男二人即幼武時甫六歲陳夫人念嗣

續之重在其一身撫育訓誨甚至幼武亦不敢恃愛而縱弛恒
以其期望者思無負所託託能有立至于成人女二人壻曰鄭
彰周德遠孫男四人女三人始君以其卒之月某日塟于所居
梅里之冷村而君之弟鐸鈺及妹前後相繼死並居一垣內塟
位不與禮合陰陽家尤以為忌至是乃得善地于其西北若干
里羅村之原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改塟焉予觀士之有其才
有其志而不有命泯滅無聞者多矣君雖未壯而卒弗克究于
設施而化行于其家靡他之節無愧前古引而勿替嗣世有人
皆庶幾光久而彌著尚何憾乎予不及識君而陳君之言可徵
不誣銘諸石章歷以慰君子衆下云爾銘曰
君先亦人後乃提或仕弗顯或弗仕達君有作承委祉生逢盛
時又才美君家系出宋公子孰無望公復其始入通朝籍何壯

偉以疾賜告遽不起三年一飛未渠已標揭甫陳壁乃毀既塟
而遷無遠禮君其永寧光後嗣揚君英聲垂千祀為之銘者太
史氏

奉議軍民安撫司文昌縣尹王君墓誌銘

君諱文錫字勝達姓王氏撫之臨川人宋丞相荊國文公安石
之弟太子右贊善大夫安上承奉郎贈朝散大夫游有子曰右
朝散大夫直秘閣棣藝其母劉氏于郡城東百里鍾山之下山
旁有池曰上池心甚樂之嘗曰昔荊國塟先太師楚公于金陵
之鍾山因卜居其處今吾觀墓所在山名適同吾其老于此乎
遂築別墅揭其子瑀而居焉瑀官石城尉自瑀而下六世皆不
顯七世孫曰元亨自党擧君之曾大父也為人素厚重歲飢出
粟取直與衆人無異而陰以鐵買粟中與之其好善而不欲近

名如此大父曰天經有陰德父曰慶來少從潞安令曾公子良遊以材畧自負江南新附群盜竊發里中大家多為所剽刦郡委以招捕不旬日悉剪平之及卒曾公為銘其墓母黄氏奉其姑王孝姑病嘗日夜侍盥櫛閲二十五年無少懈儒學提舉姚公雲表其墓曰孝婦而為之銘三子君最長生而警敏廿歲謁父執觀察判官徐公龍青罷而問曰為人何以自立徐公大奇之自是益自刻厲讀書為學頗出儕輩間時列郡役民為平準庫吏以不習官府事宜多致破産爭納賂祈免代役及君家君曰姑為之既而用君言定令以吏充兌庫而役不及民人以為便父病革顧三子曰年長者不足慮所憂者幼子耳君曰當竭力願無以為念後卒訓撫之為善士兄弟同室而居事母盡禮初度集客不遠數百里母喪弔者數郡畢至林氏姊早寡作屋居之而以女妻其孤甥初君之曾大父作義塾號明珠書院部使者聞而嘉之得其所著六義約說俾郡守上于省部而以君為瑞之高安縣學教諭遷吉安之龍溪書院山長吉號多士教官殊不易為君至士論翕服以累考上詮部借授廣之南海縣黄鼎嘗迎於到官兩月盜起鄰境奉帥閫檄率弓兵民義從海直抵其巢穴盜聞君來相顧曰王巡檢不貪且能撫治不可與抗羅拜于海島而去未幾海北盜起帥閫檄君部軍糧數千石或謂君海不測盍以計免君毅然曰食其祿安敢忘其事乎即日遂行三日至金星灘雲霧晝晦風濤大作舟多漂散從者皆泣下君語之曰毋懼今日之事國事也海神享 國家之祀典祀其不相國家之戎事乎為詩投之風即止諸舟亦來集人以為異比至海北而大軍移屯海南又令以糧往赴之踰月而

還分省官獎其勞欲用為帥 掾辭不就歸構新居扁其樓以海嶠曰吾于海上艱險備嘗之矣幸而少休可遂忘之耶尋調欽州儒學教授學廩素薄君為之規措而教養之具得無乏絕除乾寧軍民安撫司文昌縣尹階將仕郎就銓故海南之瓊管道險且多盜或謂君可無行君不答奮然就道在官歲餘令行禁止日以無事慨然曰吾冒瘴癘涉鯨波而從事于斯者無他庶幾效一日之忠爾今老矣雖久何為即解印綬去父老遮留不得既行而道病至家乃愈飲啖步趍如五六十歲人日與親朋酌酒賦詩嘯歌為樂凡七年而終至正六年閏十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有七娶李氏子男三人長宗震吉安路儒學教授次叔未仕次佐用君蔭當補官未命女四人長適林明次適劉晉川安森皆前卒次適夏元英孫男六人女五人曾孫男三人女四人宗震等既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君柩葬于饒州安仁縣某鄉方塘之原前期俾佐奉曾君堅之狀來謁銘狀稱君平居議論蓋主于建功業光宗族慷慨卓立無柔懦趨避之態年已六十氣不少衰有馬援班超之風焉予弱不自振未老納祿歸家 君復出見以終年餘力無所可用乞身而歸方有愧于君之老而益壯安能以材騎氣爲出奇語揭英光乎焉以佐不遠千里踰江湖而來序而銘之始以慰其孝思云爾銘曰

遠矣王氏起于臨川保其世業與時周旋君材則豐又充有志不畀其官舉職鳴事迺予初服肇正師模有命自天製邑海隅嗚戚以趨老而壯益一日之忠無忘報上虛舟不繫勇退急流某所某水窮歲優游方塘之原石堅土厚銘昭其藏式示永久

承務郎建德路建德縣尹徐君墓誌銘

君諱圻之字聖與其先家于汴七世祖儆言宋右科進士轉官武功大夫惠州刺史宣和間金人犯邊差知晉寧軍主管嵐石路安撫司公事力戰而死贈彰化軍節度使賜謚忠壯建炎南度子孫自汴徙衢更以文 自見曾大父致明大父德英俱未及仕而殁父環起進士為修職郎揚州司戶參軍母沈氏君幼知學迨長善屬文 國朝既一宇內治具甫新未遑以科舉取士杜門自守餘二十年時方尚文法吏事郡長二有愛其材敏者挽使仕簿書大德壬寅始起浙東憲府辟為書吏累遷浙西江東十年之間徧歷三道所至以廉介自將贊其使者務持大體遇事一決于理不為苛刻以扶摘細微人稱為平其在浙西歲凶大侵被行臺檄分賑湖松江西郡設策以勸分豪民閉遏不奉命者懲艾以法不數日得米數萬斛不足則發官倉以繼之事訖乃聞臺府嘉其得權宜而不責其為專擅所活以萬數用累考上名中書皇慶癸丑授將仕郎温州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庫管勾疏剔姦欺小大庶政寬猛緣理會使節按臨其從吏乃君故所識挾持契分通殷勤覬為其聚財君正色拒之其人深以為憾假僉鹽丁事嗾郡吏巧為罪緣構陷以快其忿君不自明引咎誣伏事聞于臺俾御史覆按無驗劾罷其人而事竟白延祐戊午調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仁和場鹽司管勾亭戶多强狡不受要束姦民又習為私販犯法者眾君不事于威刑惟以理化之其風乃變歲課既登平民亦免株連之患公私咸以為便泰定甲子遷將仕郎延平路將樂縣主簿所掌獄之重囚數十旦夕檢視其飲食醫藥戒獄卒不得擾虐之而尹素貪暴恣加法外之刑因聞君詣郡府白盡反

狀校殺尹而逃既訊執詣曰吾徒罪極無復望生苦尹之酷不得已死而啓倖生之心然恐為主簿累故候其出而後發聞者無不太息為居二歲錢告然有歸志曰吾年垂七衰諸子亦已見者頭角君姑歸侍吾老乎即日引年請納祿而去遂以承務郎建德路建德縣尹致仕命下而卒天曆己巳正月二十有七日也享年七十有四臨殁神氣不亂却藥謝醫脩然而逝娶王氏子男三人長君孫以茂異補儒學官今為承事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曹娥場鹽司令次任由翰林書寫授從仕郎澧州路安鄉縣尹次孺杭州路錢塘縣尉女三人長適前進士承直郎潮州路總管府知事孔壽先聖五十三代孫也次適汪應辰次適陳兄祖密同郡官族孫男十人女五人君早失怙恃奉兄姊甚恭外姑長居嫠子君以壻事之五十年如一日後以九十之壽終君斂之以禮不遠千里護柩而歸葬時別為位祭焉君子用舍行藏未嘗介達為計哉居家不殖資產惟篤于教子舍旁種竹數百个號曰竹所左圖右書焚香宴坐客至則與之徜徉于其間優游以卒歲長孫等既卜宅兆于某縣某鄉某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大事後二十年任從子在史館乃以銘為請予不敢以衰朽固辭銘曰

藏器于身所待者時觀其會通與時推移亦既有遇不敢顯仕一命而上皆可行志位則不顯績用孔多其止時止鼓缶而歌昭慶嗣人克見其進援私華余交叔並舊積善有報雖必者天夫鄉胡為竪得其全惟源之長其流乃遠昭以銘詩樹以碑板

承直郎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氏諱奎字宿之其先台州人君始從家慶元而占籍焉

曾大父諱某父諱崇義贈承事郎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母某氏贈宜人君初以才見推擇爲吏于郡府又以廉能見容舉爲浙東西福建三道憲司書吏凡歷四考乃赴吏部銓授將仕佐郎婺州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庫管勾浙東帥閫辟爲令史調將仕郎建德路總管府知事陞承事郎延平路總管府經歷引年告老遂以承直郎慶元路總管府判官致仕君六歲而孤事母孝每以早失所怙弗獲承顏而祿不及養爲歎居常忽忽不樂既擢官七品用例推恩乃詢諸宗屬在鄉行而高年者圖其像命工以圖之而加以命服如其官秩歲時祭享以伸如在之誠焉嘗卜地爲樂丘虛其中穴以藏父母之衣冠命諸子他日以己祔其旁君之致孝于親無所不用其情如此君素嚴憚家務內助一無所問愛其子而能教之性端慤不

輕喜怒議論依于寬厚不以詐爲直待人以和而無崖岸明白坦夷終始如一亦無不心服焉君居憲幕佐其使者贊之以靜不事矯激沽名爲郡僚彌縫闕失必盡其誠民被惠尤深廉慎自持奉己甚嗇宦遊跋涉五十寒暑南極北徼備歷其勞晚乃得謝而歸然其天年出處之際可以無憾矣君生于宋寶祐元年十月六日卒于今元統二年四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二娶周氏封宜人子男三人長某承直郎嘉興路同知崇德州事次明俊次明德太常禮儀院某署太祝明俊明德皆周宜人所出也女二人長適陳德泉次早卒孫男七人女九人諸孫遵治命以至元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奉君柩葬于鄞縣西史山莊之原即君所自卜也予昔納交于君最久君與予別十有七年而殁又十有七年而予與明德相見于京師明德踵予門而言曰先人之葬迨今無銘者蓋未有所屬也知先人莫予若敢請予不得辭銘曰

嗚呼王君處爲孝子出爲廉吏人無間言官無乏事不求赫赫之名以衆耀于一時時止則止優游卒歲餘慶實多宜有聞于來翮

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致仕道家奴嘉議公墓誌銘

公諱道家奴蒙古人父闊端母不顏忽都公生有美質異于常兒至元十四年甫十歲即入見

世祖皇帝愛其謹厚留備宿衛尋用爲 御位下必闍赤以材智見稱從軍閩越王乃鎮撫兵東鄙 上親行天討公從扈乘輿冒矢石而前抵黑龍江戰數有功未幾復扈駕親征海都凱旋已久而賞典未行公謙退不伐還就宿衛之列絕口不自

言元貞元年中尚卿也里失班兗魯等以功狀聞于

成宗皇帝有旨特授從仕郎資成庫副使大德三年遷承事郎左藏庫副使七年遷承務郎右藏庫大使至大元年 制授承直郎左藏庫提點皇慶元年陞奉直大夫出爲大同路朔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至治元年轉朝列大夫入爲典賜署令泰定四年仍舊階同知晉寧路總管府事

今上皇帝元統元年轉中順大夫同知道州路總管府事公在官廉介勤其職出納惟允治民多惠愛不自表暴以爲名而所至政聲藉甚部使者數薦進之未及名用遽引年請納祿以嘉議大夫真定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致仕居歲餘遂不起公生于前至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後至元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二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京城文明門外東石

村之原公夫人曰奴倫氏次當兒次滿堂子男一人曰世顏女三人適阿達罕拜住宣徽院判官七十堅孫男三人曰阿牙赤曰觀音奴曰太帖木兒女一人曾孫男二人先是公既辭事世顏用公廕爲承務郎同知汾州事遷承直郎諸路寳鈔提舉後公八年卒至正七年十月十二日也得年僅五十有二以其年十二月某日祔葬公墓之左阿牙赤蓋提舉君長子子公爲適孫以冢上之石未有刻文請于翰林學士承旨岳柱榮祿公偰溍爲之銘溍幸獲執筆從榮祿公之後誼不得辭矧嘗累朽無贊揚萬一姑以誌其歲月云爾銘曰

人材之生必于昌時公以弱齡昭受
主知入持文墨出優行事功成不居趾于自進　天監在下
曹莫逞遑試以劇賦無適不宜既時民瘝蠱殘朝著乃遑引年
納祿而去公則逝矣高風凜然亦既有子胡嗇不年尚其蔭孫
引而不替謁辭圖堅式吉來裔

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致仕蔣府君墓誌銘

君諱宴字昌南姓蔣氏先成都人也高大父原登宋元豐進士第知汝陽縣因家新息曾大父誠大父椿父庚贈從仕郎杭州路臨安縣尹母王氏追封宜人君生質穎敏劬書力學性至孝婺歲嘗爲童子師講授邑里以供菽水之勞承顏奉養惟謹如也至元丁亥江淮行省以儒辟君爲吏兩浙轉運司兩浙鹽鈔教浩繁歲調官分辦文書需干爲奸莫之能防君爲上其狀於中書請刻分司印四降而用之大德間鹽法失治諸吏繫于獄屬君籌畫君以善利導人不迫不擾而事已集上官優禮焉考滿調温之平陽州判官其俗囂訟君惟守律令吏不得欺每治死獄必反覆究其情而求活之比歲丁未杭州大飢江浙行省檄君賑之民賴以生者不可勝數未幾再調松江府又請降八品知事印令所用者是也廟學壞重修之禮樂器悉完之其後復長平陽州慎予陽人聞君來爭趨迎百里外州之鹽課無藝累貸民君爲視民田多寡以定其賦委里正掌之民利其便學舍爲海潮嚙廢歲久弗治君以儒者田計畝勸諭遂以更完士譽其美爲刻石紀焉天曆戊辰請還　中書論當黃衰一郡吏部以秩少　奏授湖州路安吉縣務稅課大使居已二年于是君亦老矣告老以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致仕卜居錢塘湖上一時名公如鄭城周馳錢塘仇遠南陽鄧文原臨海陳恕可皆與君爲忘交友衰年山水飲酒賦以遂其志因自號曰竹齋先生況毅未嘗妄言笑經學用舍一無所動其心所居蓬底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家無餘貲處之裕如也教子弟嚴與朋友信藝親故之不能葬者四人嫁外氏兄姨孫遺女三人以後至元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娶錢氏夏氏封宜人先九年卒子二人曰宏由君廕補官今爲某官曰完掌水庸田司書吏孫一人士權興化路儒學正其年四月八日與宜人合葬錢塘縣履泰鄉佛嶺塢口之原葬後八年宏等涉濤江走金華山中持翰林編修官陳君繹曾狀請銘嗚呼若君之爲其可不謂之賢乎哉溍嘗觀世之爲吏者操刀筆要利以肥其身以厚其子孫君一佐轉運三爲劇郡僚而其子孫欿然守貧家若未嘗仕者其子爲人之賢不肖可知也銘曰

廉以潔其身曾不如世之人以豐盈貪以污其身曾不如君以儒行成吁嗟乎君是以爲太史之銘

屏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剡有隱君子曰王君諱珍字汝圭至正十三年二月十三日以疾卒葬之二年其內弟前進士諸暨州判官許君汝霖為狀其行代致其諸孫之言來請銘按王氏出姬姓晉室之東始興文獻公為時重望十二世孫綝綝五世孫璵璵孫搏皆為唐相其起時璵五世孫承慶始避地來剡其孫准遂定居剡之東林世以儒為業在宋時貢于鄉繼于成均者踵相躡迨君之曾大父廷皎大父洪父貴之皆潛晦弗仕世為孝友闢家塾以教諸子族人故鄉里莫不稱王氏為望宗焉君幼穎悟能博記下筆不凡師先生奇之謂其大父曰此兒佳器當以有成君受教于大父能自奮為文敏捷以氣為主同輩推服會 國家科舉法行君出試有司輒不合慨然曰名宦之競孰若巖穴之適乎遂絕意仕進擇所居靜僻隙地面山築堂題曰屏山因以自號內翰吳公為書之堂左為齋貯書萬餘卷而日訓迪圍以竹樹深秀蔚然讀者之居焉君每旦上堂候溫清甘旨退則坐齋中閱經史盡乃已生產家事悉任奴隸井井有條序嘗曰理家猶理國失其術則綱目紊矣凡弟無閒言族姓倚恩處之如一家群從勤學者獎掖之遠者資助之皆冀其成諸子稍長為聘名師同里諸邑聞風爭來就學君喜曰此吾之所以報夫人者耶遠道朋友時節必來會君為具款延相與講論義理古今人物賢否政治得失倡和為樂而不肯無親若至不敢安其境其為人人所愛畏如此性尤好施與樂周人之急遇歲饑大爵使諸子賑飢者察以粟賑之且戒勿令人知以小惠干譽非我志也東林七友規建精舍為肄業之所而力有不足將捐貲割田助成之聞于官已書既頒以圖久永忽感異疾遺志以授君子惜之享年五十有九方無恙時樂清閑林丘之勝預為壽藏及疾革勅諸子曰吾平生不信僧道死現我且死切以此為我累一遵士禮治喪事汝曹能以詩書取家不墜先業吾死且瞑目矣語畢而逝諸孫以卒之歲五月十八日奉柩以葬治命也君娶章氏有淑德居為義事贊助居多子男三人可大直大方大孫男六人中心如心宅心恪心全心俊心知一人所為詩有雙清藁若干卷君貌器沉重寡言笑貌服閑雅望之如世外人而明智足以察微撫善於應變其才蓋可用於世者顧乃推志韜晦而知足尤其所以自處則亦何憾而知君者則不能不為深惜焉嗚呼為善其行理固有道之君子何以尚之是宜為銘銘曰

皇天降才豈嗇不齊才與豈矣時或莫為倚處士君生逢明時又有其才孔元孔宜胡不顯庸乃退弗施乃韜其光乃閟其輝不斁以充不施以畢惟樂此全素履坦夷有德以發子孫之昌後欲知君出斯銘章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墓誌銘

嘉議大夫武昌路總管府致仕張公墓誌銘

故嘉議大夫武昌路總管致仕晉寧張公以重紀至元之元年六月九日終于里第壽七十有八某年某月某日葬臨汾縣七里之原公之子九成以公嗣子九思所次行狀來言于溍曰九成之先晉世家有仕祿而局于時與位弗克大顯者我先君豊達顯榮乃以材自致歷中外餘五十年以不自表現溍持文决疑贊謀議未嘗出以語人布宣德化惠施黎元有陰被其賜而不知者事之可見僅僅一二而休聲美譽形于篇詠者且它旨未有刻焉以昭示來葉寧為我序而銘之按狀所述公諱榮字顯卿姓張氏世為晉寧人祖諱林仕金季積戰多至萬戶戍葛嶺塞引兵援蔡州軍敗見執伏節而死父諒義入皇朝任汀州路武平縣尹公既貴累贈其祖亞中大夫同知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侯祖妣楊氏以謝氏李氏以封俱為清河郡夫人公少嗜書能通其大義尤習于　國家故事既仕有志以功業自樹年踰弱冠入福建平海等處行中書省為令史由福建遷湖廣從其省官征兩江叛蠻有功攷承事郎本省檢校官事有未當必鉤摭而釐正之丁外艱用御史中丞魏公初薦起復承務郎左右司都事紀綱列曹事無不舉轉承直郎出為寧國路宣城縣尹大江以南宣城為號繁劇戶籍田賦視他邑皆數倍人多憚其不易為公盡心於職勵剔其蠹弊而撫摩其凋瘵民有殺其兄子而詭言死于溺者官為案驗月不得公始至閱其牘曰此必叔殺之而妻與其謀訊之果伏乃叔報其妻且利其財而殺之也人以為神明歲饑大侵道殣相望連數百里公振廩勸分境內獨無害者又甚相傳為口實部使者舉公在事備又舉公治行為諸邑最臺府亦交章論薦之擢朝列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綱治庶務多所裨益敘南山僚作亂伏誅惡民多以詿誤當坐公驗其辭而探得其情免死者若干人召入除中憲大夫知行樞院事俄歸國矣　上方勵精為治思得良二千石俾撫其民乃擢公以行拜亞中大夫信州路總管公因其俗而理之政尚寬平而遇事知所回護有勢家子謂屬邑令丞脫其為奸利其政執何公一繩之法令以罪其吏民服而歸望部使者言公材任繁要不宜久淹外服未報而公遽投檻引去誥行武昌之命公既納綬而歸放情物外悠然自適凡若干年而卒娶段氏前卒蕭氏亦以贈若封俱為清河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九瑞早卒次九思用公恩補官今為承務郎泰州知州事次九達次即九成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書吏次九皋女二人長適刁氏次適某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公仕二品宜謚于奉常立傳于太史其可托以不朽者不專于銘然是以來封樹志陵谷孝子仁人之用心不容已也乃銘曰

賢公之先奮于代功耐世而顯載曄民庸厥猷未光當不有俟公克承之以有顯仕乃選其材乃陞都司乃踐朝著出東郡麾尚書交馳章洋半閒鴻斷于途盤桓不進惰然遠引退乎高風眠壽而康遂以考終公之所植思感衆備泰山蒙芒存乎錄序

綿綿厥緒則熾而昌惟德之符久而彌彰矢辭鑱石昭揭墓道
俟公千年不尚有考

奉議大夫餘姚州知州致仕范公墓誌銘

公諱文忠字煥章姓范氏七世而上皆家于姑蘇宋之中葉避
地東徙故今為慶元之定海人曾祖公捷迪功郎監清泉鹽場
祖仲宏太學生父泰之入 皇朝以公貴贈承務郎嘉興路
同知崇德州事母俞氏黃氏並贈恭人公黃氏出也幼失所怙
兄弟十二人又俱早夭與妹相依以生母氏撫育備至稍長入
則就學出則膺門戶事天性純篤事母能盡子道妹先于公五
年而逝躬治其喪靡所弗周從父兩錫隱居授徒公嘗受業焉
其歿也三子相繼而亡為卜善地以葬教其遺孤至于成人而
授之以室遺其遺女五人皆歸于名門有扶闔帥之勢謀陞三
湖為田府人以肥己者眾莫敢言公獨奮然以陳于省臺而湖
得不廢人蒙其利大德十一年民飢為盜海瀕迤邐為害尤甚
公手縛其渠魁十有四歸于有司論賞寘伏閭里怙狀功狀已
上而未報俄有母憂服除中書乃以賞典 奏用公為慈溪
縣尉館巡檢至大四年也公始至即捐私錢購民地立官署申
明法令而去其煩苛無賴之徒冒鹽禁以陷良民者為之屏息
有盜殺一僧而取其衣盡之皆以去山蹊幽阻盜無迹可尋公
設計捕得之人以為神陞主嚴之鈦縣簿同僚及郡邑官屬多
以賄敗公獨無所預以材取知憲府有疑事輒諉焉遷主吉安
之廬陵縣簿廬陵習俗譁健喜爭訟號難治縣民蕭甲與其子
殺人以誣怨家劉乙公親往檢視而窮究其獄遂實役人者于
法而藉其家受誣者以免豪右無不讋服先是被郡檄市紅藍
于江陵者半高其估而利其時議公承命而往痛絶前弊平給
其直之外得羨錢猶六萬餘緡悉還于官以廉能見稱于時調
平江之吳江州判官郡守患賦役之不均專屬以推收事公謂
是不可欲速必同輸粮之日吏胥咸在而拘檢之乃謂得其實
後乃如其言而賦役以平嘉定知州管泳祖詣中書訐郡守端
災田多處賦皆指公為黨者臺被 上旨鞫問公先眾人力為
辯白得直而泳祖竟以誣罔坐禁錮桐里巡檢獲竊盜十有人
斥賊伏送州公察其冤而釋之後果得真盜人乃服其明先是
縣置通神祠遇蜀婁氏降生之日四方之人往往至香致議富
商大賈因人所聚以為市行省徵公推其征稅時
朝廷方重迎奉之事以貿王者賦少公既一無所私課入反加
于前服延平之沙縣尹下車未幾造義倉以備凶荒築社壇以
營行役崇儒學以興禮讓縣章羅先生之裔孫受廛邑下建書
院以奉祀事公欣然如其請而助成之士莫不知勸公在官四
載以年登七袠禮當納祿投牒竟去有識之士共歎其賢至家
甫一歲忽感微疾戒諸子曰吾仕而未顯幸不墜先人之遺訓
汝輩亦宜深體吾意吾所以名吾亭曰存耕者可不念哉既而
郡乘鄉醫見之明日而化至正五年八月十一日也享年七十
有一階止承務郎六年夏有制授奉議大夫餘姚州知州
致仕而公不及拜矣娶翁氏封恭人次沈氏高氏子男九人長
一民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檢校書吏次性善元善遵善止善擇
善復善師善慶善淵未仕女三人適沈德純桑存善楊伯生孫
男四人女四人一民等既遵治命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柩葬于
某鄉范谷先塋之側且以公妹婿沈與道之狀來謁請銘按狀

所述公之治行多令人所難能雖所試者小未足盡展其施然進退之際始卒無疵備福考終可以無憾是宜得銘乃序而銘之銘曰

芘望于吳自文正公支于海邦仕弗顯融積久必發逮于公躬取彼山渠克有寓功乃著官簿乃疇民庸禮進義退退焉高風有隕自天命秩則隆不居其有尚飭乎故蕃蕃子孫餘慶所鍾式徵罔承保茲丘封

江浙官醫提舉張公墓誌銘

故成全郎江浙等處官醫提舉張公諱去非發之東陽人世祖亮興宋政和中舉八行賜號沖素處士曰志行皆實兄弟行從葬縣南乘驄鄉木插嶺荷塘西原子孫因家于荊南又徙潤以修德尚義為鄉善士母項氏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少警敏有大志既冠而隱于醫其為術深超精詣精驗如神然不專于為人已疾尤善太素脈言人吉貴賤壽夭窮通奇中公自號貫堂人罕用為其所稱而直以藝配其姓稱之曰張太素云至元二十十有六年大盜竊發于鄞郡蹂踐縣境尚書左丞史公弼宣慰制東督諸軍討捕之一夕氣填膺逆上結塞脹滿寢食俱廢公投以匕劑立愈因留置幕下及移屯永康婚雲皆預在行府卒道病與藥輒効事平計功行賞當得官公謝非其本志不就乃署公本郡官醫提領史公入

朝或詢以江南名醫必首及公且貽書招致之大德五年公至京師而史公由僉樞拜平章政事行省江西後二年召還樞庭見公甚喜 陛對亟薦公于

上李叔丞相時領太醫奏用公為尚醫奉御食五品祿明年扈從上京阿忽都楚王疾劇有

旨命公往視之王既平復入謝

上嘉獎焉又明年王被命出朔迴次和寧王孫明安帖木兒有奇疾衆醫莫知所為遣府僚孫司馬者諮問請假公以來公以體氣漸衰不任遠役懇辭 上再三勉

諭出尚方襲衣重裘安車善馬賫之以行仍勅有司厚贍其家公至施之鍼焫投之湯液閱月而疾良已王為之封羊刑馬大會宗戚餞公南還且遺以交鈔五千緡白金百兩內溷者張哥司徒復言于

上及

東朝加賜交鈔五千緡文綺四端以旌之由是聲聲動朝野太醫剡上其名于中書以閩攫江西等處官醫提舉階成全郎某年也公通家上冢即抵官下居三歲職事修舉省臺交譽之以秩滿去官僚屬皆江拜而別公性溫厚家食之日待鄉鄰有恩意以疾來告者赴其急無難色方將優游于一丘一壑以怡神引年而江浙之命下矣到官數月

俄拂衣而歸焉以天曆元年三月二十有四日卒于家享年八十有三惠至元某年某月某日葬荊浦之北原其元配何氏也室焉氏皆前卒至是合祔焉子男二人長安道何氏出次子杭州路醫學教授次至道馬氏出前昌國州醫學教授俱能襲父業以醫名女一人適應某孫男六人女二人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公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刻于是至道以狀來取文為銘且曰先人在京師時志道與先兄留治家事凡先人所施從與治療之曲所言人禍福之徵應皆莫能知其詳所可知者僅若是而止先兄因起銓闢參知政事張公某公言昔若尚少求而父切脈即知吾後當居政路不自意忝竊至此而父可謂精于其術者也今豈可復得哉由公之言而推其所不及知闕軼固多矣獨先人自序太素脈訣出于蜀之青城山王卧仙翁而

歙人張子元子發書校其書傳至揚上善而予得之始奏請以
行于世其端緒之相承可概見也昔劉歆序七畧醫經之言人
血脉經絡陰陽表裏者黄帝扁鵲白氏內外經及旁篇七家而
已蓋太素之書猶秘而未出故無得而述焉厲備者公所序于
銘文之首庶史官傳方伎者有考云爾銘曰
太素之學古有別傳卓哉張公窮幽極玄爰取諸身以知來物
活人之功抑其仁術
帝謂斯人醫師之良畀以 制書歸榮故鄉蟠然勇退返于
終命前知孔竹須受其正公目遠矣公書具存啓發明徵在爾
子孫詔之訂實推述原委為諸石章用裨信史

江浙官醫提舉葛公墓誌銘

公諱應雷字震父世為平江人其先仕宋事而未顯從義郎思
某于公為大父進義校尉從祥于公為父公少從李父某受周
禮為舉子業 國朝取宋儒屋事屛公無仕進意若將終身
焉初進義府君業醫而于九流百家靡所不通尤工于醫公既
不得以文學自見退而取家庭所閱盡探素問諸書之説研窮
精覈見世之古醫者無方拘論而莫究其源委多與古法背馳
于是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藏六府
之虛實以合經絡血氣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其處
方劑施砭焫率與他醫異以此名動一時浙西提刑按察司判
官李公某中州名醫也嘗自診視其父疾復以詢決于公聞公
言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何以有此耶則盡出所藏劉守真張
潔古之書與公討論所見無不脗合江南言劉張之學自兹始
公所著書大旨以為醫當視時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
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飢饉相
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
年醫皆大抵務守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
失在不知通其變也書凡二十卷名之曰醫學會同摘古語爲
其辭曰恒蓋用術貴于變通而立志則不可無恒也四方士大
夫聞公名奔帶馬迎致之無虛日延譽益廣大德十年用薦者
補平江路醫學教授治廟宇闢土田毅育其弟子員後多為良
醫尋用省臺交舉擢江浙處官醫副提舉遂為其提舉階自醫
愈郎陞成全郎時延祐五年也公前後在官十年其學大行于
東南至治二年丁母憂而歸居喪過于哀毀如不欲生竟以三
年春正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六十娶盧氏宋某官鉞之孫女
子男二人長震孫先五年卒次乾孫女一人適胡既矩亦已卒
孫男四人公貞景和彝臧景明達外嚴而內寬事親孝而友愛
其弟和鄉都有急極救之如恐不及人以長者稱焉乾孫既以泰
定元年春三月二十八日奉柩葬于吳縣志德鄉望野塘先塋
之次後十有三年始以故宋進士顧先生堯堪所為公行狀屬
予為之銘予觀前史傳扁鵲倉公華佗皆歷言其已試之效先
生狀公行皆畧而若但論次其所以為術之本可謂善序事者
也是用悉取而條陳之雖寓迹方技而未嘗廢詩禮之傳遭時
承平復以經術網羅天下之士獨周禮為無所用乃俾乾孫學
為詩以應有司之求乾孫蔚子學而敏于文庶幾能成公之初
志者銘曰
猗葛公抱一經訖不試以術鳴
帝有命公是膺樂其職不近名尚有子嗣儒英聲

聖時伏以興幽茂思耀泉扃發其兆在茲銘

朝列大夫杭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范君墓誌銘

府君諱景文字焕卿姓范氏其先京兆藍田人高祖諱邦實金大安中進士歷官同知節度使兼邢州觀察使叔子正議大夫吏部郎中入國朝徙居真定以儒占籍曾祖諱元泰從仕郎解州判官妣張氏封宜人祖諱天祐汀州路總管府經歷贈奉議大夫真定路趙州知州驍騎尉追封元氏縣子妣李氏封元氏縣君考諱忠朝請大夫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妣白氏樞密院判官某之孫女封高平郡太君府君生長宦家多所見聞而有志于學人知為遠大之器至大戊申集賢以茂材異等薦于中書署真定路儒學正未赴皇慶壬子辟廉訪司掌書司官分按嘉興建德鎮靜不苛而風采凜然府君之裨益居多延祐乙卯入江南行御史臺為察院書吏臺官有貪恣不法者衆皆側目而莫敢言府君獨奮不顧白于御史大夫明數其罪劾而去之同列咸嘆憚焉從御史分巡湖廣黜罷長之狥私毀政者一人郡縣長吏之貪虐者悉望風解印綬去所至宣布教條更新與政御史賴其贊助交章舉之已未行宣政院辟充令史錢塘西大寺因爭地致訟有司莫能直事聞于朝遣宣政院狗兒參議公淮治焉府君為之具其始末而辯其是事遂決用參議公薦入為宣政院掾史至治壬戌歲授將仕郎杭州路臨安縣主簿行中書省奏詔擢廉幹官分督未絶節府君首膺是選至江東定期限之遠近而責其稽遣量事情之輕重而求其平先民無不畏服既還復俾監辦杭城税課前二閱月補其元虧一十餘萬緡增羨十有餘萬緡丞相脫歡剌罕公嘉其能泰定甲子辟充本省掾史尋陞提控天歷己巳還從仕郎松江府知事春省檄監收秋糧且俾監裝海運積出餘糧若干石用參知政事胡公薦擢承事郎江西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未上本省辟充掾史尋陞提控御史刷磨諸曹案牘無可稽檢知出于府君興聞院御史交章舉之至元戊寅除承直郎平江路總管府推官平江劇郡多大家素號難治屬州豪民有挾平人為盜累賂官吏而抵其罪者事覺為物色得其真盜而賂者以府君治尚嚴明而本于仁恕平心易氣察辭獨理凡所剖決悉得其情由是獄無冤滯見謂稱職至正壬午遷承德郎湖州路總管府推官引疾祈閑遂以朝列大夫杭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癸未十月二十四日竟以疾卒于平江寓舍享年五十有九真定先塋遠在數千里外自曾祖以下俱葬于平江路長洲縣武丘鄉白蓮涇之北原諸孤以是年十二月廿八日奉府君柩祔葬焉君持身廉介不妄取予而撫宗族孤幼助其婚嫁一無所靳有詩文若干卷曰覆瓿集當代名公序其篇首咸稱許焉娶李氏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公琇從仕郎衢州錄事次公羽慶元總管府吏女五人長適曹州曹楙祖次適懷慶錄事宣德劉大用次適亮邑縣尉衛輝田東仁次早卒次適東廉訪司書吏衛平牛師光孫男七人女三人府君墓已久公琇以銘求屢謹狀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天之降材必于名門用而不匱如水有源府君之先世有仕稱建茲五業是似是續直道而行蹇蹇匪躬圓而不折綽有父風還迴外服隨牒平進名曹劇職恢恢尋又小識之致泰山豪芒未老而傳委其淪亡家聲不墜由子克肖將爾來昆是則是傚

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既卒且葬三十有六年而冢上之石未有刻辭公之孫亨貞皆嘗從予遊及予承乏居國學又適在弟子列而亨取上京鄉薦第一予所與聞也然斯文之雅故將其父命以隱君晟戚之狀來揭銘按狀諱進字仲興其先燕人祖曰德父曰榮祖當金之季始去燕居雲中脩邊弗擢而獨稍出其藝以自見被選

憲宗于和林錫金符長其同列六十人以備宿衛

世祖建國開平驛致其家屬因占籍焉公生而穎異氣貌甚偉孝友出于天性與人交以信有士君子之風至元二十五年

世祖選用世勞以為金銀器盒提舉久次當改改調而寮中興以易公大德三年官將仕郎八年官承事郎凡再陟其階俾

居舊職十一年乃遷奉訓大夫諸路金玉人匠府副總管秩以至大四年陞奉議大夫同知府事公服勤三紀每制器以進無不稱旨賞賚優渥不可勝計仍特為降璽書存護其家實異恩也至于裁抑奇巧崇尚質素又未嘗不寓皷藝以諫之意識者賢之皇慶元年正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一

世祖之定都于燕也公慨然曰燕故吾上祖父規跳能無思乎吾歸其時矣乃卜居今京城積慶里而奉祖父暨母吳氏之柩葬城西十里樊村冰園之原公卒遂葬其塋次夫人陶氏宣德人有懿行善理其家後公二十三年卒元統二年三月二十日也其年四月四日合葬焉子男一人賢佐

仁宗欲使繼其先業特授承事郎陽山瑪瑙提舉令以累遷為行諸路金玉人匠總管積階嘉議大夫孫男三人亨以鄉貢擢第為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貞以甲子釋褐為從仕郎章佩監知事肅國子學生曾孫男二人女二人蓋金之將亡中原雲擾豪傑世族強者戕弱者傳為自全之計者或乘時崛起爭相長雄而使人莫能犯或自混于雜流而取容一時然恃其力而以暴陵人有仁心者所不忍為惟百工之事有以利用而無害于義故君子寧居為之公雖籍是有位序而恒若以為歉嘗語人曰吾家再世遭時艱虞而隱于一藝豈往而不返者耶今天下一家死生相保而吾祖父乃不及見承平之盛賫志以歿子孫識知之必有能自拔以昌吾門者矣于是陶夫人亦力贊公以教子為務嘉議公之官于金玉行府也留鎮唐久之故所知不相出臨江浙界勢分而與居與游視時告無以異從容晏語未嘗緩及其私慎重如此得于家庭者可知矣亨與貞又皆

生識時家業我豐芑之餘習而以儒起家公至是復何憾哉序而銘之庶以慰公于地下云爾銘曰

九官濟濟時若予工帝曰咨垂實先夔龍降及中古為民者四人思擇術貴德賤藝惟公父子靡適弗通出此入彼與時汙隆曰予之先家有潛德夫豈世官合庚為氏亦既有時有子有孫於用一官為維門兆兹幽墟尾箕之野列星之英後有興者

奉訓大夫武昌路諸色人匠提舉漆君墓誌銘

君姓漆氏諱榮祖字仲華古有漆氏而孔子弟子漆雕開之後亦或為漆君蓋其裔也曾大父世昌居江之瑞昌大父文興從興國之永興又從太平之當塗而占籍黃池父永成宋將仕郎君仕

皇朝歷黃池建康杭州三織染局副使稍遷武昌路造作副提舉遂為武昌路諸色人匠提舉初階進義副尉用先

男子孫改將仕佐郎累陞奉訓大夫年踰七衰輙致仕而去君少
敏于學敦行孝悌將仕君殁負土成墳松柏皆自手植與兄弟
分財均兄及弟前卒經紀其家事無遺力若未始異居者尤喜
周人之急歲飢則為發粟病則與藥死則與棺里有叢冢積久
累露為衆而化之如浮屠法鄉郡多類居官所至克修其職業
執藝事者咸精其能其在建康以貢輸詣京師者再皆蒙
恩賜眷甚厚人以為榮惜其所處非要地品級已優而增用未
顯也異時將仕君遊青山之保和菴以為莊謝公亞暉舊宅不
宜使久廢不治買田二十畝畀其徒王君又益以田四十有五
畝而祠將仕君于廡下里人雅君記之將仕君封樹在新埭去
家僅一里所君謀于兄弟割田若干畝以給歲時汎掃之返前
進士汪君記之瑞蓮生墓前方池中前進士夏君記之興國光

福禪寺雙泉寺君捐錢千二百五十緡為興葺利其徒剏置祠
宇守視塋域惟謹故集賢直學士貢公記之君嘗延羽流為將
仕君設醮事感八鶴來下述黃蘇儀因著其靈應之實今天師
張公玄教大宗師吳公序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姚文公之使江
東也愛君沈靜寡言進退閑雅為製其號曰可心其為一時鉅
公引重如此君之才雖不大見于世觀其所與而其人可知也
同里廣教寺法堂久未建君歸自武昌慨然以營造為己任闔
两寒暑而堂成用錢以緡計者若干一出于己仍施田百畝以
資他日繕葺之費住持僧德遠以瞿曇氏示現之日為堂說
法緇白四衆咸會君忽顧其子興宗曰吾事已畢將行矣明日
竟以疾不起聞者皆歎異焉君生于前至元辛未二月十一日
卒于後至元丙子四月九日得年六十有六明年丁丑八月十

日塟新埂將仕君墓之左娶史氏次索氏子男一興宗也應授
湖廣路織染局使女一嫁故相吳許公之玄孫鍇孫男一女六
其塟也興宗不遠四千里俾以狀來乞銘乃按狀所載序而銘
之銘曰
嗟君之先惟淞雎氏受業聖門而不苟仕君于所祖匪襲其迹
仕不擇祿由由自得孰過其歸年未及謝展也達生委順而化
任而能止從宜有後刻辭石章式示永久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君諱潾字謹之姓陳氏其先自婺之東陽徙台之臨海曾祖諱
夢蘭某官祖諱榮某官父諱孚入
國朝以
世祖皇帝由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授禮部郎中刺史部尚書宗

公旨使安南　陛辭賜五品服佩金符以行既至詰其世子
陳日烜以不廷之罪且却其重賚辭直而壯日烜震讋顧遣陪
臣入貢使還擢　旨拜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
上以台寀之要地命公遴選請外歷建德衢台三路總管府治中
轉嘗奉直大夫政績之詳具如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所為碑銘
母顔氏封臨海郡君待制公殁時君年甫十四執喪如成人弱
冠用薦補台州錄事判官台實鄉郡人以其年少頗難之君延
見父老訪舊情文備至或干以私輒不復與之接臨事無微不
察吏莫敢侮奸民為之斂迹乃皆歎服曰勿齋有子矣勿齋待
制公自號也秩滿遷將仕郎常州路總管府知事富家史氏築
大圩環小民田其中強委錢貸之覬予本相倂而有其田民不
肯受則因治田興之鬪毆傷其七人賂吏受賕反欲加以罪民

訟其冤君曰郡長貳名吏責之乃釋被逮者而致吏于法民間
租賦許自輸而禁圍結攬劃也豪民多冒禁而利其贏餘君申
明之則相率行賄賂假權勢迅挽焉君不為動禁之愈厲公私
咸以為便居二年以母疾棄官歸養民挽留不能止乃樹碑以
頌去思凡為碑者五其遺愛在人多矣君既抵滕下而母竟以
疾弗起居衰毀如不欲生服除猶無意于仕家食者十年調集
慶路江寧縣主簿不赴改慶元路總管府知事慶元為浙東帥
閫治所事至繁夥有自臺端來居帥座者奴視司屬人畏其氣
燄凡所謫指意多曲法以阿之君檢飭吏情使無間隙可入有
私訟則援法以對度不可屈乃為之罷其威藏郡長貳每事必
覆君而後共君于民之冤者直之吏當次補而貿然資若微其
負序而用之或來謝挼帛納曰我奉法耳非有恩于汝也郡學
有沙田在海島石衕山中土豪擅魚鹽之利歲輸緡錢八千而
恒負其半君奉憲府令徵理之盡取其錢以具祭器諸生立石
以紀焉所受主租平其斗斛而令民自操概無他官倍取及左
右侵牟之弊莫不負其餘根而去居四年擢江浙等處儒學副
提舉進階文林郎杭俗素華靡士子習于浮濫君擇衎儒有學
行者為之師以作新之省曹書佐多起于閭閻不解文義俾君
試驗君從容對曰此輩若知文義當自為士肯矯書耶業已命
試取文意不背可也稍君言而復并容者甚眾居無何感病渴
引飲動一二升閱數月病作瘍醫不能為遂移疾請納祿授承
直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致仕命下而君不及
待矣君卒于至正四年八月五日享年四十有九以九年八月
十八日葬所居太平鄉役嶺之原娶葉氏尚書右丞南陽郡文

簡公李之孫知賀州朝列大夫同之女封恭人子男三人長曰
謙集書院山長後君四年卒次曰集衢州路龍游縣靈山巡檢
次曰楙左翼屯田萬戶府儒學教授女三人長適處州路石門
書院山長四明袁瑾翰林學士侍讀　郡文清公桷之孫次
適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葉城董守輝翰林學士承旨趙國
忠穆公文用之孫次適建寧鈔事判官同郡周士肅集賢侍制
仁榮之子孫男三人女若干人君幼聰敏日誦數百言早歲能
屬文中年宦游所至書按賓客夜考經史兼能成其家學君平
神氣整外則方而內和易每謂居官處事貴中于理何至過為
深刻耶故其馭吏使不可犯而已恤民則思有以便安之嘉周
人之急而不自表見鮮有知之者侍制公有別業君重加繕葺
而其室曰慎獨而游息其中歲時集宗人隙個竟日以示終身
之恭也初奎章諸老交薦君擬　奏辟以為屬而君適有內艱
浙東部使者或舉君可居館閣或舉君堪任風憲或又以君廉
守令之選朝廷既處君于儒臺而時宰又雅知君甚禮重之
會天子方妙柬儒臣纂修三史遂以君名對上冀國董忠肅公
守省時方總裁史事及為中執法力薦君廉慎而明達宜置臺
職旦夕且向用而君逝矣哉與不識咸悼惜之曰近世閥閱子
孫恃其以驕逸隕其家聲君少而孤未壯而仕乃能卓然自立如
此千百人中一兩人耳而止是乎君後五年楙以君甥婿黃也
親採訪司使楊孝原之狀來請銘哉念君與予同時進仕于台之
司縣別後音問杳不相通及予忝預聞學政去官間一歲而君
卒至竟莫能叙契闊詎謂君遽先予死衰朽餘齡動增感愴又
何忍執筆而銘諸專价踵門靡容固拒書辭繁狠不知所裁銘

台之陳氏改為望宗揚英振華肇自先公在
世祖時朝多俊彥疇出其間茂膺上眷鋪張
帝業潤色　皇猷採彼璧方散承　天休功成弗居賢祖
外服委祉于君以有世祿副曹上幕閎擇其勤乃陟儲憲乃栖
斯文人皆望君入對名節敘舒素蘊光昭遠利胡為不年而是
其嗣尚克有予國承其無不以予老俾專述作銘言匪敢聊慰
冥莫

上海縣主簿吳君墓誌銘

君諱福孫字子善姓吳氏其先有為宋執政者曰正肅公育自
建之浦城徙汴之新鄭南渡初有自汴之新鄭徙武義者曰克
也是為　世矣又東又自婺徙家于杭故今為杭州人母沈氏

君生而穎悟及長強學好修元貞元年用浙西廉使東平徐公
容舉補嘉興路儒學錄遷寧國路儒學正江東憲司治所入民
郡盧公臨按之暇屬其教分而與之講數以詩篇相唱答君既
書再考例當序遷忽口不自言前代名流及時之耿望若其先
生季初從先生仁近胡先生及仲弼先生善之咸加愛重莫不
折節與之均禮魏國趙文敏公待之尤親密文敏以善書名
天下學而從之者往往逼真然罕有能若君得其早年楷法之
妙者君兼工于篆籀文敏極稱許之皇慶二年　詔起文敏
入侍講于集賢舉君偕行中朝賢士大夫禮遇甚至君治賦尤
嘗有所遺請至治二年乃以教官借授潮州路潮陽縣青羊山
巡檢遐荒之地縣長貳久缺君攝縣事獲強盜之捕殊者八人
既平民被誣為盜者若千人而獲其真盜者若千人廣東憲府

有疑獄多以委焉未幾移病而歸至順二年赴選某于京師某
月某日
天子坐奎章閣阿榮大學士以其所作小楷書數萬字上進曰
得名兒岐岐學士方侍書于閣中前奏曰臣遍得能書名如吳
福孫所書雖臣亦有所不及　上頷之命侍臣引金鍾酌酒
以賜將用為留職有沮之者而止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調常州路儒學教授君氣岸素高又在師
儒之位不肯為諂曲以事上官見坐是去改調嘉興路儒學
親課大吏君承命俄就職不以為戚也晚益務恬退足迹
不少造官貴人之門日與方外之老立覽主真人及名公之歸
休弗仕若胡南師于公將仰迪州守徐公提清翰林次對劉公
時中諸作湖山間不復以仕祿為意至正六年銓曹考其資歷

當升秩將仕佐郎松江府上海縣主簿到官之後歲遇大旱有
請田病之為豐年理民田為豪強所據久而不歸者論止婚姻
之訟積數歲不決者他州官有當興除者次第舉行俄奉省檄
諸郡西郡點給鹽場工本七年秋與事于省閣前微積侵得
補傳郁閣中銳減以疾還上海八年正月十三日卒于所居之
府學享年七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錢塘縣某鄉西
丹花塢先塋之西娶湯氏宋朝請大夫天麟之孫女前五年卒
合葬焉子男一人處女一人適宜興岳榜早卒孫男一人繼善
君明敏出于天性學邁不倦設辯論人娓娓不倦好客之名聞
于四方自儒釋老至于岐黃陰陽之書無不讀嗜古愛器法書
名畫其上款識于金石為紀宜奉贄帶來之者殆無虛日禮部
尚書太原花當為扁其所居曰清容軒因自號清容野史所著

有清容軒手鈔若干卷樂善齋集若干卷古文韻選若干卷古印史一卷藏于家君入仕時年甫十有六至四十有三始被初命及出佐一縣已六十有七矣間一歲遂不起士悲不遇君可謂有所遇否乎後來者居上而君逆從止于斯天乎人乎甫以狀來謁銘謹摭其所述附以平昔所知者序而銘之銘曰

先發而後至進難而退易不及〻乎富貴類依隱以玩世將〻而不衰者浩然之氣俯無怍兮仰無愧不藏于躬兮來者之畀

之始就職君謂數之為術至矣而未始外于理舍理而言數非所以為訓乃為諸生發揮先儒性理之說聽者無不悅服棣宇之摧剝及祭器之敝壞者捐資俸而新之學廩則擇人以司其出納而一無所問秩滿當主數列郡既上名中書未調而君屬疾臨歿戒其子勿為惡兄弟宜相友愛勿有所爭語不及他家人以鼎進君曰毋苦我俄問日早暮家人曰日將中矣遂奄然而逝至正八年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張氏有子男一人曰日新撫州儒學正女一人適余廷再娶周氏有子男一人曰又新女二人長適大都路儒適石晦磨吳顧已卒次適汪蘭孫男七人女二人君舉止莊重識量淵深自少儼然有成人之風同里知黄巖州張君與始甚器重之故以女歸焉君平居孝友弱冠綜理家務謹守成法又

汲汲孜于其通父所建義塾祠郡王于其中始居貴溪者也君敬承先志益買田以共祠事翰林侍講學士揭公記之弟死其孤甫五歲教育之如己子處宗族鄉黨所施恩愛禮讓各適其當與人交若父兄而推誠相與雖久不衰不喜言人過失待人無疾聲厲色驕慢之氣而人自敬莫不推其長者徭役之不給者助之訟爭之不決者解之人貧及歲飢則散財發粟以周之有作屋而侵其地者樵其山以蘇者竊其林木以為材者皆恕不與較其寬厚如此君之藝也其諸父中為國史院檢閱官適與予同在史局代為日新等奉常德路總管張公興祖之狀來謁銘予不得辭銘曰

惟數與理未始相離流而為術昧者岐之卓哉倪君不牿于數消長成敗灼知其故物理之微驗諸一身其行其止與時屈信

攸江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一清字肅夫徽之休寧人初李韓公以中書平章政事知貢舉某門生禮拜公里第君在焉別去二十有五年而君之子晉踵門泣且言君已沒持黃竹巡檢程君之狀以銘為請按狀君曾大父拱大父振遠並能施惠其里中兒謂長者父元珪早卒母吳氏守節自誓內事舅姑外責諸子使為學君亦痛自飭勵期無愧于古人年逾四十始游京師久之無所知名洎李公以舊學相 仁宗覽才豪遣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告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志之乎君乃惴然復入京師謁李公君古貌長身鬚髯如戟寬衣高冠容止簡率又作吳語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見大驚異即下執其手延之上座時

之門下皆名人顯士而君以布衣居其間恒與公亢禮坐客莫出其右隱然名動京師君以攸江自號而李公自號秋谷遺詩君詩有君釣攸江月我耕秋谷雲逃名君笑我伴食我謝君之句朝野傳誦滿口內翰趙文敏公既寫以為圖且謂不宜使肅時有遺才乃薦之當路諸公以君深于易通陰陽家言欲用為攸州教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締交相國榮孰大焉持此足以復吾親矣竟辭歸築山房摘李公詩語為扁名以見志公欣然遣以錢助之宣徽王公奉使江東過君山房因畫其所居十景以去其為當世所重如此君嘗以母病籲天願減己年益母壽夜夢人語之曰有老嫗來當得藥明日果有老嫗來授以喉藥法而無從得藥君往乞諸旁近村民家還遇虎君叱曰我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熟視逡巡而去集賢大學士陳公言是家母為節婦子為孝子宜旌表以風四方事下有司署其家及里門皆曰節孝國朝徽人得旌表者自君母子始其後君有母之喪走京師乞銘于閣學虞公以屬張蔡公時當國聞士於韓公或以君對且要與俱詣公恨相見之晚即欲寘館閣君以老母辭公知不可奪則為詩以送之終喪復至京師過謝前為銘及哀輓者趙魯公在中書素善君卒欲用之集賢亦舉君為儒學提舉君歎曰吾親在且不仕今尚須祿仕耶遂去入玉蓮山中構精舍將老焉故人宗頴君守轄奉幣馬迎致郡齋居歲餘忽思歸艤舟未發適值始生之日飲而歡然暮疾作旦起危坐而逝至元三年八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贛守為具衣衾買棺以斂而而二子從行者奉柩以還卜某年某月某日葬藍田山之原娶張氏前十六年卒子男五人曰復淮安屯田副提舉亦已卒曰

晉有家學今為攸州教授曰始為仲氏一鶚後曰勝曰芳女二人長適行金玉總管府知事汪洪次適俞榮孫男五人女三人君性疎曠好客不厭處鄉鄰有恩不喜言人短而常推禍福成敗之說開人為善其在京師所主皆朝廷重臣每有所諮訪未嘗出以語人所為士亦不以為己德累朝元老臺閣名公至于羣官下僚新進之士無不與之交其死也無不悲之某竊觀昔人求試之齊出者或未能無累于物處者或專務使影響昧昧不聞于人此二者皆過也若夫進不徇人退不絕物如君者蓋鮮矣而某安足以知之姑掇狀所述為之銘以紓其孤人之哀思云爾銘曰

士之懷才難得者時遭時之來患莫已知亦既有時又有知己胡有不為而止于止處非吾介出非吾通自信不疑卒臨厥中

發揚在上其戢在下銘以昭之用慰來者

養齋蔣君墓誌銘

杭為東南一都會其民率多藝善賈列市區相屬如鱗次意必有若昔之大隱者寓迹以自混于其間以予所聞蔣君殆其人乎君既死且葬其子元龍介前進士許渠段君以狀來謁銘予雖不及識君而君乎所知也銘固不得辭君名景世為杭人蔣氏故宦族而君之先獨弗仕至君遂學為醫然不專以其技自用恒蓄善藥為丹劑湯餌以售于人取給朝夕養生論所引神農氏語以養齋扁其藥室其製藥也自山澤來致其物者必以色味香諸品狀非其地産及采暴之時弗苟取也銖分之宰齊治製及合和之宜必本諸方書小失其度輒弃去弗苟用也言醫者冀得善藥輔其術數病家求藥必之養齋自達官顯士罔逮下夫至于旁州比郡之人無不知求藥于養齋者故其室無留藥日役數十人猶不給或持錢踵其門累日乃得藥不以爲怪杭之業于藥者千百不啻莫敢與之抗也凡學于君者多設肆而食于君者皆良工亦益世之知君如此君之傳于家者世未必盡知之也君平生自奉無輕裘肥馬而于親交里黨之急施賑恤之無少靳其撫人以恩而于子弟家僮之微過每對賓客斥責之使知愧以自勵元龍爲人恂恂有父風家庭之教也天師太玄子嘗爲君書養齋二大字而前太常博士東陽柳君記之以爲君養于內者有其本其言良信此予所以意其必有隱德也君生于宋寶祐三年九月一日卒于今天曆三年四月九日壽七十有六其年六月十六日葬西湖上南山之仙姑嶺娶管氏子男一人元龍也孫男二人女一人銘曰

漢有韓康唐有宋清狷者非君畢不近清之利高不近康之名庶幾古之中行者耶

杭溪縣巡王君墓誌銘

君諱嚴字敬之姓王氏處之麗水人既殁且葬其女孫之婿蒼洲以狀來謁銘予予與君無所辱命焉其來也不憚六百里其踊躍之速踰㫐走風雨中決句乃然予舍下其望予厚矣雖不得辭按狀王氏系出江左今占籍麗水之雲和鄉者成雄於宋其□朝致通顯最為鉅族宋建功郎時中君五世祖也曾大父諱大人建又克寬俱以儒術稱君少負雋材善記覽以能賦有聲場屋間咸以求名欲書上春官不第而德祐失國君與仙兄廷玉用福建安撫使李公珏薦補官廷玉福州路閩清縣尹而君為建寧路浦城縣尉自以不能隨俗俯仰　命下拜而不赴君性孝友平居無疾聲遽色而與客言然有好不嗜酒而好客論者其歡乃已遇有進之上以禮有所問難輒口占答之未嘗以聯四庶乞得于自奉而樂賙族因里黨之急細人之窮者以為養生送死之具者多賴焉嘗出粟米下其直趣中之既□民相率而至者以君為宗歸所居旁曰梅柳市當越往來之使行者皆其地險惡君為作石梁千餘丈人以為便浮屠是子之宮有廢不治亦畀以錢使一新之其奇已稱物見于前進士第君現所為積善堂記部使者分按屬縣聞君風謂成為賦之成試見而存問焉君既中末疾逾年稍間已而疾復作予嘗僻以綜進卹之曰生寄也死歸也吾年既耄可歸矣復服數日奄然而逝生君生宋寶祐六年八月己丑卒于今至正二年壬午七月戊戌享年八十有五葬以四年二月丙午葬在其安

北十里天堂之原娶梅氏早卒遂不復娶以閔清之仲子邦彦嗣女二人適番陽朱祖壽孫男三人曰孔炷女一人壻即朱肖為邦彦來謁銘者也曾孫男五人女二人始君冠而以汝為字因以為齋居之名覩君于死生之際瞭然無所惑於死有得于先儒所謂常惺惺法乎是可無媿于名其齋者矣銘曰

上恙無時亦既有達盟桓弗進卒逃其躬利害在人所莊必豈矣必有位乃為觀融戰兢自持以成其終刻文孔昭表於堂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續藁二十六

墓誌銘

江陰吳君墓誌銘

君諱方字季仁姓吳氏世為江陰人七世祖範大觀政和間舉八行皆不起後以慈寧慶壽恩封承務郎人不稱其官而稱之曰八行先生云嘗出私錢治郡學而授弟子業沒因祠之至今不廢六世祖仲甚宣和甲辰進士五世祖閎之始興令子進士高祖諱某曾祖諱庠祖諱珏考諱世英並晦弗耀母曹氏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少受經于鄉先生陸子方而於諸子百氏醫藥卜筮數術之書無所不知作詩尚理致不事雕飾然未始自以為高晚其子羣能有所成立其獎飾後進雖小善必遺有過觀面斥之亦無少恕里中子有爭罪於其父將逃而去之者詣君別君諭之曰生育之恩昊天罔極天可逃乎其人大悔遽下拜請歸侍養於是父子如初鄉民有兄弟三人生五子而析居者已三十年君覩其墟落丘壟比長幼有序語之曰吾觀汝家雍睦如此曷不萃而為一乎其人感悟曰仁人之言信之不祥遂復同居君之啓迪人多此類有流歷發君所藏一日卒然遇之隣家子也左右欲聞于官君曰吾不能董之為善良暴其事則辱在我耳彼豈樂為盜哉迫於貧耳竟縱遣之後果自娟而改行其能使人化服又如此若家非甚豐然財而樂振人之窮居者行者咸有以資之病與藥飢死與棺櫬殺貴則下其直貸錢而弗能償則折其券歲饑有司勸分君自度力不足周一郡乃輦餘粟以食其鄉之人蔡港務官所虧稅錢一千三百緡計

無所出禑其女粥於市君聞之惡為代輸因請以女備給使君拒弗納州官有更代貧窶能歸者死無地以葬君亨自治壽藏般其地以畀之此尤為人所稱道者也君自奉食飲菜味而涼天性明朗喜雅集觴豆甚設惟殽投壺盡歡而止延祐中故人有知君者薦為處州儒學錄辭不就自號嬾菴居士以示絕意於仕進晚築室于家東南將徙居之俄得風痺疾稍愈而復作臨終顧其子曰人孰無死古人重於得正而斃吾始疾亟子其毋以侈靡之物斂且毋以緇黃圖吾家法汝等能守其身而不墜詩禮之傳則吾所望也言訖而逝君生於前至元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後至元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二其年三月二十六日葬懷化鄉黃山先塋之側君朱氏子男八人長惟誠次惟諒為伯父後次惟則惟証惟謹惟忠惟恕惟評女三人長適常州許鉞餘在室孫男二人女二人君葬後三年惟誠介趙君季文貴君彥高納錄而言曰先人不幸至於大故惟誠等謹治命迹喪未及既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以期不朽禮文且墜迹益重不孝之罪願矜而賜之銘按事狀所述君平生大槩多可書而惟誠之請又勤懇若是不敢以不文為辭銘曰賢君之先以八行徵再世文科茂思是承君至戚時不榮以祿惟行與文是似是續動人君義澤物者仁詠歌道德為時逸民有子詵詵幹父用譽載其休辭永封

溧陽孔君墓誌銘

溧陽孔君既沒之明年其孤汝舟汝楫將奉柩以葬前期汝舟俾其子惟中走錢唐以銘來屬按狀君諱學詩字文卿六世祖按自魯徙吳曾大父潛又自吳徙溧陽而占籍焉大父應祥始務治生產以殖其家父庭秀以謹厚克承先業有子二人君其次也至元乙亥國朝取宋之師至金陵扁公建將制淮起兵溧陽被執不屈而死君年甫十有六竊自念曰彼大臣子且有位序死固其所尚尚之訊安知天命所歸徒取死無益也乃贊其父率吏詣軍門鄉井賴之以完主帥奇之因拔以北上欲薦于大府俾汝官使君之父遣人以物色訪得君所在君慨然曰吾獲為太平民以養其父母幸矣奚以官為懇辭得南還君持身以正家法甚嚴而濟之以恩伯兄蚤世撫其遺孤如己子中分田廬擇其美者授之族姻里黨之窮乏以加周卹而不以為德他可便於鄉郡者無不致其力大德丁未之歲食其饑者塞其塗死者天用己巳若饑亦如之且饋粟以助官府之弗給未嘗得官有司將上其名于銓曹君謝曰吾以有餘補不足肯竟招是榮吾身哉況以入粟而賞官何榮之有識者尤用歎服君素剛介人有過輒面斥責即貴勢無所避故與世多忤有誣陷以不法者乎昔所怨忌又哮咻而力擠之長吏覘君有所請託郡帥為理君曰吾心無愧於天人惡能勝天哉已而卒得直擠之者乃自悔而君無幾微見於辭色第戒其子曰汝輩毋懷所遺而忘於為善亦毋以家之豐而不由於禮惟勤生可以相其先惟知學可以淑其後至其子能自植立遂悉付以家事日與賓客從容於琴册觴豆壺矢間二子列屋而居號南北宅君往來惟意所適而安焉不以久近為計也君嘗大書性字於座右謂人曰能循性之自然則無入而不自得矣人因稱之曰性齋云君卒以至正元年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二葬以二年某月某日墓在所居里塋上原先塋之次娶林氏前三十有

一年卒子男二人汝舟汝楫也孫男五人惟德惟和惟中惟良
惟懋女四人壻曰蔡翟張賈宗應槐湯崇曾孫男一人女五人
玄孫男一人女一人蓋君平生大槩內有所養而不撓於物外
無所羨而不累於名近乎古所謂鄉之善士者可銘也已銘曰
君家于南由友分歸而長遂是有異謂兒幾若知利物者仁
為而不匪以資身惟是浩然彌久獨存安常息咽流為令人
不既有年有子有孫有銘昭之刻在墓門

樂平朱君墓誌銘

至正元年秋予與建德推官李君粟同校文鄉闈南士預薦者
二十有八人朱公仙其一也於是公仙之父歿已十有一年葬亦
五年矣又六年而公遷用特恩為吾婺學正奉李君所為狀來
畀銘誼不得辭君諱以寬字寬甫號之樂平人始居萬全鄉之

石亭三徙而居永豐鄉之文元號曰以大至君愛余山鄉碩處
里山水之勝又徙居焉其先有仕南宮者曰兵部尚書行淳叟
歲亡遠其世次大父曰國章主於宋季梅德弗仕父曰君美博
學有文而多材能李公庭芝提點江東刑獄奏書幹辟致之材
授以官力辭弗就君生十歲日記數千言十二能屬文卜四而
宋亡遂絕意於仕進至元間有大浮屠領其教門事者欲貴均
或謂往拜其座下一官可得君曰李公庭芝南朝正人吾父尚
不肯出其門下浮屠何為者耶吾寧不可屈也郡守周侯天驥
以書推薦于當路君掉臂弗顧周侯媿謝焉
國朝用科舉取士有司強起君就試一不合輒不復踐場屋益
其父子之出處如此初君之少也頗務汎覽工文辭聞吳先生
中復以石洞之學倡於其鄉與伯兄季弟往從之游盡棄其學

而學焉君之學尤長於易覃思三十年著書曰六十四卦餘義
謂伏羲之卦止於八文王拘羑里重為六十四而名之周公因
於九言又作卦爻之辭以明之易興於憂患文王周公父子事
同故因象而繫以事象非虛設事亦空言所謂以身立教也識
者其言而不經出故時人鮮有知之者他詩文曰偶得集者若
干卷雖窮不自聊而言辭和適無所怨懟其自養也厚矣此又
君師友淵源學問之功可見者也君性孝友每恨居貧無以奉
甘旨凡祭享于家應省于六藝必為之備潔居家有禮妻子侗
其喜懼莫敢犯又明友處鄉黨以莊敬至教人則下其顏色而
誘掖之樽酒從容抵掌談笑人愛之而弗敢狎也晚歲結廬田
野間其東北有高山多爽氣亭號納其青華以葆遐齡依一夕
夢其師告之曰明日與子講大學誠意章自今子其眠然矣詰

旦占之不解其夕遂卒至順二年十二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
九其葬以至元三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所居西南若干步君所
自卜也娶董氏後兩月合葬焉子男四人長公進次公達次
公迪次即公遷女一人適汪起龍孫男七人女二人予謂之孟
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君父子自信特立不失身於
人可謂有所不為矣負其材藝而卒莫能有所必為豈非有志
之士所為歎息痛恨者乎公遷遭值盛時以文學自奮而汲汲
焉函其不朽此孝子仁人之用心也來者詎可忍諸銘曰
範氏馳驅大道孔趨人謂其迂捷出他岐皆此朱君自信不疑
窺父之行以潔其歸往而不返匪侯乎私其行其上得易之時
惟不有達以卒不施尚克有子乘時奮飛進也以漸不亟不屢
後有興者監茲銘詩

祈門李君墓誌銘

君諱與康字子常姓李氏其先唐宗室廣明之亂避地東南至歙之黃墩兄弟三人析為三族居祈門李谿之槃田者曰鴻君始祖也十世祖秀有子六人六子而下兩世合百有二人後益蕃衍遂為其鄉之望君曾祖諱投祖諱聖任父諱如深因所居以為號曰盤隱宋末干戈未定之際里人皆賴以安母熊氏君於兄弟五人中最幼熊氏出也生而秀異既長躬行孝悌侍父疾衣不解帶者三年父沒四年而母亦殁居二親之喪勤以禮俚俗誕妄不經之說悉屏去之葬先塋以奉其長兄而別為諸兄築室乃依山結屋而居焉長兄官池之青陽往而其疾熱翌日兄卒其長子前四歲先卒未晬泰嫂扶護其喪以歸次兄繼卒而兩庶兄亦卒為經紀其家事留無彼此之間祖塋世久多蕪廢率族人訪求而表樹之別己田若干畝立祠於十世祖墓而刻其譜系於實堅聞族人有子孫貧乏徙他郡而人竊賣其墓地者有夫婦俱死子幼而人竊賣其田土者悉為出力盡復其舊外舅姑沒撫其二子至於成人又皆死為立後而葬焉諸姊未寡而沒者則為治喪而育其子孫其女從夫遠宦而老且病者則迎歸而為其子納職奉養夫與子供訖而無依者生則養之死則葬焉其篤於倫理類如此君與人交無賢愚各盡其情然剛直尚氣節臨事果敢歲饑民相率盜取人粟長吏甯居畏憚託故避去君以力捍之卒變而為亂當有司征撤其首惡餘黨皆散歛因出所儲以賑其不能自食者人尤以是稱之所居有澗水出兩山間架石梁其上以便行者暇日則治東園蒔花木作亭其中而於其外疏泉為池構屋其上日乃偃

躬行孝友出乎天性由家而鄉是亦為政隨所設施利興害除小謡海誣化為詩書覩順自藏屏絶世事蟬蛻幽谷悠然而化重泉永閟宿草屢新播其幽光推　有人空山蒼蒼鬱鬱成墳在昭以鉉銘揚芬千載

諸曁陳君墓誌銘

始予為諸曁州判官聞陳君兄弟以尚義稱其鄉君兄用薦為起家授平陽州以母老辭不赴然樂與一時賢士大夫游而君自蚤年雅志於學或勸以仕則愁之曰吾學不如古人才不如今人欲書以榮其身寧不愧於心耶由是人莫敢强君方畧然自適不以世故肩其意世亦鮮有能知之者予去官後數歲偶過君所居嘗歎之　從世兄出謁予貌君進退有禮聽其言又甚質直無所矯　而君其兄唯諾甚謹藹然異之別後數月而也已十年君之壻王仲禍依以君訃至且求予銘君宗祖不凍而銘之惟陳氏自宋壬午令杭始家于諸暨至君之曾祖諱某祖諱良仁父諱關光三世俱不顯母馮氏有子四人君其也君諱嵩字以高弱冠遭逢難兄嘉暨從伯兄元寶仲兄乙亥成之然次　祿時教授君與君同奉母命殫思畢力俶裝從事之餘躰續以求再涉寒暑家乃便究割田若山六十畝建義莊義塾聚族人之不能自食者養之其未知學及里中子弟來學者教之事　朝廷下有司表其居曰義門以君事母篤孝溫顔色晨昏夕膳必躬其甘旨母年六十君與教授君慎宿直之錢四萬餘緡廟以增母壽母年九十有六而終君長哭費立比先喪酒肉不入於口教授君卒君尤悲不自勝哭之曰吾同氣惟兄在耳茲　喪而逝自今以往出入將誰告事可告將誰取裁乎因就居義塾大治其屋室而益以私田若干畝凡教授君所欲為而未遂者悉以身任之每為子姪言成立之不易而成以勿墜先訓至正二年君年七十某年五月二日以疾而卒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姚氏子男三人長嘉言次嘉績君以從兄之嗣俾為之後次嘉善女一人適王仲禍求銘者也孫男二人君為人坦易淳朴讀書不務馳騁於文華而學及出於天性與人交一以真實人或負之未嘗與較雖施與不仕而行修於家澤施於人作果於忘情齊世者是可銘也已銘曰

陳望穎川胄惟大姓來家於越由金華令中間弗推逮君兄弟兄兼其官君亦不仕擇義而行齒已稍均匪予獨以私其侠有銘大書表于宅里銘昭其藏詔爾子孫

華亭黄君墓誌銘

始予校文郡闈華亭黄璋前以唐書北上遂有司不合而歸益肆其力於學無少懈及予起自退休入直詞林彼　旨暨闈入事璋以再薦而來竟不偶予能得之於二十年之先而不能不失之於二十年之後方用自愧而璋咏不以欣戚累其意踰予門再拜而言曰吾家上世未有以官業知名於時者璋弗歲就學吾大父與吾父延名師開導而飭厲之甚至庶幾璋學分寸為閭里之榮而吾大父已不及待大父没且葬十年而吾父未有以表于丘隴盖有望於璋而璋又鄙劣不克自振無以復于吾父矣今弗圖懼久遂廢缺敢賜之一言俾吾大父没而不亡吾父亦有以自慰璋雖為明時棄物無憾也予嘉於其志而嘉其言之有禮弗敢拒也序曰君姓黄氏諱允恭字彧翁松江

之華亭縣人自曾祖昌祖原長父文榮逮君皆弗仕君為人淳厚而嚴恪服食不事侈美江南新附之初愚民未洽於教化多相率為盜君年二十餘痛其家被掠無遺夙夜苦心勞形期復先業經畫粒聚家以荀完久益充裕或有急而求貸者必如其請貧不能償則折其券與人交篤於信義或以非理相加忍弗與校性至孝母吳氏年垂百君之年亦踰七十昷清定省未嘗暫廢遺衣致毀不嫌其過乎哀戚時子孫捧觴為壽必諭以勤儉保家為務元統元年有 詔旌高年耆德之士府以名上于行中書省命縣長吏詣其家表署如式御史安公為大書其里門曰旌德云君結廬先隴之側優游息偃既壽而康亦入動作無異少壯時偶感微疾而遂弗起屬纊神識不亂大斂而如生其善自持養可知也君生於宋寶祐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卒

於今至元五年二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七以其年三月某日葬于胥浦鄉瑯璜里父墓西若干步娶許氏子男一人曰鉞璋之父也女一人適許庭芝孫男三人琛本君庶子命為鉞之子璉無錫州新安巡檢璋以天歷二年至正四年兩貢鄉薦今用特恩當補官未調女一人曾孫男三人女七人玄孫男二人女一人予聞之歐陽子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君積累之素傳于再世以其時考之不為不久矣為善之報果何如哉姑為之銘使刻以俟銘曰

緊君之先未有顯聞積善自躬傳子及孫既篤所播而又肯穫不以無年穀而弗作其種其植物之不齊日至而熟食之以時惟銘可徵刻此貞石告于後人用勸無斁

秦君墓誌銘

秦氏之先出於魯公伯禽有以公族為大夫者食采於秦以邑為氏漢徙大姓實關中始家于京兆其後有仕宋政和間遷籍于朝者於君為九世祖建炎初自汴都隨蹕南渡因僑居于金陵比君為集慶路之上元縣人累世丘隴皆在上元之華墅族日蕃衍殆百餘房有兄弟並齊鄉薦者至今兩派子孫猶以大小貢元房為別大父諱世修端平中始出居郡城之報恩坊與其子二人皆晦迹弗仕其仲子諱淮英君之父也君諱士龍字仲均生於 國朝至元癸巳資質魁偉自幼凝重如成人性仁厚樂易篤孝於親待族姻有恩接賓朋有禮尤倜儻喜賙人之急鄉鄰有假貸弗能償者不責也天歷己巳歲大祲民乏食捐錢五千緡易粟以賑之江淮間有巨商偶與君為市而遺其橐金君拾而藏之以俟日且暮商號泣而來曰家貲盡在是今

一旦失之矣君問為金幾何商以實對君驗其數與所封合即舉而歸之商請以其三之一為報君堅拒而不納識與不識咸稱其長者君平居衣無華飾室無嬖寵貌溫氣和未嘗有疾言遽色至於見義勇為則毅然如烈丈夫讀書務明大義教子必延名師躬自執簡相與講說論辨而引飭焉諸子亦能刻厲而俱有成立君既益不出日以觴詠倘佯於山水花竹間迺若與世相忘者金陵臺府所推名公大人見君莫不器重之至正辛卯秋御史舉茂異又舉遺逸皆不應濟南張公夢臣為中執法遇君尤厚君自號雪岡公為大書扁于所居之堂而戒其次子從新由行臺書佐從事浙東憲府欲奉安輿以行君不可己丑春因謁先塋於江寧縣鳳臺西鄉慨然謂長子德基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我死必葬我於此卜兆云吉手植檜一本識其

處寡以是年五月六日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七娶某氏子男二人德基德新也女三人長婺夫次適王元誠幼在室孫男三人女三人二子遵治命以其年七月八日奉柩即君所卜鳳臺西鄉之大黄岡湯家山葬焉德新既解秦𦍑之職歸侍服暨從吉復至浙東會予以老得謝歸卧林麓德新以予友太常博士歐君助之状來謁曰先人生無禄仕名不登史冊葬宜有銘以昭不朽敢以為請予覩宋之中葉豊侯多故士大夫扈從而南賜姓於時者固多湮滅無聞者亦不少有如君家一門九世以儒德自保而其家聲猶久弗衰豈易及哉君際今 聖代混公不無望其積出所蘊以應時須而君雅志恬退泛以布衣終蓋君之為善雖不必躬食其報而有子能光其宗方興未艾尚何憾焉銘曰

奉故官族由反而昇世有隱德不居其名君生盛時可仕而止為書交馳卒不為起既役丘園水清木榮我自樂此而有退心可欽者善孳孳朝夕積之也久發也不亟妄祉所及承之有人揚其幽光耀于無垠鳳山之原窈乎玄宅山雲下垂茫此新刻

呂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子義姓呂氏婺之永康人系埜者於君為曾大父諱茂者於君為大父至元間嘗宰鄉邑後輒隱弗仕父名汲母朱氏君幼習於禮度以簡靜自持不妄言笑服用紐華飾然其立志果銳遇事機警母沒時年甫十三能助父理其家益練達於世故與弟味尤雍睦有恩大父深愛之指以語客曰是兒他日必亢吾宗會貢舉法行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而雅不欲溺于俗學聞鄉先生許益之講道八華山中負笈往從之游考質疑衆究竟夕不寐齊輩推其精勤君娶胡氏有子曰楠婺夫因以哀致疾痛醫投藥過差久弗效泰定三年秋疾少間有司强使就試鄉闈適疾復作而止况痾荏苒閱十四寒暑浸成衰弱以天歷二年八月辛卯卒於家得年三十有八將殯告其父曰生不得盡人子之道死又無後請以弟幾之子垣嗣父如其言而命之始君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壁雖萬里白雲只三尋莫知何義至是以其年之脩短驗之若有數然君所為詩文皆不多而無留稾其父卜以元統元年十一月己酉葬君于義烏雙林鄉往山之原哀其有用而不試有作而不傳無以慰前人之望自録其壙累數百言猶以為未足復俾予即其定石系以刻辭予雖不及識君而辱與其父有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掇取誌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受材之美兮逢時之昌良工乾我兮將大庇莊齋不使年兮遇而莫揚試之故老兮我夢何祥貽田在上兮草木承光隕珠重泉兮幽迷其藏父老子幼兮天之蒼蒼孰紓其哀兮爲此石章

魏郡夫人偉吾氏墓誌銘

至正元年四月二十日今吏部尚書偰哲篤之夫人卒壽四
十有一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溧陽州某鄉某山之原尚書既
親書手函堂其子偰伯僚等復以尚書之命徵予銘揭諸封
隧用昭示于後人予辱與尚書有同年之雅故不敢以不文為
解謹按夫人諱月倫石護篤字順貞系出偉吾氏曾祖諱雍吉
脫忽倫由雍吉脫忽倫而上世仕本國祖諱脫列书
世祖皇帝為功德使以勞績被寵錫甚厚桑哥秉政嫉其能而
惡其不附己誣構以罪從遇害考諱八里乃吉而底資善大夫
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妣廉氏中書右丞布　迷失海牙之女
夫人生而聰慧稍長能知書誦孝經論語女孝經列女傳甚習
見前史所記女婦貞烈事必再三復讀而歎慕焉年十七歸于

偰氏偰氏本突厥之貴戚自唐以來世相婚偉吾氏先為其國人
尚書之曾大父曰桂諸公岳璘帖穆爾大父曰忠懿公合剌普
華父曰忠襄公偰文質仕　皇朝咸至大官偉吾氏之國實
古高昌地忠襄以上世嘗居偰輦傑河因以偰為姓亦不忘其
初也其在高昌最為鉅族而夫人出自名閥以淑德充配君子
事其姑高昌郡太夫人盡孝甘旨溫凊無不曲致其誠處姒娌
雍睦無間言率群婢治絲枲凡女工之事必以身先之太夫
人嘗曰新婦孝順吾將就汝終老焉尚書起進士由太常丞為
西臺御史夫人獨留大都天曆之初兩京軍旅並起朝廷多以
疑似獲罪妻子莫能自保關右道阻音問不通夫人日夜號泣
以幼子屬諸保姆曰脫有不虞汝等各圖生全以撫育孤兒吾
惟以一死報所天耳尋挈家而南及尚書遷南臺御史夫人侍

太夫人居高郵俱病疫夫人力疾躬視粥藥太夫人竟不起夫
人晨夕號慟哀毀聞外春秋脩其時事哀慕如初喪尚書出僉
廣東憲司事彈劾無所避忤大臣意解印綬徑去與夫人至江
東擇忠襄公葬地於溧陽州永成鄉沙溪之上奉忠懿而下六
喪以昭穆序葬既事舉酒以祝曰新婦佐吾兒生事葬祭孝敬
不怠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如新婦吾宗尚有賴焉未幾夫人屬
疾不能興尚書若五年日訓其子曰吾鞠育汝等良不易吾病久
且死汝曹務務學力行兄弟和睦毋聽婦言毋蓄私財吾見侍
才驕傲取敗者甚多汝等能以為戒吾瞑目無憾矣忠襄
即世夫人趨治喪事如未病時由是病增劇親黨來候問撫以
溫言慰之叩以遺命笑而不答臨歿精爽不亂儼然而逝夫人
初以尚書貴封樂安縣君進封南昌郡君今追封魏郡夫人生

男子八長即偰伯僚御位下也古而　登至正五年進士
第今承務郎秘書監正字次偰理台國子生今為豐足倉使次偰怙
爾鄉貢進士今為翰林國史院譯史次偰定其
今上皇帝潛邸也古而次偰吉思次偰溺之偰　皆國學生
係某大女三人長適竇萍嫁廉吃吃平章政事太師恒陽文正王
從曾孫也餘尚未嫁孫男四人長壽延壽海壽山壽女三人尚幼
銘曰
姻聯之盛詩詠碩人婦功婦德莫得而聞夫人之先為國近臣
于歸有家顯顯相門從夫而貴正位小君匪矜其儀翟茀朱幩
英華外發黃裳之文音容永違聲徽具存孰揭其名于隧振振
懿行彤管寫茲卷琅

緱川郡太君江氏墓誌銘

故贈中順大夫同僉通政院事騎都尉追封穎川郡伯陳公
存之夫人江氏諱愛比先與之官族夫人年十七歸陳氏陳氏
世居温之永嘉通政府君之曾祖贈秘書卿永嘉郡安惠公諱
舉彥曾祖妣永嘉郡夫人王氏祖贈集賢學士嘉水郡恭僖公
諱春祖妣永嘉郡夫人楊氏考贈大司徒温國康順公諱日中
妣温國太夫人楊氏温公之兄宜中為宋丞相偉宗社之淪覆
棄官浮海去而温公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屯分水關亦執節
以死五子存者三人長即通政府君次曰祥次曰從皆育于外
家姑之龍溪楊氏江南丞附楊氏以三子歸于京師從先帝宰
寢長悉事
成宗
武宗
仁宗三朝為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宣政使故通政府君先三
世以司徒貴爵被褒贈通政府君未及仕而遽卒夫人所生子
曰愛穆柯甚以門功入備宿衛受知
今天子由奉直大夫大都留守司判官遷朝列大夫副留守乃
用著令追命通政府君以今官階散爵而夫人從封穎川郡太
君夫人幼秀慧善女工能誦孝經論語孟子而知其大義事通
政府君甚恭謹居喪無違禮與其孤慈而嚴每謂陳氏故宰相
家不宜令子弟廢學至粥簪珥延師以教之治家有法內外無
間言平居刻意於梵典日誦法華金剛諸經晚居後以屏他自
誓因斷髮為比丘尼事聞 宮掖賜名淨行俾祝釐於內祠歲
給衣糧及侍從者五人至正八年冬十一月俄感微疾九年夏
五月疾亟遽以其月二十五日歿于京師安富坊之寓舍壽
七十有三子男一人即愛穆柯女一人曰娟亦為比丘尼居某
司徒有子曰達幼孤夫人鞠之如己子至是同愛穆柯奉柩至
南以十年春二月某日合葬于蘭溪某鄉某原通政府君之
初夫人屬疾 朝廷宣醫診視相繼於道於其葬也
上命賜時楮幣五千緡 中宮所賜半之前葬愛穆柯使達以
狀來曰唯吾母生有淑德克配君子遭家多難而能曲全婦道
陳氏之不墜其宗者吾母實有力焉不可無以昭示于後嗣幸
序而銘諸浩不敢辭謹按狀所述為之銘曰
猗歟夫人秉婦相門温國之子司徒維弟乃於其閒不有聯仕
九原莫作舟移於壑執茲遺孤其將焉託夫人守義斷髮自誓
保之育之俾承先志逮覩其成克有列位假 流學夫人是育
寵靳以朝日侍內廷弗居其有委命真乘嚬寂而逝不留不處
哀動中宮訃聞宮卹典所加使蒞錫予靈輀南邁葬從夫君
銘以昭之刻于貞珉

宜人賀氏墓誌銘

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杜公之配曰賀氏以恩封宜
人有子曰凱為祕院書吏因就養於金陵至正八年九月二十
六日卒于寓舍年七十有二凱等奉柩葬于城西仍自東里啓
御史公之殯合之焉是以書及新安唐君之狀來謁於予曰凱
承先人之遺祉獲從事於臺府休沐之日吾母必切切以先
人平昔貞白之操加 勗凱之無所肖似而不至大戾夫者
吾母伸先人之教所致也今吾母已矣不可無以垂示後嗣
界之銘按狀賀氏冀寧之榆次人先世俱晦迹弗耀宜人生有
淑德稍長能誦四書年二十父母擇所宜與得御史公而歸焉

御史公諱質字文美與賀氏之家居同里少孤能自植立負材氣而篤於學以節義自期見稱諸公間其教授於鄉學者多負笈而至宜人主中饋尊賢禮下衆中其度而不過乎儉每以不逮事舅姑為憾歳時御史公脩其祀事惟謹御史公之伯父伯母俱在堂宜人奉之甚至處妯娌以和諸姑及笄而貧不能嫁則脫簪珥發筐篋以與之無所靳宗黨有困乏必厚其周給里中婚姻失時者數家資其助尤多其孝弟慈天性然也御史公用集賢大學士郭公御史中丞龔公薦名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京師大疫猶子某證危甚家人懼傳染莫敢近宜人曰死生有命詎忍坐視其斃耶乃躬治藥餌調護之訖賴以安御史尋入為掾中臺用燕南河北山南江北兩道憲司經歷遷拜御史之命宜人之族有來謁者輒止之曰杜君以文學起家以廉介取知王公大人勿以我故撓其名夫名猶水也覆則不可收矣幸先汚焉人服其有識御史公在官歳餘終于位宜人號慟絶不數日髪盡白挈居去鄉井遠雖食貧而教其子不廢脊至于成人初宜人歸御史公未幾因窶集得金釵於座隅意偏諸所親問誰所遺母黨王氏子疑其侍婢盜之幾死仍出婢乃究家童執燭誤爇紙帳諸子怒曰明當撻汝宜人亟呼來前撻而諭之使去曰奴輩愚騃不即撻竟夕恐怖必生他故其處事之達如此宜人方無恙時凱忽語人曰夜夢地震而室傾坤道母象也兆見於夢奈何既而宜人果遘疾凱忘食廢寢衣不解帶幾兩月疾竟不可為臨終戒諸子謹守先訓而勉諸孫以力學且令居喪勿用俗禮言畢而逝子男四人長矩用廉入仕令為某官次倫楚鳳州儒學正前卒次即凱由江東福建浙東三憲司書吏升居察院次為汀州路寧化縣北安砦巡檢女三人皆早卒孫男七人女三人唐君之言曰世有賢如御史公而不得宜人之賢以媲其德者十百也以御史公為父宜人為母而不得如凱之賢子以彰其美者千萬也予是用考其三從而得其可銘者而銘之銘曰

內言不出孰得而稱觀夫所從善乃可名唯時令淑相其夫子俗共憲度正直是履教誨爾子不替其承乃纂其緒乃鳴其聲作為銘詩用垂貞則表于丘墳昭示罔極

宜人陳氏墓誌銘

太常博士東陽胡先生之夫人陳氏同邑甘泉鄉太平里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世業儒母徐氏夫人生三十有七年歸胡氏以先生貴封宜人年七十有六以至正六年正月四日卒子瑜卜以九年十二月某日奉柩葬其鄉之履善原前葬以狀來謁銘瑜之言曰

國朝之取宋也其將相大臣惟度宗二子由婺入閩大軍追之多所殺戮羣盜乘時竊發吾邑被禍尤酷外祖扶老攜幼避匿山谷間吾母時甫六歳飲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左右外祖二女長皆夭惟吾母在閨尤所鍾愛必欲擇名士與之未及如其志而外祖外祖母相繼淪謝吾母走出所諧依具以治喪親當莫不稱其孝吾父之前夫人生一女而沒未有適嗣聞吾母賢乃聘為繼室越二年而瑜生吾父以儒學起家入通劄籍在外之日多家務皆吾母綜理之吾父所以得遂其宦遊而無後顧之憂也吾母視瑜兄璋如已出未嘗以適庶為間及吾父將以貲産付瑜兄弟瑜請中分之人以為難瑜幼多疾吾母撫育備

至須其長而教之聞瑜知親師取友則喜見顏色吾父久留京師亟為瑜授室瑜初得一女以未有子為憂及瑜携所居于邑中以奉吾母而瑜連得三子喜不自勝吾母貌豐厚而志恬靜不妄言笑自少見外祖母勤於女工習之不怠瑜聞嘗進而言曰家幸粗給饘粥有妾媵以任縫紉何自苦為吾母曰不然女工猶士之為學不可以貧富少老為異苟不自力何以率下乎吾母幼通書晚好佛者之說置像設而事之甚謹卒之前三日會當歲旦姻戚來致賀笑語如日及屬疾呼侍婢秉燭起坐索湯啜之冢婦葉亟往候視迎醫甫及門則已逝矣時瑜適往省吾父聞訃南奔抵家已五閱月舉號擗踴忍不即死以圖不朽惟子其念之溍與太常先生學同志居同里又備員史館為同僚託斯文之雅故五十年猶一日其能恝然乎先生名助字雍信別號古愚父諱某宋建功郎今贈承事郎秘書監秘書郎先生兩為儒學教授兩入翰林國史院為編修官遂以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年踰七衰耳聰目明壽考未艾子男二人瑋居長而瑜為適瑜用薦入官今為某官女一人適陳琦孫男女合十三人瑋三子曰憲文憲元憲中二女瑜三子曰朋壽端壽定壽五女字而銘之予以妥先生之哀且勉瑜兄弟追述其承以申罔極之報也銘曰

吁嗟夫人篤畢之勤殷富之義鳲鳩之均克詳所從宜享其報荷天之寵于光有耀播諸銘章慰其夫君亦勗其子逮其仍昆

危母歐陽氏墓誌銘

金溪危府君之夫人歐陽氏也為廬陵名族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弗仕母趙氏宋室女夫人夙嫻庭闈之訓能自潔飭年

二十有四歸危氏府君諱安素清貧夫人躬井臼米鹽靡密之事佐之持其家三十年如一日內外無間言府君寢疾夫人治粥藥達旦不寐府君既不起夫人居喪舉必中禮盡鬻其衣服以營葬祭撫育其孤子昇至於成立外家世蓄醫良方夫人悉取以授之藝成俾出遊四方以廣見聞而昇不忍去膝下夫人察其情乃與之俱至京師昇稍出其術試驗如神隱然名動公卿間有奇疾必以禮延致之因資以具甘旨夫人居而安焉每謂昇曰古語有云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聖人善之汝其守以為戒臨財慎毋苟得由是昇之所起無貧富貴賤必盡其心重紀至元之四年八月癸酉夫人忽告昇曰我將死矣汝勿以我故亟歸尋復編諸部家及親戚之在京師者若富永訣後二日乙亥沐浴更衣而化得壽六十有六昇哀毁逾禮遵遺命留京師至正三年御史有知昇者引薦于太醫院執藝中式而以名聞被

旨補承直太醫院時　幸昇臣扈從未嘗不在其間八年

詔復其家九年六月壬子入見于　慈仁殿復被

旨升御診太醫祿足以豐其養而夫人不及待矣昇將奉柩還金溪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前期以狀來請銘始予識昇於虞水之陽觀其作止雍容恂恂樸飭意其必好脩之士而竄迹於醫及考狀所述乃知皆夫人之教也是宜銘夫人有子男一人即昇女四人長適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次適洪某女某傳某孫男一人充閭女一人銘曰

于嗟夫人遠從其子教之誨之俾有祿仕如種既穫如收既熟安而弗食悲纏風木返柩故山崇崇丘墓庶承茂恩用表封樹

吳母趙氏墓誌銘

金華吳君元圭之配夫人趙氏宋宗室女介奉帝王為九世孫曾祖時中將作監祖若蘭知徽州婺源縣丞父嗣聞未及仕而卒夫人少孤鞠於伯父年二十歸吳君吳君之家故為著姓族大以前即所居地望號靈岳吳氏至元間江南甫定盜賊竊發不時吳君因挈家入依城郭賴夫人佐之以勤儉家日益裕內外鄙於慶弔之事有不能舉者多取給焉吳君之在庠也夫人共養甚敬有過人之行宗黨為之稱歎不已吳君先夫人十有八年卒諸孤尚幼夫人躬率之治地于惠日鄉石塘以葬凡喪祭無遺禮其後諸孤由夫人教咸至於成人婚嫁之事既畢夫人自謂可以少佚其老而天不假以年泰定二年某月某日以疾卒得壽六十有四子男三人曰大同曰天驥曰師彥天驥嘗為慶元路儒學錄尤好學而有文女五人壻曰某孫男若干人

女若干人大同等以至順三年十一月甲申奉柩葬于靈岳先墓之次距吳墓三十里所前期天驥以書來為銘天驥與予結交文字間為最久不得辭也銘曰

貴冑而無驕姿居而有守是為吳氏子之賢婦安茲吉壤永祚爾後永命木固銘也不朽

外姑李氏墓誌銘

至治二年春二月外姑夫人李氏寢疾華亭屬以職事走鄞江上法不得為私親去其月乙丑夫人疾竟不起外舅王公自東陽以訃至鄞溍既為位哭且使致奠已外舅復以書來曰吾將以十有一月丙申改葬我顯祖考贈慶節度書記府君夫人翁氏我顯考文林府君夫人張氏于縣北甘泉鄉我叔祖刑南轉運使煥章府君墓東南之原將而以吾婦祔焉若能為我銘其下陪之石猶涖執筆也嗚呼夫人諱某字某姓李氏世為婺之東陽人宋吏部尚書大同之從曾孫女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母諱某夫人幼聰慧能知文史非直善箴製緝結事年二十歸王氏外舅用煥章府君蔭補將仕郎而家門戶方貴盛夫人自處卑約未始以綺羅驕縱有所興動專德祐內附外舅既失世祿行省版授處州路麗水縣主簿復避不就家日益落夫人身治細微綿蓄粒聚以畢婚嫁白首寠屢無異處貴盛時臨終不發櫛沐奄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二人曰武曰復女五人壻曰黃溍李瀛何溍呂潮何閱孫男二人曰坦曰墉溍不敏無能衰叙令淑受命書辭聊以抒哀思云爾嗚呼銘曰

猗歟夫人不貞則秉心初終用無斁表吾不貴約不啻曰婦之吉恒兵德適兩祖姑送至已勸銘方恨詩罔極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九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墓碣

董東發墓碣

嗚呼是惟東發之墓始予識東發鄞江上東發方妙年涵泳豐
蔚庶幾能以古人自任者由是數與之游別去僅三歲而復求
東發於鄞則東發死矣嗚呼悲夫東發名復禮姓董氏世爲奉
化州人自曾祖庭堅祖成己至其父孫無仕者東發少嗜書不
以貧廢其學故衣敝絮無以禦寒擁敗被挾冊坐見日人莫見
其有不堪之色嘗從鄉先生習月卿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乃
不復踐場屋益取經史百氏之言鉤微摘隱而求撥其根柢閒
出以爲歌詩雜文皆清麗古雅可喜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甚

器重之其父晚得末疾老母弱弟姊妹之未有家者居處服食
嫁娶之須一資於東發而後具東發未嘗少戚戚以動其父母
之慮其父母亦惟此以忘其憂人以爲難鄞胡氏父子雅爲東
發爲治合館俾子弟師事之東發深自刻苦與之相磨礱數切
夜分乃寐燈火明滅樓簷隱隱聞讀書聲相望不自休因以成
疾度不可起則歸死其父母訣竟以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卒於
家年三十有三未娶無子以弟瓘爲之後父命也鄞胡氏爲買
棺乃克以斂袁公爲發粟他朋游及方外交又相與合錢爲助
始克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返葬于奉化某鄉西國先塋之次其
友汪君敏德以書來曰東發死且葬子知東發者宜爲銘胡氏
既買石以俟矣嗚呼悲夫千里駒不出皁櫪人知其固爲所未
始見其千里也故予於東發不敢遠以所可見者爲已足獨哀
其年之嗇志之未究而死及之序而銘諸有不得苟襲者矣嗚
呼悲夫銘曰

生不予前死不予後夫孰尸之俾其父母不得以爲子而予不得
以爲友也嗚呼

陳子中墓碣

子中湖州陳氏名中因以爲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
寅歿于杭州之寓舍卜以某年月日祔葬于湖州烏城縣菁山
下先塋之側其友村理野泰並仕爲丹徒遂以事如杭買石屬
予以銘嗚呼予固不可無一言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忍言之
哉初子中合其同志五六人從予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欲相
率推予爲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禮敬執
子弟禮者予視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篝燈挾冊而坐恒至四

鼓爲作殊無倦色其析理據事毫髮不苟閒出以爲文皆精深
淳雅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急於求售向之五六人
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賢書上春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
始走京師就試於禮闈考官得其文將寘之前列尋復以其頗
爲疑竟棄弗錄子中退自有司嶇崎四千里質趍南還抵家一
月而有母憂又兩月戚以某疾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
耶天若之難必而殃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演用
臨進弗仕父震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總管府判
官致仕其先久占籍于濠由奉直公仕江南遂家焉母李氏
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一人皆尚幼異時翰
林侍講學士巴西鄧公嘗爲子中扁所居室曰肅齋子中請予
爲之銘予未及爲而遽銘其冢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原田兮沃沃匪重兮斯稱樹之同兮式以弗執昊天之忍予兮
胡彼培而此覆予無憂兮不復神之聽之兮後其式穀

蔣君墓碣

蔣君敬之名宗簡生三十有一年而死其友王厚孫以遂遺言來屬予曰宗簡生不及從予游死而得一言為不朽之託猶不死也嗚呼予之固陋何足以知敬之敬之之望予則至矣敢不諾敬之上世居閩之金壇宋南渡時七世祖兵部尚書少師莊簡公歛始遷四明其後多至顯官而敬之曾大父應龍大父與可父復祖皆弗仕母方氏敬之幼爽叔有馬鞏程先生端禮歸自江東敬之以弟子禮見獨居旁舍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參究郡庠延敬之為小學師諸生多貴游以其年少頗易之敬之於疑義數語而決以文來就正隨所治為加點竄剔數十篇乃大悅服尋挈其徒謁胡心省寺聚易詩春秋諸家之說而折衷焉試有司不偶輒散棄其稿作或謂敬之不以盛壯時挾所長取祿仕獨用古文自晦奚益敬之哭曰使吾理明氣充其為文於決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有古今之異耶既而稍出游江湖間過臨川危素於金陵與語意合欲偕至京師以母老不能去留未見書數百卷以歸餘林柳先生貫得敬之所為文擊節不已方為具薦牘而敬之已屬疾遂不起至正元年十月十二日也貧無以治喪天台陳廷言嘗主郡教為言於太守及郡公幸朋游之士合錢為助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鄞縣陽堂鄉桃與先塋之次敬之娶趙氏有子男一人曰僖女二人所著有易集義詩答問春秋一津要義總若干卷文集十卷藏於家噫敬之為人介潔篤於自信重然諾恥為小廉曲謹人多稱其經學詞藝而其卓然欲有所樹立以自附於古人者未必盡知之也昔之豐於材而嗇於年如王逢源邢惇夫輩蓋有之矣此兩人得臨川豫章而其名益彰敬之有程先生以為依歸視昔人可無憾尚矣以區區之言為予不讓而銘之若姑以慰其未意云爾銘曰

進而未見其止若有以為而今已矣昭明在上其藏在此

呂君墓碣

君諱機字省言姓呂氏在鄞之永康為大家而君之父水西翁為其鄉之善士翁兩子長曰權次即君權早卒翁既為之報服後十年而君亦卒翁年已八衰矣哭之尤過乎哀又三年而翁送卒權之墓予嘗銘之翁之葬也其家復以銘見屬而君之墓猶未銘因并以為請君曾大父諱楚大父諱懋父諱及水西翁也其出處之大畧具如翁墓誌母朱氏生君十年而卒君既失所恃稍長刻意於學通春秋左氏大旨好讀司馬公資治通鑑而觀其理亂得失之故水西翁居家庭處族姻里黨各盡其道君孝於父而敬於兄事必咨而後行撫育二妹建子有家服食器用僕與鈍而已有餘貲輒以買書教子待賓客朋友有禮樂振鄉都之急人或懷險戲以相傾忍弗與較皆卑有父風娶何氏宋達華文閣樞密副都承旨子舉之曾孫女前卒葬義烏將明義鄉之劉山後十四年而君卒於至正三年十一月十日得壽五十上以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合葬焉子男四人長旋次烟次恒以水西翁命為權後次焌女一人適胡必慶孫男一人梁女六人昔韓退之誌殿中少監馬君墓謂吾年未毫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二世其言反覆感愴讀者莫

不深悲之予乃以二十年之間銘君父子兄弟三人而予亦既
老矣過君之墓而讀予銘者孰知予言之尤有足悲也夫銘曰
太古之世父不哭子嗚呼悲夫君之兄弟忍去而翁相踵以死
君則有子子又有孫翁沒不亡貽以創文

方君墓碣

予為諸暨州判官之二年州人方君卒後一年予受代去又後
十二年而其子始來謁銘予雖不及識君而聞之死有足悲者
乃為之銘曰
方當之興肇自西陵獨涉 有叔有然文精 吾然初南徙
子孫蔓延 睦前田其在於睦有處士 生唐末由睦而越
宋興國初狀復徙居家于諸暨綿綿十世是繼是承維君高曾
曾祖天 祖曰垚卿咸滈之 太學諸生其父曰鉉處而不出

義以為尚帝已裕物母氏曰張來歸 方生君兄弟而年弗長
澤君之諱玉泉其字能竭其力成父之志惠于族姻爰及鄉鄰
大治溝含私叔乎人父病未 衣不解帶侍醫 竭心勤劬兼
逮父之亡哭踊過傷以毀致疾莫能勝喪故患疽肖伏每于內
旅且一紀久以疾 及茲復作湧其外陰以免寫歸血不潰
劍鉅痛深弓卧苦 仰天而呼曰死矣夫猶有宅穸幸緩須臾
甙興力疾筮兆卜日穿土為窀宿而畢需旦吉遣啓塗飾棺
填池引發跳獲弗前掖以家僮行恍其肩柩至于壙禮從報葬
既聘而行歸視虞牲甫及 虞邊 以瞑君妻某氏哀君之死
曰我何尤酷罰至此子男穰樗未壯而孤悲啼摧慕絕而復蘇
童孫煒烽其泣呱呱忍未頃減 誠懇血圖堅山石以運歲月
玫 戊辰五月庚寅君卒之日後父九旬三十有九維君之壽

度地起墳梱碧之原鄉曰抱山里曰白門十有二月葬日丙申
距君封樹左二百步曰鳳凰山方氏大墓天道之常
孰尸元化質予否臧俟天之定子孫其昌銘以識之揭諸幽堂

東陽李君墓碣

君諱謙亨字伯讓姓李氏婺州東陽縣人李氏宋之官家族最
蕃衍以所居縣東南為別居縣之東者以吏部尚書寶謨閣直
學士大同顯尚書之父贈太中大夫侃則君之六世祖也曾祖
縣弗仕祖達子登仕郎父世衡仕皇朝終於平江路儒學教授
君幼穎悟教授君授以書強記不忘而知其大意稍長能為詩
文年十有七教授君殁事母陳氏盡孝家事皆身親之友愛其
弟異亨顯亨尤篤異亨蚤世鞠其孤如己子有妹適外舅月泉
書院山長胡公 得之子道生胡氏同縣大姓久而家益落君

資給其妹甚至 誠其家無俾姑知之及妹卒姑臨其喪覩室
中蕭然駭哭謂 知而妹之貧若是而妹亦不以告
我豈非恃汝兄 嗣耶吾復何憾既而胡君與道生相繼
殁無嗣君曰立後族人責也吾為子壻亦安忍使其父子之
勸吾 卜地以葬或勸以仕君應之曰予
𤦌於空堂 家自太中府君而下尚書父子起世
科致顯位 賞延弗絕際今 聖時吾先人及尚書之裔又咸
有官籍為吾宗之榮不已多乎吾誦先人遺書課子姪使不墜
其緒業躬耕畎畝出租稅以奉公上可也奚以仕為因自號卧
雲道人以見其志至正五年十二月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五
十有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縣南西部鄉之黃鳩妻胡氏
子男四人長思齊由鄉試補儒學官歷建德之遂安集慶之句

容而縣數爵當遷而未調次思義次思忠前三年卒今祔于君
葬側次思誠女二人適徐祐朱福孫男二人所為詩文有卧雲
小藁若干卷藏于家君葬後九年思齊始以君内弟陳士元之
狀來謁銘狀稱君孝友出於天性見義必為待人有恩而不苟
阿其意皆可勵薄俗而惜其不少出所蘊以自見於世夫能以
施其家者達於親黨以及乎鄉人豈非孔子所謂是亦為政者
雖不有寫官峻爵豐功偉績亦足以不朽矣銘曰
有開其先發而不舒有承其後靡亟靡徐乃於其間遺榮弗居
細行必矜終始不渝執昭其潛序而銘諸

玄和明素葆真法師陳君碣

君諱彥倫字懋樂姓陳氏世為鄱陽望黎文某隱居弗仕君其
仲子也大宗師開府張公用清靜寧一之說寅贊

世祖皇帝無為之治歷仕　四朝為　國元老其門人高
第沖粹玄素貞靜真人何公恩榮獻肅文貞元節先生薛公羲
並以材識學術充左右之故家子弟思自拔於流俗者多樂從
之游君年十五至龍虎山何公見其音吐洪暢風神秀朗深加
器重遂使受業薛公所薛公精於玄學尤善為儒家者流之言
君朝夕咨叩務究極其旨趣然於酬酢世故亦未始憚煩何公
得李氏舊居於貴谿之英林令君躬涖土木剏置祠宇
成宗皇帝賜號曰萬壽德元之觀凡屋室物器在其法所宜有
者靡不畢具何公以君為能為君曰吾遭值盛時蒙被
君師之力常恐弗克負荷將以是為逆旅之地庶幾補報
萬一非直是觀美而已汝其擇人以圖永久既而得彥庭敬子
有興王景平等命以次相授受且延名儒淑其徒俊成人而甚

禱之處歲等亦能與君同其甘苦銖積寸累買田若干畝以益
其食歲饑貧民多賴以活植巨杉數萬株俟他日有所興葺於
此乎取材焉泰定三年集賢以君名聞特授玄和明素葆真法
師提點觀事
今上皇帝至元元年錫被　璽書遷提點龍興玉隆萬壽宮
辭不赴其丈室四旁多古梅扁曰梅雪觀之東有處敬所作天
隱堂而其西有景平所作茂倚館空山野水蕭爽靚幽名花珍
木交映森列君日與高人勝士酣嬉其間不知老之將至也至
正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俄示微恙化去春秋五十有四君所禀
承自正德弘仁靜一真人毛公穎達元成文正中和真人夏公
文沐而下九人繼君者處敬有興景平等七十有五人薛公冒
炎暑悉喪戚卜吉地於崗谿將以某月某日葬君遺蛻乃為書

俾弟子趙宜裕請勒銘以昭于蹤方今寄跡老子法中而受知
朝廷者無不取貴顯君獨深自韜晦休休焉青雲白石之間蓋
其所存有非世俗所得而窺者是不宜無銘也銘曰
用其勒道之里安其適德之宅以返于冥極

廣莫子周君碣

吳興計籌山老子祠真人杜公主之其二弟子曰姚季安先生
曰廣莫子周君真人歸去姚先生嗣掌祀事周君始來延祐六
年也君沖澹方幼失身干戈中不知父母所在僅僅如為杭之
海昌人流落野馬縻之鄉踰沙漠不啻萬里其地宜水宜蒿
桃間以進果至京師見道家衣冠心甚慕焉且聞杜公有道之
士決志求師之時已五十餘矣玄教大宗師吳公善其精於擇
語任以虔桑楚之役將使因從師而訪鄉里為奏請　璽書住

越之龍瑞宮凡六載而謝事君自恨少不學至是一意讀書山
中所居室設老子像而列道學六君子其旁朝夕致禮之題其
室曰不自起齋別號廣莫子坐卧一榻積書數千卷皆昔人故
藏縹緗偶有得則疏以別紙藏久成巨帙義理參貫心識融會
時出以析疑問有儒先所未發性不飲酒日唯升堂一飯影不
出山餘二十年君於姚先生為後進而先生雅愛重之常兄事
焉每夕必過君茗飲論說至夜分乃罷未嘗輒廢一夕寔甚力
疾手書別離知去同子大通八字而以書道其平生大略與先
生別識倒身而逝年八十有一某年某月某日也室内若有異
香六先生奉君遺蛻窆于山之麓且謂旦暮從子卜鄰後數月
先生果不起兆域相距十步而近真若相依為命然集賢直學
士揭公勤文子姚先生碑附見周君而弗能詳句曲外史張天

雨序其事俾其弟子凌某立石姚先生碑則為廣莫子周君碣
而屬金華山人黄溍系之以銘使百世之下知斯山有斯人也
斯世有斯人也銘曰
行也茫乎其若浮止也泊乎其若休孰知夫德人之天游初無
去而無留伊廣莫之境又孰為華屋而孰為山丘也耶
墓記
八世祖墓重建石表記
宋黄府君諱景䄉字叔賢婺之浦江人溍八世祖也府君父諱
昉字明仲母于氏墓在縣西花橋之南而府君墓在縣北之俊
夫人朱氏子一人諱琳娶宗忠簡公澤之女弟始家于義烏
是為溍之七世祖孫三人伯曰幾仲曰益其季諱中輔則溍之
六世祖也自是族日以大舊譜所載閒有脫略其可見者曾孫

萬頃昭祖紹祖公顯公煥無咎少亮皆之揚祖九人諱紹祖者
於溍為五世祖玄孫伯謙簡夫壽某韓某伯昌必大伯信夢符
伯森三畏伯妃桂發維介子唐英綱旗十八人諱伯信者於溍
為四世祖累贈朝散郎朝散公有子三人長諱夢炎朝散大夫
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
次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次太學生熒朝請公未第時
嘗刻石表府君墓年世殊 或竊取其石而去或據其墓垣外
餘地而有之太學生之孫可久望江令之孫可傳等始按其籍
悉復此地遂伐石重建此表俾溍志于下方溍朝請公之曾孫
承務郎諱瑀之孫皇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江夏郡
伯諱鑄之子其生也後無從備聞上世事府君之年壽卒葬與
凡行事雖泯其傳而子孫眾多有以彰積善之餘慶是用敘次

世系託于功媿語所弗具莫能詳也袒免而下今又六世溍之
所及百五十人亦不得而盡著焉至正七年春二月甲子八世
孫溍謹記
先祖墓銘石表記
嗚呼是為吾祖考黄公祖妣徐夫人之墓自我先人奉柩合葬
于茲十年而溍誤玷科名叨歷官使又二十有八年乃得請而
致其事德薄位卑所以榮其先者罔敢有恨後四年欽承
上旨起自退休入直翰林備員侍講始用著令得推恩二代比
年兩膺　錫命公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
江夏郡伯再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
侯夫人亦自江夏郡君進封江夏郡夫人惟黄氏娶大姓由金
華啟處地郡者仕宋多致顯官而公七世祖諱昉六世祖諱景

珪仍居婺之浦江五世祖諱琳娶忠簡公女弟又徙義烏而為
其縣人未有出而仕者高祖諱中輔以文學行義知名肆遂使
為于朝將授以官命垂下而卒曾祖諱始祖俊隱弗仕祖諱伯
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妣宗氏忠簡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考
諱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權宗院編
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方氏陳氏贈宜
人有子曰垓方氏實生公諱瑀朝請公第二子也朝請公通明
嘗仕子輒推以與其姪故公兄弟無用廕入官者公從以進
為浦承節郎而不及祿生於嘉熙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卒於今
大德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東陽徐氏曾祖
諱椅祖諱圻考諱彬寶祐七年進士嘗以奉議郎行兩子正出
朝請公並入淮西淮東制幕為宗管機宜文字嘗改建而往寓

闕又同辟幹辦公事故以夫人來歸而公以疾廢夫人安於命
分育我先人為子以保其世業三從之義罹所欽則生於淳祐
四年八月一日卒於今大德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葬
在縣東北崇德鄉東埜之原與先塋相望葬以十年八月贈封
之制下則至正七年十月八年十二月也一子即氏先人諱
鑄用朝請公遺澤補將仕郎宋亡遂絕意仕進後五十年乃以
思受封紋於從仕郎溫州路樂清縣尹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孫男五長即溍
次濤次浩為朝請公長女之子劉觀爲後更名鼎次潚次滋次
朝請公長男垓之子頤後女二適貫師旻劉武生劉拱辰曾孫
男六椿檉梓樞杞楨女二適陳克流劉道原安孫男八璨瓊璋
瑞瑄琛瑭璣女三嗚呼昔歐陽文忠公作瀧岡阡表於卜吉六

十年之後自以為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溍衰謝之餘繼罹憂患
苟存視息以終天年豈復有所待乎　詔使在門義不俟駕
龍光赫奕有隕自　天褒大顯榮貴及泉崇則文忠所謂遺
德有時不克有於躬而足以表見於後世庇賴其子孫者也爰
奉　命書展告玄宅感慕涕泣不知所云姑序其梗槩于茲
石表嗚呼來者尚有以知其所自而永永不忘哉至正十年八
月一日孫男溍謹記

先考墓誌銘後記二首

先君既葬且免喪溍起自草土復從為紳之後因得乞誌銘書
篆於同年三班工願以稟身下列久未克歸入石豐裳思外補
以先夫人春秋高不俟引年納祿而歸將礱石以刻而奄罹大
故狂先君葬卜兆昭祠既已遷改題誌銘書篆不宜尚仍其舊

先夫人之葬僅序歲月納諸壙而未有以昭示于後人溍受患
矜生退伏田里無錄余走俯伏大人君子之門以請擇因循癈
錯命重不孝之罪謹以其文恭勒上石而以其所不書與未及
書者疏系于石陰初朝請府君之姊適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
書記王公國金嘉熙戊戌進士有女作配于儒林郎兩浙西路
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霞實生我先君年十有二
朝請府君見而奇之承節府君以疾廢遂俾育先君為子儒林
公世居吳興朝奉郎伯虎嘉定癸未進士於公為考中大夫直
寶謨閣太府少卿鏘慶元丙辰進士於公為祖公方以考舉及
格待班而德祐失國公亦失世祿家日益窘先君迎致侍養終
身哉時為位以祭惟謹此誌之不書者也童氏金華大姓先夫
人之曾大父銓迪功郎臨安府錢唐縣尉大父必遇迪功郎始

興府嵊縣主簿又承信公娶俞氏以寶祐四年六月十九日生先夫人年二十歸于先君後先君十二年卒至正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八十有八其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柩祔于先君之右先君受封五年卒官七品溍仍國子博士出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始贈先君奉政大夫祕書監丞驍騎尉追封義烏縣子先夫人進封義烏縣太君溍之婦王氏臨慶書記公息孫女亦自宜人加封義烏縣君溍既得謝而

廷議妙揀文臣付以史事旁招致賢俾飛封論使者及門先夫人之殯在堂已九日矣服除乃拜祕書少監致仕之命累贈先君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夫人追封江夏郡君孫男嬉已卒梓國子學生公用屆赴史前殀女嫁忠州學正陳京寘者亦已卒次嫁劉道泰留孫男文二瑗瑀琂女一此誌之未及書者也然所謂考其所自出者蓋有不容盡氏所謂贈典曰崔君冨近知其可以示是用推次而備著之先君之嘉言懿行先夫人之淑德令儀雖非不肖孤所能備道識父烟丞官封卒葬之詳來者或有稽焉至正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男溍謹記

溍立石未幾而被　上旨落致仕入直翰林備員侍講比歲累蒙推恩褒及於二代承節府君初贈中順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徐夫人初追封江夏郡君再追封江夏郡夫人先君加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再加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先夫人再追封皆江夏郡夫人溍之婦王氏亦兩封江夏郡夫人間者溍以衰朽乞身而退始克覩奉

宸制庸告以禮成復拜名遷之命未遑有所登載茲幸得諸歸守先壠乃序次其略附見于石陰之下方曾孫男又二琛瑭珹女二玄孫男一道永至正十年七月七日男溍謹記

外舅王公墓記

外舅王公之殁遺命屬溍誌于幽堂溍方竊禄輦下既嘗忍外補乞身而退歲被　旨落致仕復玷朝行及得謝而歸則奉事大事已久溍亦老而薨及之矣念他日不可無以藉手見公於地下謹追書其所可知者俾揭于墓之原公諱桂字仲芳姓王氏月谿其自號也其先汶人宋渡江初五世祖琳避地南來家于婺之東陽暨四世祖徵咸弗仕曾祖諱鈞從以子貴累贈中奉大夫妣宋氏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贈龍文殿學士忠簡公澤四世諸孫女通判衢州燮之曾孫女累贈令人貲章閣學士劉公克莊銘其墓祖諱洊因登嘉熙戊戌甲科進士授從事郎臨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累卒妣黄氏我高祖贈朝散郎諱伯信之女曾祖太常丞樞密院編修官左曹郎官朝請大夫致仕諱夢炎之姊朝散與中奉為友婿故以長女為其家婦考諱沂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場妣張氏初臨慶入奉大對臚唱之日太師曾國喬文惠公行簡為首相立殿上退遣吏賀曰當以衣缽相傳蓋謂其居同里同以四十餘為殿試第五人也而不料其竟不及祿妣弟曰鎔前十年已擢龍飛第踐歷所至內則郎曹寺監外則監司帥守終於中奉大夫直煥章閣判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撫兄子如己子由是文林以恩補官公本宗氏子令人之從孫也婕章蓮母命俾為文林後亦以恩補將仕郎公生長官家自少親炙諸老痛洗綺紈子弟侈靡

之習而玄意於學為文操筆立就若不經思而鏘然有前輩之
典刑尤工於歌詩樂府駢四儷六之語善楷書端勁方嚴得顏
柳遺法南嶽有鎮南之殿四大字乃奎章所書時令公代作迄
今猶存人莫知為公之筆也隨侍宦游歷七閩三湘且久留江
上多所見聞遭時艱虞慷慨然欲以事功自奮際今 聖代
四海合一分命重臣坐鎮南服號曰行省承 制署公處州
麗水縣主簿公不敢辭受而不赴自是絕意於仕進從居別室
關門授徒生計日衰怡然自適安常處順既壽而康寧至元
之五年某月某日不疾而卒享年八十有八有四書訓詁十卷
詩文雜藁十卷隨筆一卷娶李氏賢撰閣直學士吏部尚書大
同從曾孫女前公十有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武次復並為外家
李氏婿武後公某年卒復今獨承其家女五人長卯治書累封

江夏郡夫人滑之曾祖姑歸于昭慶而公以女歸于滑為世姻
也次適李虞尚書四世孫次適何德光次適呂朝某川司去
尽軍友虎四世孫次適何德閔孫男二人曰通曰亦已卒女一
人只子孫若婿若外孫男女合三十有二人先是捐家貲於北
甘泉鄉廣陵寺之後山搆祠宇割田四十畝有時俾寺僧守之
而僧老以田質錢於富民公銖積寸累贖而還之晨夕焚之
資賴以無闕公又以昭慶墓在縣南之東其族子或竊其地券
售於豪家有司弗能直文林墓在縣南之桐川又數毀於盗
卜地於婺章墓東南之唐塢遷而世四喪及内子之柩以昭穆
序葬仍廬其左以為壽藏旁置冢舍名之曰繼序示子孫使勿
替其承也公既殁二子以至正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即公所自
為乾鄉安厝焉始公命滑銘外姑之葬而自銘其壽藏曰生吾

順兮歿吾寧魂氣超騰兮風露　佳山佳水兮佳城鬱鬱吁
嗟兮吾其寓形此室銘成而不及自誌其平生本末爰以屬於
吾惟公之盛年有官而無位晚復抗志事外故其素蘊不少槩
見於設施滑所書若甚簡略而皆有可徵不敢設世俗巧飾誣
公以為欺也予於其序官氏姻亞之詳雖細弗遺不暇一一載
以告後來而表其幽宮試懼夫後之人日遠日忘也過而覽者
幸無所損至正十三年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庚申婿翰林侍
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溍謹記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四十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續稾三十八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塔銘

榮祿大夫大司空大都大慶壽禪寺住持長老佛心普慧

大禪師北溪延公塔銘

至正八年春三月十九日

皇帝御明仁殿大司農臣篤麟鐵穆爾言故慶壽住持北溪禪
師際遇　先朝躋登極品碑石未建付業當刻請令詞林具
學士臣溍為之辭翰林學士臣宗瑞書其文以賜令住持臣僧
覺義偉列焉夏四月十四日宣政使臣榮下班入對　明仁
殿謂篤麟鐵穆爾嘗任翰林學士承旨宜以令篆題其首
上亮可其奏臣溍頓首受　詔謹按所儀所上行狀禪師諱

智延北溪其別號也族高氏自大父而上占籍雲州世以行義
稱於鄉父某當　國家龍興之初奉　命招撫河朔因定
居于彰德母楊氏感異夢而生禪師幼失母鞠于繼母劉氏始
在襁褓中見經卷輒書而咿嚘欲語每啼泣得經卷即止其或
與僧遇必斂容興敬人以為宿習而然及就學讀書喜釋氏而
述其大意稍長輒求出家父母弗能奪遣之師事敬林某公風
林以其克勤于道每指以語人曰此吾門精進幢也既得度受
具出遊諸方聞汴洛汝漢之間講肆甚盛華嚴溫公見地昭融
辯說無礙枉受業焉由其戶庭而造其閫奧發經藏雨花之瑞
老于其學者無不歎服焉　晉南嵩主長生御講于興化大
弘圓頓之教一音所及聽類得解人以為一佛出世頭陀魁甘
或欲預聞至道必為之激去藩籬而開示以佛之境界率皆生

信而尊禮焉學徒　之衆由道價愈隆鳳林之役抗衆北
以中心發偈閱傳燈錄有所感發乃走京師謁西雲安公于大
慶壽方丈究　外別　之旨一旦豁然頓悟西雲付以衣而為
說偈曰它時太液池頭月定向松軒照錦衣蓋期望之有素矣
禪師殊不自矜益務韜晦
仁宗皇帝在春宮聞禪師名俾駙馬太尉蕃王傳令以居彰德
之天寧仍即慶壽開堂演法蕃王欲便于咨叩請以居呼奴之
弘福會西雲示寂　朝廷以慶壽禪宗第一剎非德器之重
眷眼之明力量足以荷擔大事者莫宜尸之乃詢于叢林大知
識僉謂禪師西雲上足當補其處
仁宗方以萬幾之暇游心聖教且稚知禪師勅近臣函香有司
具威儀送之入寺賜號佛心普慧大禪師法席肇正學徒咸集

禪師一一辯勘而策勵之退省其私而升堂入室契心印於言
下者甚衆王公大臣偏謁之不置　上每幸慶壽輒顧而與
之語特授榮祿大夫大司空領臨濟宗事前後賜以金玉佛像
經卷及它珍玩之物數千事秘府所藏名畫凡涉於佛氏故事
者悉出以示之
英宗皇帝以禪師　先朝舊德每入見必賜坐諮以道要命
於永福寺與諸尊宿校勘三藏將鋟諸銅為板以傳後因屑金書
藏經處前賢撰集之書或有攙濫復命之刪定焉禪師久居大
剎年老倦於應接投偈拂衣而退　帝師聞之曰方今扶植
教門不過數人安可聽其去亟使追之既至勉之曰若之去則
高矣其如教門何慶壽之大豈不足容一榻　厭於人事少休
其間可也禪師乃還居于西堂頃之竟笋輿歸天寧人謂禪師

老而不衰望其復起俄以元統三年冬十二月二日遺偈而化春秋七十九夏十　弟子數百輩嗣其法者二十六人先是參知政事某人右丞某人來問法訣語終謂兩人曰老僧非久于人世者歲暮必示寂矣宰以弘護為念兩人稱異其言及訃至皆大驚而哭致奠不覺其過乎哀其徒用闍維法得舍利分建塔于天寧及慶壽之祖塋禪師始領寺事律己以嚴而御眾以寬執事必用能者居歲餘而庫有積鏹廩有積粟增置規運之所繕治殿堂門廡與寢室新禪師潔事授職者諸如它官寺立司存以專其出入未幾而僧徒所給朝夕弗繼皆尸患其煩擾亦皆棄去頼 朝廷明于建論而知其非便乾罷去之眾乃少安壽安山住持宗主大司徒法公楠禪師物我兩忘而未始忘愛國之心其護教如大慧杲公其涖事如達緣公人以為知言夫百千度門同為一事無作而作非涉有為禪師秉宗說而俱通達理事之不二以佛之福慧而自莊嚴其光膺寵眷師表人天夫豈偶然哉臣嘗遊乎方內于禪師之道未能有聞焉 詔屬辭始述其感緣應迹之端一二而銘曰

法之東漸宗有殊宗執究其極俾歸于同卓哉上士悟徹道妙說而常默寂而常照單提直指洞徹心源貫并教外別有所傳應機而起出遭興運佛日重輝法雷普震為利益故示現有為丘壑畢具四眾咸依世尊 三朝依崇一品遺榮弗居歸其達引白駒在場縶之維之法是龍象非可維羈七十九年如一彈指來也雲從去也風止寂寂歲寒山空道行承之有人哉嗚呼詞臣作銘刻茲貞石學人是瞻永有矜式

佛真妙辯廣福圓音大禪師大都大慶壽寺住持長老晉

雲興公舍利塔銘

臣溍既承　詔撰述大慶壽寺北溪禪師舍利塔銘繼北溪居慶壽者曰晉雲禪師併以命臣溍臣宗瑞臣萬麟識得爾為之銘及書篆俾刻之茲碑專雲于北溪為法門兄弟今住持臣用顯狀以晉雲為法門之猶子臣溍謹奉　詔即顯儀訪得其道行之實而論述焉禪師諱行興號晉雲俗姓李氏世居鄆城父閏時奉訓大夫齊寧路兗州知州飛騎尉封鄆城縣男有子二人長曰泰承事郎河南江北等處儒學提舉次即禪師也少穎異入鄉校從師授書日誦數千百言生一二過輒記憶不忘十歲遘疾危甚兗州君禱曰若幸而有瘳當遣之出家翌日果無恙即送其鄉之興國寺禮寺僧瑞公祝髮為受具戒及父母既皆歸處墓三年然後去鄉人稱之禪師初遊諸律宗唯識圓覺凡經律論若干卷所敎無餘蘊者耆宿學莫不降敬自以為不足最先為龍興聰公所知延居教庠一日忽自念曰名相之學卷蹄爾未足以超出死生及身去北入京師謁大慶壽西雲安公一見器之宿契留三年而盡得其道西雲喜曰它日大弘吾宗者必子也出世主海雲十年之間百廢具舉儀以首備慕稱歸鄆城久之

英宗皇帝旨命召還京師俾於聖壽萬安寺與一時高德名流校讎三藏禪師博洽而精詳晉雲多所是正聲譽藉甚

上聞而為之嘉歎不已故　旨主竹林越三年汝州之風穴虛席不遠二千里遣使賫香帖請禪師主之寺眾遮留不得去禪師曰道行於一隅孰若行於四方眾乃唯唯而退遂赴風穴之法道果大行於汝漢間尋復勇退寓迹於壽安山

文宗時延王趙州之柏林祖塔久不治亟加飾而一新之丹
堊炳煥遠近莫不瞻仰贊歎尋請於　勑賜趙州古佛真際
光祖國師之號　上嘗咨訪時之高人上士僉以禪師對特
降　璽書命主大慶壽寺開堂之日又刻玉為印以賜之其
一曰慶壽長老其一曰領臨濟一宗蓋異數也先是寺之土田
園林庫藏邸肆碾磑之屬悉掌於官出納之吝細及豪分僕役
不充衆皆離析禪師力言於時宰乃為奏罷所司而以匠庀之
歸於寺自是諸方衲子川奔雲聚鍾魚之聲旦暮弗輟師日示
衆焉　國祝釐且大闡宗乘以開導之使如客得歸如醉得
醒士大夫有慕其道而造其室者聞一言如掖其而混濁滌腸
而飲甘露虛至而實還迷往而悟反宗風以之大振而四方之
言於新尤信　上益加禮遇俾功德使闍闍奉銀章及名香

上特以賜焉
今上皇帝臨御之初
皇太后命御史中丞建世安至寺建禪師會七晝夜越三日
師定起謂左右曰佛殿前放大光明若等知之乎即翁紀指中
丞與衆共觀果見光芒陸離上徹霄漢既宿乃散越事之日禪
師升座敷宣第一義諦聞者咸悅曰入中侍雲草寫偈曰鐵樹
妙體任運現瞻會周圓迴出象外斷這邊無累樹自刊影泉大
呵呵投筆而逝元統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世壽六十僧臘
五十四臘奏　詔旨賜諡二千五百緡淨龕五日祥雲覆閣
圓如車輪緇素莫不瞻拜咸立龕出之日幡鼓幢幡填城塞道
送者數千闍維三根不壞奉舍利建塔於樂閣及房山諸祖
所度弟子若干人禪師暇日游戲翰墨事詩律則雅而不俗字畫

則通而不昭中書平章公孟張公建翰林李公謙劉公賡趙公孟
頫某賢宗公淵李公術王公約皆方外交也嘉善提達磨之傳
至曹溪而支分為二至臨濟而派別為五以臨濟子孫相次專
慶壽法席者海雲簡公晴庵某公西雲安公北溪延公暨禪師
五人而劉秉忠公及今蔡儀崇之奉
天子命佩以印章而主領其一宗則自禪師始非特為其徒者
致信之上而
人主下而公卿士庶無不敬信之本末始於光明後宗如此臣
若是用備著其事當之碑以詔永久使四方學者知其所宗
而系以銘焉銘曰
曹溪之傳源遠而分承為臨濟蓄蕃子孫有大比丘克世其業
上距宗祖十有九葉化行古邑名簡

帝長攝持祖印為時大宗五會說法無彼無此密譯至化大闡
多士甘露法雨如主如嬪共饑高下各遂其生拄杖教基有堂
一學力推魔峰為衆依怙去生即滅斯理之常白雲飯述明月
於光　詔使儒臣勒辭貞實垂休無垠千載一日

上天竺湛堂法師塔銘

師諱性澄因其字以為號曰湛堂家本越之會稽故又以越溪
為別號父孫君滿母姜氏夢日輪從空而墜既覺初日正照其
榻師生而幼有異質四歲戲指筆為佛像授以經文即能成
誦姑留留焉至元丙子出家投同邑佛果寺石門殊律師明年
祝髮又明年受具戒持法華諸經為日課石門謂三世佛法戒
為根本教以探律藏而通其遮性雙單持犯止作之義歲乙酉
始依佛鑒銛法師為天台之學聞鼎山舉法師講席之盛更往

依馬尊歸侍石門時弘公道矣靜公仁叟適相密適二公皆宗
門巨擘朝夕咨叩得益為多遂石門示寂乃謁雲夢澤和尚於
南天竺一見深加器重歷居其清班吾職天台國清寺實智者
大師行道之所式據而有之且易教為禪師不遠數千里走京
師具建置之顛末白於宣政院卒復其舊以紬密教不傳於東
上因稟戒法于膽巴上師既入其室而受覺海圓明之號又從
哈尊上師傳修習法門而究其宗旨元貞乙未入覲於上京賜
食禁中復以國清為言宣政院為奏請降　璽書加護命弘
公主之辯正宗唱扶植教基使來者永有依庇師之力也師欲
東遊高句驪求天台遺書先上記其國之嗣王而被國苔以無
有遂止不行再詣上京陛辭而歸大德乙巳出世住東天竺之
興元壽寺歲丁未吳越大旱師為說法禱祺好事之家多為感
動捐所有以活其不能自食者死無以歛則為掩其遺骸仍作
大會普度之至大戊申遷住南天竺之演福寺郡長官以上也
道行及濟人利物之功于行中書宰臣領宣政院事者俾聞於
朝降　璽書加護焉至治辛酉驛召至京師入對
明仁殿設　旨於青塔寺校正經律論三藏有司供張歲時
錫予為禮殊厚　駕幸文殊閣引見問勞賜食正旦足
天壽節再朝于　大明殿賜以無量壽經等若干卷校正事
畢特賜金襴袈裟加以御用衣段已給驛券將南還俄有
旨即白塔寺建水陸大會丞相東平忠獻王留升座說法食成
悅服事聞罷泰九經仍降　璽書加護進號佛海大師一時
文學侍從之臣皆賦詩以美之泰定甲子以遷住上天竺觀音
教寺至順壬申師之居上天竺九年矣是歲六月朔忽趣鼓告
其眾曰吾三住名山逾三十年自行無益世緣有限雖魄不敏
古德風烈猶或可畢即說偈以辭才歸龍井自謂衆固留不可
免拂衣歸南天竺之寮外齋歲餘東還佛果以終老焉師所至
樂徒空集諸方宿衲皆有時名者爭趨其座下誨迪獎勵未嘗
少倦教乘四書小大諸部講徹則復始雖然博辯風馳壽鴻有
疑而未決者折以數語莫不冷然意解晚年篤志淨業晨朝擊
念雖病不廢嘗屏絕左右修一心不亂觀門者七晝夜屢感瑞
應至於院理庶務瑣細靡密未始慣煩規制庫庾具增廣之居
處敝陋則營究之舊用偷薄則經度之不以其步予有為而忽
之也佛果廢不治已久師歸休其中概念石門付囑之意發已
索一新之安陽韓先生為記其事一日眾以月旦問訊如常時
師遽退拱之曰老僧向非退閑十二年髮在半途今日目有明
日則無光陰其可把玩乎須大衆雖視行事用長無常宜為念
佛師口止止佛須自念明日卸勞送别教明衆集端坐書偈置
筆而逝至正壬午八月二日也春秋七十有八夏六十有四龕
留七日顏貌如生門人弟子咸共奔赴以是月某日奉全身室
于清泰塔院先是師在上天竺捐錢叔流香塔院以奉開山辯
法師暨如法師而肖己像於其左至是分入葬建塔其中及南
天竺之明靜塔院以為後人展敬之地師所著書有金剛經集
注心經消灾經注阿彌陀經句解仁王經如意輪咒經科並行
於世所度弟子若干人門人嗣其法而分住列刹者若干人四
衆預法會者不可勝計前景慶住山弘濟奉狀以銘為請香幸
嘗獲登師之堂而望其下風聞其論狀所述可信不誣是宜銘
也已銘曰

雙林唱風道乃東大蘇妙悟得其宗法門一柱屹北峰斛源流開衆所蒙亟容萬法雲夢肖承以佛海揚宗風殊師異音旁貫通會于其極歸于同法雷初震聲隆隆一雲所雨徧大空積之也厚施也豐退焉不自居其功蜀海寓息逆長終分塔灑時垂無窮巍巍窣堵環天龍勒辭貞珉表玄蹤

靈隱悅堂禪師塔銘

至大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靈隱四十八代悅堂禪師告寂于丈室遺戒送終如常僧勿循故事建塔仍不得用世間法服衰麻之衣既為書偏別交府及其法嗣逆書偈曰峰會而示寂歛而未瘞則須彌盧空閣處置棄右脇而卧入于空漆龕留七日塟色不變天方連雨闍維之日霽色朗然灰燼中得五色舍利大如菽其徒相與謀以為師之光明俊偉如此雖治命不可違然不宜無以表人天之瞻依於四衆之推慕靈隱所度弟子希有既捐私財造塔且買田若干畝歲度僧一人為永久計而未有以昭示來者塔成後三十有七年希清及希白等若干人以狀來屬銘按狀師諱祖闇自號悅堂姓南康周氏母夜夢一老僧來借宿既覺而孕師遂以生宋端平元年八月一日也師魯不茹葷骨氣清偉家故業儒七歲就學殊非其志年十有三母病危甚禱於觀世音大士而封股和藥以進病遂愈母以其與佛有緣乃語其父俾出家依同郡嘉瑞寺傑上人薙祝髮受具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即往見正叟心公于東林見别山智公於蔣山智問云近離何處師云江西智云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進云起居和尚智命侍香師即拂衣去見靈叟源公於焦山見斷橋倫公於淨慈倫問臨濟三遭

黃蘗席棒是否師云是又問因甚大愚脇下築拳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顧左右云再來人也倫示寂謂師曰吾必不起汝宜自勉師泣曰和尚滅度後當依誰倫云柏山介石和尚妙喜三世孫其往依焉倫逝而介石適來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柏樹子話師方擬議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言下頓悟即延入侍司翌日陞堂白衆曰先師之道喜得人矣介石將終囑以宗門大事仍遺就書于徑山偃谿聞公聞與語而契欵曰介石雖往猶有吾姪在師歸廬山東巖日公在圓通請師分座衆五百人莫有契其機者九江守錢公真孫以禮聘師出世於西林辭香酬恩歸于介石

國朝至元十二年取宋之師至江右居人咸避匿山谷間師獨晏坐一室軍士扶刄以臨之刄及頸問曰懼否師曰吾無生死有何懼乎軍士乃投刄而拜且遺師以白金師亦弗顧也軍士咨嗟服歎去一境之內賴以無恐二十五年遷開先法會益盛名聞于　上三十年被命遷東林東林大刹而值虐叅尊屋壞弗治師以所受施貲置田若干畝葺殿堂門廡使之一新錯廬山以匡先生得名購寺旁道宮之地築室而禮祠焉元貞元年奉　詔赴闕入對稱　旨賜　璽書號通慧禪師并金襴法衣以榮其歸大德九年靈隱虛席行宣政院俾師主之師嘗勘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省地僧罔措師便喝又勘一僧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僧云閩中師云彼處佛法如何住持僧云飢即喫飯困即打睡師云錯僧云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僧休去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居四

歲而逝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四坐道場三十六年惟以紹隆祖道為己任至于崇屋室以安其居廣上田以足其食皆未事耳得法弟子東林住山宗郁等若干人得度弟子慶哲壁布清等若干人有語錄若干卷行于諸方師自蚤年受學于馮先生去非先生為時宗工師重之久聞出緒餘施於世節文字多奇作師嘗刻先生之文於東林後人遂以師之文並刻以傳始予旣玩味師之文而敬慕焉茲覽狀所述乃見其深造自得卓焉過人坐雖叢林荷擔大事末後一着照映古今端倪句之知師者也廣采狀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惟通尊師一世偉人少負魯詰長探竺墳游戲如幻發為至文曰是瑣瑣匪道所存朝夕咨詢直指心源刊除塗轍洞見本根乃受智印乃啟度門乃膺帝眷道譽彌尊隆注所及如彼大雲隨緣會散以返其真勿豈吾終厥有遺書罔極之報在其後昆金和會智寔翹翹其身表以靈塔勒以貞珉飛聲燁燁寶垂之無垠

下天竺玉岡法師塔銘

至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杭州天竺靈山教寺玉岡大和尚示疾而化世壽六十八僧臘五十四明年正月三日茶毗得舍利於遺燼中始和尚無恙時有請預為造塔者以偈謝之曰死後茶毗一切身盡收白骨擬為塵何須石塔標名字畢竟當初無此人其人遂不敢復請至是門人四衆失所依怙追痛號絕願存瞻敬之地乃建塔于風篁嶺下白蓮華院之六[illegible]奉舍利藏焉上天竺住山本無夙侍和尚吾論法要謂不可緩以其人之思爰以狀來徵銘和尚諱蒙潤號玉岡族海鹽顧氏父曰敬驗君子母強氏祥應夫師古源清公之甥女和尚方娠及始生母感異夢年十四棄家依古源于白蓮習禮護伽藍神上偈擬作告辭拜然左右皆驚古源授以經應口成誦命禮院僧一祥為師祝髮尋進具從古源受天台宗金剛錍十不二門諸書即能了其大意會古源歸寂遂師事竹堂傳公以卒其業因苦學嬰奇疾修請觀音懺七七日既獲靈應疾愈而心悟明利勤說勸行自慈慶維那分座于南天竺之演福寺湛堂澄公來主其席大會號為極盛和尚陞居第一座凡所闡揚辭暢旨顯老成宿學咸服焉出世于海鹽當湖德藏寺長夏講法華經聽者日千餘人嘗有為之易業者猶見之迹不可勝紀遷主寶福宗風益振居六年退歸白蓮修念佛三昧依之者益衆日於[illegible]堂上[illegible]語其徒曰吾祖智者所謂風煙山水外

足矣爰好惡深禪內充節樂者其在斯乎自是誓不出山行宣政院強起之主下天竺時寺新燬住者時殺歸然刹棘瓦礫中因慨然曰吾蘇寺成于慧雲二殿尚存則祖師願力有在乃首加葺治次第構諸堂舍然不以經度任督之勞廢教事晝夜演說無倦色與同志修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現瑞識者知寺之再興有日矣居三年以涉世將迎非其素志復歸白蓮老焉臨終之夕呼弟子曹諄明策示止觀安心之法且告之曰吾生以淨土為歸其時繼稱阿彌陀佛數百聲泊然而逝和尚神宇清秀出於天賦資力既固觀慧虛融志在利它有叩即應入室親炙者常千人登門請益者不可數計嘗求古源塔銘于陵陽牟公問以三觀之義其答如響公擊節不已以為聞所未聞每與一時名士析疑辯擇所以發理性之異同無不服其言簡而理

盡和尚衘緣御物一本于誠所至道俗翕篡弍捨所居爲叔寺字以延致之在嘉興則有演壽寺吉祥慧光等院若干所在杭則有壽聖寺福光𦔳院等若干所至于日行之精進修常坐三昧以九十日爲期者七法華光明大悲淨土諸懺法不可期數而潛德密行證悟所及有未易淺窺者蓋狀之所述特其應迹而已昔北齊尊者由文字中入不二門以授南岳尊者而天台大師得之惟其聞而能思思而能修是以極證辯于九句正位階于五品啟諸佛之秘藏剏一家之宗途弍者不究其源流本末第見初機之人方博綜于言詮未深涉於觀境遂謂此章句之學云爾不有名德屹立其間解行兼全以身任道曷能使人信其說而尊其教乎據爲銘章昭諸承學庶俾知所務然弍不徒以尉其追思也銘曰

無上佛果成之者人惟解與行車之兩輪草乎先覺真知實踐假方便力肆無礙辯因音所及莫非度門得意忘象何有於言從機赴感說而常默冥心絕待照而常寂風行草偃大元其宗緣雖化滅垂順而殁勒銘貞珉用表應迹學人所瞻永永是式

徑山元叟禪師塔銘

菩提達摩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來止中土直指上根其後支分爲二而心印獨付于曹溪派別爲五而宗風大振於臨濟至大慧而東南禪門之盛遂冠絕於一時故其子孫最爲蕃衍徑山元叟禪師大慧四世孫也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臨海何氏世爲儒家母數以論語孟子教能成誦雅不欲汨沒於世儒章句之學十一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器識淵邃風頴大志以斯道自任寤坐思惟至忘寢食初參藏叟和尚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一日侍次叟云我泉南無僧師云和尚聾叟便棒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頷之即延入侍司是時衆滿萬指莫有契其機者叟既告寂師至淨慈依石林鞏公即處以記室相與激揚此事與虛谷陵東嶼海晦機熙東州永竹闓真爲莫逆交尋以靈隱山水清勝往掛錫焉師書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珙公在育王以偈招之曰寒拾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獨覺庵真公於承天復參雪巖欽公於仰山巖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巖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臭口巖云獺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云快俗媒㘅眼睛突出巖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即延師歸

衆堂居三歲而巖遷乃還浙右虎巖伏公時住徑山請師居第一座既而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詩百餘篇皆真乘流注四方衲子多傳誦之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伏公加盛禮說偈唱以送師敵笑而不荅未幾辭去卒歸于藏叟居五載學徒奔湊名聞京國至大　特旨賜師號曰慧文正辯行宣政院尋舉師主中天竺師嘗久廢之餘爲樹門樓而正鄰刹之侵壤治殿宇而還叢林之舊觀延祐丙辰遷靈隱有　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命師升座說法竣事入覲于便殿從容奏對深契上衷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陛辭南歸即拂衣去養高於良渚之西庵至治壬戌徑山虛席三宗四衆咸謂非師莫能負荷其任相率于行宣政院請師補其處事聞于朝泰定甲子降
璽書作大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

越聞而慕其道者鱗萃蟻集至無所容歲飢皆裹糧而至以所見為幸徑山自大慧中興後代有名德得師而其道愈光師嘗勘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證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參堂去又勘一僧云碁盤石破破從脚門跳過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又勘一僧云學問華嚴遲又為散出黃河徹底清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僧休去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師以呵罵為門弟子慈切之鉗以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識史之的溥一人而已師之利它皆陰為之沒齒不言而其道德聞望為朝野所推服若是命賜人以為榮而師未始自衒鬻其如也暇日以餘力於詞翰尤精絕古雅石田林先生隱居吳山不與世接獨愛師以詩曰能吟天寶句不參嶺南禪其取重如此師生于宋寶祐乙

卯二月十六日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終於徑山之丈室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其先五日示微疾閱侍僧云吾未休歇之尚未舍試問諸昔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待曾無答師良久云後五日看越四日夜分沐浴更衣別眾跏趺書偈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氷河發焰鐵樹花開投筆叉一足而化龕留七十日顏貌如生以是月某日奉全身定于祝昭塔院而分爪髮建塔如化城如有積舍四會說法語有錄行于世所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而同時闡化於吳楚閩越蜀漢間者若干人其上首靈隱法林中天竺祖銘等狀師行業俾溍書之茲碑溍昔從章甫逢掖之後未能于宗門中窺藩籬之奥嘗猥厠之味因知所以措其頌美之辭庸嘗著狀所述而總其謝義不失其實庶俾得以瞻承夫遺範云爾銘曰

大祖唱滅宗迹攀分不有單傳孰闡我人巍巍大慧起陰四葉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據師子座四十二年被寵三朝便蕃異數王臣順風有嚴外護大法棟梁一夕而推本經滅焉有去來毅而常照碧霄秋月散為千光非同非別徑山蒼蒼上與雲齊真身常住大慧為依贊述虛空非愚則惑直書其文刻此山石

天童坦禪師塔銘

師諱妙坦族金氏婺之浦江人母張夢蓮花產於庭而生弱不好弄嶷然伯仲間祖父謂類己令業詩書學非其志也堅求棄家依同里慧雲淨月師既度受具聞北山覺報達公蜀人通內外學執儀峻甚往從之尋又下壽江叅天竺山從晦巖照公研三觀十乘之旨會處舟禪師以雲巷四葉坐鎮靈隱遂委身而

事焉一日室中舉深古門如何是良遂知處師答以文公銘子居舟喝曰如斯見解不離數衆師擬含答舟徑舉其面師有省逮作禮趨出舟即命侍香至元丙子隱于北山之智者寺郡侯聘出世白鶴居再歲辭引去舟時住徑山召分半座力辭更以為掌記已而西游吳中從覺庵真公於承天塋領無錫之保寧辭香酬恩歸之于舟示有所本也尋遷慧山遷華藏退處承天久之乃起靈巖居數月復遷于虎丘祖塔下大德戊戌被上旨仍主華藏行宣政院以靈隱虛席徵師補其處師謝曰夢堂和尚吾受宿德也位僅踰此吾有它望哉卒不就自是居華藏餘十年至大戊申遷天童屬當叢敝之後師不以能待弗先故拒來者學徒恒數百人延祐乙卯五月五日示寂于丈室世壽七十一僧臘五十臨終神氣不撓理筆書如平時戒書偈投

華夷然而逝視去其身猶傳舍焉龕留七日顏色不爲存曾變
其月某日奉全身塔于中峰之巔中峰實菴所瘞也師雖不設
過爲後計遺命俾祔其次瘞之日雲霧四塞行者莫相覩將之
晨曦乍漏下燭其隧若陳光然訖事復晦冥衆咸異之師初
號竹菴故內翰承郡盧公摯從師游於惠山爲扁其室曰竺西人
因以爲稱云師謀度中器與物無競其在華藏時若閩有僚之
者亟避去不少恡華藏僕夫有罪至中道而棄之者其復來也
亦與所於常人莫不歎服焉師提唱簡古善藏屬姪姪使四衆
忘倦五會語有錄所度普雲等若干人嗣其法者今住慶元萬
壽子文等若干人惠寶師之從姪知師最詳以師行業請大比
丘徑山陵公爲之狀以授文虎循序而銘之潛師之里中子也
還述四方輿克展爲坐下而接聞師之緒論其何能措一辭用

敢悉取徑山之所陳序其首而爲銘以系之銘曰
教外之傳何同何別我手此拳即爲長舌真機不露大綱已裂
風行草偃非說而說山頹木壞非滅而滅我中峰下行覺它
名言罔既尚謹歲月

智者勤禪師塔銘

絕學禪師既示寂于慈之北山智者寺後十有五年其弟子景
琳始以狀來謁銘琳之言曰吾師之道固不藉文字以傳然非
是無以啟學者之思也潛幸嘗及與師接不敢以不能知師爲
解謹按狀所述序而銘諸序曰師諱道勤族何氏司郡之潔江
人年十五辭棄家歸釋氏父母弗能奪俾依天宮善爭師二十
四得度受具以未究己事參東叟禪師於杭之淨慈東叟遷而
石林禪師繼主法席復參焉一日入室有契即命侍香由是從

便于咨叩益造其閫域衆咸推敬之尋掌藏鑰於湖之鳳山遂
世出世領同邑之大梅寶照寺至元庚寅也後十有七年西峯
及菴禪師建道場力辭師補其處又八年遂赴智者延祐丙辰
十月六日示疾而化春秋六十有七夏四十有七其徒若干人
以是月二十二日奉舍利建塔于寺西若干步尊其法也師性
恬然質行純實不務爲矯厲色柔氣夷而辭峻其接學者唯單
提向上事或來求法輒示以默莫不心領而神悟焉蓋自佛語
心之學盛行中土宗唱之盛迄近世而極師獨謂一切言說相
以爲教用合乎達摩氏之道其在絡無滯識有不在文字語者
矣師凡三據叢林所至興壞起廢爲堵白所信向有金居士者
義而依於靈覺其家曰吾死亦欲依師其從也因歸骨塔傍仍
捐田若干畝爲永久計焉建同海所書狀來訪使本齋王公爲

扁其塔曰同歸云銘曰
皇矣覺教因言以宣言不盡意是有別傳衆之恍恍機鋒交起
我以其默俾得吾體一空成實道響寂寥白月在天它指所標
匪此淺人形容罔既刻銘山石長新名字

金華黃學士文集卷四十一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續藁三十九

塔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龍翔集慶寺笑隱禪師塔銘

今天子至元元年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住持大龍翔集慶寺訢公上謝事之請御史大夫撒迪公以聞　上不允遣使持　詔加釋教宗主兼領五山寺敕臺臣諭　旨俾安居以終老寵錫優渥曁及其徒公不敢違黽勉受　命至正四年夏五月己丑朔乃陞堂辭衆退處東庵且援筆令備本宗資次舉徑山曇芳忠公以自代俄示微疾其月二十有四日壬子委順而化六月四日辛未奉全身瘞于石頭城塔院臺府曁郡邑諸司咸設祖奠於道左送者數十人八月十有六日壬申定於塔院之後岡分爪髪建塔杭之鳳凰山下弟子寔諸以師

法嗣寶蓮住山廷俊之狀走金華山中告于溍曰先師紹隆祖道師表人天克協
帝心光膺　聖眷宜有述以示來葉子嘗忝職太史氏且辱交于先師銘非子誰宜爲敢奉狀以請溍竊念師之告我也不遠千里以所服玩來識永訣若有所屬於溍者誼不得以衰退爲解謹按公諱大訢自號笑隱姓陳氏唐尚書操之裔世居江州後徙南昌故今爲龍興之南昌人父載母蕭氏公幼開爽授以書即成誦七歲游僧舍見佛像輒作禮瞻戀忘歸父母知不可留九歲俾去家依伯父雲上人於本郡之水陸院祝髪禮雲之徒彰上人爲師尋受具戒年十七初至廬山獨謁先一山萬公留掌内記既而遣詣百丈山叅晦機熙禪師一見深加器重由内記陞居記室一日詰之曰黄龍得旨泐潭領徒遊山名聞叢林及見虎門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公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麼時仁師愈奇之又一日以百丈野狐語詰之曰且道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脱野狐身利害在什麼處公擬答師遽喝之自是平生疑滯渙然冰釋矣公每謂先德有云似有纖疑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横乃益研教典旁及儒家德流百氏之説師遷杭之淨慈仍舉公居記室出世住湖之烏回遂以辦香爲師法嗣居歲餘去游江淛閒復歸淨慈一時大尊宿在父師行者咸與爲忘年友嘗訪中峯本公於天目公坐語至夜半風大作聲破裂崖石左右皆辟易公不爲動中峯甚敬異之遷鳳凰山大報國寺以災毀而決濟宗龍行宣政院檄公起其廢一洗至棟宇一新而規制有加於舊土田爲豪民所據者悉取而歸之以相稅欲吝刺宰公領行院事雖知公遷主中天

竺而寺以災毀不一年盡復其舊天歷元年有　詔以金陵潛邸爲大龍翔集慶寺妙柬名德爲之開山公首膺其選特授二品文階以寵之法錫明年驛召赴　闕入見　奎章閣賜坐良久咨問法要對揚稱　旨因及公師傳之自於是侍書學士虞公集承　詔爲晦機製塔銘既又改中天竺寺額曰天曆永祚以表公興復之功而公之号院曰廣智亦俾廣公爲書其扁額所賜紹真金衲衣及它貴珍服用之物悉出異數從行者賜賚有差尋命使者　旨館公於大禧宗禋院留居京師閲歲狎至再召見遂辭歸餞送之禮彌厚公已南還復遣使降　璽書加護香幣之頒無虚月
皇上御極特遇益隆用大臣　奏命公與百丈住山東陽煇公同校正叢林清規書成四方咸取法焉公嘗於室中問一僧

百丈野狐作麽生僧方擬進語公便打復問旁僧你道這僧好打麽僧亦擬進語師亦打云同坑無異土又一僧參次公云青州布衫重七斤即不問你道万法歸一一歸何處僧云東廊頭西廊下公云瞎漢來這裏亂說拈拄杖便打又一僧參次公以手指云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從你脚跟下過去了也僧茫然公喝去其機鋒峻峭類如此一住八年不得辭復住九年既徹公為行臺御史大夫示寂前一日往[illegible]別焉既又別一二所知歎語良久遂唱滅猶力疾趺坐屬其徒以眾受賜金帛作萬僧閣上報　國恩餘一無所及遂書偈而逝春秋六十有一夏四十有六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而分居列刹者若干人四會語有餘外集曰蒲室藁公以母年高閑於勤省每自謂有媿於陸州編蒲奉親之義以蒲名室因以名其藁云公質[illegible]峙棋度塔

如其所為文無山林枯寂之態變化翶翔奇彩爛然而浩汎諸帝一出于正未嘗有所偏陂處公稱其如門庭之野然亦作鑑鉆軒昂龍起躍物怪屏走光焰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感慨會敎於文學者不能過也人以為知言初魏國趙公孟頫未識公得其文歎賞不已即命駕訪之一時賢士大夫咸表而文焉公歸假之日天大風雨頃之日露雲四合陰風[illegible]然之之日城東皆水而城西獨無沾濡之靈異之迹可徵不[illegible]其遺迹盛寧始恭終哀有不偶然者矣銘曰
昔在　先朝龍興下土建崖之居化為寶所人天四衆小參雲昭度門龍翔公其梁柱於皇昌辰金輪御宇寵悠波蕩使節旁午函香示信帝宣　天語曰以五山處統於汝凡爾撰毅汝為宗主敷求遺範用繼汝祖恩光不被榮遇家編匯公稱倚時光[illegible]乳典則所存有嘆必擧木鐸乾場重規疊矩單提直指示[illegible]端[illegible]法幢作大依怙密祥　上化萬物時雨云胡不惜訃聞當宁石碑之詞宰崇寧堵史臣勒銘垂休千古

蒄山萬壽寺竺元禪師塔銘

師諱妙道字竺元台之寧海人俗姓陳父曰某母何氏家故業儒師生而骨氣凝重神宇秀朗幼嗜學不煩師訓尤喜誦佛氏書既而以文字之學人皆可為吾當求之於文字之外可也吾以鑒昔語焉父曰此子不凡眞之僧中可作長老人皆呼為長老兒既悲尤因母攜以禱於觀音像前仰見像之右日有小蛛衆為之夫之患進念父以為於佛有緣年十六禮出家依杭之不知閑化寺正嚴實師十八得度受具戒於大昭慶寺梵祥律師嚴師令誦百法論師曰一法不學之百法乎乃辭去編參禪門如截崖不與最後至阿育王山謁橫川珙禪師未幾延歸作司一日問室中以[illegible]天燒話[illegible]未解依[illegible]不已忽曰何乃自庵疑碍遂入見簡所[illegible]以汝於[illegible]舒耶[illegible]開而舍云那三師[illegible]世大慧[illegible]師黒問曰如門[illegible]天地光明照十方[illegible]舉[illegible]發足五日致千[illegible]錢塘川[illegible]之[illegible]曰再來人也由是名動叢林行道更相語[illegible]誨出其上[illegible]中[illegible]衆者如竹[illegible]生東石與[illegible]唯[illegible]實[illegible]敬果之不元己丑用[illegible]者　世[illegible]本邑之[illegible]慶寺說法嗣橫川居三年法席所盛[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闕[illegible]寬[illegible]於勇泉因留上馬仙居之[illegible]山[illegible]夢禪寺久[illegible]遂[illegible]言[illegible]能起之郡[illegible]以為其元貞丙申請師主其事居五年棟宇一新仍懇荒棟之地為田以足其食學徒[illegible]集師於土木場中接引無倦[illegible]宗開[illegible]以師名上聞[illegible]被　旨任當若之浮山鴻福禪寺

賜號定慧玄明禪師皇慶癸丑正月也寺旁民多豪猾師至無
不諭誠傾嚮衆始獲安其居崇禧淨山皆古刹由師而名愈顯
延祐丙辰忽若有不適於意者亟引去郡使者偕有司迫之還
山是夜衆夢師再至已而復潛歸崇禧送往拜橫川路於賁
王省嚴師於六和嚴師處之於白賁庵淨慈靈隱兩山爭欲致
之俱不就會平江之東禪薦嚴禪寺虛席郡府及諸山司以疏
請師補其處居四年而拂衣歸休于白賁六和雖外宗衲子來
叩無虛日師年逾七十猶厭于憒鬧懷崇禧之幽絶乃曳杖
東還送者往往泣別於江滸師責之曰衲僧家當以所道為己
任視衆散如浮雲奈何戀戀效兒女輩耶自此不出山者十有
四年門人在方位外者期以師年九十壽慶于膝下師聞之曰
吾不過明年正月半明年乙酉正月十有二日初無疾苦忽得

大方諸老及外護書囑以宗門大事且戒其參學比丘永遵司
悲口汝等從朝至暮行住坐臥起心動念皆是自家珍寶皆辦
真實工夫作得主宰自然與道相應任從生死變遷元是移換
汝緣究不得方名大丈夫不孤負出家學道之志庶無忝於父
母師友亦不虛受佛祖慈蔭吾明日行矣汝等宜各努力無喪
光陰十三日黎明沐浴更衣趺坐略叙平生始末以別衆遂總
乞留偈師曰諸方到此作盡伎倆我只如常不得已援筆書偈
曰佛壽八十我多九年世間情盡寂滅現前投筆而逝春秋八
十有九臘五十有二龕留七日闍維目睛齒牙不壞設利尤晶
瑩所度弟子可四一立建塔于淨山曰歸源清字元寂建塔于
崇禧曰圓明當寺住持門人惟一收設利與諸不壞者分藏焉
師身不滿七尺而肖貌魁偉性剛直慎許可安貧樂道不為炫

飾進退之際處之裕如日用中惟以向上事開示學者世諦語
言不以掛口一僧問陸亘大夫見南泉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
也曾坐也曾臥欲擬作佛得麼泉云得亘云莫不得麼泉云不
得未審意作麼生師云如人向十字街頭開箇飯店只是不許
人喫一僧問和尚教看柏樹子話並無入路師云河裏失錢河
裏漉一僧夜上方丈請益師問汝每日看什麼機緣僧云看狗
子無佛性話師云試舉看僧纔啟口師厲聲云夜深下去僧不會
歸堂中忽然不已或者以告師云它向後會去在僧聞之釋然
其方便為人多此類台之郡長官某問如何是佛師云牛背上
老翁問如何是法師云蘆雪與冬瓜大契其意即拖師主天寧
未行而有淨山之命晚歸崇禧自號東海慈翁浙東大帥某居
省縣異處尹府時而入山問道聞師開示深用歎服南臺御史

常公某不遠二千里來訪師於樂之留兼旬不忍去其為達官
大人所重又如此崇禧有梁昭明太子廟大德丁未歲大旱官
吏父老請雨不應師坐從其廟神見夢於縣長吏曰為我一言
明日當雨長吏以白於師而遺至師之道非獨有以信於人雖
鬼神亦異之從違也故示滅之後識與不識無不盡哀師有重
括雲寶峰古一百則頌古五十三則四會說法語錄若干卷藏
者浮其機用峭拔如鐵崖石戶云濕之壽昌深寺住持門人法
照既結集而求太常博士柳公貫序其首以行其世司隱復以
慶元仔福禪寺住持門人一如所狀師行業來徵銘晉卿與
師投而絕其真風願以遊於方內未能受法雨之餘潤懼無以
贊揚萬一而司聽之求重以前省王住山卯公諸大尊宿為之
勸請不敢以鄙陋固辭銘曰

禪林之盛宗唱並傳古響復續擿惟樹師之方胡匪德以耳
不勞展手已得吾髓虛而善應守通說米後一着乃其與功佛
之壽命非有數量持以八十示世間相師多於佛矣嘗九年
靈根不壞身真嚴然門人所記四會有錄我銘其藏用志陵谷

竹巖律師塔銘

師諱大節號竹岩族趙氏越之會稽人幼不茹葷年二十有六
乃辭家入道得度於上虞法果寺中孚禪師尋受具戒動必中
度具沮欽律師住台之妙果甚受重之遂從四明郡花侶結法師
爲天台性具之學織能通其大義鋯見師戒行精嚴謂曰佛之
慧命寄在毗尼汝大父律中宗匠汝能於叔世光紹其宗吾道
不在茲乎師承命即日渡江依石峯印律師於杭之靈芝寺不
數年是究其宗旨明慶吉公延致西班又之會虎岩良公副主
法席性居第一座演暢融明軌範峻整爲衆所悅服而敢其出
能以慈悲攝誘與物無忤出世本郡 漢院支頤植什熏律
其勤遷主松江之延恩報恩寺道譽益盛處欲謝事而其徒不
忍捨居二十有六年一旦不疾而逝臨終稱佛名不輟成敗
坐而瞑如入深定焉重紀至元之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也世壽
九十僧臘六十五闍維舌根不壞函靈骨歸上虞建塔于法果
師長眉深目廣顙豐頤三衣惟布日但一食人施以錢有來索
者予之無勤以故囊無留貲在明慶時寺屋以災盡燬而師所
居堂獨存明日有一卒來前言昨日救火嘗吾足言訖忽不
見而凡上韋陀天神像足缺一指聞者莫不大驚師三閱大藏
行中書左丞答齋年公以師事之一日延師誦經神僧爲降甚
光滿室衆所共覩李公語人曰節公佛菩薩地位中人也嵗大
侵浙河東西殍死者縱横弗瘞間師出衣盂之貲建無遮大會
三晝夜施者不察而其瑞應之迹尤靈而師未嘗言之蓋自覺
林唱滅世遠教分殊師異旨莫通相通師雖受持律部而兼修
念佛三昧效古人作懷淨土詩數十篇昔大智和尚嘗曰吾生
弘毗尼死歸安養平生所得惟二法門大智之後善繼善述惟
師有焉師所度弟子一清今住越之東山禪寺孫若干人其上
首明慶住持講律宗主志果狀師行業請爲之銘用刊于茲碑

銘曰

佛又既度三學政宗卑然大智合異爲同惟師承之克協其志
會二法門歸一大事發祥効瑞人天具依靈根不壞寔塔弗祀
有大公剪爲律宗主謁銘樹碑昭示所祖

四明乾符寺觀主石公塔銘

四明乾符寺觀主大師諱普容字大寧俗姓茅氏世爲餘姚人
年十有四出家於里之興山又十有三年祝髮於杭之昭慶明
年受具戒於明之開化依碧溪闡公於明之延慶杭之集慶者
久之從石林介公歸延慶得止觀法門於桐溪㵎公既歷四行
雪岑海公爲升座說尚因以主觀事亡何延興山於是乾符久
廢郡侯半岩全公北溪謙公咸請以興造師爲募施者建寺如
其舊買田六百畮有畸與寺別籍作九品觀室居焉法席偶虛
江湖道俗皆願得師補其處避不就郡人福清州判官楊某爲
構精舍城東三里所白有司以聞于 朝有旨錫寺額曰慧
濟且加法師號俾之開山師强勉受 命爲買田三百畮有
畸贍其衆而仍居乾符供衆淨業會于慧濟與衆別明日遂別
士大夫常所往還者又明日示寂于所居之觀室春秋七十夏

四十四時延祐七年二月一日也某月某日奉全身塔于慈濟寺東南若干步所度弟子惟允法言等若干人法言既嗣住慈濟始狀其行事願刊之琢碑浯濮為之序曰師家世業儒詩禮之學厥有端緒令不言尊其教也粤自大雄唱滅珠師異旨莫適統一惟天台之傳為得其宗而學者或梏於章句有教無行師蓋病之是故一年修常坐二年修常行餘時則修半行坐非行坐凡然其頂者三爇其臂者百閱七年而四三昧以具既又集同行修大悲期一年淨土期七年寓公處士慕而與之游趣為舉東林故事四衆從之為四十八願會者至下恒數十百人所著書惟圓修要義一卷而未嘗示有證入故人鮮得而稱焉歲大饑且疫為粥活其不能自食者用闍維法斂送其死無所歸者今行中書左丞李公時為紹興路總管師為建普度會十晝夜璲事若有歌謠聲同知慶元路總管府事張侯以旱告師為合同修六十人皆白衣觀世音像前肉香祈哀感應光如瓔珞雨三日乃止駙馬都尉濮王謁補怛洛迦山道出四明瞻拜執弟子禮請主如意輪期三七日尋獲異夢兹申敬事此皆世之所共稱者也昔安定梁氏盖入天台之室矣然於其行位稱曰不可得而知也則以滑之棠陋未始一登師之堂其有以異夫世之知師者乎謹次其槩曁揭萬一云爾銘曰

八教所詮曰一大事執昧其体得語失義有偉大師左珠密契是即身心而指定慧法網可絜行海無際一雲在空燗澤普施世出世樂平等不二使王順風天浩瑞徒關應迹迹其表階位勒文悼賓式告來裔

真如觀主壽公塔銘

錢唐真如觀主大師示寂後五年弟子慧炬始以狀來千銘其舍利之塔于退休之餘方掃除筆研然以師道行之尊乃予爪所熟聞而慧炬又遠使馳書踰濤江而來何敢以荒落固辭按狀師諱正壽別號松巖族姓徐氏杭之錢唐人父名某家故業儒師自髫齔之年厭處塵棄家學浮圖法於南天竺之崇恩演福寺某年從住山柳堂塘權公法師得度為沙門誦經禮佛晝夜不懈平居食不過中脅不至席嚴持禁戒彌久益堅某年玉岡潤公法師來住是山師聞妙教即立妙行道譽日廣遂陞居第一座為學者師座下恒數百人師隨機開示縱談極辯未嘗少倦江湖道俗爭欲得師出世以主法會師之母某氏賢而有識每戒之曰汝勿以住院累我師亦恪遵母訓諸方以牒來者皆堅拒不納而於自行之功愈加精進行四三昧終而復始雖寸帛粟粒以財物皆概均分於衆而以己所得畸贏之貲以共生民族之外施無長物某年肇建真如觀堂於錢唐城北以其隨喜出其所以資後覺堂成奉安千手千眼觀世音像於其中歲以季秋之月集十方行人修大悲懺二七日又別建普賢道場歲修法華三昧購畫像置金書大般若經紙書大智度論於其上而闢其下為講堂以待來學師凡遇佛家演法文字戢則於戒法往往感天神侍坐天雨寶花靈光瑞相變化非一境可稱紀至正二年春二月微示微疾語其衆曰佛與我期一日我當去可為我建淨土懺七晝夜以助西歸十三日沐浴更衣端坐連日廣說觀心觀佛淨土法門以策勵學者安然而逝十四日也世壽若干僧臘若干十九日闍維啟龕開之顏貌如生手足柔軟既而於火輪中放金色光滿高數丈

乳出觀師坐五色雲端儼然不動遺塔中舌根不壞得舍利無
數其徒如興謀而起塔於觀堂之右下方師所度弟子得其
法者曰德禹嗣主觀堂曰普暉住東吳廣福教院曰思怛及宗
勝英錫慧寧至道主居安等今昭居天竺靈山寺行法華三昧
以千日為期云銘曰
衛台之教因言以傳惟真如師匪託空言以淨信心由解起行
具四三昧圓修圓証總持萬法安住一乘乃發弘願援物利生
天神於靈寶華現瑞感應之交靡容思議化期既畢寂焉西歸
萬目所瞻真身在茲昔本非來今亦非去何以銘詩式昭振系

道行碑

大慶壽禪寺住持秋亭禪師亨公道行碑

有大比丘曰秋亭禪師枝

今天子命住持大都大慶壽禪寺共謝事而去迨今十有四年
王公大人莫不高之學徒汰望其歸凡接其辭氣而不可得令
住持臣僧顯儀實師法嗣之上旨謀立石以頌其德使覽者有
所觀感而興起焉至正十年夏四月九日
上御興聖便殿翰林學士承旨臣哈剌八都兒臣拜拜以為言
制可其奏事下本院命侍講學士臣溍撰文學士臣好文書丹
別教集賢侍講學士臣朝爾篆題其額臣謹按師名洪亨順
德之麥陽鎮孔氏子也家本業農而其父嗜讀書為善士好仁
慈而有賢行尤崇信釋氏之說一夕夢金像滿室翌日而師以
生師天稟迥異常兒自幼不茹葷飲酒每慨然懷出塵之想父
母不欲違其志七歲即令出家禮本府開元寺須公為師服勤
左右朝夕匪懈性雖厚而言簡擇人未嘗見其喧譁戲笑年二
十得度受具備修滿肆戒言與旨無所不達謂單提直指乃向
上宗乘之定法遂至京師謁西雲禪師安公於大慶壽寺一見
撫加賞識俾入室侍香師勤於咨決雖示以可奇器無動色西
雲大奇之傳衣而付法焉西雲唱滅師法兄北溪璉師延公嗣
領其衆皆命師主城西之廣福寺居歲餘挈瓶錫南遊襄漢江
淮間凡名山巨刹大善知識無不與之相叩擊而究其旨趣會
千丈司還住竹林寺未幾復歸休于慶壽寺以北谿命主彭村
之既晉院及五年四衆偕集施者寶臣大殿丈室門廡咸為
之一新北溪退席法兄雷雲禪師與公選之師於第一代主冥
禪師未至東佛指雲調堂演法出世住持奉聖州之保寧寺甫
四年留者愈衆皆贊述而師以公舉往其處亦止四年小大
之務罔不盡心策勵其徒多成法器俄一日大書偈曰和南上

禮諸高德別諸檀越人執鉤般若畢投偈于地芒鞋竹杖出門徑
去衆皆大驚奔走求之不得或報師隱于文明門外一小院兩
班執事眾迎師不為起再書偈曰筇杖瓢包歸去也再來
不值一文錢衆莫知所為乃相率以其院遣客者使諸師悅
留之仍諭以遠引之故師曰祖師有云三年不去五年不住此
乃從上流傳之遺風客者使還院白其事皆歎曰去富而就貧
真所謂高僧也太師右丞相泰王伯顏在中書亦遣官再三勸
出度不可強乃聽其所之師遂歸隱于順德之開元寺足不出
戶者踰十年歲戊戌 上旨來補其處乃遣迎致神師於
故所住觀音院以便長老師年垂七十耳聰目明住世歷劫未
易量也所度弟子勝喜勝寧等若干人嗣其法者今慶壽顯儀
及永平開元住持某等若干人性慶壽實四方禪師宗列剎之

旨朝廷嘗刻玉爲印以賜之榮階類注之許加徵光相望
當路知師雖重謙退弟奏請降　旨賜號崇大禪師其高風
遠致槩可想見而至滑起自衷退久竊寵榮顧何足以知所受
詔書辭無仕猶濯其銘曰
巍巍人師祖道是承兼善三學實爲一乘精求博訪玄機密契
燈燈同明海無異味推其自利用以利他雲奔川委如客赴家
功成身退胡不違擧緇衆瓣集如兒失母四衆攀慕莫大莫迴
匪有頭顱心非玄來動也時行靜也時止出以濟物處以全己
龍象所萃人天依爲冥冥戈戈若無爲名之長隨上徽
當宁詞臣作頌清風千古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二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世譜

馬氏世譜

馬氏之先出西域聶思脫里貴族始來中國者和祿罙思生而英邁有識量嘗以功業自期嘗獵山川形勢而樂臨洮土壤之豐厚遂至道宗咸雍間奏大珠九以進道宗欲官之辭不就但請臨洮之地以畜牧許之遂家臨洮之狄道和祿罙思生帖木爾越歌以軍功累官馬步軍指揮使爲政廉平而有威望人不敢斥其名唯稱之曰馬元帥因以爲氏帖穆爾越歌生伯索麻也里束年十四而遼亡失父母所在爲金兵所掠遷之遼東久乃放還居靜州之天山思血木父母不得遂隱居不出業

耕稼畜牧貲累鉅萬好施與結交豪士大夫金主熙宗聞其名數遣使徵之辭曰古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吾不逮事親何顏事君乎終不起伯索麻也里束生習禮吉思一名慶祥字瑞寧性敏於記誦日觀則如成人飲食必後長者既壯姿貌魁傑以志氣自負善騎射而知書凡諸國語言文字靡不所不通豪傑之士多樂從之游食客常數十人或勸之仕輒應之曰幸有以具甘旨夫復何求況昆弟皆奉世來出我與爲養乎父有疾躬藥必親嘗衣不解帶疾不可爲而殁哀慟幾絕廬於墓側三年母亡如喪父亦如之聞者皆曰篤孝君子也金主章宗時衛紹王在藩邸召見謂賢之所陳備邊理民十餘事皆軍國之要務忠泰行爲泰和中以六科中選試尚書省譯史衛紹王嗣位始通問于我

太祖皇帝信使之副雖其人衛紹王曰習禮言恩忠信而多智
且善于辭令往必無辱及入見　上愛其談辯而觀其器宇
不凡稱歎久之因賜名曰也而赤圖古控漢言能上也暨再使
因留不遣使人風之曰爾國危在旦夕若屢將為肅留此則可
以長保富貴答曰國之興亡係政善惡不係勢之強弱我國無
亂政爾何以知之貪利則不仁避害則不義背君則不忠出使
而不報則不信誠拘留不返當以死自誓反遺失身雖生何益
留之三旬知不可奪乃厚禮而歸之
太祖思其賢遣內臣乙里只持國書徵歲幣且招之使來衛紹
王欲遣之力辭貞祐末學挈家從金主宣宗南遷汴上再遣乙
里只諭旨曰寧無歲幣必得斯人宣宗重和議之成強遣之淵
泣而言曰臣身猶草芥不足惜也苟利於國雖死不恨但以人

質敵豈謀國之道哉遂輟不行尋擢開封府判官內城之役加
昭勇大將軍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以勞遷鳳翔府兵馬都總
管判官至則舉賢才修軍政興利除害境內稱治而嘉禾秀麥
連司帝之瑞並見民既蘇息乃立學以教之四方流寓之士多
歸焉元光二年秋諜報大軍將攻鳳翔行臺命清野以俟主帥
素與之不協乃減其從騎行三舍而與大軍前鋒遇於曾水戰
不利且戰且却將入及城伏兵遮其歸路矢盡援絕人殊死戰
大軍圍之數重誘之曰我國聞公賢屢召不至今亟降是轉禍
為福之機也不聽乃射其馬使不能行覬其降之又不聽而下
馬持短兵接戰將突而圍而出圍益密遂見執令軍士控弓持
滿環　而脅之曰不降死矣又不聽殺者畢發矢集其身如蝟
焉不絕口而死是歲冬十一月二十二日也麾下士不降而死

者數十人事聞　宣宗命詞臣王鶚草制贈輔國上將軍恆州刺
史謚忠烈教葬鳳翔普門寺之東立廟賜額曰褒忠事見金史
宣宗本紀新史本紀雖不載而詳見于忠義傳金亡時其公族
近臣之家皆羈于汴之青城
太宗皇帝聞其忠義遣內臣撒吉思不花持黃旗撫問其家得
其二子俾入勤於和林
憲宗皇帝嘉之使備宿衛中統元年丞相線真內侍黎速連引
見
世祖皇帝於白馬甸上諭旨曰此也而赤圖古控之子乃父忠
於王職今官其子安有不盡力如其父乎三子曰三達曰天民
曰月忽難一名貞字正臣三達性寬厚多謀略累有戰功奴子
中書左司郎中三子天下闊減都失刺灼實碎並居天山天民

小東路提舉從代宋以功佩金符為太平江州等路達魯
花赤二子暴刺宋喝子縣達魯花赤累歲賜從衛役語言辨
給嘗為相寧州達魯花赤單騎往說左江及首光降遷同知南
安路總管府事其文學政事有傳存焉其刺字子開里奚斯易
孫達魯花赤保敬賜子世德以國子生擢進士第今由監察御
史遷中書省檢校官開里奚斯子祖仁國子生靈壁縣主簿月
忽難殁事
太宗
憲宗
世祖三朝致於禮部尚書有傳在國史並致而序月忽難十一
子世忠常平倉轉運使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吏部尚
書世敏通州達魯花赤薛沙納世靖皆不仕世祿中小府織染

提舉世吉烽州判官世榮瑞州路總管世臣大都平準庫提領
餘三人皆早卒世昌四子閭司知漳州路總管府事贈河南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節入道於王屋山禮下沙場鹽司令贈浙東
道宣慰司都事洲贈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世敬子閭在
京倉某官世晴子岳難蘭溪州達魯花赤世祿三子失里哈可
南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繼祖大都宣課提舉也里哈不仕世
吉子雄吉世榮子必胡南同知興國路總管府事祝鈞富也荼
監閭七子祖常進士第一人卒官御史中丞仕最顯其行能勞
烈後之秉史筆者當為立傳茲亦弗序祖義翰林國史院編修
官祖烈汝寧府知事天合祖孝祖常同年進士今為某官祖信
某場某官祖蔭國子進士昭功萬戶府知事祖恭國子生禮四
子祖中某副使祖周鄉貢進士廣西廉訪司知事祖善進士河

東宣慰司經歷祖良料三子祖元鄉貢進士市舶某提舉祖某
某路儒學教授叔青關子草夫里哈二子某祖憲國子進士吳
縣達魯花赤也里哈子蘇州判哈桑吳縣主簿雅古四子某某
某某祝鈞子某祖仁子伯嘉鈞祖常二子武子奎章閣學士院
典籤文子秘書監著作郎祖義子猷子國子進士含山縣達魯
花赤祖烈子惠子高郵府知事祖中子怙木爾鄉貢進士祖周
子明安答爾某稅使關保猶子鄉貢進士
史官黃溍曰古之得姓者或以國或以官或以王父字所從非
一馬氏自狄道而天山則以官為氏者也黃溍臨川王安石為
許氏世譜起唐虞歷兩漢至三國而其宗譜始顯焉氏之有姓
迨今僅二百餘年故予為其世譜可得而詳焉然予於許氏有
唐睢陽守遠伏節死難與恆州府君事正相類而臨川論或德

必百世祀獨上推於伯夷而數其後世忠孝之良不得與夔皐
稷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嗚呼遠之不得共夔皐稷虎並馳所遭
之時異也恆州府君名闓　上國數見羅致誠使知歷數之
有歸而留于大元則扶興運紀功大常視夔皐稷虎尚何歉乎
廣補論之以書于篇

家傳

太傅文安忠憲王家傳

王諱柏鐵木爾其先出于西域哈兒魯氏世居海押立高祖諱
塔不台當
太祖皇帝龍興之初首率其族屬從本部主阿爾思蘭可千來
覲于斡難怯魯憐之地　上撫慰之甚至命統本族軍從皇
赤察合䚟兩太子掠漢地下絳昌諸州及豐勝雲內大同等城
野班師不陳其勞績賞賚駢渥遂從
太祖親征大敗金兵于野狐嶺取宣德等城追擒兵全兵直抵
居庸關功最諸將被　旨以本族軍由河西麾右入關陝所過
布宣威德禁止殺掠衆皆悅服　還師河南復被　旨西征至其
安殁于軍曾祖諱阿達台從
憲宗伐宋攻釣魚山而殁祖諱質理華台備宿衛於
太祖第二斡耳朵忽蘭皇后位下
世祖皇帝建都城立宮闕以勳臣子符璽掌門禁虎符貴戚有
子二人長口兒思赤欠即王之考諱曲樞幼失怙恃深是性乜
靜謐愼而無華事
裕宗未及用遂爲
徽仁裕聖皇后宮臣以謹厚稱
仁宗生七日選入侍于宮中而左右擁翼之其後從
仁宗時侍　母后之懷孟之雲中備殫其勞
武宗知其忠勤手書獎諭賜以宮人王氏爲佐
仁宗平內難迎
武宗即皇帝位尊
母后爲皇太后立
仁宗爲皇太子論功拜平章政事行大司農領詹事院事未幾
除太子賓客平章軍國重事進太子太保領典醫監事
仁宗嗣位拜太保錄軍國重事集賢大學士大司農領太醫院
崇祥院翰林國史院典瑞監提調回回漢人司天臺事階自榮
祿大夫再遷開府儀同三司散上柱國爵魯國公位太保者十
有一年小心愼密始終如一以愛君憂國爲心
仁宗特命推恩於其三代於是王之高祖贈宣仁迪慶功臣大
師儀同三司柱國追封祁連王諡莊僖曾祖諱對誠協濟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祁連王諡襄莊祖贈推誠
德佐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祁連王諡忠靖
高祖妣伯顏忽都曾祖妣伯丹忽思祖妣怛忽理並追封祁連王
夫人仍勅集賢大學士郎松年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勒銘于
碑
仁宗嘗經踰如義門外指故大司徒阿失帖木兒之墓顧左右
曰朕嘗學古文字於司徒於心不忘其輔翼之功朕所嘉尚其
爲治壽藏卿于司徒之北以表朕志辭不獲命即日相地營官
營爲城花已植華表翁仲如式葬是焉妣曰順國夫人撒
禿里有子二人長伯都次即王母夫人亦吼學門衣神人授以
大珠珠是字中色納于懷持而進悟王生有異質警敏絕人
至元二十二年王甫四歲從太保事
仁宗每侍晏未嘗有惰心曰進膳羞必先主而後已尊卑之分
截如也凡見寡言笑威重不撓爲同列所敬憚
仁宗春秋日富倚爲腹心大德九年從之懷孟尋之雲中負羈

紐屬櫜鞬冒雨雪夜險阻衣不解帶肯不留帶自夜達旦未嘗
輒去左右大保持大體以總綱維王則奮智略以息機宜而宮
持以為安十一年
仁宗在懷孟聞國恤而內難將作夜半王篤含容燕之謀王對
曰此事間不容髮正名舉義實在今日必先人有奪人之心可
也遂決策北行質明王從太保簡車徒環甲胄整部伍扈兩宮
倍道疾驅既至京師直入禁中鄰人以為自天而下王父子與
一二大臣佐
仁宗掃除宮禁肅清宮闈
武宗之入正大統王之功居多六月授王正議大夫懷孟路總
管府達魯花赤兼管諸軍奧魯當內勸農事重賞師也尋賜以
黃金為兩二百五十白金為兩五　中統鈔三萬貫留為大子

府正
仁宗諭之曰凡東宮騎從兵器環衛庶政汝悉統之有請可賜
可否惟汝乃以上聞違有常憲王職宮禁正己以率人間有欺蔽
有所狥即面折之不少貸胥吏懾服內外肅然
仁宗念其公忠聞陝西廉訪使郭公某有賢女實
順宗皇帝妃郭氏之兄子幼從姑氏長于宮中克有淑德遂進
侍傳　旨于妃之子　皇兄魏王以為王夫人至大二年王侍
仁宗至五臺山還京師十月拜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尚書省
參知政事以陝西重鎮且東宮湯沐邑也詔諭行省凡川陝土
民二總管府官屬工技牧圉等事伯職木兒悉總之仍賜璽書
五給六乘傳凡事得以便宜施行若有所奏啟則馳上之王視
事未期而境內大治三年十二月召除正奉大夫太子賓客凡

周於泮屬乎　上逆不往有給人奏樂許旨命誅之王諫曰
決若天下之平也奏樂有件而寘重典罪大於是者將何以處
之乎乃命杖遣之八月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十
一月羣臣列侍于嘉禧殿　上謂王曰汝未識事朕至今餘
三十年朕躬之安皆汝之力朕事之集皆汝之謀弼朕無隱
汝忠莫並汝勞莫多汝心汝績惟朕知之其以
順宗皇帝孫鎮遠王也不　之女名夫刺門者配汝以稱朕意
王再拜辭不允又命有司賜以甲第珠冠寶帶黃金千兩白金
萬兩中統鈔十萬貫尋降金虎符加大都留守兼少府監武衛
親軍都指揮使有指掌環衛官及禁廷庶政凡有所敷奏者必
先關白於王然後以聞王旦暮上側服食既御既即以賜之每
退朝陛王歡顏自持不君不肆正色立朝未嘗阿狹以為容悅

察敵以逞其私由是出入禁中者無敢不慎　上嘗宴文德
殿聖上環近侍東醉請尚方衣帶王奏曰　聖主一日萬幾宴
樂宜有節今習御之臣不能諫止復求賜賚倖揚予不忠甚矣
已泡濫已賜之物以待有功　上改容謝之一日　上坐
便殿問王曰求賢取士何法為上王對曰今以季勞用人何由
得才古有科舉之法　先朝嘗欲舉行而未果今宜以時述
祖訓以開賢路　上以為然即命中書議行之皇慶元年十
一月進階榮祿大夫二年一月兼大都屯田事十二月拜陝西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尋復留為大都留守兼職如故延祐
三年五月拜中書平章政事仍領前所兼職王首言帝王大德
睦族為先親屬諸王遠戍邊境為國屏翰虞識匪頒雖有舊典
間陛下聞達使賜之對不疾酒以勞問焉　上嘉歎久之即

御帑藏妾費工藝　語東宮具出納進退惟王是決毋聽
賜鈔書如前王率職推誠王之還自陝西也言致治之道
人為先臣在陝西見老儒郭松年有文章議論任風憲有能
聲今家居三十年矣其次若同寬甫賈文器侯伯正輩學問政
事皆有可采註其姓名以聞上嘉納即遣使驛召至闕拜松年
為太子諭德壽卿集賢大學士以寬甫為太子贊善文器伯正
並國子博士後皆有名　詹事院臣請立左右衛王諫曰兄
為天子弟居東宮今中書　樞密軍民之政莫大於是今復立
衛自歧而二必啟嫌隙惟熟慮之
仁宗然之稱善者再事遂止聞者歎服焉
仁宗嘗命宮臣理龍舟遊太液也供張已具王諫曰至上方勤
精為治奈何以此為樂乎萬一蕩漾跌虞如社稷何

仁宗嘉其言而止　皇太后聞之大喜厚賚以旌其直至大
四年二月
仁宗即皇帝位拜王資德大夫大都留守兼少府監尋陞侍御
史固辭　上不允諭之曰提紀綱達耳目惟卿是賴其勿辭
王乃拜命即日以臺評劾右丞相鐵木迭兒素乏人望貪墨敗
官　上可其奏而　皇太后不直之王扣頭陳
世祖舊訓所以彰善癉惡之意卒罷之王偶與手有執帨在側
者王問汝何官曰殿中侍御史王笑曰殿中與侍御執帨可乎
其人愧恐不敢復出是紀綱大振百司怵然先是議罷僧道官
王力贊之僧道來謁者皆拒不納　上將以暮春之月幸臺
山寺王諫曰麥秀方滋千乘萬騎徒御雜遝不無蹂踐農民何
望願陛下端拱穆清進大臣論治道以康四海不勝愈徵福遠

使分侍衣酒以賜有　旨令中書賜近侍以中統鈔為貫五
百餘萬王奏曰有功固不可以不賞然自陛下登大寶以來嘗
頒賚矣況府庫之實皆出於民以有限之物供無窮之用民將
奚堪惟陛下仰體　祖宗創業之艱難以保民為務　上從
之而止王奏回回不達兒麻氏辟在西域未言聖化其俗兄弟
自為婚姻敗常亂倫莫此為甚乞嚴禁以正人倫厚風俗制可
其奏下有司著為令某年正旦會朝　上命盡以內外進獻
之物賜王辭曰臣以微才叨居政府大罷無以稱塞茲又加以
重賚何以克堪願以所賜之物分給四怯薛番直司門者以旌
其勞　上嘉其廉而從之使其惠留守歲從還上京副張處容
有宮不宜一切奏覆之事贊大學士大都以其名入見獻
水衡錢一　上命賜中統鈔伍佰錠王諫曰一德之微酬以

出錫四方來貢何以繼乎　上笑而卻之某年時巡上京故
以初秋迴鑾王諫曰
世祖建國已有定制秋令禾稼在野與所經民舍未穫陛
下未嘗制以恤府民幸甚　上從之遂改以八月有旨以
王長子完者為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王辭曰臣父子
並叨榮祿無以對於職非援況翰林地親職重當用名儒宿望臣男完
者年僅弱冠臣在中書未能佐陛下任賢使能而先錄用其
子何以訓百官乎　上曰朕業已命之矣姜長當別加任使
卿勿名辭完者篤難拜命王叙不敢令其視事王嘗侍立於便
殿有言臣用言箴之　上微哂王正容而進曰臣身居廊廟
豈暇侍從之所敢戲臣受侮非所恤第恐貽笑天下耳
下致命左右扶其人出之四年八月　上諭王曰昔我

大祖皇帝肇造區夏大建宗室以為藩屏剖符裂土錫以王爵
所以培養元氣敦叙彝倫也近聞其子孫嗣襲多不以序得非
翰林臣僚職其事者以私亂法乎朕念之久矣今命汝掌翰林
以釐正之遂拜學士承旨進階銀青榮祿大夫兼職如故王揄
閤引別本支序定如舊制國族大服　上聞之喜曰朕固知
非此人不能辨也中書左丞相哈散與王同侍　上於賞怒
殿哈散奏及乃若財用空虛並由賞賚之濫請自今一切毋與
王曰賞有功罰有罪國之大柄若皆不與功何以勸但辨之當
審不可濫耳　上然之六年八月加領章佩監事十一月加
提調崇祥院事冬至日　上坐文德殿太史進授時曆王執
曆指至元紀年曰
世祖混一區宇開太平無疆之基在位三十餘年政治之盛莫
後世福次指大德紀年曰
成宗初政清明中遘末疾遂不復視次指至大紀元曰
武宗銳意中興惜乎天不加年次指皇慶紀元至是年曰今八
年矣　上曰延祐之治如何王懷曆對曰治否在後人議耳
上曰卿意深矣君臣當共勉之七年正月
仁宗崩王哀慟幾絕伏倚廬晝夜臨聞四十餘日未嘗少間
英宗遣近侍慰之曰卿悲痛極矣縱不顧身獨不念朕乎朕之
倚卿尤甚于
先帝也命送歸于里第日遣問焉
英宗踐祚之明日御大明殿大臣貴戚皆引侍　詔王而諭之
曰　先帝嘗稱卿於朕曰伯鐵木爾自幼事我終始于一悃
軀盡瘁無有能先之者我非斯人則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次其

毋忘吾志言猶在耳朕不忍違茲用揚于大廷俾衆知之遂以
所服珍珠七寶頂帽及御衣賜之曰　先帝以卿付朕卿不
負　先帝肯負朕乎凡朝政之得失其直言毋隱王受命感
泣　對曰臣不敏事　先帝幸無大譴今　陛下上繼
先志曲垂眷注臣敢不竭犬馬之力臣竊以為聖君之初政左
右前後宜去邪任賢使聰明四達天下之幸也上曰然四月復
除銀青榮祿大夫大都留守兼職如故王自是奮發書言無
所迴撓而羣小有不堪者矣因構誣言曼聞曰甚
英宗始不之信後乃惑之待遇益疎王不為變　上亦尋悔
曰久不見伯鐵穆爾矣在廷忠厚老成之士未嘗有言其非者
特羣小之言惑我耶朕不違　先帝之明達矣復召見厚禮
之命偕環衛王見言既不用而姑寵者尚衆遂退隱于雲山
之上
英宗崩　晉王入繼大位泰定元年召王復為留守王以疾
辭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薨于上都西門里第年四十有五有旨
時以中統鈔二千錠給驛護送還大都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
城西宛平縣先塋之次王偉貌美髯自結髮至服仕終始于一
不為利誘不為威怵不好貨殖不貪祿位公不避怨私不售恩聖
眷雖隆未嘗自矜知無不言言必以正切
明宗之西行也興聖諸臣定謀禁中王默言於
仁宗曰凡事擬古所宜見既著美於前矣今議傳位而兄
而後己庶全　聖德于以正前人之緒絕他日之虞惟陛下
察之時雖不用其言而朝野服其正直
明宗入繼王復起留燕餞而後行直往要績百兩所須皆為之

豫備

明宗問諸左右知王所為大駕南還中道詢其子孫追念不置

有宗王久鎮北邊以疑似召至京師王奏里屬至親且有功何

可以無稽之言而廢之　上悟尋遣還鎮又有以異姓王行

樞密院事者或告其指克軍餉　上怒將置諸法王奏罷初

其人父子數立大功今在邊陲敢卑有法違人畏之奈何自撤

藩屏　上即命釋之後遣其子齎寶貨為謝王斥去不與語

功作西宮卒從服役者數千人廩食不繼有一卒至宮門而食

以聞入為衛士所執　上命王訊之王奏曰卒雖可罪而實

以飢故情有可矜乃貫其罪并除卒患故運營所著令役者以

歲更而給其衣糧宿衛閣人按籍給直而官無稟給王為奏增

冬衣日縱自是允分飢寒之告相率繪王像而祠焉其平鞫政

事趙公世延為中執法時嘗與　右丞相鐵木迭兒會

英宗在諒闇中復出據相位逆　大姦以事報復趙公以王力

救而免王未嘗與人言及王薨趙公致其甚哀人始知之其知

剴體識時務陳善閉邪為世所稱道者如此至于謀猷之大籌

策之良左右密勿則有非衆人所得而聞矣覩夫皇慶延祐之

治則君臣一體明良際會王平昔所以格君之心者可知也太

保之屬疾也王治湯藥時寢興不少解及疾不可為治喪尤謹

族人欲守本俗王不可曰罔極之恩既以無報今居乎中國曷

不可行先王之禮乎不然是不以禮待吾親也弱哀既居倚廬

哭踊以節薦奠以時從居內憂亦如之迄世守為家範則王所

以盡為人子之道者可知也不亦忠孝兩全矣乎蓋王天性超

邁德量恢弘故其所守所行有不待強學而自與古人暗合者

宜乎光輔　累朝　世祿克著令名於當時也且我朝大

統幾頓而復正者皆

仁宗之力一二肇謀其事之臣與王之功豈在攻城野戰建事

立功者之下乎王次男黨于以才行歷官華要偉有能聲徹聞

朝著

今上皇帝追念其先烈始詔中書議王父子恤典同日五制並

下王之考大保應國公贈推忠翊運保節一德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廣陽王謚忠惠妣順國夫人追封廣陽

王夫人王贈宣忠濟美協誠正憲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文安王謚忠憲王妻晉國夫人追封文安王夫人封

國太夫人封文安王夫人

太皇太后亦命翰林學士歐陽玄撰王墓表至正元年上復特

勅立制為王神道碑銘俾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左丞許有

壬書篆以賜其家於是距王之薨已十有六年矣君子是以知

王父子之積累也厚有　昌其祚濟王於事久論定而天道之昭

昭有不可掩過者矣忠惠王之兄充忽赤未仕而卒後以子貴

贈純誠保德濟美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安成

王謚忠簡先是莊穆　從

太祖攻居庸關有功遂以所統哈兒魯軍世守居庸之北口

仁宗詔命升其萬戶府為隆鎮衛降銀章金虎符以忠惠王為

都指揮使忠惠王以身居保傅力辭乃以忠簡王之子紀家為

指揮而世襲其職王之　伯都由翰林學士三遷遂授中書平

章政事擢侍御史尋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右丞歿贈克勤智義

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趙國

公謚安肅王初娶唐兀氏奴倫某達魯花赤伯家奴之女由魯
國夫人追封父安王夫人者也再娶郭氏
仁宗命以為配由齊國太夫人特封父安王夫人者也守節教
子人稱其賢三娶鎮遠王之女失烈門亦
仁宗所命前卒子男三人長完者篤唐兀氏夫人出由翰林直
學士亞中大夫遷秘書卿次道童王故所娶高麗氏子今右藏
庫提點次瑩子郭太夫人出今為資德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右丞溫恭明敏好學篤行事母以孝聞居官以廉稱娶乃蠻
氏奴罕卒繼高昌氏答兒麻失里並封范陽郡夫人女三人長
哈克納適鎮遠王之子斡失帖木兒卒次金剛奴適宗正司少
卿答兒麻失里次八寶適衛王寬徹班孫男四人惟王行事在
太史氏然所書皆關於 國家之大事而微言細行有不勝

書者且藏于秘字閣者有紫令做昔人家傳之法求狀行狀細
述本末如右庶幾百世之下有所鑒觀而思齊其美焉

梅孝子傳

梅孝子者名應發居吳郡閶門市中不由學問而知人之行莫
大於孝行之必盡其誠蓋天性然也母有疾醫不能療則刲股
肉以食之疾良已亡日母又有疾危甚更求良醫投以藥皆弗
效莫知所為乃露立北面稽首以名告於北斗叩天乞減己
年以益母壽是夕天將雨陰雲四合織刲為而開若啟半扉焉
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輔星不見頃之黑霧合而合天宇冥
及其歸母所則母已熟寐安床上而有衣白衣者六人以永來
前彷之聖然而寤不覺疾之去體也語其母平復如常時今年
以八十餘矣鄉之四方士大夫多為詩美其事郡虞公為
之序之
余舉黃首召子國家有古今豪傑士傳論八行義不列于

史者往往務爭奇以駭俗求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
志而以天下之不足繼歸之輔世勤老之中庸或退以
示所聞梅氏子事孝者誠近於過矣欲使中人以下觀過知仁
非弱不逮則裁而傳之曷可已哉

黃節婦傳

節婦蔡氏首許黃君天騏妻也黃君之先閩人六世祖龜年宋
高宗時為殿中侍御史論罷右僕射秦檜累遷給事中以忤秦
相謫以死六傳子鄭其後子孫多為美官至黃君遷常化節婦
年十八歸黃君明年有子曰傳孫甫踰年黃君死又明年其舅亦
死節婦屏華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孫子三十餘年猶一
日家既裕而姑已老子亦能自樹立所與為婚姻者多顯者由是
如名得蔡聚衢儒學官節婦之名亦因以著瞻有司上其事于

中書用例旌表所居及其里門曰孝節云

金華黄溍曰予讀詩至柏舟未嘗不歎古女婦之賢傳於世者少也共姜之名由詩以顯得孔子而詩益傳女婦之以義自守獨共姜耶世無孔子若蔡氏者非有當世人為之引重表襮則亦如此閭巷之人砥行立名堙滅而不稱者可勝歎哉可勝道哉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三

金華黄先生行狀

先生諱溍字晉卿姓黄氏黄為婺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昉生景珪俱來浦江景珪生琳婺志簡宗公婁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嘗奉檄措國士有識己者檄捕殺猾盗賊題樂府太平樓上有和汝軒侯臣頏之語人爭傳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始祖始祖生侗信於先生為高祖迪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諸孫女累封安人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鎔方出也以從政思補承節郎入國朝不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禾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娠先生時夢大星隕於其家懷之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閾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為文下筆輒數百言嘗著弔諸葛武侯辭前大學上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唯喻叔奇兄弟爾是子能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西遊錢塘得故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懿罷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為歌詩相倡和絶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舉教

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
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强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命題
場中作者往往不脱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泳綽然有古風特寘
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惓惓以用真儒行仁義
為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絀之末第奉上旨賜同
進士出身主選吏以為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
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朞會有詔改鹽法江
浙行中書承制遣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閲
命仍舊階居其職閲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
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為應奉翰
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
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
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
納祿侍親之請絶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内憂
不起除服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
章公朶爾直班令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
着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
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洊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
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
得謝南還行中書為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已具而未及
上十七年秋七月令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貼睦邇方承制
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
於繡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黄公
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禕宋濂傅藻等咸來相治
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埜之原距嘉
議府君之塋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照慶
軍節度掌書記困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
場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令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
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
餘姚州事女一人適忠州學正陳充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
璵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
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于鹽場而亭户恃其不
統於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隷漕司洎財賦府者
亦謂各有所憑横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
顧也有僕母與僧通而欲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殺獄將成
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偽卒直其冤遠近以為神明巡
兵捕鹽販者急遂沈鹽於河帥衆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
以實之民有在鹽籍者謀為劫敚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
格初無傷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為之疏剔以其獄上各
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恒行縣廉知先生
有治狀事悉諉焉先生為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户一人縣吏二
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惡民以婚田鬪競往訴咸下其狀多
至數十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即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
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
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
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亭場為尤囏居是居官者常以秤盤
折閲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
在諸暨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棄壹導以善政民多從化

捕盜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
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生適當是役樽
節浮蠹以餘錢還之爭讙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鉤結黨與脅摭
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嵊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
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鞫治一問皆引伏
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寘僞鈔板於良民
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詰
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聞者遁走有
盜繫錢塘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為向導
逮捕餘二千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
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
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踰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

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
學者滋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
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
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悉其無禮逐
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修會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為條
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
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宰執近臣講文之述率屬先生討定非有
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啟沃之功為多上嘉其忠數出
金織紋段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
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舉又為廷請試讀卷
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造請遣
輩官者一減省者五銓曹或失於收敘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

以清白為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主田月俸弗給每鬻產以
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
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鑑纖塵不污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歿
營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
省夫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
家居不設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鄙有急覬得
片言為援輙峻郤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絕物先生諭曰公
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為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
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慾甫臨強仕之年即獨榻於外
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詠其間終日忘去
其沖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真無鈎距不
事矯飾以為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發急遽

震若未易涯涘不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
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
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
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為
先務然其為禮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
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
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
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為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
流以文為請者日集於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
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
藏弆之以為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為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
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嗚

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
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仕五朝晚乃入侍
今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帷㝍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
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燿鏗鍧直與漢唐侔盛先生之功
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袠而謝事暨
群公力薦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
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
媿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煒煒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在
法當錫謚立傳某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爲最深因輯仕
官行事爲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設古書法
爲簡嚴者欲其事之白以俟㕥摭也謹狀至正十年十月一日
門人金華宋濂狀